

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

卷十：啓示錄

原著：Archibald T. Robertson
編譯者：詹正義

總編輯：詹正義
執行編輯：潘秋松
審稿：黃得恩
總策劃：柯聯基

裝禱設計：蔡桂球 製作：基道製作室

美國活泉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八月初版
P.O. Box 1003,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基道書樓總代理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6-28 號富騰工業中心 1011 ~ 1012 室
電話：2687-0331 傳真：(852) 2687-0281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LIVING SPRING GREEK NEW TESTAMENT EXEGETICAL NOTES

Volume X REVELATION

Based on *Word Pictures in the New Testament* by Archibald T. Robertson.
Compiled, translated, supplemented & updated by Silas Chan

General Editor: Silas Chan
Executive Editor: Enoch C.S. Pan
Editor: Benjamin D.E. Huang
Project Director: Jeremiah L.K. Cua
Designer: Daniel K.K. Tsoi
Production: Logos Production House

Published by Living Spring Publications
P.O. Box 1003,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First Chinese Edition, Aug., 1995.
© 1995 by Living Spring Publications
ISBN 0-941598-83-7

ALL RIGHTS RESERVED

Sole Agent: Logos Book House
Unit 1011 ~ 1012, Fo Tan Ind. Centre, 26 ~ 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T., Hong Kong
Tel: 2687-0331 Fax: (852) 2687-0281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scripture quotations Greek texts are from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3rd edition (corrected) ed. by Curt Aland et alii © 1966, 1968, 1975, 1983 by 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English texts are from *The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 1960, 1962, 1963, 1968, 1971, 1972, 1973, 1975, 1977 by The Lockman Foundation, and are used by permission.

分卷書名

卷一
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卷二
路加福音

卷三
約翰福音

卷四
使徒行傳

卷五
羅馬書

卷六
哥林多前後書

卷七
加拉太書 以弗所書
腓立比書 歌羅西書

卷八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提摩太前後書
提多書 腓利門書

卷九
希伯來書 雅各書
彼得前後書
約翰一、二、三書 猶大書

卷十
啓示錄

目 錄

出版者前言/ix

滕序/xi

林序/xiii

麥序/xv

凡例/xvii

希臘文文法辭彙簡釋/xix

啓示錄重要古抄本代號簡表/xxxi

導論/1

啓示錄的文體/3

釋義方法/6

作者/8

日期/11

在早期教會中的流通與被接納爲正典/14

內容分段/15

重要參考書/17

一、前言（一1~20）/25

1. 題名（一1~3）/25

2. 問候與頌讚（一4~8）/30

3. 異象和吩咐（一9~20）/37

二、致七教會之書信（二1~三22）/51

1. 以弗所（二1~7）/51

2. 士每拿（二8~11）/59

3. 別迦摩（二12~17）/63

4. 推雅推喇（二18~29）/70

5. 撒狄（三1~6）/80

6. 非拉鐵非（三7~13）/85

7. 老底嘉（三14~22）/93

三、寶座前的頌讚（四1~五14）/103

1. 敬拜創造者神（四1~11）/103

2. 敬拜配開書卷的羔羊（五1~14）/116

四、七印（六1~八1）/129

1. 頭四印：四個騎馬者（六1~8）/129

2. 第五印：殉道者的呼聲（六9~11）/135

3. 第六印：地大震動（六12~17）/138

插曲：有關蒙救贖者的異象（七1~17）/144

A 神的僕人受印記（七1~8）/144

B 蒙救贖者在寶座前之福（七9~17）/150

4. 第七印：寂靜的時刻（八1）/158

五、七號（八2~十一19）/161

1. 預備（八2~5）/161

2. 頭四號（八6~12）/164

3. 飛鷹的警告（八13）/169

4. 第五號（第一樣災禍）：蝗蟲之災（九1~12）/170

5. 第六號（第二樣災禍）：馬軍之災（九13~21）/180

插曲：有關先知角色的異象（十1~十一14）/187

A 大力的天使和小書卷（十1~11）/187

B 量度神的殿（十一1~2）/196

C 兩個見證人（十一3~14）/199

6. 第七號（十一15~19）/211

六、教會和惡勢力的衝突（十二1~十四20）/217

1. 婦人、大紅龍、和男孩子（十二1~6）/217

2. 天上的爭戰（十二7~12）/224

3. 地上的爭戰（十二13~17）/232

4. 海中上來的獸（十三1~10）/236

出版者前言

我華人基督徒一向苦於不懂聖經原文，又缺乏一套完整可靠，且能深入淺出的原文解經著作，研經時常有不得登堂之憾。有鑑於此，本社於一九八四年初就孕育翻譯出版美國希臘文權威 A.T. Robertson 教授的 *Word Pictures in the New Testament* 全套巨著。

為慎重從事，我們曾就近邀請當年在 Fuller 深造的華人同工，就這事有交通，並分函徵詢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等地主裏先輩同工意見和指教。承諸位不棄，或提供寶貴意見，或專函大力鼓勵支持，間亦有在翻譯的不易、製作的困難，及經費的浩大等方面題醒我們，並有主裏長者當面嘉許與鼓舞我們。在此謹向諸位前輩致謝。

一九八四年秋，以迄一九八六年夏之兩年間，本社除集中力量於繼續翻譯出版近代解經王子坎伯摩根著作兩輯共十冊，及邁爾博士的聖經人物傳全套十三冊，另一方面認真思考及策劃這套原文解經的巨著。一九八六年秋，摩根及邁爾的編譯工作次第完成，遂轉而專注於這套書的譯工。

幾經商討，本社最後決定以 Robertson 氏材料為主，刪除其原著中過時或不合宜資料，另增補新出版希臘文解經著作之資料，並新撰各書卷之導論及重要參考書目。全書定名為「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分十巨冊出版，由本社總編輯詹正義博士主持編輯事工，並有受過正規神學教育且熟諳原文的弟兄姊妹先後投入同工。自一九八六年秋開始默默耕耘，經於一九九〇年一月，《卷五》羅馬書，五月，《卷二》路加福音，一九九一年二月，《卷六》哥林多前後書，八月，《卷七》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等次第出版，甚得讀者們的愛用。

從一九九二年迄今，其間因編譯同工的變動，新同工的加

5. 地中上來的獸（十三11~18）/245
6. 得贖者和羔羊在錫安山上（十四1~5）/252
- 插曲：有關最後審判的異象（十四6~20）/257
- A 審判將到的宣告（十四6~13）/257
- B 收割地上的莊稼（十四14~16）/266
- C 收取地上的葡萄（十四17~20）/269
- 七、末了的七災（十五1~十六21）/273**
 1. 七碗之災的預備（十五1~8）/273
 2. 七碗之災的倒出（十六1~21）/280
- 八、巴比倫的傾倒（十七1~十九5）/299**
 1. 大淫婦和朱紅色的獸（十七1~6）/299
 2. 解明大淫婦和獸之奧祕（十七7~18）/305
 3. 宣告巴比倫的荒廢（十八1~8）/315
 4. 君王、客商、和靠海為業者之哀哭（十八9~20）/323
 5. 巴比倫被扔毀（十八21~24）/332
 6. 伸冤的頌歌（十九1~5）/335
- 九、最後的得勝（十九6~二十15）/341**
 1. 羔羊婚筵的宣告（十九6~10）/341
 2. 戰士彌賽亞的出現（十九11~16）/347
 3. 敵基督和其追隨者被擒拿（十九17~21）/353
 4. 撒但被捆綁（二十1~3）/357
 5. 千禧年的統治（二十四~6）/361
 6. 撒但被滅（二十七~10）/366
 7. 末日的審判（二十一1~15）/370
- 十、新天和新地（二十一1~二十二5）/375**
 1. 新的創造（二十一1~8）/375
 2. 新耶路撒冷（二十一9~二十二5）/383
- 十一、尾聲（二十二6~21）/403**

導論

啓示錄是新約的最後一卷書。在新約書卷中其內容和文體可算是最奇特，其確實意義最難明白，但是對一般基督徒的信心最具穩定和鼓勵之作用。

啓示錄的文體

作者開宗明義就說，這卷書是耶穌基督的「啓示」（ἀποκάλυψις）。學者通常也都把本書列為猶太人啓示文學（apocalyptic literature）之一。所以我們必須先對猶太人啓示文學的特徵和神學特點稍加介紹。

1. **啓示文學的特徵**。據新約學者 George E. Ladd 的分析，猶太人的啓示文學盛行於主前第二世紀至主後第一世紀之間，聖經中除了新約的啓示錄，舊約的但以理書也屬此類作品。其文學特徵可歸納如下：

a. 啓示的特性。啓示文學的第一個特色是啓示未來。舊約先知的信息也具有啓示的特性。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先知啓示的內容主要是神的旨意，而其主要的憑藉是神的話語；啓示文學啓示的內容主要是善惡的問題和神國度的臨到的問題，而其主要的憑藉是夢、異象、或魂遊象外。

b. 人爲的仿效。啓示文學使用夢、異象、或魂遊象外的文體，表達他們對現世的罪和末世的神國臨到之看法。啓示文學的作者並沒有親身經歷這些異象，他們只是人爲仿效舊約先知的經歷。相對的，舊約先知的經歷，都是他們親身的體驗。

c. 託名的著作。啓示文學假借久已死亡的舊約聖徒之名著作，主要原因是，自瑪拉基之後，先知之聲已止息，他們惟有託古人之名著作，才能取信於一般百姓。

d. 託名的預言。啓示文學的作者不但假借舊約聖徒之名著作，也常常以預言的方式，重寫自其所假借舊約聖徒之時代至

其本身之時代的歷史，藉此向他同時代的人傳達信息。舊約的先知則不一樣，他們是同時代之人所熟悉的人物，站在他們自己時空背景之下，對自己那世代的人發言，其發言的內容有時是歷史性的，有時則是未來的預言。

e. 象徵的特性。啓示文學慣用表象來表達神的旨意，或預言未來的事件。作者所用的表象，對當時的人可能是一點就通，但對今日的讀者，由於時空的差異，往往很難理解，這也是啓示文學釋義難處之所在。

2. 啓示文學和末世論。學者或謂，猶太人中有兩種不同類型的末世論：其一为先知的末世論（prophetic eschatology），以爲神的國度是由歷史發展出來的，也是屬地的；其二是啓示的末世論（apocalyptic eschatology），以爲神的國度是由歷史外介入的，也是屬天的。不管是否接受這樣的說法，啓示文學確實着重在末世論，而啓示文學的末世論也確實有其特徵，試再以 Ladd 的分析歸納如下：

a. 二元論。今世和來世的對比，今世是罪惡的，而來世則是神國掌權的世代，那時神的子民將得蒙救贖，邪惡的作爲和影響將自這世界被除去。

b. 與歷史無關的末世論。舊約先知性的末世論是由現今歷史發展出來的，末世的事件與現今的歷史息息相關。但啓示性的末世論則與現今歷史無直接關係。

c. 對歷史的悲觀主義。我們說啓示文學的作者是悲觀主義者，並不是說，他們不相信神最終將得榮耀的勝利，相反的，他們對這一點的信念之堅強是無可比擬的。他們的悲觀乃在於認定，現今這個世界的罪和邪惡已無可救藥，已經被神所棄絕。故，人類惟一的盼望乃在來世，就是神國建立的世代。

d. 命定主義。啓示性的末世論相信現今世代歷史發展的過程已經命定。惟有在一切預先命定的諸事件一一顯現之後，神的國度才能臨到。雖然義人盼望神國的臨到，但是所定的時候和日期若未到，神的國就無法蒞臨。

e. 道德上的靜默。啓示文學的作者極少題到道德上的問題，他們也沒有迫切傳道的熱忱。這一方面和舊約先知的信息

大相逕庭，舊約先知們大聲疾呼，要百姓悔改，改正他們的行爲，歸回到神那裏。啓示文學的作者之所以在道德問題上靜默，因爲他們不覺得猶太人有悔改的必要。他們遵守律法，所以他們已經是義人，所以悔改是不必要的。他們之所以受苦，並不是因爲罪的緣故，而是因爲命定的。

3. 啓示錄和啓示文學的比較。以新約最後一卷書啓示錄的文學特徵和神學特性，和上述猶太人啓示文學作一對比，很明顯可以發現，二者之間有許多類似之處，但也有不少差異的地方，謹略述如下。

a. 新約啓示錄的內容，並非全是啓示文學的文體。誠如 G. R. Beasley-Murray 在其啓示錄註釋的導言中所指出的，這卷書開頭五節即已指出，這書的文體包括了：啓示（第1節），豫言（第3節），和書信（第4、5節，第二、三章的內容）。就其記述的內容看，除了異象外，也有具有歷史背景的豫言和敘述。所以，這卷書不能完全視之爲啓示文學，而應根據其不同文體來了解。

b. 新約啓示錄和猶太人的啓示文學一樣，具有啓示末世之事件，以及使用象徵之特性。但是約翰的經驗確實是他親身的經歷，而不是人爲的仿效。並且通過約翰所啓示的末世諸事件也不是純屬未來，而是與現今歷史，以及信徒的道德行爲息息相關。而且約翰是以當代人爲同時代的人而寫的態度寫此書卷。

c. 約翰似乎有意把自己之經歷和信息內容和舊約先知等同並列，所以他寫作的方式較像舊約豫言的格式（一3，二十二7、10、18等）。這個特點也是啓示錄被列爲正典的原因之一。

d. 不同於猶太人的啓示文學，新約的啓示錄既不是託名的著作，也不是託名的豫言，約翰是當時教會中衆人認識的歷史人物，他的著作也是在實際的時空背景之下寫出的。

e. 約翰的啓示錄和猶太人的啓示文學一樣，在神學上都是以末世的事件爲其中心主軸，並且也都確信，神的國度不能由現今歷史發展出來，必須是神的直接介入。所不同的是，猶太

人的啓示文學認爲，神已經棄絕現今這個惡的世代，聖徒的救贖盼望惟有在來世。而約翰的啓示錄則相信，神的救贖已在歷史中成就了，現今的世代是神救贖的過程，而其最終的得勝則在末世。

f. 約翰的啓示錄之神學觀念：神的主權掌管現今世代歷史的發展，以及來世永恆中的榮耀，這是猶太人啓示文學中所無，也是啓示錄這卷書何以能在受到激烈逼迫的早期信徒當中，產生那麼大的鼓舞和安慰作用。

釋義方法

聖經諸書卷中，沒有任何一卷書像啓示錄這樣，有那麼多不同的釋義方法，而使用不同的方法，所解出來的經文意義，相差又是那麼大。本文無意在諸多釋義方法中作評判，也無意提出自己的獨家釋義方法，因爲本書目的在於把原文意義解明，不是講解這些經文的神學含義。故本段僅就歷史上主要的派別，按照 Ladd 的分法加以簡介。

1. 已成的（Preterist）。這個解釋方法把啓示錄看作和一般猶太人的啓示文學一樣，都是其時代的產品。故，啓示錄應按其歷史背景來解釋。亞西亞教會當時在羅馬人手下，面對嚴厲的逼迫。啓示錄的寫作，乃爲鼓勵信徒們，因爲神即將介入，毀滅代表羅馬的那獸，並且帶來救贖。這種解釋方法，目前較受一般學者的接受，因爲啓示錄必然帶給第一世紀末的基督徒一些他們所需要的信息。再說，歷史事件乃是靈界爭戰的反映，同樣的，末世事件也可以從歷史事件推演出來。當時亞西亞教會的信徒，自然會把本書應用於他們的歷史背景中，所以解經者必須以他們的立場來解釋啓示錄。但是在他們經驗的背後則是末世性的事件，也就是啓示錄信息最終的應驗。

2. 歷史的（Historical）。這個解釋方法把啓示錄看作是用象徵的方法來表達有關教會歷史的預言。用這種方法解釋啓示錄，最常見的一個共通點是把那獸看作是羅馬教皇。持這派看法的人中，有些把啓示錄看作是將教會歷史用象徵的方式持續描寫出來；另外有些人則使用重現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recapitulation），就是從一個或一個以上的觀點，重述教會的歷史；有些人則是把啓示錄第二十章用千禧年的立場來解釋；有些則視之爲千禧年後，教會在世界歷史中完全得勝的立場來解釋。不過，不管各家說法如何，這一派的解釋方法有一個共通的缺點，就是沒有給予啓示錄末世性特點充分的注意。

3. 象徵的或靈意的（Symbolic or Spiritual）。這種解釋方法是把啓示錄看作全然是象徵性的文字，所以應該按靈意來了解，完全與歷史上發生的事件沒有關係。所以持這派看法的人中，有人把第四章的二十四個長老解作是指教會中猶太人和外邦人是平等說的；也有人把第九章的蝗蟲解作是指不道德的教師的破壞力講的，而白馬和騎士則是指從天而來的知識之光。這種說法置一切字面意義於不顧，每一個解經的人都可以隨己意來解釋啓示錄中象徵性的意義，結果就把自己主觀的看法，假藉靈意解進經文中去。

4. 極端的未來論的或時代論的（Extreme Futurist or Dispensational）。這種解釋方法是按照時代主義（Dispensationalism）論者的觀點衍生出來的。在時代論者看來，救贖歷史中神的百姓有兩種不同的人——以色列和教會，因此也有兩種不同的預言方式。照這看法，啓示錄給七教會的七封書信通常被解爲教會時代七個不同的時期，啓四 1 則被視爲教會的被提，也就是說，所有信徒都要在大災難之前被提到天上，第四節的二十四長老則代表被提到天上，坐在寶座上，得冠冕的教會。啓示錄其餘的部分則被視爲是有關以色列在敵基督的手下所受的大災難，和其最後的命運。這樣的解釋方法並不是從啓示錄作歸納式探討以後所得的結果，而是根據一個特定的神學體系所演繹出來的，所以很難令人信服。

5. 溫和的未來論的（Moderate Futurist）。這種解釋方法是把啓示錄看作是對於在這世界上有關教會歷史針砭之預言。雖然這方法被稱爲「未來論的」解釋方法，實際上它並不完全排除其他解釋方法。因爲按這種解釋法，啓示錄的內容是在描述一些屬靈的原則，其中又以神的國和撒但邪惡權勢之爭戰最爲特別。這些屬靈的原則和爭戰，不但在末世之時要達到

最高峯，其實在第一世紀之時，以及歷世歷代之中，都不斷繼續着。持這種解釋方法者（特別是 Ladd）認定，啓示錄是記錄神救贖旨意最終的完成，其中牽涉到神的審判和救恩。而要解釋啓示錄的內容首要之務是釐清七印、七號、七碗之間的關係。約翰看到坐寶座的右手中持有書卷，裏外都寫着字，且是用七印封嚴了。只有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就是那已經得勝，被殺的羔羊配得開那書卷。這就是解釋啓示錄的關鍵：只有得勝的獅子，就是在十架上死的耶穌，才能夠解開神隱藏的旨意。這書卷所包括的內容乃是神所要給予祂子民永遠的產業，這產業惟有在祂兒子死後才有效力（來九）。聖徒所要承受的那永遠的產業就是神的國，但是神國的福分必須在毀壞邪惡之後才能賜下。事實上，每一次邪惡的權勢被敗壞之時，乃是神掌權的福分之彰顯。所以，要了解啓示錄必須先了解這兩點：邪惡的受審判，和神國度的來臨。接下去揭開七印時的過程及每一次揭開之後所發生的事件。揭開每一印並不是這書卷內容的逐漸顯露，因為這書卷的內容必須在七印全部揭開之後才能顯明出來。所以，每揭開一印時隨之而來的那些事件，並不是構成「末期」（the End）的本身，而是導向末期的過程。照這種解釋方法，那七封書信確實是寄給歷史上確實存在過的，在小亞西亞的七個教會，但另一方面，這七個教會也代表了整個的教會。而那七印及伴隨的事件，也代表了歷史上的一些權勢，不管這些權勢在歷史上為期多久，都是神救贖事工以及審判的過程。

作者

啓示錄的作者自稱為「祂的僕人約翰」（一1），這個名字在書中另外又出現三次（一4、9，二十二8）。對當時的讀者，顯然不會有這位約翰是何許人的問題，因為他不用作自我介紹，只有直截了當說「我約翰」（一9）。同時，這位約翰又對他致信的那七個教會的情況那麼了解。不過，今天學者間對這位著作啓示錄的約翰是甚麼人，則有種種不同的臆測。

亞力山太主教 Dionysius（約主後190～264年，俄利根

[Origen，約主後185～254年]門人)曾推測，這位約翰就是那位稱為「約翰」的馬可（徒十二12，十三5）。但是這個說法不能成立：第一，在歷史上，約翰馬可離開保羅和巴拿巴之後，逕回耶路撒冷，並沒有和他們到亞西亞去；第二，在語言文字上，啓示錄和馬可福音少有相類似之處；第三，馬可福音顯示，作者並沒有見異象的傾向，也沒有那麼強烈的先知意識，不可能寫出像啓示錄這樣的文件。

有學者主張，新約啓示錄和猶太人的啓示文學作品一樣，是一部託名的著作。但是這說法也不能成立，因為第一，自基督教成立以來，教會中即已無假冒舊約先賢之名著作的情形；第二，啓示錄內容毫無冒名著作的線索。

教會歷史家優西比烏（Eusebius，約主後260～350年）引用第二世紀早期的教父帕皮亞（Papias）的話，認為當時有兩個約翰，一個是使徒約翰，一個是作長老的約翰，而啓示錄的作者乃那位作長老的約翰。但是這種說法也無法叫人信服，第一，在早期教會文獻中，這事只有被題到這麼一次，並且語意也不是那麼明確；第二，假如當時在以弗所真有兩位都具有如此權威的約翰的話，啓示錄中不仔細加以分別，那才奇怪。

教會中自早期流傳下來的說法認為，使徒約翰是啓示錄的作者。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主後165年殉道）在主後第二世紀初葉曾居住於以弗所，他熟知啓示錄，並認為那是使徒約翰的著作。愛任紐（Irenaeus，主後第二世紀教父，逝於主後202年）在他關異端的著作中常引用啓示錄的經文，並以之為使徒約翰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相傳愛任紐是坡旅甲（Polycarp，約主後70～168年）的門人，而坡旅甲則是使徒約翰的門徒。亞力山太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er，約主後150～215年）也曾數度引用啓示錄，並視之為使徒約翰的著作。特土良（Tertullian，約主後160～220年）在迦太基的著作中，也屢次引用啓示錄經文，並以之為使徒約翰的著作。

使徒約翰為啓示錄之作者的傳統說法，最近又獲得一分於一九四五年在上埃及 Chenoboskion 發現的諾斯底派的文獻之支持。這一份稱為 Apocryphon of John（約翰次經）的文獻

引用了啓一19並稱之爲「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的兄弟約翰」所寫。按專家鑑定，這分文獻的年代應在主後第一世紀末，至遲是在主後一百五十年左右寫的。不管是那一個年代正確，這分文獻提供了早期教會相信啓示錄乃使徒約翰所著的最直接證據。

雖然使徒約翰爲啓示錄的作者有如此強的外證，但是今天仍有部分學者不肯接受。他們主要的理由是：

第一，啓示錄的作者雖然自稱爲約翰，神的僕人（一1），你們的弟兄（一9），先知（二十二6~8），但從未自稱是使徒。其實沒有自稱使徒並不表示他不是使徒。從這卷書的內容可以看出，作者是以使徒的權柄寫的。他不用題醒讀者他的使徒職分，因爲這可能是他們所熟知的。

第二，啓示錄中從未題到作者認識歷史的耶穌，同時福音書中所記有關約翰的事，啓示錄也都沒有題到。這一點也不成理由，因爲沒有題並不等於沒有這些事。福音書記載的是有關歷史耶穌的事跡，而啓示錄所記乃歷史最終極的成就，二者內容不同，目的也不同，當然就會有這些情形。

第三，有一個古代的傳說，認爲使徒約翰很早即已殉道，不可能著作本書。R. H. Charles 研究這種傳說，他的結論是，使徒約翰早在主後六十四至七十年間就已殉道，他根本就未曾到過小亞西亞，所以不可能寫啓示錄。但是，另一方面 I. T. Beckwith 就同一個傳說進行研究，他的結論卻完全不同。他認爲，從各種資料判斷，這個古代傳說的可信度不大，故由這傳說所引伸出來的結論也不可靠。既然這個傳說的可信性未能建立，而其他資料卻指向使徒約翰曾住過小亞西亞，並且是使徒中活得最久的，是故，不可引用此傳說來否定使徒約翰爲啓示錄的作者。

第四，啓示錄的希臘文語法，用詞，思想，和約翰福音及約翰書信有明顯的差別。約翰的福音書和書信，希臘文極爲優美，而啓示錄則是粗鄙，甚至有不合文法的詞句。早在第三世紀，亞力山太的主教 Dionysius 就以同樣的理由，把福音書和書信歸爲使徒約翰的著作，而把啓示錄歸於另一位住於以弗所

稱爲長老約翰的著作。今日 R. H. Charles 也接受他的這種看法。目前新約希臘文學者幾乎一致同意，啓示錄的希臘文確實和新約其他書卷有所不同。在神學觀點方面，也有明顯的差別。例如：福音書強調已實現的末世論（Realized Eschatology），而啓示錄則着重在未來；福音書強調神的愛，而啓示錄則偏重在神的創造；福音書認爲基督把神啓示出來，而啓示錄則視祂爲得勝的彌賽亞；福音書以聖靈爲保惠師，啓示錄卻描述爲神寶座前的七靈。雖然有以上明顯的差別，但是另一方面學者也指出兩點：第一，學者太過注重兩者之間語言用詞文法上的差異，卻忽略了啓示錄和約翰福音和約翰書信，有許多共通的用語；第二，學者強調神學觀念的不同，卻忽略了啓示錄和福音書及書信使用的是不同的文體，討論的也是不同的內容。R. H. Mounce 就指出，在啓十九13「λόγος」（道）被視爲是專門名詞，在新約中同樣的用法，另外只出現於約一1、14；約壹一1；亞十二10「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扎的」之預言，在新約中只有啓一7和約十九37引用，而特別有趣的是，啓一7和約十九37所用的是同一個動詞「ἐκκεντέω」（扎），而七十士譯本在亞十二10所用的卻不是這個動詞。Henry B. Swete 也作了一些啓示錄和約翰福音用詞類似之處的研究，他的結論也是一樣，啓示錄和約翰福音有許多共通的用詞。其次，啓示錄用的是猶太人啓示文學的文體，討論的是末後的事件，當然在神學強調點會和約翰福音有所不同。

綜合以上討論，最合理的結論是：啓示錄的作者和約翰福音以及約翰書信的作者是同一個人，這個人就是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的兄弟，使徒約翰。

日期

從外證和內證看，啓示錄最可能是多米田（Domitian，主後81~96年）執政期間，或末期的著作。

外證方面，最早把啓示錄著作置於多米田統治期間的，是第二世紀的里昂主教愛任紐。論到啓示錄的內容時，他說「這

些事並非發生在很久以前，而是幾乎在我們這一代的人，也就是多米田執政的晚期」。愛任紐的這段話後來被教會歷史家優西比烏所接受並引用。第二世紀亞力山太的革利免和第三世紀初的俄利根雖然沒有正式題到多米田的名字，但是毫無疑問的，他們也認為啓示錄是多米田執政期間的著作。稍晚的著作，幾乎都一致把啓示錄的著作置於多米田執政的時期：Victorinus，優西比烏和耶柔米（Jerome，約主後347～420年）等人。劍橋的 B.F. Hort, F.J.A. Westcott 和 J.B. Lightfoot 三人雖然把啓示錄的著作日期置於尼祿（Nero，主後54～68年）執政期間，或死後不久，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如果單單靠外證來判斷，很顯然的把啓示錄的著作日期置於多米田執政時期，佔有絕對的優勢」。（Hort 語）

內證方面，從啓示錄內容看，本書歷史背景乃基督徒當順服於世俗權柄獨裁者的要求，或忠心於基督徒信仰之間的掙扎。羅馬帝國被擬人化，以獸來作比擬，要求全地的人都敬拜牠（十三4、15～17，十四9，十六2，十九20），堅持衆人都要在右手上或額上受印記（十三15～17，十四9，十六2，十九20，二十四4）。以上所指，最合理的解釋乃是特別在小亞西亞所發展出來的皇帝崇拜。皇帝崇拜在古代異教信仰中，乃是融合了多神信仰，祖先崇拜，以及把英雄偉人神化所產生出來的結果。在羅馬帝國中，Julius Caesar（主前100年至44年）在世時就已經接受人把他當作神敬拜。亞古士督（主前27年至主後14年）雖然比較小心，在羅馬城內不准人拜他，但是在其他省分中，他卻允許人爲他建廟，敬拜他。他死後，在亞西亞和西方各省，普遍的都有人拜他。這種皇帝崇拜的目的，並不是要以此取代當日羅馬帝國境內各種本地宗教，乃是要取得與這些宗教的同地位。羅馬皇帝重視在其他省分的皇帝崇拜，因爲這樣一來，帝國裏各民族在宗教上既可以各適其所，在政治上又有一個共同效忠的對象，這就大有助於加強帝國各地區的團結。

到了 Caligula（主後37至41年）執政之時，他不以人民自動自發的皇帝敬拜爲足，進而要求境內各地的人民必須敬拜他

的像。到了尼祿執政之時，皇帝崇拜的儀式已經被當作一種宗教制度牢牢的建立起來。不過，尼祿之逼迫基督徒，並不是因爲皇帝崇拜的緣故，而是因爲羅馬城的大火，他必須找到代罪的羔羊。到了多米田掌權之時，局勢全面惡化了，那時若不把皇帝當神來敬拜，就是犯了政治上的罪，政府可以懲罰不順從的人。從多米田開始，基督徒才因爲不肯拜皇帝而受逼迫。啓示錄第十三章所記錄的普遍性的逼迫，應該是預告多米田治下的逼迫，而非描述已發生過的。因爲這一切逼迫的細節，都是在第一世紀最後那十年之間才全面爆發的。啓示錄內容中，隨時可臨到的對基督之效忠，或對皇帝之效忠之爭的預告，應該置於多米田執政之初。

Mounce 另外還列舉了七個理由支持啓示錄是多米田執政時期的著作，而非較早的尼祿執政之時：

〈1〉啓示錄第十三和十七章的背景顯然是有關尼祿皇帝的神話傳說，像這樣的神話傳說必須發展到相當程度才能被廣泛的接受，這是需要一段時間的，故第一世紀九十年代的推測應該比較合理。

〈2〉以弗所、撒狄、老底嘉等教會在屬靈上的衰退，也是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可能發生的。

〈3〉當時已經有相當出名的異端教派，如尼哥拉黨等，這些教派在使徒時代是聞所未聞的，所以和使徒時代已經相隔一段時間才能發展出來。

〈4〉對保羅在小亞西亞開設教會和廣傳福音之事完全未題。

〈5〉啓示錄的內容似乎使用了馬太福音的資料，可能也使用了路加的，若一般學者對這兩卷福音書著作的日期之推測可靠的話，那麼啓示錄就是在主後80～85年以後才寫的。

〈6〉士每拿教會可能是在主後60～64年才成立的。

〈7〉啓三17描述在老底嘉的教會是富足的，可是事實上，老底嘉這座城在主後60～61年間才全毀於大地震中，所以不可能是尼祿執政時期的情形。

在早期教會中的流通與被接納爲正典

啓示錄可能是新約經卷中，在早期教會中流傳最廣泛，並且最早被認可的一卷書。這書是寫給小亞西亞的七個教會，而這七個教會可能就成爲這卷書對外流傳的七個中心點。所以，啓示錄可能很快就傳遍了小亞西亞各地，而由於此書內容論到教會所要面對的困難與逼迫，是故很快又傳出了小亞西亞之境外，到了主後170至200年之間出現的 Muratorian Canon（穆拉多利正典）就把啓示錄納入其中。穆拉多利正典是當時羅馬教會所接受的正典。羅馬教會第三世紀最著名的神學家 Hippolytus 多次引用啓示錄經文，並以之爲主的門徒使徒的著作，故具有正典的權威。在迦太基（羅馬教會的女兒教會），啓示錄在第二世紀末即已被承認爲具正典權威的著作，當地的著名神學家特土良即以正典之權威來引用啓示錄。

但是，啓示錄被納入正典並非沒有遭遇到反對的。教會中最早出現正典書目的 Marcion Canon（馬吉安正典）就拒絕把啓示錄包括在內，理由是它具有猶太教的意味。不過，我們必須對馬吉安這個人先有認識，他是屬於諾斯底派人，對舊約本來就有偏見，他所編的正典書目，也是憑一己之喜惡而取捨。第二世紀稍後，有一羣被稱爲「無洛哥斯」（Alogi）的人，因爲反對在小亞西亞盛行的孟他努主義（Montanism，早期的靈恩派），而拒絕接受啓示錄的正典權威，因爲這卷書中的異象，象徵常被孟他努派的人所沿用。儘管如此，大體上而言，在西方教會間，啓示錄的流傳與正典權威還是被廣泛的接受。雖然著名的教父耶柔米對啓示錄也存保留態度，但並不影響啓示錄在西方教會間的地位。

東方教會對啓示錄則一直持保留的態度。爲了反對埃及主教 Nepos 的千禧年觀念，亞力山太的 Dionysius 對啓示錄進行批判性的研究，他的結論是：啓示錄確有聖靈的默示，但不可能是使徒約翰的著作。既然不是使徒的著作，當然就沒有正典的權威。第四世紀初該撒利亞的主教優西比烏顯然接受了 Dionysius 的看法。其他東方教會的重要領袖，也不乏有人對

啓示錄存保留的態度，例如：耶路撒冷的 Cyril（主後315～386），屈梭多模（Chrysostom，主後347～407）和 Theodoret（主後386～457）。因這緣故約360年舉行的老底嘉大會（the Council of Laodicea）所列的正典書單中，啓示錄榜上無名。而敘利亞文的新約聖經 Peshitta 也沒有把啓示錄包括在內。

不過，東方教會對啓示錄的接納和對其正典權威的看法，從第四世紀開始即逐漸改變。第四世紀在亞力山太的 Athanasius 就毫無保留的接受啓示錄之正典權威。第三次迦太基會議（The Third Council of Carthage, 397）也正式把啓示錄列爲具有正典權威，可以公開宣讀的經卷。第三次康士坦丁堡會議（The Third 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 680）則正式把啓示錄列爲具有正典權威的新約經卷，至此，啓示錄的正典權威正式被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所共同接受。

內容分段

啓示錄內容的編排是按照時間先後次序，或是按照主題分類，學者之間看法不一。R. H. Charles 認爲，除了前言和尾聲以外，啓示錄可以分成七部分，而每部分內的異象事件，則是按照其所描寫的順序發生的。A. Farrer 則斷定，啓示錄的內容是按其主題編排的。本書不擬就此問題加以討論。Mounce 的內容分析是依據其文學結構，可能是最恰當，也最不易引起爭議的，故本書採用他的分段方法。

一、前言（一 1～20）

1. 題名（一 1～3）
2. 問候與頌讚（一 4～8）
3. 異象和吩咐（一 9～20）

二、致七教會之書信（二 1～三 22）

1. 以弗所（二 1～7）
2. 士每拿（二 8～11）
3. 別迦摩（二 12～17）
4. 推雅推喇（二 18～29）

5. 撒狄 (三 1~6)
 6. 非拉鐵非 (三 7~13)
 7. 老底嘉 (三 14~22)
- 三、寶座前的頌讚 (四 1~五 14)
1. 敬拜創造者神 (四 1~11)
 2. 敬拜配開書卷的羔羊 (五 1~14)
- 四、七印 (六 1~八 1)
1. 頭四印：四個騎馬者 (六 1~8)
 2. 第五印：殉道者的呼聲 (六 9~11)
 3. 第六印：地大震動 (六 12~17)
- 插曲：有關蒙救贖者的異象 (七 1~17)
- A 神的僕人受印記 (七 1~8)
 - B 蒙救贖者在寶座前之福 (七 9~17)
4. 第七印：寂靜的時刻 (八 1)
- 五、七號 (八 2~十一 19)
1. 預備 (八 2~5)
 2. 頭四號 (八 6~12)
 3. 飛鷹的警告 (八 13)
 4. 第五號 (第一樣災禍)：蝗蟲之災 (九 1~12)
 5. 第六號 (第二樣災禍)：馬軍之災 (九 13~21)
- 插曲：有關先知角色的異象 (十 1~十一 14)
- A 大力的天使和小書卷 (十 1~11)
 - B 量度神的殿 (十一 1~2)
 - C 兩個見證人 (十一 3~14)
6. 第七號 (十一 15~19)
- 六、教會和惡勢力的衝突 (十二 1~十四 20)
1. 婦人、大紅龍、和男孩子 (十二 1~6)
 2. 天上的爭戰 (十二 7~12)
 3. 地上的爭戰 (十二 13~17)
 4. 海中上來的獸 (十三 1~10)
 5. 地中上來的獸 (十三 11~18)
 6. 得贖者和羔羊在錫安山上 (十四 1~5)

- 插曲：有關最後審判的異象 (十四 6~20)
- A 審判將到的宣告 (十四 6~13)
 - B 收割地上的莊稼 (十四 14~16)
 - C 收取地上的葡萄 (十四 17~20)
- 七、末了的七災 (十五 1~十六 21)
1. 七碗之災的預備 (十五 1~8)
 2. 七碗之災的倒出 (十六 1~21)
- 八、巴比倫的傾倒 (十七 1~十九 5)
1. 大淫婦和朱紅色的獸 (十七 1~6)
 2. 解明大淫婦和獸之奧秘 (十七 7~18)
 3. 宣告巴比倫的荒廢 (十八 1~8)
 4. 君王、客商、和靠海為業者之哀哭 (十八 9~20)
 5. 巴比倫被扔毀 (十八 21~24)
 6. 伸冤的頌歌 (十九 1~5)
- 九、最後的得勝 (十九 6~二十 15)
1. 羔羊婚筵的宣告 (十九 6~10)
 2. 戰士彌賽亞的出現 (十九 11~16)
 3. 敵基督和其追隨者被擒拿 (十九 17~21)
 4. 撒但被捆綁 (二十 1~3)
 5. 千禧年的統治 (二十 4~6)
 6. 撒但被滅 (二十 7~10)
 7. 末日的審判 (二十 11~15)
- 十、新天和新地 (二十一 1~二十二 5)
1. 新的創造 (二十一 1~8)
 2. 新耶路撒冷 (二十一 9~二十二 5)
- 十一、尾聲 (二十二 6~21)

重要參考書

導論部分

Cullmann, Oscar. *The New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for the General Reader*.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8.

Dunn, James D.G.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 Inquiry*

楊濬哲。「啓示錄講義」。美國：靈水，1983。

葉宗義。「啓示錄逐句分析」。斗六：浸宣，1985。

前言（一 1~20）

1. 題名（一 1~3）

第一章

1 「耶穌基督的啓示」（ἀποκάλυψις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 =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ἀποκάλυψις」（啓示）這個字在新約以外很少出現，雖然是一個古字。在希臘文著作中，只有 Plutarch（主後46~119年希臘傳記家及柏拉圖主義者）用過一次，是屬於通用期希臘文中的通俗用詞。新約福音書中，這個字也只有出現過一次，即路二32的「照亮」。不過，這個字在七十士譯本和保羅書信中經常出現（中文聖經譯法不一致，有八次譯作「啓示」，即：林前十四6、26；林後十二1、7；加一12，二2；弗一17，三3；另有四次譯作「顯」，「顯現」或「顯出來」，即：羅二5，八19；林前一7；帖後一7；有一次沒有譯出，在羅十六25）。另這個字也出現於彼前一7、13，四13，都譯作「顯現」。在本書中，除了書名標題不計之外，也只有出現這一次。這個字是由古動詞「ἀποκαλύπτω」變化而來的，原來的意思是：掀開，除去幔子之意。由介詞「ἀπό」（從……離去）和「καλύπτω」（遮蓋）複合而成，即：除去遮蓋。「κάλυμμα」和「καλύπτω」（遮蓋）是同源的名詞，在林後三13這個名詞即譯作「帕子」。在保羅書信中，「ἀποκάλυψις」（啓示，顯現）這個字有時是指對真理的認識，有時指基督再來時的顯現。「ἀποκάλυψις」（啓示，除去幔子）這個字的意義和用法，可以和另外兩個字作對比。其一是「ἐπιφάνεια」，見帖後二8的「榮光」，這個字由「ἐπί」（在上）和「φαίνω」（使出現，使看見）複合而成，意思是：顯明出來，使人可以看見。這個字在新約聖經中都是指基督的顯現，如提前六14。另一是「φανέρωσις」，見林前十二7的

「顯」，這個字是由「φαίνω」（使出現，使看見）變化而來的名詞。本節的「ἀποκάλυψις」（啓示）的真正意義，必須由接着的兩個所有格「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耶穌基督）來加以界定。這兩個所有格可以作受詞所有格（objective genitive），即指：有關耶穌基督的啓示（Hort 的立場）；但也可以解作主詞所有格（subjective genitive），意即：由耶穌基督來的啓示（Swete 的立場）。從本節接下去所說「叫祂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的衆僕人」看，似以解作主詞所有格爲宜。這是由主耶穌基督而來，給與祂的衆僕人的啓示。

「就是神賜給祂」（ἣν ἔδωκεν αὐτῷ ὁ θεός = which God gave Him）。「ἣν」（which, 就是）指「耶穌基督的啓示」。「ἔδωκεν」（賜給）是「δίδωμι」（給與）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啓示乃是由父神所賜下，而聖子只是接受者，這和耶穌基督以前親口所見證的相一致（約五20、26）。

「叫祂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的衆僕人」（δειξαὶ τοῖς δούλοις αὐτοῦ ἃ δεῖ γενέσθαι ἐν τάχει = to show to His bond-servants, the things which must shortly take place）。「δειξαὶ」（指示）是「δείκνυμι」（指示，展現，指給人看）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指神把這啓示賜給基督的目的。Charles 指出，啓示錄的作者特別喜歡用「δείκνυμι」這個字來表示藉異象傳達神的啓示（一1，四1，十七1，二十一9、10，二十二1、6、8）。「祂的衆僕人」（τοῖς δούλοις αὐτοῦ），間接受格，指示的對象。「衆僕人」，指所有的信徒，不單單是少數的一些特別的人。「祂的」，可以指神，也可以指基督。「必要快成的事」（ἃ δεῖ γενέσθαι ἐν τάχει）。「δεῖ」（必要），意思是：勢必，一定會發生的。Swete 指出，這個字是指，先知所啓示的神的旨意，必然要實現的。「γενέσθαι」（成）是「γίνομαι」（成爲，是）的第二簡單過去式關身形主動意不定詞。這個不定詞必須和前面的「δεῖ」合併解釋，指「必要成的」事。「ἐν τάχει」（快）是副詞片語，指在很快期間之內即會成就。同樣的副詞片語請見路十八8的「快快的」；羅十六20的「快要」；啓二十二6的「快」。這是

一個相對性的時間片語，必須按照彼後三8的「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之亮光來領會。這是神的定時，而不是我們的。不過，毫無疑問的，早期基督徒的盼望乃是主耶穌很快的就要再來。這裏所描繪的活潑生動之景象，我們閱讀時內心當謹記兩件事：第一，他們心中有着主必快再來的榮耀盼望；第二，他們當時是處在由羅馬政府而來的炙熱逼迫之中。

「祂就差遣使者，曉諭祂的僕人約翰」（καὶ ἐσήμανεν ἀποστείλας διὰ τοῦ ἀγγέλου αὐτοῦ τῷ δούλῳ αὐτοῦ Ἰωάννῃ = and He sent and communicated it by His angel to His bond-servant John）。直譯可作「祂就通過祂的使者差遣曉諭祂的僕人約翰」。「ἐσήμανεν」（曉諭，原文排在前面），是「σημαίνω」（作記號，使知道）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動詞是由「σήμα」（記號）變化而來的，見約十二33的「指着」，徒十一28的「指明」；啓十二1的「異象」（σημεῖον）是和這節的「ἐσήμανεν」（曉諭）同源字。「曉諭」這個動詞在啓示錄中只出現在本節這一次。Hort 指出，「σημαίνω」（曉諭）這個動詞是指用某種特殊的異象加以指明。通常這是用於神在暗中把有關未來的事指明給某一個人。「ἀποστείλας」（差遣）是「ἀποπέλλω」（差派，送）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分詞。啓二十二6又再一次題到神差遣使者之句。「祂的使者」（τοῦ ἀγγέλου αὐτοῦ，中文聖經和合本未將「祂的」譯出），是指基督的使者，因爲本句動詞「ἐσήμανεν」（曉諭）的主詞是基督。雖然在啓二十二6講的是神差遣祂的使者，但同一章第十六節，講的則是耶穌差遣祂的使者。「祂的僕人約翰」（τῷ δούλῳ αὐτοῦ Ἰωάννῃ）是間接受格，指接受這啓示者。約翰在此寫出了他的名字，不過在約翰福音和約翰書信中，他都不具名。Swete 指出，這個啓示，在這一句話中，由其原始作者，就是神的心思，轉至了人間解釋者約翰的身上了。W. Milligan 則指出，約翰特別在這卷書中具名，因爲這書中的預言，必須有作者的真實姓名，才能證明其確實性。

2 「約翰便……證明出來」(ὅς ἐμαρτύρησεν = who bore witness)。「約翰」原文是關係代名詞「ὅς」(who, 這人)。「證明出來」(ἐμαρτύρησεν)是「μαρτυρέ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意思是：作見證。這個動詞和另外兩個字：「μάρτυς」(見證人)和「μαρτυρία」(見證)，是約翰著作中經常出現的三個字(見啓二十二18、20)。「μαρτυρέω」(作見證)這個動詞通常都和介詞「περί」(關於)或連接詞「ὅτι」合用，但有時這個動詞(μαρτυρέω)後面接同源字名詞的直接受格「μαρτυρίαν」，直譯作「見證一個見證」。請見啓二十二16、20；約壹五10。本節的簡單過去式是所謂「書信簡單過去式」，意即寫信時爲現在式，但站在受信者的立場爲簡單過去式。本節的「見證」指本書的內容。

「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τὸν λόγον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τὴν μαρτυρίαν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 = to the word of God and to the testimony of Jesus Christ)。「神的道」(τὸν λόγον τοῦ θεοῦ)，「τοῦ θεοῦ」(神的)是主詞所有格，指由神而來的道。「道」(τὸν λόγον)指預言的話，如啓一9，六9，二十四4；而不是指有位格的道，如啓十九13。「耶穌基督的見證」(τὴν μαρτυρίαν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耶穌基督的)也是主詞所有格，表示耶穌基督所作的見證，而不是有關祂的見證。

「凡自己所看見的」(ὅσα εἶδεν = to all that he saw)。這是關係子句，和「λόγον」(道)和「μαρτυρίαν」(見證)是同位格。「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即是他所看見的。

3 「念這書上豫言的和那些聽見」(ὁ ἀναγινώσκων καὶ οἱ ἀκούοντες τοὺς λόγους τῆς προφητείας = he who reads and those who hear the words of the prophecy)。「念」(ἀναγινώσκων)是「ἀναγινώσκ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單數。由介詞「ἀνά」和「γινώσκω」(知道)複合而成，原意是：搜集正確的知識；轉爲指：念。單數，指那位在聚會中宣讀聖經的人，見路四16。基督徒的敬拜聚會中，沿襲猶太教

的習慣，也有當衆讀經文的節目(林後三14以下)。漸漸的，聚會中的「讀經者」(ἀναγνώστης, lector)也在聖職人員中佔了一角。約翰期望他的這一本書，在啓一4所題到的七個教會中的每一個教會宣讀，也要在其他教會中宣讀。今天一般教會都忽略了在聚會中公開發讀經的節目。「那些聽見(這書上)豫言的」(οἱ ἀκούοντες τοὺς λόγους τῆς προφητείας)，「那些聽見」(οἱ ἀκούοντες)是「ἀκούω」(聽)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複數，指聽所宣讀經文的那些會衆。「這書上豫言」(τοὺς λόγους τῆς προφητείας)直譯應作：「豫言的這些話」，作爲「聽見」的直接受詞。

「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καὶ τηροῦντες τὰ ἐν αὐτῇ γεγραμμένα = and heed the things which are written in it)。「遵守」(τηροῦντες)是「τηρ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這是在約翰著作中經常出現的一個動詞(約二10，八51、52、55，九16，十二7，十四15、21、23、24，十五10、20，十七6、11、12、15；約壹二3、4、5，三22、24，五2、3、18；啓一3，二26，三3、8、10，十二17，十四12，十六15，二十二7、9)。James Moffatt指出，啓示錄的內容不單單是預言，它裏面也滿了道德的教導和屬靈上的教訓。「其中所記載的」(τὰ ἐν αὐτῇ γεγραμμένα)直譯應作：「寫在它裏面的事」。「τά」指所記之事，複數。「所記載」(γεγραμμένα)是「γράφω」(寫)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現在完成式強調當時的狀況。

「都是有福的」(μακάριος = blessed; 原文本字是在句首)。「μακάριος」(有福的)是一個形容詞，意思是：快樂，蒙恩。見太五3。G. R. Beasley-Murray指出，啓示錄中這個「福」字出現了七次(本節，十四13，十六15，十九9，二十6，二十二7、14)，這是第一次出現。本節的「有福」之內容，又在本書結束時，即啓二十二14出現。

「因爲日期近了」(ὁ γὰρ καιρὸς ἐγγύς = for the time is near)。「日期」(καιρὸς)是指某一個特定的時間，見太十二1的「那時」，林前七29的「時候」指的是某一個特定的關

鍵時刻，用的也是這個字。「ἔγγυς」意思是快到了，伸手可及。到底有多近，我們不知道，就像本章第一節的「快」有多快，我們也不能確定。說明他們應當聽，應當遵守的原因。

2. 問候與頌讚 (一 4~8)

第一章

4 「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ταῖς ἑπτὰ ἐκκλησίαις ταῖς ἐν τῇ Ἀσίᾳ = to the seven churches that are in Asia)。間接受格，就如加一 2 的受信者「加拉太的各教會」一樣。雖然是約翰寫的，但是這個啓示是由神和基督來的，並且是通過祂的使者賜下的。亞西亞是羅馬的一個行省，包括了弗呂家西邊的部分。除了本書所題到的七個教會以外，在亞西亞省境內，特羅亞(徒二十 5 以下)，歌羅西，希拉波立(西一 2，二 1，四 13)等地也有教會，可能在 Magnesia 和 Tralles 也已經有了教會。本書之所以選擇這七個教會，可能是這些教會分別代表七個行政區；不但如此，選擇「七」，也可能是因為在本書中喜歡用「七」這個完全數(一 4、12、16，四 5，五 1、6，八 2，十 3，十一 13，十二 3，十三 1)。

「但願……有恩惠、平安歸與你們」(χάρις ὑμῖν καὶ εἰρήνη = grace to you and peace)。原本句屬第四節，但中文聖經譯於第五節。這是當時寫信的習慣格式，寫信者以祝福問候受信者。不過，這裏祝福的內容，則和當時一般人不同，這裏所用的是基督徒的問安祝福。Beasley-Murray 指出，「恩惠」乃是在這新的世代中，基督徒所擁有的特別恩典，而「平安」則是屬於舊約的(參民六 26)。

「從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ἀπὸ ὁ ὢν καὶ ὁ ἦν καὶ ὁ ἐρχόμενος = from Him who is and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在介詞「ἀπό」(從)之後，應該用分離格(ablative)才對，但是這裏都是用帶冠詞「ὁ」的主格。這不是作者的無知，或文法上錯了，因為接下去的「祂寶座前的七靈」用的是正規的文法分離格。顯然，作者用這樣的語法，要強調神的永恆性和不可改變性。「那今在」(ὁ ὢν，原文「今

在」在先)是冠詞「ὁ」和「εἰμί」(是，to be)的現在式分詞；「昔在」(ἦν)則是「εἰμί」的過去不完成式直說語氣；「以後永在」(ἐρχόμενος)是「ἔρχομαι」(來，到)表示未來的現在式分詞。這樣的稱呼，在出三 14 是用來指耶和華的名。

Beasley-Murray 認為，本節用「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來稱呼神，乃是採用出三 14 耶和華用來對摩西啓示祂自己的名。希伯來文的「自有永有」在七十士譯本的希臘文中被譯為「我是那今在的」(I am He who is)。耶路撒冷他爾根(the Jerusalem Targum)將這句話擴大為「我是那今在和以後在的」(I am He who is and who will be)，但在註解申三十二 29 時，又將這句話再擴大為「我是那今在昔在以後在的」。像這樣，以時間性質來稱呼神，在古代希臘文獻中也見過。毫無疑問的，約翰在此是使用出埃及記中神自我啓示的名字。猶太人避諱，不直稱神的名，這是他們用來稱呼神的紆說法之一。約翰在此用不規則的希臘文文法，也是要表示對神的敬畏態度。但是，約翰在這裏的用詞不單單指神的超越時間。「以後永在」他用的是「ὁ ἐρχόμενος」，直譯應為：「那將要來到者」。祂不僅僅是在未來等候我們，祂要從未來中臨到，當祂來到的時候就必成就祂的恩惠和大能的旨意。

「和祂寶座前的七靈」(καὶ ἀπὸ τῶν ἑπτὰ πνευμάτων ἃ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ρόνου αὐτοῦ = and from the seven Spirits who are before His throne)。「ἃ」是關係代名詞，但也有抄本寫作「τῶν」是冠詞，直譯可作：「並從那七靈，就是那在祂寶座前的」。這裏題到「恩惠平安」從「祂寶座前的七靈」來的。站在對三位一體真理有較清楚的認識之立場，人們很自然的就會認為，這「七靈」乃是用七重的表記或完全的彰顯，來表達那位「聖靈」的本質。這樣的看法源自七十士譯本的賽十一 2 之譯法。按希伯來文，該節經文原來只列三組有關靈的特性，每組各有兩種，總共只有六種。但在七十士譯本中，除了這六種以外，另外加了一句「πνεῦμα ... εὐσεβείας ἐμπλήσει αὐτόν」(Spirit ... of godliness shall fill Him，敬虔的靈將充滿祂)，共成七種。將這裏的「七靈」解作是賽十一

2的靈的七重特性，其實可以追溯到第三世紀末的 Victorinus of Pettau，但是一直到今天，仍然廣泛的被接受。例如，L. Morris 就認為，「祂寶座前的七靈」乃是用一種不尋常的方式來稱呼聖靈。持這種看法的人認為，本節經文的上下文顯示，「恩惠平安」是從父神（第4節）和聖子（第5節）和「七靈」來的。所以「七靈」必然是和「父神」與「聖子」相等的。但這樣的說法站不住腳，因為路九26說到「人子在自己的榮耀裏，並天父與聖天使的榮耀裏降臨的時候」，把「人子」、「天父」和「聖天使」並列。提前五21也題到「我在神和基督耶穌並蒙揀選的天使面前囑咐你」，也是把「神」和「基督耶穌」與「蒙揀選的天使」並列。另外有些解經者認為，這裏的「七靈」是指猶太教傳統中的七位天使長，即：Uriel, Raphael, Raguel, 米迦勒，Sariel，加百列，和 Remiel（見舊約次經多比雅書十二15；以斯得拉二書四1；和但十13）。但是在基督教思想中，突然闖入了這樣的猶太教傳說，未免有點唐突。在啓示錄書中，除了本節以外，「七靈」還出現了三次：三1，四5，五6。啓三1作者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說，「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說。」因為寫給這七個教會的信中，對這位被高舉的基督之稱呼，乃是由最初啓示給約翰的那個異象而來的（一12~16），所以，從這個異象中我們也許可以找到一些線索。在啓一16題到那位「好像人子」的，手中拿着七星，第二十節又說明那「七星」就是七個教會的使者。在最初的那個異象中，並沒有題到「七靈」。除非我們把「和七星」的「和」字不當連接詞，而當詮釋用，也就是說把這句話譯作「那有神的七靈，也就是七星的說」，不然「七靈」如何解釋就無所依循了。若當詮釋解，那麼「七靈」就等於「七星」，也就是指七個教會的使者了。「七靈」在啓示錄中出現的另外兩次，是在第四和第五章有關神的寶座之異象中。在啓四5把「神的七靈」看作是在寶座前點着的「七盞火燈」。在啓五6又把「神的七靈」解作是羔羊的七眼。啓示錄中的這個「七靈」的表象可能取自亞四2、10。在該處這七盞燈「乃是耶和華的眼睛，遍察全地」（亞四10）；請參考啓五6，該處題到的是「奉差遣

往普天下去的」。但是，正如 F. F. Bruce 指出的，約翰從不受他所使用的任何表象所束縛，他可以照自己所需要的，隨心所欲的加以利用，修改。所以，從舊約有關的經文，無論怎樣加以研究，都不能完全解答啓示錄中的問題。我們已看過啓示錄中「七靈」出現過的四個地方，但是仍然無法明確的說，到底這「七靈」何指。任何的解釋，都只是靠自己的思想加以推測而已。Mounce 的推測是：這「七靈」是屬天的，而且是與羔羊的某些特殊的職事有關的。

5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裏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καὶ ἀπὸ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 ὁ μάρτυς, ὁ πρῶτος, ὁ πρωτότοκος τῶν νεκρῶν καὶ ὁ ἄρχων τῶν βασιλέων τῆς γῆς = and from Jesus Christ, the faithful witness, the first-born of the dead, and the ruler of the kings of the earth）。「ὁ μάρτυς」（作見證的），「ὁ πρωτότοκος」（首生的，中文聖經作「首先復活」），和「ὁ ἄρχων」（元首）三個都是帶冠詞的主格，但都是作為「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耶穌基督，分離格，其前面有介詞「ἀπό」）的同位詞。這是約翰在啓示錄中喜用的語法，顯然是特意的安排。同樣的詞句，另見二13、20，三12等。這裏用「作見證的」指耶穌，可能是指本書一1的「啓示」（另見啓二十二16、18），而不是耶穌在彼拉多面前的「見證」（提前六13）。「從死裏首先復活」（ὁ πρωτότοκος τῶν νεκρῶν）直譯應作「死的首生的」，意即由死亡中出來的首生的。這是猶太人用來稱呼彌賽亞的頭銜之一，通常他們以彌賽亞為首生的，請見詩八十九27的「我也要立祂為長子，為世上最高的君王」，西一18也說祂「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這是指復活的先後次序，祂先復活，然後才是其他的人。路二7題到耶穌是馬利亞「頭胎的兒子」。「為世上君王元首的」（ὁ ἄρχων τῶν βασιλέων τῆς γῆς），魔鬼早先曾經試探耶穌，只要俯伏拜他，就要把世上的萬國和萬國的榮華都賜給祂（太四8、9）。但如今，耶穌基督卻藉着從死裏復活，贏得「為世上君王元首」。在十七14，十九16則稱祂為「萬王

之王」。

「祂愛我們」(τῷ ἀγαπῶντι ἡμᾶς = to Him who loves us)。這是帶冠詞的現在式分詞，不是簡單過去式分詞，否則應寫作「ἀγαπήσαντι」，間接受格，即是把第六節的頌禱歸給這位愛我們的。這是啓示錄中，許多頌禱的第一次出現之處，見一6，四11，五9、12、13，七10、12等。關於基督的愛，請參考加二20。

「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καὶ λύσαντι ἡμᾶς ἐκ τῶν ἁμαρτιῶν ἡμῶν ἐν τῷ αἵματι αὐτοῦ = and released us from our sins by His blood)。「脫離」(λύσαντι)是「λύω」(釋放，解開)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分詞。請注意，「愛」是現在式分詞，而「脫離」則是簡單過去式分詞。因為基督對我們的愛是繼續不斷，而我們的脫離罪，則是一次經過，永遠脫離。這是一些比較重要的抄本 (Aleph, A, C) 的讀法，但有些抄本 (P, Q) 則把「λύσαντι」(脫離) 寫作「λούσαντι」，意思是：洗去。顯然這是晚期的改正。「用自己的血」(ἐν τῷ αἵματι αὐτοῦ) 和啓五9一樣。約翰在啓示錄中，和在他的福音書中並他的書信中的作法一樣，一再清楚地說明，基督的寶血在救贖工作中所佔的地位。

6 「又使我們成爲國民」(καὶ ἐποίησεν ἡμᾶς βασιλείαν = and He has made us to be a kingdom; 直譯應作「祂又把我們作成一個國度」)。由前面的「愛」和「脫離」的分詞，在本節轉而使用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的直說語氣。這是一種所謂的「破格文體」(anacoluthon) 即文法結構上的突然改變。約翰很喜歡使用這樣的文體，見一18，二2、9、20，三9，七14，十四2、3，十五3。注意，祂把我們「作成」的是一個「國度」。約翰這句話的背景可能是出十九6的「祭司的國度」。在啓五10我們又可以看到「成爲國民，作祭司」之詞。這裏的意思是：基督徒乃是神對亞伯拉罕所應許的真正的屬靈的以色列人，這乃是保羅在羅馬書第九章和加拉太書第三章所說明的。

「作祂父神的祭司」(ἱερεῖς τῷ θεῷ καὶ πατρὶ αὐτοῦ =

priests to His God and Father)。「祭司」(ἱερεῖς) 是「國度」(βασιλείαν) 的同位詞，所以直譯可作「使我們成爲一個國度，就是祭司」。不過，在啓五10的「國民」(即「國度」) 和「祭司」之間有連接詞「καὶ」(和)，應譯作「國度和祭司」。這個國度中的每一分子，都是神的祭司，都可以在任何時候直接親近祂。「神」(θεῷ) 和「父」(πατρὶ) 都是間接受格，「祂的」(αὐτοῦ) 是所有格，包括「神」和「父」。耶穌自己也稱「神」是祂的「父」(太二十七46；約二十17)，保羅也用過類似的詞句 (弗一17)，彼得也用過 (彼前一3)。

「但願榮耀權能歸給祂」(αὐτῷ ἡ δόξα καὶ τὸ κράτος = to Him be the glory and the dominion)。「歸給祂」(αὐτῷ) 對基督的又一次頌讚。Moffatt 指出，啓示錄一書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之一乃是，像這樣的頌讚之中，充滿了對基督的讚美。像這樣歸給基督的頌讚，也出現於啓五13，七10；彼前四11；彼後三18；提後四18；來十三21。「榮耀權能」同樣的用字，出現於彼前四11；彼後三18和提後四18則只有「榮耀」。啓五13，七12則除了「榮耀權能」以外，又加了一些其他的項目。

7 「看哪，祂駕雲降臨」(ἰδοὺ ἔρχεται μετὰ τῶν νεφελῶν = behold, He is coming with the clouds)。「降臨」(ἔρχεται) 是動詞「ἔρχομαι」(來，到) 的現在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表示未來。這句話的背景是但七13「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着天雲而來」這句話。這裏約翰道出了常講的末世性的詞彙，見可十三26，十四62；太二十四30，二十六64；路二十一27。Marvin R. Vincent 指出，這裏所述，可與神在西乃山密雲中的顯現，在雲柱中的帶領，在施恩座的榮光，和在變像山上的顯現，先後對照。

「衆目要看見祂」(καὶ ὄψεται αὐτὸν πᾶς ὀφθαλμὸς = and every eye will see Him; 直譯應作「並且每一隻眼睛將要看見祂」)。「要看見」(ὄψεται) 是「ὄραω」(看見) 的未來式關身形主動意。這裏所用的希臘文和 Theodotion 的希臘文

亞十二10比較接近，並且和太二十四30，二十六64相類似，這些經文都是把撒迦利亞和但以理的異象混在一起。如此描述得勝的基督歸來，另見啓十四14、18~20，十九11~21，二十七~10。

「連刺祂的人也要看見祂」(καὶ οἵτινες αὐτὸν ἐξεκέντησαν = even those who pierced Him; 原文無「也要看見祂」)。「刺」(ἐξεκέντησαν)是「ἐκκεντιέω」(扎入，刺)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一個晚期的複合動詞，由介詞「ἐκ」和「κεντιέω」(以刀刺入)複合而成。這個字在新約中只有出現於本節和約十九37。這兩節經文都是引用亞十二10的用詞，但是都不是七十士譯本的用詞。由此可見，約翰所使用的撒迦利亞書的版本，若不是希伯來原文，就是 Theodotion 或 Aquila 的希臘文譯本。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祂哀哭」(καὶ κόψονται ἐπ' αὐτὸν πᾶσαι αἱ φυλαὶ τῆς γῆς = and all the tribes of the earth will mourn over Him)。「哀哭」(κόψονται)是「κόπτω」(切，割)的未來式關身語態直說語氣，古動詞，指哀傷時擊打自己的胸部，表示極其哀痛(見太十一17；路八52，二十三27)。取自亞十二12，另見啓十八9。「萬族」(πᾶσαι αἱ φυλαί)直譯應作「所有的族」，不單單是以色列的各支派，也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中的真以色列人，如啓七4~8所示。當時還沒有一個國家接受基督作他們的主和救主，今天也沒有。

8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ἐγὼ εἰμι τὸ Ἄλφα καὶ τὸ Ὠ = I am the Alpha and the Omega)。「阿拉法」(τὸ Ἄλφα)是指希臘文字母中的第一個字，寫作「α」，「俄梅戛」(τὸ Ὠ)是最後一個字，寫作「ω」(中文譯法爲音譯)。兩個字前面均有中性的冠詞「τό」。用這種方法來描述神的永恆性，另外出現於啓二十一6，不過該處除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之外，又補了一句說明：「我是初，我是終」(ἡ ἀρχὴ καὶ τὸ τέλος)。在啓二十二13也用同樣的方法來稱呼

基督，不過該處所加的說明是：「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ὁ πρῶτος καὶ ὁ ἔσχατος)。後面的這個附加的說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另外也單獨出現於啓一17和二8。這裏說話的人稱突然改變，而沒有預先說明。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啓十六15，十八20。在啓示錄全書中，只有本節和二十一5、6指明，說話者乃是神。因爲神是永恆的，所以可以保證剛才說的預言是真實的，並且必定要成就。

「主神說」(λέγει κύριος ὁ θεός = says the Lord God)。用「主」和「神」合併來稱呼神，是西結書慣用的語法(見結六3、11，七2等，中文聖經作「主耶和華」)，本書也經常使用(如：四8，十一17，十五3，十六7，十九6，二十一22)。這裏接着又用三個帶冠詞的主格「今在，昔在，以後在」來描述神是永恆的，請參考本章第四節的說明。

「全能者」(ὁ παντοκράτωρ = the Almighty)。這是一個晚期的複合字，由「πᾶς」(全部，所有)和「κράτος」(權能，能力)複合而成。這個字曾在碑銘和一部分法律性質的蒲紙文獻中出現過。七十士譯本和基督徒作品中，也常使用這個字。但，在新約中除了啓示錄以外，只出現於林後六18一次，並且該處也是引用舊約的經文。這個字在啓示錄中出現於一8，四8，十一17，十五3，十六7、14，十九6、15，二十一22。

3. 異象和吩咐 (一9~20)

第一章

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ἐγὼ Ἰωάννης, ὁ ἀδελφὸς ὑμῶν = I, John, your brother)。在啓示文獻中，作者的身分和地位，乃是他的異象的最主要之保證(但八1，十2)。約翰在此宣告自己是甚麼人。

「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裏一同有分」(καὶ συγκαινωνός ἐν τῇ θλίψει καὶ βασιλείᾳ καὶ ὑπομονῇ ἐν Ἰησοῦ = and fellow partaker in the tribulation and kingdom and perseverance which are in Jesus)。「一同有

分」(συγκοινωνός)由「σύν」(一同)和「κοινωνός」(有分)複合而成，意思是：合夥者，共同有分者。這個名詞和前面的「弟兄」(ἀδελφός)共同使用一個冠詞「ὁ」表示這位約翰同時是他們的弟兄，又是他們的合夥者。這裏不題他的「使徒」身分，並不表示他不擁有這個職分。這和他在第四卷福音書中不題自己的名字一樣，是他的謙卑。更重要的，可能是他要強調自己和讀者們的一體性。請注意，接下去的「θλίψει」(患難)、「βασιλεία」(國度)和「ὑπομονή」(忍耐)三個名詞，也只有一个共同的介詞「ἐν」和一個共同的冠詞「τῆ」，表示其一體性。「患難」(θλίψει)是由「θλίβω」變化而來，原意是：壓迫，壓擠。英文的「tribulation」(患難)則是由拉丁文「tribulum」變化而來，這個字原來是羅馬人用來指輾壓麥場的東西。關於「國度」，請參考太三2。「患難」和「國度」是現在的既有事實，所以就需要「在耶穌裏的忍耐」。Beasley-Murray 指出，我們不必問「患難」和「國度」是指現在或未來，因為約翰和一般新約作者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那就是末期已經到了。在耶穌救贖的事工中，患難和國度即已臨到，不過，再過不久就要達到最高峯，耶穌的國就要顯明了。基督徒在這世上本來就有苦難(約十六33)，但這苦難在那敵基督的臨到時，就會更加的嚴厲(啓十一~十三章)。「在耶穌裏」(ἐν Ἰησοῦ)一詞相當於保羅的「在基督裏」。請見啓三20，十四13，和帖後三5的相關經文。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ἐγενόμην ἐν τῇ νήσῳ τῇ καλουμένῃ Πάτμῳ = was on the island called Patmos)。「ἐγενόμην」(曾在)是「γίνομαι」的第二簡單過去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譯作「我曾來到」較妥。「名叫」(τῇ καλουμένῃ)是「καλέω」(叫，起名)的現在式被動語態分詞。「拔摩」是愛琴海中一個約十六平方哩的多山小島，位於米利都西南西方約十四哩。這個海島在當時的重要性，除了作為以弗所和羅馬之間海上航行的指標以外，也作為犯人流徙之處。羅馬政府把當時的要犯，充軍送到這個海島去。

「為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διὰ τὸν λόγον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τὴν μαρτυρίαν Ἰησοῦ = because of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testimony of Jesus)。「διὰ」後面跟直接受格，表示理由或原因。約翰不是為了傳揚神的道和耶穌的見證而到拔摩海島去。他也不是為了接受異象，就是神的道和耶穌的見證而到那裏去。他是因為傳揚神的道和耶穌的見證受到逼迫，而被流放到那海島去。關於「神的道和耶穌的見證」(按原文直譯)的意義，請參考本章第二節。

10 「當主日我被聖靈感動」(ἐγενόμην ἐν πνεύματι ἐν τῇ κυριακῇ ἡμέρᾳ = I was in the Spirit on the Lord's day)。「ἐγενόμην ἐν πνεύματι」(我被聖靈感動)直譯應作「我來到靈裏面」。這是指像彼得魂遊象外(徒十10以下)或保羅在殿裏禱告時魂遊象外(徒二十二17)的經歷，不是一般所說的「屬靈」(羅八9)。「主日」(τῇ κυριακῇ ἡμέρᾳ)，學者 G. Adolf Deissmann 根據當時的碑文和蒲紙文獻，證實了這裏所用的「主」(κυριακῇ)是當時常用的一個字，意思是：皇家(imperial)；皇家的管賬，皇家的的工作，皇家的財寶，都是用這個字。再從一些蒲紙文獻和商業上的記錄，可以看出，所謂「皇家的日子」(即本節所譯的「主日」)是指發餉的日子，通常是每月的第一日。所以，很自然的，基督徒會採用當時已經通行的這個詞來指七日的第一日，並以此來記念主的復活。「κυριακῇ」(主)這個字在新約中只有出現於本節和林前十一20「主的晚餐」。這裏的「主日」(τῇ κυριακῇ ἡμέρᾳ)不同於「主的日子」(ἡμέρα κυρίου，見彼後二9)，「主的日子」相當於舊約的「耶和華的日子」是指最後的審判。

「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說」(καὶ ἤκουσα ὀπίσω μου φωνὴν μεγάλην ὡς σάλπιγγος λεγούσης = and I heard behind me a loud voice like the sound of a trumpet)。「在我後面」顯示在沒有預料的情況下聽到神的聲音。「大聲音」(φωνὴν μεγάλην)是基督的聲音。Mounce 指出，有些人因為啓一15題到基督的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認為這裏的「大聲音」必然是另外一位

天使的聲音，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啓一17~19明確地指出，是基督吩咐約翰寫下這一切，所以這裏說話的必然是基督。「如吹號說」(ὡς σάλπιγγος λεγούσης)，啓四1的「吹號的聲音」當必指此。「λεγούσης」(說)是「λέγ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所有格，與「σάλπιγγος」(號)相一致，而不是與「φωνήν」(聲音)相一致。若要與「聲音」相一致，則應該是直接受格，寫作「λέγουσαν」。約翰顯然是有意如此寫，所以在啓四1的「說」也是和「號」相一致。Mounce 又指出，把神的聲音比作吹號的聲音，可以追溯到神在西乃山顯現的往事(出十九16、19)，在早期的教會中題到吹號或角聲，就含有末世性的意義了(見太二十四31；林前十五52；帖前四16)。

11 「當寫在書上」(γράφον εἰς βιβλίον = write in a book)。「當寫」(γράφον)是「γράφω」(寫)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表示立即的行動。這個吩咐包括了他所看到的一系列異象，這一系列的異象都是由這裏他所看到的有關復活的基督之第一個異象產生出來的。

「達與……那七個教會」(καὶ πέμπων ταῖς ἐπὶ ἐκκλησίαις = and send it to the seven churches)。「達」(πέμπων)是「πέμπω」(送，差遣)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這是基督吩咐的一部分。本章第四節只題到「亞西亞的七個教會」，本節則把這七個教會的名字都寫出來。這裏對每一個教會都有其特別的信息，其信息內容分別見本書第二、三章。這兩章中致各教會的信，其排列次序和本節完全一致。從地理位置看，這七個教會的位置是由以弗所而北上，然後轉東，再向南，最後止於老底嘉。不過，很顯然的，啓示錄全書在每一個教會都宣讀。很可能，每一個教會都保有全書的一個抄本。

12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καὶ ἐπέστρεψα βλέπειν τὴν φωνὴν ἧτις ἐλάλει μετ' ἐμοῦ = and I turned to see the voice that was speaking with me; 直譯可作「我就轉

身看那聲音，就是對我說話的聲音)。「ἐπέστρεψα」(我轉身)是「ἐπιστρέφω」(轉身)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是由介詞「ἐπί」和「στρέφω」(改變，掉轉)複合而成。「聲音」(τὴν φωνήν)擬人化，用聲音代表說話的人。

「既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臺」(καὶ ἐπιστρέψας εἶδον ἐπὶ λυχνίας χρυσαῖς = and having turned I saw seven golden lampstands)。「既轉過來」(ἐπιστρέψας)是「ἐπιστρέφω」(轉身，見前)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分詞。徒十五36的「回到」和十六18的「轉身」用的也是這個動詞。「七個金燈臺」(ἐπὶ λυχνίας χρυσαῖς)，Mounce 指出，「λυχνίας」是指燈臺而不是燭臺，「λύχνος」是指可以移動的燈盞，我們今天的蠟燭當時還不存在。到了第二十節就說明了這七燈臺就是七個教會。出二十五33以下所述的，是一座分七枝的燈臺，這裏約翰所看到的，則是七座分開的燈臺。

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καὶ ἐν μέσῳ τῶν λυχνιῶν ὅμοιον υἱὸν ἀνθρώπου = 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lampstands one like a son of man)。請注意，「ὅμοιον」(好像)是直接受格，當作「εἶδον」(看見)的直接受詞，這樣的語法如啓十四14的「好像人子」。但是這個字通常都是以相關的憑藉格出現，如啓一15，四3、6的「好像」。R. H. Charles 根據啓四6，二十二1的用法來判斷，「ὅμοιον」(好像)在這裏的用法等於「ὡς」，而在啓示文獻中「ὡς υἱὸν ἀνθρώπου」(好像人子)其實就是指「υἱὸς τοῦ ἀνθρώπου」(人子)，即福音書中和徒七56所說的「人子」。新約裏「人子」一詞是專指主耶穌而言的，書信裏沒有用它，在四福音裏主自己用了80次，另外就猶太人說二次(約十二34)，司提反一次(徒七56)，本書二次(一13，十四14)。主自己說的「人子」80次，除約五27「因為祂是人子就賜給祂行審判的權柄」一次沒有加冠詞外，餘79次都有加冠詞。另外兩處不加冠詞的就是啓一13，十四14。不加冠詞的三處都和審判有關，啓一13是主在教會中現在的審判(彼前四17「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十四

14是收割的審判，應驗珥三12、13約沙法谷對外邦的審判；約五27是對全人類的審判。「人子」帶冠詞，顯明祂是與亞當子孫不同的「第二個人」。

「身穿長衣，直垂到腳」（ένδεδυμένον ποδήρη = clothed in a robe reaching to the feet; 原文無「長衣」）。「ένδεδυμένον」（穿）是「ένδύω」（穿衣）的現在完成式關身語態分詞直接受格，和「ὅμοιον」（好像）相一致，同作「εἶδον」（看見）的直接受詞。「ποδήρη」（直垂到腳）是古形容詞「ποδήρης」（長及於腳）的單數直接受格，和「穿」（ένδεδυμένον）這個分詞合用。這個形容詞本身就是常與穿衣的動詞合用。由「πούς」（腳）「ἄρω」（連接在一起，繫牢，“join together, fasten.”見 *Thayer's Lexicon*, s.v. ποδήρης 與 *The Classic Greek Dictionary*）複合而成。新約中只有出現這一次。爲了語氣完整，應加「χιτώνα」或「ἔσθητα」（長衣）。

「胸間束着金帶」（καὶ περιεζωσμένον πρὸς τοῖς μαστοῖς ζώνην χρυσᾶν = and girded across His breast with a golden girdle）。「περιεζωσμένον」（束着）是「περιζώννυμαι」的現在完成式關身形主動意分詞直接受格，和「ὅμοιον」（好像）相一致，是「εἶδον」（看見）的直接受詞，由介詞「περί」（圍繞）和「ζώννυμι」（束着）複合而成。「胸間」（πρὸς τοῖς μαστοῖς），注意這裏的語法結構，介詞「πρὸς」接位置格（locative）「胸間」；類似的語法，請見可五11的「在那裏山坡上」。「胸間」（μαστοῖς）是位置格，古字，原來是指婦人給嬰兒吃奶的乳房，這裏是指男人胸間的乳部。這裏帶子束的部位那麼高，乃是當時的人一種尊貴的標記，如大祭司的服飾。「金帶」（ζώνην χρυσᾶν）是直接受格，和前面的「長及於腳」的結構一樣，本處則是與關身形主動意分詞「束着」（περιεζωσμένον）合用。請注意，第十二節和本節的「金」字都寫作「χρυσᾶν」（第12節爲複數，故寫作「χρυσᾶς」），這是通用期希臘文的通俗寫法，古希臘文則寫作「χρυσῆν」。

14 「祂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ή δὲ κεφαλὴ αὐτοῦ καὶ αἱ τρίχες λευκαὶ ὡς ἔριον λευκὸν ὡς χιῶν = and His head and His hair were white like white wool, like snow）。Mounce 指出，「祂的頭與髮」（ή κεφαλὴ αὐτοῦ καὶ αἱ τρίχες）按原文，應譯作「祂的頭，就是祂的髮」，即只有指「髮」而不是指「頭」和「髮」。「羊毛」（ἔριον）是古字，但在新約中只有出現於本節和來九19（中文聖經譯作「絨」）。「雪」（χιῶν）新約中只有出現在本節和太二十八3。本節對耶穌基督的描述，用詞大多出自但七9對那位「亙古常在者」的描述。不過，在但以理的異象中，是「衣服潔白如雪」，「頭髮如純淨的羊毛」。

「眼目如同火焰」（καὶ οἱ ὀφθαλμοὶ αὐτοῦ ὡς φλόξ πυρός = and His eyes were like a flame of fire）。但七9說，亙古常在者的「寶座乃火焰」，而十6則說，「眼目如火把」。關於用眼目如火焰這種大膽比方的說法，請另見啓二18和十九12（又，請參考來一7）。

15 「腳好像在爐中煅煉光明的銅」（καὶ οἱ πόδες αὐτοῦ ὅμοιοι χαλκολιβάνῳ ὡς ἐν καμίνῳ πεπυρωμένης = and His feet were like burnished bronze, when it has been caused to glow in a furnace）。「ὅμοιοι」（好像）見本章第十三節，本節的這個字是主格。「光明的銅」（χαλκολιβάνῳ）則是相關的憑藉格。這個字除了在本節和啓二18以外，目前還沒有發現在任何地方出現過。這是一種甚麼樣的金屬，實際上還沒有人知道。Mounce 認爲，這個字可能由「χαλκός」（銅）和「κλίβανος」（火爐）兩部分複合而成，指銅的礦苗在煅煉過程中鎔化的過程。但 Hort 則認爲，這個字是由「χαλκός」（銅）和「λίβανος」（乳香）複合而成，是指一種琥珀色的金屬。「在爐中煅煉」（ὡς ἐν καμίνῳ πεπυρωμένης），「爐」（καμίνῳ）是古字，另見啓九2的「大火爐」和太十三42、50的「火爐」。「煅煉」有的抄本（A, C 等）寫作「πεπυρωμένης」，但有其他的抄本（如 Aleph，拉丁文通俗

譯本，敘利亞譯本）則寫作「πεπυρωμένω」。前者是古動詞「πυρόω」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陰性，意思是：使着火，使發亮光，見弗六16的「火箭」；啓三18的「火煉」。如果這個寫法是正確的話，那麼「煨煉」一詞應該是修飾「光明的銅」，因為「光明的銅」原文也是陰性。但因為這兩個字的格不一致，「光明的銅」為相關的憑藉格，而「煨煉」為所有格，故應補充「τῆς χαλκολιβάνου」兩字。如果後者的寫法是正確的話，「πεπυρωμένω」（煨煉）的格就與「光明的銅」（χαλκολιβάνω）相一致，並且兩者都應當作中性解。還有第三種寫法，那是P和Q抄本的改正寫法，寫作「πειπυρώμενου」（煨煉，動詞「πυρόω」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陽性複數主格），如果這種寫法正確的話，那麼這個字就和「οἱ πόδες」（腳）相互一致，就是用來修飾「πόδες」（腳）了。

「聲音如同衆水的聲音」（καὶ ἡ φωνὴ αὐτοῦ ὡς φωνὴ ὑδάτων πολλῶν = and His voice was like the sound of many waters）。這裏用衆水的聲音，大瀑布下瀉時萬馬奔騰的聲音，來表示耶穌基督之聲音的令人敬畏。結四十三2的希伯來文經文也說到，「祂的聲音如同多水的聲音。」同樣的用詞又在啓十四2和十九6重複出現。

16 「祂右手拿着七星」（καὶ ἔχων ἐν τῇ δεξιᾷ χειρὶ αὐτοῦ ἀστέρας ἑπτὰ = and in His right hand He held seven stars）。「拿着」（ἔχων）是「ἔχω」（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這裏的現在分詞用法上有點像過去不完成式，所以在格上並不與「αὐτοῦ」（祂的）互相一致。啓示錄全書中經常有類似的語法出現，Charles 稱此為希伯來式的語法。「祂右手」（ἐν τῇ δεξιᾷ χειρὶ αὐτοῦ）表示可以保守得很安全，請參考約十28。「七星」（ἀστέρας ἑπτὰ），第二十節說，這七星就是七個教會的標誌。關於這七星的意義，Mounce 指出，因為啓示錄中要致書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才題到七星，所以「七」字並沒有特殊的意義。我們不必試圖從神的話中或星象的背景資料中，找出作者的意思。比如，這不是希臘神話中所

說到，Atlas 和 Pleione 生了七個女兒，丟斯把這些女子排列在衆星之中。這也不是星象學中的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基督手中握着七星，一方面表示祂對衆教會擁有主權，另一方面也表示，祂的右手在保守着衆教會的安全。

「從祂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καὶ ἐκ τοῦ στόματος αὐτοῦ ῥομφαία δίστομος ὀξεῖα ἐκπορευομένη = and out of His mouth came a sharp two-edged sword）。「出來」（ἐκπορευομένη）是「ἐκπορεύω」的現在式關身語態分詞，是古複合動詞，由「ἐκ」（出來）和「πορεύω」（來、去）複合而成，指由某一個地方出來，見太三5的「出去」。這個分詞的用法和「拿着」（ἔχων）一樣，有點像過去不完成式。「兩刃的利劍」（ῥομφαία δίστομος ὀξεῖα）直譯是「一把兩嘴銳利的劍」。「ῥομφαία」是指長劍，和「μάχαιρα」不同，這是指脫拉西（Thracia）出產的大型刀子，不過這是指劍或矛，我們無法確定。這個字在啓示錄中出現於一16，二12、16，六8，十九15、21，在啓示錄之外，新約中只出現在路二35的「刀」一次。「兩刃」（δίστομος）是由「δύς」（兩，二）和「στόμα」（嘴，口）複合而成，原意是：有兩個口，用於刀，指兩刃。請參考路二十一24的「倒在刀下」的「刀下」（στόματι μαχαίρης），該處的「刀」和本節的「劍」用字不同，但請注意，「στόματι」的意思是「口」或「刃」，故「倒在刀下」直譯應作「倒在刀口下」。Mounce 指出，本節的「兩刃的利劍」表示神的審判擁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他又指出，用利劍來表示神審判的力量，其實相當廣泛，例如舊約賽四十九2就說，「我的口如快刀。」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καὶ ἡ ὄψις αὐτοῦ ὡς ὁ ἥλιος φαίνει ἐν τῇ δυνάμει αὐτοῦ = and His face was like the sun shining in its strength）。「面貌」（ὄψις）是古字，由「ὄπτω」變化而來，新約中只有出現於本節，約七24的「外貌」和十一44的「臉上」等三次。Mounce 指出，按這個字在本節出現時的上下文，應該解作「臉面」，但不應只限於指耶穌基督的臉面。基督的全身應該都有榮光包圍。其實，約翰以前在

變像山上，就已經看過耶穌的「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太十七2，另見出三十四29；士五31；太十三43）。「烈日放光」（ὁ ἥλιος φαίνει ἐν τῇ δυνάμει αὐτοῦ），「放光」（φαίνει）是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見約一5的光「照」。介詞「ἐν」應譯作「當」（when），「δυνάμει」原意是力量。整個子句可譯作「如同烈日照耀時的日頭」。

17 「我一看見，就仆倒在祂腳前，像死了一樣」（καὶ ὅτε εἶδον αὐτόν, ἔπεσα πρὸς τοὺς πόδας αὐτοῦ ὡς νεκρός = and when I saw Him, I fell at His feet as a dead man）。這是約翰看見這異象時的反應。「就仆倒」（ἔπεσα）是晚期的寫法，古時的寫法應作「ἔπεσον」，是「πίπτω」（倒下，跌倒）的第二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約翰在這異象的震懾之下，就仆倒在祂腳前。在啓十九10，約翰也有同樣的反應。

「祂用右手按着我」（καὶ ἔθηκεν τὴν δεξιὰν αὐτοῦ ἐπ' ἐμέ = and He laid His right hand upon me）。「按着」（ἔθηκεν）是「τίθημι」（安放）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舉動恢復了約翰的信心。Mounce 指出，用右手按着他，表示傳遞力量和賜福。如此按手，不但恢復了約翰的自信，也預備他可以聽到祂安慰的話和接受祂的命令。

「不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μὴ φοβοῦ· ἐγὼ εἰμι ὁ πρῶτος καὶ ὁ ἔσχατος = do not be afraid; I am the first and the last）。「懼怕」（φοβοῦ）是現在式關身語態命令語氣。請見路一13，也是用這個命令安慰撒迦利亞。「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這句話，在賽四十四6和四十八12是用來稱呼神，但在本節和啓二8，二十二13則是指基督。Mounce 指出，「不要懼怕」一詞對約翰並不陌生，他以前已經聽見幾次了，例如：耶穌在水面行走時（太十四27），和在變像山上（太十七7）都曾對門徒說過這句話。「我是……」（ἐγὼ εἰμι...）也是約翰很熟悉的一句話，其實這是他所喜用的一句話，在他的福音書中用了二十四次，在其他三卷福音書中，總共出現不到十二次。本節的「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和本章第八節神所宣告的「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本質上沒有甚麼差別，請參考。

18 「又是那存活的」（καὶ ὁ ζῶν = and the living One）。「存活的」（ζῶν）是「ζάω」（活）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帶冠詞。這又是舊約中常用來形容神的另一個用詞（見申三十二40；賽四十九18等）。約翰特意用它來稱呼耶穌。請參考約五26耶穌對自己的生命所說的話。

「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καὶ ἐγενόμην νεκρός καὶ ἰδοὺ ζῶν εἰμι εἰς τοὺς αἰῶνας τῶν αἰώνων = and I was dead, and behold, I am alive forevermore）。「我曾死過」（ἐγενόμην νεκρός）直譯是「我曾成爲死的」。「成爲」（ἐγενόμην）是「γίνομαι」的第二簡單過去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和本章第九、十節一樣，指的乃是十字架的經歷。「現在又活了」（καὶ ἰδοὺ ζῶν εἰμι）直譯應作「並且，看哪，我現在正活着」。用「εἰμί」（是，be 動詞）和「ζῶν」（活，「ζά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構成的紆說法現在進行式。「直活到永永遠遠」（εἰς τοὺς αἰῶνας τῶν αἰώνων）直譯應作「直到永遠的永遠」。這是強烈表示永恆的方式，比本章第六節更強烈。

「並且拿着死亡和陰間的鑰匙」（καὶ ἔχω τὰς κλεῖς τοῦ θανάτου καὶ τοῦ ᾗδου = and I have the keys of death and of Hades; 「拿着」原文作「我有」）。「鑰匙」（κλεῖς）是複數直接受格的寫法之一，另一種寫法是「κλεῖδας」（見太十六19）。「死亡和陰間」如太十六18，把它當作囚房或是有牆的城市。鑰匙是權柄的記號，今天表示對某人的敬重，常有贈送他「市鑰」的作法。本節的「陰間」是指那看不見的世界，死亡乃進入這世界的門。耶穌因爲勝過了死亡，所以擁有這些鑰匙。同樣生動的描述，請見啓六8，二十13以下。啓三7也講到「大衛的鑰匙」，二十1則說到「無底坑的鑰匙」。

19 「所以你要把……都寫出來」（γράψον οὖν... = write

therefore)。「οὖν」(所以)是指向本章第十一至第十八節。

「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ἃ εἶδες καὶ ἃ εἰσὶν καὶ ἃ μέλλει γενέσθαι μετὰ ταῦτα = the things which you have seen, and the things which are, and the things which shall take place after these things)。「所看見的(事)」(ἃ εἶδες)指本章第十三至十八節的榮耀的基督之異象。「看見」(εἶδες)是「ὄραω」(見)的第二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第二人稱單數。「現在的事」(ἃ εἰσὶν)是「εἶμί」(是，be 動詞)的現在式直說語氣第三人稱複數，把現在的各種事當作個別的事件來看，所以用複數的動詞。關係代名詞「ἃ」(which)也是中性複數。這裏所題的，顯然是給予七個教會的信(即啓一20~三22)。當然，也有可能部分是說明「所看見的事」。「將來必成的事」(ἃ μέλλει γενέσθαι μετὰ ταῦτα)直譯應作「在這些事之後將必成就的事」。「將」(μέλλει)是現在式主動語態第三人稱單數，後面跟簡單過去式關身形主動意的不定詞。這裏的「將」(μέλλει)這個動詞是單數，因為把未來所要成就的事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大致上來說，這是指啓四1至第二十二章結束的內容。不過，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也論到未來的事，第四至第二十二章也論到現在的事，而有關基督的異象，則在啓示錄全書中一再重複出現。

20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的奧秘」(τὸ μυστήριον τῶν ἐπὶ ἀστέρων οὓς εἶδες ἐπὶ τῆς δεξιᾶς μου = as for the mystery of the seven stars which you saw in My right hand)。「奧秘」(μυστήριον，原文排在本句第一個字，原文無「論到」)是由「μύσις」(經引介加入某秘密會社者)變化而來；這個字又是由「μύω」(μύω，指口被封住)變化而來。古代的東方神祕宗教有許多的秘密和標記，但經引介加入者則都知道這些秘密和這些標記的意義。保羅對這個字的用法則極為自由，通常是指以前被隱藏，現在已經在基督裏被公開的事(羅十六25；林前二7等)。這裏是指這些象徵性的異象之內在意義，如啓十7，十三18，十七7、9和但

二47等。就文法上言，這個片語可能是「直接受詞片語」，若然，應譯作「論到……的奧秘」(按，即中文聖經之譯法)，其用法如羅八3。這裏特別把啓一16異象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臺挑選出來，可能是因為它必須立刻加以進一步的解釋，同時也是為了接下去第二章立刻要談到致七教會的信，所以必須先提供一點背景資料。「οὓς」(which，關係代名詞直接受格，中文聖經未譯，應譯作「就是」)並沒有和前面的「七星」相一致，若和「七星」相一致，應作所有格，在此保留為直接受格，作為「εἶδες」(你所看見)的直接受詞。「在我右手中」(ἐπὶ τῆς δεξιᾶς μου)，介詞「ἐπί」應作「在上」，本句應作「在我右手上」；但啓一16則用介詞「ἐν」(在其中)，應作「在我右手中」。

「和七個金燈臺……」(καὶ τὰς ἐπὶ λυχνίας τὰς χρυσᾶς = and the seven golden lampstands)。這裏把本章第十六節的七星，和第十二節的七個金燈臺的關係加以澄清了，它們都代表同一件事。但是在文法結構上，這個「七個金燈臺」一詞是直接受格，和「奧秘」(μυστήριον)相平行，直譯應作「論到我右手上七星的奧秘和這七個金燈臺」。但就上下文的意義看，「七個金燈臺」作所有格，和「七星」(所有格)相平行較通順，若然應譯作「論到我右手上七星和七個金燈臺的奧秘」。為甚麼作者不用所有格，而用直接受格，我們不明白。

「七個教會的使者」(ἄγγελοι τῶν ἐπὶ ἐκκλησιῶν = the angels of the seven churches)。「使者」(ἄγγελοι)前面沒有冠詞。「七個教會」是指本章第四和第十一節所題到的那七個教會。到底這裏的「使者」是指何而言，學者意見紛歧。其實最簡單的方法，乃是按這個字的意義來加以瞭解。這個字是由「ἀγγέλλω」變化而來，見太十10的「使者」，意思是：差派某人出去執行某一個使命。因此，這個字可能指由七個教會差派來拔摩島見約翰的那些使者，或是指約翰由拔摩島差派到那七個教會去的那些使者。但另外有一個觀點認為，這些使者乃是每一個教會的牧者。假如第二章第二十節的「婦人」像某些抄本所寫的，讀作「你的妻」(γυναῖκά σου，見本書稍後

的討論)，那麼這婦人就是指該教會牧者的妻子，而本節的「使者」就真是指教會的牧者了。也有人認為，本節的「使者」即伊格那丟（Ignatius）所稱爲的「監督」，即在各教會的長老之上的一個職位，但是這個看法顯然有問題，因爲這裏的「ἄγγελου」（使者）是每一個教會都有的。有人認為，這是指教會本身，雖然本節明顯指出，七燈臺就是七個教會。另外有些人認為，這是指每一個教會的守護天使。持這種看法的人，是把太十八10的「使者」和徒十二15的「天使」解釋作守護的天使。有的讀聖經的人從「使者」（ἄγγελος）意指「傳遞信息者」而認爲主耶穌既不用監督（長老）執事或牧師和教師等職任的稱謂，而用傳信息的使者一稱，這也許就像提後二2「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那樣，是給各該教會能受託傳遞信息的人，他們也擔負着接受主的話語去遵行的責任，和帶領教會順從主的話語的責任。以上所介紹的這些看法，每一種都有它的困難。但是 Mounce 指出，「使者」（ἄγγελος，或「天使」）在啓示錄中出現了六十多次，絕大多數是指天上的使者。但是在此，Mounce 認爲「使者」是把各教會的特色加以擬人化，稱之爲各教會的「使者」。

「就是七個教會」（ἐπὶ ἑπτὰ ἐκκλησίαι εἰσὶν = are the seven churches）。本章第四和第十一節題到的七個教會，到了第十二節被指明是那七個金燈臺，因爲教會要向這世界返照出基督的光（太五14~16；約八12）。而基督就行走在這些教會中間（啓一13）。

第二和第三章的七個教會，有的讀聖經的人認爲他們代表二千年來教會歷程。以弗所是初期教會，士每拿是主後六十餘年到三百多年受逼迫時期；別迦摩是公元三百多年到第六世紀天主教成形時期；這三個是已過的。推雅推喇指第六世紀至今的天主教，撒狄指第十六世紀初至今的更正教，非拉鐵非指第十八世紀初在德國主佑村新生鐸夫（N.L. von Zinzendorf）的見證和一八二八的弟兄運動所帶進的恢復見證，老底嘉則代表末世的教會。

二

致七教會之書信（二1~三22）

1. 以弗所（二1~7）

第二章

1 「以弗所教會的使者」（τῷ ἄγγέλῳ τῆς ἐν Ἐφέσῳ ἐκκλησίας = to the angel of the church in Ephesus; 直譯應作「給那在以弗所教會的使者」）。以弗所位於 Caÿster 河出海處，是小亞西亞首要的城。這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亞底米的廟（徒十九35），是行邪術的所在之地（徒十九19），也是神祕宗教的中心，保羅曾在這城停留三年之久（徒十九1~10，二十17~38），亞居拉、百基拉和亞波羅都曾在此工作過（徒十八24~28），提摩太也曾在此服事（見提摩太前後書）。使徒約翰年老時也曾在這都市傳過道。這是一座有福分的城，在這城市有許多重要的人傳過道。這座城距拔摩海島約有六十哩。使者從拔摩島出發，最先到達的就是以弗所。這是一座自由城，也是羅馬官員方伯的駐節之處（徒十九38），從幼發拉底河開始的大道，也以此城爲終點。這城的海港是屬於沙港，因爲 Caÿster 河在此出海，帶來許多沉沙。Mounce 注意到，這七封信的受信者是各教會的「使者」，而不是教會本身，所以他認爲，這是把各教會的特點加以擬人化，而不是指屬人的「使者」，或屬天的「使者」。

「說」（τάδε λέγει... = says this）。「τάδε」（這些事，中文聖經未譯）是指代名詞中性複數直接受格，在本段經文中出現七次，致每個教會的信中都出現一次（啓二1、8、12、18，三1、7、14）。新約中其他地方只出現一次，即徒二十一11的「聖靈說這些事」（中文聖經未譯「這些事」）。

「那……拿着七星」（ὁ κρατῶν τοὺς ἐπὶ ἑπτὰ ἀστέρας = the one who holds the seven stars）。「拿着」（κρατῶν）是

「κρατ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比啓一16的「拿着」所用的「ἔχων」（有）更強烈的字眼。本節所用的「κρατῶν」是指緊緊的抓住，或是擁有控制的權力，或是掌握。

「……行走的」（ὁ περιπατῶν = the one who walks ...）。是「περιπατέω」（四處走動）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請參考啓一13的背景。這裏講到拿着七星和在七個金燈臺中行走，是由啓一13~18基督的異象中引申出來，也很適用於以弗所教會，因為這正描述了基督對眾教會擁有控制的權力，同時也說明了基督在各教會間走動。

2 「我知道你的行爲、勞碌、忍耐」（οἶδα τὰ ἔργα σου καὶ τὸν κόπον καὶ τὴν ὑπομονήν σου = I know your deeds and your toil and perseverance）。「我知道」用的是「οἶδα」而不是較常用的動詞「γινώσκω」（我知道），Swete 指出，本節用這個動詞，更恰當地強調了他們一生中所經過的一切事，都絕對清晰的映在祂眼前。啓二9、13、19，三1、8、15的「知道」也都是用這個字。關於「οἶδα」和「γινώσκω」這兩個字意義上的區別，請參考約二十一17的「你是無所不知的」（πάντα οὐ οἶδας）和「你知道」（σὺ γινώσκεις），該處由無所不知的「οἶδας」轉而集中於「知道」（γινώσκεις）某一個特定的人。「你的行爲」（τὰ ἔργα σου）直譯應作「你的工作」，指一個人一生中的所作所爲，見約六29的「作神的工」。「你的勞碌和忍耐」（τὸν κόπον καὶ τὴν ὑπομονήν σου；中文聖經未譯「你的」和「和」）。由於「勞碌」和「忍耐」之前都有連接詞「καί」，所以可譯作「包括你的勞碌，連同忍耐」（both your toil and perseverance）。進一步說明前面的「ἔργα」（行爲）。帖前一3的「工夫」、「勞苦」、和「忍耐」即用本節「行爲」、「勞碌」、和「忍耐」相同的希臘文。啓十四13把「勞苦」（κόπον）和「作工」（ἔργα）加以清楚的區分，後者是指「活動」（activities），前者是指叫人疲累的「工作」（hard toil），「忍耐」（ὑπομονήν）是與「勞苦工作」（κόπον）相連的。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καὶ ὅτι οὐ δύνη βαστάσαι κακούς = and that you cannot endure evil men; 原文無「知道」）。「也」（καὶ ὅτι）進一步說明「行爲」（τὰ ἔργα）。「不能」（οὐ δύνη）這是通用期希臘文的寫法，典雅希臘文的寫法「δύνη」（能）應寫作「δύνασαι」（第二人稱單數現在式被動形主動意直說語氣），前者的寫法請見可九22；路十六2。「容忍」（βαστάσαι）是「βαστάζ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這是一個古動詞，意思是：拿起（約十31），帶着（carry，約十二6），擔當（bear，加六5），這些惡人真是難以擔當得起的「擔子」。

「你也曾試驗」（καὶ ἐπίρασας... = and you put to the test...）。「曾試驗」（ἐπίρασας）是「πειράζ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指本章第六節所題到的「尼哥拉」黨的危機，他們恨惡這一黨的人。本節的「不能（容忍）」（οὐ δύνη）和第三節「能忍耐」（ὑπομονήν ἔχεις）用的都是現在式的動詞，表示他們現在仍然持守同樣的態度。請參考約壹四1的「試驗」（δοκιμάζετε）諸靈。

「那自稱爲使徒卻不是使徒的」（τοὺς λέγοντας ἑαυτοὺς ἀποστόλους καὶ οὐκ εἰσὶν = those who call themselves apostles, and they are not）。可能是指那些到處遊行的尼哥拉黨人，他們自稱與原來的那些使徒是平等的，甚至比他們更高。這些人和保羅所描述的那些猶太派的人（林後十一5、13，十二11）一樣。保羅早先即已警告過，必有這一類的假教師出現，他們是兇暴的豺狼（徒二十29），耶穌也稱他們是「外面披着羊皮，裏面卻是殘暴的狼」（太七15）。「卻不是」（καὶ οὐκ εἰσὶν）是約翰常用的補充說明（見約二9，三9；約壹三1）。按照希臘文的語法，「不是」要與「自稱」相對稱才對。「自稱」（λέγοντας）是分詞，所以「不是」（οὐκ εἰσὶν）應寫作「οὐκ ὄντας」才正確。

「看出他們是假的來」（καὶ εὗρες αὐτοὺς ψευδεῖς = and you found them to be false）。「看出」（εὗρες）是「εὕρισκω」的第二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裏又恢

復了正規的希臘文文法，和前面的「曾試驗」相一致，都是用簡單過去式。「假的」（ψευδεις）是「ψευδης」（假的）的複數直接受格作述語用。指那些自欺欺人者，如啓二十一8的「一切說謊話的」。

3 「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καὶ ὑπομονὴν ἔχεις καὶ ἐβάστασας διὰ τὸ ὄνομά μου = and you have perseverance and have endured for My name's sake）。「你也能」（ἔχεις）是「ἔχω」（有）的現在式，表示繼續存在的狀況，直譯是「你也繼續擁有」忍耐。「曾勞苦」（ἐβάστασας）是「βαστάζ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與第二節的「容忍」同字。

「並不乏倦」（καὶ οὐ κεκοπίακες = and have not grown weary）。「乏倦」（κεκοπίακες）是古動詞「κοπιάω」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變得疲倦，勞累，見太六28的「勞苦」，和前面的「勞碌」（κόπος）寫法讀法都很接近。作者特意運用這樣的文字技巧。這是晚期的寫法，把早期的字尾「-ας」寫作「-εσ」。Moffatt 指出，以弗所教會在忠心上一點都不疲乏。他們可以忍受一切，就是不能忍受欺騙者對其信徒之欺騙。

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ἀλλὰ ἔχω κατὰ σοῦ = but I have this against you; 直譯應作「但我有敵擋你」）。「我有」（ἔχω）和介詞「κατά」（敵擋）合起來，意思是：我反對，或我責備。像這樣的語法也出現在太五23，該處譯作「向你懷怨」。

「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ὅτι τὴν ἀγάπην σου τὴν πρώτην ἀφήκες = that you have left your first love）。由語助詞「ὅτι」（就是）所開始的這個子句，乃是動詞「我有」（ἔχω，中文聖經作「我要」）的受詞。「你離棄了」（ἀφήκες）是「ἀφήμι」（送走，離開）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指明確在某一個時間離開了。注意，這裏的字尾也由原來的「-

ας」變成「-εσ」。「你起初的愛心」的原文構造是「你的愛心」（τὴν ἀγάπην σου）和「起初」（τὴν πρώτην）兩部分構成。這種起初的愛心，乃是在基督裏的重生以後，所顯現出來的證據（約壹三13、14）。雖然他們的信仰很純正，但是起初的那種愛心慢慢地褪色了。他們仍然是正統的信仰，但是由於尼哥拉一黨的人之爭議，一部分變得沒有愛心了。

5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μνημόνευε οὖν πόθεν πέπτωκας = remember therefore from where you have fallen）。「應當回想」（μνημόνευε）是「μνημονεύ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表示繼續進行中的動作，應當繼續回想。「墜落」（πέπτωκας）是「πίπτω」（墜下，跌落）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表示動作已經完成的狀況。已經跌到谷底了，擡頭向上望，看看懸崖上那起初的純粹愛心，你是從那個地方墜落下來的。

「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καὶ μετανόησον καὶ τὰ πρῶτα ἔργα ποιήσον = and repent and do the deeds you did at first）。「悔改」（μετανόησον）是「μετανοέ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這裏使用簡單過去式，因為這是緊急的呼籲，要求他們在態度和行為上有立刻的改變，否則便太晚了。「μετανοέω」（悔改）是由介詞「μετά」（後）和「νοέω」（由 νοῦς 變化而來，意思是：心志，悟性）複合而成。「行」（ποιήσον）是「ποιέω」（作，行）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簡單過去式，也是表示要立刻去行。「起初所行的事」（τὰ πρῶτα ἔργα）直譯可作「起初的工」或「開頭的工作」，包括起初的愛心（徒十九20，二十37；弗一3以下），雖然那種愛心現在已經冷淡下去（太二十四12）。

「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裏」（εἰ δὲ μὴ, ἔρχομαί σοι = or else I am coming to you）。「你若不悔改」（εἰ δὲ μὴ）直譯應作「但是你若不」，是省略法的條件子句，動詞「μετανοεῖς」（你悔改）被省略掉了。這是一個常見的慣用語，本章第十六節也是同樣的句法。本節的「εἰ μὴ」（若

不)，本章第二十二節的「ἐὰν μὴ」(若不)已經把這條件句的含義清楚表達出來。「我就臨到」(ἔρχομαι)是用現在式表示未來的動作(另見約十四2、3)。「你那裏」(σοί)是間接受格，句法和本章第十六節同。

「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καὶ κινήσω τὴν λυχνίαν σου ἐκ τοῦ τόπου αὐτῆς, ἐὰν μὴ μετανοήσης = and will remove your lampstand out of its place — unless you repent; 原文本句之後應加上一句「除非你悔改」)。「挪去」(κινήσω)是「κινέω」(搬走)的未來式主動語態。Mounce 指出，沒有愛心，教會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就是其燈臺也要被挪走。從伊格那丟致以弗所教會的信中可以看出，這個教會領受了這個警告，也照着悔改了。「除非你悔改」(ἐὰν μὴ μετανοήσης)是由語助詞「ἐάν」(若)和「μετανοήσης」(悔改，μετανοέω 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構成的第三類條件句，就是指有可能成爲事實的假設。

6 「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ἀλλὰ τοῦτο ἔχεις = yet this you do have)。「ἀλλά」是反義連接詞。「τοῦτο」(這)是指示代名詞直接受格，作爲「ἔχεις」(你有)的直接受詞，以下的子句即爲這個指示代名詞的同位語。雖然他們失去了起初的愛心，但是他們還有「這個」(τοῦτο)。

「就是你恨惡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爲」(οὐ μισεῖς τὰ ἔργα τῶν Νικολαϊτῶν = that you hate the deeds of the Nicolaitans)。由「ὅτι」(就是)開始的子句，作爲前面「τοῦτο」(這)的同位語，作爲「ἔχεις」(你有)的直接受詞，說明「τοῦτο」的內容。R.C. Trench 指出，在古希臘文中有兩個字和本節的「恨惡」(μισεῖς)相當接近，其一是「μισοπονηρία」(可能由「μίσος」恨，和「πονηρία」惡事，兩部分複合而成)指恨惡邪惡的事；另一個字是「μισοπόνηρος」(可能也是由前述兩部分合成，但這個字的字尾指人)指那恨惡邪惡之事的人。雖然這兩個字在新約中都沒有出現過，但用這兩個字來描述以弗所教會的使者極爲恰

當。本節的「恨惡」(μισεῖς)是「μισ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尼哥拉一黨人」(Νικολαϊτῶν)在本章第十五節又出現一次，實際上和本章第二節的「惡人」是同一類的。愛任紐和 Hippolytus 認爲這是指跟隨安提阿的尼哥拉的那一黨人。這位尼哥拉就是使徒行傳第六章被選來管理飯食的那七個人之一的尼哥拉(徒六5)。他是歸主名下的猶太人，後來又背道。按特士良的著作，在第二世紀的基督教會中，確實有一個異端的教派，稱爲尼哥拉黨，不過，這個尼哥拉黨是不是真是由徒六5的那位尼哥拉傳下來的，沒有人敢肯定的說是，但是我們也不應該排除這個可能性。很可能本章第十四節的巴蘭，也是這個尼哥拉黨的一個分支。也有聖經學者認爲，「尼哥拉黨」是教會初期冒顯的聖品制度(以類似猶太人祭司制度的居間階層來取代每個信徒都是祭司、都能事奉神)的萌芽。及至別迦摩教會所代表的羅馬大公教會初興時期(主後三百多年到第六世紀)，就成爲「教訓」了。

「這也是我所恨惡的」(ἃ καὶ γὰρ μισῶ = which I also hate)。基督自己也恨惡尼哥拉黨的教訓和行爲。注意，這裏用的關係代名詞「ἃ」(這)是指事，而不是指人，若是指人，則應該用「οὓς」。可惜的是，別迦摩的教會卻服從了這些人的教訓(見啓二14、15)。

7 「聖靈向衆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ὁ ἔχων οὖς ἀκουσάτω τί τὸ πνεῦμα λέγει ταῖς ἐκκλησίαις = he who has an ear, 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ys to the churches)。「耳」(οὖς)是單數，針對每一個聽見的人(啓一3)所說的，要他們聽(二7、11、17、29，三3、6、13、22)。這也令人回想起以前耶穌的話(太十一15，十三9、43；可四9、23；路八8，十四35)。不過記載耶穌講這句話的，只是頭三卷對觀福音，約翰福音沒有如此記。「靈」(τὸ πνεῦμα)雖然沒有「聖」字，但確實是指聖靈，如啓十四13，二十二17。這裏的信息是由基督和聖靈一同講的。Swete 指出，在先知裏面之基督的靈，乃是基督之聲音的解釋者。

「得勝的，我必將……賜給他喫」(τῷ νικῶντι δώσω αὐτῷ φαγεῖν = to him who overcomes, I will grant to eat ...)。「得勝的」(νικῶντι)是「νικάω」(勝利，征服)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間接受格，帶冠詞，指得勝的人。現在式表示繼續的動作，即繼續得勝的人。這是約翰所喜歡用的一個動詞，見約十六33；約壹二13、14，四4，五4、5；啓二7、11、17、26，三5、12、21，五5，十二11，十五2，十七14，二十一7。保羅所強調的是信心，約翰所強調的是得勝，但是使人得勝的乃是信心(約壹五4)。本節的這個應許，在給每一個教會的應許中都重複一次。「我必賜給」(δώσω)是「δίδωμι」(給與)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喫」(φαγεῖν)是「ἐσθίω」的第二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Mounce 指出，在啓示錄中，「得勝的」並不是指以武力勝過地上的敵人，而是指能一貫對基督忠心到底。這樣的得勝，可以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勝相比。

「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ἐκ τοῦ ξύλου τῆς ζωῆς, ὃ ἐστὶν ἐν τῷ παραδείσῳ τοῦ θεοῦ = of the tree of life, which is in the Paradise of God)。注意，介詞「ἐκ」(出來，out of)後面跟分離格「ξύλου」(樹)，和前面的「喫」(φαγεῖν)配合，表示吃其中的東西，或其中的一部分。「生命樹」(τοῦ ξύλου τῆς ζωῆς；原文無「果子」)早在創二9，三22就已出現，後來在啓二十二2、14又出現。在此「生命樹」是表示永遠的生命。這生命樹以前是在伊甸園，現在則是在「神的樂園」中。約翰不但題到「生命的樹」，他也題到「生命的水」(見啓二十一6，二十二17；另見約四10、13以下)。關係代名詞「ὃ」(這，中文聖經未譯)指生命樹。「樂園」(παραδείσῳ)是一個從波斯字引用過來的，英文「paradise」(樂園)即由此字音譯而來。這個波斯字是指四週有牆的園子或遊樂的園子。新約中只有出現於本節，路二十三43和林後十二4。這是神的園子，指神住的地方，也是在基督裏蒙恩的人之住處，不單單是過度階段中的去處。這個字原來是指快樂的園子，後來用以指天堂，如本節。

2. 士每拿 (二8~11)

第二章

8 「士每拿」(ἐν Σμύρνῃ = in Smyrna)。士每拿位於以弗所之北，愛琴海的一個海灣上，是亞西亞省幾個重要的港口之一。城中有一座皇帝提庇留的廟，是皇帝崇拜中心之一。當地猶太人極爲敵視基督之教會，坡旅甲後來殉道，也與他們有關。這是一個貧窮的教會，但在屬靈上卻是富足的，他們也因此而得到基督的稱讚。對基督教信仰，在這個城市持守得比亞洲地區其他地方好。

「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ὁ πρῶτος καὶ ὁ ἔσχατος, ὃς ἐγένετο νεκρὸς καὶ ἔζησεν = the first and the last, who was dead, and has come to life)。「那首先的，末後的」重複啓一17的用語。「死過」(ὃς ἐγένετο νεκρὸς)，關係代名詞「ὃς」應譯作「那」或「那位」，動詞「ἐγένετο」是「γίνομαι」(成爲)的第二簡單過去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死」(νεκρὸς)是「成爲」的述語，所以本句直譯應作「那位曾經成爲死的」。「又活的」(ἔζησεν)是「ζά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表示動作的開始。這部分的用詞，也請參考啓一18。這裏所強調的乃是基督的復活。

9 「我知道你的患難，你的貧窮」(οἶδά σου τὴν θλίψιν καὶ τὴν πτωχείαν = I know your tribulation and your poverty)。「患難」(θλίψιν)和「貧窮」(πτωχείαν)前面分別各有一個冠詞「τὴν」，特意強調兩者各自獨立。「患難」很可能是指由逼迫所帶來的苦難。這樣的逼迫更增加了基督徒的貧窮(雅二5；林前一26；林後六10，八2)。和老底嘉教會的富足發財(啓三17)相比，真是一個鮮明的對照。Trench 指出，希臘文中有兩個字表示「窮」，其一是「πένης」(林後九9)指沒有多餘的窮；另一是「πτωχός」(可十二42；路十六20、22；雅二2)則是指一無所有的窮，本節用的是後面這個形容詞的名詞，指一無所有的窮。

「你卻是富足的」(ἀλλὰ πλούσιος εἶ = but you are

rich)。這是補充進去的說明。這個教會在屬靈上是富足的，相對之下，老底嘉教會在屬靈上卻是貧窮的（啓三17）。一個是富足的窮教會，另一個卻是貧窮的富足教會。他們的富足是對神的恩典（路十二21）和對他們的好行為（提前六18）而言的。他們本來已經夠窮了，很可能連那麼一點的財物也被猶太人和外邦人搶奪去（來十34）。

「……毀謗話」（καὶ τὴν βλασφημίαν = and the blasphemy）。指毀謗基督徒的話。基督不但知道他們的患難和貧窮，祂也知道他們所受的毀謗。「毀謗話」（τὴν βλασφημίαν）是直接受格，作為前面的動詞「我知道」（οἶδα）之受詞（按，本節第二個「知道」原文無）。關於這個字，另請參考可七22的「誘讒」。我們不曉得到底這些猶太人如何毀謗他們。但請看徒十三45。

「那自稱是猶太人」（ἐκ τῶν λεγόντων Ἰουδαίους εἶναι ἑαυτοῦς = by those who say they are Jews; 直譯可作「出於那些說自己是猶太人的」）。介詞「ἐκ」加分離格「λεγόντων」帶冠詞，表示那些毀謗的話是由本句話的那些人來的。「稱」（λεγόντων）是「λέγω」（說話）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複數分離格帶冠詞「τῶν」。「自己是猶太人」是受詞子句，作為「稱」（λεγόντων）的直接受詞，雖然「λεγόντων」（稱，說）本身是分詞的分離格，但仍可帶直接受詞。這個受詞又是屬於間接引句，即引用其「說」的內容。「自己」（ἑαυτοῦς）是直接受格，非特指對象，作為不定詞「εἶναι」（是，εἰμί的不定詞）的主詞。「猶太人」（Ἰουδαίους）是直接受格，作為不定詞「εἶναι」（是）的述語。這樣的語法是當時通行的慣用語。這些人自稱是猶太人，事實上他們不是基督徒，他們是猶太人。

「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καὶ οὐκ εἰσὶν = and are not; 原文無「猶太人」）。和啓二2一樣，這又是另一個插入作說明的句子。這些人只是名義上的猶太人，在屬靈上他們根本就不是真猶太人（加六15、16；羅二28）。

「乃是撒但一會的人」（ἀλλὰ συναγωγὴ τοῦ Σατανᾶ = but are a synagogue of Satan）。這個詞在啓三9又出現，而

撒但一詞另見啓二13、24。這些人是事奉魔鬼的（約八44），而不是事奉主（民十六3，二十四）。希臘文詞典指出，「συναγωγὴ」可以指聚會之處，即「會堂」；也可以指聚會的人，即「會眾」。舊約中以色列人即被稱為「耶和華的會眾」（見民二十四）。本節這個詞亦可譯作「乃是撒但的會眾」。「撒但」（Σατανᾶ）一詞的原意是：控告者，毀謗者。Mounce指出，不管是出自那一個民族的人，當他們激烈地抵擋教會與教會所傳的信息時，他們即成為神頭號的反對者——撒但的僕役，他們即是一羣屬於撒但的會眾。

10 「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μηδὲν φοβοῦ ἃ μέλλεις πάσχειν = do not fear what you are about to suffer）。「你不用怕」（μηδὲν φοβοῦ）和啓一17的「不要懼怕」用語類似。比貧窮和毀謗更可怕的事即將臨到，可能是指下監和死亡。Mounce指出，「怕」（φοβοῦ）是現在式命令語氣，和否定詞「μηδὲν」在一起，可以譯作「停止懼怕」（stop being afraid），由此看來，這個教會中在當時已經有懼怕的氣氛瀰漫着。耶穌曾經安慰門徒「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太十28），保羅也曾警告過，那些敬虔的人，將來必要受逼迫（提後三12）。但是，當受苦臨到之前，信徒必須再一次被題醒。「μέλλεις」（將要）是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第二人稱單數，後面跟不定詞「πάσχειν」（受苦），表示即將發生的事。

「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ἰδοὺ μέλλει βάλλειν ὁ διάβολος ἐξ ὑμῶν εἰς φυλακὴν = behold, the devil is about to cast some of you into prison）。「μέλλει」（要）是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面跟不定詞，表示即將臨到的事。這裏的不定詞是「βάλλειν」（下），魔鬼即將把他們中間幾個人丟下監去。「你們中間幾個人」（ἐξ ὑμῶν）前面沒有不定關係代名詞「τινάς」（幾個，some），直接就用介詞「ἐξ」（出來），表示從他們中間有幾個被挑出來，下在監裏。這是當時慣用的語法，請參考啓三9，十一19；路十一49。

「叫你們被試煉」(ἵνα πειρασθῆτε = that you may be tested)。表目的的子句，由語助詞「ἵνα」和「πειρασθῆτε」(被試煉，是「πειράζ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假設語氣) 構成。約翰自己被放逐，彼得和約翰常常在一起被囚。約翰的兄弟雅各，保羅和彼得都是為主殉道的。在本書三10題到普天下人受的「試煉」，用的也是和這個動詞同源的「πειρασμοῦ」。

「你們必受患難十日」(καὶ ἔξετε θλίψιν ἡμερῶν δέκα = and you will have tribulation ten days)。「ἔξετε」(你們必受) 各種抄本讀法不一。本書所接受的讀法「ἔξετε」是動詞「ἔχω」(有) 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 Aleph 抄本和其他一些抄本的讀法；但是，另外有些抄本則讀作「ἔχετε」或「ἔχητε」(「ἔχ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或假設語氣)，若是這個讀法正確，那麼這個動詞應和前面的語助詞「ἵνα」合用，直譯作「叫你們被試煉，叫你們受患難……」。「患難十日」(θλίψιν ἡμερῶν δέκα) 的「十日」是所有格，Mounce 認為，這是指時間的所有格，他採用 R.C.H. Lenski 的譯法，將這句話譯為「在十日之內你們必受患難」。他又指出，若是「你們必受患難十日之久」，那麼「十日」應該用直接受格才對。「十日」的真正意思是甚麼？有些學者認為這是一個大約的數字，指短暫的時間 (Charles, Martin Kiddle)；有些則認為，這是指一段比較長的時間，不過也是有一個固定的期限 (Ray Summers, Mounce)。

「你務要至死忠心」(γίνου πιστὸς ἄχρι θανάτου = be faithful until death)。「你務要」(γίνου) 是「γίνομαι」(成爲，是) 的現在式關身形主動意命令語氣。因為是現在式，故應譯為「你務要繼續忠心一直到死」(見來十二4)，這正是那些殉道者所作的，耶穌自己也是如此。

「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καὶ δώσω σοι τὸν στέφανον τῆς ζωῆς = and I will give you the crown of life)。「我就賜」(δώσω) 是「δίδωμι」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生命的冠冕」一詞在雅一12也用過。這是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

比方，當時在士每拿和其他城市的競技場中，得勝者就可以獲得一個冠冕，見啓三11。競技得勝的冠冕是用花圈編成，但這裏的冠冕則是用生命編成的 (啓二7)。保羅用冠冕作比方，另見林前九25；腓四1；帖前二19；提後四8。

11 「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οὐ μὴ ἀδικηθῆ ἔκ τοῦ θανάτου τοῦ δευτέρου = shall not be hurt by the second death)。雙重否定詞「οὐ」和「μὴ」表強烈的否定。「受……害」(ἀδικηθῆ) 是「ἀδικέ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假設語氣。這是一個古動詞，表示不公平、不公義的舉動，是由「ἀδικος」(不義，這個字又是由否定字首「ἀ」和「δίκη」[義] 複合而成) 變化而來。這個動詞在本節是指傷害別人，惡待別人。關於這樣的古用法，請另見啓六6，七2、3，九4、10，十一5。「第二次的死」前面的介詞「ἐκ」是表示憑藉或媒介，指以第二次的死作傷害別人的憑藉。介詞「ἐκ」這樣的用法，另見啓三18，九2，十八1。在啓二十6、14，二十一8則把「第二次的死」和「火湖」視為同一。這樣的觀念在但十二2和約五29已經可見到。當時在猶太人的圈子中，這樣的觀念也很普遍，猶太教文獻耶路撒冷他爾根的申三十三6的註解中就題到這一點，斐羅 (Philo) 的著作中也有這思想出現。死了並不就是完了。基督徒在逼迫中死去的，至少可以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3. 別迦摩 (二12~17)

第二章

12 「別迦摩」(ἐν Περγᾶμῳ = in Pergamum)。別迦摩是在士每拿的東北方約五十五哩處，是在亞西亞境內的山上，是當時的政治和宗教中心。Eumenes 二世 (主前197~159) 將這座城市加以擴大，並增建了大建築物，其中包括一座藏書達二十萬卷的大圖書館，規模之大僅次於亞力山太的那座圖書館。這個別迦摩王國在主前一百三十年成爲羅馬的一個行省。羅馬辯士 Pliny 曾經稱這座城爲亞西亞最光榮的一座城市。今

天英文的「Parchment」（官方文件）就是由「Πέργαμος」（別迦摩）這個字變化而來的，這座城中有許多廟宇，足可與以弗所相匹敵。在一個稱爲「Nicephorium」（城之光）的林園中，有丟斯，Athena, Dionysos 等神祇的廟。與此相鄰的，乃是「Asklepios」的林園和廟宇，這個神是專司醫治的神，也被稱爲別迦摩之神，在這神廟中，附設有一所研究醫學的大學。別迦摩是在亞西亞地區，第一個建有崇拜亞古士督的廟之城市（主後二十九年）。因此，在啓示錄中，我們所知道的別迦摩乃是皇帝崇拜的中心，因此作者稱它爲「撒但所住的地方」（啓二13）。尼哥拉黨在這城裏也極爲興盛（啓二15），如同在以弗所（啓二6）和在推雅推喇（啓二20、21）一樣。

「那有兩刃利劍的」（ὁ ἔχων τὴν ῥομφαίαν τὴν δίστομον τὴν ὀξεῖαν = the One who has the sharp two-edged sword）。本句的用詞在啓一16已出現過。不過本句的三個字，前面都分別有冠詞，個別強調：「ῥομφαίαν」（劍），「δίστομον」（兩刃）和「ὀξεῖαν」（利）。

13 「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處」（οἶδα ποῦ κατοικεῖς, ὅπου ὁ θρόνος τοῦ Σατανᾶ = I know where you dwell, where Satan's throne is）。「ποῦ」（何處，中文聖經未譯）是疑問副詞，在此是當作間接問句用，用法如約一39的「那裏」。第一個子句可譯作「我知道你住在那裏」。「ὅπου」（那裏，中文聖經未譯）是關係副詞，指前面的「ποῦ」，本處應譯作「就是撒但座位那裏」。「撒但座位」（ὁ θρόνος τοῦ Σατανᾶ），撒但不止住在別迦摩，他的「座位」就設在那裏。「座位」（θρόνος）是代表君王或審判官的權柄之處（見太十九28；路一32、52）。Asklepios 的記號是蛇，撒但的記號也是蛇（啓十二9，二十2）。除此之外，還有給丟斯獻祭用的大祭壇寶座，這寶座是用一種叫 Acropolis 的巨石鑿出來的，是異教昌盛的標誌，新的皇帝崇拜的中心也剛落成，加上基督的忠心見證人安提帕前此不久在此城中被殺，這座城真的可以

稱得上是不折不扣的「撒但的座位之處」。

「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被殺之時」（ἐν ταῖς ἡμέραις Ἀντιπᾶς ὁ μάρτυς μου ὁ πιστός μου, ὃς ἀπεκτάνθη παρ' ὑμῖν = in the days of Antipas, My witness, My faithful one, who was killed among you; 「……之時」原文作「……之日子」）。「ἐν ταῖς ἡμέραις Ἀντιπᾶς」直譯應作「在安提帕的日子」。「Ἀντιπᾶς」（安提帕）這個字的寫法不能有格的變化。在這裏應該作所有格。以下的「我的見證人」，「我的忠心的」都是「安提帕」的同位語。這位安提帕在啓示錄寫作之前，即已在別迦摩殉道。關於這位早期殉道者的事跡，我們所知不多。有一個傳說題到，他是在一座銅牛犢上活活被烤死的。在他之後，另有 Agathonice, Attalus, Carpus, Polybus 等人也在別迦摩殉道。「我的見證人」（ὁ μάρτυς μου）是主格，但是作爲「安提帕」（所有格）的同位語，和啓一5的「作見證的」（主格）和「耶穌基督」（所有格）是同位語一樣。啓示錄中常有這一類似乎不符合希臘文法之句。他照基督在徒一8所吩咐的，作了祂的見證人，也是效法司提反爲基督作見證而殉道了（徒二十二20）。和他一樣的，另外還有其他人（啓十七6）。「見證人」（μάρτυς）這個字到了第三世紀，就成了「殉道者」的意思。「我忠心的」（ὁ πιστός μου）和前面的「見證人」一樣是主格，也是作爲所有格「安提帕」的同位語。在啓一5和三14耶穌稱自己是「誠實」（即「忠心」）也是「見證人」，在本節，祂把這個稱呼也給了這位安提帕。他真是一個至死忠心的人。「被殺」（ἀπεκτάνθη）是「ἀποκτείνω」（殺死）的第一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動詞被動語態型，在啓示錄中經常出現，見二13，六11，九18、20，十一5、13，十三10、15，十九21。「在你們中間」（παρ' ὑμῖν）直譯應作「在你們旁邊」。安提帕的在他們中間被殺，正證明他們那裏真是「撒但所住的地方」，這個詞在本節已是第二次出現了，這裏重複這個詞，可能是爲強調用。

「你還堅守我的名，沒有棄絕我的道」（καὶ κρατεῖς τὸ

ὄνομά μου καὶ οὐκ ἠρνήσω τὴν πίστιν μου = and you hold fast My name, and did not deny My faith; 「我的道」原文作「我的信」。「堅守」(κρατεῖς)是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意思是：捉住，把握，緊捉不放，另見啓二25，三11。這個教會拒絕稱呼「該撒是主」，而繼續稱呼「耶穌是主」(林前十二3)。他們堅定不移，反對向皇帝崇拜。「棄絕」(ἠρνήσω)是「ἄρνεομαι」的第一簡單過去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意思是：說不，否認。到底這是指那一個特殊的事件，我們不清楚。「我的信」(τὴν πίστιν μου)的「我的」(μοῦ)是受詞所有格，故可譯作「對我」，指他們並沒有放棄對基督的信。

14 「因為在你那裏，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ὅτι ἔχεις ἐκεῖ κρατοῦντας τὴν διδαχὴν Βαλαάμ = because you have there some who hold the teaching of Balaam)。「ἐκεῖ」(那裏)即相當於前節的「παρ' ὑμῖν」(在你們中間)。在別迦摩教會裏，有一羣人能夠力拒對皇帝崇拜，甚至忠心至死，如同安提帕，但是卻沒有辦法抵擋尼哥拉黨的教訓。相反的，以弗所教會在對付尼哥拉一黨的人的事上，卻是得勝了。「服從了」(κρατοῦντας)是「κρατέω」(堅守，和第13節的「堅守」是同一個動詞)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指持守或服從巴蘭之教訓的人。「巴蘭的教訓」(τὴν διδαχὴν Βαλαάμ)，「Βαλαάμ」(巴蘭)這個字在此的格應該是所有格，但這種寫法不能有格的變化。關於巴蘭的往事，見民二十五1~9，三十一15以下。Mounce 指出，這裏「教訓」所用的「διδαχὴν」(教訓)往往含有被動語態的意思，指教訓的內容。

「這巴蘭曾教導巴勒」(ὃς ἐδίδασκεν τῷ Βαλάκ = who kept teaching Balak)。這裏用巴蘭的往事作比方，說明這些異端的性質。「教導」(ἐδίδασκεν)是「διδάσκω」的過去不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指巴蘭習慣上是如此教導別人。這些早期諾斯底派的人就是過着放縱的生活，因為他們以為自己是活在恩典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因此可以為所欲為(羅

六15)。動詞「διδάσκω」(教導)之後原來應跟着兩個直接受格，但在本節只跟一個間接受格「τῷ Βαλάκ」(巴勒)。這並不是希臘文語法，而是當時一種世俗的用法。本節的動詞「ἐδίδασκεν」(教導)後面有三個不定詞「βαλεῖν」(放)，「φαγεῖν」(喫)，和「πορνεῦσαι」(行姦淫的事)。

「將絆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βαλεῖν σκάνδαλον ἐνώπιον τῶν υἱῶν Ἰσραὴλ = to put a stumbling block before the sons of Israel)。「放」(βαλεῖν)是「βάλλω」(丟，擲，本章第10節的「下」在監裏，也是用這個動詞)的第二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當直接受格用，是「ἐδίδασκεν」(曾教導)的直接受詞。「βαλεῖν」(放)這個不定詞常與「σκάνδαλον」(絆脚石)合用，其用法和羅十四13的「放下絆脚跌人之物」(τίθημι σκάνδαλον)一樣。按猶太歷史家約瑟夫(Josephus)和斐羅的記錄，巴蘭曾經教導巴勒，如何為以色列人擺設網羅，使他們陷入拜偶像和淫亂的雙重罪惡之中，其實古往今來，拜偶像和淫亂的罪常常都是分不開的。

「叫他們喫祭偶像之物，行姦淫的事」(φαγεῖν εἰδωλόθυστα καὶ πορνεῦσαι = to eat things sacrificed to idols, and to commit acts of immorality)。「喫」(φαγεῖν)是「ἐσθίω」的第二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後面跟着的「εἰδωλόθυστα」(祭偶像之物)是由動詞變化來的形容詞，由「εἶδωλον」(偶像)和「θύω」(獻祭，宰殺)複合而成。這裏是引用民二十五1、2的經文，不過字序倒轉過來了。可是，到了本章第二十節，「喫祭偶像之物」和「行姦淫的事」之字序又轉過來。請參考徒十五29，二十一25；林前八1以下所論有關吃祭偶像之物的爭議。吃祭偶像之物這件事本身並沒有甚麼傷害，不過那些外邦人基督徒卻面臨了一個試探，就是因為吃祭偶像之物，而被誘去參加異教徒廟宇中的慶典節期。「行姦淫的事」(πορνεῦσαι)是「πορνεύ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指參與一些男女之間的性活動。巴蘭教導巴勒如何在這兩方面給以色列人設下絆脚石，叫他們犯罪。

15 「你那裏也有人」(οὕτως ἔχεις καὶ σὺ = thus you also have some)。本節的句法結構不是很清楚。「οὕτως」(也)往後指第十四節所講的。表示作者要將別迦摩的情況和以色列人被巴蘭的詭計所引誘的往事作一個對比。假如把這裏這四個字當作一個單位來解，那麼「尼哥拉一黨」和被稱為「巴蘭」的那一羣人必是同樣的人。

「照樣服從了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κρατοῦντας τὴν διδασχὴν τῶν Νικολαϊτῶν ὁμοίως = in the same way hold the teaching of the Nicolaitans)。「服從」(κρατοῦντας)見第十四節，和第十三節的「堅守」是同一個動詞。關於「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請參考本章第六節。這裏使用「ὁμοίως」(照樣)這個字，表示他們跟從了巴蘭，不服從耶路撒冷會議所作的決議(徒十五20、29)中有關祭偶像之物和淫亂的事項。結果，他們在道德上又回復到異教的放縱中去。有些人以為這些「尼哥拉一黨」的人，就是保羅帶領的那些基督徒，他們的根據是：西三5~8；弗五3~6。這樣的看法是錯的。

16 「所以你當悔改」(μετανοήσον οὖν = repent therefore)。「悔改」(μετανοήσον)是「μετανοέ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表示緊迫的意思。後面跟的語助詞「οὖν」(所以)是推理的結果，因為前面題到他們犯的罪，所以他們應當悔改。

「若不悔改」(εἰ δὲ μή = or else)和啓二5一樣，是省略語法，直譯作「但是你若不」。

「我就快臨到你那裏」(ἔρχομαί σοι ταχύ = I am coming to you quickly)。「臨到」(ἔρχομαι)是表示未來的現在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祂隨時都可能來到。和啓二5一樣，跟「ταχύ」(快)，另見啓三11，十一14，二十二7、12、20。啓一1「快成的事」用的是介詞「ἐν」和「ταχύ」，意思是一樣。這是對他們一個真實的警告。

「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πολεμήσω μετ' αὐτῶν ἐν τῇ ῥομφαίᾳ τοῦ στόματός μου = I will make war

against them with the sword of My mouth)。「攻擊」(πολεμήσω)是「πολεμέ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意思是：發動戰爭，攻打。這個動詞後面的介詞不是「κατά」(against)，而是「μετά」(with)，這種語法在七十士譯本中很常見，但是在新約中只出現於本節和啓十二7，十三4，十七14。「πολεμέω」(攻擊)這個動詞，除了前述經文和啓十九11與雅四2以外，新約中其他地方都沒有出現過。Swete說，「得榮耀的基督」在本書中是一位戰士，祂用神的道的利劍施行攻擊。這裏的介詞「ἐν」是憑藉用法，關於這樣的語法，另見啓一16，二12，十九15。

17 「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δώσω αὐτῷ τοῦ μάννα τοῦ κεκρυμμένου = to him I will give some of the hidden manna)。「賜給」(δώσω)是「δίδωμι」(給與)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面跟區分的所有格(partitive genitive)「τοῦ μάννα」(嗎哪)。這是新約中唯一出現這一種的語法。通常像這樣把全體之中的一部分賜給人，希臘文語法應在動詞後面跟介詞「ἀπό」(from)或「ἐκ」(out of)再接分離格。「μάννα」(嗎哪)是沒有格式變化的字。那用金罐子盛裝的嗎哪是「存在耶和華面前」的約櫃裏(出十六33)。按猶太人的傳說，耶利米在聖殿被毀以前，把約櫃藏了起來，這隱藏的約櫃要一直等到以色列人復國時才會再重新出現(馬加比二書二5以下)。基督是從天上來的真糧(約六31~33、48~51)。本節的「隱藏的嗎哪」可能即指此。那些對基督忠心的人，將擁有與祂超越的相交。Swete認為，這是指「維持聖潔人性的力量，現在和基督藏在神裏面」。

「並賜他一塊白石」(καὶ δώσω αὐτῷ ψῆφον λευκὴν = and I will give him a white stone)。「石」(ψῆφον)是古字，指石塊，是由「ψάω」(磨擦)變化而來。這是法庭上的用詞，黑石表示有罪，白石表示無罪。這個字在新約中除本節外只有出現一次，即徒二十六10的「投下石子」(中文聖經作「出名定案」)，保羅說他也投下他的石子，表示他在這件事

上表示了他的意見，即投票。白石上寫了名字，相當於進入娛樂場所或競技場的入場券，異教人士也以此作為其護身符。

「石上寫着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καὶ ἐπὶ τὴν ψῆφον ὄνομα καινὸν γεγραμμένον ὃ οὐδεὶς οἶδεν εἰ μὴ ὁ λαμβάνων = and a new name written on the stone which no one knows but he who receives it）。「寫着」（γεγραμμένον）是「γράφω」（寫）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新名」（ὄνομα καινόν）到底何指，Beasley-Murray 有如下的討論：「新名」可能指信徒，因為信徒在重生之後，已經進入一個新的地位（就如雅各改新名為以色列，亞伯蘭改新名為亞伯拉罕），他們與主擁有一種獨特的關係（所以沒有別人能認識）。第二種可能，這新名指基督，信徒擁有寫了基督之新名的白石，表示他們與主的特別關係。第三種可能，這也是晚近解經者所喜歡的一種解釋，就是按照約翰當時所處的背景來瞭解。原來當時有一個廣泛流行的看法，就是在隨身攜帶的護身符上，寫了其神明的名字。對猶太人而言，當然其上就是耶和華的名字所含有的大能了。但是接受最後一種看法時，我們也當小心，因為約翰採用當時的一些東西時，他並不是全盤接受，而是照着需要加以改變的。所以，在這裏得勝者取得上面寫了新名的白石，並不是要叫他們可以在來世免受任何的難處。這是表示，那些至死忠心者，現在手中握有基督的名，或神的名所擁有的那種超越的能力。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可能確認到底作者使用這些象徵時，他心中真正的用意何在。不過，由上下文判斷，比較有可能的是，上述的第二種解釋。

4. 推雅推喇（二18~29）

第二章

18 「推雅推喇」（ἐν Θυατείροις = in Thyatira）。推雅推喇在別迦摩東南四十餘哩處，是亞西亞邊境的一座城市，主前一百九十年以後，即屬羅馬。這是一個貿易中心，特別以販賣紫色布馳名，腓立比的呂底亞的老家就是在這座城市（徒十六

14、15）。從當地遺留下來的碑文，我們可以發現，當時城內有各種商業或行業的公會組織。這座城所敬拜的主神是亞波羅，但是沒有皇帝崇拜之處。尼哥拉黨的拜偶像和放縱情慾的活動，也以此城為中心。這座城內也有一位自稱先知的婦人，引誘並玷污了教會。

「神之子」（ὁ υἱὸς τοῦ θεοῦ = the Son of God）。這裏耶穌用約十一4的「神的兒子」來稱呼祂自己；在太二十六63、64，大祭司要祂指着永生神起誓，告訴祂是不是「神的兒子」，耶穌也給他肯定的答覆。除了自稱「神之子」以外，啓十九13也說祂的名為「神之道」。「眼目如火焰」之詞，請見啓一14；「脚像光明銅」，請見啓一15。

19 「我知道你的行為、愛心……」（οἶδά σου τὰ ἔργα καὶ τὴν ἀγάπην ... = I know your deeds, and your love ...）。這裏用的句法和啓二2相同。「我知道你的行為」是主要句子，以下的「愛心」，「信心」，「勤勞」，「忍耐」都是用來說明「行為」。這四個名詞前面都各有一個連接詞「καί」（和）與一個陰性的冠詞「τὴν」。本節用來修飾「行為」的名詞比以弗所教會（啓二2）多。第一個連接詞「καί」（和）是作為修飾解，譯作「就是」較妥。因此，本句可譯作「我知道你的行為，就是愛心……」。雖然對以弗所教會和推雅推喇教會也有責備，但是稱讚也多。對士每拿教會和非拉鐵非教會沒有責備，但讚美也少。這四個修飾「行為」的名詞中，「愛心」（τὴν ἀγάπην）是排在最前面，這也是約翰著作中的特色之一。「信心」（τὴν πίστιν）在此可能應譯作「忠心」。「勤勞」（τὴν διακονίαν）是指對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作的服事，如徒十一29的「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林前十六15的專以「服事」聖徒為念。

「又知道你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καὶ τὰ ἔργα σου τὰ ἔσχατα πλείονα τῶν πρώτων = and that your deeds of late are greater than at first）。「並且知道」原文只有一個連接詞「καί」，但按照語氣，應該作「καὶ οὖν」（and

that)。「你所行的善事」(τὰ ἔργα σου)即本節第一句的「你的行爲」。「更多」(πλείονα)是「πολύς」(多)的比較級，後面跟分離格「πρώτων」，直譯應作「末後大於起初」。

20 「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ἀφείς τὴν γυναῖκα Ἰεζάβελ, ἣ λέγουσα ἑαυτὴν προφήτιν = you tolerate the woman Jezebel, who calls herself a prophetess)。「容讓」(ἀφείς)是一個晚期土話的寫法，正常的寫法應是「ἀφίης」，但本節這個字可能是由「ἀφέω」變化而來，意思是：允許，容忍。「婦人耶洗別」(τὴν γυναῖκα Ἰεζάβελ)有的抄本讀作「τὴν γυναῖκά σου」，意思是：「你的妻子耶洗別」。但是大部分的抄本沒有「σου」(你的)，否則這位「耶洗別」就是推雅推喇教會使者的妻子了。「耶洗別」是一個象徵性的名字，用來稱呼該教會中衆人所熟知的那位婦人。「耶洗別」是亞哈王的那位惡名昭彰，拜偶像，陰狠的妻子(王上十六31；王下九22)。這位耶洗別千方百計想在以色列人中消滅對耶和華的敬拜，甚至想殺害神的僕人以利亞。「自稱是先知」(ἣ λέγουσα ἑαυτὴν προφήτιν)。「自稱」(λέγουσα)是「λέγω」(說話)的現在式分詞，前面有冠詞「ἣ」，後面跟直接受格「ἑαυτήν」(她自己)和述語直接受格「προφήτιν」(女先知)，指那位自稱爲女先知的婦人。和前面的「婦人」(τὴν γυναῖκα)是同位詞。這種句法結構和啓二13的「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一樣。「先知」(προφήτιν)是古字，是「προφήτης」(男先知)的陰性寫法。這個字在新約中只出現兩次。另外一次是在路二36，指女先知亞拿。這兩位「女先知」是何等極端的對比。徒二十一9題到腓利的四個女兒是「說預言的」(προφητεύουσαι)，用的並不是本節這個陰性名詞，而是動詞的分詞形式。

「教導我的僕人，引誘他們行姦淫、喫祭偶像之物」(καὶ διδάσκει καὶ πλανᾷ τοὺς ἐμοὺς δούλους πορνεύσαι καὶ φαγεῖν εἰδωλόθυτα = and she teaches and leads My bond-servants astray, so that they commit acts of immorality and

eat things sacrificed to idols)。按行文語氣，這裏的「教導」和「引誘」似乎應該是分詞「διδάσκουσα」和「πλάνωσα」，但是轉而用主要動詞「διδάσκει」(教導，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和「πλανᾷ」(引誘，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樣的語法和啓一5、6一樣。這個婦人不是真正的女先知，她是一個假先知，卻有激烈的主張，以及不規矩的行爲。我們想不通，爲甚麼這樣的婦人能有這樣的靈巧手腕和女性的魅力，能把那個教會中神的僕人引誘離開了正路，這個教會容忍了尼哥拉黨和這位當領袖的婦人，他們主要的目標乃是性方面的淫亂。而在處理異端的教導時，他們又讓這個婦人介入太多了。「行姦淫、喫祭偶像之物」，請參考本書二14。

21 「我曾給她悔改的機會」(καὶ ἔδωκα αὐτῇ χρόνον ἵνα μετανοήσῃ = and I gave her time to repent; 直譯可作「並且我曾給她時間，使她可以悔改」)。「我曾給」(ἔδωκα)是「δίδωμι」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表示在過去某一個時間曾經發生過的事。祂曾見過這位婦人，或把警告的信息傳給她。「機會」(χρόνον)直譯應作「時間」。「使她可以悔改」(ἵνα μετανοήσῃ)是由語助詞「ἵνα」和「μετανοήσῃ」(悔改，μετανοέω 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構成的半結束句。給她時間的目的，是叫她可以悔改。

「她卻不肯悔改她的淫行」(καὶ οὐ θέλει μετανοήσαι ἐκ τῆς πορνείας αὐτῆς = and she does not want to repent of her immorality)。「她卻不肯」(καὶ οὐ θέλει)直譯作「但她不願意」，直率而斷然的拒絕，如太二十三37的「只是你們不願意」。「悔改」(μετανοήσῃ)是「μετανοέ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這個簡單過去式表動作的開始，和介詞「ἐκ」(out of, 從……出來)合用，在啓示錄中，爲某事悔改，大多用這個動詞帶介詞「ἐκ」的結構，見二22，九20以下，十六11等。但在徒八22的這個動詞是帶介詞「ἀπό」(from, 由)。「淫行」這裏用的是「πορνεία」，但第二十二節的「行淫」用的是另一個字「μοιχεύοντας」。

22 「看哪，我要叫他病臥在牀」（*ἰδοὺ βάλλω αὐτὴν εἰς κλίνην* = behold, I will cast her upon a bed of sickness; 原文無「臥病」，直譯應作「看哪，我要把她丟在牀上」）。「我要……丟」（*βάλλω*）是表示未來意義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不用未來式的寫法「βαλῶ」，因為她的審判即將臨到。Mounce 指出，「κλίνην」（牀）這個字在此不是指抬死人的架子，也不是各行業公會的人坐席的席子，而是病人躺臥的褥子。當時的人普遍接受一個觀念，即生病有可能是犯罪所受的懲罰（參約九2）。Beckwith 則指出，這裏把臥病的牀和行淫的牀作一個鮮明的對比。

「那些與他行淫的人……我也要叫他們同受大患難」（*καὶ τοὺς μοιχεύοντας μετ' αὐτῆς εἰς θλίψιν μεγάλην* = and those who commit adultery with her into great tribulation; 直譯可作「也要把與她行淫的人丟進大患難」）。「那些與她行淫的人」（*τοὺς μοιχεύοντας μετ' αὐτῆς*）是「μοιχεύω」（行淫）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複數陽性直接受格，前面有冠詞「τούς」，後面接介詞「μετά」和「αὐτῆς」（與她），指那些與她行淫的人。和前面的子句同作主要動詞「βάλλω」（丟）的直接受詞。前面是「把她丟在牀上」，這裏是「把那些與她行淫的人丟進大患難」。這位耶洗別的「情夫」不但犯了第二十一節的「淫行」（*πορνεία*），也犯了本節的「行淫」（*μοιχεία*），其實古今的耶洗別，勾引誘惑人犯的罪都是如此。這裏的行淫，可能也表示或比方作對基督的不忠（林後十一2）或對耶和華的不忠（耶三8，五7；結十六22）。

「若不悔改所行的」（*ἐὰν μὴ μετανοήσωσιν ἐκ τῶν ἔργων αὐτῆς* = unless they repent of her deeds; 直譯可作「除非悔改她的行爲」）。「若不悔改」（*ἐὰν μὴ μετανοήσωσιν*）是由語助詞「ἐὰν」和否定詞「μὴ」和未來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μετανοήσωσιν」（第三人稱複數）構成的第三類條件句，表示有可能成爲事實的假設。「所行的」（*τῶν ἔργων αὐτῆς*），一些較重要的抄本（Aleph, C, P 等）讀作「她所行的」（或她的行爲），即有「αὐτῆς」（她的）這個字。另外

有些抄本（A 等）則讀作「他們所行的」，即改作「αὐτῶν」（他們的）。前者的讀法正確，問題之所在，乃是耶洗別的行爲。Mounce 指出，從第二十一節看，這位耶洗別悔改的機會已經過去了，但是他們卻還有機會，只要他們悔改，不行耶洗別所行的。

23 「我又要殺死他的黨類」（*καὶ τὰ τέκνα αὐτῆς ἀποκτενῶ ἐν θανάτῳ* = and I will kill her children with pestilence）。「殺」（*ἀποκτενῶ*）是「ἀποκτείν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表示意願。「死」（*ἐν θανάτῳ*），介詞「ἐν」是憑藉用法，「死」重複動詞「殺」的含義。不過，這個「θανάτῳ」（死）字亦可譯作「瘟疫」。直譯可作「我又要用瘟疫擊殺……」。「她的黨類」（*τὰ τέκνα αὐτῆς*）直譯爲「她的兒女」，可以解作她肉身所生的兒女，如亞哈的衆子之遭遇（王下十7），也可以解作那些在屬靈上跟隨她的人，就是那些完全接納她的尼哥拉黨式行爲的人。

「叫衆教會知道」（*καὶ γνώσονται πᾶσαι αἱ ἐκκλησίαι* = and all the churches will know）。「知道」（*γνώσονται*）是「γινώσκω」的未來式關身形主動意，表示在一時間定點上動作的開始。這些犯罪的人之遭遇，很快就要傳遍各處。

「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ἐγώ εἰμι ὁ ἐραυνῶν νεφροὺς καὶ καρδίας* = I am He who searches the minds and hearts）。「察看」（*ἐραυνῶν*）是「ἐραυνάω」（跟蹤，尾隨）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帶冠詞，指「察看」的人。這裏的寫法是晚期的寫法，早期寫作「ἐρευνάω」。出自耶十七10。Mounce 指出，「肺腑」（*νεφροὺς*）是指「腎臟」，通常用以指人的意志和感情。「心腸」（*καρδίας*）則是「心臟」，通常是指人的悟性生活。不過 Mounce 又指出，我們不可過分根據這種身體上器官的區分，來強調其屬靈上的不同含義。「照你們的行爲報應你們各人」之句也是出自耶十七10。耶穌（太十六27）和保羅（羅二6）也都講過類似的話。另見啓十八6，二十12~13，二十二12。

24 「其餘的人，就是一切不從那教訓……」（ τοῖς λοιποῖς ... ὅσοι οὐκ ἔχουσιν τὴν διδαχὴν ταύτην = the rest... who do not hold this teaching ）。「其餘的人」（ τοῖς λοιποῖς ）是間接受格，作為動詞「我告訴」（ λέγω ）的受詞。指那些反對耶洗別的人，這些人不一定是少數（啓九20，十九21；帖前四13）。「一切」（ ὅσοι ）包括所有「其餘的人」。「那教訓」（ τὴν διδαχὴν ταύτην ）直譯應作「這教訓」，指耶洗別的教訓。

「不曉得他們素常所說撒但深奧之理的人」（ οἷνες οὐκ ἔγνωσαν τὰ βαθέα τοῦ Σατανᾶ ὡς λέγουσιν = who have not known the deep things of Satan, as they call them ）。「曉得」（ ἔγνωσαν ）是「γινώσκω」（知道）的第二簡單過去式（表動作之開始）主動語態。這裏是指經驗過之後的知道。「撒但深奧之理」（ τὰ βαθέα τοῦ Σατανᾶ ）直譯作「撒但的深奧事」。早期諾斯底主義有一個叫 Ophites（拜蛇者）的派別，因為反對舊約的耶和華，特意去敬拜蛇（希臘文作「ὄφις」故這派人稱為「Ophites」），以及稍後諾斯底主義中有些派別（Cainites, Carpocratians, Naassenes 等），都誇口說他們曉得那些「深奧事」。有些人甚至用保羅在林前二10論神的話，來論撒但（蛇）。本節這句話有可能是引自那些人誇口時所說的話，也可能是他們責備其他那些不曉得罪之深奧的基督徒。那些異端邪說的人，甚至有人宣稱，他們可以隨意放縱，卻仍不犯罪（約壹一10）。「他們素常所說」（ ὡς λέγουσιν ）直譯應作「正如他們所說」。可能是指那些異端教派對其他基督徒之敬虔的諷刺。

「我不將別的擔子放在你們身上」（ οὐ βάλλω ἐφ' ὑμᾶς ἄλλο βάρος = I place no other burden on you ）。「放」（ βάλλω ）原意是：丟。和本章第二十二節的把耶洗別「丟」在牀上是同一個動詞。「擔子」這裏所用的原文是「βάρος」，指重量（weight），見太二十12的「整天擔重」（中文聖經作「整天勞苦」）與加六2的「重擔」。加六5的「擔子」用的是另一個原文「φορτίον」，由動詞「φέρω」（背負）變化而來，指的是擔子裏的東西（load）。還有，來十二1的「重擔」

用的原文是「ὄγκον」，指的是量之大（bulk）。本節這句話顯然是指耶路撒冷會議的決議而言，其用詞也相同（見徒十五28、29），耶路撒冷會議的決議中，也題到了「禁戒祭偶像的物」和「姦淫」這兩件事（見啓二20）。關於法利賽人的狹隘看法，請見太二十三4。

25 「但你們已經有的，總要持守」（ πλὴν ὃ ἔχετε κρατήσατε = nevertheless what you have, hold fast ）。「πλὴν」（但）原來是一個介詞，跟在「οὐκ ἄλλο」之後，而在「πλὴν」之後則要跟分離格，見可十二32的「除了」祂以外。但這個介詞在本節則當作連接詞用，如腓一18的「無論怎樣」。「總要持守」（ κρατήσατε ）是「κρατέ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第二人稱複數，這個簡單過去式可以指動作的開始，也可以指整體。啓三11的「你要持守」用的是同一個字，不過是現在式命令語氣，指繼續持守下去。

「直等到我來」（ ἄχρις οὗ ἂν ἦξω = until I come ）。用「ἄχρις」（直到，在母音前面寫作「ἄχρις」，如此處）和「οὗ」（那時）表示不定的時間副詞子句。語助詞「ἂν」後面的「我來」（ ἦξω ）是由「ἵκω」變化而來，可以是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也可以是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這是啓示錄中常有的與「ἄχρις」（直到）合用的慣用語，見七3，十五8，二十3、5。

26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καὶ ὁ νικῶν καὶ ὁ τηρῶν ἄχρι τέλους τὰ ἔργα μου = and he who overcomes, and he who keeps My deeds until the end ）。「得勝」（ νικῶν ）是由「νικάω」變化而來，「遵守」（ τηρῶν ）是由「τηρέω」變化而來，兩者皆是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帶主格的冠詞。這種語法叫獨立主格（nominative absolute），如啓三12和21的「得勝的」，後面的主要子句又用「αὐτῷ」（給他）來接替，見本章第七和第十七節。「到底」（ ἄχρι τέλους ）即上節的「直等到我來」。「我命令」（ τὰ ἔργα μου ）直譯應作

「我的工作」。Mounce 認為「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意思是：繼續保守祂的工作到底的；這個人就是那位「得勝」者。

「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δῶσω αὐτῷ ἐξουσίαν ἐπὶ τῶν ἔθνων = to him I will give authority over the nations）。由這句話開始一直到下一節，乃是引自詩二 8~9 的用詞。自古前第一世紀起，詩篇第二篇即被當作彌賽亞詩篇講解。本節的意思貫穿啓示錄全書，即彌賽亞的跟隨者，將與祂一同分享得勝仇敵的果效（見啓一 6，十二 5，十九 15）。Mounce 又指出，間約時期的猶太教文獻「所羅門詩篇」（The Psalms of Solomon，約主前 70 至 40 年之作品）十七 23~24 也題到類似的詞句。

27 「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καὶ ποιμανεῖ αὐτοὺς ἐν ῥάβδῳ σιδηρᾷ = and he shall rule them with a rod of iron）。「轄管」（ποιμανεῖ）是「ποιμαίν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Mounce 指出，這個動詞的意義不太明確，七十士譯本通常用這個動詞來譯希伯來文「擊打，毀壞」。但在詩二 9 的「用鐵杖打破」之打破，則採用另一個希伯來文，譯作「ποιμανεῖς」，意思是：牧養、放牧。雖然本節接下去的一句是「……打得粉碎」，所以譯作「用鐵杖擊打他們」也可以。但是從整體上下文來看，應該譯作「牧養」比較合宜。這裏的意思是指：牧羊人揮舞着他的杖，趕走前來侵襲羊羣的野獸。「鐵杖」可能是橡木的杖端鑲鐵。

「如同窯戶的瓦器打得粉碎」（ὡς τὰ σκεύη τὰ κεραμικὰ συντρίβεται = as the vessels of the potter are broken to pieces）。「窯戶」（κεραμικά）是古形容詞，指屬於窯匠的東西，新約中只有出現這一次。「瓦器」（σκεύη）指一般家庭中使用的器皿。「打得粉碎」（συντρίβεται）是古動詞「συντρίβω」的現在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意思是：互相磨擦，或打破。由「σύν」（一起）和「τρίβω」（磨擦）兩部分複合而成。可十四 3 的「打破」玉瓶用的也是這個字。Mounce 指出，把管轄列國的權柄，形容作「如同窯戶的瓦器

打得粉碎」，表示得勝的基督以及祂的跟隨者，對那些背逆的列國，擁有絕對的主權。

「像我從我父領受的權柄一樣」（ὡς καὶ ἐγὼ εἴληφα παρὰ τοῦ πατρὸς μου = as I also have received authority from My Father）。基督要把祂從父所得的權柄（按，原文此句無「權柄」一詞）也賜給那得勝者。在此，基督稱神為「我父」。Mounce 指出，啓示錄中稱呼神為基督的父，另見一 6，三 5、21，十四 1。這也反映了那彌賽亞詩篇的話「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詩二 7）。在啓示錄中，管轄列國的權柄是屬於得勝的基督所有。但是祂應許要和推雅推喇教會中的得勝者，分享這權柄。

28 「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καὶ δῶσω αὐτῷ τὸν ἀστέρα τὸν πρωῖνόν = and I will give him the morning star）。除了應許要把管轄制伏列國的權柄賜給那得勝者以外，基督又應許要把「晨星」賜給他們。「晨星」（τὸν ἀστέρα τὸν πρωῖνόν）直譯是「這星」和「這晨」。到底這「晨星」何指？綜合各家的說法，大致可有下列六種：〈1〉是指賽十四 12 從天墜落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2〉根據啓二十二 16 基督自稱為「我是明亮的晨星」，應該是指基督要把自己賜給他們；〈3〉根據但十二 3 的「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應該是指義人將存留到永遠；〈4〉晨星表示永生的黎明已快來到；〈5〉指聖靈。Beasley-Murray 題出另一種解釋，即認為這「晨星」是指金星，因為自古巴比倫時代一直到羅馬時代，人們都把金星當作是權柄和主權的象徵。羅馬的名將（Sulla, Pompey, Caesar）甚至建廟祭祀金星，以其為征服者的象徵。如果約翰思想中有這背景的話，就可以理解何以把管治制伏列國賜給得勝者之後，又加上要把「晨星」賜給他們，因為金星乃征服和權柄的象徵。

29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τί τὸ πνεῦμα λέγει ταῖς ἐκκλησίαις = what the Spirit says to the churches）。再一

次重複啓二7、11、17的話。基督登山寶訓也是用類似的話作結束。聰明人乃是「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太七24~25）。

5. 撒狄（三1~6）

第三章

1 「撒狄」（ἐν Σάρδεσιν = in Sardis）。撒狄位於推雅推喇東南方三十哩處，是呂底亞的首邑，富裕，是克羅蘇斯王（Croesus，主前560~546）的家鄉，先被古列征服，後再被亞力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所克，主前二百一十四年再被大安提阿古（Antiochus）所征服。這座城又是羅馬交通大道的交匯點，鄰近的平原得 Pactolus 河水的灌溉，極為肥沃。按 Pliny 的說法，羊毛染色的方法就在這一座城中發現的。這裏是敬拜區伯利（Cybele）女神的中心，其儀式邪淫不堪。直至今天，這座女神廟的遺跡仍在。在啓示錄的七教會中，撒狄的教會和老底嘉的教會，受到的責備最多。Mounce 注意到，啓示錄的七封書信內容，致以弗所的信和致撒狄的信，有許多相似之處：兩者都離開了起初的地位（二5和三3），基督都呼召他們要悔改，行起初的事（二5和三3），基督應許給兩個教會的得勝者的都是與生命有關的（二7和三5），寫信者也都宣稱祂有七星（二1和三1）。

「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ὅτι ὄνομα ἔχεις ὅτι ζῆς, καὶ νεκρὸς εἶ = that you have a name that you are alive, but you are dead）。第一部分「按名你是活的」是由兩個同位語子句構成，第一個子句是「ὅτι ὄνομα ἔχεις」（你有一個名），動詞「ἔχεις」是「ἔχω」（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第二個子句是「ὅτι ζῆς」（你活），動詞「ζῆς」是「ζάω」（活）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兩個子句都以語助詞「ὅτι」開始。「名」與「實」相對，有名卻無實。「καί」（但，中文聖經作「其實」）是反義連接詞，「εἶ」（你是）是動詞「εἰμί」（是，to be）的現在式直說語氣第二人稱單數。

2 「你要儆醒」（γίνου γρηγορῶν = wake up）。這是一個紆說法現在式命令語氣，由「γίνου」（變成，成爲）和「γρηγορῶν」（清醒）兩部分構成。「γίνου」是「γίνομαι」的現在式關身形主動意命令語氣第二人稱單數；「γρηγορῶν」（清醒）是「γρηγορ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γρηγορέω」（清醒）這個動詞是晚期的寫法，由其現在完成式的寫法「ἐγρήγορα」變化而來，其最初的形態寫作「ἐγείρω」。啓十六15的「儆醒」所用的也是本節這個字。他不像保羅一樣，要他們「當醒過來，從死裏復活」（弗五14），因為這個教會中的某些人還有生命存留的事實。這裏基督通過這教會的使者，對那些還有生命存留的人說話。Mounce 指出，本節和第三節有五個命令語氣的動詞，即：「γίνου」（要儆醒），「στήρισον」（要堅固），「μνημόνευε」（要回想），「τήρει」（要遵守），「μετανόησον」（要悔改）。

「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καὶ στήρισον τὰ λοιπὰ ἃ ἔμελλον ἀποθανεῖν = and strengthen the things that remain, which were about to die）。「堅固」（στήρισον）是「στηρίζ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意思是：使穩定，使堅強。指那些還沒有真正死，但是已經處於極端的危險中的。「那剩下」（τὰ λοιπά）是中性的複數直接受格。「將要衰微的」（ἃ ἔμελλον ἀποθανεῖν），關係代名詞「ἃ」（which）也是中性的複數，「將要」（ἔμελλον）是「μέλλω」（即將，將要）的過去不完成式第三人稱複數直說語氣，和不定詞「ἀποθανεῖν」（衰微，原意是：死）表示未來。這裏用複數，因為將「剩下的」視為一個一個的個別存在。又，這裏用的是中性，但指的是那些活的實體。

「因我見你的行為在我神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的」（οὐ γὰρ εὔρηκά σου τὰ ἔργα πεπληρωμένα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εοῦ μου = for I have not found your deeds completed in the sight of My God）。「我見」（εὔρηκα）是「εὕρισκω」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你的」（σου）是單數，把整個教會視為一個整體。「是完全的」（πεπληρωμένα）是

「πληρόω」(滿,充足,完成)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作為述語用。「在我神面前」(ένώπιον τοῦ θεοῦ μου)指按神的標準,他們的行爲,沒有一樣是合格的。

3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怎樣聽見的」(μνημόνευε οὖν πῶς εἴληφας καὶ ἤκουσας = remember therefore what you have received and heard)。本節的三個命令語氣之一。「要回想」(μνημόνευε)是「μνημονεύω」(記念,想念)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請見啓二5。「所以」(οὖν)和在啓二5的功用一樣,這個字是有承上啓下的功用。「領受」(εἴληφας)是「λαμβάνω」(接受)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正如 Vincent 所說的,是指永久性的存留着。「聽見」(ἤκουσας)是「ἀκούω」(聽)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表示在過去某一時間的動作。Mounce 認為,「πῶς...」(怎樣……)這個字原來的意思是指方式,故一般譯作「怎樣」(how),但本節和動詞「τήρει」(遵守)合用,而這個動詞應該要有受詞,所以這裏應譯作「甚麼」(what),即:所以要回想你領受甚麼,聽見甚麼,又要遵守。

「又要遵守」(καὶ τήρει = and keep it)。本節的第二個命令語氣,是「τηρ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你所有的,你要緊緊的把握住。

「並要悔改」(καὶ μετανόησον = and repent)。本節的第三個命令語氣,是「μετανοέω」(回轉,悔改)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指立刻的行動,他們應該立刻改變。

「若不儆醒」(ἐὰν οὖν μὴ γρηγορήσης = if therefore you will not wake up)。是第三類條件句,可能成為事實的假設。由「ἐὰν」(若),「μή」(不),和「γρηγορήσης」(儆醒,「γρηγορέ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表示動作的開始)所構成。因此,如果你不開始醒過來。

「我必臨到你那裏如同賊一樣」(ἔξω ὡς κλέπτης = I will come like a thief)。「ἔξω」(我臨到)可能是「ἔκω」

(來)的未來式直說語氣,也可能是同一動詞的簡單過去式假設語氣。本節顯然是未來式直說語氣;然而同樣是這個字,在啓二25顯然是簡單過去式假設語氣。按啓二5,和16的「我來」都是用「ἔρχομαι」(是現在式直說語氣)。「如同賊一樣」(ὡς κλέπτης,按,原文無「你那裏」),同樣的話,耶穌在世時已經講過(太二十四43;路十二39),將來還要再講(啓十六15),保羅也講過(帖前五2),彼得也講過(彼後三10)。

「我幾時臨到,你也決不能知道」(καὶ οὐ μὴ γνῶς ποίαν ὥραν ἔξω ἐπὶ σέ = and you will not know at what hour I will come upon you)。「知道」(γνῶς)是「γινώσκω」的第二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不過有些古抄本寫作未來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γνώση」。請注意,這裏用強調的雙重否定詞「οὐ μή」,故譯作「決不能知道」。「幾時」(ποίαν ὥραν)是罕見的古典希臘文中的慣用語,指某一個特定的時間,通用期希臘文還是沿用這個慣用語,而不是用當時一般的語法,即用時間的所有格。本節的時間用法,另見約四52。「ποίαν」(幾)是間接問句的語法。J. M. Ford 指出,庫穆蘭(Qumran)社區的信徒,常通宵讀經禱告(1QS 6:6~8)。顯然,因為彌賽亞審判臨到的時刻,沒有人能預先知道。

4 「你還有幾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ἔχεις ὀλίγα ὀνόματα... ἃ οὐκ ἐμόλυναν τὰ ἱμάτια αὐτῶν = you have a few people... who have not soiled their garments)。「幾名」(ὀλίγα ὀνόματα)即「幾個名字」。在通用期希臘文中,常用「名」(ὀνόματα)代表人,所以「幾名」即「一些人」;徒一15的「許多人」和啓十一13的「七千人」用的也是如同本節的「名」。「污染」(ἐμόλυναν)是「μολύν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見林前八7的「污穢」和啓十四4的「沾污」。Ford 指出,在小亞西亞出土的一些古碑銘中,也有衣服污穢者不能參加敬拜儀式(因為那是對神的不敬)之詞

句。Mounce 則指出，撒狄城中最主要的商業乃是羊毛品的製造和染色，因此一題到衣服被污穢，他們便很敏感，也立刻知道這話的意思。但是，這句話的意思只是說，他們的基督徒生活見證，不要受到當時城中異教徒盛行的邪風異俗所污染。

「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καὶ περιπατήσουσιν μετ' ἐμοῦ ἐν λευκοῖς = and they will walk with Me in white)。「行」(περιπατήσουσιν)是「περιπατέ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對這個教會中得勝者的應許是，他們將可以和祂同行。「穿白衣」(ἐν λευκοῖς)原文是「在白色裏」，即穿白衣，是純潔(啓七9、13)像天使一般(太二十八3)，可能與以諾和主同行有關(創五22)。Ford 則認為，當時羅馬的風俗，在凱旋日有穿白衣服的習慣，所以這樣的應許可能與得勝凱旋有關。

「因為他們是配得過的」(ὅτι ἄξιοί εἰσιν = for they are worthy)。他們配得與基督同行，雖然在程度上不同於神與基督的關係(啓四1，五9)，但有其相似之處。「配得」(ἄξιοι)有時也會有不好的意思，如啓十六6的「該受的」。

5 「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ὁ νικῶν οὕτως περιβαλεῖται ἐν ἱματίοις λευκοῖς = he who overcomes shall thus be clothed in white garments)。「凡得勝的」，請見啓二7。「穿」(περιβαλεῖται)是「περιβάλλω」的未來式關身語態直說語氣，由「περί」(around，圍繞)和「βάλλω」(丟擲，置放)複合而成，即把衣物圍繞在一個人身上，也就是穿衣。本節和啓四4，這個動詞後面接介詞「ἐν」(in)和位置格「ἱματίοις λευκοῖς」(白衣)。但是在啓示錄其他的地方，「穿」(περιβάλλω)這個動詞後面都是接直接受格，不過這個動詞本身則是關身語態或被動語態，見啓七9、13，十1，十一3，十二1，十七4，十八16，十九8、13(三18雖然未帶直接受格，但卻有類似的含義)。「穿白衣」顯然是指復活後的屬靈身體，如林後五1、4所述。Mounce 指出，「白衣」一詞在啓示錄中共出現九次，但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衣」這

個字有時用「ἱμάτιον」(三5、18，四4，十九13)，有時用「στολή」(六11，七9、13)，也有用「βύσσινος」(十八16，十九14)。

「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καὶ οὐ μὴ ἐξαλείψω 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 ἐκ τῆς βίβλου τῆς ζωῆς = and I will not erase his name from the book of life)。雙重的否定詞「οὐ μὴ」，強調用。「塗抹」(ἐξαλείψω)是「ἐξαλείφ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由「ἐξ」(out)和「ἀλείφω」(用油或膏塗抹)複合而成，因之意即：除去，塗抹掉。這是一個古字，另見徒三19的「塗抹」。「從生命冊」(ἐκ τῆς βίβλου τῆς ζωῆς)，介詞「ἐκ」後面跟分離格「τῆς βίβλου」(冊)。「生命冊」的觀念早在摩西時即已出現。在出三十二32，摩西求耶和華把他的名「從你所寫的冊上塗抹」，後來這個觀念又在舊約中屢次出現。新約中，請見路十20；腓四3；啓十三8，二十15，二十一27。這本生命冊是握在基督的手中(啓十三8，二十一27)。「他的名」(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指「得勝的」。這清楚地回應了基督早先所講的話(太十32；可八38；路九26，十二8)，不管約翰有沒有讀過頭三卷福音書，至少他必是親自聽過基督講這句話。

6 見啓二7。

6. 非拉鐵非(三7~13)

第三章

7 「非拉鐵非」(ἐν Φιλαδελφείᾳ = in Philadelphia)。非拉鐵非在撒狄東南約二十八哩，在呂底亞境內，多地震，主後十七年曾被一次大地震摧毀，經羅馬皇帝提庇留重建，一度被稱為「Neo-Caesarea」(新該撒利亞)。城北方的平原極為肥沃，盛產葡萄，Dionysos 是當地所敬拜的主神。是羅馬公路匯集點之一，稱為通往東方的大門。商業鼎盛。Mounce 指出，在啓示錄的七個教會中，只有士每拿和非拉鐵非兩個教會沒有受到責備，只有得到稱讚。

「那聖潔真實」(ὁ ἅγιος, ὁ ἀληθινός = He who is holy, who is true)。「聖潔」(ἅγιος)和「真實」(ἀληθινός)之前各有一個冠詞「ὁ」,其實本節接下去稱呼基督的另兩個片語「拿着大衛的鑰匙」和「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前面也各有一個冠詞「ὁ」。故,這裏應譯為「那聖潔的,那真實的」,在這四個帶冠詞「ὁ」的片語之間沒有連接詞,這是省略連接詞的語法(asyndeton)。「ὁ ἅγιος」(那聖潔的)在啓四8的「聖哉」(ἅγιος,無冠詞)和六10「聖潔真實」(ὁ ἅγιος καὶ ἀληθινός,注意,兩個字共用一個冠詞)是用來指神,但在可一24的「聖者」(另見路四34;約六69;約壹二20)和徒四27、30的「聖」僕則是指基督。這是用來稱呼彌賽亞的頭銜之一。「聖」原來的意思是:分別出來的,指那位分別出來的彌賽亞。「ὁ ἀληθινός」(那真實的)在啓六10是指神;在啓三14,十九11和約一9,六32,十五1則是指基督。

「拿着大衛的鑰匙」(ὁ ἔχων τὴν κλεῖν Δαυίδ = who has the key of David)。是用來稱呼基督的第三個片語,也帶冠詞「ὁ」。這句話取自賽二十二22,該處是論到王宮僕人之首以利亞敬,他擁有權柄的鑰匙。基督就是舊約所預言的那位彌賽亞(啓五5,二十二16),祂擁有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權柄(太十六19,二十八18;羅十四9;腓二9、10;啓一18)。基督有權照自己的意旨,叫甚麼人進去,不讓甚麼人進去(太二十五10、11;弗一22;啓三21,十九11~16,二十四,二十二16)。

「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ὁ ἀνοίγων καὶ οὐδείς κλείσει καὶ κλείων καὶ οὐδείς ἀνοίγει = who opens and no one will shut, and who shuts and no one opens)。是本節用來稱呼基督的第四個片語,和前三者一樣,也帶冠詞「ὁ」。這句話的文法結構有一點特別。「ἀνοίγων」(開了)是動詞「ἀνοίγ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前面帶冠詞。按一般情形,接下去的「沒有人能關」的「關」也應該是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κλείων」(關)才對,但這裏卻寫作「κλείσει」,即動詞「κλεί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

語氣。Charles說,這樣的語法不是希臘文語法,而是希伯來式的語法。接下去的「關了」(κλείων,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和「開」(ἀνοίγει,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的語法也是一樣。又,本節的「鑰匙」(κλείς)和「關」(κλείω)是同源的字。

8 「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δέδωκα ἐνώπιόν σου θύραν ἠνεωγμένην = I have put before you an open door)。「δέδωκα」(給)是「δίδωμι」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原意是:給。但在此有「擺設」或「放置」之意。同樣的用法,另見路十二51的「叫」(原文「δοῦναι」,和本節的「給」為同一個動詞)地上太平麼。「敞開」(ἠνεωγμένην)是「ἀνοίγω」(開,見前節)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陰性單數直接受格。現在完成式,表示這門現在仍然是敞開的。使用敞開的門作比方,在聖經中是很常見的,例如:約十7~9;徒十四27;林前十六9;林後二12;西四3;啓三20,四1。這裏「敞開的門」可能是指傳福音的機會大好,儘管當時有猶太人的敵視。但是 Mounce 指出,「敞開的門」還有另一個更符合上下文的解釋。前一節論到基督擁有大衛的鑰匙,祂控制着誰能進那門,誰不能進去的絕對權柄。本節祂要題醒非拉鐵非的基督徒,雖然他們可能已經被當地的猶太教會堂排除,關在門外(見第9節),但基督已經在他們面前放置了一個敞開的大門,是可以引導他們進入永生的國度的,並且這個敞開的大門是沒有人能關的。

「是無人能關的」(ἣν οὐδείς δύναται κλείσαι αὐτήν = which no one can shut)。注意,原文的關係代名詞「ἣν」(那門,中文聖經未譯)和代名詞「αὐτήν」(它,指那門,中文聖經未譯)是重複的贅詞,直譯略如:那門是無人能關它的。這是當時通俗的希伯來式語法。

「你略有一點力量」(ὅτι μικρὰν ἔχεις δύναμιν = because you have a little power)。「ὅτι」這個語助詞可以譯作「that」(就是),也可以譯作「because」(因為),中文聖經

未譯。到底應該如何譯，要看如何標點法。按原文，在「我知道你的行爲」之後是「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然後再接「你略有一點力量」。有些希臘文版本（如目前一般通用的聯合聖經公會的版本之第三版）把「我在你面前……」之句當作是插入說明的句子，如果這樣，「我知道你的行爲」之後緊接「你略有一點力量」，後者乃作爲「行爲」的補充修飾詞。所以「ὅτι」應該譯爲「就是」，整句可譯作「我知道你的行爲，就是你略有一點力量……」。但是另外有些版本（如聯合聖經公會的第三修訂版）則把「我知道你的行爲」當作是一個獨立的句子，把「我在你的面前……」當作一個新的句子，如此，「ὅτι」應譯作「因爲」，說明「我在你面前……」是因爲「你略有一點力量……」。今英文譯本 NASB 的譯法是採取後者，這樣的譯法可能比較正確。A.T. Robertson 認爲，「你略有一點力量」意思是「你的力量微小」，指信徒在非拉鐵非的影響力，分量都是微小的，因爲他們是由低階層出來的（林前一26、27）。

「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καὶ ἐτήρησάς μου τὸν λόγον καὶ οὐκ ἠρνήσω τὸ ὄνομά μου = and have kept My word, and have not denied My name）。「也」（καί）是反義連接詞，雖然他們的力量微小，但是他們遵守了祂的道。「遵守」（ἐτήρησας）是「τηρέ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見本章第二節的「遵守」。耶穌在地上時，也曾聲稱門徒們遵守了父的道，請見約十七6。「棄絕」（ἠρνήσω）是「ἄρνέομαι」（否認）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第二人稱單數。R.C. Trench 認爲，這裏用簡單過去式，指過去的某一個特定的時間。在那時他們受逼迫，被引誘否認基督的名，但他們沒有失敗，仍然忠心於祂。

9 「（我要給……）」（διδῶ = I will cause; 中文聖經未譯）這是「δίδομι」（我給）的晚期寫法，不過在啓十七13的「給」（διδόσιν）作者又用通用期的寫法。用「δίδομι」這個動詞表示「叫」或「使」，請參考徒二27的「叫」你的聖者見

朽壞。Mounce 指出，本節的希臘文結構有點不通順，但其意思可能是：我要給你們那撒但一會的。關於「撒但一會的」，請見啓二9。「說謊話的」（ψεύδονται）是「ψεύδομαι」的現在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指繼續進行中的動作。這是進一步說明前面的「其實不是」。和本章第七節的「真實」（ἀληθινός）是一個鮮明的對照，這也是啓示錄中常見的一種語法，另見約八44；約壹一10，二4。Mounce 指出，基督要把那撒但一會的給他們，可能有兩種不同的解釋，其一是指基督使這些撒但一會的人也成爲基督徒，其二是使他們明白，教會實乃祂所愛的子民。

「我要使他們來在你腳前下拜」（ποιήσω αὐτοὺς ἵνα ἦξουσιν καὶ προσκυνήσουσιν ἐνώπιον τῶν ποδῶν σου = I will make them to come and bow down at your feet）。「使」（ποιήσω）是「ποιέω」（作）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繼續前面「我要給」（中文聖經未譯）的句子。「來」（ἦξουσιν）是「ἔρχομαι」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和前面的語助詞「ἵνα」（好叫，中文聖經未譯）合用，作爲結束句。這個結束句還有另一個動詞「下拜」（προσκυνήσουσιν），是「προσκυνέ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裏的用詞是出自賽四十五14，六十14。猶太人預期，將來外邦人必對他們跪拜。這裏的「下拜」不可當作嚴格的敬拜解，而應當作尊敬解。但事實正相反，他們反而要向那些作基督徒的外邦人下拜。請見林前十四25。後來伊格那丟（Ignatius，約主後35~107年，安提阿主教，在羅馬殉道）致信這個教會時，曾警告他們，要提防那些猶太派的基督徒，可能在約翰寫這封信以後，有許多猶太人加入這教會。

「也使他們知道我是已經愛你了」（καὶ γνώσιν ὅτι ἐγὼ ἠγάπησά σε = and to know that I have loved you）。「知道」（γνώσιν）是「γινώσκω」的第二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和前面的語助詞「ἵνα」（好叫）合用，構成表示目的的結束子句。不過這個動詞用的是正規語法中的假設語氣，而稍前的兩個動詞「來」和「下拜」用的是未來式直說語氣，比

較少見。像這樣的結構，另見啓二十二14。可能出自賽四十三4。「愛」(ἠγάπησα)是「ἀγαπά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與「ὅτι」合用，作為「知道」的受詞。

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ὅτι ἐτήρησας τὸν λόγον τῆς ὑπομονῆς μου = because you have kept the word of My perseverance)。「遵守」(ἐτήρησας)是「τηρ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忍耐」(ὑπομονῆς)是由「ὑπομένω」變化而來，而「ὑπομένω」又是來自「ὑπό」(在底下)和「μένω」(保留，停留)，停留在底下，即耐心忍受。請另見啓十三10，十四12和帖後三5。Mounce 指出，「我」(μοῦ)只是修飾「忍耐」，強調的是基督的忍耐，他們所遵守的道乃是屬於基督的忍耐之道。

「我必……保守你」(κἀγὼ σε τηρήσω = I also will keep you)。「保守」(τηρήσω)是「τηρέ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和前面的「遵守」是同一個動詞。注意，前面用的是簡單過去式，這裏用的是未來式。基督也曾用這個動詞的不同時式來表達祂的思想，請見約十七6的「遵守」(τετήρηκαν，現在完成式)，十七11的「保守」(τήρησον，簡單過去式)，和十七12的「保守」(ἐγὼ ἐτήρουν，過去不完成式)。

「免去你的試煉」(ἐκ τῆς ὥρας τοῦ πειρασμοῦ = from the hour of testing; 直譯可作「離開試煉的時刻」)。「τηρέω」(保守)後面跟介詞「ἐκ」(from, out of, 可譯作「離開」)，和約十七15的「保守他們脫離」一樣；雅一27的「保守自己不……」則在「τηρέω」後跟介詞「ἀπό」(from)。試煉往往帶來試探(雅一2、13)，耶穌存心「忍耐」了(來十二1、2)，祂也必要幫助那些受試煉的。即使在土耳其人統治之下，今日非拉鐵非仍然有一個教會存在。

「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τῆς μελλούσης ἔρχεσθαι ἐπὶ τῆς οἰκουμένης ὅλης πειράσαι τοὺς κατοικοῦντας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 that hour which is about to come upon the whole world, to test those who dwell upon the earth; 直譯應作

「就是那即將臨到全世界，試煉住在地上的人的時刻」)。「那即將臨到」(τῆς μελλούσης ἔρχεσθαι)，陰性單數的冠詞「τῆς」，指前面的「ὥρας」(時刻)，而不是「πειρασμοῦ」(試煉)，因「時刻」是陰性，而「試煉」則是陽性。「即將」(μελλούσης)是「μέλλ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和不定詞「ἔρχεσθαι」(臨到)合用，表示未來。「世界」(οἰκουμένης)是「οἰκέω」(居住)的現在式被動語態分詞，指有人居住的土地，而不是指物質上的地。另見啓十二9的「普天下」，路二1的「天下」。「試煉」(πειράσαι)是「πειράζ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表示目的。這試煉可能不單單是肉身上的受苦(啓二10)，也是出自魔鬼的試煉(啓九1~21)。「住」(κατοικοῦντας)是「κατοικ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帶冠詞，指居住在地球上的人。這可能就是指前面的「全世界」。

11 「我必快來」(ἔρχομαι ταχύ = I am coming quickly)。同樣的詞句另見啓二16，二十二7、12、20。這乃是啓示錄這卷書的主要詞句之一，不過作者加上了他自己的意思「快」。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κράτει ὃ ἔχεις = hold fast what you have)。「你要持守」(κράτει)是「κρατέω」(緊緊捉住)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這是給與教會的命令，另見啓二25。

「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ἵνα μηδεις λάβη τὸν στέφανόν σου = in order that no one take your crown)。由語助詞「ἵνα」(好叫，爲的是)和「λάβη」(奪去，λαμβάνω的第二簡單過去式假設語氣)構成的目的子句。這冠冕是「你的」(σου)，是你得勝所贏取的(啓二10)，若是你不失敗，就能守住(提後四8)。若是你失敗了，這冠冕就要被別人所得(太二十五28；羅十一17、18)。

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ὁ νικῶν ποιήσω αὐτὸν στῆλον ἐν τῷ ναῶ τοῦ θεοῦ μου = he who over-

comes, I will make him a pillar in the temple of My God)。「得勝的」(ὁ νικῶν)是獨立主格，即作為主要子句中的直接受格「αὐτόν」(他)。「柱子」(σιῶλον)是一個古字，新約中只有出現於本節，啓十1；加二9；提前三15。這是一個比方性的說法，具有雙重的意義，一方面是指永久性的堅固，另一方面指穩定。特別在非拉鐵非這個多地震的都市，建築物格外的需要永久性的堅固和穩定。Mounce 指出，關於柱子的比方，新約中也偶有題及(加二9；提前三15)。「殿」(ναῶ)在此和啓七15和提前三15一樣，也是作為比方用，指神的百姓。在啓二十一22我們讀到，從天而降的聖城新耶路撒冷(二十一10~二十二5)中並沒有聖殿，神自己乃是殿，不過在啓七15則又題到神的殿作比方。

「他也必不再從那裏出去」(καὶ ἔξω οὐ μὴ ἐξέλθῃ ἐν = and he will not go out from it anymore)。雙重否定詞「οὐ」和「μή」，強調用，後面跟「ἐξέλθῃ」(出去)是「ἐξέρχομαι」的第二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這個子句的主詞就是「ὁ νικῶν」(得勝的)。那得勝的就像柱子，穩定地留在他自己的原處。

「我又要……寫在他上面」(καὶ γράψω ἐπ' αὐτόν... = and I will write upon him...)。「寫」(γράφω)是「γράφ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αὐτόν」(他)是指得勝的，而不是指柱子。凡得勝的，在他額頭上要寫三重的名字(啓十四1，二十二4)，就好像大祭司在他的額頭上要寫歸耶和華為聖(出二十八36、38)。這三重的名字就是「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和「我的新名」。這個新名(啓二17)並沒有甚麼魔力，只不過是證明神的所有權，以及他是新耶路撒冷的公民，這個新名的新記號乃是基督的榮耀品格(啓十九12)，和獸印在其他額上的印記(啓十三17，十四11)是互相對照的。關於在神城裏的國民之身分，請見加四26；腓三20；來十一10，十二22，十三14。

「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τῆς καινῆς Ἱερουσαλήμ ἢ καταβαίνουσα ἐκ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ἀπό

τοῦ θεοῦ μου = the new Jerusalem, which comes down out of heaven from My God)。「新」(καινῆς)是指質方面的新，而不是時間上的。關於新耶路撒冷另見啓二十一2、10；加四26；和來十二22。Charles 把這個新耶路撒冷和最後審判前的那個舊耶路撒冷作對比，也許是有道理的。「耶路撒冷」在啓示錄中都寫作「Ἱερουσαλήμ」，但在約翰福音中都寫作「Ἱεροσόλυμα」(一19等)。「降下來」(καταβαίνουσα)是「καταβαίν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陰性主格，所以其冠詞也是用「ἡ」，和前面的「τῆς πόλεως」(城)相一致，和啓一5，二20等的語法一樣。由「κατά」(下)和「βαίνω」(來，去)複合而成，故，降下來。

「我的新名」(τὸ ὄνομά μου τὸ καινόν = My new name)。直譯作「我的名」，「新的」。另見二17，十九12、16。在未來的世界中，基督和其他的人一樣，都要得着一個新名。

13 見啓二7。

7. 老底嘉(三14~22)

第三章

14 「老底嘉」(ἐν Λαοδικείᾳ = in Laodicea)。老底嘉在非拉鐵非東南方約四十哩，以弗所東方四十哩。是啓示錄七個教會中最後一個。位於 Lycus 河畔，與弗呂家接壤，臨近歌羅西和希拉波立(西四16)，保羅曾致信這些城市的教會。老底嘉位於由以弗所向東延伸的通商大道上，城中有許多製造廠和銀行。出產品中以羊毛地氈和花飾著稱，是敬拜 Asklepios 的中心。該城有一所醫學院，也是該省法院所在地。Cicero(主前106~43年，羅馬政治家與學者)住在這城中，並在這城寫出許多書信。老底嘉城市有許多猶太人。老底嘉教會顯然是由以巴弗(西一7，四12、13)所設立的。這個教會現在已成一堆廢墟。基督給這個教會的信息沒有任何的稱讚，只是責備他們的不冷不熱。

「那為阿們的，為誠信真實見證的」(ὁ ἀμὴν, ὁ μάρτυς ὁ πιστὸς καὶ ἀληθινός = the Amen, the faithful and true Witness)。注意，這裏的冠詞是陽性單數的「ὁ」，「阿們」(ἀμὴν)作為專門名詞用，新約中只有這一次，雖然在賽六十五16有「阿們的神」(中文聖經作「真實的神」)，不過那裏的阿們是指神，但這裏的「阿們」是指基督。Mounce 指出，用「阿們」作為稱呼基督的頭銜，意思是，祂乃是真理的表現。接下去的「誠信真實見證的」，乃是進一步說明「阿們」。「誠信見證的」(ὁ μάρτυς ὁ πιστός)即啓一5的「那誠實作見證的」，請參考。「真實」(ἀληθινός)，請參考本章第七節。祂的見證絕對沒有任何不符真理之處。

「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ἡ ἀρχὴ τῆς κτίσεως τοῦ θεοῦ = the Beginning of the creation of God)。「元首」(ἡ ἀρχή)原意是「開始」，這並不是亞流派(Arians)或今日神體一位論(Unitarians)所宣稱的，基督是最先被造的。這是指起源，一切的被造之物都是由祂而來，神也是通過祂創造萬有的(西一15、18；約一3；來一2；啓一18，二8，三21，五13)。Mounce 指出，這裏如此稱呼基督顯然是與西一15~18保羅論基督的那段重要的經文有關。在那段經文中，基督被稱為是「元始」(第18節)，「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第15節)。由於歌羅西和老底嘉在地理位置上極為接近，並且保羅在西四16吩咐歌羅西教會「你們念了這書信，便交給老底嘉的教會，叫他們也念」，所以老底嘉教會的人必然也熟悉保羅在西一15~18所講的這段話。

15 「你也不冷也不熱」(οὔτε ψυχρὸς εἶ οὔτε ζεστός = you are neither cold nor hot)。「冷」(ψυχρός)，古字，由「ψύχω」(變冷)變化而來。這個字在新約中除了本節與下一節共出現三次以外，另外只出現於太十42的「凉水」。動詞「ψύχω」則出現於太二十四12的「漸漸冷淡了」(ψυγήσεται, ψύχω 的未來式被動語態)。「熱」(ζεστός)是晚期由動詞「ζέω」(火熱，滾燙)變化而來的字，新約中

這個字只出現在本節與下一節；動詞則出現於徒十八25與羅十二11的「火熱」。

Mounce 指出，「不冷不熱」一詞，有些學者主張應該按當地的背景來解釋。原來在 Lycus 河北方，距老底嘉約六哩處有一座城市叫希拉波立。這座城內以熱溫泉著稱，從這裏湧出來的熱溫泉流過城外一大片平原，到老底嘉城外的一處懸崖處傾瀉而下。這懸崖約有三百呎高，一哩寬。其上凝結了一層白色的碳酸鈣，遠遠看來頗為壯觀。原來的熱溫泉，流過這一大片平原後，變成了微溫，也不冷也不熱。這樣的水流入河中以後，不知情的人取來喝，因為裏面含有太多礦物質，必然喝不下，立刻就會吐掉的。但是，另外有些學者(M.J.S. Rudwick 和 E.M.B. Green)卻持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不冷不熱」是把希拉波立那能治病的熱溫泉，和歌羅西的純淨凉水作對比。因此，老底嘉既不熱，不能醫治人屬靈的病；也不冷，不能使那些在靈性上疲倦的人甦醒更新，在屬靈上完全沒有發出任何功效，所以這是主所不喜悅的。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ὄφελον ψυχρὸς ἦς ἢ ζεστός = I would that you were cold or hot)，「巴不得」(ὄφελον)是「ὀφείλω」的第二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但卻是用來表示對現在的願望。應該寫作「ὄφελον」，但本節的寫法「ὄφελον」是沒有往昔符號。後面跟的動詞「ἦς」(是，εἶμι 的過去不完成式)不是不定詞，這樣的語法和林後十一1的「但願你們寬容」(ὄφελον ἀνείχεσθε)一樣。另見林前四8的「我願意」和加五12的「恨不得」。

16 「你既如溫水」(οὕτως ὅτι χλιαρὸς εἶ = so because you are lukewarm)。「溫」(χλιαρός)是由「χλίω」(融化，變化成水)變化而來的古形容詞，新約中只有出現這一次。

「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μέλλω σε ἐμέσαι ἐκ τοῦ στόματός μου = I will spit you out of My mouth)。「μέλλω」是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意思是：我即將。「吐」(ἐμέσαι)是「ἐμέ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

這是一個古動詞，意思是：嘔吐，在極端厭惡之下加以排斥。新約中只出現這一次。

17 「我是富足」（ὅτι πλούσιός εἰμι = I am rich）。語助詞「ὅτι」作為重述用，相當於引號，接下去是直接引句。「富足」（πλούσιος）是古形容詞，由「πλοῦτος」變化而來，意思是：富有，財富。老底嘉是一個富裕的都市，這個教會把他們擁有財富的驕傲，也帶進他們的屬靈生活中。

「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πεπλούτηκα καὶ οὐδὲν χρείαν ἔχω = have become wealthy, and have need of nothing）。「已經發了財」（πεπλούτηκα）是古動詞「πλουτέω」（成為富足）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和前面的「πλούσιος」（富足）一樣，都是由「πλοῦτος」變化而來的。這裏是作為比方性的用法，表示這教會自以為在屬靈上是發了財的，其實他們並沒有。這和士每拿教會的情形正好相反，他們物質上是貧窮，靈裏卻是富足的（啓二9）。本句直譯可作「我已經發了財，我甚麼都不缺」。

「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καὶ οὐκ οἶδας ὅτι οὐ εἶ ὁ ταλαίπωρος... = and you do not know that you are wretched...）。代名詞「ού」（你）是強調用的，指出前面是他們對自己的錯誤看法，而本句開始則是他們的實況。這裏用了五個形容詞來稱呼他們：「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但是只有一個冠詞「ὁ」來涵蓋這五個形容詞。「困苦」（ταλαίπωρος），古形容詞，由「τλάω」（忍受）和「πῶρος」（厚繭）複合而成，意思是很難受；故：困苦。新約中只有出現在本節和羅七24的「苦」。「可憐」（ἐλεεινός），指被視為值得最高憐憫的人，如林前十五19。「貧窮」（πτωχός），指極端的貧窮，窮到作乞丐的程度。見啓二9，可能指那些自滿自足，卻是靈裏貧窮的。「瞎眼」（τυφλός），常常被用指屬靈上的瞎眼（太二十三17），請注意第十八節的「眼藥」。Mounce 指出，老底嘉以醫藥學校著稱，並且出品一種特效的眼藥。「赤身」（γυμνός），這一

個形容詞說明了他們是絕對的貧窮。Ford 指出，老底嘉出產一種發亮的黑色羊毛衣服著稱。故，這些形容詞都是特別有所指的。

18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συμβουλεύω σοι ἀγοράσαι παρ' ἐμοῦ χρυσίον πεπυρωμένον ἐκ πυρός = I advise you to buy from Me gold refined by fire）。「勸」（συμβουλεύω）是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由古複合字「σύμβουλος」（謀士，羅十一34）變化而來。由「σύν」（一起）和「βουλή」（決志，心意）複合而成。約十八14的「發議論」（συμβουλεύσας）用的也是這個動詞。「買」（ἀγοράσαι）是「ἀγοράζ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在表示意願的動詞之後。這個字是由「ἀγορά」（市場）變化而來的。既然他們自以為富足，就可以買。這裏可以看出語帶諷刺。「向我」（παρ' ἐμοῦ），介詞「παρά」意思是：平行，或在旁邊。從我旁邊買，強調用。「火煉」（πεπυρωμένον ἐκ πυρός），「煉」（πεπυρωμένον）是「πυρώω」（煨煉，如啓一15）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這個比方又進一步用「ἐκ πυρός」來加以強調，用火來煨煉。這樣火煉的目的，就是要把雜質除去，見詩六十六10；彼前一7。

「叫你富足」（ἵνα πλουτήσῃς = that you may become rich）。表示目的的結束子句，由語助詞「ἵνα」（叫）和「πλουτήσῃς」（富足，「πλουτέ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表示動作的開始）構成。這裏是指屬靈上的富足。

「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ἵνα περιβάλη καὶ μὴ φανερωθῇ ἡ αἰσχύνη τῆς γυμνότητός σου = that you may clothe yourself, and that the shame of your nakedness may not be revealed）。又是由語助詞「ἵνα」（叫）開始的表示目的之結束句，包括「穿上」和「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穿上」（περιβάλη）是「περιβάλλω」的第二簡單過去式直

接的關身語態假設語氣。買白衣的目的是「叫你可以穿上」。這個動詞的意思，請參考啓三5。「露出來」(φανερωθῆ)是「φανερῶ」的第一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假設語氣，帶否定詞「μή」，不被顯露出來。「赤身」(γυμνότιος)是晚期的罕用字，是由「γυμνός」(赤身，見可十四51、52等)變化而來。新約中只有出現於本節，林後十一27和羅八35。另見啓十六15；林後五2、3。

「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καὶ κολλούριον ἐγγρίσαι τοὺς ὀφθαλμούς σου = and eye salve to anoint your eyes, that you may see)。「眼藥」(κολλούριον)是「κολλούρα」的另一種寫法，這是一種長圓形的粗麵包。很明顯的，老底嘉出產的著名眼藥，就是這種形狀的。「κολλούριον」(眼藥)和前面的「ἱμάτια λευκά」(白衣)，「χρυσίον」(金子)同作「ἀγοράσαι」(買)的直接受詞。「擦」(ἐγγρίσαι)是「ἐγγρί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不定詞(附加說明用)。這是一個晚期的複合字，由「ἐν」(在……裏)和「χρίω」(膏，抹，擦)複合而成，意思是：擦上去，揉進去。新約中只有出現本節這一次。

「使你能看見」(ἵνα βλέπης = that you may see)。這是本節的第三個表示目的的結束句，由語助詞「ἵνα」(使，前面譯作「叫」)和「βλέπης」(看見，βλέπ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構成。這裏使用現在式，表示目的是在使他們繼續能夠看得見。

19 「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ἐγὼ ὅσους ἐὰν φιλῶ ἐλέγχω καὶ παιδεύω = those whom I love, I reprove and discipline)。引用舊約箴三12(來十二6也引用)的話，不過用詞上略有出入。試以來十二6和本節用詞相比較，本節用「ὅσους」(凡……；是不定關係代名詞的複數直接受格)取代原來的「ὅν」(指示代名詞單數)。本節的「疼愛」用「φιλῶ」取代原來的「ἀγαπᾶ」。另外，本節除了「管教」(παιδεύω)以外，又加了七十士譯本在箴三12所用的

「ἐλέγχω」(責備)。Mounce 研究本節的文法結構指出，這句話所強調的是「ἐγὼ」(我)和「ὅσους」(凡)。而由「φιλῶ」取代原來的「ἀγαπᾶ」，Mounce 也指出，這是由不能被征服的慈惠善意的態度(即 ἀγαπᾶ 所表達的)轉而成爲最熱誠最柔和的愛護(即 φιλῶ 所表達的)。

「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ζήλευε οὖν καὶ μετανόησον = be zealous therefore, and repent)。「發熱心」(ζήλευε)是「ζηλεύω」(熱心，嫉妒，在此指好的意思)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這個字是由「ζήλος」和「ζέω」變化而來，原意是：滾燙，和不冷不熱正好相反。本節的寫法，在新約中只有出現這一次，其他地方都寫作「ζηλόω」。因爲是現在式，故可譯爲：你要繼續發熱心。「悔改」(μετανόησον)是「μετανοέ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表示動作的開始。

20 「我站在門外叩門」(ἔστηκα ἐπὶ τὴν θύραν καὶ κρούω = I stand at the door and knock)。「站」(ἔστηκα)是「ἵστημι」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是不及物動詞。和太二十四33；雅五9的用法一樣，在此是描述基督再臨時的光景。但是本節也可用於基督對個人呼召時，個人的反應(見路十二36)。有些人認爲，這裏用的比方可能與歌五2有關。「叩」(κρούω)是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表示繼續不斷的動作。

「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ἐάν τις ἀκούσῃ τῆς φωνῆς μου καὶ ἀνοίξῃ τὴν θύραν = if anyone hears My voice and opens the door)。第三類條件句，有可能成爲事實的假設，由語助詞「ἐάν」(若)和「ἀκούσῃ」(聽到)和「ἀνοίξῃ」(開)(兩個動詞都是表始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構成。請見約十3，十八37。與此相反的另一幅情景，請見路十三25和太二十五10。

「我要進到他那裏去」(εἰσελεύσομαι πρὸς αὐτόν = I will come in to him)。「進到」(εἰσελεύσομαι)是

「εἰσερχομαι」的未來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εἰσερχομαι」（進到）和介詞「πρός」合用，表示進入某人家中，請見可十五43；徒十一3。另外請見約十四23。

「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καὶ δειπήσω μετ' αὐτοῦ καὶ αὐτὸς μετ' ἐμοῦ = and will dine with him, and he with Me）。「坐席」（δειπήσω）是「δειπνέω」（吃）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一個古動詞，由「δεῖπνον」（晚餐）變化而來的，請見路十七8。這是指在彌賽亞國度中與主的同席交通（路二十二30；可十四25；太二十六29）。

21 「得勝的」（ὁ νικῶν = he who overcomes）。和啓三12一樣，這是獨立主格。不過在啓三12那個「得勝的」是作為「使作」的受詞，本節則作為「賜」的間接受詞，和啓二26一樣。

「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δώσω αὐτῷ καθίσει μετ' ἐμοῦ ἐν τῷ θρόνῳ μου = I will grant to him to sit down with Me on My throne）。「坐」（καθίσει）是「καθίζ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這個應許是由聖徒將與彌賽亞一同掌權的預言發展出來的。這預言原來是給與十二門徒的應許（太十九28；路二十二29、30），經保羅重述（林前六2、3），在啓二十二1~5再加以擴大（直到永遠，另見提後二11、12）。值得注意的是，雅各和約翰是按照字面來瞭解這個應許，而不是照比方的說法來瞭解（可十40）。

「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祂同坐一般」（ὡς κἀγὼ ἐνίκησα καὶ ἐκάθισα μετὰ τοῦ πατρός μου ἐν τῷ θρόνῳ αὐτοῦ = as I also overcame and sat down with My Father on His throne）。「得了勝」（ἐνίκησα）是「νικά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回頭看祂的得勝，是過去就已完成的。在約十六33，耶穌被釘十字架以前曾說，「我已經勝了世界」，那裏的「勝了」用的是「νενίκηκα」，是「νικάω」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強調的是祂得勝的永遠果效。「坐」（ἐκάθισα）是「καθίζ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

說語氣。來一3說基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祂現在仍坐在那裏（啓二十23；西三1），另見約壹五4；啓二27、28。給這七個教會的信息，開始和結束的方式都相同；每一個信息都是基督和聖靈對該教會的使者講的；每一篇信息都是切合該教會之特別情況的需要；每一篇信息都對得勝者有應許，有賜福；基督是大牧者，祂認識祂的羊，並且把他們各自的危險，擺在他們面前。

22 見啓二7。

三

寶座前的頌讚（四 1～五 14）

1. 敬拜創造者神（四 1～11）

第四章

1 「此後」（μετὰ ταῦτα = after these things）。是指異象內容的轉換，不是指時間上的前後次序（啓七 1、9，十五 5，十八 1，十九 1）。這個異象是論到天上的，而不像第二、三章，是論到地上的。第一個異象是論到基督，以及祂給七個教會的信息，是由啓一 12 開始的。這個新的異象是關係到天上寶座的異象（啓四 1～11），以及和這寶座異象有關的其他異象。

「我觀看，見」（εἶδον, καὶ ἰδοῦ = I looked and behold; 直譯應作「我觀看，看哪」）。「觀看」（εἶδον）是「ὀρά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看哪」（ἰδοῦ），感嘆詞，生動地表達了約翰見到這異象時的感受和反應。這個感嘆詞對以下的句子結構並沒有影響。Charles 指出，「εἶδον」和「ἰδοῦ」這兩個字在一起，經常都引介一段具有重要意義的新異象。

「天上有門開了」（θύρα ἠνεωγμένη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 a door standing open in heaven）。「開了」（ἠνεωγμένη）是「ἀνοίγω」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請注意，這裏的現在完成式集合了三種不同的字首變化，首先是「ἀ」變為「ἠ」，其次是加一個「ε」，第三是「ου」變作「ῶ」。啓三 8 的「敞開的門」是指機會，三 20 的「門」是指心門，這裏的門是指啓示的門。「天上」（οὐρανῷ），單數，這是啓示錄中一貫的用法，惟一的例外是啓十二 12，不過該處可能受到賽四十四 23 的影響，所以才用複數。當時的人大多以複數來稱呼天，所以約翰的用法很特別。另見結一 1；可一 10；約一 51，有關

「天開了」的記錄。Mounce 指出，本節的「ἠνεωγμένη」（開了）用現在完成式，可能表示那門先前即已開着，等候約翰的到達。

「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καὶ ἡ φωνὴ ἡ πρώτη ἦν ἤκουσα ὡς σάλπιγγος λαλούσης μετ' ἐμοῦ λέγων = and the first voice which I had heard, like the sound of a trumpet speaking with me, said）。「初次……的聲音」（ἡ φωνὴ ἡ πρώτη，直譯是「這聲音這初次」），請參考啓一10，該處也說到這聲音「如吹號」。「對我說」（λαλούσης μετ' ἐμοῦ λέγων，直譯應作「對我說，說」），第一個「說」本節用「λαλούσης」，是「λαλ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後面跟介詞「μετά」和「ἐμοῦ」，而啓一10則是用「λεγούσης」，是「λέγ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另外本節多一個「λέγων」（說），重複前面「λαλούσης」（說）的意思。第一個「說」（λαλούσης）是陰性所有格單數的分詞，和「號」（σάλπιγγος，陰性單數所有格）相一致，而不是與「聲音」（ἡ φωνή，陰性單數主格）相一致。第二個「說」（λέγων）是陽性單數主格的分詞，應該與「聲音」（φωνή）相一致。但「聲音」是陰性單數主格，這個分詞之所以用陽性，可能是因為在聲音背後吹號聲者的緣故（見啓十一15）。

「你上到這裏來」（ἀνάβα ὧδε = come up here）。「上到……來」（ἀνάβα）是「ἀναβαίνω」的第二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第二人稱單數。由介詞「ἀνά」（上）和「βαίνω」（去，往）複合而成。原來應寫作「ἀνάβηθι」，但在通用期希臘文中，這個字通常都被縮寫作「ἀνάβα」。「ὧδε」（這裏）原來的意思只是「這裏」（here），但在通俗用語中，則被當作「到這裏」（hither）解；約六25的「到這裏」，十27的「過……來」也都是這樣的通俗用法。

「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καὶ δείξω σοι ἃ δεῖ γενέσθαι μετὰ ταῦτα = and I will show you what must take place after these things）。「指示」（δείξω）是「δείκνυμι」（展現，指示給人看）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和啓一1

的「指示」同一個動詞。「以後」（μετὰ ταῦτα），直譯是「這些事之後」。「必」（δεῖ），指必須，不能缺少。Mounce 指出，約翰所將看到的是「這些事之後必定要發生的事」。這句話肯定的表示，以下幾章經文所記錄的，是關係到未來的事。在啓一19基督曾吩咐約翰把「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現在，祂就把這些事對他展示出來。由於地上的諸事件都源出於天上，所以約翰在此被請「上到這裏來」並非預料之外。只有當我們通過天上寶座的角度，來看地上的諸事件，我們才能真正明白歷史的真義。

2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εὐθέως ἐγενόμην ἐν πνεύματι = immediately I was in the Spirit; 原文無「聖」字，直譯可作「我立刻來到靈裏面」）。這裏的用詞與啓一10完全一樣。約翰不是早已「被聖靈感動」嗎？可能這兩節經文中的簡單過去式有不同的含義。啓一10的簡單過去式是表始的簡單過去式，而本節的則是有效的簡單過去式。如果這樣，本句不應譯作「我立刻來到靈裏面」，而應譯作「我立刻發現自己是在靈裏面」。

「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καὶ ἰδοὺ θρόνος ἔκειτο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 and behold, a throne was standing in heaven）。「安置」（ἔκειτο）是古動詞「κεῖμαι」的過去不完成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意思是：安放，站立。這個動詞在此的意義相當於「τίθημι」（站立）的被動語態。異象一展開，約翰就看到那寶座已經被安置在天上。這是一個大膽的比方，主要是由王上二十二19；賽六1以下；結一26~28；但七9以下等經文而來的。不可忘記，神是靈，如此用物質來作比方，並非指天上真有那一座物質所造成的寶座。不但舊約中常題到神坐在寶座上，新約也是如此，請見：太五34以下，二十三22；來一3，以及啓示錄中幾乎每一章都題到這事實。新約中就用「καθήμενος」（那位坐着的）來稱呼神，就如舊約中，人用「Yahweh」來稱呼神，以避免直呼神的名，並與子有區別（見啓六16，七10）。

「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καὶ ἐπὶ τὸν θρόνον καθήμενος = and One sitting on the throne; 直譯可作「而在寶座上的是那位坐着的」)。「在寶座上」的介詞「ἐπὶ」之後，有時用直接受格，如本節，四4，六2、4以下，十一16，二十4；但有時跟所有格(τοῦ θρόνου)如四10，六16，七15；另外，也有跟位置格的(τῷ θρόνῳ)如四9，七10，十九4，二十一5。不過，不管後面跟甚麼格，意義上並沒有大差別。「坐」(καθήμενος)是「κάθημαι」(坐)的現在式關身形主動意分詞。E. Lohse 指出，這位坐在天上寶座上的，乃是那位萬王之王，管轄主宰世界一切的神，此外沒有其他的可能。

3 「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紅寶石」(καὶ ὁ καθήμενος ὅμοιος ὁράσει λίθῳ ἰάσπιδι καὶ σαρδίῳ = and He who was sitting was like a jasper stone and a sardius in appearance)。用「ὁ καθήμενος」(那坐着的)指神。「好像」(ὅμοιος ὁράσει)直譯應作「外表好像」。「外表」(ὁράσει)是「ὄρασις」的位置格，這是一個古字，由動詞「ὀράω」(看)變化而來，表示外貌，如結一5、26的「形狀」。

「碧玉和紅寶石」(λίθῳ ἰάσπιδι καὶ σαρδίῳ = a jasper stone and a sardius)。「碧玉」和「紅寶石」應和前面的「ὅμοιος」(好像)合用，兩者皆為相關憑藉格。「碧玉」(λίθῳ ἰάσπιδι)，是古波斯字，可以用來指不同色澤的寶石，例如：乳白色的蛋白石(Opal)，半透明的寶石(即本節，二十一11、18等節的「碧玉」)，或紅色或黃色的寶石(即賽五十四12「紅寶石」)。有些人甚至以為，這個字即指今天的鑽石。不過，無論如何，這必然是指相當貴重的寶石。「紅寶石」(σαρδίῳ)，古字，新約中只出現於本節和啓二十一20的「紅瑪瑙」，是一種朱紅色的寶石。這種寶石的名字「σάρδιον」是由「撒狄」(Σάρδεις)而得名的，因為該地盛產這一類的寶石。Mounce 指出，碧玉可能是指尊貴，聖潔，或純淨的特質。紅寶石可以被解釋為怒氣或審判。

「又有虹圍着寶座，好像綠寶石」(καὶ ἴρις κυκλόθεν τοῦ

θρόνου ὅμοιος ὁράσει σμαραγδίνῳ = and there was a rainbow around the throne, like an emerald in appearance。「好像」原文作「外表好像」。「ἴρις」指虹，或彩虹的顏色。新約中只有出現於本節和啓十1。由七十士譯本結一5、26的用語變化而來。「綠寶石」(σμαραγδίνῳ)是形容詞，由名詞「σμάραγδος」(綠寶石)變化而來。因為是形容詞，故應加一個「λίθῳ」(石)；啓二十一19的「綠寶石」用的則是名詞。約翰所看到的，不是神的外形(出二十四10)，只是用寶石所發出的色澤，來形容他所見。「圍着」(κυκλόθεν)是副詞，表示完全的圍繞着，後面跟所有格「τοῦ θρόνου」(寶座)，故其功用有如介詞。Mounce 指出，「綠寶石」表示憐憫；「虹」則可以題醒人，神與挪亞所立的約。不過，Mounce 又指出，最好不要把這些不同的寶石所象徵的意義太過強調。它們只是被用來象徵，或形容神的尊貴，以及祂的榮耀是如此的燦爛不能親近。就像耶穌所講的比喻，許多細節只是用來襯托其所要表達的主題，所以我們不可以認為，任何一個細節都帶有重要的靈意。

4 「寶座的周圍，又有二十四個座位」(καὶ κυκλόθεν τοῦ θρόνου θρόνους εἴκοσι τέσσαρες = and around the throne were twenty-four thrones)。「寶座的周圍」(κυκλόθεν τοῦ θρόνου)，和前一節的語法一樣。「二十四個座位」的「座位」，有些抄本(Aleph, A)作「θρόνους」(寶座，直接受格)。如果這樣的讀法正確，則本節的主要動詞應該和啓四1的「εἶδον」(我觀看)一樣，即把「二十四個座位」當作「我觀看」的直接受詞。但是有些抄本(P, Q)則作「θρόνου」(寶座，主格)。這二十四個寶座(中文聖經作「座位」)是圍繞着那個大寶座的。

「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長老」(καὶ ἐπὶ τοὺς θρόνους εἴκοσι τέσσαρας πρεσβυτέρους = and upon the thrones I saw twenty-four elders)。「長老」(πρεσβυτέρους)是直接受格，按照上下文，這裏應該補充啓四1的動詞「εἶδον」(我

觀看，我看見），作為其主詞。「二十四」這個象徵性的數字，只有出現於本書，並且只用於這些長老身上（啓四4、10，五8，十一16，十九4）。為甚麼選用這個數字，我們實在不知道，也許是從十二個支派中每支派選兩位長老；也許是十二位使徒和十二支派的總和（新約和舊約）；也許是亞倫後裔的二十四個班次（代上二十四1~19）；也許是某種天使的等次（西一16），這是我們無從瞭解的。請參考弗二6，那裏題到信徒已經與基督同坐在天上。

「坐着……身穿白衣，頭上戴着金冠冕」（καθημένους 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ους ἐν ἱματίοις λευκοῖς καὶ ἐπὶ τὰς κεφαλὰς αὐτῶν στεφάνους χρυσοῦς = sitting, clothed in white garments, and golden crowns on their heads）。「坐着」（καθημένους）是「κάθημαι」（坐，住）的現在式關身形主動意分詞複數直接受格，和「長老」（πρεσβυτέρους）相一致。他們坐在二十四個寶座上。「身穿」（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ους）是「περιβάλλω」（穿）的現在完成式關身語態分詞陽性複數直接受格，也是與「長老」相一致。「白衣」（ἱματίοις λευκοῖς）和啓三5一樣，是在介詞「ἐν」之後，故用位置格。啓七9、13的「身穿白衣」則沒有介詞，故用直接受格。「金冠冕」（στεφάνους χρυσοῦς），是直接受格，和「長老」一樣，前面應加一個主要動詞「εἶδον」（我看見，啓四1）。啓十四14的「戴着金冠冕」則加了一個「ἔχων」（有）。約翰題到國王所戴的「冠冕」用的是「διάδημα」（見啓十二3，十三1，十九12等）。在古希臘文中，「διάδημα」是指君王的冠冕，「στέφανος」是指得勝者的冠冕。但是，晚期的希臘文中，是否有這樣的分法，則尚無定論。

5 「從寶座中發出」（καὶ ἐκ τοῦ θρόνου ἐκπορεύονται = and from the throne proceed...）。又回到了寶座本身。這裏所描述的，和出十九16，二十四9以下；結一22、27很類似。「發出」（ἐκπορεύονται）是歷史的現在式，使行文更加生動活潑。

「閃電，聲音，雷轟」（ἀστραπαὶ καὶ φωναὶ καὶ βρονταὶ = flashes of lightning and sounds and peals of thunder）。同樣的用詞另外出現於啓十一19，十六18。啓八5也用了同樣的字眼，不過「雷轟」排在最前，「閃電」在最後。這三個字都是古常用字。Swete指出，雷轟閃電，在希伯來人詩歌中，常用來形容神的大能。請參考撒二10；詩十八9以下；伯三十七4以下。

「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着」（καὶ ἐπὶ τὰς λαμπάδες πυρὸς καίόμεναι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ρόνου = and there were seven lamps of fire burning before the throne）。「七盞火燈」（ἐπὶ τὰς λαμπάδες πυρὸς）又恢復到主格，所以這裏應該加的是「ἰδοῦ」（看哪），而不是「εἶδον」（我看見）。並且這裏省略了「ἦσαν」（were, εἶμι的過去不完成式）。這個比方取自結一13和亞四12以下。英文的「lamp」（燈盞）就是從「λαμπάδες」音譯而來。不過，這裏的燈，指的是火把，如啓八10；而不是燈台（λυχνία），如啓一12、20；也不是指手提的油燈（λύχνον），如太五15。和啓一4和三1一樣，這七燈被認為就是聖靈（神的七靈）。「點着」（καίόμεναι）是「καίω」的現在式被動語態分詞。Swete指出，這顯示出，這些火把在神寶座前面，不斷地發出火焰來。

6 「寶座前好像一個玻璃海如同水晶」（καὶ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ρόνου ὡς θάλασσα ὑαλίνη ὁμοία κρυστάλλῳ = and before the throne there was, as it were, a sea of glass like crystal）。「玻璃」（ὑαλίνη）是古形容詞，由「ὑαλος」（玻璃，名詞，見啓二十一18、21）變化而來，新約中只有出現於本節和本書十五2。這個字可能來自「ὑετ」（雨），像雨點一樣。不管如何，這裏指的是外觀，而不是物質本身。玻璃是四千年前埃及人發現的。在出二十四10，長老們看到以色列神的「脚下彷彿有平鋪的藍寶石，如同天色明淨」（另見結一26）。在彼用天色來比作所看到的外觀，而在本節則是用海來作比方。「水晶」（κρυστάλλῳ）在「如同」（ὁμοία，好像）

之後，故用相關的憑藉格（請參考本章第3節）。這是一個古字，由「κρύος」（冰）變化而來，新約中只有出現於本節和啓二十二1。不是半透明，而是完全透明如水晶體一般。

「寶座中和寶座周圍有四個活物」（καὶ ἐν μέσῳ τοῦ θρόνου καὶ κύκλῳ τοῦ θρόνου τέσσαρα ζῶα = and in the center and around the throne, four living creatures）。「ἐν μέσῳ」（在……中），因為是從寶座前面看，故好像是在寶座裏面。「周圍」（κύκλῳ）是副詞，位置格（見羅十五19的「轉」）。在新約中這個副詞的功用就好像介詞，另外出現於啓五11，七11。這個詞的意思彷彿是說，寶座的四邊，每邊有一個活物，而這些活物也許是靜止不動，也許是繞着寶座四周快速移動（見結一12以下）。「活物」（ζῶα）有別於「野獸」（θηρίον）。在啓示錄中，「ζῶα」只限用於指這四活物（啓四7~9，五6~14，六1~7，七11，十四3，十五7，十九4），而「θηρίον」則用以指那可憎的野獸（六8，十一7，十三1~18，十四9、11，十五2，十六2、10、13，十七3~17，十九19~20，二十四4、10）。這裏「活物」所指的，顯然與結一、二的「四活物」相近，七十士譯本也用「ζῶα」來稱這四活物（在結十2、20稱這四活物為嚙嚙啣）。不過，這四活物的外形，如臉面，翅膀，腿，腳等的描述，以西結和啓示錄並不一致。可能約翰在此這樣的描述，是爲了把這四活物和那些蒙救贖的人（長老）作對比。

「前後遍體都滿了眼睛」（γέμοντα ὀφθαλμῶν ἔμπροσθεν καὶ ὀπίσθεν = full of eyes in front and behind）。原文無「遍體」。「滿了」（γέμοντα）是「γέμω」（充滿，滿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後面跟所有格「眼睛」（ὀφθαλμῶν），再加上「前後」，表示這四活物具有無限的智慧，並且也表示永不止息的儆醒。

7 「第一個活物像獅子」（καὶ τὸ ζῶον τὸ πρῶτον ὅμοιον λέοντι = and the first creature was like a lion）。「像」（ὅμοιον）後面跟相關的憑藉格（見本章第3節），所以本節

的「獅子」（λέοντι）也是相關憑藉格。在以西結書第一章的每一個「活物」（ζῶον）都有四個不同的面孔，但是這裏是每一個活物各有一個不同的面孔。Swete 指出，這四種臉面都是採用最尊貴，最強壯，最聰明，最迅速的被造物作代表。但是我們不必試圖在每一個臉面都找出其屬靈的意義。像早期有些人，試圖把這四活物的面色所代表的意義，和新約的四卷福音拉上關係（獅子代表馬太福音，人代表馬可，牛犢代表路加，飛鷹代表約翰），這是大可不必的。第二個活物像「牛犢」（μόσχῳ），「μόσχῳ」這個字原來的意思是指植物所生長出來的芽，後來指動物的幼年，再後來轉指牛犢（見路十五23、27、30），或是長成的牛（如結一10，七十士譯本所用的就是這個字）。

「第三個臉面像人」（καὶ τὸ τρίτον ζῶον ἔχων τὸ πρόσωπον ὡς ἀνθρώπου = and the third creature had a face like that of a man; 直譯應作「第三個活物有臉面如人的」）。句法結構與其他三個活物不同。其他三個活物都用「ὅμοιον」（像）後面帶「獅子」、「牛犢」、「飛鷹」的相關憑藉格。而本句則用「ἔχων」（有）帶直接受格「πρόσωπον」（臉面）。「有」（ἔχων）是「ἔχ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單數主格。這個分詞在此的用法和第八節的「有」類似，好像具有主要動詞的功能。「臉面像人」（τὸ πρόσωπον ὡς ἀνθρώπου）各種抄本互有出入。本書採用的是「ἀνθρώπου」（人的），是所有格；如果這樣的讀法正確，那麼這個活物和人相像之處，只限於「人的」臉面。但有些抄本讀作「ἄνθρωπος」（人），是主格；如果正確，那麼這個活物與人相像之處，就不限於臉面了。

「像飛鷹」（ὅμοιον ἀετῷ πετομένῳ = like a flying eagle）。和第一和第二個活物的句法結構一樣。「飛」（πετομένῳ）是古動詞「πέτομαι」的現在式關身形主動意分詞，新約中只有出現於本書（四7，八13，十二14，十四6，十九17）。在太二十四28和路十七37的「ἀετός」（鷹）這個字，可能是指吃腐屍的禿鷹，但在啓八13，十二14則否。

8 「各有六個翅膀」(ἐν καθ' ἐν αὐτῶν ἔχων ἀνά πτέρυγας ἕξ = each one of them having six wings)。「各」(ἐν καθ' ἐν αὐτῶν)，本節所用的是當時通俗的慣用語，相當於可十四19的「一個一個」(εἷς κατὰ εἷς)。「有」(ἔχων)和第七節一樣，是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雖然「活物」(ζῶον)是中性。「ἀνά」(各)在此的用法是分配 (distributive)，指每一個活物都有六個翅膀。這樣的用法和路十1的「兩個兩個」(ἀνά δύο)一樣。賽六2的撒拉弗也各有六個翅膀，但結一6的活物，則各有四個翅膀。

「遍體內外都滿了眼睛」(κυκλόθεν καὶ ἔσωθεν γέμουσιν ὀφθαλμῶν = are full of eyes around and within)。原文無「遍體」。「滿了」(γέμουσιν)是「γέμ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Mounce 指出，「內外」(κυκλόθεν καὶ ἔσωθεν)一詞極為不通順，意思可能是說，這些活物全身四圍都有眼睛，翅膀底下也有眼睛。不過，他又指出，這些都是描述異象中所見，用詞旨在激發人的想像力，而不是要人在畫版上畫出來的。

「他們晝夜不住的說」(καὶ ἀνάπαυσιν οὐκ ἔχουσιν ἡμέρας καὶ νυκτὸς λέγοντες = and day and night they do not cease to say; 直譯應作「他們沒有休息，晝夜說」)。「住」(ἀνάπαυσιν)是由動詞「ἀναπαύω」變化而來，而這個動詞又由介詞「ἀνά」和「παύω」(停止)複合而成，原意是：休憩；即太十一29的「安息」所指。神和基督並沒有停止工作 (約五17)。這個字在啓十四11也出現過，那裏是指晝夜不得「安寧」。Swete 指出，在神的手下，這些被造之物永不休止的活動，乃是永不止息的讚美。「晝夜」(ἡμέρας καὶ νυκτός)兩個字都是所有格，表示時間。

「聖哉！聖哉！聖哉！」(ἅγιος ἅγιος ἅγιος = Holy, Holy, Holy)。猶太人文獻一向描述，屬靈生活的最大特色乃是繼續不斷的稱頌神。這裏稱頌的內容和賽六3撒拉弗所唱的一樣。Norman Walker 研究的結論認為，賽六3的三重「聖哉」，其原始用詞的意義可能是「聖哉！最超越的聖哉！」不

過本節稱頌神的內容，直接指出了猶太文獻中，所強調的有關神的三大中心屬性：聖潔，權能，和永存。「聖」的原意是「分別」，因此稱頌神是「聖哉」，等於宣告神全然有別於其他一切的被造之物。

「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κύριος ὁ θεὸς ὁ παντοκράτωρ, ὁ ἦν καὶ ὁ ὢν καὶ ὁ ἐρχόμενος = is the Lord God, the Almighty, who was and who is and who is to come)。「主神」(κύριος ὁ θεός)，在賽六3稱「萬軍之耶和華」。雖然原文沒有，但這裏應補充一個連繫動詞「ἐστίν」(是，is)，意即：主神是聖哉！聖哉！聖哉 (中文聖經作「主神是昔在……」與原文之含義略有出入)。「全能者」(παντοκράτωρ)，在本書一8已出現。Mounce 指出，這個字在猶太人和基督徒的著作中，只用以描述神。「昔在今在以後永在」一詞在啓一4、8也已出現過；但在啓一的這兩節經文中，「今在」(ὁ ὢν)排在「昔在」(ὁ ἦν)之前。字序有差別，但意義並無不同。

9 「每逢四活物將……歸給……的時候」(ὅταν δώσουσιν τὰ ζῶα = when the living creatures give ...)。這是一個不定時間的副詞子句，由「ὅταν」(每逢)和「δώσουσιν」(歸給，「δίδωμι」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構成。通常像這樣的子句，應該用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δῶσιν」。但這裏使用未來式，顯示這種「歸給」的稱頌是重複的舉動，而不是繼續不斷的。「每逢」四活物 (代表受造之物) 把榮耀、尊貴、頌讚歸給神時，那些長老 (代表蒙救贖的人) 相對的，就敬拜那位「活到永永遠遠者」。

10 「俯伏……敬拜」(πεσοῦνται... προσκυνήσουσιν... = will fall down... will worship)。「俯伏」(πεσοῦνται)是「πίπτω」(俯伏，俯伏在地)的未來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Mounce 指出，俯伏在地乃是對尊貴的神一種合宜的反應；而敬拜祂，乃是對祂永恆存在合宜的反應。「敬拜」

(προσκυνήσουσιν) 是「προσκυνέ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字又是由介詞「πρός」(to, toward) 和「κυνέω」(親嘴) 複合而成，原意是指親某人的手或腳或衣服的縫子表示對他的尊敬，新約中和「俯伏」合用，表示敬拜。

「又把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καὶ βαλοῦσιν τοὺς στεφάνους αὐτῶν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ρόνου = and will cast their crowns before the throne)。「放」(βαλοῦσιν) 是「βάλλω」(放置，丟，擲) 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Mounce 指出，長老們把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θρόνου，單數，指神的寶座) 前，表示他們承認，他們所擁有的權柄，乃是從神分賜而來的。藉着這樣的舉動，他們表示把自己所得的榮耀，誠心歸給那位真正配得一切榮耀的神。

11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ὁ κύριος καὶ ὁ θεὸς ἡμῶν = our Lord and our God)。「主」和「神」都是主格帶冠詞當作呼格用，就如約二十28多馬所說的，以及其他多次的用法一樣。

「你是配得」(ἄξιός εἰ... λαβεῖν = worthy art Thou... to receive)。「配」(ἄξιός) 和「得」(λαβεῖν) 合用，「λαβεῖν」(得) 是「λαμβάνω」(接受，得到) 的第二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Mounce 指出，這裏的「εἰ」(你是) 和本節稍後的「σύ」(你) 都是加強語氣用。

「榮耀、尊貴、權柄」(τὴν δόξαν καὶ τὴν τιμὴν καὶ τὴν δύναμιν = glory and honor and power)。注意，這裏每一個名詞前面都有一個冠詞，故「榮耀」和「尊貴」即指第九節所題到的「榮耀」和「尊貴」。雖然第九節沒有題到「權柄」(δύναμιν，亦可指能力)，但是把「權柄」歸給神也是合宜的。

「因為你創造了萬物」(ὅτι σὺ ἔκτισας τὰ πάντα = for Thou didst create all things)。代名詞「σύ」(你) 是加強語氣用，「創造」(ἔκτισας) 是「κτίζ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保羅在西一16兩次用這個字表示神創造的作

為。這裏的簡單過去式是整體的簡單過去式，把全部創造的作為當作一個整體來看，而不是指其作為的過程。

「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διὰ τὸ θέλημά σου ἦσαν καὶ ἐκτίσθησαν = because of Thy will they existed, and were created)。這是宇宙萬物被造的理由，如來二10所述。「而有」(ἦσαν) 是「εἶμι」(是，to be) 的過去不完成式，把整體宇宙萬物作一個鳥瞰式的綜覽。可能永世的過去裏，在創造還沒有在時間內存在之前，萬有即存在於神的旨意裏。「被創造」(ἐκτίσθησαν) 是「κτίζ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這裏是複數，而保羅在西一16所用的則是單數「ἐκτίσθη」。請參考林前八6，神的旨意是通過「道」(基督) 而作成的。

Mounce 指出，本節二十四位長老的頌讚和四活物的頌讚不同，這裏的頌讚是直接歸給神，頌讚的根據乃是神創造的作為，而不是神的屬性 (見本章第8節)。有人認為神是靈，所以不能實際參與物質的創造，本節顯示這樣的說法不正確。Hanns Lilje 認為本節頌詞的頭幾個字：「你是配」，乃是取自當時政治上的用詞，因為當時軍隊出征凱旋歸來的行列行進時，羣眾對皇帝高呼「你是配的」。而「我們的主，我們的神」這句話，則是由多米田正式把它加入當時的對皇帝崇拜的儀式中。對基督徒而言，只有那位坐在天上寶座上的是配的，其他任何人若有這樣的主張，都是褻瀆的。早先的頌讚題到的是神的全能，本節這些長老的頌讚，則包括了榮耀和尊貴和權柄。祂是配得的，因為萬物都是按祂旨意「而存在，而被創造」(按原文另譯) 的。這句話很不尋常，因為先題到「存在」(ἦσαν，過去不完成式)，再題到「被創造」(ἐκτίσθησαν，簡單過去式)。這似乎在表示，萬物先存在神永世的旨意裏，然後通過祂的旨意，按祂所定的時間，才被創造而存有。有些抄本似乎試圖要解決「存在」(ἦσαν) 和「被創造」(ἐκτίσθησαν) 這兩個動詞所帶來的問題，把「ἦσαν」改作現在式「εἰσίν」，意即，現在的存在乃是過去的創造的結果。有的抄本則在「ἦσαν」之前加一個否定詞「οὐκ」，Swete 認為，

這些抄本的作法，是自作聰明。J. J. O'Rourke 則主張，這些經文部分是約翰自己寫的，但有些頌讚之類的詞句，如：一6，四11，五9、12、13，七12等，可能是直接取自當時教會敬拜儀式中已慣用的語句。

2. 敬拜配開書卷的羔羊（五1~14）

第五章

1 「右手中持有書卷」（ἐπὶ τὴν δεξιάν... βιβλίον = in the right hand... a book）。「右手上」，不是「右手中」，介詞是「ἐπί」（上），而不是「ἐν」（中），手掌是開的，書卷擺在手上。這是引自結二9以下，是擬人化的說法。「βιβλίον」（書卷）是「βίβλος」的另一種寫法，不過這個字已不再如此寫了，啓十2的「小書卷」就用另外一個字「βιβλαρίδιον」。

「裏外都寫着字，用七印封嚴了」（γεγραμμένον ἔσωθεν καὶ ὀπίσθεν κατεσφραγισμένον σφραγίσιν ἑπτὰ = written inside and on the back, sealed up with seven seals）。「寫着字」（γεγραμμένον）是「γράφω」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作述語用的分詞，修飾「書卷」。這裏的現在完成式表示動作的完成，常常用於指具有權柄的法律文件之書寫，其權柄效力仍然繼續存在。「裏外」（ἔσωθεν καὶ ὀπίσθεν）直譯應作「裏面和背面」。這裏的書卷是指那種展開，捲起來的卷，如同路四17所述，而不是有些人所認為的，一張一張的紙。通常這種蒲紙捲成的書卷，只有在裏面寫了字，但是本節的書卷連背面也寫，顯然要記的事很多；請參考結二10。對於本節所述的這個事實，歷來有各種不同的寓意解釋，其實重點並不在此。「封嚴了」（κατεσφραγισμένον）是「κατασφραγίζω」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作述語用的分詞，修飾「書卷」。這是一個古複合動詞，由作為成全語義用的介詞「κατά」（下）和「σφραγίζω」（用印，印證）複合而成。新約中只出現這一次。「印」（σφραγίσιν，與「封嚴」的動詞之第二個複合部分同源），是「σφραγίς」的複數憑藉格。這是古字，用於多種

不同的含義：證實其真實性（如林前九2；羅四11），印（戒指上的印，啓七2），印出來的印記（啓九4；提後二19）。用印封嚴的書，表示封閉起來，不能隨意開啓（啓五1、2、5、9，六1、3、5、7、9、12，八1）。按羅馬的規定，一個人的遺書，必須有七個見證人，並蓋有這七個人的印記。不過，本節的這書卷，除了神自己的心意以外，並不需要有見證人。Henry Alford 另外指出，本節題到的七印，也表示神旨意的完全。

Mounce 指出，這書卷到底何指，學者看法互有出入。有人認為，這是指羔羊的生命冊（三5，十三8，十七8，二十12、15，二十一27）；有人認為，這是指舊約；有人認為，這是指一種保證書，保證聖徒所要得的基業；有人認為，這是雙重書寫的合約書。但 Mounce 認為，這書卷的內容，乃是神在祂絕對主權的心意中，為這世界所定的命運之完整記錄。

2 「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傳說」（ἄγγελον ἰσχυρὸν κηρύσσοντα ἐν φωνῇ μεγάλῃ = a strong angel proclaiming with a loud voice），這位大力天使的出現是必須的，因為他要對整個被造的世界發出宣告。這位大力的天使在啓十1和十八21又出現過。「大聲」（ἐν φωνῇ μεγάλῃ）直譯應作「用大聲音」，有介詞「ἐν」（with），見啓十四7、9、15。但有時也沒有介詞「ἐν」，如啓五12，六10，七2、10，八13，十3等。啓十八2的「大聲」則寫作「ἐν ἰσχυρῷ φωνῇ」，用的是本節的「ἰσχυρὸν」（大力）這個字。「宣傳」（κηρύσσοντα）是「κηρύσσ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作為述語用的分詞，繼續在宣告，傳揚。

「有誰配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呢」（τίς ἄξιος ἀνοίξαι τὸ βιβλίον καὶ λύσαι τὰς σφραγίδας αὐτοῦ = who is worthy to open the book and to break its seals）。「那七印」原文作「它的印」。這裏的「配」不但是根據其階級和品格（見約一27），也是根據其能力（見本章第3節）。「ἄξιος」（配）後面跟兩個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的不定詞

「ἀνοίξαι」(展開)和「λῦσαι」(揭開,打碎)。像這樣的句子,也可以用語助詞「ἵνα」和假設語氣的動詞來構成,約一27的語法就是如此。本節的「ἄξιος」(配)和太八8的「ἱκανός」(不「敢當」)的意思相同,指的是有資格可以作某事。「βιβλίον」(書卷)前面的冠詞「τό」和「σφραγίδας」(印)前面的冠詞「τάς」,表明這就是本章第一節所題到的那書卷和那七印。本節「展開」和「揭開」兩個動詞的排列,並非按時間邏輯的次序,因為「揭開」那些印,理應在「展開」那書卷之前。

3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 ὑποκάτω τῆς γῆς = in heaven, ... on the earth, ... under the earth)。用三個不同的介詞,三個不同的格。「在天上」是用「ἐν」(in)和位置格「οὐρανῷ」;「地上」是用「ἐπὶ」(on)和所有格「γῆς」;「地底下」是用「ὑποκάτω」(under)和分離格「γῆς」。這樣的語法另見本章第十三節。意思是:包括宇宙中的一切,如:出二十四和腓二10。這三個詞前面各有一個否定詞,但不同抄本寫法互有出入,有的寫作「οὐδείς ... οὐδὲ ... οὐδέ」,這種讀法含有連續的意義,相當於英文的「not ... nor」;但另外有些抄本寫作「οὐδείς ... οὐτὲ ... οὐτέ」,這種讀法含有分離的意義,相當於英文的「neither ... nor」。

「沒有能展開能觀看那書卷的」(οὐδείς ἐδύνατο ... ἀνοίξαι τὸ βιβλίον οὔτε βλέπειν αὐτό = no one ... was able to open the book, or to look into it)。「能」(ἐδύνατο)是「δύναμαι」的過去不完成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有能力。後面跟的「ἀνοίξαι」(展開)和「βλέπειν」(觀看)都是不定詞。觀看那書卷,表示讀其內容。

4 「我就大哭」(καὶ ἔκλαιον πολὺ = and I began to weep greatly)。「哭」(ἔκλαιον)是「κλαίω」的過去不完成式,生動地描述他繼續不斷的大哭。希臘文中,常用這種過去不完成式,生動地描述所見到的異象,見一12,二14,五4、14,

六8、9,十10,十九14,二十一15。可能是出聲大哭。

「沒有配……」(οὐδείς ἄξιος εὐρέθη = no one was found worthy ...)。直譯應作「找不到一個人配……」。「找」(εὐρέθη)是「εὐρίσκ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被找到。「配」(ἄξιος)和動詞「εὐρέθη」(被找到)在一起合用,是作為述語用的主格。

5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καὶ εἷς ἐκ τῶν πρεσβυτέρων λέγει μοι = and one of the elders said to me)。「長老」指四4、10的那二十四位長老。「有一位」用介詞「ἐκ」(out of)和分離格構成。這種語法在啓示錄中出現八次,在第四福音中十二次,但在其他新約書卷中,只出現十次。這裏沒有說明,為甚麼這位長老能從其他人中,單獨出來說這話(另見啓七13)。「說」(λέγει)是現在式,為求行文生動活潑。

「不要哭」(μὴ κλαίε = stop weeping)。由否定詞「μὴ」和現在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κλαίε」構成的禁止之命令。

「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ὁ λέων ὁ ἐκ τῆς φυλῆς Ἰούδα, ἡ ρίζα Δαβὶδ = the Lion that is from the tribe of Judah, the Root of David)。彼得曾稱魔鬼為吼叫的「獅子」(彼前五8),不過,獅子在此也被用來作為耶穌的稱呼。在雅各的臨終祝福中,猶大被稱為獅子(創四十九9),而耶穌乃是猶大支派中那位最大的。「大衛的根」,出自賽十一1、10。彌賽亞又被稱為從這根所出的枝子。

Mounce 引用 R.H. Preston 和 A.T. Hanson 的話說,本節的「獅子」和「根」這兩個稱呼,是啓示錄中意義最深邃的經文之一。因為藉此,他把猶太人的彌賽亞盼望,和基督徒所傳揚的福音,就是在拿撒勒人耶穌這個人的降生,彌賽亞已來臨,互相結合在一起。「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和「大衛的根」兩個稱呼,在猶太人的傳統中,一直都被視為是彌賽亞的頭銜。

「祂已得勝」(ἐνίκησεν = ... has overcome)。是動詞「νικά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一次得勝永

遠得勝。這個動詞排在本句的第一個字，作為強調用，也表示祂勝過了一切。

6 「我又看見……之中有羔羊站立」(καὶ εἶδον ἐν μέσῳ... ἀρνίον ἑστηκός = and I saw between... a Lamb standing)。「我看見」(εἶδον)是回應第五節那位長老的話「看哪」(ἰδοῦ)。「之中」(ἐν μέσῳ)即啓四6的「寶座中」所用的那個字，請參考。到底在這異象中，羔羊所站立的位置是在那裏，經文沒有清楚的交代，也許是接近寶座，也許是在寶座和長老的中間。從本章第七節說，這羔羊「前來」，似乎暗示，祂是站在寶座和長老中間；但從啓十四1和徒七56和來十11看，又似乎是靠近寶座。「羔羊」本節寫作「ἀρνίον」，新約中其他地方皆寫作「ὁ ἀμνός」(約一29、36；徒八32；彼前一19)。但是在啓示錄裏，「ἀρνίον」這個字在二十二章經文中，被用來指被釘十字架的基督就達二十九次之多(在新約其他地方僅見於約二十一15)。「站立」(ἑστηκός)是「ἵστημι」的第二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不及物)分詞單數中性直接受格，所謂文法上的中性，以與「羔羊」(ἀρνίον)相一致。

「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ὡς ἐσφαγμένον ἔχων κέρατα ἑπτὰ καὶ ὀφθαλμοὺς ἑπτὰ = as if slain, having seven horns and seven eyes)。「被殺過的」(ἐσφαγμένον)是「σφάζω」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作為述語用。古字，在新約中只有出現於啓五6、9、12，六4、9，十三3、8，十八24和約壹三12，指被殺作為獻祭用。這裏用現在完成式，表示其永久性的果效。雖然這羔羊已經被宰殺獻上，但又復活，現在是站立在天上，所以這裏用了一個字「ὡς」(像)。雖然基督是被獻為祭的羔羊，但聖經告訴我們，祂也是我們的大祭司(來九11以下，十11)。「有」(ἔχων)是「ἔχω」(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單數主格，這是按照上下文內容意義作出來的語法，所以不用「ἔχοντα」(有，陽性單數直接受格)，或「ἔχον」(有，中性單數直接受格)。「角」

(κέρατα)在舊約中常被用來表示大能或君王的權能(見撒二10；王上二十二11；詩一一二9；但七7、20以下)。這個字在啓示錄中經常出現(十二3，十三1，十七3、12)。「七」是完全數，所以「七角」表示完全的能力。「七眼」(ὀφθαλμοὺς ἑπτὰ)，出自亞三9，四10，在這裏所表示的意思，和撒迦利亞書一樣，是指無所不知。本節把「七眼」解作是「神的七靈」，從啓一4，三1，我們知道，基督的靈就是神的靈，而神的七靈又是燃燒發光的七燈(火把)(啓四5)，像基督的「眼目」(啓一14)。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ἀπεσταλμένοι εἰς πᾶσαν τὴν γῆν = sent out into all the earth)。「奉差遣」(ἀπεσταλμένοι)是動詞「ἀποστέλλω」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作述語用，陽性複數，與關係代名詞「οἱ」和「ὀφθαλμούς」(眼)相一致。不過有些抄本則寫作「ἀπεσταλμένα」(中性複數)以與較接近的「πνεύματα」(靈)相一致。

7 「拿了書卷」(καὶ εἴληφεν = and He took it; 原文無「書卷」)。「拿了」(εἴληφεν)是「λαμβάνω」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雖然前面的「來」(ἦλθεν)用的是簡單過去式，這個字卻用現在完成式，目的是要更生動的把當時的情景表達出來。

8 「祂既拿了書卷」(καὶ ὅτε ἔλαβεν τὸ βιβλίον = and when He had taken the book)。「拿了」(ἔλαβεν)是「λαμβάνω」的第二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約翰又回到普通敘述文中常用的時式。像這樣時式上的變化(前一節的「拿了」用現在完成式，本節卻用簡單過去式)，並不是雜亂無章，而是為了使行文活潑生動。類似的語法請見啓三3，八5，十一17(εἴληφεν，拿了)和啓七13以下，十九3(εἶρηκαν，說)。

「就俯伏在羔羊面前」(ἔπεσαν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ἀρνίου =

fell down before the Lamb)。「俯伏」(ἐπεσαν)是「πίπτω」的第二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不過字尾「-αν」是屬於第一簡單過去式的字尾，原意只是：落下去。

「各拿着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ἔχοντες ἑκάστος κιθάραν καὶ φιάλας χρυσᾶς γεμούσας θυμιαμάτων = having each one a harp, and golden bowls full of incense)。「拿着」(ἔχοντες)是「ἔχω」(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複數主格，原意是：有，擁有；但這裏的意思是：捧着。「琴」(κιθάραν)，古字，傳統的樂器，常於唱詩篇時使用(見詩三十三2，九十八5等)；直譯是：一把琴。「爐」(φιάλας)，古字，指一種寬口平底的杯或盤子，新約中只有出現於啓示錄(五8，十五7，十六1~4、8、10、12、17，十七1，二十一9)。這種器皿是飲酒或水用，也用於祭祀的場合。本節的這些「爐」是「金的」(χρυσᾶς)。「盛滿了」(γεμούσας)是「γέμω」(滿)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分詞，原意只是：滿了，請見啓四6、8的「滿了」。「香」(θυμιαμάτων)，古字，由動詞「θυμιάω」(燒香，見路一9)變化而來的名詞，如路一10(中文聖經也譯作「燒香」)。

「這香就是衆聖徒的祈禱」(αἱ εἰσὶν αἱ προσευχαὶ τῶν ἁγίων = which are the prayers of the saints)。「這香」原文是關係代名詞「αἱ」(which，陰性複數主格)，雖然有學者認為其前述詞是「θυμιαμάτων」(香，中性)而不是「φιάλας」(爐，陰性)，這個關係代名詞之所以用「αἱ」(陰性)乃因受到其後面之「προσευχαί」(祈禱，陰性)的吸引；但更簡單的解法，是以這關係代名詞的前述詞爲「φιάλας」(爐)，因爲八3明明說「香」有別於「衆聖徒的祈禱」。聖徒的祈禱在地上受到鄙視，但現在卻被用金爐帶到神的面前。在希伯來人的儀式中，燒香乃是一種常見的行動，而燒香常被視爲是聖徒祈禱的象徵(見路一10)。

9 「他們唱新歌」(καὶ ᾄδουσιν ᾠδὴν καινὴν = and they sang a new song)。「唱」(ᾄδουσιν)是古動詞「ᾄδω」的現

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指帶着發抒感情的唱，見西三16的「詩章、頌詞、靈歌……」。「新歌」的「歌」(ᾠδὴν)是和動詞「唱」(ᾄδουσιν)同源字，這裏作爲「唱」的直接受詞。「新」(καινήν)是本質上的新，如果是指時間上的新，應該用「νέος」。這裏唱本質上的新歌，因爲他們歌頌的是新的憐憫(賽四十二10；詩三十三3，四十3等)，特別是基督的救贖(十四3)。請參考啓二17，三12的「新名」，三12，二十一2的「新耶路撒冷」，和二十一1的「新天新地」，用的都是「καινός」。這裏唱的不是有關舊創造的舊歌(啓四8、11)。

「因爲你曾被殺……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ὅτι ἐσφάγης καὶ ἠγόρασας τῷ θεῷ... = for Thou wast slain, and didst purchase for God... men)。由「ὅτι」(因爲)所引介的子句，說明「你配……」(ἄξιός εἰ)的原因。「曾被殺」(ἐσφάγης)是「σφάζω」(見第6節)的第二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買了」(ἠγόρασας)是「ἀγοράζ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在通俗希臘文中，指在市場中購買東西，但在彼得和保羅書信中，這個動詞與其複合字用以指基督把我們從罪中買贖回來(林前六20，七23；加三13，四5；彼後二1；參考彼前一18以下)。「歸於神」(τῷ θεῷ，原文無「叫他們」)是有利的間接受格，可譯作「歸給神」(to God)，也可譯作「爲了神」(for God，即「爲了神買了人」)。有些古抄本，如N, P, 046等，在「歸於神」之外，又加了一個字「ἡμᾶς」(我們)，如此則應譯爲「買了我們來歸給神」，或「爲了神買了我們」。

「……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國各民中……」(ἐν τῷ αἵματί σου ἐκ πάσης φυλῆς καὶ γλώσσης καὶ λαοῦ καὶ ἔθνους = with Thy blood... from every tribe and tongue and people and nation)。介詞「ἐν」帶憑藉格「血」(αἷματι)表示憑藉祂的血，如一5。啓示錄中一再重複，基督的血乃是爲救贖我們而付出的代價。這是基督「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的理由。也因此，祂和父一樣，配得讚美和敬拜(見四11)。「各族各方各國各民」這四個名詞前，共用

一個介詞「ἐκ」(out of)，即從「各族各方各國各民」中，買出來一些人或某些人，按原文語法，在「ἐκ」之前應有「ἀνθρώπους」(一些人)或「τινάς」(某些人)，但本節經文省略了，同樣的省略法，請見十一9。「各族各方，各國各民」意思是要涵蓋全人類，同樣的語法，請見七9，十三7，十四6。讀者不必再細究這四個名詞分別所代表的意義。

10 「又叫他們成爲國民，作祭司歸於神」(καὶ ἐποίησας αὐτοὺς τῷ θεῷ ἡμῶν βασιλείαν καὶ ἱερεῖς = and Thou hast made them to be a kingdom and priests to our God; 「神」原文作「我們的神」)。「叫……成爲」(ἐποίησας)是「ποι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是先知性的用法，預期未來最終的結果。「國民」(βασιλείαν)直譯應作「國度」，「國度」和「祭司」之間有連接詞，故應譯爲「成爲國度和祭司」，見一6的討論。

「在地上執掌王權」(καὶ βασιλεύσουσιν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 and they will reign upon the earth)。「執掌王權」(βασιλεύσουσιν)是「βασιλεύ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將要執掌王權。這是古抄本 N, P 等的讀法。但是古抄本 A, 046 等則讀作「βασιλεύουσιν」，是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正在執掌王權。參照二十6，該處的「作王」是未來式。Mounce 指出，作者在此似乎不是說，信徒現今就在屬靈上執掌王權，即使是採用現在式的讀法，也應該解作未來現在式。這是對教會的應許，在末世，他們將與基督一同執掌王權，或作王。

11 「我又看見，且聽見，寶座……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καὶ εἶδον, καὶ ἤκουσα φωνὴν ἀγγέλων πολλῶν κύκλῳ τοῦ θρόνου... = and I looked, and I heard the voice of many angels around the throne)。「看見」(εἶδον)和「聽見」(ἤκουσα)都是簡單過去式。讚美的歌聲由內向外擴展。現在是寶座「周圍」的許多天使的讚美聲音。「周圍」

(κύκλῳ)，副詞，來自名詞「κύκλος」的位置格，作非固有介詞用，帶所有格「τοῦ θρόνου」(寶座)，原指圓圈，這裏是指寶座、四活物和二十四長老的周圍。有些抄本在「聲音」(φωνήν)之前有「ὡς」(好像)，若然，則應譯爲「……的周圍好像有許多天使的聲音」。天使的讚美是回應四活物和二十四長老所唱的新歌。

「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ἦν ὁ ἀριθμὸς αὐτῶν μυριάδες μυριάδων καὶ χιλιάδες χιλιάδων = the number of them was myriads of myriads, and thousands of thousands)。這裏的「數目」(ἀριθμὸς)不是精確的數字，而是形容其數量之大。「萬」(μυριάδες)是名詞「μυριάς」的複數主格，後跟重疊字「μυριάδων」是複數所有格。英文的「myriad」(一萬，大量)就是由這個希臘文音譯而來。「千」(χιλιάδες)是名詞「χιλιάς」的複數主格，後跟重疊字「χιλιάδων」是複數所有格。照字面直譯是「數萬的數萬，和數千的數千」，表示數不清的數目。這樣的語法，請參考但七10的「千千」和「萬萬」。

12 「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ἄξιός ἐστιν τὸ ἀρνίον τὸ ἐσφαγμένον λαβεῖν τὴν δύναμιν... = worthy is the Lamb that was slain to receive power...)。「配」(ἄξιός)是陽性，在意義上這是指基督。但是有的古抄本寫作「ἄξιον」，是文法上的中性，以和「τὸ ἀρνίον」(羔羊)的中性名詞相一致。請注意，天使的稱頌是以第三人稱「ἐστίν」(是)稱呼，而不是第九節用第二人稱「你配」。本節頌讚的主題和第九和第十節一樣，只不過用詞上稍有不同。請注意，「羔羊」(ἀρνίον)和「被殺」(ἐσφαγμένον)前面各有一個冠詞「τό」，即指第六至九節所題的被殺的羔羊。本節的七重頌讚「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讚」，「頌讚」等前面，共有一個冠詞「τήν」(陰性)，雖然「豐富」(πλοῦτον)這個名詞是陽性。四11的「榮耀」，「尊貴」，和「權柄」前面則各有一個冠詞。

13 「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πάν κτίσμα... λέγοντας, Τῷ καθημένῳ ἐπὶ τῷ θρόνῳ καὶ τῷ ἀρνίῳ... = every created thing... saying, "To Him who sits on the throne, and to the Lamb"*）。讚美的範圍由千千萬萬的天使，繼續向外擴展到「一切所有被造之物」（*πάν κτίσμα*）。「被造之物」（*κτίσμα*）是由動詞「κτίζω」變化而來的名詞，請參考提前四4；雅一18。接着用四個片語把「一切被造之物」都包括在內。除了第三節的「在天上，地上，地底下」以外，本節又加了一個「滄海裏」（*ἐπὶ τῆς θαλάσσης*）。所有的被造之物都已包含進去，沒有一個例外。由一切被造之物聯合在一起的高唱讚美基督，使人想到羅八20~22這一段深奧的經文，該段經文題到受造之物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說」（*λέγοντας*）是「λέγω」的現在式分詞陽性複數直接受格，把一切被造之物擬人化，故用陽性分詞。不過，有些古抄本寫作「λέγοντα」，這是現在式分詞中性，這就和「一切」（*πάντα*）相一致。「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兩個都是間接受格。請注意「坐（寶座的）」（*καθημένῳ*）和「羔羊」（*ἀρνίῳ*）前面各有一個冠詞「τῷ」。歸給坐寶座之神的頌讚，和歸給羔羊的頌讚完全一樣，這和四11的用詞一樣。不過本節用「權勢」（*κράτος*）取代五12的「能力」（*ἰσχύς*）。

14 「四活物就說，阿們」（*τὰ τέσσαρα ζῶα ἔλεγον, Ἀμήν = the four living creatures kept saying, "Amen"*）。「說」（*ἔλεγον*）是「λέγω」（說）的過去不完成式。這四活物對這一切被造之物和天使等的唱和呼應頌讚，表達了他們的贊同。

「衆長老也俯伏敬拜」（*καὶ οἱ πρεσβύτεροι ἔπεσαν καὶ προσεκύνησαν = and the elders fell down and worshiped*）。「俯伏」（*ἔπεσαν*）和「敬拜」（*προσεκύνησαν*）都是簡單過去式。整個對那坐在寶座上 and 對羔羊的頌讚，最後以肅靜的敬拜作結束。和四11一樣，現在這些代表一切蒙救贖者的衆長老，肅靜俯伏敬拜。Evelyn Underhill 研究

早期基督教會的敬拜儀式，判斷本段經文所描述的，類似當時小亞西亞一帶教會的敬拜方式。

四

七印（六1~八1）

1. 頭四印：四個騎馬者（六1~8）

第六章

1 「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καὶ εἶδον ὅτε ἤνοιξεν τὸ ἀρνίον μίαν ἐκ τῶν ἑπτὰ σφραγίδων = and I saw when the Lamb broke one of the seven seals）。從本節到八1記錄了羔羊揭開七印時的啓示。請注意，本段所記是揭開封嚴那書卷的七印，而不是揭開那書卷，展讀其內容。雖然每揭開一印，都有神的審判跟着發生，但是作者的注意力還是放在這書卷的本質上，就是神要除去這世上人的國度，給世界帶來救贖。揭開七印過程中的神的審判，只不過是最終救恩的前奏而已。神的國度降臨之前，必定先有審判，這樣的信念根植於舊約之中，特別是有關「耶和華的日子」之內容。這種信仰在間約時代更進一步發展，在新約中也經常可見，請參考馬可第十三章，馬太第二十四至二十五章，路加第二十一章。揭開頭四個印的時候，分別有四活物說的話，和不同顏色的馬出現。關於四馬，請參考舊約亞一7~11，六1~8（另見耶十四12，二十四10，四十二17）。舊約中常把馬當作戰爭的象徵，古希臘的著作也如此。本書不擬討論這七印所代表的是甚麼樣的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我們只致力於依照原文，分析經文的意思和文法結構，如何解釋這些意象（imagery）和某些歷史事件和人物的關係，則由讀者自行判斷。「我看見」（καὶ εἶδον），作者繼續描述他在異象中所見，請參考四1「觀看」在天上的寶座；五1「我看見」七印封嚴的書卷。「揭開……的時候」（ὅτε ἤνοιξεν）是由副詞「ὅτε」（when，當……的時候）和「ἤνοιξεν」（揭開，ἀνοίγ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構成的片語。這個片語出現於每次揭開一印之

時，見六3、5、7、9、12，八1，不過八1所用的是連接詞「ὅταν」（當）而不是「ὅτε」。「第一」（μίαν）原來意思只是單純的「一」，但因後面有介詞「ἐκ」（out of，出於）接分離格「七印」，作為區分用法，故應解為「七印中的第一印」，而不是七印中的一印。同樣的，本節「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也可譯為「四活物中的第一個活物」。

「聲音如雷說，你來」（λέγοντος ὡς φωνὴ βροντῆς, ἔρχου = saying as with a voice of thunder, “Come”）。「雷」（βροντῆς）是古字，可三17用這個字來稱呼雅各和約翰為「雷子」，另外只出現於約十二29，但在啓示錄中則出現了十次之多（四5，六1，八5，十3、4二次，十一19，十四2，十六18，十九6）。「你來」（ἔρχου）是現在式命令語氣，帶有呼喊的意思，而不是強調動作的繼續。按照這樣的讀法，「你來」是對那騎馬的所發出的，而不是對羔羊或約翰（如十七1，二十一9）而發的。這是古抄本 A, C, P, 等的讀法。但另有古抄本，如 **N**, 046 等則讀作「ἔρχου καὶ ἴδε」（你來看），按這樣的讀法，則此命令是對約翰而發。

2 「我就觀看，見」（καὶ εἶδον, καὶ ἰδοῦ = and I looked, and behold）。直譯應作「我就觀看，看哪」。這是啓示錄中常用的片語，請參考四1的說明。另見六5、8，十四1、14，十九11。「看哪」（ἰδοῦ）要讀者特別注意。

「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着弓，並有冠冕賜給他」（ἵππος λευκός, καὶ ὁ καθήμενος ἐπ’ αὐτὸν ἔχων τόξον 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ῷ στέφανος = a white horse, and he who sat on it had a bow; and a crown was given to him）。「白馬」（ἵππος λευκός），白色是得勝的象徵，波斯王騎的是白馬，羅馬征服者在凱旋的遊行中，所騎的也是白馬。猶太人拉比認為，白馬是一個好的兆頭，在晚期的拉比著作中，彌賽亞的降臨是與馬的出現有關的。在亞六1~8的四種顏色的馬，則代表天的四風往普天下去執行神的旨意。「拿着弓」（ἔχων τόξον）直譯為「有一把弓」。「有」（ἔχων）是「ἔχω」的現在

式分詞陽性單數主格，和「騎（在馬上）的」（ὁ καθήμενος）相一致。「騎」（καθήμενος）是「κάθημαι」（坐）的現在式分詞陽性單數主格。「αὐτόν」（牠）指那匹白馬，故中文聖經譯作「馬」。「有一把弓」用來修飾那位「騎者」。「弓」（τόξον）是古字，新約中只有出現這一次。弓是一種標準的攻擊武器，在東方人的騎兵，都配備有這種可怕的武器。弓也是王特別使用的武器。見亞九13、14的「弓」。「冠冕」（στέφανος）請參考四4的說明。「賜給」（ἐδόθη）是「δίδωμι」（給與）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Beasley-Murray 指出，第一個騎者因為騎白馬，又有冠冕，並且如下所述，勝了又要勝，故常被認定，乃是基督本身（另見十九11），但這樣的認定也有困難，因為這兩個騎者相同之處太少了。

「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καὶ ἐξῆλθεν νικῶν καὶ ἵνα νικήσῃ = and he went out conquering, and to conquer）。「出來」（ἐξῆλθεν）是「ἐξέρχ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後接一個修飾它的分詞「勝了」（νικῶν）。這個「勝了」（νικῶν）是「νικά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可能是意欲現在式，即：他出來意欲得勝，而這個分詞的用法，則是修飾動詞，說明「出來」的方式，他是帶着要得勝的意願出來的。「又要勝」（καὶ ἵνα νικήσῃ）是由語助詞「ἵνα」（為了，目的）和「νικήσῃ」（勝，νικάω 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構成的目的子句。這裏用簡單過去式，表示這是最終的得勝。故本句可以意譯為：他便帶着要得勝的意願出來，並且目的是要最終的得勝。

3 「第二印」（τὴν σφραγίδα τὴν δευτέραν = the second seal）。「第二」（δευτέραν）是序數，第二個印。白馬和其上的騎者從異象中消失了，繼續致力於其得勝的工作。

4 「是紅的，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ἵππος πυρρός, καὶ τῷ καθημένῳ ἐπ’ αὐτὸν ἐδόθη αὐτῷ λαβεῖν τὴν εἰρήνην ἐκ τῆς γῆς = a red horse ... and to him

who sat on it, it was granted to take peace from the earth)。原文無「權柄」。「紅」(πυρρός) 是古形容詞，由「πῦρ」(火) 變化而來，像火焰的顏色，如血一般的紅色 (王下三22)，新約中只出現於本節和十二3。請見亞一8，六2。「奪去」(λαβεῖν) 是「λαμβάνω」(拿，取，接受) 的第二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其直接受詞為「太平」(τὴν εἰρήνην)。介詞片語「ἐκ τῆς γῆς」(從地上) 用來修飾不定詞「λαβεῖν」(奪去)。這個不定詞片語應譯作「從地上拿走平安」。從句法結構上分析，這個不定詞片語是「給了」(ἐδόθη，見第2節分析) 的主詞。所給與騎馬的，是他可以「從地上拿走平安」。

「使人彼此相殺」(καὶ ἵνα ἀλλήλους σφάξουσιν = and that men should slay one another)。這是一個補充說明的目的子句。由語助詞「ἵνα」(爲了，目的) 和「σφάξουσιν」(殺) 構成。「殺」(σφάξουσιν) 是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 (見五6的「被殺」)，和第二節不同，該處的目的子句「又要勝」用的是通常所用的假設語氣。

「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ῷ μάχαιρα μεγάλη = and a great sword was given to him)。「刀」(μάχαιρα) 是佩在腰間的刀，有刀鞘 (見約十八10)，或是在戰場上用的短刀，如本節的用法。Mounce 認爲，第二匹馬的顏色，似乎是代表內部的動亂。這裏所題的這種「刀」是羅馬的短刀，適用於內部動亂中的武器。

5 「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裏拿着天平」(ἵππος μέλας, καὶ ὁ καθήμενος ἐπ' αὐτὸν ἔχων ζυγὸν ἐν τῇ χειρὶ αὐτοῦ = a black horse; and he who sat on it had a pair of scales in his hand)。「黑色」(μέλας) 代表哀傷和饑荒；請參考耶四28，八21；瑪三14等處的「悲哀」，「哀痛」，「苦苦」，原文都是「黑色」。「天平」(ζυγόν) 原指軛，是個古字，由「ζεύγνυμι」變化而來，原意爲連結。這個字可以指奴僕所負的「軛」(徒十五10；加五1)，指學習的「軛」(太十一29)。

七十士譯本在結五1，四十五10也用這個字譯「天平」。指「天平」時，這個字是指作平衡用的那根橫杆，兩端作天平，可稱物品。騎者手中拿着天平，可能是爲稱食物。因着爭戰和內部的戰亂，結果勢必帶來饑荒。由第六節所描述的內容看，當時的食物少，並且昂貴。

6 「似乎有聲音說」(ὡς φωνὴν ... λέγουσαν = as it were a voice ... saying)。「似乎」(ὡς) 給這句話帶來了一層神祕的感覺，這也是啓示錄中常有的語法，見八1，十四3，十九1、6 (中文聖經作「約」，「彷彿」，「好像」)。這聲音是從四活物中間出來的，是爲所遭遇的饑荒題出抗議。

「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糟蹋」(χοῖνιξ σίτου δηναρίου καὶ τρεῖς χοίνικες κριθῶν δηναρίου, καὶ τὸ ἔλαιον καὶ τὸν οἶνον μὴ ἀδικήσης = a quart of wheat for a denarius, and three quarts of barley for a denarius; and do not harm the oil and the wine)。「升」(χοῖνιξ) 是當時的計量單位，稍少於今天的一個夸特 (quarter)。這是一個古字，新約中只出現於本節。「麥子」(σίτου)，古字，指小麥，新約中出現多次，但啓示錄中只出現於本節和十八13。一升的麥子只能夠勉強維持一個人一天的需用。「一錢銀子」(δηναρίου) 表示價錢，故用所有格。一錢銀子相當於一個人一天的工資 (見太二十2)。「大麥」(κριθῶν)，古字，通常都以複數型出現，如本節。大麥是給窮苦人家吃的食物，甚至在饑荒時，價錢也低於小麥。通常食用大麥，也必須吃比較多的量才能飽 (另見王下七18)。「糟蹋」(ἀδικήσης) 是「ἀδικέω」的表始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意思是傷害。帶否定詞「μή」，表禁令，不可傷害，不可糟蹋。關於不可傷害植物樹木，請見七3，九4。這個禁令是對本節的這個無名的騎者而發的。小麥、大麥、酒、油，這幾樣東西都是當時巴勒斯坦和小亞西亞一帶地方人們的主食。

8 「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ἵππος χλωρός, καὶ ὁ καθήμενος ἐπάνω αὐτοῦ ὄνομα αὐτῷ ὁ θάνατος = an ashen horse; and he who sat on it had the name "Death")。「灰色」(χλωρός)是古形容詞，由「χλοερός」縮寫而成，這個字又是由「χλόη」(嫩綠的青草)變化而來，通常指綠草(可六39；啓八7，九4)，這裏是指綠黃色。一般希臘文中，這個字可以指綠草，也可以指綠黃色，新約中只有在此用以指綠黃色。講到馬，我們說灰色，沒有人講綠黃色的馬。荷馬用「χλωρός」這個字形容人因害怕而臉孔變成的「土灰色」。這裏「灰色馬」代表死亡和恐怖的記號。

「陰府也隨着他」(καὶ ὁ ἄδης ἠκολούθει μετ' αὐτοῦ = and Hades was following with him)。「陰府」(ἄδης)是由否定字首「α」和「ιδεῖν」(看見)複合而成，看不見，轉而指看不見的陰府。這是死人的住處，基督握有陰間的鑰匙(啓一18)。「隨着」(ἠκολούθει)是「ἀκολουθέω」的過去未完成式主動語態，繼續的跟隨着。騎在同一匹馬上，或騎在另一匹馬上尾隨，或甚至步行跟隨，聖經沒有說。既然第四匹馬上的騎者名叫死亡，那麼與他如影隨形的陰間也必然隨之出現(啓一16，二十13、14)。

「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οῖς ἐξουσία ἐπὶ τὸ τέταρτον τῆς γῆς ἀποκτεῖναι ἐν ῥομφαίᾳ καὶ ἐν λιμῷ καὶ ἐν θανάτῳ καὶ ὑπὸ τῶν θηρίων τῆς γῆς = and authority was given to them over a fourth of the earth, to kill with sword and with famine and with pestilence and by the wild beasts of the earth)。「權柄」(ἐξουσία)是動詞「ἐδόθη」(賜給)的主詞，後有介詞片語「ἐπὶ τὸ τέταρτον τῆς γῆς」(地的四分之一，中文聖經作「地上四分之一的人」)來修飾它。意即，所賜給他們的，是對全地四分之一擁有權柄，至於是地上那四分之一，聖經沒有明白指出。「τῆς γῆς」(地)是屬區分所有格，特指四分之一的地。所賜給第四個騎者的權柄，遠比前三位騎者大。「可以殺害」(ἀποκτεῖναι)是

「ἀποκτείνω」(殺)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說明所賜給他們的權柄之性質。接着引用結十四21的四大災，描述「殺害」的方法。頭三個名詞「刀劍」(ῥομφαία)，「饑荒」(λιμῷ)，「瘟疫」(θανάτῳ，直譯應作「死」)都是憑藉格，前面都有介詞「ἐν」(用)；這三個名詞都是無生命。第四個名詞「野獸」(θηρίων)是所有格，前面的介詞是「ὑπό」(被)；這是有生命的。「野獸」後面有敘述所有格「τῆς γῆς」(地上的)，故直譯應作「地上的獸」。本句可直譯作「有權柄賜給了他們，管理地上四分之一的地區，就是可以用刀劍，用饑荒，用死亡，用地上的獸殺害(人)」。

2. 第五印：殉道者的呼聲(六9~11)

第六章

9 「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並為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ὑποκάτω τοῦ θυσιαστηρίου τὰς ψυχὰς τῶν ἐσφαγμένων διὰ τὸν λόγον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διὰ τὴν μαρτυρίαν ἣν εἶχον = underneath the altar the souls of those who had been slain because of the word of God, and because of the testimony which they had maintained)。「祭壇」(θυσιαστηρίου)指獻祭的壇(出十九39，四十29)，而不是燒香的爐或壇。和希伯來書一樣，啓示錄一書也常自舊約的會幕取材作象徵的意象。關於「壇」這個字，請參考太五23、24，啓示錄中常出現，見八3、5，九13，十一1，十四18，十六7等。「底下」(ὑποκάτω)，因為祭物的血流到壇的下面去(利四7)。當然，這裏所見的在天上的祭壇是一個象徵，是會幕祭壇所預表的實體(來八5)。羔羊既已被殺，這些殉道者乃是跟隨他們的主的榜樣。「被殺」(τῶν ἐσφαγμένων)見五6，這裏是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帶冠詞「τῶν」，指被殺的人。「靈魂」(τὰς ψυχὰς)，指生命，因為生命在血中(利十七11)，他們為基督捨了自己的生命(腓三17；提後四6)，所以作者看到這些殉道者的靈魂是在祭壇底下。早先，在尼祿逼迫基督徒時，已經有基督徒被殺，現在他們又在多米田手下被害。接着在歷史上，殉道者的血一直都是綿延不斷。

「爲神的道」是介詞「διά」後接直接受格「τὸν λόγον τοῦ θεοῦ」，表原因，和一9一樣，他們被殺，是因爲對基督效忠，不肯屈從對皇帝崇拜。「並爲作見證」，「並」（καί）也可譯作「也就是」，補充說明第一個原因。「作見證」後面有一個關係子句「ἦν εἶχον」（他們有，中文聖經未譯）來修飾它。「有」（εἶχον）乃是「ἔχω」的過去不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表示重複不斷地有爲基督作的見證。

10 「要等到幾時呢」（ἕως πότε = how long）直譯作「直到何時」或「等到何時」。請參考太七17和約十24。這是他們大聲喊叫的第一句話，帶有強烈呼求的味道。請注意，他們呼求的不是爲自己施行報復，而是爲主的聖潔和真實。

「聖潔真實的主阿」（ὁ δεσπότης ὁ ἅγιος καὶ ἀληθινός = O Lord, holy and true）。「主」（δεσπότης）是主格帶冠詞「ὁ」，當作呼格用，相當於「δέσποτα」。如啓四11；約二十28的「ὁ κύριος」（主）。關於「δεσπότης」（主阿）和相對的「δοῦλος」（僕人）請參考路二29。在啓示錄中，「δεσπότης」（主阿）只出現本節這一次。新約中用這個字稱呼神的，見路二29；徒四24；稱呼基督的，見猶4；彼後二1。關於「聖潔」和「真實」這兩樣神的屬性，請見三7。

「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οὐ κρίνεις καὶ ἐκδικεῖς τὸ αἷμα ἡμῶν ἐκ τῶν κατοικούντων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 wilt Thou refrain from judging and avenging our blood on those who dwell on the earth）。「審判」（κρίνεις）和「伸冤」（ἐκδικεῖς）是兩個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其直接受詞乃「我們的血」（τὸ αἷμα ἡμῶν）。這些殉道者的禱告，乃是求神「審判」和「伸冤」，即證明他們的血是無辜的。重點在於伸冤，而不是報復。「伸冤」（ἐκδικεῖς）是晚期的複合字，由介詞「ἐκ」和「δικέω」複合而成，意思是：執行公義，改正。有時這個動詞後面跟介詞「ἐκ」，如本節，七十士譯本申十八19；撒下二十四13；但有時跟介詞「ἀπό」，如路十八3的「伸冤」。「住在地上的人」一

詞在三10已出現過，請參考。Mounce 指出，在新約時代，「住在地上的人」幾已成爲半專門術語，泛指地上一切敵對神的人。他引證庫穆蘭的死海古卷，在1QH 8：19~36即以「住在地上的人」爲與「衆聖徒的軍隊」相對立的團體。

11 「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οῖς ἑκάστῳ στολή λευκή = and there was given to each of them a white robe）。「他們各人」（αὐτοῖς ἑκάστῳ）直譯應作「他們每一個人」，故後面的「白衣」是單數。「衣」（στολή）指莊嚴富麗的長袍，見可十二38，十六5等。這種長袍象徵地位之尊貴，通常長及於地。殉道者有白衣賜給他們，請見三4、5，四4，七9、13，十九14。本句直譯可作「於是每一個人有一件白色長袍賜給他們」。

「還要安息片時，等着一同作僕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ἵνα ἀναπαύσονται ἕτι χρόνον μικρόν, ἕως πληρωθῶσιν καὶ οἱ σύνδουλοι αὐτῶν καὶ οἱ ἀδελφοὶ αὐτῶν οἱ μέλλοντες ἀποκτείνεσθαι ὡς καὶ αὐτοί = that they should rest for a little while longer, until the number of their fellow-servants and their brethren who were to be killed even as they had been, should be completed also）。「還要安息片時」是由語助詞「ἵνα」和「ἀναπαύσονται」（安息）複合而成的半結束句。「安息」（ἀναπαύσονται）是「ἀναπαύω」的未來式關身語態直說語氣，這種讀法是正確的。有些古抄本（Aleph, C）讀作「ἀναπαύσονται」（簡單過去式關身語態假設語氣）比較不妥。這個動詞是由介詞「ἀνά」和「παύω」（停止）複合而成，使停止，休息、安歇，見太十一28。這種「ἵνα」和未來式直說語氣構成的語法，另見三9，六4。「片時」（ἕτι χρόνον μικρόν）是副詞片語，再一段短時間。神不是要他們消極的忍耐等候，而是要他們安息，享受神所賜的福，而且時間只是短暫的。「滿足了數目」（πληρωθῶσιν）是「πληρώω」（完成，充滿）的第一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假設語氣，和表示時間

的连接詞「ἕως」(直到)合用，構成一個表示未來時間的不定副詞子句。雖然原文沒有「數目」一詞，但是在希臘文的慣用語法上，這裏應該是指數目的滿足(另見太二十三32；西二10)。「被殺」(οἱ μέλλοντες ἀποκτείνεσθαι)是標準的希臘文法結構。「μέλλοντες」(將要，中文聖經未譯)乃是「μέλλ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後接不定詞「ἀποκτείνεσθαι」(被殺)，前面有冠詞「οἱ」，指那些將要被殺的人，是「一同作僕人的」(οἱ σύνδουλοι αὐτῶν，直譯應作「他們的同作僕人者」)和「他們的弟兄」之同位語，進一步修飾這兩個詞。直譯可作「他們的同作僕人者，和他們的弟兄，就是那些將要被殺的人」。這裏「被殺」(ἀποκτείνεσθαι)乃是「ἀποκτείνω」的現在式被動語態不定詞，這是晚期的寫法。早期這個動詞寫作「ἀποκτείνω」，請參考可十二5的「殺了」。約翰預期，還有更多的基督徒將要「像他們」被殺，見二10，三10。

3. 第六印：地大震動(六12~17)

第六章

12 「地大震動」(σεισμός μέγας ἐγένετο = and there was a great earthquake)。可譯作「有一個大地震」，也可作「發生一個大地震」。耶穌在有關末世的講論中，已經宣告，末期來到前的預兆中有「多處必有地震」(可十三8)。在太二十四29祂又說「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衆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地震動」(σεισμός)是由動詞「σειώ」變化而來，指震撼，這個字另外出現於八5，十一13、19，十六18。今天英文的「seismo-」(地震一)就是由這個希臘文音譯過來的。小亞西亞一帶常有地震發生，但這不是指地區性的地震。誠如 Mounce 指出的，地震動常是神臨在時的一種現象。神降於西乃山時，「遍山大大的震動」(出十九18)。以賽亞也預言到，神「興起使地大震動的時候」(賽二19)。哈該的預言中，也說「過不多

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該二6)。

「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καὶ ὁ ἥλιος ἐγένετο μέλας ὡς σάκκος τρίχινος καὶ ἡ σελήνη ὅλη ἐγένετο ὡς αἷμα = and the sun became black as sackcloth made of hair, and the whole moon became like blood; 原文無「紅」)。用连接詞「καί」連在一起的兩個句子，其動詞都是「變」(ἐγένετο)，「γίν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其主詞分別為「日頭」(ὁ ἥλιος)和「月」(ἡ σελήνη)。地大震動以後的天象變化。「毛布」是指用黑山羊毛(τρίχινος)織成的粗布(σάκκος)。「布」(σάκκος)這個字在 Attic 希臘文中寫作「σάκος」，英文譯作「sack」(粗布袋，粗布衣)。這個字原指盛裝東西的粗布袋(見七十士譯本創四十二25、35的「口袋」)，後來指用山羊毛織成的粗布衣服，穿這種衣服就像罩上粗布袋，通常是守哀的人，禱告懇求的人，或是過刻苦生活的先知所穿的衣服(太三4，十一21；路十13)。這種天象的變化，請見珥二10；結三十二7、8；賽十三10；可十三24、25。另見傳十二2，該處把日頭、月亮、星宿變為黑暗，當作年老的象徵。「像血」(ὡς αἷμα)，指深紅色。在徒二20，彼得引用珥二31論到「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的有關末世性默示文學的用詞，以及「主大而明顯的日子」，都是指着五旬節那天在耶路撒冷所發生的那些事件說的，所以，按照彼得解釋約珥預言的方式看，我們在按照字義解釋這類有關天象之變化的預言時，應該極為小心謹慎。

13 「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ὡς συκῆ βάλλει τοὺς ὄλυνθους αὐτῆς ὑπὸ ἀνέμου μεγάλου σειομένη = as a fig tree casts its unripe figs when shaken by a great wind)。以賽亞預言到，「天上的萬象都要消滅，天被捲起好像書卷，其上的萬象要殘敗……像無花果樹的葉子殘敗一樣」(賽三十四4)。在末期臨到之前，「衆星要從天上墜落」(可十三25)，接着人子就立刻要臨到。Mounce 指出，對古人而言，天上的衆星辰墜落於地，只有一個意思，就

是末日已經來到了。「未熟的果子」(τοὺς ὄλυνθους αὐτῆς) 直譯應作「它的未熟之果」，作為動詞「落下」(βάλλει) 的直接受詞。「落下」(βάλλει) 是表恆常不變真理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意思是：抖落，掉落；其主詞是「無花果樹」(συκῆ)。本句直譯可作「如同無花果樹抖落它的未熟之果」。「未熟的果子」(ὄλυνθους) 是古字，指冬天所結的無花果，這個時節所結的果子，應該在春天成熟，但因冬天寒風強烈，只有少部分能成熟，絕大部分的果子，在未成熟前即被強風吹落地。新約中這個字只出現這一次。耶穌自己也用無花果作比方(可十三28)。另見賽三十四4；鴻三12。「被大風搖動」是分詞片語，「搖動」(σειομένη) 是「σειώ」(震動，見第12節) 的現在式被動語態分詞。被「大風」(ἀνέμου μεγάλου) 搖動，其前面用的介詞是「ὑπό」(by)。請見太十一7「風吹動的蘆葦」。

14 「天就挪移，好像書卷被捲起來」(καὶ ὁ οὐρανὸς ἀπεχωρίσθη ὡς βιβλίον ἐλισσόμενον = and the sky was split apart like a scroll when it is rolled up)。「挪移」(ἀπεχωρίσθη) 是「ἀποχωρίζ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由介詞「ἀπό」和「χωρίζω」(裂開) 複合而成，原意是：分離，分開，裂開。可以指人的分手(見徒十五39)，也可以指東西的分裂。這裏指天裂開。「書卷」(βιβλίον)，一卷書，指蒲紙的書。「捲起來」(ἐλισσόμενον) 是「ἐλίσσω」的現在式被動語態分詞，被捲起來，新約中只有出現在本節和來一12，並且兩處都與舊約有關；前者請參考賽三十四4，後者詩一〇二26。生動的描寫了天裂開以後，向兩邊捲起的樣子(見路四20)。

「山嶺海島都被挪移離開本位」(καὶ πᾶν ὄρος καὶ νῆσος ἐκ τῶν τόπων αὐτῶν ἐκινήθησαν = and every mountain and island were moved out of their places)。「被挪移」(ἐκινήθησαν) 是「κινέ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和介詞「ἐκ」(離開) 合用，離開他們各自的位置。關於地面

上的海島山嶺如此的劇烈移動，請見十六20。另見鴻一5和耶四24。耶穌在可十一23也談到有信心可以叫山移開(另見林前十三2)。

15 「地上的君王……都藏在山洞和巖石穴裏」(καὶ οἱ βασιλεῖς τῆς γῆς... ἔκρυψαν ἑαυτοὺς εἰς τὰ σπήλαια καὶ εἰς τὰς πέτρας τῶν ὄρέων = and the kings of the earth... hid themselves in the caves and among the rocks of the mountains)。「臣宰」(μεγιστᾶνες)，晚期的字，由最高級的「μέγιστος」變化而來，在七十士譯本，約瑟夫的著作，蒲紙文獻中都常用，但新約中只出現於可六21(大臣)，本節，和啓十八23(尊貴人)，指在社會上有地位有權柄的尊貴者。「將軍」(οἱ χιλιάρχοι) 是統率一千人的軍官，見可六21的「千夫長」。後來用以指軍隊中的指揮官，而不管他所統率的有多少人，這是指在軍事上有權柄的人。「富戶」(οἱ πλοῦσιοι) 指有財富的人，自滿自足的人(見雅五4、5)。不但在社會上有權柄的人和軍事上有權柄的人要驚慌，這些富有的人也一樣。「強壯」(οἱ ἰσχυροί)，依靠自己的身體，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照樣在這時也要驚慌而逃。關於在此所列舉的，請參考十三16和十九18，另見路二十一26。「為奴的」(δοῦλος) 和「自主的」(ἐλεύθερος)，前者指尚未得自由的，後者指已得釋放，有自由的人，是兩個極端的對比。Swete 指出，這裏所列的七種人，把當時社會上各個階層的人都包括進去了。「藏在」(ἔκρυψαν) 是「κρύπτ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接反身代名詞「ἑαυτοὺς」(自己)，藏自己，又與介詞「εἰς」(進入，在內)，把自己藏在小洞或巖石穴裏。「洞」(σπήλαια) 是古字，另見太二十一13；來十一38。「山」(ὄρέων) 是未縮略的 Ionic 型寫法，縮略後應寫作「ὄρων」，是「ὄρος」的複數所有格。本節的背景出自賽二10、18、19。

16 「向山和巖石說」(λέγουσιν τοῖς ὄρεσιν καὶ ταῖς πέτραις

= they said to the mountains and to the rocks)。「說」(λέγουσιν)是「λέγ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用這種時式，使語氣更加生動活潑。

「倒在我們身上罷，把我們藏起來」(πέσετε ἐφ' ἡμᾶς καὶ κρύψατε ἡμᾶς = fall on us and hide us)。「倒在」(πέσετε)是「πίπτ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這樣時式的命令語氣，表示急迫性，現在就倒在我們身上。「藏起來」(κρύψατε)也是簡單過去式命令語氣，同樣表示其急迫性。關於這個動詞，請見上節。這節經文的舊約背景請見何十8，不過兩個動詞的次序前後對調，另外，「藏起來」(κρύψατε)七十士譯本中作「καλύψατε」(遮蓋)。耶穌在被帶去釘十字架的路上，也引用這節經文論到耶路撒冷的被毀(路二十三30)。主的用詞和七十士譯本一樣，不過動詞的次序和本節相同。Mounce 指出，從亞當夏娃躲避耶和華的面(創三8)那日以來，人由於有罪感，一直要逃避神的面，現在他們已經無處可躲，與其面對羔羊的忿怒，不如被山巖壓死。

「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ἀπὸ προσώπου τοῦ καθημένου ἐπὶ τοῦ θρόνου καὶ ἀπὸ τῆς ὀργῆς τοῦ ἀρνίου = from the presence of Him who sits on the throne, and from the wrath of the Lamb)。兩個平行的介詞片語，修飾第二個動詞「藏起來」。「躲避」譯自介詞「ἀπό」(從，from)，後接分離格「προσώπου」(面，即坐寶座者的面)。罪人最怕的還不是死，而是在神面前的赤露敞開一無遮攔。「羔羊的忿怒」前也有一個介詞「ἀπό」(躲避，from)，並且也是分離格。所謂「羔羊的忿怒」實在是一個不尋常，並且極為突出的一個片語。「被殺過的羔羊」和「羔羊的忿怒」實在有一點不相稱。在福音書中，也只有一次記錄了耶穌「怒目」(可三5)。所以，G.B. Caird 認為，這裏的用詞是刻意的弔詭性語句，「作者故意要刺激讀者在神學方面的思索」。不過，啓示錄中的基督雖是被殺的羔羊，祂也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並且五5才說過，祂是「猶大支派中的獅子」。所以「忿怒」

和「羔羊」並不衝突，也不矛盾。Beasley-Murray 則特別提醒讀者，注意啓示錄一書的時代背景。他指出，當時「坐寶座的」乃是在羅馬的皇帝，他們甚至被當作「神」敬拜，而「羔羊」的跟從者則被當作是迷信的一羣。如今，日子到了，事實真相已經顯明，真正坐在寶座上的是誰，是誰真正掌管歷史和普世的主權。而這位被殺的羔羊，實際上即執掌着這寶座所代表的一切無所不及之主權。

17 「因為祂們忿怒的大日到了」(ὅτι ἦλθεν ἡ ἡμέρα ἡ μεγάλη τῆς ὀργῆς αὐτῶν = for the great day of their wrath has come)。由語助詞「ὅτι」(因為)引介的子句，說明第十五，十六節人們那麼恐懼驚慌的原因。「大日」(ἡ ἡμέρα ἡ μεγάλη)是舊約先知們常用的一個詞，約珥稱這日是「大而可畏」的日子(珥二11、31)，西番雅描述這「大日」為忿怒和報應的日子(番一14~18)。對那些想要逃避神面的人，這個「忿怒的大日」已經「到了」(ἦλθεν)，乃「ἔρχ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祂們忿怒」(τῆς ὀργῆς αὐτῶν)是所有格，修飾「大日」。「祂們」(αὐτῶν)指神和羔羊。這裏把羔羊和神放在相等的地位，如同新約中其他經文所作的(見啓一17、18，二十二3、13；帖前三11；帖後二16)。有些古抄本，如 A, P, 046 等，把「αὐτῶν」(祂們)寫作「αὐτοῦ」(祂)，很可能是抄寫經文的人加以修改的，因為在第十六節的「忿怒」只是「羔羊的」。但是這樣的修改是不必要的。

「誰能站得住呢」(καὶ τίς δύναται σταθῆναι = and who is able to stand)。和鴻一6的「誰能當得起呢」(另見瑪三2)相類似的問句。「能」(δύναται)是「δύναμαι」的現在式直說語氣，後接不定詞「σταθῆναι」(站住)。「站住」(σταθῆναι)是「ἵστημι」(站立，放置)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不定詞，實際上的站立得穩，或是堅持自己的立場。在祂的忿怒之下，誰能站立得住？在祂怒氣的烈焰之下，誰能忍受得了？這是一個修辭學上的問句，其答案是自明的，一個簡單

的「不！」字。Beckwith 認為，這節經文，乃是人們看見臨到他們的這些兆頭是如此的可怕，他們在驚慌失措之下的呼喊；其實他們錯了，末日還未到。但是這樣的看法是不必要的，因為末日已經開始，已經到了。緊接着揭開七印，展開那封嚴的書卷，八7~九21和十六2~21的那些災難就發生了。Swete 則指出，進一步回答這個修辭學上的問句，應該可以從耶穌在路二十一36的吩咐中找到。祂說，「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使你們）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耶穌所用的「得以站立」（σταθῆναι）和本節的「站得住」（σταθῆναι）原文完全一樣。

插曲：有關蒙救贖者的異象（七1~17）

A 神的僕人受印記（七1~8）

第七章

1 「此後我看見四位天使站在地上的四角」（μετὰ τοῦτο εἶδον τέσσαρας ἀγγέλους ἐσιῶτας ἐπὶ τὰς τέσσαρας γωνίας τῆς γῆς = after this I saw four angels standing at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earth）。作者並沒有立刻記錄揭開第七印（八1）。在第七章插入了兩個其他的事件，也就是印了僕人的額（第1至8節），和無數的被贖者站在寶座前的異象（第9至17節）。這樣的安排，另見於十1~十一13的七號，在第七位天使吹號以前，也插入了其他的異象。不過，七碗的異象就沒有這樣的安排了。「此後我看見」（μετὰ τοῦτο εἶδον）直譯可作「這事以後，我看見」。這個片語引介一個新的，並且也是重要的異象。「站」（ἐσιῶτας）是「ἵστημι」（站立，放置）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分詞，不及物動詞的分詞，後跟介詞「ἐπὶ」（在上）和直接受格「γωνίας」（角）。這個分詞片語是用以形容名詞「天使」（ἀγγέλους）。像這種不及物動詞的分詞加介詞再加直接受格的語法，常常出現，請參考三20的「站在門外」，另見十一11，十二17，十四1，十五2。但有的時候，在介詞「ἐπὶ」（在上）之後，也跟所有格，如本節的「在

地上，海上」，十二1的「頭上」（中文聖經作「頭戴」），七3的「額上」。「角」（γωνίας）是古字，街角的「角」（太六5，中文聖經作「十字路口」），房角石的「角」（太二十一42；可十二10；路二十17；徒四11；彼前二7），不是在角落裏作的之「角落」（徒二十六26，中文聖經作「背地裏」）用的都是這個古字。啓二十八的地的四方之「方」也用這個字。

「執掌地上四方的風」（κρατοῦντας τοὺς τέσσαρας ἀνέμους τῆς γῆς = holding back the four winds of the earth）。「執掌」（κρατοῦντας）是「κρατ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後接直接受詞「風」，和前面的「站」一樣，這個分詞片語也是用來形容「天使」的。「執掌」（κρατέω）含有緊緊捉住某物（如太二十六4、48），或持守某種信仰或真理（啓二13~15）之意。這裏四位天使緊緊捉住地上四方的風，目的是不讓風吹在地上海上和樹上（見下）。四位天使站在地上的四角，捉住四風，好像捉住犯人一樣。天使中有權柄管火的（啓十四18），也有權柄管水的（啓十六5）。有些解經家指出，在亞六5特別解釋第一至第三節的四馬，就是天的四風，所以本節的四風指的就是第六章那四位騎者，而啓七1~3所記錄的，是重複回顧第六章的事。但是，這種看法不正確，因為亞六5的「這是天的四風」也可譯作「前往天的四風」。

「叫風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樹上」（ἵνα μὴ πνέῃ ἄνεμος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μήτε ἐπὶ τῆς θαλάσσης μήτε ἐπὶ πάντων δένδρων = so that no wind should blow on the earth or on the sea or on any tree）。否定的目的子句，由語助詞「ἵνα」（叫），否定詞「μή」（不），和「πνέῃ」（吹，「πν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所構成，也可譯作「免得風吹」。注意，「地上」（ἐπὶ τῆς γῆς），「海上」（ἐπὶ τῆς θαλάσσης）用介詞「ἐπὶ」（在上）後接所有格；但「樹上」則在介詞「ἐπὶ」（在上）之後接直接受格「πάντων δένδρων」（樹），含有「against」（針對，敵對）之意，風吹在樹上，如同攻擊樹，就好像龍捲風橫掃過樹木時一樣。

2 「另有一位天使，從日出之地上來」(ἄλλον ἄγγελον ἀναβαίνοντα ἀπὸ ἀνατολῆς ἡλίου = another angel ascending from the rising of the sun)。「上來」(ἀναβαίνοντα)是「ἀναβαίν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由介詞「ἀνά」(向上)和「βαίνω」複合而成，意思是：向上升，向上去。這個分詞片語是用來形容「另有一位天使」。啓十六12也有相同的「從日出之地」之詞。太二1的「東方」(ἀνατολῶν)也是指日出之地，不過用的是複數，並且沒有「日」(ἡλίου)這個字。爲甚麼特別指出是由「日出之地」來，學者有不同的揣測，或以爲當時約翰身處拔摩海島，巴勒斯坦位於東方之故；或以爲，這和結四十三4「耶和華的榮光，從朝東的門照入殿中」；或以爲，這暗示在主降生時，有博士從「東方」來的事；或以爲，太陽東升，是人類世界光明的來源，故神的賜福自然與日出之地有關。

「拿着永生神的印」(ἔχοντα σφραγίδα θεοῦ ζῶντος = having the seal of the living God)。另一個形容「另有一位天使」的分詞片語。「拿着」(ἔχοντα)是「ἔχω」(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意即「擁有」或「拿着」，其直接受詞爲「印」(σφραγίδα)。對作者當時代的人而言，這個「印」(σφραγίδα)乃表示所有權的記號。當時的主人就用這種印在他所擁有的牲畜、奴隸、或兵丁身上作記號，特別是那些服事皇帝的人，身上烙有特別的記號，萬一逃亡時即可被辨認出來。當時的同業公會的人，某個教派的成員，或在眉上，或頸上，或手上，也有印記作記號。這裏的記號，乃是歸神爲聖者的印記。「永生神」，用「生」(ζῶντος)和「神」(θεοῦ)意在強調神生命的永恆性，以和異教之神的有生有死作區別。

「那得着權柄能傷害地和海的」(οἷς ἐδόθη αὐτοῖς ἀδικήσαι τὴν γῆν καὶ τὴν θάλασσαν = to whom it was granted to harm the earth and the sea)。由「οἷς」所引介的關係子句，修飾其前述詞「四位天使」(τοῖς τέσσαρσιν ἄγγελοις)故用陽性複數間接受格的關係代名詞「οἷς」。「得着權柄」(ἐδόθη)直譯應爲「被給與」或「被賜給」(it was granted,

it was given)，是「δίδωμι」(給與，賜給)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 (見六2、4)，原文無「權柄」。「οἷς」這個間接受格本來已經足以表達「被給與」的對象了，但在「被給與」這個動詞之後，又多了一個間接受格「αὐτοῖς」(他們)，這是多餘的重複間接受格，是希伯來文語法的句子構造。像這種方式的句法構造，通用期的通俗白話中偶而也出現過，啓示錄中則常使用，例如三8的「是無人能關的」(ἣν οὐδείς δύναται κλεῖσαι αὐτήν)直譯應作「它是無人能關它的」，重複兩個直接受詞「ἣν」(關係代名詞陰性單數直接受格)和「αὐτήν」(人稱代名詞陰性單數直接受格)。這裏把這四位天使視同爲四風，就如同一20把那些教會的使者視同爲教會。「傷害」(ἀδικήσαι)是「ἀδικέ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意思是：虧負，冤屈，欺負，傷害等 (太二十13；徒七24~27)。在啓示錄中，這個動詞大部分都用以指傷害 (二11，六6，九4、10、19，十一5)。在本句的結構中，「傷害」(ἀδικήσαι)這個不定詞帶有兩個直接受詞「地」和「海」，構成一個不定詞片語；而這個不定詞片語乃是「被給與」(ἐδόθη)這個動詞的主詞。這四位天使之能傷害「地和海」，乃是鬆開手，不再捉住地上四方的風。

3 「你們不可傷害」(μὴ ἀδικήσητε = do not harm)。否定詞「μὴ」加「ἀδικήσητε」(傷害)表禁止的命令。「傷害」(ἀδικήσητε)是「ἀδικέω」的表始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你們不可開始傷害，你們不可下手傷害。

「等我們印了我們神衆僕人的額」(ἄχρι σφραγίσωμεν τοὺς δούλους τοῦ θεοῦ ἡμῶν ἐπὶ τῶν μετώπων αὐτῶν = until we have sealed the bond-servants of our God on their foreheads)。表時間的子句，指未來無特定的行動。由表時間的連接詞「ἄχρι」(等，直到)和「σφραγίσωμεν」(印了)構成。「印了」(σφραγίσωμεν)是「σφραγίζ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類似的語法另見十五8，二十3、5，也有用「ἄχρι」(直等到)和未來式直說語氣的動詞 (應驗)構

成，如十七17。「ἄχρι」(直等到)這個連接詞通常用以指向上發展的程度，而另一個表時間的連接詞「μέχρι」(直等到)則表示時間的長度，如太十一23，十三30。有時除了時間連接詞「ἄχρι」(直等到)外，還有寫作「ἄχρι οὐ»或「ἄχρι οὐ ἄν»，意思都是一樣的。雖然都是用簡單過去式假設語氣，但並沒有動作完成的意思，所以應譯為「等我們印了」，而不是「等我們印完了」。「額」(μετώπων)是個古字，由介詞「μετά」(後、一起，after, with)和「ὤψ」(眼)複合而成，在眼睛的後面，兩眼之上，或兩眼之間。在新約中除此處外只出現於啓九4，十三16，十四1、9，十七5，二十四，二十二4。「神衆僕人」(τοὺς δούλους τοῦ θεοῦ)是「印」的直接受詞，這些僕人和那些服事神的天使有關，請見啓一1，二20，十九2、5，二十二3、6。Mounce 指出，神的這些僕人之所以被印了印記，並不表示他們是特別從其他僕人中被揀選出來的一羣，他們乃是在這件事情發生時，仍然活着的忠心信徒。這位天使在此如此稱呼他們，表示這些人也和衆天使一樣，都是服事神的(見十九10，二十二9)。關於在額上作記號的舊約背景，請見結九4。

4 「我聽見……受印的數目」(καὶ ἤκουσα τὸν ἀριθμὸν τῶν ἐσφραγισμένων = and I heard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were sealed)。「聽見」(ἤκουσα)是「ἀκού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其直接受詞為「數目」(τὸν ἀριθμὸν)。「數目」這個直接受詞之後，又有一個所有格「受印的」(τῶν ἐσφραγισμένων)來修飾它。「受印的」(ἐσφραγισμένων)乃「σφραγίζω」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複數所有格，帶冠詞「τῶν」表示那些被印上印記的人。注意，作者不是親眼看到印上印記的事，也不是看到數算數目，他是「聽見」的。

「十四萬四千」(ἐκατὸν τεσσαράκοντα τέσσαρες χιλιάδες, ἐσφραγισμένοι = one hundred and forty-four thousand sealed)。這是一個獨立主格片語。原文有「受印的」

(ἐσφραγισμένοι)，乃「σφραγίζω」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複數主格。直譯應作「一百四十四千受印的」。這樣的計數方法，和英文一樣，以「千」(χιλιάδες)為單位。當然，這是一個象徵性的數目，並不完整的包括那個世代還活着之被拯救了的人。這個數目字，象徵完全的意義，即包括一切受印的人，而不限於十四萬四千人。請注意，這個獨立主格並不和「數目」(τὸν ἀριθμὸν，直接受格)或和本節第一個「受印的」(τῶν ἐσφραγισμένων，所有格，見上)在格上相一致。

「以色列人各支派中」(ἐκ πάσης φυλῆς υἱῶν Ἰσραήλ = from every tribe of the sons of Israel)。直譯應作「從以色列兒子們的各支派中」。對於這句話是指甚麼人，解經者中有兩種相對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這是指猶太人，即血統上的猶太人餘民，或猶太人中信靠基督的。另一種看法認為，這包括了猶太人和外邦人中信靠基督的人，因為這些信靠基督的人，都是真以色列人，如啓二9，三9、10所示，這也是保羅在加拉太書和羅馬書中一再強調的真理。這兩種看法中，以後者的可能性比較大，也就是說，把這十二支派當作屬靈意義來解。但是無論接受那一種看法，接下去所列的十二支派的名單(第5至8節)都帶來一些難題。因為這個名單不是照地理位置分配記錄的。「利未」的名字出現在十二支派中(第7節)，「但」支派卻不包括在內。另外又多出現了一個「瑪拿西」支派(第6節)，因為瑪拿西是約瑟的兒子，既然約瑟列為一個支派(第8節)，按理瑪拿西不應該再佔一個支派的名額。早期教父愛任紐解釋這個現象，認為「但」這個支派被省略，乃是因為敵基督要從這個支派出來的緣故。在舊約中也有一些地方列出十二個支派的名單，例如：創三十五22以下，四十六8以下，四十九；出一1以下；民一2，十三4以下，二十六34；申二十七11以下，三十三6以下；書十三~二十二章；士五；代上二~八章，十二24以下，二十七16以下；結四十八。不過，其次序和內容皆稍有出入，例如，在代上七12的名單中，「但」和「西布倫」兩個支派的名字都沒有出現。而在本段經文中，則除了缺「但」支派，也沒有「以法蓮」支派的名

字。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名單中，每一個支派被印的數目都一樣，是一萬兩千人。

B 蒙救贖者在寶座前之福 (七 9~17)

第七章

9 「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καὶ ἰδοὺ ὄχλος πολὺς, ὃν ἀριθμῆσαι αὐτὸν οὐδεὶς ἐδύνατο = and behold, a great multitude, which no one could count)。「見」(ἰδοὺ)，感歎詞，吸引讀者特別注意，直譯應作「看哪」。「沒有人能數過來」是由「ὄν」所引介的關係子句，修飾「人」(ὄχλος，直譯應作「羣衆」)。關係代名詞「ὄν」(單數直接受格)和人稱代名詞「αὐτόν」(單數直接受格)是重複多餘的，見本章第二節的討論。這個關係子句的主要動詞是「能」(ἐδύνατο)，乃「δύναμαι」的過去不完成式直說語氣，和否定詞「οὐδεὶς」(沒有人)和「數」(ἀριθμῆσαι)合用。「數」(ἀριθμῆσαι)乃「ἀριθμ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是一個古動詞，在新約中除了本節以外，只出現於太十30；路十二7。接着由介詞「ἐκ」(來自，out of)引介的四個名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目的是要說明這「許多的人」來自普世各地。請參考五9的說明，另見十一9，十三7，十四10，十七15。有趣的是，在這些經文中，這四個名詞排列的次序互有出入。

「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ἐστῶτες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ρόνου καὶ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ἀρνίου = standing before the throne and before the Lamb)。「站」(ἐστῶτες)是「ἵστημι」(站立)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複數主格，與所修飾的「人」(ὄχλος)相一致。就文字而言「ὄχλος」是陽性單數主格，但因為這個字為集合名詞「羣衆」，就意義上言是複數，故這個分詞作複數。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十九1的「羣衆」(ὄχλου)和「說」(λεγόντων)，兩者在意義上互相一致，雖然就文字言，前者是單數，後者是複數。

「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ους στολὰς

λευκὰς καὶ φοίνικες ἐν ταῖς χερσὶν αὐτῶν = clothed in white robes, and palm branches were in their hands)。「另一個分詞片語，同樣用來修飾「人」(或羣衆)。「身穿」(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ους)是「περιβάλλω」的現在完成式關身語態分詞複數，和前面的分詞「站」不同的是，這個分詞是直接受格，在啓示錄中，像這樣前後格式不一致的情形不少，特別是前有「εἶδον」(看見)或「ἰδοὺ」(看哪)時。「白衣」(στολὰς λευκὰς)是敘述的直接受格，與關身語態的動詞合用，見七13，十1，十一3，十七4，十八16，十九13。「手，棕樹枝」直譯應作「棕樹枝在他們手中」，原文無「拿」，「在……中」乃是介詞「ἐν」的翻譯。「棕樹枝」(φοίνικες)又回復主格，和「ἰδοὺ」(看哪)合用，而不是和「εἶδον」(我看見)合用。這是一個古字，在新約中除了在本節作「棕樹枝」解，僅另見於約十二13。按當時的風俗，身穿白袍和手拿棕樹枝，都是歡樂的記號。

10 「大聲喊着」(καὶ κράζουσιν φωνῇ μεγάλῃ = and they cry out with a loud voice)。「喊着」(κράζουσιν)是「κράζ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用現在式以求行文生動，他們喊着。「大聲」(φωνῇ μεγάλῃ)是單數憑藉格，他們用一個大聲音喊着。雖然有「許多人」，但是他們只用同一個大聲音喊着。「大聲」請見六10，七2。

「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ἡ σωτηρία τῷ θεῷ ἡμῶν τῷ καθημένῳ ἐπὶ τῷ θρόνῳ καὶ τῷ ἀρνίῳ = salvation to our God who sits on the throne, and to the Lamb)。「和十二10，十九1一樣，本句是個獨立主格。在這裏，對那些從大患難中出來的人(第14節)，救恩被視為是一件已完成的事，並且救恩也被當作讚美獻給神(τῷ θεῷ，間接受格)和獻給羔羊(τῷ ἀρνίῳ，也是間接受格)。因此，和保羅在教牧書信中所稱呼的，在此神和基督都被視為是「救主」。教牧書信中稱神為救主的，見提前一1，二3；多一3，三4；稱基督為救主的，見多一4，二13，三6。關於

「救恩」(ἡ σωτηρία) 一詞，請見約四22；徒四12；猶3。

11 「衆天使都站在寶座……周圍」(καὶ πάντες οἱ ἄγγελοι εἰστήκεισαν κύκλω τοῦ θρόνου... = and all the angels were standing around the throne...)。「站」(εἰστήκεισαν) 是「ἵστημι」(站立) 的過去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是不及物動詞，故後面跟副詞「κύκλω」(四圍)。雖然「站」這個動詞是過去完成式，但在本句應當作過去不完成式解，如約十九25的「站」，指當時正站在那裏。副詞「周圍」(κύκλω) 其實是名詞「κύκλος」(圓圈) 的間接受格或位置格，在此之用法相當於介詞，後面跟了三個所有格：寶座、衆長老、和四活物。這個副詞的用法，另見於四6，五11。衆天使在此是爲人的得救恩而歡喜快樂(路十五7、10；彼前一12)。

「在寶座前面伏於地，敬拜神」(καὶ ἔπεσαν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ρόνου ἐπὶ τὰ πρόσωπα αὐτῶν καὶ προσεκύνησαν τῷ θεῷ = and they fell on their faces before the throne and worshiped God)。這種「俯伏」(ἔπεσαν) 和「敬拜」(προσεκύνησαν) 來表達對神的敬拜方式，另見四10，五14，十一16，十九4、10，二十二8。在啓示錄中，「敬拜」(προσκυνέω) 這個動詞之後，跟間接受格，表示敬拜，如本節的「τῷ θεῷ」(神) 就是間接受格。如果僅僅表示尊敬，則用「προσκυνέω」後面跟直接受格。但是在約翰福音中，則剛好相反，「προσκυνέω」後面跟直接受格表敬拜；「προσκυνέω」後跟間接受格表尊敬。

12 「阿們……阿們」(ἀμήν, ... ἀμήν = Amen ... Amen)。天使的頌讚以「阿們」開始，也以「阿們」結束，這可能是當時的敬拜頌讚之儀式。在兩個「阿們」之間，頌讚內容共用了七個名詞，而每一個名詞之前皆有一個陰性的冠詞「ἡ」。類似的頌讚請參考四11，五12、13，不過內容和前後排列次序稍有不同。

13 「長老中有一位問我說」(καὶ ἀπεκρίθη εἰς ἓκ τῶν πρε-

σβυτέρων λέγων μοι = and one of the elders answered, saying to me)。「問」原文作「答」。「答」(ἀπεκρίθη) 是「ἀποκρίν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後面跟「說」(λέγων) 是「λέγω」的現在式分詞，兩個意義相類似的動詞合在一起，表示一個意思，這是在福音書中常見的希伯來文語法(見可九5)。長老中有一位預期約翰會題出這樣的問題，所以用這種修辭學上的方式，問他「這些穿白色的是誰？是從那裏來的？」

「這些穿白衣的是誰」(οὗτοι οἱ 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οι τὰς στολὰς τὰς λευκὰς τίνες εἰσὶν = these who are clothed in the white robes, who are they)。「衣」(στολὰς) 和「白」(λευκὰς) 前各有一個冠詞「τίας」，指第九節的「身穿白衣」者，但在此作爲分詞「穿」(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οι) 的直接受詞，故用直接受格。「是誰」和「從那裏來」的問題，在舊約書九8的七十士譯本也有類似的語法。

14 「我對他說，我主，你知道」(καὶ εἶρηκα αὐτῷ, Κύριέ μου, σὺ οἶδας = and I said to him, 'My lord, you know')。「我說」(εἶρηκα) 是「εἶπον」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有些學者認爲，這裏的語法是用現在完成式表達簡單過去式的意義(aoristic perfect) 的方式，這種說法不正確。正如 Swete 指出的，約翰之所以使用這樣的時式，乃因爲「整個異象在他心中仍然是那麼清新活潑，栩栩如生」。這就有如約一15的「喊着」，他用「κέκραγεν」(κράζω 的現在完成式)，在本書五7的「拿着」，他用「εἶληφεν」(λαμβάνω 的現在完成式) 一樣。「我主」(κύριέ μου)，這是約翰對天使的尊稱，而非敬拜(另見十九10，二十二8、9)。「你知道」(σὺ οἶδας) 和約二十一15、19一樣，不過在該處彼得的「你知道」是表示對主耶穌全知的完全信靠，而約翰在此的「你知道」正如 Swete 所說的，「一方面是承認自己的無知，另一方面也是請求天使把更多的資訊供給他。」

「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οὗτοί εἰσιν οἱ ἐρχόμενοι

ἐκ τῆς θλίψεως τῆς μεγάλης = these are the ones who come out of the great tribulation)。「出來」(ἐρχόμενοι)是「ἔρχομαι」(來)的現在式分詞，表示繼續重複進行中，帶冠詞「οἱ」，指出來的人。Charles 認為，這句話指殉道者仍繼續從大患難的地方出來。很顯然的，這句經文背後的思想乃是某一個重大的危機(太十三19、20，二十四21；可十三9)；不過也有可能是指一系列的整個逼迫的過程，若是這樣，也可能是預期到那最後的大審判。Mounce 則持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從這節經文的整體上下文看，本節的時間是蒙救贖的人數已滿足；並且第十三節的從那裏「來」的，用的是簡單過去式的「ἦλθον」，所以那些人不可能仍然在繼續來的過程中。他又指出，「大患難」前有一個冠詞「τῆς」，表示天使所指的，基本上乃是在末日要臨到以前，所要發生的一連串的災難。這就是啓三10所說的「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也是但以理在他書中所預言的(但十二1)。

「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καὶ ἔπλυναν τὰς στολὰς αὐτῶν καὶ ἐλεύκαναν αὐτὰς ἐν τῷ αἵματι τοῦ ἀρνίου = and they have washed their robes and made them white in the blood of the Lamb)。語意上應該和「出來的人」(οἱ ἐρχόμενοι)相平行，但是這裏的「洗」(ἔπλυναν)是古動詞「πλύν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而不是分詞。像這樣語意結構的突然改變，Charles 稱之為希伯來文語法，在啓示錄中常見，如一6的「成爲」(καὶ ἐποίησεν)和二20的「引誘」(καὶ πλανᾷ)，若依整句的語氣，應該是分詞，但都突然改變為簡單過去式或現在式的直說語氣。「洗」(πλύνω)雖然是一個古動詞，但在新約中只出現於路五2；啓七14，二十二14。「衣裳」(τὰς στολὰς)是「洗」的直接受詞，本子句應譯為「他們洗了他們的衣裳」。William Milligan 認為，本節「衣裳」(στολὰς)這個字，表示他們的品格。下一個子句的動詞「白淨」(ἐλεύκαναν)是「λευκαίν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意思是：使潔白；古動詞，由「λευκός」(白，見第13節)變化而來，新約中只出現於本節

和可九3。這裏用的字眼部分取自創四十九11，部分出自出十九10、14。關於基督寶血的潔淨能力，請見羅三25，五9；西一20；弗一7；彼前一2；來九14；約壹一7；啓一5，五9，二十二14。關於「白淨」(ἐλεύκαναν)這個動詞使用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Swete 說，這是「回顧在地上生活時，使白淨這件事發生實效的時間」。關於救恩所涉及的神這方面和人那方面的事，請參考腓二12、13。「用羔羊的血」(ἐν τῷ αἵματι τοῦ ἀρνίου)，可作憑藉格解，「用羔羊的血」，也可作位置格解，「在羔羊的血裏」。只有基督的血才能潔淨人的罪(約壹一7)，「殉道者的血」並沒有這種能力。羔羊的血洗淨的結果不是「紅」色，而是「白」色。這裏的兩個子句應譯作：「他們洗了他們的衣裳，並且用羔羊的血使它們(衣裳)白淨。」Mounce 指出，這裏的「洗」和「白淨」兩個動詞都是用簡單過去式，含過去一次「洗」和「白淨」的動作具有永遠的效果。

15 「所以，他們……晝夜……事奉祂」(διὰ τοῦτο... λατρεύουσιν αὐτῷ ἡμέρας καὶ νυκτός = for this reason... they serve Him day and night)。「所以」(διὰ τοῦτο)直譯作「因為」(διά)「這事」(τοῦτο)，即指「洗」「白淨」的事。「事奉」(λατρεύουσιν)是古動詞「λατρεύ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進行中的動作；後接間接受詞「祂」(αὐτῷ)。「事奉」(λατρεύω)這個古動詞是由「λάτρον」變化而來，原意是指受僱從事的服務；後來進而指一般的服務，再進而指宗教上對神的服務，即「事奉神」(見太四10)，最後指祭司所主持事奉神時的特別儀式(見來八5)。正如本節所顯示的，一切蒙救贖者都是祭司(啓十六5、10)，都要在天上的聖殿中事奉祂(啓六9)。不過，那種事奉是靈的敬拜而不是外表的儀文了(羅十二1；腓三3)。「晝夜」(ἡμέρας καὶ νυκτός)表時間的所有格，如啓四8四活物的「晝夜」不住的讚美。

「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καὶ ὁ καθήμενος ἐπὶ τοῦ θρόνου σκηνώσει ἐπ' αὐτούς = and He who sits on the

throne shall spread His tabernacle over them)。「要用帳幕覆庇」(σκηνώσει)原文只有一個字，是「σκηνώ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注意，「事奉」(λατρεύουσιν)是現在式，而現在這個動詞轉而為未來式。「σκηνώω」是古動詞，由「σκήνος」(帳幕，會幕)變化而來，在約一14用以指基督在地上的生活，新約其他地方只有出現於啓示錄(七15，十二12，十三6，二十一3)。在啓十二12和十三6指住在帳幕裏的人，在這裏則是指神用帳幕覆庇天上那些蒙救贖的人。「ἐπ' αὐτούς」，在他們的上頭。在二十一3則說，神的帳幕在人間，表示祂要與人同住(μετ' αὐτῶν)。無論怎麼講，這都是指神與人的同在；更進一步的，這表示神要保護人，免於任何的恐懼危險。正如祂在舊約中用「榮光」(Shekinah)充滿會幕，覆庇以色列一樣。這也有可能指住棚節中的「棚子」(tents)或在曠野中神與摩西會面的帳棚(出三十三7~11)。

16 「他們不再飢，不再渴」(οὐ πεινάσουσιν ἔτι οὐδὲ διψήσουσιν ἔτι = they shall hunger no more, neither thirst anymore)。「飢」(πεινάσουσιν)是「πεινά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照這個字變化，應寫作「πεινήσουσιν」，但本節的寫法乃晚期的寫法(見路六25)。本節的內容乃取自賽四十九10的自由譯法，並不是摘自七十士譯本的譯法。「渴」(διψήσουσιν)是「διψά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飢和渴乃是人類兩個最基本的需求。將來這兩個基本的需求都將消失。很明顯的，未來的生活並沒有感官或肉身上的渴求。見約六35。

「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οὐδὲ μὴ πέση ἐπ' αὐτούς ὁ ἥλιος οὐδὲ πᾶν καῦμα = neither shall the sun beat down on them, nor any heat)。「雙重的否定詞「οὐδέ」和「μή」，後跟「傷害」(πέση)乃「πίπτω」(墜落，落下)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他們將不必再在地面上受到日頭光線的直接煎熬。「炎熱」(καῦμα)從「καίω」變化而

來，原指：炙熱，像燃燒一樣的痛苦難受。在新約中只出現於本節和啓十六9，不過兩個地方所描述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光景。「炎熱」(καῦμα)前面有否定詞「οὐδέ」和形容詞「πᾶν」(any)，表示一點也沒有，這樣的語法在新約中很常見。

17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οὐ τὸ ἀρνίον τὸ ἀνά μέσον τοῦ θρόνου ποιμανεῖ αὐτούς = for the Lamb in the center of the throne shall be their shepherd)。「寶座中」的「中」寫作「ἀνά μέσον」，照字面解應該譯作：在兩者之中；不過也可譯作：在(寶座)中。啓五6是以「ἐν μέσῳ τοῦ θρόνου」(在寶座中)來形容羔羊的位置。在本節和太十三25的「ἀνά μέσον」應解作「在……中」，不過，在林前六5的「ἀνά μέσον」則明顯應該解作「在兩者之中」。「牧養」(ποιμανεῖ)是「ποιμαίν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見約二十一16；徒二十28；彼前五2；啓二27，七17，十二5，十九15。這個動詞又是由「ποιμήν」(牧人)變化而來。到那時，耶穌仍然將是祂的羣羊的好牧者(約十11、14以下)，見詩二十三1。

「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καὶ ὀδηγήσει αὐτούς ἐπὶ ζωῆς πηγᾶς ὑδάτων = and shall guide them to springs of the water of life)。「領」(ὀδηγήσει)是「ὀδηγέ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古動詞，由「ὀδηγός」(嚮導，見太十五14)變化而來。這個字在舊約中用以指神對以色列人的引導(出十五13)，也用於指神對個人的引導(詩五8)，新約中也用以指聖靈的引導(約十六13)，這裏是指基督自己的引導(見約十四4；啓十四4)。引導前往的方向是用介詞「ἐπὶ」(到)表達。注意，「生命水的泉源」原文排列的次序把「生命」(ζωῆς)排在最前面，表示強調。這裏的用詞和賽四十九10和耶二13很接近。同樣的觀念另見約四12、14，七38、39；啓二十一6，二十二1、17。「水」(ὑδάτων)在此是複數，但沒有特別的意義。關於複數的水，另見啓八10，十四7，十六4。

「神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καὶ ἐξαλείψει ὁ θεὸς πᾶν δάκρυον ἐκ τῶν ὀφθαλμῶν αὐτῶν = and God shall wipe every tear from their eyes; 直譯應作「神也必擦去他們眼睛的每一滴淚水」)。「擦去」(ἐξαλείψει)是「ἐξαλείφ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古複合字，字首介詞「ἐκ」表示除去；這個字在啓三5已經出現，指「塗抹」他的名；徒三19則用這個字指罪得以「塗抹」。本句出自賽二十五8，並重複出現於啓二十一4。「淚水」(δάκρυον)，古字，路七38、44的「眼淚」則用本字的另一種寫法「δάκρυ」。前面有一個「πᾶν」(every)故應譯為每一滴淚水。請注意，在「他們的眼睛」(ὀφθαλμῶν αὐτῶν)前面，重複一個介詞「ἐκ」(除去)，從他們的眼睛除去每一滴淚水。第十五節至十七節的這些寶貴的應許，必然給那些受逼迫中的人帶來仙樂般的音符，就像母親安慰小孩一樣。

4. 第七印：寂靜的時刻 (八1)

第八章

1 「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καὶ ὅταν ἤνοιξεν τὴν σφραγίδα τὴν ἑβδόμην = and when He broke the seventh seal)。前六印揭開時，都是用「ὅτε」(when)表示時間，但是本節是用「ὅτε」和「ἄν」複合而成的「ὅταν」(when)。有時用這個複合的字，表示的是較不確定的時間(可三11；啓四9)，但在本節和可十一19並不含如此意思。本節用「ὅταν」(when)後接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的動詞「揭開」(ἤνοιξεν)表示一個確定的時間。

「天上寂靜約有二刻」(ἐγένετο σιγή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ὡς ἡμιώριον = there was silence in heaven for about half an hour)。「天上寂靜」直譯可作「有一個寂靜在天上」或「天上成爲寂靜」。「有」或「成爲」(ἐγένετο)是「γίνομαι」(有，成爲，to be, to become)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天上如此靜寂，沒有長老的讚美，沒有天使的說話，也沒

有歌頌的聲音，也沒有雷聲從寶座發出來，這樣的靜寂，帶來了戲劇性的果效。一切的啓示，在此暫時中止。「二刻」(ἡμιώριον)是晚期罕見的複合字，由「ἡμι-」(半)和「ώρα」(時，hour)複合而成，半個小時，即二刻。這裏用的是直接受格，表時間的長短。

五

七號（八2～十一19）

1. 預備（八2～5）

第八章

2 「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τοὺς ἐπὶ ἀγγέλους οἱ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εοῦ ἐστήκασιν = the seven angels who stand before God）。「站」（ἐστήκασιν）是不及物動詞「ἵστημι」（站立）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注意，這裏又出現了「七」，七位天使。在啓示錄中，「七」是常見的數字。「七位天使」原文前面有一個冠詞「τοὺς」（那），顯示這裏的七位天使是相當有名的。在次經以諾書（Enoch）二十七題到了七位天使長的名字，除了「米迦勒」和「加百列」以外，還有 Uriel, Raphael, Raguel, Sariel, Remiel 等；「在祂面前的使者」的觀念，和賽六十三9相類似。我們不知道在這裏作者所題到的「那七位天使」是指何而言。

「有七枝號賜給他們」（καὶ ἐδόθησαν αὐτοῖς ἐπὶ σάλπιγγες = and seven trumpets were given to them）。「賜給」（ἐδόθησαν）是「δίδωμι」（給）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所謂神學的被動語態，主詞是神，神所賜給的。「號」交給天使，在新約中常見，如太二十四31；帖前四16；林前十五52；啓四1、4。號的另外用法，請見書六13；珥二1。這七號很快就要打破那二刻的寂靜。至於「七印」，「七號」，和「七碗」之間的關係如何，學者看法不一，Charles 和 J. Oman 認為，啓示錄的記錄是按時間先後次序，也就是說，七號是在揭開第七印之後發生的，而七碗則是在吹第七號之後。不過他們也都承認，如此的說法，必須把經文重新作相當程度的安排。但是，自古以來，有些聖經學者卻認為，啓示錄的內容安排，可能按主題或內容性質而歸類，不能單純依其時間上

先後次序加以解釋。這兩個說法，誰是誰非，目前仍無定論。

3 「另有一位天使……來站在祭壇旁邊」(καὶ ἄλλος ἄγγελος ἦλθεν καὶ ἐστάθη ἐπὶ τοῦ θυσιαστηρίου = and another angel came and stood at the altar)。「另有一位」(ἄλλος)，不是第二節那七位天使中的一位，並且這件事是發生在他們吹號之前。獻上香爐的事件，從本節一直到第六節。「來」(ἦλθεν)和「站」(ἐστάθη)是平行的兩個動詞，都是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站」(ἐστάθη)是不及物動詞「ἵστημι」(站)的表始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他來，開始站在祭壇旁邊，意即，另一位天使前來就位。「祭壇旁邊」(ἐπὶ τοῦ θυσιαστηρίου)，介詞片語，與「站」合用。「祭壇」(τοῦ θυσιαστηρίου)這個字，請參考六9的說明，在該處明顯是指獻燔祭的祭壇，另見路一11；啓九13；但是在本節是否指祭壇，則不太清楚。不過，在啓示錄中，「祭壇」和「香壇」這兩樣會幕中的聖物，是否分得那麼清楚，也是見仁見智。介詞「ἐπί」的後面，古抄本 Aleph, C, Q 寫作所有格「τοῦ θυσιαστηρίου」(祭壇)，另有古抄本 A, P 則寫作直接受格「τὸ θυσιαστήριον」。

「拿着金香爐」(ἔχων λιβανωτὸν χρυσοῦν = holding a golden censer)。分詞片語，「拿着」(ἔχων)是動詞「ἔχω」(有)的現在式分詞，接直接受詞「λιβανωτόν」(香爐)。「香爐」(λιβανωτόν)是由古字「λίβανος」(乳香，見太二11；啓十八13)變化而來，這個字用於指香爐，新約中只出現在本節和第五節。由其後用來修飾它的「金」(χρυσοῦν)，可以確定，這是指焚燒乳香的金爐子。請參考王上七48~50。

「有許多香賜給他」(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ῷ θυμιάματα πολλά = and much incense was given to him)。關於「香」(θυμιάματα)，請參考五8，另見十八13。不過，在這裏指燃燒的炭，香末落於其上，可發出香味。「賜給」(ἐδόθη)是「δίδωμι」(給)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第三人稱單數，因為「許多香」(θυμιάματα πολλά)是中性，雖為複數，

但可用單數動詞。

「要和衆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ἵνα δώσει ταῖς προσευχαῖς τῶν ἁγίων πάντων ἐπὶ τὸ θυσιαστήριον τὸ χρυσοῦν τὸ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ρόνου = that he might add it to the prayers of all the saints upon the golden altar which was before the throne)。由語助詞「ἵνα」(要，好叫，in order to)和「δώσει」(獻)構成的半結束句，表示「許多香」賜給他的目的。「獻」(δώσει)是「δίδωμι」(給，賜給)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按照正常的語法構造，應寫作簡單過去式假設語氣「δῶ」(獻，給)。「祈禱」(ταῖς προσευχαῖς)是間接受格，乃動詞「δώσει」(獻，給)的間接受詞，意即把這「許多香」加在衆聖徒的祈禱上，參五8。請注意，同樣在介詞「ἐπί」之後，這裏的「金壇」(τὸ θυσιαστήριον τὸ χρυσοῦν)是直接受格，不同於上面所用的所有格(參出三十一以下；利四18)。又請注意，在「θυσιαστήριον」(壇)，「χρυσοῦν」(金)，和「ἐνώπιον」(前)之前各有一個冠詞「τό」，都是用以修飾「壇」。

4 「那香的煙和衆聖徒的祈禱」(ὁ καπνὸς τῶν θυμιαμάτων ταῖς προσευχαῖς τῶν ἁγίων = the smoke of the incense, with the prayers of the saints)。「煙」(καπνός)，古字，新約中只出現於徒二19和啓八4，九2、3、17、18，十四11，十五8，十八9、18，十九3。在此，這煙是由那天使手中所拿着的香爐出來的。「祈禱」(ταῖς προσευχαῖς)可以作相關的憑藉格解，如中文聖經的譯法；但也可作間接受格解，意即：那香的煙加在衆聖徒的祈禱上。

5 「天使拿着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καὶ εἴληφεν ὁ ἄγγελος τὸν λιβανωτὸν καὶ ἐγένισεν αὐτὸν ἐκ τοῦ πυρὸς τοῦ θυσιαστηρίου = and the angel took the censer; and he filled it with the fire of the altar)。「拿着」(εἴληφεν)是「λαμβάνω」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和五7的語法

一樣，生動的描述了那天使「既拿着」香爐。顯然，他曾把那香爐暫時放開在一旁。這裏的「拿」不同於約十九23的「拿」，不單單作為修辭上的贅語。作者是要把當時的情景，向我們清楚的描述。「盛滿了」（ἐγένισεν）是「γεμίζ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在此，作者回復到敘述文常用的簡單過去式動詞。「火」（ἐκ τοῦ πυρός）指從壇上取來的燒着的炭，見賽六6。

「倒在地上，隨有雷轟，大聲，閃電，地震」（καὶ ἔβαλεν εἰς τὴν γῆν, καὶ ἐγένοντο βρονταὶ καὶ φωναὶ καὶ ἀστραπαὶ καὶ σεισμός = and threw it to the earth, and there followed peals of thunder and sounds and flashes of lightning and an earthquake）。「倒」（ἔβαλεν）是「βάλλω」（丟擲）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請參考創十九24的「降與」；結十2的「撒在」；和基督在路十二49的大膽比方「丟在」。「βάλλω」（丟擲）這樣的用法，請見啓八7，十二4、9、13，十四19。「隨有」（ἐγένοντο）是「γίνομαι」（發生，成爲）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把火丟在地上，自然會發生以下所列舉的事。啓四5的「閃電、聲音、雷轟」三樣現象又在本節重現，不過其排列次序不同，乃「雷轟、大聲、閃電」。按自然現象，「閃電」應在「雷轟」之前，有些古抄本確實也如此排列。

2. 頭四號（八6~12）

第八章

6 「就預備要吹」（ἠτοίμασαν αὐτοὺς ἵνα σαλπίσωσιν = ...prepared themselves to sound them）。「就預備」（ἠτοίμασαν）是「ἑτοιμάζ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面接直接受詞「αὐτούς」（他們），故應譯為：就預備自己。他們知道那記號，就準備好自己。「要吹」是由語助詞「ἵνα」（好叫，in order that）和「σαλπίσωσιν」（吹）構成的半結束句，「吹」（σαλπίσωσιν）是「σαλπίζω」的表始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從文法上來講，其實這裏用不定詞即可表達同樣的意思。請注意，「吹」（σαλπίσωσιν）這個動詞

和「號」（σάλπιγγας）這個名詞是同源字。

7 「第一位天使吹號」（καὶ ὁ πρῶτος ἐσάλπισεν = and the first sounded）。原文無「天使」。「吹號」（ἐσάλπισεν）是「σαλπίζω」（吹，見上節）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第一位一吹號，就展開了七號所描述的那一系列的災難。這裏所用的「號」，如果真是按約瑟夫所描寫的，當時猶太人的號，則是大約一肘長的小管子，一端有一個吹氣口，供口吹；另一端則是鈴狀的開口。

「就有雹子與火攪着血丟在地上」（καὶ ἐγένετο χάλαζα καὶ πῦρ μεμιγμένα ἐν αἵματι καὶ ἐβλήθη εἰς τὴν γῆν = and there came hail and fire, mixed with blood, and they were thrown to the earth）。「就有」（ἐγένετο）是「γίνομαι」（發生，成爲）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同樣的語法，在第六節譯作「隨有」。「雹子與火」（χάλαζα καὶ πῦρ），如同出九24的雹災。頭四個天使吹號帶來的災難，和出埃及的十災類似。這裏的災難，有一點像亞熱帶的暴雷雨，攪着血，則有一點類似十災中的第一災（出七17以下；詩一〇六35）。「雹子」（χάλαζα）是古陰性名詞，由動詞「χαλάω」（降下，澍下，見可二4）變化而來，新約中只有出現於啓八7，十一19，十六21。「攪着」（μεμιγμένα）是「μίγνυμι」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因為是「雹子」（χάλαζα）與「火」（πῦρ），故這個分詞作中性複數。「丟在」（ἐβλήθη）是「βάλλω」（丟擲，見第5節）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第三人稱單數，因為「雹」和「火」雖然是複數，但為中性名詞，故可帶單數動詞。

「被燒了」（κατεκάη = was burnt up）。「燒」（κατεκάη）是「κατακαίω」的有效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由「κατά」（下）和「καίω」（燒）複合而成，燒到底（burn down），但英文的慣用語卻是「burn up」。這個動詞在本節重複三遍（中文聖經和合本省略了一次）：「地的三分之一被燒了」，「樹的三分之一被燒了」，和「一切的青草被

燒了」，造成一個戲劇性的加強果效。請參考七1~3，該處樹受到保護；另見九4，該處吩咐蝗蟲不可傷害地上的草。

8 「就有彷彿火燒着的大山」(καὶ ὡς ὄρος μέγα πυρὶ καιόμενον = and something like a great mountain burning with fire)。「就有」(καί)和第七節的「就有」(καὶ ἐγένετο)原文不同。「彷彿」(ὡς)，不是一座真正的大山，而是那一個被火燒着的東西，大到好像一座大山那樣。「燒着」(καιόμενον)是「καίω」的現在式被動語態分詞，修飾「大山」，被火燒着的大山。對於作者題到這一點的出處，新約學者看法各有不同。有人從天然的現象來看，原來在約翰寫這卷書以前不到二十年，維蘇威(Vesuvius)火山在主後七十九年爆發。這次大災難廣泛被當時人所知道，並且各有不同的解釋。按Lilje的記錄，當時猶太人對這件事的看法是，這乃神對羅馬人毀滅耶路撒冷的審判。但也有學者不以天災來看，他們認為約翰這裏所寫，乃出自猶太教啓示文學，因為以諾壹書十八13講到「七星像火燒着的大山」，二十3以下，一〇八3~6，也有類似的詞句。Martin Rist就根據這幾節經文判斷，約翰在此乃指墮落的天使被趕逐離開天庭，來到世上施行毀滅的工作。不過，並不一定必須為約翰在此所用的言詞找惟一的出處，其實他也可以把不同出處的觀念融合在一起。頭三位天使吹號，都和火有關，這和第五節那位拿着香爐的天使，盛滿了壇上的火，倒在地上，前後呼應。

「變成血」(ἐγένετο... αἷμα = ... became blood)。海變成血，有如出埃及十災中的第一災，尼羅河水變血(出七20以下)。海變成血，另見啓十六3。

9 「海中的活物」(τῶν κτισμάτων τῶν ἐν τῇ θαλάσῃ τὰ ἔχοντα ψυχάς = ... the creatures which were in the sea and had life)。直譯應作「海中的被造之物，就是有活命的」。「被造之物」(κτισμάτων)是由動詞「κτίζω」(創造)變化而來的名詞，前已於五13出現過。「海中」(τῶν ἐν τῇ θαλάσῃ)

修飾「被造之物」。「就是有活命的」(τὰ ἔχοντα ψυχάς)是「被造之物」的同位格，雖然在此是主格分詞「ἔχοντα」(有，ἔχω的現在式分詞)帶主格的冠詞「τὰ」，而「被造之物」(κτισμάτων)是所有格，似乎格不一致。但是，在啓示錄中，像這種情形常出現。關於海中魚的死亡，請參考出七20和番一3。

「船隻也壞了三分之一」(καὶ τὸ τρίτον τῶν πλοίων διεφθάρησαν = and a third of the ships were destroyed)。「壞了」(διεφθάρησαν)是「διαφθείρ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第三人稱複數。這是一個古複合動詞，由「διά」和「φθείρω」(毀壞，敗壞，見林前三17；林後七2等)複合而成，意思是：毀壞，敗壞。其字首介詞「διά」使其動詞的意義更完全。按文法，「三分之一」(τὸ τρίτον)是單數，但這個動詞前面的「船隻」(τῶν πλοίων)是複數，並且三分之一的船隻，在觀念上也是複數，故本節這個動詞作第三人稱複數。

10 「有燒着的大星，好像火把從天上落下來」(καὶ ἔπεσεν ἐκ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ἀστὴρ μέγας καιόμενος ὡς λαμπάς = and a great star fell from heaven, burning like a torch)。直譯應為「有一顆大星從天上落下來，燒着如火把」。另見四5和太二2。這裏指的可能是隕石。這隕石由天墜落，擊打了清水的源頭「江河」(ποταμῶν)和「泉源」(πηγάς)。由於這一災也是破壞了水源，所以和出埃及記十災中的第一災也有類似之處。Mounce指出，本節所描述的，類似大隕石墜入大氣層時，所發出的燃燒情形。他又指出，在東方人的觀念上，隕石的墜落，乃是不祥的兆頭，並且，這裏特指是「從天上」落下來，表明這災是由神而來的。

11 「這星名叫茵蔯」(καὶ τὸ ὄνομα τοῦ ἀστέρος λέγεται ὁ Ἄψινθος = and the name of the star is called Wormwood)。這星名叫「茵蔯」(呂振中譯本與新譯本作「苦

董」)，乃取自它在江河和衆水源所產生的效果（現代中文譯本作「苦澀」。「茵陳」（ἄψινθος）通常都是陰性，這裏作為陽性「ὁ」，可能因為「星」（ἀστὴρ）是陽性的緣故。這個字新約中只有出現於本節，舊約中論到「茵陳」時，七十士譯本都不用這個字，不過 Aquila 的希臘文譯本，在箴五4；耶九15，二十三15等處，則使用了這個字。在巴勒斯坦地區，茵陳這種樹，有許多不同的變種。這種樹本身並沒有毒，但是味道奇苦，污染了水源，水即不能喝。在舊約，「茵陳」即被用於指苦毒和憂傷。

「衆水的三分之一變為茵陳」（καὶ ἐγένετο τὸ τρίτον τῶν ὑδάτων εἰς ἄψινθον = and a third of the waters became wormwood）。注意，「變為」是「ἐγένετο」（變成，γίν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加介詞「εἰς」構成，像這樣的語法，在七十士譯本和新約中都很常見（如：啓十六19；約十六20；徒五36）。「茵陳」（ἄψινθον）在此當作形容詞用，故未帶冠詞，不是說衆水的三分之一轉變成「茵陳」樹，而是說，那些水變成像茵陳那麼苦（現代中文譯本作「苦」）。Mounce 指出，這一災的效果，剛好是出十五25瑪拉事件的倒轉，在瑪拉事件中，摩西把一棵樹丟進水的源頭，結果瑪拉的苦水變成甜。

「因水變苦，就死了許多人」（καὶ πολλοὶ τῶν ἀνθρώπων ἀπέθανον ἐκ τῶν ὑδάτων ὅτι ἐπικράνθησαν = and many men died from the waters, because they were made bitter）。注意，「許多人」，而不是一般重複說到的「三分之一」的人。不過，這可能是用詞上的變化，沒有甚麼實質的差別。介詞「ἐκ」表示水變苦所帶來的結果，就造成許多人的死。「變苦」（ἐπικράνθησαν）是古動詞「πικραίν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而這個古動詞又是由形容詞「πικρός」（苦的，見雅三11、14）變化而來，參啓十9、10。西三19的「苦待」（πικραίνεσθε）用的也是這個動詞，不過在該處則是一種比方性質的用法。

12 「……被擊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καὶ

ἐπλήγη... ἵνα σκοτισθῆ τὸ τρίτον αὐτῶν = ... were smitten, so that a third of them might be darkened)。「被擊打」（ἐπλήγη）是古動詞「πλήσσ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和「災難」（πληγή）是同源字。新約中只有出現這一次。七十士譯本在出九31、32就用這個字來描述雹災，冰雹擊打田野中禾穀的事。「以致……黑暗了」是由語助詞「ἵνα」（好叫，so that）和「σκοτισθῆ」（黑暗，σκοτίζ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假設語氣）構成的目的子句。三分之一的日月星被擊打的目的，就是要它們黑暗。「σκοτίζω」（使黑暗）這個動詞是由「σκότος」（黑暗，見太二十四29）變化而來，不過在啓九2的「昏暗」這個動詞用的是另一種寫法「σκοτόω」。

「白晝的三分之一沒有光，黑夜也是這樣」（καὶ ἡ ἡμέρα μὴ φάνη τὸ τρίτον αὐτῆς καὶ ἡ νύξ ὁμοίως = and the day might not shine for a third of it, and the night in the same way）。繼續前面語助詞「ἵνα」所引介的目的子句，本子句有否定詞「μή」，「有光」（φάνη）是「φαίνω」（發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另見啓十八23。Mounce 指出，根據這裏的句法，是白晝三分之一完全沒有光，黑夜的三分之一完全沒有光，而不是白晝黑夜的光度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這種情況很類似出十21~23的情形。

3. 飛鷹的警告（八13）

第八章

13 「我又看見一個鷹飛在空中，並聽見」（καὶ εἶδον, καὶ ἤκουσα ἑνὸς ἀετοῦ πετομένου ἐν μεσουρανήματι = and I looked, and I heard an eagle flying in midheaven)。「一個鷹」（ἑνὸς ἀετοῦ）是所有格，作為「ἤκουσα」（聽見，ἀκού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的直接受詞。「飛在空中」（πετομένου ἐν μεσουρανήματι），分詞片語，所有格，修飾「鷹」。所以，本句直譯應作「我觀看，我聽見一隻飛在半空中的鷹」。「一個」（ἑνός）在此的作用相當於不定冠詞（如：九13，十八21，十九17），修飾「鷹」。關於飛鷹，

另見啓四7。鷹，一向被視為鳥類中最強壯的，有時被當作復仇的象徵（申二十八49；何八1；哈一8）。「飛」（πετομένου）是「πέτομαι」的現在式分詞所有格，和「鷹」（ἀετοῦ）的所有格相一致。啓十四6也題到「天使飛在空中」；十九17有「天空所飛的鳥」。「空中」（μεσουρανήματι）是一個晚期的字，用以指正午的日頭。這個字在新約中只有出現於啓示錄中的這三次。這隻鷹飛在半空中，所以大家可以看得見，牠的叫聲大家也可以聽得到。

「你們住在地上的民，禍哉禍哉禍哉」（οὐαὶ οὐαὶ οὐαὶ τοὺς κατοικοῦντας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 woe, woe, woe, to those who dwell on the earth）。三重的「禍哉」，為餘下的還有三個天使要吹的號；十八10、16、19的兩重「禍哉」（中文聖經和合本作「哀哉」），則只是為強調用。「住……的民」（κατοικοῦντας）是「κατοικ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直接受格，帶冠詞，和太十一21一樣，都是不太平常的語法。不過，在啓十八10，甚至還有主格的語法。

「三位天使要吹那其餘的號」（ἐκ τῶν λοιπῶν φωνῶν τῆς σάλπιγγος τῶν τριῶν ἀγγέλων τῶν μελλόντων σαλπίζειν = because of the remaining blasts of the trumpet of the three angels who are about to sound）。說明住在地上的民之所以禍哉的原因。介詞「ἐκ」的用法和第十一節一樣，指所要帶來的結果。地上居民之所以禍哉，是因為「其餘的號的聲音」（直譯）的緣故。「三位天使要吹」（τῶν τριῶν ἀγγέλων τῶν μελλόντων σαλπίζειν），直譯可作「三位天使即將吹的」，修飾「號的聲音」。

4. 第五號（第一樣災禍）：蝗蟲之災（九1~12）

第九章

1 「我就看見一個星從天落到地上」（καὶ εἶδον ἀστέρα ἐκ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πεπτωκότα εἰς τὴν γῆν = and I saw a star from heaven which had fallen to the earth）。「落到」

（πεπτωκότα）是「πίπτω」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分詞，已經落到地上了。當約翰「看見」（εἶδον，簡單過去式）時，那一個星已經墜落在地上。路十18的「我曾看見」（ἐθεώρουν，過去不完成式）撒但從天上「墜落」（πεσόντα），用的是整體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表明整個墜落的過程就像一道閃電劃空而過一樣。在啓七2的「我看見」（εἶδον）之後的「上來」（ἀναβαίνοντα）用的是現在式主動語態，表明進行中的過程，正在上來。

「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他」（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ῷ ἡ κλεῖς τοῦ φρέατος τῆς ἀβύσσου = and the key of the bottomless pit was given to him）。「無底」（ἀβύσσου）是一個古形容詞，由表否定的字首「α」和「βυσσός」（底；等於「βυθός」）複合而成，沒有底的。不過這個字前加冠詞「ἡ」，也可以當名詞解，即指沒有底的地方，省略了「χώρα」（地方）。羅十7的「陰間」（τὴν ἄβυσσον）用的就是這個字，指接受死人的地方，即人死後要去的地方；不過在路八31的「無底坑」（τὴν ἄβυσσον）用的也是這個字（注意，原文無「坑」），指的可能是陰間較低層的部分，就是魔鬼居住的地方。啓九1、2、11，十一7，十七8，二十1、3的「無底坑」指的都是後者。「坑」（φρέατος），是古字，指水井，蓄水池（路十四5；約四11、12），在本段經文中，指陰間的入口處。這裏把陰間看作是一個無底的水井，其入口處有一個狹隘的開口。第五位天使持有這一個入口的鑰匙，交給這個從天上墜落的星。啓八10的大星污染水源，是一顆星，但這裏的這顆星是指有位格的存在。在賽十四12把巴比倫王描述為明亮之星；以諾壹書二十一6把墮落的天使描寫作「背逆耶和華誠命的天上的星」。新約中，耶穌也告訴那傳道回來的七十位門徒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路十18）。

2 「他開了無底坑，便有煙從坑裏往上冒，好像大火爐的煙」（καὶ ἤνοιξεν τὸ φρέαρ τῆς ἀβύσσου, καὶ ἀνέβη καπνὸς ἐκ τοῦ φρέατος ὡς καπνὸς καμίνου μεγάλης = and he opened

the bottomless pit; and smoke went up out of the pit, like the smoke of a great furnace)。「開了」(ἤνοιξεν)是「ἀνοίγω」(啓開)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當然是用第一節「賜給他」的那一把鑰匙。「往上冒」(ἀνέβη)是「ἀναβαίν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注意，「開了」和「往上冒」兩個動詞的時式相同。「好像」(ὡς)，不是真的如此。在此蝗蟲被釋放出來了，爲害沒有神印記的人。「火爐」(καμίνου)是古字，指提煉礦物的熔爐，在啓一15已出現過。

「……都因這煙昏暗了」(καὶ ἐσκοτώθη... ἐκ τοῦ καπνοῦ τοῦ φρέατος = and... were darkened by the smoke of the pit)。「因」(ἐκ)，表明造成這結果的原因，關於介詞「ἐκ」的這種用法，請參考啓八11、13。「昏暗」(ἐσκοτώθη)是「σκοτιό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由形容詞「σκοτός」(黑暗)變化而來，這個古使役動詞，在新約中除了本節以外，只出現於啓十六10；弗四18。關於這個動詞的另一種寫法「σκοιίζω」，請參考啓八12。「這煙」(τοῦ καπνοῦ τοῦ φρέατος)直譯應作「這坑的煙」。

3 「有蝗蟲從煙中出來飛到地上」(καὶ ἐκ τοῦ καπνοῦ ἐξήλθον ἀκρίδες εἰς τὴν γῆν = and out of the smoke came forth locusts upon the earth; 原文無「飛」)。「出來」(ἐξήλθον)是「ἐξέρχ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其字首介詞「ἐξ」本身已有「出來」的意思，但另用一個介詞「ἐκ」所引介的片語「從煙中」(ἐκ τοῦ καπνοῦ)表明這些蝗蟲的出處。而在這個動詞之後，又有一個由介詞「εἰς」所引介的片語「到地上」(εἰς τὴν γῆν)，表明這些蝗蟲的去處。「蝗蟲」(ἀκρίδες)，另見第七節，在太三4和可一6已出現過，是施洗約翰的食物之一。以色列人可以吃蝗蟲。可是，像出埃及記的第八章(出十13以下)，蝗蟲成羣結隊出現時，可以吃盡一切綠色的植物。煙已經比墜落的星更可怕，而這些從煙中出來的蝗蟲，則更是可怕。在舊約中，蝗蟲

一直被視爲毀滅的象徵。這些在曠野孕育出來的蝗蟲，有時成羣結隊，可達寬數百尺，長達四哩之大，它們飛入農作物生長的地區覓食，常把一切農作物都毀壞了。

「好像地上蠍子的能力一樣」(ὡς ἔχουσιν ἐξουσίαν οἱ σκορπίοι τῆς γῆς = as the scorpions of the earth have power)。「蠍子」(σκορπίοι)是巴勒斯坦地區常見的毒蟲，樣子有一點像龍蝦，約有四至五吋長，尾巴有一個毒鉤，螫人時分泌毒液，雖不會致命，卻可以傷人，常藏於熱帶地區的石牆中，新約中出現於路十19，十一12；啓九3、5、10。蠍子和蛇一樣，都被視爲是人的仇敵，所以都被當作是靈界邪惡勢力的象徵。請注意，這些蝗蟲是啓八13三個「禍哉」中的第一禍。並且，這裏所賜給蝗蟲的，是蠍子的「能力」，而不是蠍子的「外形」。

4 「並且吩咐他們說，不可傷害地上的草……」(καὶ ἐρρέθη αὐταῖς ἵνα μὴ ἀδικήσουσιν τὸν χόρτον τῆς γῆς... = and they were told that they should not hurt the grass of the earth...)。「吩咐」(ἐρρέθη)是「λέγω」(說)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是誰吩咐他們？聖經沒有說。第一節的「賜給他」鑰匙，第三節的「賜給牠們」能力，第五節的「不許」蝗蟲害死他們，用的都是被動語態，且沒有指明主詞是誰，但是由整個行文看來，這一些災禍，包括魔鬼的活動，都是在神的主權控制之下。「不可傷害地上的草」，由語助詞「ἵνα」所引介的半結束句，是吩咐的內容。動詞「傷害」(ἀδικήσουσιν)乃「ἀδικέω」的未來式直說語氣。這樣的句法結構，和三9的「使他們來……」(ἵνα ἦξουσιν)和八3的「要一同獻……」(ἵνα δώσει)相同，請參考。地上的草等植物，在第一位天使吹號的雹災中，已經受夠了傷害(見啓八7)。

「惟獨……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εἰ μὴ τοὺς ἀθρώπους οἵτινες οὐκ ἔχουσι τὴν σφραγίδα τοῦ θεοῦ ἐπὶ τῶν μετώπων = but only the men who do not have the seal

of God on their foreheads)。「惟獨」(εἰ μὴ)是省略用法，原文並無「要傷害」一詞，「οἴτινες」是關係代名詞「ὅστις」的陽性複數主格，無論是誰；由關係代名詞「ὅς」(誰)，和「τις」(某人)兩個字複合而成。由這個關係代名詞引介的子句「額上沒有神印記的」，是用來修飾「人」(τοὺς ἀνθρώπους)。像這裏「οἴτινες」這樣的用法，另見啓一7，二24，二十4。在啓七3已經題到要在神衆僕人的額上印上印記。這些受了印記的人，可以不必受傷害，就像在出埃及記中，以色列人的鄰舍受災，以色列人卻蒙神保守一樣。

5 「但不許蝗蟲害死他們」(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οῖς ἵνα μὴ ἀποκτείνωσιν αὐτούς = and they were not permitted to kill anyone)。「不許」(ἐδόθη)其實按原文，這個動詞和第三節的「賜給」(ἐδόθη)是同一個字，「不」(μὴ)字原文置於「害死」(ἀποκτείνωσιν)之前，直譯可作：但所賜給牠們的(能力)，不可害死他們。語助詞「ἵνα」所引介的這半結束句表明所賜給牠們的能力之限制。蝗蟲有能力可以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卻不能害死他們。「害死」(ἀποκτείνωσιν)是「ἀποκτείνω」的現在式(表進行中的動作)或簡單過去式(表整體的動作)主動語態假設語氣。「ἵνα」和假設語氣動詞構成半結束句，這是正常的語法。

「只叫他們受痛苦五個月」(ἀλλ' ἵνα βασανισθῶσονται μῆνας πέντε = but to torment for five months)。和上面一樣，這也是由語助詞「ἵνα」引介的半結束句，不過這個子句的動詞「受痛苦」(βασανισθῶσονται)則是「βασανίζω」的第一未來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像這樣的句法結構另見啓三9，六4，八3，十三12。「受痛苦」(βασανίζω)這個古動詞是「βάσανος」(見太四24的「疼痛」)變化而來，「βάσανος」原是產於呂底亞的一種特殊的石頭，可以用來試驗金屬的純度，後來用以泛指一切試金石，再後來轉而指試驗人，進而用以指使用嚴刑酷打，使人痛苦，拷問人，進而指肉身上極端的痛苦。見太八29；啓十一10，十二2，十四10，二

十10。「五個月」(μῆνας πέντε)，直接受格，表時間的長度。蝗蟲生於春天，死於夏末，其壽命約為五個月。

「這痛苦就像蠍子螫人的痛苦一樣」(καὶ ὁ βασανισμὸς αὐτῶν ὡς βασανισμὸς σκορπίου ὅταν παῖσῃ ἄνθρωπον = and their torment was like the torment of a scorpion when it stings a man)。「痛苦」(βασανισμὸς)是晚期的字，由動詞「βασανίζω」(見上)變化而來，在新約中只出現於本節，十四11，十八7、10、15等處。蠍子螫人，雖然非常痛苦，但通常不致於喪生。「螫人」(ὅταν παῖσῃ ἄνθρωπον)是由「ὅταν」(無論何時，whenever)引介的無特指時間的副詞子句。「螫」(παῖσῃ)是古動詞「παίω」(打，擊打，太二十六68)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

6 「人要求死，決不得死」(ζητήσουσιν οἱ ἄνθρωποι τὸν θάνατον καὶ οὐ μὴ εὕρῃσουσιν = men will seek death and will not find it)。「人」(ἄνθρωποι)前面的冠詞「οἱ」是指「類」，「人」的這一類，泛指一般的人。「求」(ζητήσουσιν)是「ζητέω」(尋找)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他們將要尋找死。「得」(εὕρῃσουσιν)是「εὕρισκ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動詞可譯作「得着」或「取得」，如：來九12的「成了」(直譯應作「得着」永遠贖罪的事)，和路一30的「蒙」恩(直譯可作「得着」恩)；也可用以指理智上的明白，如：徒十七27的揣摩而「得」；羅七21的「覺得」。在此，意指「找到」。前面有強調的雙重否定詞「οὐ」和「μὴ」，絕對找不到。這些蝗蟲只是叫人受苦，卻不致叫人死。可是人受不了苦，想找死，卻找不到死。腓一23保羅也覺得離世與基督同在是「好得無比」，不過兩者的心態並不一樣，保羅是羨慕與基督的同在，而在此則是受不了苦的折磨。

「願意死，死卻遠避他們」(καὶ ἐπιθυμήσουσιν ἀποθανεῖν καὶ φεύγει ὁ θάνατος ἀπ' αὐτῶν = and they will long to die and death flees from them)。「願意」(ἐπιθυμήσουσιν)是「ἐπιθυμέ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

氣，熱切的渴望，是「求死」的最高峯。「遠避」(φεύγει)是「φεύγω」表示未來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極爲生動。舊約也有同樣求死的觀念，見伯三21和耶八3。

7 「蝗蟲的形狀，好像預備出戰的馬」(καὶ τὰ ὁμοιώματα τῶν ἀκρίδων ὅμοια ἵπποις ἡτοιμασμένοις εἰς πόλεμον =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locusts was like horses prepared for battle)。「形狀」(ὁμοιώματα)是古字，由動詞「ὁμοιόω」(使相像)變化而來，意思是：外形，樣式；新約中只有出現於本節，羅一23(樣式)，五14(一樣)，六5，八3(形狀)，和腓二7(樣式)。而這個動詞又是從「ὅμοιος」(好像)變化而來。在本節「ὁμοιώματα」(形狀)和「ὅμοιος」(好像)這兩個同源字同時出現。按 Lightfoot 的研究，「ὁμοίωμα」(形狀)這個字的意思介乎「μορφή」(形像，不單指外形，而且也指其特徵)和「σχῆμα」(樣子，單單指外形)之間。這三個類似的字，在腓二7、8一同出現過。「馬」(ἵπποις)是相關的憑藉格，通常在「ὅμοιος」(好像)之後，都是用這種相關憑藉格(一15，二18，四6~7，九10、19，十一1，十三2、11)，但偶爾也用直接受格(一13，十四14)。本節接下去的「好像金冠冕」也一樣，在「好像」(ὅμοιοι)之後也是接相關憑藉格「χρυσῶ」(金，見下)。「預備出戰」(ἡτοιμασμένοις εἰς πόλεμον)是分詞片語，修飾「馬」。「預備」(ἡτοιμασμένοις)是「ἐτοιμάζω」(預備)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相關憑藉格，與「馬」的格相一致。這樣把蝗蟲比方作戰馬，像約珥書二4、5。

「好像金冠冕……好像男人的臉面」(ὡς στέφανοι ὅμοιοι χρυσῶ... ὡς πρόσωπα ἀνθρώπων = as it were, crown like gold... like the faces of men)。兩個「ὡς」(好像)所引介的片語，不是真正的戴金冠冕，而是「好像」。「好像金冠冕」(ὡς στέφανοι ὅμοιοι χρυσῶ)直譯作「如冠冕好像金」。金冠冕，即代表征服者，其實這些蝗蟲也真被描述爲征服者，見

四4，六2，十二1，十四14。這些從無底坑出來的蝗蟲，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具有「好像人的」(ἀνθρώπων，中文聖經譯作「男人的」。這個字是指有別於其他生物的人類，包括男人和女人在內，見第8節)臉面」。至於「好像人的臉面」是甚麼意思，學者看法不一。Vincent 認爲，這是指這些蝗蟲的臉面，確實和人的臉面外形有相似之處。但 Swete 卻指出，具有人的臉面，表示這些蝗蟲具有人的智慧和人的能力。

8 「頭髮像女人的頭髮，牙齒像獅子的牙齒」(καὶ εἶχον τρίχας ὡς τρίχας γυναικῶν, καὶ οἱ ὀδόντες αὐτῶν ὡς λεόντων ἦσαν = and they had hair like the hair of women, and their teeth were like the teeth of lions)。「頭髮像女人的頭髮」直譯作「牠們有頭髮如女人的頭髮」。「女人的頭髮」(τρίχας γυναικῶν)指長頭髮，如林前十一15所述。這裏所強調的不是男女之性別，否則前節講到「人的臉面」，「人」應該用特與女性相對的「ἀνδρῶν」(男人)，而不是可以包括男人和女人的「ἀνθρώπων」(人)。作者在此如此描寫，可能因爲這些蝗蟲的觸鬚特長的緣故。「牙齒像獅子的牙齒」直譯作「牠們的牙齒是如獅子的」。照上下文，「獅子的」(λεόντων)前面應加一個「οἱ ὀδόντες」(牙齒)。見珥一6。這些蝗蟲是兇猛而貪婪的。

9 「胸前有甲，好像鐵甲」(καὶ εἶχον θώρακας ὡς θώρακας σιδηροῦς = and they had breastplates like breastplates of iron)。句法如第八節第一句，直譯應作「牠們有胸甲如鐵甲」。「胸甲」(θώρακας)，原來是指前胸，即頸項以下肚臍以上的部分，後來轉指胸甲。除本節以外，這個字在新約中只出現於啓九17；帖前五8；弗六14(後兩處中文聖經皆作「護心鏡」)。胸甲通常是用「鐵」(σιδηροῦς)作成的，見啓二27。這些蝗蟲不是真的有鐵甲，而是「好像」(ὡς，如)鐵甲。Swete 指出，蝗蟲背腹皆有堅實的鱗殼。這裏如此描述，可能是過去蝗蟲爲害的情景，使他們記憶猶新。

「他們翅膀的聲音，好像許多車馬奔跑上陣的聲音」（καὶ ἡ φωνὴ τῶν πτερύγων αὐτῶν ὡς φωνὴ ἀρμάτων ἵππων πολλῶν τρεχόντων εἰς πόλεμον = and the sound of their wings was like the sound of chariots, of many horses rushing to battle）。「他們翅膀的聲音」生動的描述了大羣蝗蟲飛行前進時的浩大聲勢。「車」（ἀρμάτων；戰車）和「馬」（ἵππων）奔跑上陣的聲音，是兩種比方，進一步描述其行進的聲勢之大，同樣的比方，請見珥二4以下。「奔跑」（τρεχόντων）是「τρέχ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作述語用，請參考王下七6；耶四十七3。

10 「有尾巴像蠍子」（καὶ ἔχουσιν οὐράς ὁμοίας σκορπίοις = and they have tails like scorpions）。「尾巴」（οὐράς）是古字，但在新約中，除本節外只出現於啓九19，十二4。「像」（ὁμοίας）和「尾巴」（οὐράς）的格相一致。全寫應作「像蠍子的尾巴」，但省略。同樣的語法見十三11（參太五20；約壹二2）。

「毒鉤能傷人五個月」（καὶ κέντρα, καὶ ἐν ταῖς οὐραῖς αὐτῶν ἡ ἐξουσία αὐτῶν ἀδικῆσαι τοὺς ἀνθρώπους μῆνας πέντε = and stings; and in their tails is their power to hurt men for five months）。「毒鉤」（κέντρα）是古字，由動詞「κεντέω」變化而來，指趕牲畜的刺棒（箴二十六3），刺，螫。除了本節，這個字在新約中只出現於徒二十六14（刺）和林前十五55、56的死亡的「毒鉤」。這個字和「尾巴」作為「有」（ἔχουσιν）的共同直接受詞，「有尾巴和毒鉤」；尾巴像蠍子的尾巴，「毒鉤」則沒有另作說明。「能傷人」之前應有「牠們的力量是在牠們的尾巴」（καὶ ἐν ταῖς οὐραῖς αὐτῶν ἡ ἐξουσία αὐτῶν），原文無動詞，補入動詞「是」，使意思完整。「能傷人」（ἀδικῆσαι τοὺς ἀνθρώπους），這裏「傷」（ἀδικῆσαι）是動詞「ἀδικέω」的不定詞，而九4的「傷害」，在語法結構上則是用助語詞「ἵνα」和「ἀδικήσουσιν」（動詞「ἀδικέ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裏的「五個月」

（μῆνας πέντε）是表時間長短的直接受格，見第五節。Mounce 指出，本章第三至六節說到這些蝗蟲的出處和他們的使命，第七至十節則是描述這些蝗蟲的形狀。從這幾節經文的描述來看，這些蝗蟲的形狀，乃啓示錄中最怪異的活物之一。這樣的外形，給人的整體印象是不自然，並且殘忍可怕。解經時千萬要小心，不可太過追求每一個細節的含義。Kiddle 甚至說，約翰的記錄已經夠仔細而生動，所以任何加上去的說明都是多餘的。

11 「有無底坑的使者作他們的王」（ἔχουσιν ἐπ' αὐτῶν βασιλέα τὸν ἄγγελον τῆς ἀβύσσου = they have as king over them, the angel of the abyss）。直譯作「牠們有一個王在牠們之上，就是無底坑的使者」。「王」（βασιλέα）是直接受格作受詞用。箴三十27說，「蝗蟲沒有君王。」但是這句話不能適用於這一羣出自那惡者的蝗蟲。這位在牠們之上作王的，乃是那「無底坑的使者」（見第1節）。牠們都服從他的命令。

「按着希伯來話，名叫亞巴頓」（ὄνομα αὐτῷ Ἑβραϊσὶ Ἀβαδδὼν = his name in Hebrew is Abaddon）。「名叫」（ὄνομα αὐτῷ）直譯可作「他的名」，「名」屬獨立主格，「他」是間接受格，如六8的「名字叫作」之結構。「按着希伯來話」（Ἑβραϊσὶ）是副詞，如十六16；約五2，十九13、17、20，二十16。「亞巴頓」（Ἀβαδδὼν），意思是「毀滅」（destruction），這個字在舊約希伯來文中，只出現於智慧書（伯二十六6；詩八十八11；箴十五11），七十士譯本寫作「ἀπόλεια」。

「希利尼話，名叫亞玻倫」（καὶ ἐν τῇ Ἑλληνικῇ ὄνομα ἔχει Ἀπολλύων = and in the Greek he has the name Apollyon）。按照約翰的習慣，他把希伯來文和希利尼文的名字都寫出來。「希利尼話」（ἐν τῇ Ἑλληνικῇ）原文省略了「話」，應該加上「γλώσση」（舌，方言）或「διαλέκτῳ」（鄉談，地方性語言）。「亞玻倫」（Ἀπολλύων），音譯，是動

詞「ἀπόλλυμι」(毀滅)的現在式主動語態陽性單數分詞，作專有名詞用，應譯作「毀滅者」。按文法構造，「Ἀπολλύων」(亞玻倫)是「ὄνομα」(名)的同位格，應作直接受格，但是作者在此仍保留其主格的形態。在猶太人的他勒目(Talmud，猶太人所接受之古代律法與遺傳的法典)裏，也有把「亞巴頓」(毀滅)擬人化的情形。在此，我們無法確定「亞玻倫」(Ἀπολλύων)是指「死亡」或指「撒但」。有學者甚至說，這裏的「亞玻倫」是間接暗指希利尼神話中的「亞波羅」(Apollo)。亞波羅的代表物之一，也是「蝗蟲」，不過這個說法的可靠性如何，仍不確定。

12 「第一樣災禍過去了」(ἡ οὐαὶ ἡ μία ἀπῆλθεν = the first woe is past)。注意，「災禍」(ἡ οὐαὶ)在此用的是陰性，如十一14，可能因為「θλίψις」(災禍，災難)是陰性，實情如何，我們不敢確定。又請注意，「第一」在此用的是數詞「μία」(一)，其意義與序詞「πρώτη」(第一)同，見六1；可十六2。

「還有兩樣災禍要來」(ἰδοὺ ἔρχεται ἔτι δύο οὐαὶ μετὰ ταῦτα = behold, two woes are still coming after these things)。直譯作「看哪，還有兩樣災禍要來，在這些事以後」。「兩樣災禍」(δύο οὐαὶ)但卻用單數動詞「ἔρχεται」(要來)。不錯，「災禍」(οὐαὶ)是沒有格式的變化，但其前的「兩樣」(δύο)應該解作陰性，而不可當作中性。

5. 第六號 (第二樣災禍)：馬軍之災 (九13~21)

第九章

13 「有聲音，從……出來」(φωνὴν μίαν ἐκ τῶν... = a voice from the...)。「有聲音」(φωνὴν μίαν)直譯作「一個聲音」，「一個」(μία)數詞，當不定冠詞用，見八13。前面的動詞「聽見」(ἤκουσα)後面可跟所有格當受詞，如八13，但在本節則用直接受格「φωνήν」(聲音)。有時在動詞「聽見」後面跟直接受格當受詞，強調的是「聲音」本身，跟所有格當受詞，強調的是「所聽到」的感覺(如徒九7的「聽見聲音」，

「聲音」是所有格，而徒二十二9的「聽見……聲音」的「聲音」是直接受格)，但是本節和八13就沒有這樣的區別。「從……出來」(ἐκ τῶν...)，請注意，在這個介詞之後，有三個帶冠詞的所有格：「四角」(τῶν τεσσάρων κεράτων)，「金壇」(τοῦ θυσιαστηρίου τοῦ χρυσοῦ)，和「神面前」(τοῦ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εοῦ)。這樣的語法，和八3介詞「ἐπί」(上)之後，跟着三個帶冠詞的直接受格一樣，即：「壇」(τὸ θυσιαστήριον)，「金」(τὸ χρυσοῦν)，和「寶座前」(τὸ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ρόνου)。

14 「吩咐那吹號的第六位天使」(λέγοντα τῷ ἕκτῳ ἀγγέλῳ, ὁ ἔχων τὴν σάλπιγγα = one saying to the sixth angel who had the trumpet)。「吩咐」(λέγοντα)是「λέγω」(說)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單數，指前節的「聲音」(φωνήν)，即把「聲音」擬人化了，故會「吩咐」第六位天使。這裏的「吩咐」和「聲音」在格上一致，同為直接受格，但在性上並不一致，「吩咐」為陽性，而「聲音」為陰性。「吩咐」後面跟間接受格「第六位天使」(τῷ ἕκτῳ ἀγγέλῳ)作為其受詞。「那吹號的」(ὁ ἔχων τὴν σάλπιγγα)直譯應作「那有號角的」，帶主格的冠詞「ὁ」，其實是作為「天使」(ἀγγέλῳ)的同位詞，同樣不規則的冠詞另見二20，三12，十四12。Swete認為，「那有號角的」一詞，乃作為補充語之用。

「把那捆綁在伯拉大河的四個使者釋放了」(λύσον τοὺς τέσσαρας ἀγγέλους τοὺς δεδεμένους ἐπὶ τῷ ποταμῷ τῷ μεγάλῳ Εὐφράτῃ = release the four angels who are bound at the great river Euphrates)。「釋放」(λύσον)是「λύω」(解開)的表始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這裏題到七1以外的另一組四位天使。「捆綁」(τοὺς δεδεμένους)是「δέω」(捆綁)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帶冠詞的分詞。顯然是指九15以下那些邪惡的馬軍之領導者，如同七1以下，那四位能傷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他們都是執行神的憤怒之「四人小組」。「伯拉大河」(τῷ ποταμῷ τῷ μεγάλῳ Εὐφράτῃ)直

譯可作「幼發拉底那條大河」。「幼發拉底」是河名，聖經中一貫如此稱呼這條大河，見啓十六12；創十五18；申一7。它源起於亞米尼亞（Armenia），在下巴比倫與底格里斯河（中文聖經皆作「希底結河」）匯流，全長達一千八百哩，是古代羅馬帝國的東邊之界限，毗鄰帕提亞（Parthia）。

15 「就被釋放」（καὶ ἐλύθησαν = and... were released），是「λύω」（釋放）的表始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既已被釋放。

「他們原是預備好了」（οἱ ἠτοιμασμένοι = who had been prepared）是「ἔτοιμάζω」（預備）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帶冠詞「οἱ」，修飾「那四個天使」（οἱ τέσσαρες ἄγγελοι），「那已經預備好了的四個天使」。這個動詞又是從形容詞「ἔτοιμος」（預備好）變化而來，在此指神已把他們準備好，隨時都在待命之中，見十二6，十六12；太二十五34。

「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時」（εἰς τὴν ὥραν καὶ ἡμέραν καὶ μῆνα καὶ ἐνιαυτόν = for the hour and day and month and year）。注意，原文排列順序先「時」，而「日」，而「月」，而「年」，並共用一個冠詞「τὴν」，Mounce 指出，這乃是指一個明顯的時刻。在動詞「預備」（ἠτοιμασμένοι）之後接這個介詞「εἰς」，表示為何而預備，見提後二21，該處的「預備」是為行各樣的善事。在此，一切預備都已就緒，就等信號一下，即可執行任務。

「要殺人的三分之一」（ἵνα ἀποκτείνωσιν τὸ τρίτον τῶν ἀνθρώπων = so that they might kill a third of mankind）。語助詞「ἵνα」帶現在式（或簡單過去式）假設語氣「ἀποκτείνωσιν」（殺，見第5節），表目的。第五節蝗蟲只能叫人受苦，但本節則致人於死。

16 「馬軍」（τῶν στρατευμάτων τοῦ ἵππικοῦ = the armies of the horsemen）。直譯可作「馬兵的軍隊」。「馬兵」（τοῦ ἵππικοῦ）是古形容詞「ἵππικός」的所有格，由「ἵππος」（馬）

變化而來，指馬兵，或騎兵，和「步兵」（ὁ πεζικός）相對，新約中只有出現這一次。「二萬萬」這個數目，請參閱五11，七4。

17 「我在異象中看見」（καὶ οὕτως εἶδον... ἐν τῇ ὁράσει = and this is how I saw in the vision）。「如此」（οὕτως），中文聖經未譯，如此我在異象中看見，指以下所寫乃他在異象中所見之內容。除了本節以外，作者在別處均沒有題到他自己的異象；這和但以理書不一樣，但以理常題到他自己的異象，見但七2，八2、15，九21等。

「胸前有甲如火，與紫瑪瑙，並硫磺」（ἔχοντας θώρακας πυρίνους καὶ ὑακινθίνους καὶ θειώδεις = had breastplates the color of fire and of hyacinth and of brimstone）。直譯應作「有火，與紫瑪瑙，並硫磺的胸甲」。這個由「ἔχοντας」（有，「ἔχω」的現在式分詞陽性複數直接受格）所引介的片語，可以用來修飾「馬」，也可以修飾「騎馬的」。比較有可能是用以修飾「騎馬的」（如中文聖經和合本）。「火」（πυρίνους）前面並無「ὡς」（如），直譯應作「火、紫瑪瑙、並硫磺的胸甲」，但因「火」、「紫瑪瑙」、和「硫磺」都是作比方用的形容，故應加「如」。「πυρίνους」（如火）是由「πῦρ」（火）變化而來的古形容詞，新約中只出現這一次。「紫瑪瑙」（ὑακινθίνους）也是一個古字，由「ὑάκινθος」（一種像風信子顏色，橘紅色的寶石，即啓二十一20的「紫瑪瑙」）變化而來，這裏這個字也是指類似的寶石，不過，這個字在新約中也只有出現這一次。「硫磺」（θειώδεις）則是一個晚期的字，由「θεῖον」（硫磺石）變化而來，新約也只有出現這一次。

「馬的頭好像獅子頭」（καὶ αἱ κεφαλαὶ τῶν ἵππων ὡς κεφαλαὶ λεόντων = and the heads of the horses are like the heads of lions）。這些馬是指戰馬，在聖經中除了賽二十八28的馬是用於和平之外，其他都是如此。

「有火、有煙、有硫磺，從馬的口中出來」（καὶ ἐκ τῶν στομάτων αὐτῶν ἐκπορεύεται πῦρ καὶ καπνὸς καὶ θεῖον =

and out of their mouths proceed fire and smoke and brimstone)。這些馬也一樣，有火、煙、硫磺從口中出來。這裏的「硫磺」用的是「θειον」，新約中只出現在啓示錄中和路十七29，雖然是一個古字，但新約中其他書卷都未曾用過。「出來」(ἐκπορεύεται)是「ἐκπορεύω」的現在式直說語氣第三人稱單數，由「ἐκ」(out, 向外)和「πορεύω」(來, 去)複合而成。因為這個動詞擺在主詞「火、煙、硫磺」之前，故雖然主詞有三個不同的字，它還是用第三人稱單數。這裏所描述的那騎馬的和那些馬都一樣可怕。

18 「這三樣災殺了人的三分之一」(ἀπὸ τῶν τριῶν πληγῶν τούτων ἀπεκτιάνθησαν τὸ τρίτον τῶν ἀνθρώπων = a third of mankind was killed by these three plagues)。「災」(πληγῶν)是由動詞「πλήσσω」(擊打)變化而來的名詞，今日英文的「災」(plague)即是由這個字音譯而來。路十30，十二48；徒十六23、33；林後六5，十一23用來指用棍子或鞭子打。這個字在啓示錄中常常出現，見九20，十一6，十五1、6、8，十六9，十八4、8，二十二18等。介詞「ἀπό」(被)和動詞「殺」(ἀπεκτιάνθησαν)配合，被這三樣災，就是下半節(中文聖經在上半節)所說的「火、與煙、並硫磺」等三樣從馬口中所出的災(見第17節)。「殺」(ἀπεκτιάνθησαν)是「ἀποκτείνω」(殺死)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是第三人稱複數，因其主詞「三分之一」(τὸ τρίτον)雖然是中性單數名詞，但因屬中性集體名詞，有複數意，故用複數的動詞字尾。本章第二十節的句法構造也有與此相同之處。

19 「這馬的能力是在口裏和尾巴上」(ἡ γὰρ ἐξουσία τῶν ἵππων ἐν τῷ στόματι αὐτῶν ἐστὶν καὶ ἐν ταῖς οὐραῖς αὐτῶν = for the power of the horses is in their mouths and in their tails)。和本書二26，六8一樣，「能力」(ἐξουσία)亦可譯作「權柄」。這些馬的能力不但在牠們的口，如前節所述，

也在牠們的尾巴上，這是本節接着所要描述的。從這些描述，可以看出這些馬真是一些可怕至極的怪獸。

「因這尾巴像蛇，並且有頭用以害人」(αἱ γὰρ οὐραὶ αὐτῶν ὅμοιαι ὄφεσιν, ἔχουσαι κεφαλὰς καὶ ἐν αὐταῖς ἀδικοῦσιν = for their tails are like serpents and have heads; and with them they do harm)。「因」(γάρ)說明爲甚麼這些馬的尾巴有「能力」。「這尾巴」(αἱ οὐραὶ αὐτῶν)直譯作「牠們的尾巴」，「像」(ὅμοιαι)的後面跟相關的憑藉格「蛇」(ὄφεσιν)。這裏所用的這個「蛇」字是一個古字，也出現於太七10。「有頭」的「有」(ἔχουσαι)是「ἔχω」(有, 擁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因爲修飾「尾巴」(οὐραὶ)故與其一致爲陰性，這馬的尾巴上還有頭。「用以傷人」(ἐν αὐταῖς ἀδικοῦσιν)直譯作「藉此牠們傷害」。介詞「ἐν」在此帶憑藉格，「αὐταῖς」是陰性人稱代名詞，指尾巴上的頭。「傷害」(ἀδικοῦσιν)是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原文無受詞「人」。

20 「仍舊不悔改自己手所作的」(οὐδὲ μετενόησαν ἐκ τῶν ἔργων τῶν χειρῶν αὐτῶν = did not repent of the works of their hands)。這裏所採用的經文，否定詞「仍舊不」寫作「οὐδέ」，是由「οὐ」和「δέ」複合而成的副詞，這是古抄本 p⁴⁷, N 等的讀法；有些古抄本，如 A, P 等，則作「οὔτε」，是由「οὐ」和「τέ」複合而成的連接詞；另外還有些古抄本，如 C, 94, 1006 等，則簡單的寫作「οὐ」，如第二十一節。無論那一種寫法，意思都一樣，那些未曾被這些災害所殺的三分之二的人類「仍舊不悔改」。「悔改」(μετενόησαν)是「μετανο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面跟介詞「ἐκ」指出悔改的內容。用「μετανοέω」(悔改)和「ἐκ」表悔改的內容之句法，另見本書二21，九21，十六11。這裏他們悔改的內容是「自己手所作的」(τῶν ἔργων τῶν χειρῶν αὐτῶν)，直譯是「他們手的工作」。本節以下的經文及第二十一節，就是補充說明「他們手的工作」的內容。

「還是去拜鬼魔和……偶像」(ἵνα μὴ προσκυνήσουσιν τὰ δαιμόνια καὶ τὰ εἰδωλα... = so as not to worship demons, and the idols...)。由語助詞「ἵνα」(好叫)和否定詞「μὴ」並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προσκυνήσουσιν」(拜)所構成的否定目的子句，悔改他們手所作的工，就是不再去拜，後面跟兩個直接受詞「鬼魔」(τὰ δαιμόνια)和「偶像」(τὰ εἰδωλα)。「偶像」後面跟着用「金、銀、銅、木、石」來修飾它。接着又跟一個關係子句「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走」(ἃ οὐτε βλέπειν δύνανται οὐτε ἀκούειν οὐτε περιπατεῖν)進一步來修飾它。「鬼魔」(τὰ δαιμόνια)和「偶像」(τὰ εἰδωλα)之間的連接詞「καί」也可以作為同位格連接詞解，若然，則「鬼魔」和「偶像」就不是兩個獨立的直接受詞，而是指相同的東西。在舊約(申三十二17；詩九十六5，一〇六37)和新約(林前十21)中，常把拜偶像當作就是拜污鬼。也許這就是一般偶像常常都有一副可怕的面貌的原因。「偶像」(εἰδωλα，另見約壹五21)是由「εἶδος」(形狀)變化而來的名詞，原意是：形狀，外觀。本節所描述的異教徒所拜的金、銀、銅、石、木所造的偶像，請參考但五23。在舊約中，還常常描述這些偶像的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走等等的無能為力之特徵，見詩一一五4。

21 「又不悔改他們那些凶殺、邪術、姦淫、偷竊的事」(καὶ οὐ μετενόησαν ἐκ τῶν φόνων αὐτῶν οὐτε ἐκ τῶν φαρμάκων αὐτῶν οὐτε ἐκ τῆς πορνείας αὐτῶν οὐτε ἐκ τῶν κλεμμάτων αὐτῶν = and they did not repent of their murders nor of their sorceries nor of their immorality nor of their thefts)。「又不」(καὶ οὐ)，這裏只用簡單的否定詞「οὐ」，但以下均用否定連接詞「οὐτε」。和前節一樣，這裏的「悔改」也是「μετενόησαν」(悔改)後面接介詞「ἐκ」構成。「他們那些凶殺的事」(τῶν φόνων αὐτῶν)直譯應作「他們的凶殺」，以下依次直譯應為「他們的邪術」，「他們的姦淫」，「他們的偷竊」。這裏列了四樣的惡事。在聖經中，這四樣罪常常

都是拜鬼魔，或拜偶像的人的特色。聖經其他地方，也題到類似的清單，請參考可七22；加五20；啓二十一8，二十二15。這四樣的罪，其實都犯了舊約中神通過摩西所頒佈的十誡(見出第二十章)。四樣罪中排在最前面的是「凶殺」，其次是「邪術」。「邪術」(φαρμάκων)原來是指迷人的，後來用以指醫病的藥物。原來早先在希臘人中，占卜或醫病時，常使用不同的藥物。W.R. Nicoll 編的「*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中指出，在本節這個字含有使用特別的咒語或法術，以挑逗起人的情慾。古羅馬人 Pliny (主後23~79年)在他的「博物誌」(*Natural History*)中曾題到當時的人，醫病時，常使用各種迷信和邪術的作為，他特別記載了當時醫治被毒蛇或蠍蟲咬傷的方法，乃是使男女交媾，該書另外記錄了許多希奇古怪的治病方法。今天英文的「Pharmacy」(藥物)即是從這個希臘文音譯而來，不過已經擺脫了當初的迷信和邪蕩的邪術。不過，還是有些所謂的祕方或偏方，常與迷信或邪術有關。第三樣是「姦淫」(πορνείας)指不合法的男女交媾，不道德的性關係。最後題到的是「偷竊」(κλεμμάτων)，這是由動詞「κλέπτω」(偷拿)變化而來名詞，古字，但新約中只有出現於此節。

插曲：有關先知角色的異象(十1~十一14)

A 大力的天使和小書卷(十1~11)

第十章

1 「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而降」(ἄλλον ἄγγελον ἰσχυρὸν καταβαίνοντα ἐκ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 another strong angel coming down out of heaven)。第七位天使要等到十一15才吹號，所以本節的這位大力的天使既不是七位天使之一，也不是那四個使者之一，而是和五2，十八21，或十四6、15的那些天使一樣。第六位天使吹號的事，到九21結束。開第七印之前，有兩個異象(見第七章)，同樣的，這裏在第七位天使吹號之前(十一15)，也有一系列的新異象(十1~十一14)。

「降」(καταβαίνοντα)是「καταβαίν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指作者觀看時，這位天使正在降下的動作。注意這個動詞的字首介詞是「κατά」(由上而下)，接着的獨立介詞是「ἐκ」(out of, 從, 出來)，後跟分離格「τοῦ οὐρανοῦ」(天)。天使從天而降另見三12, 二十一1。

「披着雲彩，頭上有虹，臉面像日頭，兩腳像火柱」(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ον νεφέλην, καὶ ἡ ἴρις ἐπὶ τῆς κεφαλῆς αὐτοῦ καὶ τὸ πρόσωπον αὐτοῦ ὡς ὁ ἥλιος καὶ οἱ πόδες αὐτοῦ ὡς στῦλοι πυρός = clothed with a cloud; and the rainbow was upon his head, and his face was like the sun, and his feet like pillars of fire)。「披着」(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ον)是「περιβάλλω」(穿)的現在完成式關身語態分詞，如七9、13，由「περί」(環繞)和「βάλλω」(拋, 擲)複合而成，將衣服繞於身上，即穿衣服。披着雲彩並不證明就是基督，雖然聖經曾說基督將要駕雲降臨(一7)，也曾記錄，祂是被一朵雲彩提接升天(徒一9)，詩篇的作者也說，神用雲彩為車輦(一〇四3)。不過，這是一位天使，是神的特別使者。「虹」(ἴρις)，見四3。注意這裏文法結構上的改變，已轉成主格。「像日頭」(ὡς ὁ ἥλιος)，用這種比方形容基督，在一16已經出現過。「像火柱」(ὡς στῦλοι πυρός)，類似的比方形容基督，請參考一15。不過，雖然這兩個比方和形容基督的方式相類似，我們仍然不能證明，這位使者就是基督。「柱」(στῦλοι)這個字，請見三12和加二9。

2 「他手裏拿着小書卷，是展開的」(καὶ ἔχων ἐν τῇ χειρὶ αὐτοῦ βιβλαρίδιον ἠνεωγμένον = and he had in his hand a little book which was open)。「拿着」(ἔχων)是「ἔχω」的現在式分詞，按正規文法，這裏應該用「εἶχεν」(有, 「ἔχω」的過去不完成式)。像這樣，用分詞代替過去不完成式的語法，另見四7~8, 十二2, 十九12, 二十一12、14，這是一種希伯來文式的語法。「小書卷」(βιβλαρίδιον)是

「βιβλάριον」另一種寫法，其實這個字的正寫是「βιβλίον」(五1)。可能是有對比的性質，見本章第9、10節。這小書卷的內容記錄在十一1~13。這小書卷「是展開的」(ἠνεωγμένον)，不同於五1，該處的書卷是用「七印封嚴」的。該處的「書卷」用的是「βιβλίον」，指大書卷，所以特別指出是「右手上」(ἐπὶ τὴν δεξιάν; 中文聖經作「右手中」)。在此，這是展開的小書卷，故是用「手裏」(ἐν τῇ χειρὶ)，可能是左手，見本章第五節。關於展開的書卷，見結二9以下。「展開的」(ἠνεωγμένον)是「ἀνοίγω」(開)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注意，這裏的三重的重複號，「α」變作「η」，加「ε」，另外「ου」變作「φ」。

「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καὶ ἔθηκεν τὸν πόδα αὐτοῦ τὸν δεξιὸν ἐπὶ τῆς θαλάσσης, τὸν δὲ εὐώνυμον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 and he placed his right foot on the sea and his left on the land)。「踏」(ἔθηκεν)是「τίθημι」(放置)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他把他的右脚放在海上，左脚放在地上。由此也可以看出，這位大力的天使何等龐大。

3 「好像獅子吼叫」(ὡσπερ λέων μυκᾶται = as when a lion roars)。「好像」用的是「ὡσπερ」，這是啓示錄中唯一出現的一次，其他地方這個意思都是用「ὡς」來表達。「吼叫」(μυκᾶται)是「μυκάομαι」的現在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這是一個古形聲字，由「μυ」或「μοο」演變而來，學生的吼叫聲，這個動詞通常用以指野獸所發出的低沉叫聲。Theocritus的著作中，用「μυκάομαι」特指獅子的吼叫聲。不過彼前五8的獅子吼叫，則用另一個動詞「ὠρύομαι」。荷馬用本節這個動詞「μυκάομαι」指擊打盾牌所發出的聲音，Aristophanes則用這個字指雷鳴的聲音。本節的這個「吼」(μυκᾶται)在新約中只出現這麼一次。這個字在本節的意思，是指聲音的宏大，並不是指其所吼叫的聲音內容無法辨認，見一10, 五2、12, 六10, 七2、10等。

「有七雷發聲」(ἐλάλησαν αἱ ἑπτὰ βρονταὶ τὰς ἑαυτῶν

φωνάς = the seven peals of thunder uttered their voices)。直譯應作「七雷發出自己的聲音」。「七雷」(ἐπτὰ βρονταί)前有冠詞「αἱ」,可能是衆所週知的一羣雷,不過在此並無說明,約翰假定大家都知道「七雷」之所指。「雷」(βρονταί)前此已出現於四5,六1,八5。在詩篇第二十九篇說到榮耀的神打雷在大水之上,發出七重的聲音。「發出」(ἐλάλησαν)是「λαλέω」(說,發音)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接直接受詞「聲音」(τὰς φωνάς),不過這「聲音」有反身代名詞「自己的」(ἐαυτῶν)加以修飾,七雷所發出的是它們自己的聲音。在約十二28記錄到,神從天上發聲對基督說話時,旁邊聽見的人,還以為是打雷了。

4 「七雷發聲之後,我正要寫出來」(ὅτε ἐλάλησαν αἱ ἐπτὰ βρονταί, ἤμελλον γράφειν = when the seven peals of thunder had spoken, I was about to write)。語助詞「之後」我們採用的是古抄本 A, C, P 等的讀法,寫作「ὅτε」;但另有古抄本(如 **N**)則寫作「ὄσα」(在……之時);新近發現的古抄本 p⁴⁷ 則寫作「ἤκουσα ὄσα」(我聽見,在……之時)。不過,這些不同的寫法,對於真正的經文意思並無影響。「我正要」是「μέλλω」的過去不完成式,後跟「寫」(γράφειν)是表始的現在式主動語態不定詞。「我正要」(ἤμελλον)這個過去不完成式也有不同的寫法,有的抄本把其往昔符號寫作「ἦ」(如 A, C, p⁴⁷ 等),這樣的寫法另出現於約四47,十二33,十八32;另有古抄本寫作「ἐ」,如 **N**, P 等。我正要開始寫的時候,見一11、19的吩咐。

「你要封上,不可寫出來」(σφράγισον... καὶ μὴ αὐτὰ γράψης = seal up... and do not write them)。「封上」(σφράγισον)是動詞「σφραγίζω」(封閉,見五1)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表示時機上的迫切,立刻封上。表示禁令的否定詞「μὴ」加上「γράψης」(寫),「γράφω」的表始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至於七雷聲音中所講的內容是甚麼,臆測無益。請參考林後十二4,保羅在有些事情

上也不願意多言。

5 「向天舉起右手來」(ἤρην τὴν χεῖρα αὐτοῦ τὴν δεξιὰν εἰς τὸν οὐρανόν = lifted up his right hand to heaven)。主詞是「那踏海踏地的天使」。作者再回到第二節所描述的情景。不過,在第二節所用的動詞「踏」寫作「τίθημι」,而本節的「踏」(ἐσιῶτα)則是「ἵστημι」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分詞。用詞不同,但意義不改。「舉起」(ἤρην)是「αἶρω」的第一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向天」,是慎重起誓的一個習慣上的動作,見創十四22;申三十二40;但十二7。

6 「指着那創造……直活到永永遠遠的,起誓說,不再有時日了」(καὶ ὤμοσεν ἐν τῷ ζῶντι εἰς τοὺς αἰῶνας τῶν αἰώνων, ὃς ἔκτισεν... ὅτι χρόνος οὐκέτι ἔσται = and swore by Him who lives forever and ever, who created... that there shall be delay no longer)。「起誓」(ὤμοσεν)是「ὀμνύ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動詞通常在後面跟直接受格,如雅五12的「指着天」和「指着地」都是直接受格。但在本節卻接介詞「ἐν」後再接「τῷ ζῶντι」(活的),這是希伯來式的語法,同樣的語法也出現在太五34的「指着天起誓」和五35的「指着地起誓」。「直活到永永遠遠的」(τῷ ζῶντι εἰς τοὺς αἰῶνας τῶν αἰώνων),這是本書中常用於指神的永存之本質(見一18,四9、10,十五7)。由這句話也可以看出,這位天使並非基督。「活的」(ζῶντι)是「ζάω」的現在式分詞,帶冠詞「τῷ」當名詞用,指神。「永永遠遠」(εἰς τοὺς αἰῶνας τῶν αἰώνων)直譯作「進入永世的永世」,第一個「永世」(αἰῶνας)是直接受格複數,亦可作「衆世代」,第二個「永世」(αἰώνων)是所有格。「那創造……的」(ὃς ἔκτισεν...)是由「ὃς」(who)所引介的關係子句,修飾「那直活到永永遠遠的」。「創造」(ἔκτισεν)是「κτίζ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接直接受詞「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最後這個直接受

詞，有些古抄本有（如 p⁴⁷, N^c, P）；但有的古抄本無（如 N^{*}, A 等）。這一句是指神創世的作為，見創一 1 以下；出二十 11；賽三十七 16，四十二 5；詩三十三 6，一四五 6 等。「不再有時日了」（ὅτι χρόνος οὐκέτι ἔσται），由語助詞「ὅτι」（that）所引介的子句，「有」（ἔσται）是「εἰμί」（是，有）的未來式。「時日」（χρόνος）在此不是指「時日」不復存在，而是指不再耽延了，如中文聖經小字的譯法。第七位天使就要吹號了（見第 7 節）；這也是對六 10「要等到幾時呢」的答覆。

7 「但在第七位天使……發聲的時候」（ἀλλ' ἐν ταῖς ἡμέραις τῆς φωνῆς τοῦ ἑβδόμου ἀγγέλου = but in the days of the voice of the seventh angel）。直譯應作「當第七位天使發聲的那些日子」，注意，「那些日子」（ἐν ταῖς ἡμέραις）是複數。

「吹號的時候」（ὅταν μέλλῃ σαλπίζειν = when he is about to sound）。語助詞「ὅταν」（當）帶假設語氣「μέλλῃ」（即將）帶不定詞「σαλπίζειν」（吹號）構成一個不定的時間副詞子句。「即將」（μέλλῃ）乃「μέλλ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吹號」（σαλπίζειν）乃「σαλπίζ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不定詞。請對照十一 15，該處的「吹號」（ἔσάλπισεν）用的是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

「神的奧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傳給祂僕人眾先知的佳音」（καὶ ἐτελέσθη τὸ μυστήριον τοῦ θεοῦ, ὡς εὐηγγέλισεν τοὺς ἑαυτοῦ δούλους τοὺς προφήτας = then the mystery of God is finished, as He preached to His servants the prophets）。連接詞「καί」在這種結束句中，應當譯作「那時」。「成全」（ἐτελέσθη）是「τελέω」（完成，達到目標，結束）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作為未來式用，類似的用法另見林前七 28 的兩個「犯罪」都是簡單過去式作未來式用；啓十五 1 的「發盡了」（ἐτελέσθη）用的字和本節的「成全了」一樣，並且也都是以簡單過去式作未來式解。像這樣，在條件句之後，用簡單過去式表達即將帶來的後果，是把它當作已經

發生的事實加以處理。「神的奧秘」（τὸ μυστήριον τοῦ θεοῦ）是保羅喜用的一個名詞，見林前二 1；西二 2。在此顯然是指神在人類歷史中的整個計劃。「正如神所傳……的佳音」（ὡς εὐηγγέλισεν），正如祂所傳的福音。「傳佳音」（εὐηγγέλισεν）是「εὐαγγελίζ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接直接受詞「祂僕人眾先知」。這個動詞很少像本節一樣，以主動語態出現，又帶直接受詞，同樣的語法請見啓十四 6。這個動詞通常以關身語態出現，見加一 9；彼前一 12。其名詞寫作「εὐαγγέλιον」（福音），由「εὖ」（好）和「ἄγγελος」（傳報者）複合而成。關於舊約中先知們所盼望的，一切奧秘皆得清除，請參摩三 7；耶七 25，二十五 4。

8 「又吩咐我說」（πάλιν λαλοῦσαν μετ' ἐμοῦ καὶ λέγουσαν = again speaking with me, and saying）。「吩咐」（λαλοῦσαν）是「λαλέω」（喊，叫，說）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陰性直接受格單數；「說」（λέγουσαν）也是「λέγω」（說）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直接受格單數，其前述詞為「ἣν」（which，關係代名詞）而不是「聲音」（φωνή），因為聲音是主格。在此不必將「吩咐」（λαλοῦσαν）和「說」（λέγουσαν）的含意特意分得太細。

「你去把那……天使手中展開的小書卷取過來」（ὑπάγε λάβε τὸ βιβλίον τὸ ἠνεωγμένον ἐν τῇ χειρὶ τοῦ ἀγγέλου = go, take the book which is open in the hand of the angel）。「去」（ὑπάγε）是「ὑπάγ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取」（λάβε）是「λαμβάν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這兩個命令語氣放在一起，第一個命令語氣「去」（ὑπάγε）相當於感嘆詞「ἴδε」（看哪）的用法。像這樣的用法，在新約中相當普遍，見太五 24，八 4，十九 21；約四 16，九 7。這裏的用法可能是希伯來的語法。請注意，這裏在「小書卷」和「展開的」之前，各有一個冠詞「τό」，指明是第二節題到的那本「小書卷」。不同的是，在本節「小書卷」用的

字是「βιβλίον」，而在第二節用的是「βιβλαρίδιον」，第9、10節用的也是這個字。

9 「我就走到天使那裏，對他說，請你把小書卷給我」(καὶ ἀπῆλθα πρὸς τὸν ἄγγελον λέγων αὐτῷ δοῦναί μοι τὸ βιβλαρίδιον = and I went to the angel, telling him to give me the little book)。「我走」(ἀπῆλθα)直譯應作「離開」，乃「ἀπέρχ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由介詞「ἀπό」(from)和「ἔρχομαι」(來、去)複合而成。約翰原來在天上的門旁(四1)，現在離開門旁，「到」(πρός)天使那裏去。請注意，「離開」這個簡單過去式的動詞字尾是「-α」。「對他說」(λέγων αὐτῷ)之後接一個間接引句「把小書卷給我」(原文無「請你」)。因為在間接引句內，故「給」(δοῦναι)用的是「δίδωμι」(給)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如果用直接引句(中文聖經譯法乃直接引句)，則應寫作「δός」(給)，即「δίδωμι」(給)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像這裏這樣，用「λέγων」(說)表示命令的，另見十三14；徒二十一21。

「他對我說，你拿着，喫盡了」(καὶ λέγει μοι, Λάβε καὶ κατάφαγε αὐτό = and he said to me, "Take it, and eat it")。「他……說」(λέγει)是「λέγω」(說)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在此使用這個現在式，使行文生動活潑，以下則接直接引句「你拿着，喫盡了」。「你拿着」(λάβε)乃「λαμβάνω」(拿)的有效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而「喫盡」(κατάφαγε)則是「κατεσθίω」(吃)的有效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由加強動詞意義的「κατά」(向下)和「ἐσθίω」(吃)複合而成，吃下去。後面有一個人稱代名詞「αὐτό」(它)指那小書卷。關於把書卷吃下腹中，請參閱結三1~3；耶十五16以下。這小書卷已經展開了，但不是要讓他出聲的讀，而是要他消化在自己的心智中。

「便叫你肚子發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καὶ πικρανεῖ σου τὴν κοιλίαν, ἀλλ' ἐν τῷ στόματί σου ἔσται

γλυκὸ ὡς μέλι = and it will make your stomach bitter, but in your mouth it will be sweet as honey)。「發苦」(πικρανεῖ)是「πικραίνω」(使苦，使發苦，使生氣，西三19)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有關這個動詞，另見八11，十10。以西結書和耶利米書的經文中，沒有題到在肚子中發苦的事。「甜如蜜」(γλυκὸ ὡς μέλι)，如此形容神的話語，另見詩十九10以下，一百一十九103。Swete說，「神每一次把祂的旨意啓示出來，不管是如何的零碎，總是小書卷(βιβλαρίδιον)，而且總是有苦有甜，因為神的啓示帶有審判，也帶有憐憫。」當約翰明白了神的旨意和方法以後，他裏面有深深的愁苦。

10 「我……接過來，喫盡了」(καὶ ἔλαβον... καὶ κατέφαγον αὐτό = and I took... and ate it)。重複上節的兩個動詞，並且也都是用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不過，請注意，吃盡了以後所產生的結果，恰與上節相反，本節先「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然後才「肚子覺得發苦」。本節的第二個「喫」，用的原文是「ἔφαγον」，而不是複合字「κατέφαγον」，前者是單純的吃，後者加了字首「κατά」加強動詞「喫」的意義。

11 「天使對我說」(καὶ λέγουσίν μοι = and they said to me; 「天使」原文作「他們」)。和第九節的「他對我說」一樣，用的是「λέγω」(說)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使行文更加活潑生動。這裏的「他們」何指？Mounce指出，如果「他們」是指第四或第八節的天上來的聲音，或指第九節的「天使」，應該用單數的「他」才對。所以這裏的「他們」應該是無特定對象，類似慣用語「有話對我說」之語法。中文聖經譯作「天使」乃譯經者自加的。

「你必指着多民多國多方多王再說豫言」(δεῖ σε πάλιν προφητεῦσαι ἐπὶ λαοῖς καὶ ἔθνεσιν καὶ γλώσσαις καὶ βασιλευσιν πολλοῖς = you must prophesy again concerning many peoples and nations and tongues and kings)。這並不

是一個新的吩咐，其實在一19約翰即已領受同樣的吩咐，在此是重新吩咐。見結四7，六2；耶一10。「再」(πάλιν)指前面已發生的那些事，也指十一15以後所要發生的事。「豫言」(προφητεῦσαι)乃「προφητεύ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因為在動詞「δεῖ」(必須)之後，故用不定詞。這裏的預言指的是預告性的預言。「指着……」是介詞「ἐπί」後面跟間接受格，意即他所要預言的，是關於多民多國多方多王的事。如果是指要在某某人面前預言，應該是介詞「ἐπί」後面跟所有格，如可十三9的「在……面前對他們作見證」用的是「ἐπί」後面跟所有格「ἡγεμόνων καὶ βασιλέων」(諸侯和君王)；如果是指要對某某人說預言，則應該是介詞「ἐπί」後面跟直接受格，如路二十二53的「拿我」用的是「ἐπί」後面跟直接受格「ἐμέ」(我)。關於「多民多國多方多王」這四重名詞的用法，請參考五9，這樣的用法，在本書中出現了七次之多。Mounce 指出，如果我們所判斷的，這小書卷的內容就是啓十一1~13，那麼這個預言的命令，應該和十一15銜接，也就是和第七號吹了以後的預言相銜接。

B 量度神的殿 (十一 1~2)

第十一章

1 「有一根葦子賜給我，當作量度的杖」(καὶ ἐδόθη μοι κάλαμος ὅμοιος ῥάβδῳ = and there was given me a measuring rod like a staff)。「賜給」(ἐδόθη)是「δίδωμι」(給)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被賜給，誰所賜的，經文並沒有說明，並且和本節以下的「說」(λέγων)在文法上很不協調，見下。「葦子」(κάλαμος)是古字，指長成的蘆葦(見太十一7)，約但河谷的沼澤地，到處長滿這種植物，這種蘆葦可作寫字用的筆(約叁13)，也可作量度用的杖(如本節，二十一15以下；結四十3~6，四十二16~19)。「當作」(ὅμοιος)，直譯應作「好像」。「量度的杖」(ῥάβδῳ)直譯應作「杖」，見二27；可六8。故本句直譯應作「有一根

量度的葦子賜給我，好像杖」。

「有話說，起來……量一量」(λέγων, ἔγειρε καὶ μέτρησον ... = and someone said, "Rise and measure...")。「有話說」(λέγων)是「λέγω」(說)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顯然其主詞是第三人稱單數陽性的「他」(或祂)，故前面的「賜給」應該寫作「ἔδωκεν」(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在文法上才比較通順。本節的希臘文語法構造不甚均勻，像這樣的句法，請見七十士譯本的創二十二20，三十八24等。「起來」(ἔγειρε)是「ἐγείρω」(起來)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這裏是及物感嘆句的用法，如可二11的「起來」。第二個命令語氣「量一量」(μέτρησον)則是「μετρέω」(量度)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舊約結四十二2以下的經文，也記錄了先知量度聖殿的事，作者在此所記可能與該段經文有關。不過，新約學者如何解釋，在第七號(十一15)以前所插入的這段經文(十一1~14)至今仍無一致看法。有些學者認為，本段經文乃耶路撒冷被毀以前，奮銳黨徒所留下來的資料。這次耶路撒冷被毀的事件，基督曾事先預告過(可十三2；太二十四2；路二十一6)，司提反也題到過(徒六14)。Charles 否定本段經文按字面解釋的可能性，他認為在此應該按末世性的意義來了解。不過，這一段經文有三點值得注意：耶路撒冷或以色列受管教(第1、2節)，兩個見證人的工作(第3~12節)，其餘的人蒙救贖(第13節)。前面已經題到一座在天上的殿(七15，另見十一19，十四15等)。不過，本節所題的「殿」(ναόν)是在地面上，且是尚未實際存在於耶路撒冷的。也許這裏應該從屬靈的角度來解釋(三12；帖後二4；林前三16以下；林後六16；弗二19以下)。「祭壇」(θυσιαστήριον)請見八3。本節「量一量」的對象還包括「在殿中禮拜的人」(τοὺς προσκυνούντας ἐν αὐτῷ)，意思可能是指數算，也可能與第七章的十四萬四千人有關。

2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καὶ τὴν αὐλὴν τὴν ἔξωθεν τοῦ ναοῦ ἔκβαλε ἔξωθεν καὶ μὴ αὐτὴν μετρήσης =

and leave out the court which is outside the temple, and do not measure it)。第一個副詞「ἐξωθεν」(殿外的「外」字)是古抄本 p⁴⁷, A, P 等的讀法,應譯作「殿外」。但另有古抄本,如 Aleph, 1828, 敘利亞文譯本等,則作「ἔσωθεν」,應譯作「殿內」。依最可靠的古抄本及上下文,似應讀作「ἐξωθεν」(外)較妥。「院子」(αὐλήν)指聖殿建築物以外沒有屋頂遮蔽的空地。通常又將這院子分爲外院和內院,外院是指大門和大街之間的那塊院子,內院是指進入大門之後,四週有房子圍繞的那個院子(可十四66)。這裏的「殿外的院子」應該是指外院,不過這個外院仍屬於「聖殿」(ιερόν)區之內。按「ναός」和「ιερόν」兩字均可譯爲「殿」或「聖殿」,但希臘文前者專指聖殿建築物本身,後者泛指與聖殿建築有關的那個地區。「要留下」由動詞「ἐκβαλε」和第二個副詞「ἐξωθεν」構成。動詞「ἐκβαλε」乃「ἐκβάλλω」之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由介詞「ἐκ」(向外)和「βάλλω」(丟、擲)複合而成,向外丟擲,但在此意爲留着。與副詞「ἐξωθεν」(外)合在一起,意爲留着在外面,也就是留下不去管它。「不用量」,否定詞「μή」和「μετρήσης」(量,μετρέω 的表始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構成的禁令。人稱代名詞「αὐτήν」(它)作爲動詞「量」(μετρήσης)的直接受詞,指「殿外的院子」。這裏「殿外的院子」即外邦人的院子,要留下不去管它,不要量它。希律重建的聖殿,外院和內院之間,有一堵「中間隔斷的牆」(τὸ μεσότοιχον τοῦ φραγμοῦ, 弗二14)隔開,外邦人不能越過這座牆。在外院有一座建築物,供外邦人禱告用,即聖經中稱之爲「萬國禱告的殿」(可十一17)。現在神吩咐約翰要把這外院放下不去管它,任由它去受外邦人污穢,因爲它是給了外邦人的。

「他們要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καὶ τὴν πόλιν τὴν ἁγίαν πατήσουσιν μῆνας τεσσαράκοντα καὶ δύο = and they will tread under foot the holy city for forty-two months)。「踐踏」(πατήσουσιν)是「πατέ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指帶着輕視的態度用腳踐踏,如路二十一24的用法。這個動詞

的主詞「他們」,乃指前面所題的「外邦人」,這些外邦人連聖城也踐踏了(太四5;賽四十八2;尼十一1)。有學者(Charles)認爲,從本章第八節的「所多瑪」和「埃及」是按靈意解釋看來,這裏的聖城也應該按靈意解,即指屬天的聖城(見二十一2、10,二十二19)。不過,這裏所用的文字,可能都是象徵性的意義,請參考但九24。「四十二個月」(μῆνας τεσσαράκοντα καὶ δύο)是直接受格,表時間的長度。這段時間在啓示錄中有三種不同的說法,像本節稱「四十二個月」的,另見十三5;又稱「一千二百六十天」,見十一3和十二6;第三種說法是「一載二載半載」,見十二14,但以理書的說法亦同。這段期間,不管把它解釋成多久,乃是外邦人得勝的時期,兩個見證人傳道的時期。

C 兩個見證人(十一3~14)

第十一章

3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傳道……」(καὶ δώσω τοῖς δυοῖν μάρτυσίν μου καὶ προφητεύσουσιν = and I will grant authority to my two witnesses, and they will prophesy ...)。「要使」(δώσω)乃「δίδωμι」(給)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是誰給甚麼?主詞「我」可能是神,可能是基督,也可能是代表神的使者(二十二7、12以下)。「給」的後面並沒有直接受詞,因此當今的英文譯本或是補上「權柄」(NASB)或是補上「能力」(NIV)。這個動詞的間接受詞乃「我那兩個見證人」(τοῖς δυοῖν μάρτυσίν μου),注意,這「兩個見證人」之前有冠詞「τοῖς」,表示這是兩個大家都很熟悉的人,像以利亞或以利沙兩人。聖經沒有明白指名,誰也不能肯定說這兩個見證人是誰。在啓示錄的解經歷史上,形形色色的主張都會被題出過,不過,至今仍莫衷一是。在通常希臘文的語法中,像本句的「我要給」(δώσω)之後,應該是接不定詞片語,如二7,三21,六4,七2,十三7、15,十六8;或是接由語助詞「ἵνα」和假設語氣所構成的目的子句。但是本節在「我要給我那兩個見證人」之後卻是接「καὶ

προφητεύουσιν) (他們將要說預言，中文聖經作「傳道」)。這是屬於希伯來文的語法。「傳道」(προφητεύουσιν)乃「προφητεύ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直譯應作「他們將要說預言」，後接表時間長短的直接受格「一千二百六十天」(見上)。

「穿着毛衣」(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οι σάκκους = clothed in sackcloth)。「穿着」(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οι)乃「περιβάλλω」的現在完成式關身語態分詞陽性複數主格，修飾「傳道」的主詞「他們」(原文不必寫出來，希臘文動詞本身已表明)。而這個「他們」乃前面所題的「我那兩個見證人」。「穿着」(περιβάλλω)乃由介詞「περί」(週圍)和「βάλλω」(丟、擲)複合而成，把布包或丟在身體的四週圍，即穿上。在本書中，這個字出現經常都是現在完成式關身語態(見七9、13，十1等)。「毛衣」(σάκκους)，或譯作「麻衣」(見太十一21；路十13)，或「毛布」(見啓六12)。毛衣乃製麻袋用粗料，通常都是深色，適合舉哀時穿着。這兩位見證人乃末世之先知，因此如同他們古代的先輩，他們穿着這樣粗糙的外衣。他們所傳的信息乃要呼召人悔改，故這樣的穿着，極為配合他們的信息。

4 「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οὗτοί εἰσιν αἱ δύο ἐλαῖαι καὶ αἱ δύο λυχνίαι = these are the two olive trees and the two lampstands)。注意，這裏「兩棵橄欖樹」和「兩個燈臺」前各有冠詞「αἱ」，表明這是讀者所熟悉的兩種東西。關於「橄欖樹」(ἐλαῖαι)的原始用法，請見羅十一17、24。在舊約亞四2、3、12等處，「兩個燈臺」是指以色列，兩棵橄欖樹顯然是指所羅巴伯和約書亞。約翰在此用自己的方法，來使用這兩個象徵，把它們視同為「他們」，即「我那兩個見證人」。另請注意，「他們」(οὗτοι)是陽性的指示代名詞，而「橄欖樹」和「燈臺」前的冠詞「αἱ」則為陰性。

「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αἱ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κυρίου τῆς γῆς ἐσιῶτες = that stand before the Lord of the earth)。雖然本句的冠詞「αἱ」是陰性，和「橄欖樹」和「燈臺」一致，但

「立」(ἐσιῶτες)這個字乃「ἵστημι」(站立)的現在完成式分詞陽性複數，和前面的指示代名詞「他們」一致。就文法上言，這樣的句子構造似乎不甚流暢。

5 「若有人想要害他們」(καὶ εἴ τις αὐτοὺς θέλει ἀδικῆσαι = and if anyone desires to harm them)。由語助詞「εἰ」(若)和「θέλει」(想要，願意，θέλ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構成的第一類條件句，即假設的條件與事實相符。請參閱本節下「凡想要害他們的」的說明，該處是屬第三類條件句。後面接不定詞「ἀδικῆσαι」(傷害)。這句話表明，在這兩個見證人完成他們的工作之前，他們不可能受到傷害。

「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燒滅仇敵」(πῦρ ἐκπορεύεται ἐκ τοῦ στόματος αὐτῶν καὶ κατεσθίει τοὺς ἐχθροὺς αὐτῶν = fire proceeds out of their mouth and devours their enemies)。「出來」(ἐκπορεύεται)是「ἐκπορεύω」(向外出去)的現在式關身語態直說語氣，由介詞「ἐκ」(向外)和「πορεύω」(來、去)複合而成。這個動詞屬交互反應的現在式(interactive)，表明每一次若有人想要害他們，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這句話的背景和列王紀下第一章有關，該處記錄亞哈謝差到以利亞那裏去的使者，頭兩批各五十人，因先知以利亞的話，都被天上降下的火燒死了(第10、12節)。Mounce指出，在約翰的異象中，火常常都比方作神的怒氣，此處可能也應當如此解。當然這樣的解釋，也不可否定，先知的話實在像火(見耶五14)。「燒滅」(κατεσθίει)是「κατεσθίω」(吃下去)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由介詞「κατά」(向下)和「ἐσθίω」(吃)複合而成，火要吃下去，即燒滅他們的敵人。

「凡想要害他們的，都必這樣被殺」(καὶ εἴ τις θελήσῃ αὐτοὺς ἀδικῆσαι, οὕτως δεῖ αὐτὸν ἀποκτανθῆναι = and if anyone would desire to harm them, in this manner he must be killed)。「凡想要害他們的」，是由語助詞「εἰ」(若)和「θελήσῃ」(想要，願意，θέλ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

氣)構成的第三類條件句,即假設有可成爲事實。和前面的第一類條件句相比,第三類條件句發生的可能性較少。有些較晚期的抄本,則把「*θελήση*」寫作「*θέλει*」(現在式直說語氣)或「*θελήσει*」(未來式直說語氣),變成和前面一樣,都是屬於第一類條件句。「都必這樣被殺」(*οὕτως δεῖ αὐτὸν ἀποκτανθῆναι*)用詞極強,必然會如此被殺。「*δεῖ*」是無人稱動詞,必須(*it is necessary, it oughts to*),後接不定詞「*ἀποκτανθῆναι*」(被殺,*ἀποκτείν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

6 「這二人有權柄……叫天閉塞不下雨」(*οὗτοι ἔχουσιν τὴν ἐξουσίαν κλείσαι τὸν οὐρανόν, ἵνα μὴ ὑετὸς βρέχη... = these have the power to shut up the sky, in order that rain may not fall...*)。「這二人」(*οὗτοι*)原文只是指示代名詞,應譯作「這些」,第四節譯作「他們」。「閉塞」(*κλείσαι*)是「*κλείω*」(關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F. Riencker與C. Rogers認爲,這個不定詞作解釋用,補充說明「權柄」的性質。「不下雨」,由語助詞「*ἵνα*」(好叫,爲使)和否定詞「*μή*」和「*βρέχη*」(下雨,*βρέχ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所構成的半結束句。「下雨」(*βρέχω*),古動詞,見太五45,在此有「雨」(*ὑετός*)爲其主詞。本句也是以舊約先知以利亞爲背景(見王上第十七章),該處記錄以利亞不禱告,天不降雨有三年半之久,新約也題到此事(路四25;雅五17)。

「在他們傳道的日子」(*τὰς ἡμέρας τῆς προφητείας αὐτῶν = during the days of their prophesying*)。「在……的日子」(*τὰς ἡμέρας*),表時間長短的直接受格。「傳道」(*τῆς προφητείας*)是名詞所有格,直譯作「說預言」。這裏不是指說預言的恩賜(林前十二10),不是指某一個特定的預言,也不是指一卷記錄預言的書,而是如 Swete 所說的,指「他們執行先知職分」的那些日子。

「又有權柄,叫水變爲血」(*καὶ ἐξουσίαν ἔχουσιν ἐπὶ τῶν ὑδάτων στρέφειν αὐτὰ εἰς αἷμα = and they have pow-*

er over the waters to turn them into blood)。直譯可作「他們有權柄在水之上,使它們變爲血」。「在水之上」是介詞片語,修飾「權柄」,意即他們對水擁有權柄,如同歷史上摩西所擁有的(出七20)。「變」(*στρέφειν*)是現在式主動語態不定詞。這個不定詞作解釋用,補充解釋這權柄的性質。使水變血在八8吹第三號時已說過,現在又出現。

「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καὶ πατάξει τὴν γῆν ἐν πάσῃ πληγῇ ὡσάκις ἐὰν θελήσωσιν = and to smite the earth with every plague, as often as they desire*)。「攻擊」(*πατάξει*)是「*πατάσσ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和上面的不定詞「變」(*στρέφειν*)一樣,這個不定詞也是作解釋用,這裏說明他們除了有權柄在水之上使水變血以外,他們也有權柄擊打世界。「世界」(*τὴν γῆν*)是不定詞「攻擊」的受詞,直譯應作「地」。「用」(*ἐν*)是介詞,帶憑藉格。「用各樣的災殃」,如撒上四8,不過在該處所攻擊的是埃及。「隨時隨意」(*ὡσάκις ἐὰν θελήσωσιν*),不定時間的副詞子句。由副詞「*ὡσάκις*」(*as often as*,另出現在林前十一26,譯作「每逢」),和語助詞「*ἐὰν*」,和假設語氣「*θελήσωσιν*」(願意,希望,*θέλ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所構成。

7 「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καὶ ὅταν τελέσωσιν τὴν μαρτυρίαν αὐτῶν = and when they have finished their testimony*)。語助詞「*ὅταν*」(當,when)和「*τελέσωσιν*」(作完,*τελ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構成的不定時間副詞子句。並非未來完成式,若用未來完成式,則應譯爲「*whenever*」。Mounce指出,這裏所用的動詞「*τελέω*」(完)不只是指時間,而是指原定的目標已達成。Beasley-Murray則指出,時間上的限定,主權在乎神,惟有在完成他們的見證後,神才允許他們被害。

「那從無底坑裏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戰」(*τὸ θηρίον τὸ ἀναβαῖνον ἐκ τῆς ἀβύσσου ποιήσει μετ' αὐτῶν πόλεμον =*

the beast that comes up out of the abyss will make war with them)。從無底坑有獸出來，前此已出現於九1以下。這獸在十三1，十七8又再出現。但七3七十士譯本用的是「θηρία」（獸，複數）。從上下文看，此處這獸非那敵基督莫屬。有人認為，這獸就是但七7和太二十四15的「那行毀壞可憎的」。有人認為這是尼祿復生。「必與他們交戰」（ποιήσει μετ' αὐτῶν πόλεμον），直譯可作「牠將製造一個和他們的戰爭」。「製造」（ποιήσει）乃「ποιέω」（作，造）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其直接受詞乃「πόλεμον」（戰爭）。這句話又在十二17出現，該處是龍向婦人其餘的兒女爭戰。這話的意思可能是像二16那樣，是一對一的爭戰。

「並且得勝，把他們殺了」（καὶ νικήσει αὐτοὺς καὶ ἀποκτενεῖ αὐτούς = and overcome them and kill them）。「得勝」（νικήσει）是「νικά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得勝，作得勝者，征服。如同但七21，這獸勝過那兩個見證人乃是必然的。「殺」（ἀποκτενεῖ）是「ἀποκτείν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我們不嘗試確定這獸何指，時間何時，不過 Swete 的這段話倒是相當中肯的：「這話實際上涵蓋了歷史上一切的殉道事件，屠殺事件，因為當時殘暴的勢力似乎勝過了真理和公義。」

8 「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裏的街上」（καὶ τὸ πτώμα αὐτῶν ἐπὶ τῆς πλατείας τῆς πόλεως τῆς μεγάλης = and their dead bodies will lie in the street of the great city）。「屍首」（τὸ πτώμα）是單數的名詞，有的古抄本寫作複數「πτώματα」。這是一個古字，由動詞「πίπτω」（墜落，倒下）變化而來，特別用來指在戰場上被殺死的屍首，太十四12也用這個字指施洗約翰的屍體。這裏「他們的」（αὐτῶν）是複數，但「屍首」（πτώμα）是單數，指「他們」各人的屍首，如本章第五節的「他們的口」之構造。第九節的「他們的屍首」亦同。原文無「倒」字。介詞「在……上」（ἐπὶ）後跟所有格「τῆς πλατείας」（街），表位置。「街」（πλατείας）是古字，

由「πλατύς」（寬，見太七13）變化而來，後面應該還有一個「ὁδοῦ」（路），省略了。太六5用「πλατεῖα」這個字指「十字路（口）」，啓二十一21，二十二2（中文聖經在第1節）則用這個字指一般的街道。「大城」（τῆς πόλεως τῆς μεγάλης），那一座「大城」？從本節「就是他們的主釘十字架之處」看，顯然是指耶路撒冷，這也是大部分解經者的看法。但是 Mounce 則認為，這大城是指羅馬，因為在啓示錄中，至少有七個地方（十六19，十七18，十八10、16、18、19、21）用這個名稱指羅馬。並且在十八24又說到「先知和聖徒……的血，都在這城裏看見了」。至於「就是他們的主釘十字架之處」之句，Mounce 認為不是指地理位置，而是指異教徒對公義的反應（見下）。他們的屍首倒在那大城的寬廣馬路上，沒有被掩埋，這在東方人的眼光中，是最羞辱的一件事。

「這城按着靈意叫所多瑪，又叫埃及」（ἣτις καλεῖται πνευματικῶς Σόδομα καὶ Αἴγυπτος = which mystically is called Sodom and Egypt）。「這城」（ἣτις）原文是關係代名詞，指前面所題的「大城」。「按着靈意」（πνευματικῶς）是晚期的副詞，由形容詞「πνευματικός」（屬靈的，見羅十五27；林前九11等）變化而來。這個副詞在新約中，除了出現於本節外，另只出現於林前二14（中文聖經譯作「屬靈的人」）。在該處，「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正確的譯法應該是：「因為它（指『神聖靈的事』）被屬靈地瞭解」。「屬靈地」（πνευματικῶς），指受到聖靈的幫助，得以看透或瞭解屬神的事。而在本節「靈意」（πνευματικῶς）則指隱含的喻意，或神祕的意義。在聖經中，所多瑪是罪惡深重的代表（創十九4~11），猶大也被比作所多瑪（賽一9以下；結十六46，55；另見太十15，十一23）。而埃及則一向被視為壓制和奴役之處。

「就是他們的主釘十字架之處」（ὅπου καὶ ὁ κύριος αὐτῶν ἐσταυρώθη = where also their Lord was crucified）。「就是」（καί），連接詞，亦可作「也是」。「釘十字架」（ἐσταυρώθη）是「σταυρώ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

態直說語氣，指耶穌，他們的主被釘十字架之事。按照歷史的事實，耶穌被釘十字架是在耶路撒冷城外，故本節的「大城」有可能指耶路撒冷。但是 Mounce 則把這句話抽象化，指任何敵擋耶穌的城市，而非特指某一個地點。學生不能大於先生，他們的主遭遇如此，祂的門徒更不用說（約十五20）。

9 「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三天半」（καὶ βλέπουσιν ... τὸ πτώμα αὐτῶν ἡμέρας τρεῖς καὶ ἡμίου = will look at their dead bodies for three and a half days）。「有人」原文無此字，「從各民各族各方各國中」一詞請參考本書五9，七9。「觀看」（βλέπουσιν）是「βλέπω」（看）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表示未來，但用現在式，使描述更加活潑生動。「三天半」（ἡμέρας τρεῖς καὶ ἡμίου）是直接受格，表時間的長度。「天」（ἡμέρας）是陰性，但「半」（ἡμίου）則是中性單數，同樣的語法，請見可六23；啓十二14。觀看屍首的日子是三天半，而他們傳道的日子則是三年半（見本章第3節）。不過，這種類似的數字，並沒有甚麼特殊的意義。

「又不許把屍首放在墳墓裏」（καὶ τὰ πτώματα αὐτῶν οὐκ ἀφίουσιν τεθῆναι εἰς μνήμα = and will not permit their dead bodies to be laid in a tomb）。「許」（ἀφίουσιν）是「ἀφίω」（允許）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面跟不定詞「τεθῆναι」（放）。「ἀφίω」（允許）是晚期的寫法，早期寫作「ἀφίημι」。這種晚期的寫法另見於可一34；和啓二20的「ἀφεῖς」（容讓）。像本節句法結構，在「ἀφίημι」（允許）之後跟不定詞，在啓示錄中只用了這一次，但是在新約中其他地方常出現，如：約十一44、48，十二7，十八8。「屍首」（τὰ πτώματα）是複數，前一節則是單數。原文有「他們的」（αὐτῶν）。「放」（τεθῆναι）是「τίθημι」（放置）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不定詞，被安放。「墳墓」（μνήμα）是古字，由「μνησκω」（題醒，記念）變化而來，可用以指記念碑，記念物，或墳墓，見可五3。當時人死，隨即埋葬，像這樣曝屍三天半，實乃最不尊重之表現。

10 「住在地上的人，就為他們歡喜快樂，互相餽送禮物」（καὶ οἱ κατοικοῦντες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χαίρουσιν ἐπ' αὐτοῖς καὶ εὐφραίνονται καὶ δῶρα πέμπουσιν ἀλλήλοις = and those who dwell on the earth will rejoice over them and make merry; and they will send gifts to one another）。「住……的人」（κατοικοῦντες）是「κατοικέω」（居住）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帶冠詞「οἱ」，指居住（在地上）的人。「歡喜」（χαίρουσιν）是「χαίρω」（喜樂）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可能表未來，將要（為他們）歡喜。「為他們」的原文構造是介詞「ἐπί」（on, over）後跟位置格（或間接受格）「αὐτοῖς」（他們）。「快樂」（εὐφραίνονται）是「εὐφραίνω」的現在式關身語態直說語氣，這是一個古動詞，由「εὖ」（好）和「φρήν」（心情，知識）複合而成，好的心情，愉悅的心境。另見路十五32；啓十二12，十八20。因着這兩位先知停止活動，他們將要如此這般的歡喜快樂。不但如此，他們還要「互相餽送禮物」。「餽送」（πέμπουσιν）是「πέμπω」（打發，送出去）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面跟間接受格「ἀλλήλοις」（彼此，互相），互相餽贈。他們所作的，正如斯九19、22；尼八10、12所記載的。

「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ἐβασάνισαν τοὺς κατοικοῦντας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 tormented those who dwell on the earth）。「受痛苦」（ἐβασάνισαν）乃「βασανίζω」（痛苦）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見本書九5。這乃是那些猶太人和外邦人如此歡喜快樂，互相餽送禮物的原因。本句以「ὅτι」（因為）開始。因為他們不必再忍受這兩位先知的預言（十一3以下），和他們所行可怕的神蹟（十一5以下）。今天，類似的情形也在發生，傳講公義真理的傳道人，不也是常受排斥！

11 「過了這三天半」（καὶ μετὰ τὰς τρεῖς ἡμέρας καὶ ἡμίου = and after the three and a half days）。「介詞「μετά」（以後）之後跟冠詞「τάς」，表明這裏的「這三天半」乃本章第

九節所題的那三天半。這些不信基督的非基督徒歡喜快樂的時間並不久。

「有生氣從神那裏進入他們裏面」(πνεῦμα ζωῆς ἐκ τοῦ θεοῦ εἰσῆλθεν ἐν αὐτοῖς = the breath of life from God came into them)。「生氣」(πνεῦμα ζωῆς)一詞在舊約曾出現於創六17，七15、22，譯作「氣息」，指低等動物的生命。不過這裏顯然是引用結三十七5、10(另見王下十三21)使枯骨復甦之事。「進入」(εἰσῆλθεν)是「εἰσερχομαι」(進入)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這個字的字首本身就是介詞「εἰς」(into, 入)，但後面再跟一個介詞「ἐν」(在內)。後面這個介詞，有些古抄本，如：p⁴⁷, N, 寫作「εἰς」(into)，和複合動詞「進入」的字首同。

「他們就站起來，看見他們的人甚是害怕」(καὶ ἔστησαν ἐπὶ τοὺς πόδας αὐτῶν, καὶ φόβος μέγας ἐπέπεσεν ἐπὶ τοὺς θεωροῦντας αὐτούς = and they stood on their feet; and great fear fell upon those who were beholding them)。「他們就站起來」(ἔστησαν ἐπὶ τοὺς πόδας αὐτῶν)直譯可作「他們就站立在他們的腳上」，是希臘文的慣用語，意即：站起來。「站」(ἔστησαν)是不及物動詞「ἵστημι」(站立)的表始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請見結三十七10和王下十三21。不過本節動詞之後跟着介詞「ἐπί」(on, 在……之上)的名詞是直接受格，而在彼處，七十士譯本用的希臘文則是所有格。「看見他們的人甚是害怕」直譯應作「一個大恐怖降落在那些看見他們的人上面」。「降落」(ἐπέπεσεν)是「ἐπιπίπτω」(降落，臨到)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一個複合動詞，字首介詞是「ἐπί」，這個介詞跟着又重複出現。注意，本節的「進入」(εἰσῆλθεν)，「站」(ἔστησαν)和「降落」(ἐπέπεσεν)都是用簡單過去式表預言未來將要發生的事。「看見」(θεωροῦντας)是「θεωρέω」(看，觀看)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前帶冠詞「τούς」指那些看見的人，後又跟直接受詞「αὐτούς」(他們，指復起的兩個先知)，更進一步指明「那些看見他們的人」。那些觀看這景象

的人大大驚慌了。

12 「有大聲音從天上來，對他們說」(φωνῆς μεγάλης ἐκ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λεγούσης αὐτοῖς = a loud voice from heaven saying to them)。「聲音」(φωνῆς)是陰性名詞所有格，作為動詞「聽見」(ἤκουσαν)的直接受詞，後面又有「大」(μεγάλης)來形容這「聲音」。「說」(λεγούσης)是「λέγω」(說)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陰性所有格，和「聲音」相一致，因為是這「聲音」「說」的話。

「上到這裏來」(ἀνάβατε ὧδε = come up here)。「上……來」(ἀνάβατε)是複合動詞「ἀναβαίνω」(上去)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這兩個見證人是在他們敵人面前升上天去，和耶穌不同，祂是在門徒觀看之下升天去的(徒一9)。

「他們就駕着雲上了天」(καὶ ἀνέβησαν εἰς τὸν οὐρανὸν ἐν τῇ νεφέλῃ = and they went up into heaven in the cloud)。「上了」(ἀνέβησαν)是「ἀναβαίνω」(上去，見前)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駕着雲」的原文構造是介詞「ἐν」加「τῇ νεφέλῃ」(雲)，「ἐν」可以解作憑藉(by)，也可解作在內(in)，故可譯作「駕着雲」，亦可作「在雲裏」。請參考耶穌(徒一9)和以利亞(王下二11)的經歷。他們是在衆仇敵面前，公開的升天而去，有如保羅在帖前四17所講的，信徒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

13 「地大震動，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ἐγένετο σεισμός μέγας καὶ τὸ δέκατον τῆς πόλεως ἔπεσεν = there was a great earthquake, and a tenth of the city fell)。「地大震動」(ἐγένετο σεισμός μέγας)直譯應作「發生一個大地震」。「發生」(ἐγένετο)是「γίνομαι」(成爲，發生)的簡單過去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地震常被用以象徵社會或屬靈的事上的大動盪，見結三十七7，三十八19；該二6；可十三8；來十二26以下；啓六12，十六18。「倒塌」(ἔπεσεν)是「πίπτω」

（落下，墜落）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注意，倒塌的只有「十分之一」（τὸ δέκατον），數量雖大，但尚不足以使這城癱瘓了。八7～12則重複出現「三分之一」（τὸ τρίτον），可能是習慣上的數字，而不是精確的統計。

「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καὶ ἀπεκτάνθησαν ἐν τῷ σεισμῷ ὀνόματα ἀνθρώπων χιλιάδες ἑπτὰ = and seven thousand people were killed in the earthquake）。「死」（ἀπεκτάνθησαν）是「ἀποκτείνω」（殺，死）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被殺死。同一個動詞請見九18。「七千人」（ὀνόματα ἀνθρώπων χιλιάδες ἑπτὰ）直譯應作「七千個人的名字」，像這樣以「人的名字」（ὀνόματα ἀνθρώπων）作為人數單位的用法，請見啓三4；徒一15，蒲紙文獻中也常出現。中文也稱呼「××名」以表示「××人」的用法。

「其餘的都恐懼，歸榮耀給天上的神」（καὶ οἱ λοιποὶ ἔμφοβοι ἐγένοντο καὶ ἔδωκαν δόξαν τῷ θεῷ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 and the rest were terrified and gave glory to the God of heaven）。「恐懼」（ἔμφοβοι ἐγένοντο）直譯應為「變成恐懼」。「變成」（ἐγένοντο）也是「γίνομαι」（成為）的簡單過去式，見上。「恐懼」（ἔμφοβοι）是古形容詞，由介詞「ἐν」（in，在內）和「φόβος」（懼怕）複合而成，另見於路二十四5；徒十4，二十四25。其餘的人在恐懼和絕望之下，紛紛歸向基督。Swete 認為，這個預言，在教會史上已經屢次應驗了。「歸……給」（ἔδωκαν）是「δίδωμι」（給與）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接直接受格「榮耀」（δόξαν）和間接受格「神」（τῷ θεῷ）。這是標準的希臘文語法。他們看到了地震所產生的後果，認識了神的大能（約九24；徒十二23；羅四20），就把榮耀歸給天上的神。

14 「第二樣災禍過去，第三樣災禍快到了」（ἡ οὐαὶ ἡ δευτέρα ἀπήλθεν· ἰδοὺ ἡ οὐαὶ ἡ τρίτη ἔρχεται ταχύ = the second woe is past; behold, the third woe is coming quickly）。注意，這裏「第二樣災禍」的構造是標準的希臘文語法，由「ἡ

οὐαὶ」（這災禍）和「ἡ δευτέρα」（這第二）構成。接着的「第三樣災禍」構造亦同。第二樣災禍指九13的第六號及接着的釋放四使者和小書卷（十1～十一13）的事件。第三樣災禍則指即將發生的第七號（見下節）。「過去」（ἀπήλθεν）是「ἀπέρχομαι」（離去）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由介詞「ἀπό」（from，含有離開之意）和「ἔρχομαι」（來、去）複合而成，已經離去了。「第三樣災禍」之前，原文有「ἰδοὺ」（看哪）一字，中文聖經未譯。「快到」（ἔρχεται ταχύ）由「來到」（ἔρχεται）和副詞「快」（ταχύ）構成，這個片語出現於二16，三11，二十二7、12、20，通常用以指基督的再臨，本節則指第七號所帶來的災禍。

6. 第七號（十一15～19）

第十一章

15 「天上就有大聲音說」（καὶ ἐγένοντο φωναὶ μεγάλα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λέγοντες = and there arose loud voices in heaven, saying）。「就有」（ἐγένοντο）是「γίνομαι」（發生，成為）的簡單過去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按第十四節的用詞，第七號一吹，第三樣災禍即將發生，但本節卻發生了這樣的事。在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寂靜約有二刻（八1），相反的，本節吹第七號時，卻有「大聲音」在天上發生。這大聲音的來源可能和四6以下，五8一樣。「說」（λέγοντες）是「λέγω」（說話）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複數主格，按其主詞「聲音」（φωναὶ）為陰性複數主格，若嚴格按文法規則，「說」這個分詞應和「聲音」一致，作陰性複數。但作者在此顯然按上下文意義，故寫作陽性複數。作者聽懂天上所發生大聲音所說的內容。

「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ἐγένετο ἡ βασιλεία τοῦ κόσμου τοῦ κυρίου ἡμῶν καὶ τοῦ χριστοῦ αὐτοῦ, καὶ βασιλεύσει εἰς τοὺς αἰῶνας τῶν αἰώνων = the kingdom of the world has become the kingdom of our Lord, and of His Christ; and He will reign for-

ever and ever)。「成了」(ἐγένετο)是「γίνομαι」(成爲,發生)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這是所謂預言的簡單過去式,把未來所要發生的事用簡單過去式動詞表達出來,同樣的用法見路十九9。「世上的國」(ἡ βασιλεία τοῦ κόσμου)是一個片語;「我主的國」(τοῦ κυρίου ἡμῶν)是另一個片語,不過省略了「國」(ἡ βασιλεία)一詞。「我主和主基督的國」直譯應作「我們主和祂的基督的國」(τοῦ κυρίου ἡμῶν καὶ τοῦ χριστοῦ αὐτοῦ),這裏「主」(κυρίου)顯然是指父神,故後面說「祂的基督」。這是歷世歷代以來,和撒但爭戰所要獲得的必然結果。撒但僭取了這世上的國,甚至在試探基督時,還要求基督向他俯伏敬拜,就要把這世上的國賜給祂。但基督不肯和撒但共享掌管這世上的國的權柄,相反的,祂選擇了爭戰。雖然經歷了諸多的困苦,祂爭戰到底,現在時候已到,祂已成爲這世上的國之征服者,並將之呈獻父神。這是啓示錄這卷書的最高峯。「祂要作王」(βασιλεύσει)是「βασιλεύω」(作王,統治)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和「國」(βασιλεία)是同源字。主詞「祂」應該是指父神,但這國已成爲「我們主」(即父神)和「祂的基督」的國,所以父神將要作王即等於基督將要作王,因爲國度只有一個(林前十五27),而耶穌則是主的受膏者(路二26,九20),就是基督。

16 「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長老,就面伏於地敬拜神」(καὶ οἱ εἴκοσι τέσσαρες πρεσβύτεροι οἱ... καθήμενοι ἐπὶ τοὺς θρόνους αὐτῶν ἔπεσαν ἐπὶ τὰ πρόσωπα αὐτῶν καὶ προσεκύνησαν τῷ θεῷ = and the twenty-four elders, who sit on their thrones... fell on their faces and worshiped God)。假定第十五節天上發生的大聲音是出自那些活物,那麼現在這些長老就如同四9以下所記錄的那樣,和他們一起讚美父神。雖然他們是坐在自己寶座上(見啓四4),但在每一次敬拜神或基督的舉動中,他們都是面伏於地(啓四10,五8、14,十九4)。這裏所用的「ἐπὶ τὰ πρόσωπα αὐτῶν」(on their faces)詞句和啓七11描述那些天使時的用詞一樣。這裏這些長老代表了那些蒙救贖的人,正如那些活物代表自然

界的力量。

17 「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阿,我們感謝你」(εὐχαριστοῦμέν σοι, κύριε ὁ θεὸς ὁ παντοκράτωρ, ὁ ὢν καὶ ὁ ἦν = we give Thee thanks, O Lord God, the Almighty, who art and who wast)。「感謝」(εὐχαριστοῦμεν)是「εὐχαριστ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些長老敬拜神時,所說出的第一句話。「主」「神」「全能者」三個名詞中,「主」(κύριε)是呼格,「神」(ὁ θεός)和「全能者」(ὁ παντοκράτωρ)都是主格,可有三種不同的翻譯,第一種,「主阿,全能的神!」亦可譯作第二種,「主神阿,全能者!」即把「神」主格當呼格用,第三種譯法是,「主,全能的神阿」或「主神全能者阿!」也就是把「神」和「全能者」這兩個主格的名詞都當呼格用。關於「主神全能者」的用法,另見啓一8,四8。「昔在今在」(ὁ ὢν καὶ ὁ ἦν)見啓一4、8,四8,十六5。

「因你執掌大權作王了」(ὅτι εἴληφας τὴν δύναμίν σου τὴν μεγάλην καὶ ἐβασίλευσας = because Thou hast taken Thy great power and hast begun to reign)。直譯應作「因爲你已經執掌你的大能力,並且開始作王了」。由語助詞「ὅτι」所引介的子句,說明他們感謝祂的理由。「執掌」(εἴληφας)和「作王」(ἐβασίλευσας)這兩個動詞的時態有特別的意義,前者是「λαμβάνω」(接受,取得)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強調這是永久性的取得。祂所取得(執掌)的,乃是祂的大能力(中文聖經作「大權」),並且是永遠的取得。而後者是「βασιλεύω」(作王)的表始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並且開始作王了。像這樣以現在完成式和簡單過去式兩個動詞並排的語法,出現的次數並不少,請見啓三3的怎樣「領受」(εἴληφας, 現在完成式)和怎樣「聽見」(ἤκουσας, 簡單過去式),五7的「前來」(ἦλθεν, 簡單過去式)和「拿了」(εἴληφεν, 現在完成式),和八5的「拿着」(εἴληφεν, 現在完成式)和「盛滿」(ἐγένισεν, 簡單過去式)。

18 「外邦發怒，你的忿怒也臨到了」（καὶ τὰ ἔθνη ὠργίσθησαν, καὶ ἦλθεν ἡ ὀργή σου = and the nations were enraged, and Thy wrath came）。「發怒」（ὠργίσθησαν）是「ὀργίζω」（生氣，發怒）的表始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此字在新約聖經只用被動語態），開始發怒。和接下去的名詞「忿怒」（ὀργή）是同源字。外邦開始發怒了。「臨到了」（ἦλθεν）是「ἔρχομαι」（來，去）的先知性簡單過去式，即把預言中未發生的事當作已發生的事實。外邦開始發怒，但是神的忿怒也來到了。神執掌大權作王，就顯明在祂的忿怒臨到那些反抗祂的世人之怒氣上（見十六9~11、21）。詩篇已經預言到，末世的危機之中，有「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祂的受膏者」（二2）之事，那時神「要在怒中責備他們，在烈怒中驚嚇他們」（二4、5、12）。這裏神就以祂的忿怒，來對付外邦的發怒。在啓示文學中，對神的能力和權柄最終最猛烈的攻擊，乃是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審判死人的時候也到了，你的僕人……得賞賜的時候也到了」（καὶ ὁ καιρὸς τῶν νεκρῶν κριθῆναι καὶ δοῦναι τὸν μισθὸν τοῖς δούλοις σου... = and the time came for the dead to be judged, and the time to give their reward to Thy bond-servants...）。「時候」（ὁ καιρὸς）和前面的「你的忿怒」（ἡ ὀργή σου）相平行，故省略了動詞「臨到了」（ἦλθεν）。不但「你的忿怒」臨到了，「……時候」也臨到了。在「時候」（ὁ καιρὸς）之後有三個不定詞來修飾或界定這個名詞：「審判」（κριθῆναι，乃「κρίν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得（賞賜）」（δοῦναι，乃「δίδωμι」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和「敗壞」（διαφθεῖραι，乃「διαφθείρ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首先，這時候是「死人被審判」的時候。「καιρὸς」（時候）這樣的用法，另見可十一13，路二十一24。「死人」（νεκρῶν），在此作者顯然是指好人和壞人都包括在內（約五25；徒二十四21），和死人復活受審判是相一致的（可四29；啓十四15以下，二十一1~15）。得「賞賜」（τὸν

μισθόν），即得他們各自的獎賞，這是在末日（太二十八）神所要賜給他們的（太六1），也就是主再來時（啓二十二12），要照各人的工程分給各人的獎賞（林前三8）。「你的僕人」（τοῖς δούλοις σου）後面有三個同位語，即：「衆先知」（τοῖς προφήταις），「衆聖徒」（τοῖς ἀγίοις）和「敬畏你名的人」（τοῖς φοβουμένοις τὸ ὄνομά σου）。而最後的這個「敬畏你名的人」，又有一組同位語來修飾它，即：「連大帶小」（τοῖς μικροῖς καὶ τοῖς μεγάλοις，注意，原文「小」在前）。不過，「連大帶小」有些古抄本是用直接受格「τοὺς μικροὺς καὶ τοὺς μεγάλους」，語氣上和前面的間接受格不一致，不過，意思是明顯的。約翰在啓示錄中，很喜歡使用「連大帶小」一詞（見十三16，十九5、18，二十12，中文聖經譯法不一致）。

「你敗壞那些敗壞世界之人」（καὶ διαφθεῖραι τοὺς διαφθείροντας τὴν γῆν = and to destroy those who destroy the earth）。用來修飾「時候」（ὁ καιρὸς）的第三個不定詞，神所要敗壞的，乃是那些敗壞世界的人。第二個「敗壞」（διαφθείροντας）乃「διαφθείρ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前帶冠詞「τούς」指敗壞（世界）的人。同樣的動詞在提前六5指「心地」敗壞。這個動詞由介詞「διά」和「φθείρω」（敗壞）複合而成。字首介詞「διά」乃強化這個動詞的意義，徹底的敗壞。神必敗壞那敗壞者（見林前三16以下）。「世界」（τὴν γῆν）原文作「這地」。

19 「當時神天上的殿開了」（καὶ ἠνοίγη ὁ ναὸς τοῦ θεοῦ ὁ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 and the temple of God which is in heaven was opened）。「開」（ἠνοίγη）是「ἀνοίγω」（打開）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動詞是由介詞「ἀνά」和「οἶγω」複合而成。像這樣的複合動詞，表示過去式時態的往昔符號（augment）通常都不加在字首的介詞，但這個字是例外，請注意，把「ἀνά」的字首加上往昔符號就變成「ἠ-」，另見十五5。天上神的殿，請參考三12，七15，十五5

以下，二十一22。在此採用的希臘文讀法是「ὁ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直譯應作「(神的殿，)就是那在天上的」。注意，「神的殿」和「那在天上的」，前面各有一個冠詞「ὁ」，這是A, C等一些古抄本的寫法；但另有一些古抄本，如：p⁴⁷, Aleph, P等，則沒有第二個冠詞「ὁ」，可譯作「神在天上的殿」。本章第一節的「神的殿」是在地上的，本節則是在天上的。依據啓十五5，這殿開的時間也是有限的，目的只是要顯現出祂的約櫃，以彰顯祂的信實給祂的衆僕人看。

「在祂殿中現出祂的約櫃」(καὶ ὤφθη ἡ κιβωτὸς τῆς διαθήκης αὐτοῦ ἐν τῷ ναῷ αὐτοῦ = and the ark of His covenant appeared in His temple)。「現出」(ὤφθη)乃「ὄραω」(看見)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被看見，即顯現出來。約櫃是被置於第二層幔子之後(來九4)，即至聖所中。在舊約中，約櫃乃神同在的象徵。接下去一些大自然的現象：閃電、聲音、雷轟、地震、大雹，請參考六12，八5，十一13，十六18、21。

六

教會和惡勢力的衝突(十二1~十四20)

1. 婦人、大紅龍、和男孩子(十二1~6)

第十二章

1 「天上現出大異象來」(καὶ σημεῖον μέγα ὤφθη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 and a great sign appeared in heaven)。直譯可作：「一個大記號被顯現在天上。」「記號」(σημεῖον)即約翰福音譯作「神蹟」的同一個字。這是第一次用「現出大異象」來描述所記錄的異象，請見十二3和十五1。和十一19和十三3一樣，這裏用動詞「現出」(ὤφθη，見啓十一19)來引介這個大異象。這裏的「異象」(σημεῖον)其實真是一個「奇事」(τέρας)，其實在太二十四24就把這兩個字合在一起用，中文聖經譯作「神蹟……奇事」。把「神蹟」和「奇事」合在一起用，另見約四48；徒二22，五12。構成「神蹟」(σημεῖον)和「奇事」(τέρας)的因素稍有不同。「神蹟」這個字是記號，是為傳達某一真理的事，而「奇事」則本身就會令人驚訝，如：路二十一11；約九16；啓十三13以下，十五1，十六14，十九20等。

「有一個婦人，身披日頭……」(γυνὴ 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η τὸν ἥλιον... = a woman clothed with the sun...)。「婦人」(γυνή)是主格，和「σημεῖον」(異象)相一致，是它的同位詞，天上現出的那一個大「異象」就是這個「婦人」。這也是啓示錄所記載的異象中，第一次有婦人出現。接下去有四個片語來修飾這個婦人：「身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的冠冕」，和第二節的「她懷了孕」。「身披日頭」的「披」(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η)是「περιβάλλω」(穿着)的現在完成式關身語態分詞，和「婦人」的格相一致為主格，後接直接受格「τὸν ἥλιον」(日頭)為其受詞。這婦人穿着日頭。「腳踏月

亮」(ἡ σελήνη ὑποκάτω τῶν ποδῶν αὐτῆς = the moon under her feet) 的「踏」是介詞「ὑποκάτω」(在下, under) , 直譯可作「月亮在她腳下」。「頭戴十二星的冠冕」(ἐπὶ τῆς κεφαλῆς αὐτῆς στέφανος ἀστέρων δώδεκα = and on her head a crown of twelve stars) 的「戴」是另一個介詞「ἐπὶ」(on, 在上) , 直譯可作「一頂十二星的冠冕在她頭上」。第四個形容這婦人的片語「她懷了孕」是在第二節。這個片語原文構造是「ἐν γαστρὶ ἔχουσα」, 直譯略如:「腹中有」, 語意不完整, 但卻是當時用以指懷孕婦人的說法。這個片語也有視之為獨立子句者。如加上一個「ἐστίν」(是, εἰμί 的現在式第三人稱單數) , 它就是一個獨立子句, 或把「有」(ἔχουσα) 這個分詞當作主要動詞解。但按照目前希臘文的讀法「ἔχουσα」(有) 乃「ἔχ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陰性分詞主格, 和「婦人」的性和格相一致, 應當被視為修飾「婦人」的一個片語。

這個異象所描述的方式極為大膽, 到底這「婦人」是何許人? 本章所記是純異象, 或有歷史背景? 是純粹發生在空中, 或也發生在現世? 學者看法不一, 一直到今天, 仍然無人敢下斷言。Mounce 認為, 這婦人不是指耶穌的母親馬利亞, 而是指彌賽亞所屬的那個信仰的共同體。把錫安視為神子民之母的看法, 乃是舊約中經常出現的一個主題(賽五十四 1; 參加四 26)。彌賽亞就是從這個信仰共同體出來的。這個信仰共同體, 在舊約是指錫安所代表的以色列, 在新約則是指新耶路撒冷(見第 17 節) , 這並不是前後不一致, 因蒙救贖的百姓不管是在舊約, 在新約都是一體的。早期教會也從未認為自己和舊約中信實的眞以色列人毫無關聯。

約翰寫本段異象時, 可能想到舊約中的一些經文, 如: 賽七 14 (太一 23; 路一 31) ; 彌四 13; 賽二十六 17 以下, 六十六 7, 不過他並沒有確定指出他是指馬利亞而言。至於用懷孕的婦人作比方, 則是聖經中常見的(約十六 21; 加四 19)。披日、戴星、踏月, 實在是大膽的描述。這裏的「十二星」可能與十二支派(雅一 1; 啓二十一 12) 或十二使徒(啓二十一

14) 有某種程度的關係。

2 「在生產的艱難中疼痛呼叫」(καὶ κράζει ὠδίνουσα καὶ βασανιζομένη τεκεῖν = and she cried out, being in labor and in pain to give birth)。「呼叫」(κράζει) 乃「κράζ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 指大聲喊叫, 是常用的動詞。後面跟兩個分詞, 說明她大聲喊叫的原因:「ὠδίνουσα」和「βασανιζομένη」。前者乃「ὠδίν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 指婦人生產時的陣痛。後者乃「βασανίζω」的現在式被動語態分詞, 指一般的痛苦或折磨。但這個分詞後面再跟一個不定詞「τεκεῖν」(生產) , 作為解釋「痛苦」, 她的痛苦、折磨, 乃是為生孩子。所以, 事實上這兩個分詞講的是同樣的事: 生產的痛苦。

3 「天上又現出異象來」(καὶ ὤφθη ἄλλο σημεῖον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 and another sign appeared in heaven)。「又」(ἄλλο) 應譯作「另一個」, 天上現出另一個異象。Swete 認為, 這個異象緊跟着第一個異象, 並且兩者是分不開的。

「有一條大紅龍, 七頭十角, 七頭上戴着七個冠冕」(καὶ ἰδοὺ δράκων μέγας πυρρός ἔχων κεφαλὰς ἑπτὰ καὶ κέρατα δέκα καὶ ἐπὶ τὰς κεφαλὰς αὐτοῦ ἑπτὰ διαδήματα = and behold, a great red dragon having seven heads and ten horns, and on his heads were seven diadems)。原文起頭有「καὶ ἰδοὺ」(看哪, 中文聖經未譯) , 這是啓示錄中常見的語法, 另見四 1, 六 2、5、8 等。「大紅龍」的「紅」(πυρρός) 有的古抄本讀作「πυρός」(火) , 作「大火龍」。「龍」(δράκων) 這個字有可能是由「δέρκομαι」(清楚地看見) 變化而來的。荷馬在他的著作中, 就用這個字來稱那條有三個頭的大怪獸, 這三個頭像蛇一樣的蜷曲, 吃的是有毒的草。在古代神話中, 「龍」經常出現。在迦南的傳說裏, 它被稱為「Leviathan」(賽二十七 1, 中文聖經譯為「鱷魚」) , 是大海中的巨物。「Leviathan」這海中怪獸和舊約中的另一個

稱爲「拉哈伯」(Rahab, 賽五十一9以下; 伯二十六12以下)關係密切, 後者被視是陰性的大海怪。不但古代近東一代各民族傳說中, 有「龍」這怪物, 在東方人中, 中國人也有龍的傳說。也許這些都是在遠古的時候龍這怪物消失以後, 留在各民族傳說中的痕跡。聖經中除了「Leviathan」和「拉哈伯」外, 又稱它爲「河馬」(Behemoth, 伯四十15~24), 「蛇」(摩九2以下), 並且都是敵擋神的。本節說到這龍有七頭, 在詩篇七十四14也記錄「Leviathan」有許多「頭」(原文爲複數)。關於「紅」(πυρρός)請見本書六4。在本節和二十2, 作者把這「龍」解作「撒但」。關於這龍的一些特徵, 請參考但以理書第七章, 特別是但七7的「十角」和八10把天上星宿拋落在地的記載。「冠冕」(διαδήματα)是古字, 由「διαδέω」(環繞)變化而來, 古代波斯王的王冠(頭巾)上有藍條鑲白的帶子環繞。這個字是指國王戴的冠冕, 不同於啓二10和本章第一節的「冠冕」(στέφανος), 後者是指比賽競技時獲勝者所得的獎賞。指國王所戴的「冠冕」這個字, 新約中只出現在本節, 啓十三1, 十九12而已。基督是萬王之王, 祂有資格戴許多的冠冕。撒但試圖僭取祂的地位, 因此戴七個冠冕(十三1則戴十個冠冕)一點也不奇怪。

4 「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καὶ ἢ οὐρὰ αὐτοῦ σύρει τὸ τρίτον τῶν ἀστέρων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καὶ ἔβαλεν αὐτοὺς εἰς τὴν γῆν = and his tail swept away a third of the stars of heaven, and threw them to the earth)。關於「尾巴」所產生的威力, 請見九10、19。「拖拉着」(σύρει)是「σύρ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 古動詞, 但啓示錄中只出現這一次, 另見約二十一8, 該處用這個字指「拉」魚網。「三分之一」(τὸ τρίτον)沒有特殊的意義, 只是指數量相當可觀。這個巨獸的尾巴所產生的威力, 就像天上的大彗星一樣。見但八10的描述。「摔」(ἔβαλεν)是「βάλλω」(丟, 擲)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Charles 認爲, 這是指善的天使和墮落的天使在天上的爭戰。

雖然聖經確實題到天使墮落之事(見彼後二4; 猶6), 但約翰在此所想到的, 可能是在基督以前(來十一32以下)和基督升天以後(太二十三35)的那些殉道者, 而不是墮落的天使。

「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καὶ ὁ δράκων ἔστηκεν ἐνώπιον τῆς γυναικὸς τῆς μελλούσης τεκεῖν = and the dragon stood before the woman who was about to give birth)。「站」(ἔστηκεν)是「ἵστημι」(站立)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生動的描述了龍這條巨獸對那即將生產的婦人的威脅。「將要生產」(τῆς μελλούσης τεκεῖν)乃「婦人」(τῆς γυναικός)之同位語, 修飾「婦人」。「將要」(μελλούσης)乃「μέλλω」(將)之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 後面跟不定詞「生產」(τεκεῖν)表示未來, 前面帶冠詞「τῆς」表示那將要生產者。

「等他生產之後, 要吞喫他的孩子」(ἵνα ὅταν τέκη τὸ τέκνον αὐτῆς καταφάγη = so that when she gave birth he might devour her child)。直譯可作:「好在她生產時, 吞喫她的孩子。」由一個無特指時間的子句「在她生產時」和一個表目的的子句「好吞喫她的孩子」組成。語助詞「ὅταν」(在……時, whenever)和「τέκη」(生產, 「τίκτ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構成這個表時間的子句。而表目的的子句則由語助詞「ἵνα」(爲要, 好叫, in order that)和「καταφάγη」(吞喫, 「κατεσθί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構成。「吞喫」(κατεσθίω)這個動詞是由介詞「κατά」(down, 向下)和「εσθίω」(喫)複合而成, 意即: 吞喫下去。以賽亞形容以色列在爲奴之地和被擄之地的光景, 就像「婦人懷孕, 臨產疼痛, 在痛苦之中喊叫」(賽二十六17, 參六十六7; 彌四10)。當初法老的态度, 豈不就是要將以色列人吞喫下去(出一15~22; 詩八十五13; 賽二十七1, 五十一9; 結二十九3)。後來, 耶穌降生時, 那惡者的企圖, 不也是如此? 請見馬太福音第二章的記錄。

5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καὶ ἔτεκεν υἱὸν ἄρσεν = and

she gave birth to a son, a male child)。直譯可作：「她生了一個兒子，一個男的。」「生了」(ἔτεκεν)是「τίκτ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其受詞爲「兒子」(υἰόν)，這個字本身即爲陽性，但其後又跟着一個同位語「男」(ἄρσεν)。或以爲這樣的重複語法，好像是多餘的贅詞。但Mounce卻認爲，這樣的句法，是刻意爲強調這婦人所生嬰孩之性別。他又特別指出，七十士譯本賽六十六7也用同樣的「男孩」之詞，稱呼以色列之重生。「男」(ἄρσεν)這個字是古字，太十九4的「男」用的也是這個字。

「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ὅς μέλλει ποιμαίνειν πάντα τὰ ἔθνη ἐν ράβδῳ σιδηρᾷ = who is to rule all the nations with a rod of iron)。由關係代名詞「ὅς」(who)所引介的子句，其前述詞爲「υἰόν」(兒子)和「ἄρσεν」(男)，但作爲本子句之主詞，故用主格。本句取自詩二9。請見啓二27，該處這句經文用於得勝的基督徒。另見啓十九15，用於那位騎白馬者。「轄管」(ποιμαίνειν)直譯亦可作「牧養」。正如牧者用他的杖保護羊羣，不受野獸侵襲，基督再來時，也要擊打逼迫壓制祂的教會之列國。太二6也題到，基督的統治，將及於猶太人之外。

「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裏去了」(καὶ ἠρπάσθη τὸ τέκνον αὐτῆς πρὸς τὸν θεὸν καὶ πρὸς τὸν θρόνον αὐτοῦ = and her child was caught up to God and to His throne)。 「被提」(ἠρπάσθη)是「ἄρπάζω」(抓住，取走，見約十12的「抓住」)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後面跟兩個由介詞「πρὸς」(to)所引介的受詞：「πρὸς τὸν θεόν」(到神那裏)和「πρὸς τὸν θρόνον αὐτοῦ」(到祂的寶座那裏)。這兩個由介詞引介的受詞，應屬同位語，故可譯爲：「她的孩子被提到神那裏，就是祂的寶座那裏。」這裏指的是基督的升天，省略不題基督的事工，祂的被釘十字架，和祂的復活，因爲作者在此所要表明的是，即使那條龍在一旁虎視眈眈，至終還是徒然。彌賽亞不但沒有被龍吞吃下去，相反的，祂被提到神那裏，分享祂的寶座。

除了歷史派將男孩子解釋爲基督升天一說之外，在未來派的解經中還另有兩種解釋：一種認爲十一15~18就是林前十五52「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是聖徒(包括復活的和活着改變的)被提的時候，也就是主降臨(παρουσία)接聖徒到空中相會。這從十一17只用「昔在，今在」未加上「以後永在」和十二10「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就可以看出。婦人則象徵神旨意、恩典、話語、真理，在地上各個時代的彰顯和實踐，而且不論在那個時代都有生產之難要經歷，太二十四8、9生產之難的起頭(啓示錄七印、七號所指的)，教會也要經受。聖徒被提，神的旨意、話語，還在地上有其工作，這就是十二章下半章所記的。另一種則認爲這男孩子既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十二5)，照二27和路二十一36的話那就是教會中的一班得勝者，他們優先被提到神寶座那裏，不經過災難。

6 「婦人就逃到曠野」(καὶ ἡ γυνὴ ἔφυγεν εἰς τὴν ἔρημον = and the woman fled into the wilderness)。「逃」(ἔφυγεν)乃「φεύγω」(逃亡)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本節的「婦人」並非指馬利亞，而是指「理想的婦人」，也就是神的百姓——舊約的以色列人和新約的教會。神的百姓因龍的逼迫而逃跑。雖然，神的百姓不能立刻享有像基督被提的事，但龍也沒有辦法完全消滅他們。這句話所用的詞句，叫人想起舊約中申八2以下(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漂流)；王上十七2以下和十九3以下(以利亞的逃亡)；太二13(約瑟和馬利亞之逃到埃及)；和可十三14(基督徒在耶路撒冷毀滅之際的逃亡)。

「在那裏有神給他豫備的地方，使他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ὅπου ἔχει ἐκεῖ τόπον ἡτοιμασμένον ἀπὸ τοῦ θεοῦ, ἵνα ἐκεῖ τρέφωσιν αὐτὴν ἡμέρας χιλίας διακοσίας ἐξήκοντα = where she had a place prepared by God, so that there she might be nourished for one thousand two hundred and sixty days)。「在那裏」由兩個表地點的語助詞「ὅπου」

(where, 那裏)和「ἐκεῖ」(there, 中譯亦作「那裏」)構成, 希伯來文的語法, 在希臘文讀來是重複的贅詞。類似的語法另見三8, 八2、9, 十三8、12, 十七9, 二十8。「有神給她豫備的地方」直譯應作「她有一個地方, 是神所豫備的」。「有」(ἔχει)是「ἔχ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 主詞為前面的「婦人」(ἡ γυνή), 受詞為「一個地方」(τόπον)。「豫備」(ἡτοιμασμένον)是「ἔτοιμάζω」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 作形容詞用, 修飾前面的「一個地方」。這個動詞另見於太二十23; 啓八6, 九7、15, 十六12, 十九7, 二十一2等。關於神所預備的地方, 請參考約十四2以下。至於在這個地方與神相交的性質, 請見詩三十一21; 西三3; 約壹一3。「神」(τοῦ θεοῦ)前面的介詞「ἀπό」可解作「by」, 即被神所豫備的; 亦可解作「from」, 即從神來的, 表示所豫備的這地方乃來自神; 啓九18「這三樣災」和雅一13「被神試探」前面之介詞亦均為「ἀπό」, 且都可有同樣的兩種解法。預期中所豫備的這個地方, 以及它的象徵, 又於本章第十三節以後出現。「使她被養活」直譯應作「為要在那裏他們可養活她」。表地點的語助詞「ἐκεῖ」(there, 那裏)又出現於本句。本句是由語助詞「ἵνα」(為要, 好叫)和「τρέφωσιν」(養活, 「τρέφ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所構成的目的子句。這裏用現在式, 表示繼續的動作; 第三人稱複數「他們」無特指對象。全句可譯作「婦人就逃到曠野, 在那裏她有一個地方, 是神所豫備的, 為要在那裏, 他們可養活她」。「一千二百六十天」即「四十二個月」(啓十一2, 十三5)或「三年半」(本章第14節)。這個數字在啓示錄中經常出現。

2. 天上的爭戰 (十二7~12)

第十二章

7 「在天上就有了爭戰」(καὶ ἐγένετο πόλεμος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 and there was war in heaven)。本句亦可譯作「一個爭戰發生在天上」。注意, 這裏的動詞是「ἐγένετο」(發

生, 成爲, 「γίν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而不是「ἦν」(有, 「εἶμί」的過去不完成式), 故譯作「發生」較妥。這不是一個新的「異象」(σημεῖον, 見第1、3節), 而是延續前兩個異象。這婦人的兒子之降生和被提, 都在天上引起了戰爭。但是, 這裏所記並非撒但最初墮落的事件。正如基督降生之時, 那邪惡的勢力就顯現出來(可一13; 路二十二3、31; 約十二31, 十四30, 十六11), 同樣的, 基督被提升天之際, 也引起了天上新的爭戰。請參考路十18; 王上二十二1以下; 伯一和二章; 亞三1以下。

「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ὁ Μιχαὴλ καὶ οἱ ἄγγελοι αὐτοῦ τοῦ πολεμήσαι μετὰ τοῦ δράκοντος = Michael and his angels waging war with the dragon)。本句的希臘文句法結構相當困惑。「米迦勒同他的使者」(ὁ Μιχαὴλ καὶ οἱ ἄγγελοι αὐτοῦ)是主格, 後面跟帶所有格冠詞「τοῦ」的不定詞「πολεμήσαι」(爭戰), 卻沒有動詞。Charles 認爲這是希伯來文語法的結構。但是, 「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可以被視爲是前面「πόλεμος」(爭戰)的同位語, 而前面的動詞「ἐγένετο」(發生)也被視爲本句的動詞, 雖然讀起來文法結構很不流暢, 但也可以講得通。按照這樣解, 則帶所有格冠詞「τοῦ」的不定詞「πολεμήσαι」(爭戰)則應被解爲表目的的不定詞。米迦勒在猶太人觀念中是英雄(見但十13、21, 十二1), 猶大書第九節稱他爲「天使長」。「爭戰」(πολεμέω)這個動詞之後跟介詞「μετά」(with)表爭戰的對象, 請另見啓二16, 十三4, 十七14, 除此之外, 新約其他書卷都未曾出現這樣的語法。魔鬼手下有跟從他的使者(太二十五41), 傳道人也有(林後十一14以下)。本句接下去的「龍也同牠的使者去爭戰」則是一個完整的句子, 其動詞「爭戰」(ἐπολέμησεν)乃「πολεμέω」的整體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 不過這個句子並沒有由介詞「μετά」(with)所引介的受詞, 即無爭戰的對象。

8 「並沒有得勝, 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καὶ οὐκ ἴσχυσεν οὐδὲ τόπος εὐρέθη αὐτῶν ἔτι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 and

they were not strong enough, and there was no longer a place found for them in heaven)。連接詞「καί」在此應作反義連接詞用，譯作「但」。「得勝」(ἴσχυσεν)是「ἰσχύ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強壯，有能力。第三人稱單數，其主詞應該是「龍」。雖然龍也同牠的使者去爭戰，但龍不夠強壯，也就是說，龍不能在這場爭戰中得勝。不但不能得勝，牠最終甚至被從天上趕出去，「天上再沒有牠們的地方」，直譯可作「再也找不到一個牠們的地方在天上」。「找」(εὐρέθη)是「εὐρίσκω」(尋找)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牠們的」(αὐτῶν)可能應解為受詞所有格，給牠們的地方。天上再也找不到一個給牠們的地方。在天上，牠們已無容身之處(參伯一6)，同樣的片語請見但二35；亞十10。我們也許很難想像撒但竟然能進入天上爭戰，但事實確是如此，只不過最後牠們還是被趕逐出去。

9 「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καὶ ἐβλήθη ὁ δράκων ὁ μέγας, ὁ ὄφις ὁ ἀρχαῖος, ὁ καλούμενος Διάβολος καὶ ὁ Σατανᾶς, ὁ πλανῶν τὴν οἰκουμένην ὅλην, ἐβλήθη εἰς τὴν γῆν = and the great dragon was thrown down, the serpent of old who is called the Devil and Satan, who deceives the whole world; he was thrown down to the earth)。「被摔」(ἐβλήθη)是「βάλλω」(丟、擲、拋下)的有效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所謂「有效」的簡單過去式，是指這個動作所產生的結果是永遠存在的。這個動詞在本節連續出現三次，表示撒但和他的僕役被摔在地上是那麼徹底。第一次是「大龍被摔下」(中文聖經未譯)，第二次是「牠被摔在地上」，第三次是「一同被摔下去」(見下)。這是榮耀的高峯。這裏所描述的，最後勝過撒但之異象，耶穌也曾親口預告過(見路十18；約十二31)。這異象發生的時間尚未到，不過這事一定會發生。這樣榮耀的盼望，激發了多少人宣道的熱情和行動。和本章第三節一樣，這裏也用「μέγας」(大)來形容「龍」

(δράκων)，同樣的異象，後來也在二十2出現。在這裏，接下去有「大龍」(ὁ δράκων ὁ μέγας)的三個同位詞：「那古蛇」(ὁ ὄφις ὁ ἀρχαῖος)，「名叫魔鬼，又叫撒但」(ὁ καλούμενος Διάβολος καὶ ὁ Σατανᾶς)，和「是迷惑普天下的」(ὁ πλανῶν τὴν οἰκουμένην ὅλην)，來修飾這「大龍」。首先，這大龍被等同於「那古蛇」，也就是創世記第三章中出現的那蛇，本書第二十章也把大龍視同為那「古蛇」。這裏要特別一題的是稱這蛇為「古」(ἀρχαῖος)，意即從古以來即有。這個字又是從「ἀρχή」(起初，開始)變化而來，怪不得耶穌說，魔鬼從「起初」就是殺人的(見約八44)。「魔鬼」和「撒但」則是在新約中最常被用來稱呼人類這個最大的仇敵。「魔鬼」(Διάβολος)原來的意思是，說謊言的，誹謗人的，出賣人的(見提前三11；提後三3；多二3；另見太四1和本書二10)。「撒但」(Σατανᾶς)的原意則是，控告者。這古蛇「名叫」(καλούμενος，「καλέω」的現在式被動語態分詞，被叫作，被稱呼)「魔鬼」和「撒但」。用來修飾「大龍」的第三個同位語是「迷惑普天下的」(ὁ πλανῶν τὴν οἰκουμένην ὅλην)。「迷惑」(πλανῶν)是「πλανά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原意是：引入迷途。前面帶冠詞「ὁ」，當名詞解，那引人入迷途者。後面跟直接受詞「οἰκουμένην」(天下)，這個字原來是指有人居住的地方，後來被用來指一般的世界，請見路二1；啓三10，十六14。「天下」帶有一個形容詞「ὅλην」(普，全部)。這大龍就是那位把普天下引入迷途者。這正是牠的目標，也是牠的工作。如果能夠，牠甚至連神的「選民」也迷惑了(太二十四24)。牠的伎倆極為高明，有時候我們也會被牠迷惑，以致於自欺(約壹一8)。「被摔」(ἐβλήθη)重複前面的用詞，這是第二次出現，不過這裏有一個介詞片語「εἰς τὴν γῆν」(在地上)。其實「地上」對撒但並不陌生，他早已以黑暗在轄制這地。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καὶ οἱ ἄγγελοι αὐτοῦ μετ' αὐτοῦ ἐβλήθησαν = and his angels were thrown down with him)。直譯應作：「並且牠的使者也與牠一同被摔下去。」

這是第三次出現「摔下」了，這裏寫作「ἐβλήθησαν」，同樣是「βάλλω」（拋，擲）的有效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不同的是這裏的字尾是第三人稱複數「-σαν」，而前兩次出現均為第三人稱單數的字尾。不但撒但本身，他所有的使者，都和他一同被趕逐下去，天上已沒有他們容身之處。

10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καὶ ἤκουσα φωνὴν μεγάλην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λέγουσαν = and I heard a loud voice in heaven, saying）。「聽見」（ἤκουσα）是「ἀκού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感官動詞的受詞可以是直接受格，也可以是所有格。本節這個動詞的受詞是「φωνὴν μεγάλην」（大聲音），乃直接受格。像這樣以直接受格作為「ἀκούω」（聽）的受詞的，本書尚有五11，十4，十四2，十八4。但是，本書亦有以所有格作為其直接受詞的，如十一12，十四13。到底這個大聲音從何處發出，聖經沒有明說，學者看法不一，Swete 認為是由那二十四位長老發出的；也有人說是出自其他天上的使者（十九10）；也有說是那些在天上的殉道者所發出的。

「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了」（ἄρτι ἐγένετο ἡ σωτηρία καὶ ἡ δύναμις καὶ ἡ βασιλεία τοῦ θεοῦ ἡμῶν καὶ ἡ ἐξουσία τοῦ Χριστοῦ αὐτοῦ = now the salvation, and the power, and the kingdom of our God and the authority of His Christ have come）。「現在」（ἄρτι），見約十三33的「如今」，表示很快即將發生，這個可以從接下去的動詞「來到了」（ἐγένετο）看出來，這個動詞乃「γίνομαι」（發生，成為）的簡單過去式，把預期要發生的事視同實際上已在過去發生過。「我神的」（τοῦ θεοῦ ἡμῶν）直譯作「我們的神的」。這個所有格涵蓋了三個名詞「救恩」（ἡ σωτηρία），「能力」（ἡ δύναμις），和「國度」（ἡ βασιλεία）。在此，「救恩」的意思和七10，十九1一樣，相當於「得勝」；「能力」則指神的權能勝過大龍（見七12，十一17，十九1）；「國度」則相當於十一15的「我主和主基督的

國」。「祂基督的權柄」（ἡ ἐξουσία τοῦ Χριστοῦ αὐτοῦ）指基督從父那裏所接受的（太二十八18；約十七2）。關於「基督」和「受膏者」，請見十一15（詩二2）。基督之所以能得這權柄，乃因藉着祂的死，撒但才被打敗（五9，十二11）。

「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ὅτι ἐβλήθη ὁ κατήγορ τῶν ἀδελφῶν ἡμῶν, ὁ κατηγορῶν αὐτοὺς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εοῦ ἡμῶν ἡμέρας καὶ νυκτός = for the accuser of our brethren has been thrown down, who accuses them before our God day and night）。由語助詞「ὅτι」（因為）引介的子句，說明前面這個句子的原因。「已經被摔下去了」（ἐβλήθη），見第九節。「那控告者」（ὁ κατήγορ，中文聖經未譯）。這個字在本節的這個寫法，在新約中只出現這一次。另外一種寫法「κατήγορος」（控告者）則在新約中出現四次：徒二十三30、35，二十五16、18。「κατήγορ」這個較罕見的寫法，一般認為是直接由亞蘭文土話音譯而來。不過，Deissmann 卻發現，這個罕見字在主後第四世紀的一些地方性的術士用的蒲紙文獻中曾出現過，而且並沒有受到猶太教或基督教影響的跡象。和「龍」（δράκων）一樣，這個名詞是指撒但。在晚期的猶太教中，撒但被認為是專門控告聖徒的，而米迦勒則是在護衛聖徒的。這個「控告者」（ὁ κατήγορ）後面有一個受詞所有格「我們弟兄」（ἀδελφῶν ἡμῶν）。「就是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他們的」，中文聖經作「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的」。「控告」（κατηγορῶν）是「κατηγορ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這是個古動詞，原來接所有格作其受詞（約五45）。但在此其受詞為直接受格「αὐτούς」（他們，指前面所題到的「我們弟兄」）。這個分詞片語前帶冠詞「ὁ」當名詞用，是「那控告者」（ὁ κατήγορ）的同位語，用以形容它。「晝夜」（ἡμέρας καὶ νυκτός）是所有格，表時間。惡者撒但的工作，就是晝夜不停在神面前控告聖徒（見伯一6以下）。

11 「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καὶ

αὐτοὶ ἐνίκησαν αὐτὸν διὰ τὸ αἷμα τοῦ ἀρνίου καὶ διὰ τὸν λόγον τῆς μαρτυρίας αὐτῶν = and they overcame him because of the blood of the Lamb and because of the word of their testimony)。「弟兄」原文是「αὐτοί」(他們)，強調用，指忠信的聖徒。「勝過」(ἐνίκησαν)是「νικά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動詞被耶穌用來指祂自己的得勝(約十六33)，也被用以指關於祂的得勝(啓三21，五5)。這些聖徒的得勝，表示了撒但一切努力的全然潰敗。「是因」(διὰ)帶直接受格，表示得勝的原因或根據，而非藉以得勝的方法或憑藉。其文法上的用法相當於啓一5和五9的「ἐν」帶憑藉格。他們之能得勝，乃因基督的血(一5，五6、9，七14)，也因他們所見證的道(見本書一9)。

「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καὶ οὐκ ἠγάπησαν τὴν ψυχὴν αὐτῶν ἄχρι θανάτου = and they did not love their life even to death)。「愛惜」(ἠγάπησαν)是「ἀγαπά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他們與罪惡相爭，確實已經抵擋到流血的地步(參來十二4)。不過，他們卻從未將他們的生命擺在對基督的忠心之上。本節這句話直接指到約十二25耶穌親口所講的「愛惜自己生命」的教訓，也印證了可八35；太十39，十六25；路九24，十七33的真理。保羅的一生，在這方面也給我們留下了榜樣(徒二十一13；腓一20以下)。耶穌自己也是存心順服以至於死(腓二8)。這些殉道者可能有些人當時仍活在地上，本節的陳述屬於一種預期的語法。

12 「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快樂罷」(διὰ τοῦτο εὐφραίνεσθε, οἱ οὐρανοὶ καὶ οἱ ἐν αὐτοῖς σκηνοῦντες = for this reason, rejoice, O heavens and you who dwell in them)。「所以」由介詞「διὰ」(因為)帶直接受格「τοῦτο」(這)，因為這個理由(見七15，十八8)。「τοῦτο」(這)乃指第十節所題到的事。「快樂罷」(εὐφραίνεσθε)是「εὐφραίνω」的現在式關身語態命令語氣，這個動詞由「εὐ」

(好)和「φρῆν」(思想，心思)複合而成，心思愉快，歡樂，高興(見十一10，十八20)。這個命令語氣是第二人稱複數，故譯為「你們都快樂罷」。這個「你們」包括了「諸天」(οἱ οὐρανοί)和「住在其中的」(οἱ ἐν αὐτοῖς σκηνοῦντες)。前者是複數的形態。雖然在新約常用複數的「諸天」，但在啓示錄中卻只有出現這一次。「住在其中的」乃由帶冠詞「οἱ」的分詞「σκηνοῦντες」(居住)構成。「居住」則是「σκηνόω」(搭帳棚)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帶冠詞作名詞用。介詞片語「在其中」(ἐν αὐτοῖς)指明地點。「住」本節用詞與約一14和啓二十一3相同。居住在天上的聖徒和天使是有理由歡樂的，因為撒但和他的使者已經被摔下去了。相對的，地與海就有禍了。

「只是地與海有禍了，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就氣忿忿的下到你們那裏去了」(οὐαὶ τὴν γῆν καὶ τὴν θάλασσαν, ὅτι κατέβη ὁ διάβολος πρὸς ὑμᾶς ἔχων θυμὸν μέγαν, εἰδὼς ὅτι ὀλίγον καιρὸν ἔχει = woe to the earth and the sea, because the devil has come down to you, having great wrath, knowing that he has only a short time)。「有禍」(οὐαὶ)這個字通常後面都跟間接受格(太十一21，十八7等)，有時跟主格(如啓十八10、16、19)，但本節如同八13，跟直接受格「地」和「海」。語助詞「ὅτι」(因為)引介的子句，說明了他們「有禍」的原因，因為「魔鬼……下到你們那裏去了」。「下去」(κατέβη)是「καταβαίνω」的有效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面跟介詞片語「πρὸς ὑμᾶς」(到你們那裏)指出他下去的地方。「氣忿忿」(ἔχων θυμὸν μέγαν)，分詞片語，修飾「下去」，直譯應作「有大怒氣」。「有」(ἔχων)乃「ἔχω」之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帶直接受詞「θυμὸν」(怒氣)。「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εἰδὼς ὅτι ὀλίγον καιρὸν ἔχει)，原本文句排在前句之後，是一個分詞子句，由分詞「知道」(εἰδὼς，是οἶδα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分詞)引介，其後有語助詞「ὅτι」(that)引介的子句作為其直接受詞：「自己的時候不多」(ὅτι ὀλίγον καιρὸν

ἔχει)，直譯應作「他有的時候不多」。在天上的爭戰他失敗了，並且被摔下來，他知道，能夠傷害人的時間已不多，這也是他「氣忿忿」的原因。

3. 地上的爭戰（十二13~17）

第十二章

13 「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婦人」（ἐδίωξεν τὴν γυναῖκα ἣτις ἔτεκεν τὸν ἄρσενά = he persecuted the woman who gave birth to the male child）。本節在語意上銜接了第九節的敘述，第十至十二節記錄的是插入的那段聲音。「逼迫」（ἐδίωξεν）乃「διώκ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意思是：追趕，在此指懷有惡意的趕逐，如太五10以下，十23等。這婦人所生的那男孩在第五節已經被提到神寶座那裏去了，現在這婦人留在地上，就受到嚴厲的逼迫。假定這婦人是指地面上的真以色列人（包括教會），那麼主後六十四年尼祿的逼迫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逼迫」（ἐδίωξεν）帶直接受詞「婦人」（τὴν γυναῖκα），而在「婦人」之後有一個由「ἣτις」（who）所引介的關係子句「那生男孩子的」來修飾「那婦人」。

14 「於是有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καὶ ἐδόθησαν τῇ γυναικὶ αἱ δύο πτέρυγες τοῦ ἀετοῦ τοῦ μεγάλου = and the two wings of the great eagle were given to the woman）。「賜給」（ἐδόθησαν）是「δίδωμι」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請見八2，九1、3。「兩個翅膀」（αἱ δύο πτέρυγες）在一些古抄本，如：p⁴⁷, Aleph 等，無冠詞「αἱ」，本書採用有冠詞「αἱ」的讀法。「大鷹」（τοῦ ἀετοῦ τοῦ μεγάλου）也有冠詞「τοῦ」。不過這裏的冠詞，並非特指某一隻鷹，更不是指八13的那隻鷹。這個動詞是指「類」，鷹這一類的大鳥。「鷹」（ἀετοῦ）有可能是指專吃死屍的那種大鳥（路十七37），也可能指七十士譯本彌一16的那種「禿鷹」。每一隻鷹都有兩個翅膀。「鷹」在舊約中的出現及用法，見出十九4；賽四十31；伯九26；箴二十三5。

「叫他能飛到曠野，到自己的地方」（ἵνα πέτηται εἰς τὴν

ἔρημον εἰς τὸν τόπον αὐτῆς = in order that she might fly into the wilderness to her place）。由語助詞「ἵνα」（好叫）和假設語氣「πέτηται」（飛）所構成的目的子句。賜給那婦人大鷹的兩個翅膀，目的是要叫她能飛到曠野。「飛」（πέτηται）乃古動詞「πέτομαι」的現在式關身形主動意假設語氣，在新約中只有啓示錄一書中用到這個字，請見四7，八13，十二14，十四6，十九17。這裏所敘述的，乃重新接續第六節的陳述。「到曠野」（εἰς τὴν ἔρημον）直譯應作「進入曠野」。這地方稱為她「自己的地方」，但第六節指出，那是神為她豫備的地方。

「躲避那蛇，他在那裏被養活一載二載半載」（ὅπου τρέφεται ἐκεῖ καιρὸν καὶ καιροὺς καὶ ἡμισυ καιροῦ ἀπὸ προσώπου τοῦ ὄφεως = where she was nourished for a time and times and half a time,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serpent）。「躲避那蛇」乃介詞片語「ἀπὸ προσώπου τοῦ ὄφεως」，直譯略如「離開那蛇的面前」（from the face of the serpent），這片語應和動詞「養活」（τρέφεται）一起解釋，即她被養活之處，非在那蛇的面前。「在那裏」有兩個重複的副詞「ὅπου」，「ἐκεῖ」，意思都是「在那裏」，見第六節的說明。「一載二載半載」等於第六節的「一千二百六十天」。「養活」（τρέφεται）乃「τρέφω」的現在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動詞特別用以指撫育孩子長大，路四16就用這個字說到拿撒勒是耶穌「長大」的地方。特別題到她被養活之處「非在那蛇的面前」，乃因在那段時間，地面上乃在那蛇的管轄之下。

15 「蛇……吐出水來像河一樣，要將婦人沖去」（καὶ ἔβαλεν ὁ ὄφις... ὕδωρ ὡς ποταμόν, ἵνα αὐτὴν ποταμοφόρητον ποιήσῃ = and the serpent poured water like a river... so that he might cause her to be swept away with the flood）。「吐出」（ἔβαλεν）乃動詞「βάλλω」（丟、擲、拋）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有兩個介詞片語來修飾它：「在婦人身後」（ὀπίσω τῆς γυναικός，在婦人後面）和「從口

中」(ἐκ τοῦ στόματος αὐτοῦ, 從牠口中)。其主詞乃「蛇」(ὁ ὄφις, 有冠詞, 那蛇), 其直接受詞乃「水」(ὕδωρ)。「河」(ποταμόν)不是少量的水, 而是足以氾濫成災的洪水。後面接目的子句, 直譯應作:「好造成她被河水沖走。」由語助詞「ἵνα」(要將, 好叫)和假設語氣「ποιήση」(造成)構成。「造成」(ποιήση)乃「ποιέω」(作, 製造)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 其直接受詞乃「αὐτήν」(她)。「被河水沖走」原文只是一個單獨的複合名詞「ποταμοφόρητον」。這個字由「ποταμός」(河)和「φορητός」複合而成。而「φορητός」則是由動詞「φορέω」變化而來, 原來的意思是: 攜帶, 背負。兩個字複合在一起, 意即被河水沖走。這個複合字並非約翰所創造的, 早在主前一百一十年的一分蒲紙文獻中, 即有這個字出現過。新約以後, 這個字也曾在其他蒲紙文獻中出現過。

16 「地卻幫助婦人, 開口吞了從龍口吐出來的水」(καὶ ἐβοήθησεν ἡ γῆ τῇ γυναικί καὶ ἤνοιξεν ἡ γῆ τὸ στόμα αὐτῆς καὶ κατέπιεν τὸν ποταμόν ὃν ἔβαλεν ὁ δράκων ἐκ τοῦ στόματος αὐτοῦ = and the earth helped the woman, and the earth opened its mouth and drank up the river which the dragon poured out of his mouth)。「幫助」(ἐβοήθησεν)乃古動詞「βοηθ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動詞以間接受格「τῇ γυναικί」(婦人)為其受詞。另見來二18。Herodotus 曾記錄 Lycus 在歌羅西地面下漂流的事, 不過這裏和這件事沒有關聯。「吞了」(κατέπιεν)乃複合動詞「καταπίν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 由介詞「κατά」(下, 向下)和「πίνω」(喝)複合而成, 照字面直譯應作: 喝下去。其直接受詞為「河」(τὸν ποταμόν; 中文聖經譯作「水」, 參小字)。後面有一個由「ὃν」(which)所引介的關係子句來修飾這「河」: 從龍口中吐出來的。見前節。

17 「龍向婦人發怒, 去與他其餘的兒女爭戰」(καὶ ὠργίσθη ὁ δράκων ἐπὶ τῇ γυναικί καὶ ἀπήλθεν ποιῆσαι πόλεμον μετὰ τῶν λοιπῶν τοῦ σπέρματος αὐτῆς = and the dragon was enraged with the woman, and went off to make war with the rest of her offspring)。「發怒」(ὠργίσθη)乃「ὀργίζω」(生氣)的表始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 開始發怒。介語片語「ἐπὶ τῇ γυναικί」(向婦人), 作為其補充語。「去」(ἀπήλθεν)是「ἀπέρχομαι」(離去)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這個複合動詞是由介詞「ἀπό」(離開)和「ἔρχομαι」(來、去)複合而成, 含有離開前去之意。這龍向婦人發怒, 就離開她, 前去……。後面跟簡單過去式不定詞「ποιῆσαι」(製造, 作), 表目的。龍離開她, 前去的目的是要製造一個爭戰。而這爭戰是「與她其餘的兒女」(μετὰ τῶν λοιπῶν τοῦ σπέρματος αὐτῆς)的爭戰。直譯應作「與她其餘的後裔」, 這裏的用詞與七十士譯本創三15相同, 可能意指創三15所隱含的意義。「其餘」, 指那些不是在曠野, 而是分散在各地的「後裔」, 即跟隨基督的人。

「這兒女就是那守神誠命, 為耶穌作見證的」(τῶν τηρούντων τὰς ἐντολὰς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ἐχόντων τὴν μαρτυρίαν Ἰησοῦ = who keep the commandments of God and hold to the testimony of Jesus)。原文無「這兒女」一詞。「守」(τηρούντων)是「τηρέω」(遵守)的現在式分詞, 其受詞為「神誠命」(τὰς ἐντολὰς τοῦ θεοῦ); 「作」(ἐχόντων)乃「ἔχω」(有)的現在式分詞, 其受詞為「為耶穌(作)見證」(τὴν μαρτυρίαν Ἰησοῦ)。此二分詞共有一個冠詞「τῶν」, 和前面的「其餘的(兒女)」(τῶν λοιπῶν)相一致, 作為其同位語。因其共用一個冠詞, 故「那守神誠命」的和那「為耶穌作見證的」是屬於同一類的人。「為耶穌(作)見證」(τὴν μαρτυρίαν Ἰησοῦ)的「耶穌」(Ἰησοῦ)乃受詞所有格, 即「見證耶穌的」。

「那時龍就站在海邊的沙上」(καὶ ἐστάθη ἐπὶ τὴν ἄμμον τῆς θαλάσσης = and he stood on the sand of the

seashore)。本節常常不被編節，而列入第十三章第一節。「站在」，本書採用的是古抄本 p⁴⁷, Aleph, A, C 等的讀法。「ἑστάθη」是「ἵστημι」(站立)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第三人稱單數，指那龍站在海邊的沙上。但是古抄本 P, 046 等則讀作「ἑστάθην」是「ἵστημι」(站立)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第一人稱單數，指「我(約翰)站在海邊的沙上」。

4. 海中上來的獸 (十三 1~10)

第十三章

1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καὶ εἶδον ἐκ τῆς θαλάσσης θηρίον ἀναβαῖνον = and I saw a beast coming up out of the sea)。和第十一節另有一個獸「從地中」(ἐκ τῆς γῆς)上來相呼應。第十一章第七節的那獸則是「從無底坑裏」(ἐκ τῆς ἀβύσσου)上來的。這裏的這個異象，可能與但七 3 有關，另見啓十七 8。這一個從海中上來的獸，和但七 17、23 一樣，是個大帝國，對於暴力殘酷最有興趣。這個獸和十二 3 的那大龍一樣，有七頭十角，所不同的是，這裏是十角上戴着十個冠冕。「冠冕」(διαδήματα)請見十二 3 的說明，這異象可能暗指羅馬帝國(十七 9、12)。Hendriksen 認為，這裏詳細的描述了這獸的角，頭，身子，和口，所以有可能是作者真正親眼目睹的現象。但是鑑於第十一節的「從地中上來」，像這樣完全按字面的解釋，似乎並不太可能，七頭十角，將於第十七章另解。

「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καὶ ἐπὶ τὰς κεφαλὰς αὐτοῦ ὀνόματα βλασφημίας = and on his heads were blasphemous names)。本句另出現於十七 3。「七」原文無，但稍前有明白指出這獸有「七頭」。在啓示文學中，「七」被視為完全數，這獸有七頭，表明牠乃聖徒所聚之教會的最可怕的敵人。「名號」本書採用的是古抄本 A, 046, 051 等的讀法「ὀνόματα」(複數)，即七頭上分別各寫不同的名號，但另有古抄本，如 p⁴⁷, Aleph, C, P 等，則寫作「ὄνομα」(單數)，即七頭上寫

的是同一個名號。無論如何，這名號是「褻瀆」神的。主後第一和第二世紀羅馬諸王為自己取的名號，常常僭稱自己為神。由此更進一步佐證，這獸意指羅馬帝國。

2 「……獸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καὶ τὸ θηρίον... ἦν ὅμοιον παρδάλει, καὶ οἱ πόδες αὐτοῦ ὡς ἄρκου, καὶ τὸ στόμα αὐτοῦ ὡς στόμα λέοντος = and the beast... was like a leopard, and his feet were like those of a bear, and his mouth like the mouth of a lion)。「豹」(παρδάλει)是古名詞「πάρδαλις」的相關憑藉格。「像熊的腳」(ὡς ἄρκου)原文無「腳」，但所有格「ἄρκου」(熊的)在語助詞「ὡς」之後，已隱含此意。「熊」(ἄρκου)在新約中只出現這一次，出自但七 4。「像獅子的口」(ὡς στόμα λέοντος)，也是出自但七 4。這個獸擁有但七 2 以下所記四獸中頭三獸的特性，就如羅馬帝國綜合了巴比倫，瑪代波斯，和希臘等帝國的強盛和殘忍一樣。豹有像貓一樣敏捷的行動，熊動作雖較遲緩，但力大無比，而獅子的吼叫，又是巴勒斯坦地牧人耳熟能詳的。

「那龍將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他」(καὶ ἔδωκεν αὐτῷ ὁ δράκων τὴν δύναμιν αὐτοῦ καὶ τὸν θρόνον αὐτοῦ καὶ ἐξουσίαν μεγάλην = and the dragon gave him his power and his throne and great authority)。「給」(ἔδωκεν)是「δίδωμι」(給，賜與)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其主詞為「那龍」(ὁ δράκων)，注意冠詞「ὁ」，特指第十二章的那龍。其間接受詞為「牠」(αὐτῷ)，指那從海中上來的獸。其直接受詞有三個：「牠的能力」，「牠的座位」，和「大權柄」(以上按原文直譯。注意，第三個直接受詞無「牠的」)。那龍把這三樣都給了那獸，換句話說，龍現在是透過那獸在作工。那獸只不過是龍的代理人。撒但確實擁有某些能力，他也曾向耶穌顯示過這能力(太四 9；路四 6)。基督也稱撒但為這世界的王(約十二 31，十四 30，十六 11)。爭戰還要如此繼續下去。

3 「我看見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καὶ μίαν ἐκ τῶν κεφαλῶν αὐτοῦ ὡς ἐσφαγμένην εἰς θάνατον = and I saw one of his heads as if it had been slain）。原文無「我看見」。但是本句只有直接受詞「μίαν」（一個），故應補第二節的「我看見」（εἶδον）一起解釋，作為「我看見」的直接受詞。「獸的七頭中有一個」直譯應作「牠的諸頭中一個」。「受了死傷」（ἐσφαγμένην εἰς θάνατον）直譯可作「被宰殺致死」。「宰殺」（ἐσφαγμένην）乃「σφάζω」（殺死）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單數直接受格，和「μίαν」（一個）相一致，同作為被省略之動詞「εἶδον」（我看見）之直接受詞。「宰殺」這個動詞已在五6出現過。不過在該處，羔羊是被殺過，但又復活；但這裏是獸頭被殺致死，但又被醫好。

「那死傷卻醫好了」（καὶ ἡ πληγὴ τοῦ θανάτου αὐτοῦ ἐθεραπεύθη = and his fatal wound was healed）。「死傷」（ἡ πληγὴ τοῦ θανάτου αὐτοῦ）直譯可作「牠的死傷」，這裏的「死傷」用詞和前面不同，這裏的「死傷」意即「致命的傷害」。「傷害」（ἡ πληγὴ）亦可譯作「擊打」，「死」（τοῦ θανάτου）乃形容的所有格，表示牠所受的傷害或擊打是致命的。「醫好了」（ἐθεραπεύθη）乃「θεραπεύω」（醫治）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有可能這是指尼祿在主後六十八年的死亡。即使在他死後二十年，歷史家仍記錄，有人還是假借他的名，說是他又復活了。這裏的醫好了，作者可能是指後來即位的多米田，因為他又重新執行尼祿逼迫基督徒的政策。因此，Scott 認為，這句話是指政治上的死和復起。在啓示錄的異象中，對於獸（通常指羅馬帝國）和諸頭（通常指羅馬帝國的諸王）並未加以嚴格的區別。但是在十七10那獸的七頭中已死了五個，但獸仍然存活。而在本章第十二和十四節，則說到這獸本身受到了致命的傷害。

「全地的人都希奇跟從那獸」（καὶ ἐθαυμάσθη ὅλη ἡ γῆ ὀπίσω τοῦ θηρίου = and the whole earth was amazed and followed after the beast）。原文無「的人」，也無「跟從」，故直譯應為「全地都希奇在那獸之後」。「全地」（ὅλη ἡ γῆ）

並非把「地」擬人化，而是指住在全地上的人。「希奇」（ἐθαυμάσθη）乃「θαυμάζ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具關身語態意味）直說語氣，含有驚奇，嘆服，敬佩之意，見十七8。介詞「ὀπίσω」（在……之後）隱含有跟隨之意，故譯為「都希奇跟從那獸」乃正確的。介詞「ὀπίσω」的這種用法，另見約十二9；徒五37，二十30；提前五15。

4 「又拜那龍，因為他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也拜獸」（καὶ προσεκύνησαν τῷ δράκοντι, ὅτι ἔδωκεν τὴν ἐξουσίαν τῷ θηρίῳ, καὶ προσεκύνησαν τῷ θηρίῳ = and they worshiped the dragon, because he gave his authority to the beast; and they worshiped the beast）。本句兩個「拜」（προσεκύνησαν）均是「προσκυνέω」（敬拜）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面分別接間接受格「龍」（τῷ δράκοντι）和「獸」（τῷ θηρίῳ）。他們拜獸的時候，其實就是拜撒但，因龍即等於撒但。不但這樣，他們拜這獸的七頭中的任何一個頭（象徵羅馬帝國的皇帝）也等於敬拜撒但。這獸只不過是那背後的惡者之一個工具而已。當初那惡者試探耶穌時，不也曾要祂拜他？皇帝崇拜，或任何取代神的地位，受人的敬拜，就是拜撒但。

「誰能比這獸，誰能與他交戰呢」（τίς ὅμοιος τῷ θηρίῳ, καὶ τίς δύναται πολεμήσαι μετ' αὐτοῦ = who is like the beast, and who is able to wage war with him?）。「比」（ὅμοιος）後面跟相關憑藉格「這獸」（τῷ θηρίῳ），剽取聖經用於神的詞句，見出十五11；詩三十五10，一百一十三5。本句省略了動詞「是」。「能」（δύναται）是「δύναμαι」（有能力，能夠）的現在式直說語氣，後面跟不定詞「交戰」（πολεμήσαι，乃「πολεμ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這裏指出，拜那獸的理由，乃是基於那獸擁有殘暴的力量，這與尼采（F. Nietzsche）的哲學相一致。

5 「又賜給他說誇大褻瀆話的口」（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ῷ στόμα

λαλοῦν μεγάλα καὶ βλασφημίας = and there was given to him a mouth speaking arrogant words and blasphemies)。「賜給」(ἐδόθη)是「δίδωμι」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同樣的這個動詞在本節出現兩次，第七節又出現一次。可能是指第四節龍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當然，權柄的終極源頭來自神。可是，這裏題到的，撒但也是擁有部分的權柄。其間接受詞爲「牠」(αὐτῷ)，直接受詞爲「口」(στόμα)，所賜給獸的乃是「口」。「說誇大褻瀆的話」乃分詞片語，修飾「口」(στόμα)。「說」(λαλοῦν)乃「λαλ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和「口」(στόμα)相一致，均爲中性單數主格。這裏的用詞和但七8、20、25對「小角」的描寫一樣，也與馬加比一書一24對安提阿古伊皮法尼(Antiochus Epiphanes)的描寫相似。另見彼後二11。

「又有權柄賜給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ῷ ἐξουσία ποιῆσαι μῆνας τεσσαράκοντα καὶ δύο = and authority to act for forty-two months was given to him)。這是本節第二次出現「ἐδόθη」(賜給)，顯示這獸的地位次於那龍。「任意而行」(ποιῆσαι)乃「ποιέω」(作)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解釋所賜給的「權柄」(ἐξουσία)之性質。「ποιέω」(行)乃及物動詞，理應有直接受詞，在本句雖有直接受格「μῆνας」(月)，但其是否爲「ποιέω」(作)之直接受詞，學者看法仍不一致。若按但八12~14的說法，這裏的「ποιέω」(作)應指行神蹟奇事(中文聖經本節及但八12均譯作「任意而行」)，那麼直接受格「四十二個月」則是表時間長短之用法的直接受格。若把「四十二個月」當作「ποιέω」(作)的直接受詞，那麼意思就是「作了四十二個月」，如同太二十12；徒二十3；雅四13。但是Mounce則認爲，這裏「ποιέω」的直接受詞乃重複上面的「說誇大褻瀆的話」，這獸可以作說誇大褻瀆話的行爲四十二個月之久。有關「四十二個月」期間，請參考十一2。

6 「獸就開口向神說褻瀆的話」(καὶ ἤνοιξεν τὸ στόμα

αὐτοῦ εἰς βλασφημίας πρὸς τὸν θεόν = and he opened his mouth in blasphemies against God)。「開」(ἤνοιξεν)乃「ἀνοίγω」(開)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接直接受詞「τὸ στόμα αὐτοῦ」(牠的口)。像這樣的句法，通常譯作表始意義，就開始開口，如太五2；徒八35。但在本節應作整體的簡單過去式(constative aorist)解，因爲這獸重複褻瀆神。「向神說褻瀆的話」(εἰς βλασφημίας πρὸς τὸν θεόν)可譯作「褻瀆神」。介詞「εἰς」表目的。這獸開牠的口，目的是爲褻瀆。第二個介詞「πρὸς」可解作面對面，或對着神的面，其赤裸裸的當面褻瀆神，請參閱但七25，八10。本節補充說明第五節的含意。當時的羅馬皇帝，在其公開的文件中，經常僭稱神的名字，實乃毫無保留的公開褻瀆神。

「褻瀆神的名，並祂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βλασφημῆσαι 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 καὶ τὴν σκηνὴν αὐτοῦ, τοὺς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σκηνοῦντας = to blaspheme His name and His tabernacle, that is, those who dwell in heaven)。「褻瀆」(βλασφημῆσαι)是「βλασφημ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其直接受詞有「神的名」(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 祂的名)和「祂的帳幕」(τὴν σκηνὴν αὐτοῦ)。在聖經中「名」即等於「實」，褻瀆神的名即褻瀆神本身。「祂的帳幕」象徵神居住的地方。最後一個分詞片語「那些住在天上的」(τοὺς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σκηνοῦντας)，不同的古抄本讀法互有出入。古抄本 P, 046*, 051 等，在其前加了一個連接詞「καί」，如此則獸褻瀆的直接受詞有三個：祂的名，祂的帳幕，和那些住在天上的(即中文聖經和合本所採用的讀法)。古抄本 p⁴⁷ 則讀作「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在天上)，和「祂的帳幕」相連，解作「祂在天上的帳幕」，如此獸褻瀆的直接受詞只有兩個：祂的名，和祂在天上的帳幕。但較可靠的古抄本 A, C 等則讀作「τοὺς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σκηνοῦντας」(那些住在天上的)，因爲前面沒有連接詞「καί」(和)，故應解作「祂的帳幕」的同位語，即獸褻瀆祂的名和祂的帳幕，就是那些住在天上的。「住在」(σκηνοῦντας)乃「σκηνόω」(搭帳棚，住帳

棚)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帶冠詞「τούς」作名詞解。

7 「又任憑他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ῷ ποιῆσαι πόλεμον μετὰ τῶν ἁγίων καὶ νικῆσαι αὐτούς = and it was given to him to make war with the saints and to overcome them)。「又任憑」(καὶ ἐδόθη)直譯應作「又賜給」，見第五節。這個主要動詞後面又跟兩個簡單過去式不定詞「ποιῆσαι」(to make，中文聖經未譯，乃「ποιέω」之簡單過去式不定詞，原意爲：作，造)，和「νικῆσαι」(得勝，乃「νικάω」之簡單過去式不定詞)。此二不定詞用以補充說明所「賜給」之物。「爭戰」(ποιῆσαι πόλεμον)直譯應作「製造戰爭」。「得勝」(νικῆσαι)後跟直接受詞「αὐτούς」，直譯應作「勝過他們」。整句直譯應作「又賜給牠製造對聖徒的戰爭，並且勝過他們」。本句用詞似乎出自但七21、23。另見十一7。本句在古抄本讀法互有出入。本書採用的是 \mathbf{N} ，046, 051, 94等古抄本的讀法。但古抄本 p^{47} , A, C, P等無本句，可能本節接下去的「καὶ ἐδόθη」(也……賜給)和本句開頭兩字相同，抄寫時誤漏了。另有古抄本，如：1859, 2020, 2065等，在「又賜給牠」之後加一個「ἐξουσία」(權柄)作「ἐδόθη」(賜給)之主詞，譯作「又有權柄賜給牠，製造對聖徒的戰爭，並且勝過他們」，對原意並無重大改變。

8 「凡住在地上……的人，都要拜他」(καὶ προσκυνήσουσιν αὐτὸν πάντες οἱ κατοικοῦντες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 and all who dwell on the earth will worship him)。「都要拜」(προσκυνήσουσιν)乃「προσκυνέ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動詞可以跟間接受格作其受詞，如本章第四節的拜「那龍」(τῷ δράκοντι)，也可以跟直接受格作其受詞，如本節的「牠」(αὐτόν)。「凡住在地上的人」乃複數主格，作「拜」的主詞。「住」(κατοικοῦντες)乃「κατοικέω」之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複數主格，前帶複數主格冠詞「οἱ」，當名詞用，指居住(在地上)的人。

「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οὐ οὐ γέγραπται 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 ἐν τῷ βιβλίῳ τῆς ζωῆς τοῦ ἀρνίου τοῦ ἐσφαγμένου ἀπὸ καταβολῆς κόσμου = whose name has not been written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in the book of life of the Lamb who has been slain)。由關係代名詞「οὗ」(whose)引介的子句，其前述詞爲「πάντες」(凡，複數)。按文法，關係代名詞應與其前述詞在性和數方面相一致，可是在此前述詞「πάντες」爲複數，「οὗ」卻爲單數，可能是要強調「每一個」敬拜那獸的人，都必須爲自己所作的負責。不過，也有一些古抄本把「οὗ」(whose)這個單數關係代名詞寫作「ῶν」(whose)，並且把「名字」也從單數「τὸ ὄνομα」寫作複數「τὰ ὀνόματα」，如此即和其前述詞一致(如： \mathbf{N}^* , P, 051等)。另外，關係代名詞「οὗ」(whose)本身已是所有格，但「名字」(τὸ ὄνομα)後面又重複一個所有格代名詞「αὐτοῦ」(他的)，像這樣贅詞式的語法，在本書中常見。「記」(γέγραπται)是「γράφω」(寫)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表永恆常存的狀態，被寫。前面帶否定詞「οὐ」，沒有被寫。關於「羔羊的生命冊」一詞及其相關的舊約經文，請見本書三5，另外出現於十七8，二十12、15，二十一27。本節特別注明，這生命冊乃「被殺之羔羊」(τοῦ ἀρνίου τοῦ ἐσφαγμένου)所擁有的。請參考五6的「被殺過」。「從創世以來」(ἀπὸ καταβολῆς κόσμου)應作「從世界立根基以來」(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這個介詞片語在七十士譯本中未曾出現過，除本節以外，新約中另外也只出現過六次(太十三35，二十五34；路十一50；來四3，九26；啓十七8)。本片語有時用另外一個介詞「πρό」(之前)，見約十七24；弗一4；彼前一20。這個介詞片語可以用來修飾「記」(γέγραπται)，即從創世以來即已被記在生命冊上；也可以修飾「被殺」(ἐσφαγμένου)，即從創世以來即已被殺的羔羊。文法上兩者皆通，神學上也都是符合聖經真理。

9 「凡有耳的」(εἴ τις ἔχει οὖς = if anyone has an ear)。由語助詞「εἰ」(若)和現在式直說語氣動詞「有」(ἔχει)所構成的第一類條件句，與事實相符的假設。重複二7、11、17、29等的句子，請參閱。

10 「擄掠人的」(εἴ τις εἰς αἰχμαλωσίαν = if anyone is destined for captivity)。由語助詞「εἰ」(若)和現在式直說語氣「ἐστίν」(是)所構成的第一類條件句，與事實相符的假設。不過，原文省略了動詞「ἐστίν」。不過，這節經文的意義不是完全清楚。「擄掠」(αἰχμαλωσίαν)由「αἰχμάλωτος」變化而來，後者又來自「αἰχμή」(矛，槍)和「άλωτός」(捉拿)，即在槍尖下被捉拿，新約另只出現於弗四8。Mounce 指出，本節經文強調的乃是神，神百姓之敵人一切所行所為，至終神必以其所行所為回報他們，「擄掠」基督徒的那些人，至終自己反要被擄掠。

「用刀殺人的，必被刀殺」(εἴ τις ἐν μαχαίρῃ ἀποκτενεῖ, δεῖ αὐτὸν ἐν μαχαίρῃ ἀποκτανθῆναι = if anyone kills with the sword, with the sword he must be killed)。另一個由語助詞「εἰ」(若)和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動詞「ἀποκτενεῖ」(殺)構成的第一類條件句，假設條件與事實相符。「用刀」是由介詞「ἐν」引介的憑藉格。「必」(δεῖ)直譯應作「必須」，這樣行的人，必定逃不掉這樣的結局，後面跟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的動詞「ἀποκτανθῆναι」(被殺)。

「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ὧδέ ἐστιν ἡ ὑπομονὴ καὶ ἡ πίστις τῶν ἁγίων = here is the perseverance and the faith of the saints)。「在此」(ὧδε)是由指示代名詞「ὅδε」變化而來的副詞，意思是：如此，這個。而「ὅδε」則是由冠詞「ὁ」和「δέ」複合而成，意思相當於英文的「this」。另見十三18，十四12，十七9。「信心」(πίστις)可能應解為忠心信實 (faithfulness)。Mounce 指出，本節的第一個子句「擄掠人的必被擄掠」，乃是教導信徒要接受神所命定的一切；第二個子句「用刀殺人的，必被刀殺」則在警告教會，不可使用

暴力來防衛自己。如此謙卑順服的態度，正是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忍耐乃是處在逼迫之中，仍然堅定不移；信心乃是絕不動搖的信任 (見加五22)。

5. 地中上來的獸 (十三11~18)

第十三章

11 「另有一個獸從地中上來」(ἄλλο θηρίον ἀναβαῖνον ἐκ τῆς γῆς = another beast coming up out of the earth)。像第一個獸那一類的，假如是不同類的獸，則應用「ἕτερον θηρίον」。第一個獸是從海中上來 (見第1節)，但這個獸是「從地中上來」，可能是指小亞西亞那一帶的地，是地區性的，而非全球性的。不過很顯然，這個獸乃是第一個獸的代理人，所以實際上也就是那龍的代理人。從其表現看來，這第二個獸應指宗教上的領袖，或是假先知之類。

「有兩角如同羊羔，說話好像龍」(καὶ εἶχεν κέρατα δύο ὅμοια ἀρνίῳ, καὶ ἐλάλει ὡς δράκων = and he had two horns like a lamb, and he spoke as a dragon)。「有」(εἶχεν)乃「ἔχω」的過去不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獸只有兩個角，不像第一個獸有十個角 (第1節)。「如同羊羔」，在「ὅμοια」(如同)之後跟間接受格「ἀρνίῳ」(羊羔)，這是標準的語法構造。只有像小羊羔那樣的兩個角，外表上沒有第一獸那麼兇暴可怕，所以 Swete 稱這個獸為「假基督」。雖然如此，這獸卻「說話好像龍」(ἐλάλει ὡς δράκων)。「說話」(ἐλάλει)乃「λαλέω」的過去不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裏用過去不完成式乃表示其習慣。「好像龍」，意義是甚麼，學者看法不一。Swete 認為，這獸外表有如羊羔的柔弱純潔，可是其聲音如龍的吼叫之宏亮，可見其實乃披羊皮之豺狼 (見太七15)。

12 「他在頭一個獸面前，施行頭一個獸所有的權柄」(καὶ τὴν ἐξουσίαν τοῦ πρώτου θηρίου πᾶσαν ποιεῖ ἐνώπιον αὐτοῦ = and he exercises all the authority of the first beast in his presence)。「施行」(ποιεῖ)乃「ποιέω」(作，製造)

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使描述之情況更顯生動。第二個獸在第一個獸「面前」（ἐνώπιον αὐτοῦ）施行牠一切的權柄，而第一個獸的一切權柄，乃那龍所賜給牠的（第2節）。雖然一般解經者接受，第二個獸乃宗教領袖或假先知；改教運動後，自路德（Martin Luther）以降，一直都把第一獸解作羅馬帝國，把第二獸視爲羅馬教皇，這解法是有其可取之處。但本節明言，第二獸所施行的乃第一獸之一切權柄，似乎不太相稱，因此之故，W.M. Ramsay 另有看法，他把第一獸看作是羅馬帝國，而第二獸則是羅馬帝國中地區性的政府。當時地方性的政府，施行羅馬帝國的權柄，效法羅馬政府逼迫基督徒。

「拜那……頭一個獸」（ἵνα προσκυνήσουσιν τὸ θηρίον τὸ πρῶτον = to worship the first beast）。在動詞「叫」（ποιεῖ）之後，由語助詞「ἵνα」（好叫，爲的是）引介的半結束句，類似句法請見約十一37；西四16；啓三9。按通常的句法，在「ἵνα」之後，應該跟假設語氣，但本節的「拜」（προσκυνήσουσιν）卻是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同樣的句法另見啓三9。「拜」（προσκυνήσουσιν）這個動詞後面可以跟間接受格作其受詞，也可跟直接受格作其受詞，本節和第八節一樣，其受詞「τὸ θηρίον」（獸）乃直接受格。第三節那個受死傷的乃是頭，但本節則視其爲那獸的死傷。假如 Ramsay 的看法正確，那麼當時執行皇帝崇拜的地方性官員，必然極嚴格實行羅馬帝國的權柄。

13 「叫火從天降在地上」（ἵνα καὶ πῦρ ποιῆ ἐκ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καταβαίνειν εἰς τὴν γῆν = so that he even makes fire come down out of heaven to the earth）。另一個由語助詞「ἵνα」（好叫，爲要）引介的目的子句，後跟現在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ποιῆ」（叫，作，製造）。在「ποιῆ」（叫）之後的現在式主動語態不定詞「καταβαίνειν」（降）乃作受詞用。耶穌曾應許門徒，他們將作比祂更大的事（約十四12），不過祂也警告他們，假先知假基督也將能行大神蹟大奇事迷惑人（可十三22；太二十四24）。保羅也曾教導，那大罪人也有

大能力（帖後二9）。以利亞曾經吩咐火從天降下（王上十八38；王下一10），以前雅各和約翰也曾要求耶穌讓火從天而降（路九54）。

14 「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說，要給那……獸作個像」（καὶ πλανᾷ τοὺς κατοικοῦντας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λέγων τοῖς κατοικοῦσιν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ποιῆσαι εἰκόνα τῷ θηρίῳ = and he deceives those who dwell on the earth... telling those who dwell on the earth to make an image to the beast）。「迷惑」（πλανᾷ）是「πλανᾶ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現在式使敘述活潑生動，原意乃指引導人誤入歧途，走錯路。這也正是耶穌在太二十四24所用的動詞。祂當初的警告如今成了事實。在教會歷史中，像這樣以神蹟奇事，迷惑衆人的事，此起彼伏，並沒有中斷過。「說」（λέγων）是「λέγω」的現在式分詞，後面接「住在地上的人」（τοῖς κατοικοῦσιν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中文聖經只譯一次，但本句在本節出現兩次），間接受格，作「說」的受詞。「說」的內容則由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ποιῆσαι」（作）開始。這是一個間接命令。「像」（εἰκόνα），可以指單獨豎立的雕像，也可以指印在錢幣上的像（路二十24）。後面跟間接受格「那獸」（τῷ θηρίῳ）。在本書中「獸的像」之類的片語，出現達十次之多，除本節外，十三15三次，十四9、11，十五2，十六2，十九20，二十四4。

「受刀傷還活着」（ὃς ἔχει τὴν πληγὴν τῆς μαχαίρης καὶ ἔζησεν = who had the wound of the sword and has come to life）。由關係代名詞「ὃς」（who）引介的關係子句，其前述詞爲「τῷ θηρίῳ」（獸），故本句乃描述那獸。「受刀傷」按歷史派的說法可能指尼祿皇帝用刀自盡。「還活着」（ἔζησεν）是「ζάω」（活，生）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如果作表始簡單過去式，應該作「又活過來」。若然，那麼本節可能指用刀自盡的尼祿，「還活着」按歷史派的說法則指多米田，因爲這個皇帝在逼迫基督徒方面，與尼祿一樣，乃尼祿之翻版。但 Mounce 指出，雖然「ἔζησεν」可以譯作又活過來，因參照與

本句平行的另三節經文二 8，二十 4、5，如此翻譯「ἐζησεν」乃是合宜的。但是參照本章第三和第十二節，那獸的頭受死傷卻「醫好」了，故這個希臘文還是照其自然的意思翻譯，即「還活着」較妥。若然，這個皇帝的身分，仍然是個謎。

15 「叫獸像有生氣，並且能說話」(δοῦναι πνεῦμα τῇ εἰκόνι τοῦ θηρίου, ἵνα καὶ λαλήσῃ ἡ εἰκὼν τοῦ θηρίου = to give breath to the image of the beast, that the image of the beast might even speak)。前面的「又有權柄賜給牠」(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ῷ)直譯應作「又賜給牠」(見第 5 節)。「叫」(δοῦναι)是「δίδωμι」(給，賜給)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其直接受詞乃「πνεῦμα」(氣，靈)，間接受詞乃「τῇ εἰκόνι τοῦ θηρίου」(獸像)，直譯應作「賜氣給獸像」。所賜給第二獸的，乃是牠可以把氣賜給那個獸像。把氣賜給那獸像之後跟着兩個表目的或表結果的子句，第一個子句乃由語助詞「ἵνα」(爲要，好叫)和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λαλήσῃ」(說話，由 λαλέω 變化而來)構成。第二獸把氣賜給那獸像，其目的，或結果，乃是那獸像可以說話。

「又叫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害」(καὶ ποιήσῃ ἵνα ὅσοι ἐὰν μὴ προσκυνήσωσιν τῇ εἰκόνι τοῦ θηρίου ἀποκτανθῶσιν = and cause as many as do not worship the image of the beast to be killed)。按照本書所採用的希臘文(即古抄本 A, P, 1006, 2065 等的讀法)，本句應爲第二獸把氣給與那獸像之後的第二個表目的，或結果的子句，本句的假設語氣爲「ποιέω」(使，作，造)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ποιήσῃ」。但是本句文法構造較難分析，且古抄本讀法互有出入。語助詞「ἵνα」(爲要，好叫)在古抄本 N, 046, 94 等均無此字。若有此字，似應與後面的「ἀποκτανθῶσιν」(被殺害，「ἀποκτείν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假設語氣)構成一個半結束句。而由相關的關係代名詞「ὅσοι」(as many as)所引介的子句「ὅσοι ἐὰν μὴ προσκυνήσωσιν τῇ εἰκόνι τοῦ θηρίου」(所有不拜獸像的人)一方面作「ποιήσῃ」(叫，

使)的受詞，一方面又是條件句。這應屬於第三類條件句，即假設條件有可能成爲事實。Mounce 指出，按照本節所述，第二獸所得到的，乃是有能力去叫獸像得着生命的氣息(十一 11)，結果這像不但能說話，並且能宣告那些不拜獸像的人之死刑。注意，「獸像」在本節前後出現共計有三次之多。

16 「他又叫衆人……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個印記」(καὶ ποιεῖ πάντας... ἵνα δώσιν αὐτοῖς χάραγμα ἐπὶ τῆς χειρὸς αὐτῶν τῆς δεξιᾶς ἢ ἐπὶ τὸ μέτωπον αὐτῶν = and he causes all... to be given a mark on their right hand, or on their forehead)。「牠又叫」(καὶ ποιεῖ)的動詞「ποιεῖ」含意和本章第 12 和第 15 節一樣，意即造成或促使(to cause)。「受」(δώσιν)是「δίδωμι」(給，賜)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第三人稱複數，他們給。其直接受詞爲「χάραγμα」(一個印記)，其間接受詞爲「αὐτοῖς」(他們)。即：他們給他們自己一個印記。由介詞「ἐπὶ」(在上)引介的片語：「ἐπὶ τῆς χειρὸς αὐτῶν τῆς δεξιᾶς」(他們的右手上)和「ἐπὶ τὸ μέτωπον αὐτῶν」(他們的額上)表明印記的位置。「印記」(χάραγμα)是個古字，由「χαράσσω」(雕刻)變化而來，徒十七 29 用這個字指雕刻的偶像，但在啓示錄中(十三 16、17，十四 9、11，十六 2，十九 20，二十 4)這個字乃指印在右手上，或額頭上，或兩者皆印的獸的印記。Deissmann 報導，在一些官方的商業蒲紙文獻中，常有皇帝的印記或封印，其上有皇帝的名字，像，和日期，這印記或封印就稱爲「χάραγμα」(印記)。古時動物和奴隸身上，常打有主人的印記，加六 17 保羅也說，他身上帶着耶穌的「印記」(τὰ στίγματα, 烙印)。Ptolemy Philadelphus 強迫一些亞力山太的猶太人打上 Dionysus 的印記，表示是其善男信女。神的僕人也在其額頭上，印了神的印記(啓七 3; σφραγίζω; 蓋印)。從接下去的經文可以看出，本節的這個印記，乃是當時社交上或生意往來上所必須有的記號。「右手上」，容易被看見。注意，介詞「ἐπὶ」後面，「右手」用的是所有格「τῆς

χειρός...」，而「額上」(τὸ μέτωπον) 則是直接受格。另見七3，九4。

17 「除了那受印記，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數目的，都不得作買賣」(καὶ ἵνα μὴ τις δύνηται ἀγοράσαι ἢ πωλῆσαι εἰ μὴ ὁ ἔχων τὸ χάραγμα τὸ ὄνομα τοῦ θηρίου ἢ τὸν ἀριθμὸν τοῦ ὀνόματος αὐτοῦ = and he provides that no one should be able to buy or to sell, except the one who has the mark, either the name of the beast or the number of his name)。這是古抄本 p⁴⁷, N^c, A, P 等的讀法，按這讀法，有「καί」，那麼本節的「ἵνα」所引介的目的子句，和第十六節下半節「ἵνα」所引介的目的子句「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個印記」同為目的子句，共同作為動詞「καὶ ποιεῖ」(牠又叫) 的補充語。如此，「牠又叫」就帶兩個表目的的「ἵνα」子句，其一是第十六節的「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個印記」，其二是本節的「不得作買賣」。但另外有些古抄本，如：N^{*}, C, 1611 等，則沒有「καί」這個字，若然，作記號的目的，特特為了禁止其他的人作買賣。本節的「ἵνα」子句是由「δύνηται」(能) 帶兩個簡單過去式不定詞「ἀγοράσαι」(買) 和「πωλῆσαι」(賣) 構成，前面帶否定詞「μὴ」，故意為：不能買或賣。「δύνηται」(能) 乃「δύναμαι」(能夠，有能力) 的現在式假設語氣。這就是說，那些不肯敬拜皇帝者，都要受到抵制，不能作生意上的往來。「除了」(εἰ μὴ)，照字面直譯可作「若不是」。「有……的」(ὁ ἔχων) 是「ἔχω」(有) 的現在式分詞，前帶冠詞「ὁ」，作名詞解，指「有……的人」，其受詞為「τὸ χάραγμα」(印記)，指「有……印記的人」。「τὸ χάραγμα」(印記) 的後面跟兩個修飾的片語「τὸ ὄνομα τοῦ θηρίου」(獸名) 和「τὸν ἀριθμὸν τοῦ ὀνόματος αὐτοῦ」(獸名的數目)。在這兩個修飾的片語中間，有一個連接詞「ἢ」(或)。Mounce 指出，這裏的這個「ἢ」(或) 的意思相當於「τοῦτ' ἐστίν」(也就是)，所以這裏不是指兩種不同的印記，而是同一種印記的兩種不同說法。「獸名的印記」也

就是「獸名的數目的印記」。原來「獸名」乃是用代表性的「數目字」寫出來的。Mounce 又指出，在古代字母次序第一個字至第九個字代表 1 至 9，次九個字母代表 10 至 90，由於希臘字母沒有辦法把數目完全表達，故他們創造了一些特別的記號作計數用。猶太人也有這種按字母的數目加起來的總數來解經的方式稱之為「gematria」，拉比們也以此方式而沾沾自喜。試舉一例，創十四 14 題到亞伯拉罕帶領他家裏生養的精練壯丁「318」人去救羅得，拉比們根據「318」的數目算出，這就是指亞伯拉罕的老僕人「Eliezer」(以利以謝)。

18 「在這裏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計獸的數目」(ὧδε ἡ σοφία ἐστίν. ὁ ἔχων νοῦν ψηφισάτω τὸν ἀριθμὸν τοῦ θηρίου = here is wisdom. Let him who has understanding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the beast)。本節第一句乃是一個宣告「在這裏有智慧」(ὧδε ἡ σοφία ἐστίν)。到底使徒約翰這句宣告指何人或何事而言，解經歷史上迄今仍無一致的看法。「凡有聰明的」(ὁ ἔχων νοῦν)，「ἔχω」(有) 的現在式分詞，前帶冠詞「ὁ」，當名詞用，後接直接受詞「νοῦν」(聰明)，指「有聰明的人」。「聰明」(νοῦν) 原指心智，理性。可十二 34 用了一個與本片語有關的副詞「vουνεχῶς」(有智慧的)，也是由「νοῦς」(心智) 和「ἔχω」(有) 複合而成。「可以算計」(ψηφισάτω) 是古動詞「ψηφίζω」(計算) 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比「可以算計」更強，應譯作「應該算計」。「算計」(ψηφίζω) 這個古動詞是由名詞「ψηφός」(小石頭) 變化而來，故直接的譯法應為：計算石頭的數目。這個動詞在新約中，除了本節以外，另外只出現於路十四 28 的「算計」。不過，「小石頭」(ψηφός) 這個名詞，則還出現於徒二十六 10 的「投票」(vote，中文聖經作「出名定案」)，因為當時希臘人以小石頭作為投票定案的方法。另出現於啓二 17，譯作「石」，即「小石頭」。「可以算計」(ψηφισάτω) 的主詞乃「凡有聰明的」(ὁ ἔχων νοῦν) 而其受詞乃「獸的數目」(τὸν ἀριθμὸν τοῦ θηρίου)。Mounce 指出，這個邀請，乃

是要人從獸的數目「666」去計算與那所代表的人名相稱的名字。

「因為這是人的數目，他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ἀριθμὸς γὰρ ἀνθρώπου ἐστίν. καὶ ὁ ἀριθμὸς αὐτοῦ ἑξακόσιοι ἑξήκοντα ἕξ = for the number is that of a man; and his number is six hundred and sixty-six）。語助詞「γάρ」（因為）說明這邀請的原因。「這是人的數目」（ἀριθμὸς ἀνθρώπου ἐστίν），明白指出，這獸的數目，實際上是指某一特定人士的名字。在啓示文學中猶太人的「gematria」解經法常被用來象徵作者所要指名的人，以避免明說時會遭受逼迫。毫無疑問的，這裏特別指出的這個人，乃是歷史上確實存在過的人。「六百六十六」（ἑξακόσιοι ἑξήκοντα ἕξ），這是古抄本 p⁴⁷, N, A, P 等的讀法。但另有古抄本，如 C 等，「ἑξήκοντα」（六十）則讀作「δέκα」（十），那麼「六百六十六」應譯作「六百一十六」。到底這個數目是指甚麼人的名字，早自主後第二個世紀的教父愛任紐就無法解明，Charles 指出，Nero Caesar（尼祿該撒）的希伯來文字母數目值就等於 666；若以拉丁文字母計，Nero 的數目值則是 616。他認為，無論怎麼算，作者在此顯然是指尼祿王。也許他的猜測是對的，也許是錯的，有誰知道呢！

6. 得贖者和羔羊在錫安山上（十四 1~5）

第十四章

1 「我又觀看，見……」（καὶ εἶδον, καὶ ἰδοῦ... = and I looked, and behold）。直譯可作，「我又觀看，看哪！」這樣的引句已出現於四 1，六 2、5、8，七 9，和本章 14，每次都引介出活潑生動的景象。

「羔羊站在錫安山」（τὸ ἀρνίον ἐστὸς ἐπὶ τὸ ὄρος Σιών = the Lamb was standing on Mount Zion）。「羔羊」（τὸ ἀρνίον）已出現於五 6，七 17，十二 11，十三 8。請對照十三 11，論到另外那獸如同「羊羔」時，前面沒有冠詞。「站」

（ἐστὸς）是「ἵστημι」（站）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分詞中性單數直接受格，修飾「羔羊」（τὸ ἀρνίον），同作為「我觀看」（εἶδον）的直接受詞。「站」（ἐστὸς）為不及物動詞，故其後跟介詞片語「ἐπὶ τὸ ὄρος Σιών」（錫安山上）。這裏用站立且用現在完成式，表示這是已經存在的實況，穩穩的站在錫安山上。相對的，第十三章的那兩個獸則是從海中和從地中「上來」。錫安山是永生神的城邑的所在地（來十二 22），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加四 26），也是彌賽亞國度在新天或新地（啓二十一和二十二章）。

「同祂又有十四萬四千人，都有祂的名，和祂父的名，寫在額上」（καὶ μετ' αὐτοῦ ἑκατὸν τεσσαράκοντα τέσσαρες χιλιάδες ἔχουσαι 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 καὶ τὸ ὄνομα τοῦ πατρὸς αὐτοῦ γεγραμμένον ἐπὶ τῶν μετώπων αὐτῶν = and with Him one hundred and forty-four thousand, having His name and the name of His Father written on their foreheads）。「同祂」乃介詞片語「μετ' αὐτοῦ」（with Him）。「十四萬四千人」這個數字，另出現於七 5、8。「都有」（ἔχουσαι）是「ἔχω」（有）的現在式分詞陰性複數主格，修飾「十四萬四千」，因這裏的千「χιλιάδες」是陰性複數名詞。「寫」（γεγραμμένον）是「γράφω」（寫）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被寫，被刻，被印。這裏用現在完成式，表示那權威的字號所帶來的結果繼續存在。這記號上有神的名字和羔羊的名字，宣告這些人乃神所擁有，屬神的人。這節所描述的，明顯與第十三章所記錄獸的跟隨者作對照。

2 「像衆水的聲音，和大雷的聲音」（ὡς φωνὴν ὑδάτων πολλῶν καὶ ὡς φωνὴν βροντῆς μεγάλης = like the sound of many waters and like the sound of loud thunder）。「衆水的聲音」見一 15；「大雷的聲音」見六 1，十九 6。關於「從天上」來的聲音，另見十 4，十四 15，十八 4。又請注意，這些作為「聽見」（ἤκουσα）直接受詞的，都是直接受格，「聽見」（ἀκούω）這個動詞的受詞，也可以是所有格。

「好像彈琴的所彈的琴聲」(ὡς κιθαρῶδων κιθαριζόντων ἐν ταῖς κιθάραις αὐτῶν = like the sound of harpists playing on their harps)。「琴」(κιθάρα)，豎琴，見啓五8。「彈琴的」(κιθαρῶδων)是名詞，「所彈的」(κιθαριζόντων)是動詞「κιθαρίζω」(彈琴，新約中另外只出現於林前十四7)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都是由同一個字根變化而來。這奇妙的音樂，是由天上的使者所唱，而非出自那十四萬四千人。

3 「唱歌，彷彿是新歌」(καὶ ᾄδουσιν ὡς ᾠδὴν καινὴν = and they sang a new song)。本句中文和希臘文所採取的是古抄本 A, C, 051, 1, 1006 等的讀法，有「ὡς」(彷彿)一字。但 NASB 英文譯法採古抄本 p⁴⁷, N, P, 046, 94 等的讀法，沒有「ὡς」(彷彿)一字，應譯作「他們唱新歌」。後者讀法，已見於啓五9。在該處，新歌乃四活物和衆長老唱的。而在本節，這新歌，或彷彿是新歌，是在寶座前，並四活物和衆長老前所唱的，並且顯然是由那些被羔羊買贖回來的衆人唱的。

「除了從地上買來的……以外，沒有人能學這歌」(καὶ οὐδεὶς ἐδύνατο μαθεῖν τὴν ᾠδὴν εἰ μὴ...οἱ ἠγορασμένοι ἀπὸ τῆς γῆς = and no one could learn the song except... who had been purchased from the earth)。「能」(ἐδύνατο)是「δύναμαι」(能夠，能)的過去不完成式，後面跟表始的簡單過去式不定詞「μαθεῖν」(學習，由μανθάνω變化而來)，在五9~11中，許多天使也加入了唱歌的行列中。而在十五3題到的，則是「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除了」(εἰ μὴ)是通用期希臘文的慣用語，後面跟「十四萬四千人」。「從地上買來的」(οἱ ἠγορασμένοι ἀπὸ τῆς γῆς)，帶冠詞的分詞片語，作為「十四萬四千人」的同位語。「買來」(ἠγορασμένοι)是動詞「ἀγοράζω」(買)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前面帶冠詞，當名詞用，指被買來者。後面跟介詞片語「ἀπὸ τῆς γῆς」(從地上)。啓五9特別指明，這些人是用羔羊的寶血買回來的。另請注意，「從地上」一詞，本節用的介詞是「ἀπό」(from)，而五9則是用「ἐκ」(out

of)。這十四萬四千人，按約十七15的經文看，仍未離開世界。不管本節的十四萬四千人和七4~8的十四萬四千人是否同一羣人，其中必然包括了男女。

4 「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他們原是童身」(οὗτοί εἰσιν οἱ μετὰ γυναικῶν οὐκ ἐμολύνθησαν· παρθένοι γάρ εἰσιν = these are the ones who have not been defiled with women, for they have kept themselves chaste)。本節用三句話來形容第三節所題的那十四萬四千人，都是由指示代名詞「οὗτοι」(這些人)引介的。這是第一句。「沾染」(ἐμολύνθησαν)乃「μολύνω」(沾染，玷污)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帶否定詞「οὐκ」，故指未曾被沾染。這個動詞已在本書三4出現過，請參考。「童身」(παρθένοι)，通常指未親近男人的童貞女，但有時也指未曾親近女人的童男。Mounce 對本句經文有如下的註釋：這句話似乎顯示，早期教會確實看重守獨身。耶穌不反對「為天國的緣故自闔的」(太十九12)，保羅也曾題到，他寧願衆人都有守童身的恩賜，以免妨害了服事主的工作(林前七1、32)。早在第二世紀，馬吉安(Marcion)就曾設立了一個全由守童身的人所組成的教會。大神學家兼護教士俄利根(Origen)，據說為了守童身而自闔。不過，如此解釋所造成主要的困難是，這句話等於暗示，即使是婚姻之內的男女性關係也是污穢的。這種的觀點顯然不符新約的教導。太十九4~6就特別題到，神起初造人，是造男造女，並且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又說，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這段經文不但肯定婚姻制度，也確認這是出於神的。至於保羅，雖然在林前第七章似乎很看重守童身，但是他對婚姻之神聖性，也有很崇高的看法，在弗五31~32，他甚至可以用夫妻之間的親密關係，來比方基督和教會之間的關係。因為有這種解經上的困難，Kiddle 就題出一種理由，他說，約翰之所以會如此看重守童身，乃是針對當時異教世界中，道德上的敗壞而發的。而 Charles 則認為，這句話可能是抄經者的邊註，後來被列為正文。這樣的說法如果

屬實，當然可以解決問題。可是，在目前所知的古抄本中，找不到任何足以支持這理論的證據。比較可被接受的想法是，本句是一種象徵性的語法，童身即童貞女，而在舊約中常稱以色列人爲女子（童貞女），如王下十九21；哀二10；耶十八13；摩五2。而以以色列人若背叛神，去拜偶像，在舊約中常被稱爲淫亂，見耶三6；何二5。新約也有類似的觀念，見林後十一2。故本節的「未曾沾染婦女」即指忠心於神，不參與當時的皇帝崇拜。

「羔羊無論往那裏去，他們都跟隨祂」（οὗτοι οἱ ἀκολουθοῦντες τῷ ἀρνίῳ ὅπου ἂν ὑπάγῃ = these are the ones who follow the Lamb wherever He goes）。由第二個指示代名詞「οὗτοι」（這些人）引介的句子，形容第三節的那「十四萬四千人」，直譯可作：這些人是跟隨羔羊者，無論祂往那裏去。在「οὗτοι」（these）之後省略了動詞「εἰσίν」（是）。「跟隨」（ἀκολουθοῦντες）是「ἀκολουθέω」（跟從，作某人的門徒）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複數主格，前帶冠詞「οἱ」作名詞用，後接間接受格「τῷ ἀρνίῳ」（羔羊），指跟隨羔羊的人。「無論往那裏去」（ὅπου ἂν ὑπάγῃ）是無特指地點的副詞子句，由「ὅπου」（那裏）和「ἂν」構成，譯作「wherever」（無論那裏）。「ὑπάγῃ」（去）是「ὑπάγω」（去，前往）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第三人稱單數，無論祂往那裏去。這十四萬四千人乃是那些無論羔羊往那裏去都跟隨祂的人。耶穌曾明確教導，基督徒的生活乃是要跟隨神的羔羊（可二14，十21；路九59；約一43，二十一19等），彼得（彼前二21）和約翰（約壹二6）也都如此教導。

「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羊」（οὗτοι ἠγοράσθησαν ἀπὸ τῶν ἀνθρώπων ἀπαρχὴ τῷ θεῷ καὶ τῷ ἀρνίῳ = these have been purchased from among men as first fruits to God and to the Lamb）。由第三個指示代名詞「οὗτοι」（這些人）所引介的子句，形容第三節的那「十四萬四千人」。「買來」（ἠγοράσθησαν）是「ἀγοράζω」（買）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被買來的。「從人

間」（ἀπὸ ἀνθρώπων），介詞「ἀπό」（from）帶分離格「ἀνθρώπων」（men，人），從衆人中間被買來的。此乃重複第三節所述。「初熟的果子」（ἀπαρχή）見林前十六15；羅十一16，十六5。由此看來，這十四萬四千人並非全部的人，他們只是那即將來到的收割之一部分（太九37）。他們不但是初熟的果子，並且他們對神和對羔羊都有很高的屬靈的服事（羅十二1；來十三15；彼前二5）。

5 「在他們口中察不出謊言來，他們是沒有瑕疵的」（καὶ ἐν τῷ στόματι αὐτῶν οὐχ εὐρέθη ψεῦδος· ἄμωμοί εἰσιν = and no lie was found in their mouth; they are blameless）。「察出」（εὐρέθη）乃「εὐρίσκω」（尋找）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帶否定詞「οὐχ」，故「察不出」。這句話可能出自賽五十三9。彼前二22同樣引用這句話，不過「ψεῦδος」（謊言）改爲「δόλος」（詭詐），意義上沒有甚麼差別。「他們是沒有瑕疵的」（ἄμωμοί εἰσιν），本書採用的是古抄本 A, C, P, 1854, 2042 等的讀法。但古抄本 p⁴⁷, N, 046, 1, 94 等，則在這兩個字之間加了一個語助詞「γάρ」（for，因爲）；古抄本 051，則在此兩字之前加了另一個語助詞「ὅτι」（because，因爲）。這兩種讀法都應譯爲「因爲他們是沒有瑕疵的」。「沒有瑕疵」（ἄμωμοί）是由否定字首「ἀ」和「μῶμος」（污點，皺紋）複合而成。正如基督，逾越節的羊羔是沒有瑕疵的，跟隨祂的人至終也應該如此。

插曲：有關最後審判的異象（十四6~20）

A 審判將到的宣告（十四6~13）

第十四章

6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飛在空中」（καὶ εἶδον ἄλλον ἄγγελον πετόμενον ἐν μεσουρανήματι = and I saw another angel flying in midheaven）。每一個天使出現時，就有一個新的轉折（七2，八3、13，十1）。這裏作者是看見那位天使飛在空中。「飛」（πετόμενον）是「πέτομαι」的現在式分

詞單數直接受格，「空中」(μεσουρανήματι)直譯應作「半空中」(同八13，請參考)。本書採用的是古抄本^{N^c}, A, C, P, 051, 1006 等的讀法；但另有古抄本，如 p⁴⁷, ^{N^{*}}, 046, 1, 94 等則無「ἄλλον」(另有)一字。不過意義上並無差別。在看見了羔羊和那些跟隨祂的人，勝利地站在錫安山之後，本節起，作者看到了三位天使相繼出現：第一位天使宣告要敬拜創造者(第6~7節)，第二位宣告異教的大京城即將傾倒(第8節)，第三位宣告那些拜獸像者即將受到的懲罰(第9至12節)。

「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ἔχοντα εὐαγγέλιον αἰώνιον εὐαγγελίῳ ἐπὶ τοὺς καθημένους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 having an eternal gospel to preach to those who live on the earth)。「有」(ἔχοντα)是「ἔχω」(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單數直接受格，和前面的「飛」相同，都是與其所修飾的「天使」(ἄγγελον)在數和格上相一致。注意，這裏的「εὐαγγέλιον」(福音)並無冠詞「τό」，所以不是我們一般所瞭解的福音，並且這裏又有「αἰώνιον」(永遠)來形容它，故其意義可能是指神永恆的旨意。「福音」(εὐαγγέλιον)一詞，在約翰的著作中，只有出現這一次。「要傳」(εὐαγγελίῳ)是「εὐαγγελίζω」(傳福音)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這個不定詞的作用乃在解釋「有」(ἔχοντα)。又請注意，這個動詞後面跟一個介詞片語「ἐπὶ τοὺς καθημένους」(住在……的人)，而這個片語後面又跟另外一個介詞片語「ἐπὶ τῆς γῆς」(地上)，即傳給住在地上的人。「住」(καθημένους)是「κάθημαι」(坐)的現在式分詞陽性複數直接受格，前帶冠詞「τούς」作名詞用，指住(坐)在地上的人。「住」的希臘文應該是「κατοικοῦντας」，但是 Charles 認為，在啓示錄中，後者這個字常常含有不好的意思，所以後來抄經的文士把它改爲現在的讀法，較爲中性。還請注意，原文在「各國各族各方各民」這四個名詞之前，有一個介詞「ἐπί」，如此就把「各國各族各方各民」當作「住在地上的人」的同位語，也就是中文翻譯加上「就是」兩字的原因。關於「各

國各族各方各民」的同類詞句，請參啓五9。

7 「他大聲說，應當敬畏神，將榮耀歸給祂」(λέγων ἐν φωνῇ μεγάλῃ, φοβήθητε τὸν θεὸν καὶ δότε αὐτῷ δόξαν = and he said with a loud voice, "Fear God, and give Him glory")。「說」(λέγων)是「λέγω」(說)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單數主格。第六節的兩個分詞「飛」和「有」都是陽性單數直接受格，和「天使」(ἄγγελον)相一致，本節這個「說」(λέγων)在性和數也和「天使」相一致，但在格方面則不一致。這裏用主格，使本節的句子在意義上好像是重新開始的句子。「他大聲說」直譯應爲「他用一個大的聲音說」。「大的聲音」是在介詞「ἐν」(with)之後的憑藉格。「應當敬畏」(φοβήθητε)是「φοβέω」(害怕，恐懼)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命令語氣，故譯爲「應當敬畏」。這個動詞在此當作及物動詞用，故帶直接受格「τὸν θεόν」(神)爲其受詞，另見路十二5。「歸給」(δότε)是「δίδωμι」(給，賜與)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直接受詞爲「榮耀」(δόξαν)，間接受詞爲「祂」(αὐτῷ)。本句請參考啓十一3。

「因祂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應當敬拜那創造……的」(ὅτι ἦλθεν ἡ ὥρα τῆς κρίσεως αὐτοῦ, καὶ προσκυνήσατε τῷ ποιήσαντι... = because the hour of His judgment has come; and worship Him who made...)。由語助詞「ὅτι」(因)所引介的子句，說明上述兩個命令語氣的理由。「已經到了」(ἦλθεν)是「ἔρχομαι」(來，去)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這是先知性的簡單過去式，就是把現在發生，或未來發生的事，當作已經在過去發生過了。「時候已到」(ἦλθεν ἡ ὥρα)是約翰福音中常出現的慣用語(約二4，四21、23，五25、28，七30等)。不過，這裏還有一個所有格「τῆς κρίσεως αὐτοῦ」(祂審判)來界定「時候」，專指「祂審判的時候」。「應當敬拜」(προσκυνήσατε)是「προσκυνέω」(敬拜)的簡單過去式命令語氣。說明了上述兩個命令語氣以後，

這裏再加上另一個命令語氣。後面接一個間接受格「那創造……的」(τῷ ποιήσαντι)，是「ποιέω」(作，製造) 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分詞，帶冠詞「τῷ」當名詞解。這是對異教世界一個嚴肅的呼召，要他們敬拜這位創造萬有的神(四11，十6；另見詩九十六6；徒十四15)。

8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說」(καὶ ἄλλος ἄγγελος δεύτερος ἠκολούθησεν λέγων = and another angel, a second one, followed, saying)。本書採用的希臘文是古抄本 A, 046, 1, 1828 等的讀法，有「ἄλλος」(另一個)，「ἄγγελος」(天使)，和「δεύτερος」(第二個) 等三字，直譯可作「又有另一個天使，就是第二個(天使)」，字義似嫌累贅。另有古抄本，如 p⁴⁷, N^{*}, 1006 等，沒有「ἄγγελος」(天使) 這個字；還有古抄本，如 296, 2049 等，無「δεύτερος」(第二) 這個字。不過，在意義上，以上三種讀法並無重要的差別。這個句子的主要動詞是「接着」(ἠκολούθησαν)，此乃「ἀκολουθέω」(跟隨，見第4節) 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第二位天使是跟隨第一位天使，說話解釋第一位天使所說的。Mounce 認為，第二位天使出現的方式也和第一位一樣，是飛在半空中，所以說話可以讓大家都聽到。

「叫萬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ἔπεσεν ἔπεσεν Βαβυλῶν ἡ μεγάλη, ἣ ἐκ τοῦ οἴνου τοῦ θυμοῦ τῆς πορνείας αὐτῆς πεπότικεν πάντα τὰ ἔθνη = fallen, fallen is Babylon the great, she who has made all the nations drink of the wine of the passion of her immorality)。「傾倒了」(ἔπεσεν) 是「πίπτω」(跌倒，倒下) 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先知預告性的簡單過去式，擺在句子的最前面，並且重複兩次，類似一首嚴肅的輓歌，鄭重的宣告傾倒的必然性。「巴比倫大城」(Βαβυλῶν ἡ μεγάλη)，在啓示錄中，形容詞「μεγάλη」(大的) 經常和「Βαβυλῶν」(巴比倫) 同時出現，用來形容它(十四8，十六19，十七5，十八2、10、21)，藉以題醒尼布甲尼撒之

驕狂自大。毫無疑問的，這裏「巴比倫」是指羅馬，這大概也是彼前五13的意義。當時約翰作為一個羅馬政府的囚犯，被關在拔摩海島，只有以此象徵的方式表明心志。這句話回應了賽二十一9的話。接着由關係代名詞「ἣ」(which) 所引介的子句，在此「巴比倫」乃其前述詞。這個關係子句的主要動詞乃「叫……喝」(πεπότικεν) 是「ποτίζω」(喝) 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一個古老的促使動詞(causative verb)，由「πότος」(羣飲，見彼前四3) 變化而來，這個促使動詞另見太二十五35。這個巴比倫大城促使萬民喝……。「萬民」(πάντα τὰ ἔθνη) 乃「叫……喝」(πεπότικεν) 的直接受詞，介詞片語「ἐκ τοῦ οἴνου」(酒) 作動詞「πεπότικεν」(喝) 之補充語。「酒」(οἴνου) 的後面有三個所有格來修飾它，其一是「τοῦ θυμοῦ」(大怒)，其二是「τῆς πορνείας」(邪淫)，其三是「αὐτῆς」(代名詞「她」的所有格，指巴比倫)。這巴比倫大城促使萬民喝的酒是大怒的酒，是邪淫加大怒的酒，而且這又是屬巴比倫的邪淫而大怒的酒。這句話似乎出自耶五十一7(耶二十五15)，也是啓十四10和十七2的綜合。無疑的，在耶利米的日子，巴比倫的崩潰，有如約翰時代的羅馬。羅馬被描述成好像是高等的藝妓，把萬民灌醉，迷惑他們去犯淫亂的罪(十七2、4、6)，但是神為它以及它的跟隨者所預備的忿怒的杯就快要滿了(十四10，十六19，十八2)。

9 「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們」(καὶ ἄλλος ἄγγελος τρίτος ἠκολούθησεν αὐτοῖς = and another angel, a third one, followed them)。和上一節一樣，直譯可作「又有另一個天使，就是第三個(天使)」。這是接連着下來，第三位天使直言斥責那些參與敬拜皇帝的人(見啓十三11~17)。接下去的宣告(第9~12節) 是警告那些對第二獸的威脅(同上) 妥協讓步的人。

「若有人拜獸和獸像，在額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記」(εἴ τις προσκυνεῖ τὸ θηρίον καὶ τὴν εἰκόνα αὐτοῦ, καὶ λαμ-

βάνει χάραγμα ἐπὶ τοῦ μετώπου αὐτοῦ ἢ ἐπὶ τὴν χεῖρα αὐτοῦ = if anyone worships the beast and his image, and receives a mark on his forehead or upon his hand)。這是由語助詞「εἰ」(if)和「προσκυνεῖ」(拜，以親吻表敬拜，乃 προσκυνέω 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構成的第一類條件句，即假設的條件與事實相符。第三位天使以此向那些畏懼那獸的人挑戰。請注意，本句動詞「拜」(προσκυνεῖ)後面的兩個受詞「τὸ θηρίον」(獸)和「τὴν εἰκόνα αὐτοῦ」(牠的像)皆是直接受格，而非第七節的間接受格。「受了」(λαμβάνει)是「λαμβάνω」(接受)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和前面的語助詞「εἰ」(if)在一起，構成另一個第一類的條件句。這一部分所用的言語，和啓十三16一樣，請參考。

10 「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καὶ αὐτὸς πίνεται ἐκ τοῦ οἴνου τοῦ θυμοῦ τοῦ θεοῦ = he also will drink of the wine of the wrath of God)。本節有兩個句子，這是第一個句子。「這人」(αὐτός)不是指另外一個人，而是指前面那拜獸和獸像的人。「必喝」(πίνεται)是「πίνω」(喝)的未來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他必將要喝。這人既然喝了巴比倫大城邪淫大怒的酒，將來必要喝神大怒的酒。這二者是相連的，無法喝了這個可以不喝那個。注意，在「喝」(πίνεται)這個動詞之後的介詞「ἐκ」之後跟所有格，這是區分所有格，在此所喝的乃神大怒的酒。在十六19和十九15的「烈怒」還加了另一個表示怒氣的字「ὀργῆς」。神的寬容使祂在過去歷世歷代中不發作，可是到那時就將全部顯明出來。

「此酒斟在神忿怒的杯中純一不雜」(τοῦ κεκερασμένου ἀκράτου ἐν τῷ ποτηρίῳ τῆς ὀργῆς αὐτοῦ = which is mixed in full strength in the cup of His anger)。分詞片語，和「酒」(τοῦ οἴνου)相一致，用來修飾此酒，故中文在此加上「此酒」使意思更加明顯。「斟」(κεκερασμένου)是「κεράννυμι」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前加冠詞「τοῦ」，因由這分詞構成的片語進一步描述前面的「酒」。這個動詞

原來的意思是摻，原指在酒中摻進某些香料，後來轉而意指準備，妥善的準備。「純一不雜」(ἀκράτου)，本字應該和「κεκερασμένου」(摻拌，預備，中文聖經作「斟」)在一起解釋。這個字是由否定字首「ἀ」和「κεράννυμι」(摻雜)複合而成，原來是指沒有摻水的酒。新約中只有出現這一次。「摻雜」那「純一不摻雜」的，這樣的語法極為大膽，稱之為「矛盾修飾法」(oxymoron)。在此「摻雜」即「斟」好的酒，所謂斟好的酒即指已經用各種不同香料摻進去，已經預備好的酒。這樣的酒再加上「純一不雜」，即還沒有摻對水的純酒，使這酒加倍的強烈。前面說，這酒是神「大怒」(θυμοῦ)的酒。此處則說，這酒是神「忿怒」(ὀργῆς)的杯。「杯」是酒的另一種稱呼。前面的「大怒」(θυμοῦ)是指熾烈的狂怒，後面的「忿怒」(ὀργῆς)是指較安靜的震怒。

「他要在聖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與硫磺之中受痛苦」(καὶ βασανισθήσεται ἐν πυρὶ καὶ θείῳ ἐνώπιον ἀγγέλων ἁγίων καὶ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ἀρνίου = and he will be tormented with fire and brimston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holy angels an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amb)。這是本節的第二個句子，他必將受痛苦。前面第一個句子是他必須喝神大怒的酒。「受痛苦」(βασανισθήσεται)是「βασανίζω」的未來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他將必被懲罰。另見九5，十一10。「火與硫磺」(πυρὶ καὶ θείῳ)請參考九17，十九20，二十10，二十一8。在火與硫磺中受痛苦，請參考舊約中的背景，創十九24；賽三十33；結二十八22。他們受懲罰是在「聖天使面前」和在「羔羊面前」。

11 「他受痛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καὶ ὁ καπνὸς τοῦ βασανισμοῦ αὐτῶν εἰς αἰῶνας αἰώνων ἀναβαίνει = and the smoke of their torment goes up forever and ever)。「受痛苦」(βασανισμοῦ)和九5用的是同一個字，不過在該處那些沒有神印記的人，受苦只有五個月而已，而本節的受苦則是「直到永永遠遠」(另見十八9，十九3，二十10)。他們沒有

辦法得到解脫。「往上冒」(ἀναβαίνει)是「ἀναβαίν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現在式動詞後面跟表時間的片語「直到永永遠遠」，表示他們的受苦是要繼續下去，沒有間斷，一直到永永遠遠。有些滿有慈心的解經者，讀到本節經文，以為這樣永永遠遠受苦的真理，似乎不適合現今的世界，所以他們重新解釋本段經文。Barclay 和 T.F. Glasson 就認為，如果照字面直解，當時拜皇帝像的人要受永遠的痛苦，不能得解脫，那就有違耶穌所教導的「愛」的真理。Preston 和 Hanson 則認為，這裏的受苦是象徵性的意義，所要強調的是神不介入，不破壞個人的決定。那些人決定不成為羔羊的肢體，故意轉離至高的真神，神就任由他們永永遠遠這樣下去。不過新約聖經在這方面的教導是清楚的，凡是故意拒絕神的愛，不接受基督為人的罪死，這樣的人必定要受永遠的懲罰。所以這些試圖沖淡本節經文之意義的學者，雖然存心慈悲，但是卻是不必要，且是不忠於原文的。

「……晝夜不得安寧」(καὶ οὐκ ἔχουσιν ἀνάπαυσιν ἡμέρας καὶ νυκτός = and they have no rest day and night)。本句出現於四8，該處說到四活物晝夜不住的讚美神。「不得安寧」直譯可作「沒有休息」。「有」(ἔχουσιν)是「ἔχ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帶否定詞「οὐκ」，故「沒有」，其受詞乃「ἀνάπαυσιν」(休息，安寧)。在蒲紙文獻中，這個字是指可以免除公眾的勞役，並且含有在短時的休息之後，可以繼續勞苦工作。後面所跟的副詞片語「晝夜」(ἡμέρας καὶ νυκτός)是表時間的所有格，指該動作發生時的那段時間的種類(the kind of time)。

12 「聖徒的忍耐就在此」(ὧδε ἡ ὑπομονὴ τῶν ἁγίων ἐστίν = here is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和十三10，十七9一樣，這句話是約翰自己的按語。在這個與皇帝崇拜相掙扎的患難中，其實正是他們操練忍耐、老練、和盼望的大好機會。這樣的患難，正可試出他們對基督是否忠心。

「他們是守神誠命，和耶穌真道的」(οἱ τηροῦντες τὰς

ἐντολὰς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τὴν πίσυν Ἰησοῦ = who keep the commandments of God and their faith in Jesus)。分詞片語，進一步描述「聖徒」(ἁγίων)。「守」(τηροῦντες)是「τηρέω」(遵守，實行)的現在式分詞陽性複數主格，帶冠詞「οἱ」，指遵守的人。按文法講，應該是「τῶν ἁγίων」(聖徒)的同位語，但「聖徒」是所有格，這裏卻是主格，這種格方面的不一致，文法上稱之為「破格文體」(anacoluthon)。啓示錄中常有這類的文體，如二20等。「守」(τηροῦντες)這個分詞帶有兩個受詞「τὰς ἐντολὰς τοῦ θεοῦ」(神的誠命)和「τὴν πίσυν Ἰησοῦ」(忠心於耶穌，中文聖經作「耶穌真道」)。「忠心」(πίσυν)亦可譯作「信心」或「信實」(中文聖經作「真道」，不妥)。「耶穌」(Ἰησοῦ)是受詞所有格，即聖徒對耶穌的忠心或信心；不是耶穌的信心或信實(即主詞所有格)，如二13；可十一22；雅二1。

13 「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γράψον·Μακάριοι οἱ νεκροὶ οἱ ἐν κυρίῳ ἀποθνήσκοντες ἀπ' ἄρτι = write, "Blessed are the dead who die in the Lord from now on")。「你要寫下」(γράψον)是「γράφω」(寫)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前面寫給七教會的信，也都用這個語氣(二1、8、12、18，三1、7、14)，參十九9，二十一5。在主裏死了的人有福了，保羅已經說過(帖前四14~16；林前十五18)，但約翰在此講的更進一步了。「死人」(οἱ νεκροὶ，中文聖經未譯)後面有一個同位語來修飾，「在主裏面而死的人」。「而死」(ἀποθνήσκοντες)是「ἀποθνήσκω」(死)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前帶冠詞「οἱ」指死了的人，和前面的「死人」(οἱ νεκροὶ)相一致，作其同位語。「死」這個分詞帶有一個介詞片語「ἐν κυρίῳ」(在主裏)，限定是那些在主裏死了的死人是有福的。「從今以後」(ἀπ' ἄρτι)應該和分詞「死」在一起解，從今以後，在主裏死了的死人有福了。對當時面對逼迫和死亡的人而言，這是何等大的安慰。

「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着他們」（ναί, λέγει τὸ πνεῦμα, ἵνα ἀναπαήσονται ἐκ τῶν κόπων αὐτῶν, τὰ γὰρ ἔργα αὐτῶν ἀκολουθεῖ μετ' αὐτῶν = “Yes,” says the Spirit, “that they may rest from their labors, for their deeds follow with them”）。本書採用的希臘文是古抄本 **N**, A, C, P 等的讀法，有強調的「ναί」（是的）。但是另有古抄本，如 p⁴⁷, **N*** 等則無此字，如此則前面的「ἀπ' ἄρτι」（從今以後，此後）就直接和「聖靈說」（λέγει τὸ πνεῦμα）連在一起，那麼本句就可譯作「那在主裏死了的死人有福了。此後聖靈說……」。「他們息了」（ἵνα ἀναπαήσονται）由語助詞「ἵνα」（爲了，目的）和「ἀναπαήσονται」（安息，ἀναπαύω 的未來式直說語氣）構成的目的子句，他們在主裏死了，爲的是叫他們能從自己的勞苦中得到休息。他們息的是「勞苦」（κόπων），就是那能叫人疲倦的勞累工作。「作工的果效」（ἔργα）指他們勞苦工作所帶來的結果。工作息了，但他們工作所產生的結果則跟着他們。

B 收割地上的莊稼（十四14~16）

第十四章

14 「我又觀看，見有一片白雲，雲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καὶ εἶδον, καὶ ἰδοὺ νεφέλη λευκή, καὶ ἐπὶ τὴν νεφέλην καθήμενον ὅμοιον υἱὸν ἀνθρώπου = and I looked, and behold, a white cloud, and sitting on the cloud was one like a son of man）。「我又觀看，見」（καὶ εἶδον, καὶ ἰδοὺ）見本章第一節。「一片白雲」（νεφέλη λευκή）如同馬太十七5耶穌在山上變像時的那「一朵光明的雲彩」。在地中海一帶地方，這是常見的景象。另見但七13；太二十四30，二十六64；徒一9、11，論到耶穌再來時，也常有這景象。「坐着一位」（καθήμενον）是「κάθημαι」（坐下）的現在式分詞陽性單數直接受格，有一個介詞片語「ἐπὶ τὴν νεφέλην」（在雲上）來作補充語。這個分詞是直接受格，其動詞乃是本節開頭的「εἶδον」（我觀看，我看見），故應譯爲「我看見一位坐在雲

上」。「好像人子」，在「ὅμοιον」（好像）之後接直接受格「υἱὸν ἀνθρώπου」（人子）如同一13和約五27，三處都沒有定冠詞，都表示跟審判有關。通常「ὅμοιον」（好像）後面是接相關的憑藉格，如同十三4。不過「ὅμοιον」跟直接受格的情形也有數處。

「頭上戴着金冠冕，手裏拿着快鐮刀」（ἔχων ἐπὶ τῆς κεφαλῆς αὐτοῦ στέφανον χρυσοῦν καὶ ἐν τῇ χειρὶ αὐτοῦ δρέπανον ὄξύ = having a golden crown on His head, and a sharp sickle in His hand）。「戴着」（ἔχων）是「ἔχω」（有）的現在式分詞陽性單數主格，不是和「εἶδον」（我看見）一起解，而是在「ἰδοὺ」（看哪）之後，故用主格。「冠冕」（στέφανον）是競賽中得勝的冠冕，見太二十七29；林前九25；提後四8；雅一12；啓四4、10等。另一個字「διάδημα」（冠冕）則是指君王所戴的王冠，見啓十二3，十三1，十九12。直譯可作「有一金冠冕在祂頭上」。Mounce 指出，在此用得勝的冠冕，表示基督已得勝，故祂有權柄審判萬有。「鐮刀」（δρέπανον）古字寫作「δρεπάνη」，由「δρέπω」（割取）變化而來，新約中除了本章以外，另外只出現於可四29。本句應與分詞「ἔχων」（有）在一起解釋，故全句應譯作「有一金冠冕在祂頭上，一快鐮刀在祂手裏」。基督在莊稼成熟的時候（來九28）臨到地上收割（第15~17節）。

15 「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πέμψον τὸ δρέπανόν σου καὶ θέρισον = put in your sickle and reap）。這是那位從殿中出來的天使對基督呼喊的話。「伸出」（πέμψον）是「πέμπω」（送出，差派）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收割」（θέρισον）是「θερίζ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這兩個命令語氣都是用簡單過去式，表示其急切性，直譯略如：立刻伸出你的鐮刀，立刻收割。這句話可能取自舊約珥三13。

「因爲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ὅτι ἦλθεν ἡ ὥρα θερίσαι, ὅτι ἐξηράνθη ὁ θερισμὸς τῆς

γῆς = because the hour to reap has come, because the harvest of the earth is ripe)。「時候已經到了」(ἦλθεν ἡ ὥρα)一詞請參考本章第七節，該處用所有格「祂審判」來界定那「時候」；本節則用不定詞「θερίσαι」(收割，θερίζω的簡單過去式不定詞)來解釋這「時候」。本句兩個子句都是用「ὅτι」(因為)引介的。「熟透」(ἐξηράνθη)是「ξηραίν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原來的意思是：乾燥了、枯萎(見雅一11)，在此可能應解作「成熟了」，不必解作「過度成熟」(over-ripe)，請參考舊約珥一17。這裏的簡單過去式可能和十7，十五1一樣，乃是先知預言性的簡單過去式，即將未來必定要發生的事當作已發生過。

對於本節所要收割的是那一羣人，Mounce有如下的討論：有些學者認為，第十四至十六節所描述的，乃是指基督再臨時召聚義人的事，而第十七至二十節則是對惡人的審判。支持這樣解釋的原因是，在新約中，收割通常都是比方作把義人召聚到神的國度中(太九37~38；可四29；路十2；約四35~38)。可是，在末世的收割觀念中，則不限於那些蒙揀選的人被召聚到神的國度裏。在麥子和稗子的比喻中，惡人也要被收聚燒了(太十三30、40~42)。在舊約中，收割一直都象徵神的審判(耶五十一33；何六11等)。所以，第十四節至十六節的收割，應該被視是描述即將臨到的審判之全景，收割的對象不只限於選民，也包括那些要受懲罰者。

16 「……扔在地上……就被收割了」(ἔβαλεν... ἐπὶ τὴν γῆν... ἐθερίσθη = swung... over the earth... was reaped)。「扔」(ἔβαλεν)是「βάλλ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被收割」(ἐθερίσθη)是「θερίζ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和上節一樣，這兩個簡單過去式也是先知預言性的簡單過去式。「地上的莊稼」(ἡ γῆ)原文無「莊稼」，直譯應作「地就被收割了」。基督使用鐮刀收割，鐮刀乃是祂的器皿，祂可以照自己的心意而行(太九37以下，十三39、41)。

C 收取地上的葡萄(十四17~20)

第十四章

17 「他也拿着快鐮刀」(ἔχων καὶ αὐτὸς δρέπανον ὄξύ = and he also had a sharp sickle)。這是第五位天使，和坐在雲上的那位收割者一樣，他也有一把快鐮刀。不同的是，基督要收割的是地上的莊稼，而這位天使要收取的則是葡萄樹的果子(第18~20節)。本節特別說明，這天使是「從天上的殿出來」的，顯示他是由天上來的神的使者。

18 「又有一位天使從祭壇中出來」(καὶ ἄλλος ἄγγελος ἐξηλήθεν ἐκ τοῦ θυσιαστηρίου = and another angel... came out from the altar)。本節經文所採用的是古抄本 **N**, C, P, 046, 1, 94 等的讀法，有動詞「ἐξηλήθεν」(出來)。古抄本 p⁴⁷, A, 1611, 2053 等古抄本的讀法，無動詞。前者文法較順，但語意解釋不易，如何「從祭壇中出來」？後者則無動詞，不成句子。不過，無論如何，這位天使與祭壇有關。這又可以從接下去的分詞片語得到佐證，「是有權柄管火的」(ὁ ἔχων ἐξουσίαν ἐπὶ τοῦ πυρός)。假如這壇是指燔祭的壇(六9，十一1)，題醒我們那些殉道者的血；假如是指燒香的壇(八3、5，九13，十六7)，則題醒我們聖徒的禱告。因為在啓示錄中，「壇」這個字兩種用法都出現過。

「伸出快鐮刀來，收取地上葡萄樹的果子，因為葡萄熟透了」(πέμψον σου τὸ δρέπανον τὸ ὄξύ καὶ τρύγησον τοὺς βότρυας τῆς ἀμπέλου τῆς γῆς, ὅτι ἤκμασαν αἱ σταφυλαὶ αὐτῆς = put in your sharp sickle, and gather the clusters from the vine of the earth, because her grapes are ripe)。「伸出」(πέμψον)和「收取」(τρύγησον)和第十五節一樣，都是用簡單過去式命令語氣，表示立刻的行動。十五節的「收割」(θέρισον)這個字是指收割成熟的莊稼。本節的「收取」(τρύγησον)則是古動詞「τρύγᾶ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而這個古動詞又是由「τρύγη」變化而來，其原意

乃是熟透，乾枯。這個動詞後來轉而指收取成熟的葡萄，新約中只出現於本段經文和路六44。「果子」(βότρυας) 指結實成串的葡萄，是個古字，新約中只出現此次。「葡萄」(σταφυλαί) 又是一個古字，指葡萄的果實，而且是指成串的葡萄果實。新約中除了本節，另外只出現於太七16；路六44。前面的「ἀμπέλου」則是指葡萄樹。「熟透了」(ἤκμασαν) 是古老但常用的動詞「ἀκμάζ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指成熟，達到最高峯，新約只出現此次。這個字又是由「ἀκμήν」(到如今) 變化而來，見太十五16。

19 「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醅中」(καὶ ἔβαλεν εἰς τὴν ληνὸν τοῦ θυμοῦ τοῦ θεοῦ τὸν μέγαν = and threw them into the great wine press of the wrath of God)。「丟」(ἔβαλεν) 和前面的「扔」是同一個字。「神忿怒的大酒醅」中的「大」(τὸν μέγαν) 本書採用的希臘文是古抄本 C, P, 046, 051 等的讀法，按這種讀法「τὸν μέγαν」(大的，陽性單數直接受格) 應解作「τὴν ληνόν」(酒醅，陰性單數直接受格) 的同位語，「大的」修飾「酒醅」，即：大酒醅。雖然「大的」是陽性，「酒醅」是陰性，兩者並不一致，但 Beckwith 解釋說，「酒醅」象徵「神的忿怒」(τοῦ θυμοῦ τοῦ θεοῦ)，而「神的忿怒」是陽性，約翰的思想集中在「神的忿怒」，故「τὸν μέγαν」(大的) 這形容詞就採用陽性。另外，「ληνός」(酒醅) 這個名詞有時也當作陽性用，例如：七十士譯本的創三十38、41出現這個字都是用陽性。另有古抄本，如：N, 1006 等，則讀作「τὴν μεγάλην」(大的，陰性單數直接受格)，如此，即與「τὴν ληνόν」(酒醅) 在性數和格三方面都一致。還有古抄本，如：p⁴⁷, 1611 等，讀作「τοῦ μεγάλου」(大的，陽性單數所有格)，如此，「大的」成爲「酒醅」這個名詞後面的三個所有格之一。即：「τοῦ θυμοῦ」(忿怒)，「τοῦ θεοῦ」(神的)，和「τοῦ μεγάλου」(大的)，「大的」可以形容「忿怒」，也可以形容「神」。若按此讀法，本句應譯作：「神大忿怒的酒醅」，或「偉大神忿怒的酒醅」。無論如何，作者的意義是明顯

的。關於本節所用的象徵，請見十四10，十五1、7，十六1、19，十九15。

20 「那酒醅踹在城外，就有血從酒醅裏流出來」(καὶ ἐπατήθη ἡ ληνὸς ἔξωθεν τῆς πόλεως, καὶ ἐξῆλθεν αἷμα ἐκ τῆς ληνοῦ = and the wine press was trodden outside the city, and blood came out from the wine press)。「踹」(ἐπατήθη) 是「πατέ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在聖經的時代，酒醅都是在城外，把葡萄置於槽中，用人腳在其上踹踏。從這個槽中有一個管子通到較低的一個池中，踹踏出來的葡萄汁就流到這個池裏。聖經中常用此象徵神在祂仇敵身上彰顯忿怒。本節可能出自舊約賽六十三3。「城外」，「ἔξωθεν」(在外，見十一2) 後跟分離格「τῆς πόλεως」(城)。這是酒醅通常所在地 (見來十三12)。約珥三12則把約沙法谷比作神仇敵被殺之處。有「血」(αἷμα) 從酒醅中流出來。大膽的比方，葡萄汁的顏色也是鮮紅的。

「高到馬的嚼環，遠有六百里」(ἄχρι τῶν χαλινῶν τῶν ἵππων, ἀπὸ σταδίων χιλίων ἑξακοσίων = up to the horses' bridles, for a distance of two hundred miles)。「高到」(ἄχρι) 原是表地點的副詞，後來作爲表地方或時間的介詞。「嚼環」(χαλινῶν) 是古字，由「χαλάω」(鬆弛，降低，見可二4；路五4等) 變化而來，新約中除了本節以外，另外只出現於雅三3。「遠」(ἀπό)，用「ἀπό」這個介詞來表示距離，是屬於特殊的用法，另見約十一18，二十一8；和約十二1介詞「πρό」的用法相類似。「六百里」(σταδίων χιλίων ἑξακοσίων) 直譯應作「一千六百士達底」。「士達底」(στάδιον) 是當時計算長度的標準，一個士達底相當於六百呎左右，所以一千六百個士達底相當於二百哩，足可涵蓋巴勒斯坦地。不過，這個數字並不是要表示明確的長度，而是要表達神的審判之全地性。

七

末了的七災（十五 1~十六 21）

1. 七碗之災的預備（十五 1~8）

第十五章

1 「我又看見在天上異象，大而且奇」（καὶ εἶδον ἄλλο σημεῖον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μέγα καὶ θαυμαστόν = and I saw another sign in heaven, great and marvelous）。「有異象」（ἄλλο σημεῖον），另一個異象，作為「εἶδον」（我看見）的直接受詞。又回到了十二 1、3 的「異象」，中間有一連串的插敘。接下來的七碗相當於第六章的七印，和第八至十一章的七號，不過與第十二至十四章的關係最密切。Swete 指出，這乃是教會與世界之間漫長的衝突。「奇」（θαυμαστόν）是古形容詞，由「θαυμάζω」（驚訝）變化而來，太二十一 42 已出現過，這驚奇一直延續到這異象的結束（十六 21）。這個動詞變化而來的形容詞，含有促使驚奇之意。

「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災」（ἀγγέλους ἑπτὰ ἔχοντας πληγὰς ἑπτὰ τὰς ἔσχάτας = seven angels who had seven plagues, which are the last）。「天使」（ἀγγέλους）是直接受格，乃「異象」（σημεῖον）之同位語，故同為直接受格。「掌管」（ἔχοντας）是「ἔχω」（有）的現在式分詞，這七位天使「擁有」七災。「七災」（πληγὰς ἑπτὰ）是「擁有」的直接受詞，其後有補充語「τὰς ἔσχάτας」（這末了的）。見二十一 7。

「因為神的大怒在這七災中發盡了」（ὅτι ἐν αὐταῖς ἐτελέσθη ὁ θυμὸς τοῦ θεοῦ = because in them the wrath of God is finished）。「發盡」（ἐτελέσθη）是「τελέω」（結束，終點）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先知預言式的簡單過去式，和十 7 一樣。這是最後的災禍，所以用七字是合宜

的。Caird 特別注意到，這裏的七災似乎是以出埃及記的十災爲其預表：瘡災、過海、追趕者被淹死、摩西之歌、在西乃煙霧中頒佈律法、立會幕等。

2 「彷彿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攪雜」(ὡς θάλασσαν ὑαλίνην μεμιγμένην πυρί = as it were, a sea of glass mixed with fire)。「彷彿」(ὡς)是在「我看見」(εἶδον)之後的副詞，「玻璃海」(θάλασσαν ὑαλίνην)是直接受格。「玻璃海」一詞在四6已經出現，那裏用「如同水晶」來作進一步的形容，本節則用「其中有火攪雜」。「攪雜」(μεμιγμένην)是「μίγνυμι」(混合、攪雜)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後面跟相關憑藉格「πυρί」(火)。「攪雜着火，使這異象更加的壯觀。本節一直到第四節是一段插入的話，描述殉道者蒙福的情形。

「又看見那些勝了獸和獸的像，並他名字數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καὶ τοὺς νικῶντας ἐκ τοῦ θηρίου καὶ ἐκ τῆς εἰκόνας αὐτοῦ καὶ ἐκ τοῦ ἀριθμοῦ τοῦ ὀνόματος αὐτοῦ ἐσιῶτας ἐπὶ τὴν θάλασσαν τὴν ὑαλίνην ἔχοντας κιθάρας τοῦ θεοῦ = and those who had come off victorious from the beast and from his image and from the number of his name, standing on the sea of glass, holding harps of God)。原文無「又看見」，不過延續前面的句子。「我看見」有兩個直接受詞，一個是「彷彿玻璃海」(見上)；另一個就是「勝了……的人」(τοὺς νικῶντας)。這個字乃「νικάω」(得勝，含有經過一番奮鬥之後取得勝利，故英譯作「come off victorious」)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複數直接受格，帶冠詞「τοὺς」作名詞解，指那些經過奮鬥而得勝的人。後面跟三個由介詞「ἐκ」引介的片語：「獸」、「獸的像」、和「牠名字的數目」，關於這三個名詞，請參考十三1、14、17，十四9、11，十九20，二十四。這樣在動詞「νικάω」(得勝)後跟介詞「ἐκ」並不常見。可能是指這些人經歷過皇帝崇拜的逼迫後，得勝的出來，故三次用「ἐκ」(out of)這個介詞後面跟分離格「τοῦ θηρίου」(獸)、「τῆς εἰκόνας αὐτοῦ」

(獸的像，直譯作「牠的像」)、和「τοῦ ἀριθμοῦ τοῦ ὀνόματος αὐτοῦ」(牠名字數目)。Bruce 認爲，這樣的語法可能是仿希伯來文式的語法，如撒十七50的「勝了」。「站」(ἐσιῶτας)是「ἵστημι」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分詞，形容「勝了的人」(τοὺς νικῶντας)，故爲陽性複數直接受格。後接介詞「ἐπὶ」，可譯作「在旁」，即「站在玻璃海旁」；也可譯作「在上」，即「站在玻璃海上」。後者的譯法比較自然。Kid-dle 把這「玻璃海」解作「天上的紅海」，那些殉道者經歷了這海，而他們的那些敵人，則將被這海淹沒。Mounce 則進一步解釋，在此這玻璃海可能是像水晶那樣的固體，那些得勝者被描述爲站在這海之上。「拿着」(ἔχοντας)是「ἔχω」(有、擁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和「站」(ἐσιῶτας)一樣，修飾「勝了的人」(τοὺς νικῶντας)，故爲陽性複數直接受格。「神的琴」(κιθάρας τοῦ θεοῦ)作爲讚美神之用。詩八十一2的「美琴」(亦可作「歡樂琴」)用來稱呼這琴最爲妥當。

3 「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καὶ ᾄδουσιν τὴν ᾠδὴν Μωϋσέως τοῦ δούλου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τὴν ᾠδὴν τοῦ ἀρνίου = and they sang the song of Moses the bond-servant of God and the song of the Lamb)。「唱」(ᾄδουσιν)是「ᾄδ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ᾄδω」(唱)這個字的寫法是由「αἰδω」縮略而成。「歌」(ᾠδὴν)則是由「ᾠδή」縮略而成。摩西被稱爲「神僕人」，請見出十四31；書十四7；代上六49；但九11。「摩西的歌」見出十四31，十五1~19，是以色列人蒙拯救過紅海以後所唱讚美神的歌。摩西的歌與羔羊的歌，所着重的都是，蒙拯救讚美神的歌。以下第三節和第四節的經文，乃是這首歌的內容，其用詞皆取自舊約，有可能是早期教會中所唱的。

「主神，全能者阿，你的作爲大哉奇哉」(μεγάλα καὶ θαυμαστά τὰ ἔργα σου, κύριε ὁ θεὸς ὁ παντοκράτωρ = great and marvelous are Thy works, O Lord God, the Almighty)。原文先讚美「大哉奇哉你的作爲」(按原文字序

譯)，出自詩一一一2和一二九14。「主神，全能者阿」出自摩四13（見啓四8）。

「萬世之王阿，你的道途義哉誠哉」（δίκαιαι καὶ ἀληθινὰ αἱ ὁδοί σου, ὁ βασιλεὺς τῶν ἐθνῶν = righteous and true are Thy ways, Thou King of the nations）。本節希臘文讀法和英文譯法（參中文聖經和合本小字）取自古抄本^{N^a}, P, 046, 051等。但另有古抄本如：p⁴⁷, ^{N^{*}}, C, C, 94, 1006, 1611等將「ἐθνῶν」讀作「αἰώνων」（萬世）；還有古抄本，如：296, 2049等，不作「ἐθνῶν」（國），也不作「αἰώνων」（世），卻是作「ἀγίων」（聖徒，或衆聖徒）。本句按原文字序直譯應作「義哉誠哉你的道路」然後才是「萬世之王阿」。「義哉誠哉」請見申三十二4。「萬世（國）之王」見耶十7、10；提前一17。作者如此引用舊約希伯來文讚美的字彙，賦與新約得勝彌賽亞的意義。Mounce 從上一句和本句看出，這樣的句法構造，實乃舊約希伯來文同義平行體的語法。

4 「主阿，誰敢不敬畏你，不將榮耀歸與你的名呢」（τίς οὐ μὴ φοβηθῆ, κύριε, καὶ δοξάσει τὸ ὄνομά σου = who will not fear, O Lord, and glorify Thy name?）。本書採用的希臘文是古抄本 A, C, P, 046, 1, 1611等的讀法，沒有「你」字。中文譯法採用古抄本 p⁴⁷, ^N, 1006, 2073等的讀法，有「σέ」（你）字。不過這種古抄本上的差異，並不影響對經文意思的瞭解，後面的「你的名」已充分說明，這裏敬畏的對象是「你」。這是一個修辭學上的問句。雙重否定詞「οὐ μή」加強語氣用。「敬畏」（φοβηθῆ）乃「φοβέω」（害怕）的簡單過去式假設語氣（耶十7用未來式），這不只是消極的恐懼害怕，還含有尊敬畏服的意思。「將榮耀歸與你的名」（δοξάσει τὸ ὄνομά σου）直譯應作「榮耀你的名」，延續前面的「誰敢不」（τίς οὐ μή...）。「榮耀」（δοξάσει）是「δοξάζ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注意，本動詞與前面的「φοβηθῆ」（敬畏）在時式和語氣上不一致，這是常有的現象（見詩八十六9）。

「因為獨有你是聖的，萬民都要來在你面前敬拜，因為你公義的作為已經顯出來了」（ὅτι μόνος ὁσῖος, ὅτι πάντα τὰ ἔθνη ἤξουσιν καὶ προσκυνήσουσιν ἐνώπιόν σου, ὅτι τὰ δικαιώματά σου ἐφανερώθησαν = for Thou alone art holy; for all the nations will come and worship before Thee, for Thy righteous acts have been revealed）。本句包括三個由「ὅτι」（因為）所引介的子句，說明以上陳述的理由。「獨」（μόνος）和「聖的」（ὁσῖος）兩個字都是述語形容詞，應譯為「因為你是獨一的聖的」。第二個由「ὅτι」（因為）引介的子句是「因為萬民都要來在你面前敬拜」（中文聖經未譯「因為」）。「萬民」（πάντα τὰ ἔθνη）亦可譯作「萬國」。本子句兩個動詞：「ἤξουσιν」（要來，ἤκω）和「προσκυνήσουσιν」（敬拜，προσκυνέω）都是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出自詩八十六9。「公義的作為」（δικαιώματα）由「δίκαιος」（公義的）加字尾「ματα」表屬於公義的作為，前帶冠詞「τά」。「已經顯明出來了」（ἐφανερώθησαν）是「φανερώ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先知預言性的未來式，把未來將發生的事當作已發生的事實。

5 「在天上那存法櫃的殿開了」（καὶ ἠνοίγη ὁ ναὸς τῆς σκηνῆς τοῦ μαρτυρίου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 and the temple of the tabernacle of testimony in heaven was opened）。「存法櫃」（τῆς σκηνῆς τοῦ μαρτυρίου）直譯應作「見證的帳幕」，民十七7，十八2中文聖經將這個名詞譯作「法櫃的帳幕」如本節，如此稱呼乃因這個帳幕內存有法櫃，而「法櫃」之稱乃因這櫃內存放有摩西由西乃山携下來的神所頒佈的兩塊法板（出三十二15；申十5）。Beckwith 討論到「見證的帳幕」和「殿」（ὁ ναός）的關係，他認為「見證的帳幕」乃同位所有格，故應譯為「殿，就是那在天上的見證的帳幕」。作者心中想到的不是耶路撒冷的殿，而是天上的帳幕。「殿」已出現於三12，七15，十四15、17，十六1、17。「開」（ἠνοίγη）是「ἀνοίγ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見十一19。

6 「那掌管七災的七位天使，從殿中出來」(καὶ ἐξηλθον οἱ ἑπτὰ ἄγγελοι οἱ ἔχοντες τὰς ἑπτὰ πληγὰς ἐκ τοῦ ναοῦ = and the seven angels who had the seven plagues came out of the temple)。「出來」(ἐξηλθον)是「ἐξέρχ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字首介詞是「ἐκ」(out of)，其後「殿」(ναοῦ)前又重複同一個介詞「ἐκ」。他們從殿中出來，表明他們出自神，並且是受派行事。這裏用簡單過去式，屬先知預告性的簡單過去式，把未來的事當作已發生的事實陳述。「七位天使」和「七災」請見第一節。七碗還未給他們，必須等到第七節。

「穿着潔白光明的細麻衣，胸間束着金帶」(ἐνδεδυμένοι λίνον καθαρὸν λαμπρὸν καὶ περιεζωσμένοι περὶ τὰ στήθη ζώνας χρυσᾶς = clothed in linen, clean and bright, and girded around their breasts with golden girdles)。用兩個分詞片語來修飾這七位天使。第一個分詞是「穿着」(ἐνδεδυμένοι)，乃「ἐνδύω」(穿)的現在完成式關身語態分詞。其直接受詞本書採用的是古抄本 P, 051, 1, 1006 等的讀法作「λίνον」(細麻衣)；另有古抄本如：A, C 等則作「λίθον」(石頭、寶石；參中文聖經和合本小字)，這樣的讀法可能出自結二十八13。這細麻衣「潔白」(καθαρόν)又「光明」(λαμπρόν)，Mounce 認為，這樣的形容詞表明他們身分的高貴，與他們職分的神聖。第二個分詞是「束着」(περιεζωσμένοι)是「περιζώννυμι」的現在完成式關身語態分詞，這是由「περί」(around, 週圍)和「ζώννυμι」(束)構成的複合動詞。這個複合動詞的字首介詞「περί」，在「胸間」(τὰ στήθη)之前又重複一次。「金帶」(ζώνας χρυσᾶς)乃「束着」之直接受詞。Mounce 又認為，胸間束着金帶，象徵他們的君王和祭司性質之功能。

7 「盛滿了活到永永遠遠之神大怒的七個金碗」(ἑπτὰ φιάλας χρυσᾶς γεμούσας τοῦ θυμοῦ τοῦ θεοῦ τοῦ ζῶντος εἰς τοὺς αἰῶνας τῶν αἰώνων = seven golden bowls full of

the wrath of God, who lives forever and ever)。這七個金碗是由四活物給與那七個天使的，每位天使一個。四活物是寶座的守護者，在啓示錄中經常出現，見四6，五6，六1，七11，十四3，十五7，十九4。由四活物把這七碗交給七位天使是合宜的。「碗」(φιάλας)是寬底的淺盤，裏面盛的東西可以輕易傾倒出來。在五8題到的金碗(爐)是衆聖徒的祈禱。而本處所題的金碗，裏面所盛的則是「神的大怒」，而且是盛得「滿了」(γεμούσας，見五8)。帖後一7~9所描述的那些景象，隨着這七碗的被傾倒出來，在第十六章將更加詳細的加以描述記錄。這位大怒的神是「活到永永遠遠的」(τοῦ ζῶντος εἰς τοὺς αἰῶνας τῶν αἰώνων)。祂沒有起頭也沒有結束，所以祂有絕對的能力可以對付這些仇敵。「活」(ζῶντος)是「ζά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帶冠詞「τοῦ」作名詞用，作為「τοῦ θεοῦ」(神)的同位語。

8 「因神的榮耀和能力，殿中充滿了煙」(καὶ ἐγεμίσθη ὁ ναὸς καπνοῦ ἐκ τῆς δόξης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ἐκ τῆς δυνάμεως αὐτοῦ = and the temple was filled with smoke from the glory of God and from His power)。「充滿了」(ἐγεμίσθη)是「γεμίζ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其主詞乃「ὁ ναός」(殿)，其受詞乃所有格的「καπνοῦ」(煙)。接着兩個由介詞「ἐκ」(out of, from)引介的片語：「ἐκ τῆς δόξης τοῦ θεοῦ」(神的榮耀)，和「ἐκ τῆς δυνάμεως αὐτοῦ」(祂的能力)說明造成「殿被煙充滿」的原因。在舊約中，神常以雲或煙來象徵祂的臨在。祂降臨西乃山時，全山冒煙，煙氣上騰如燒窯一般(出十九18)；神的榮光充滿帳幕時，有雲彩遮蓋會幕(出四十34)；在以賽亞的異象中，因撒拉弗的呼喊讚美，殿就充滿了煙雲(賽六4)。這裏因神的榮耀和能力，殿中充滿了煙，象徵了神即將對那些惡者施行審判。

「於是沒有人能以進殿」(καὶ οὐδείς ἐδύνατο εἰσελθεῖν εἰς τὸν ναόν = and no one was able to enter the temple)。

「能以」(ἐδύνατο)是「δύναμαι」(能夠,可以)的過去不完成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後接不定詞「εἰσελθεῖν」(進入,εἰσερχ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不定詞),其主詞乃「οὐδείς」(沒有人,無一人)。Mounce指出,這表示,已經沒有人能進到神面前,代禱的時間已經過去。神的威榮和能力使人無法親近祂,這等於用事實宣告,結局已經到,祂主權所要施行的審判即將展開。

「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災完畢了」(ἄχρι τελεσθῶσιν αἱ ἑπτὰ πληγαὶ τῶν ἑπτὰ ἀγγέλων = until the seven plagues of the seven angels were finished)。由「ἄχρι」(直等到)引介的時間副詞子句,指未來的時間。「完畢」(τελεσθῶσιν)是「τελέω」(結束,完成)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假設語氣。在這七災完畢之前,沒有人能進入殿中(見上)。

2. 七碗之災的倒出 (十六 1~21)

第十六章

1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殿中出來」(καὶ ἤκουσα μεγάλης φωνῆς ἐκ τοῦ ναοῦ = and I heard a loud voice from the temple)。不是天使的聲音(如五 2, 七 2, 十 3, 十四 7、9、15、18)而是神的聲音,因為十五 8 已經說明,沒有人能進殿。注意,「大聲音」的原文結構,形容詞「大」(μεγάλης)在「聲音」(φωνῆς)之前,刻意強調這聲音的「大」。本章其他地方,作者使用「μέγας」(大)這個形容詞時,都是跟在名詞之後,如第九節的「καῦμα μέγα」(大熱),第十二節的「τὸν ποταμὸν τὸν μέγαν」(大河),另見第十四、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節等。這聲音是「從殿中出來」(ἐκ τοῦ ναοῦ)的。有些古抄本,如 p^{47vid}, 046 等,沒有這個片語。

「你們去,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ὕπαγετε καὶ ἐκχέετε τὰς ἑπτὰ φιάλας τοῦ θυμοῦ τοῦ θεοῦ εἰς τὴν γῆν = go and pour out the seven bowls of the wrath of God into

the earth)。「去」(ὕπαγετε)是「ὕπάγ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倒」(ἐκχέετε)是「ἐκχέω」(傾倒出去)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七碗」(ἑπτὰ φιάλας)前面有冠詞「τάς」,指特定對象,即十五 7 所題的那「七個金碗」。

2 「去把碗倒在地上」(καὶ ἀπῆλθεν καὶ ἐξέχεεν τὴν φιάλην αὐτοῦ εἰς τὴν γῆν = and... went and poured out his bowl into the earth)。「去」和「倒」,與第一節一樣,有點累贅的語法。「去」(ἀπῆλθεν)是「ἀπέρχ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倒」(ἐξέχεεν)是「ἐκχέω」(傾倒出去)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倒」(ἐκχέω)這個動詞在本章出現多次,見第 1、2、3、4、6、8、10、12、17 節,其中第 3、4 節和本節一樣,是「倒在地上」。原文「τὴν φιάλην」(碗)後有「αὐτοῦ」(他的),每一個天使傾倒的是各自所領取的那個碗(見十五 7)。

「就有惡而且毒的瘡,生在那些有獸印記,拜獸像的人身上」(καὶ ἐγένετο ἕλκος κακὸν καὶ πονηρὸν ἐπὶ τοὺς ἀνθρώπους τοὺς ἔχοντας τὸ χάραγμα τοῦ θηρίου καὶ τοὺς προσκυνοῦντας τῇ εἰκόνι αὐτοῦ = and it became a loathsome and malignant sore upon the men who had the mark of the beast and who worshiped his image)。「有」(ἐγένετο)是「γίνομαι」(發生,成爲)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第一個天使把碗倒出去在地上,就發生了以下的事。「瘡」(ἕλκος)指受傷而化膿,另見第十一節和路十六 21。請參考埃及的第六災,七十士譯本在出九 10 和申二十八 27、35 用的也是這個字,另見伯二 7。當時受到瘡災攻擊的是埃及地的人和獸,包括當地的術士,而這裏受到攻擊的則是那些有獸印和拜獸像的人。在「瘡」的後面有兩個形容詞「κακὸν καὶ πονηρὸν」(惡而且毒)來修飾它。這些惡而且毒的瘡是生「在人身上」(ἐπὶ τοὺς ἀνθρώπους)。隨後有兩個分詞片語來限定這裏所題的「人」(τοὺς ἀνθρώπους);第一個分詞片語是「有獸印記」(τοὺς ἔχοντας τὸ χάραγμα τοῦ θηρίου),「有」

(ἔχοντας) 是「ἔχ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複數直接受格，和「ἄνθρωπους」(人)相一致，其直接受詞為「獸印記」(τὸ χάραγμα τοῦ θηρίου)，在分詞之前有一冠詞「τούς」使整個片語成為指「有獸印記的人」，修飾「τούς ἄνθρωπους」(人)，用來限定它。第二個分詞片語是「拜獸像的人」(τούς προσκυνούντας τῇ εἰκόνι αὐτοῦ)，「拜」(προσκυνούντας) 是「προσκυνέω」的現在式分詞陽性複數直接受格，也是與「ἄνθρωπους」(人)相一致。前帶冠詞「τούς」，後接間接受格的受詞「τῇ εἰκόνι αὐτοῦ」(牠的像，即獸的像)，指拜獸像的人。這兩個分詞片語，把受惡而且毒的瘡攻擊的人，限定在這兩個範疇內。

3 「海就變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καὶ ἐγένετο αἷμα ὡς νεκροῦ, καὶ πᾶσα ψυχὴ ζωῆς ἀπέθανεν τὰ ἐν τῇ θαλάσῃ = and it became blood like that of a dead man; and every living thing in the sea died)。「變成」(ἐγένετο) 是「γίν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其主詞雖未明白寫出，但明顯即前面的「τὴν θάλασσαν」(海)。和埃及十災中的第一災相類似，見出七14~24。在埃及的十災中之第一災，只有尼羅河的水變成血。「好像死人的血」(ὡς νεκροῦ)，「νεκροῦ」(死的)是所有格，直譯可作：海就變成血，好像屬於死人的。「活物」(ψυχὴ ζωῆς) 直譯作「活的魂」，是希伯來文語法的構造(見創一21)。前面有「πᾶσα」(所有)，但「活物」是單數，故應譯作每一樣活物。「海中」(τὰ ἐν τῇ θαλάσῃ) 直譯應作「在海中的東西」，是「活物」的同位語，即：每一樣活物，就是在海中的東西。但是有些古抄本，如 p⁴⁷, N, P, 046 等沒有冠詞「τά」，讀作「ἐν τῇ θαλάσῃ」(在海中)，若然，則本句應作：每一樣活物都死在海中。啓八8~9第二位天使吹號，就有彷彿燒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也變成血。水原是維持人生命的基本要素之一，可是埃及十災的第一災，第二位天使吹號，和本節，神的審判都是臨到水。特別是本節，海水不但變成血，而

且是「好像死人的血」，也就是凝固、發臭，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生物存在。

4 「江河與衆水的泉源裏」(τούς ποταμούς καὶ τὰς πηγὰς τῶν ὑδάτων = the rivers and the springs of waters)。同樣的句法已出現於八10，不過，那裏第三天使吹號，燒着的大星好像火把從天上落下來，只是落在江河與衆水泉源的三分之一上。這裏則是全部的江河與全部的衆水的泉源。本章第一碗至第四碗所帶來的後果，與第八章第一天使至第四天使吹號所帶來的有很多相類似之處。不過，這並不是重演第八章所發生的那些事，若是注意，當可發現，本章所發生的這些事，比第八章嚴重多了。以本節為例，江河與衆水的泉源全受污染，其嚴重性即可使所有的生物都無法生存。

5 「我聽見掌管衆水的天使說」(καὶ ἤκουσα τοῦ ἀγγέλου τῶν ὑδάτων λέγοντος = and I heard the angel of the waters saying)。「掌管衆水的天使」(τοῦ ἀγγέλου τῶν ὑδάτων) 直譯可作「衆水的使者」，所有格，作「我聽見」(ἤκουσα) 的受詞。七1的那四位天使，有掌管地上四方的風的權柄；十四18的那天使則有權柄管火。拉比的著作中，也題到有管地的天使，也有管海的天使。

「昔在今在的聖者阿，你這樣判斷是公義的」(δίκαιος εἶ, ὁ ὢν καὶ ὁ ἦν, ὁ ὄσιος, ὅτι ταῦτα ἔκρινας = righteous art Thou, who art and who wast, O Holy One, because Thou didst judge these things)。「昔在今在」(ὁ ὢν καὶ ὁ ἦν)，用這個特殊的片語來表示神的永恆性，請見一4、8，四8。「今在」(ὁ ὢν) 是動詞「εἶμί」(to be, 是) 的現在式分詞帶冠詞當名詞用，指那位現今存在者。「昔在」(ὁ ἦν) 是「εἶμί」(to be, 是) 的過去不完成式直說語氣，帶冠詞「ὁ」，不過這裏這個冠詞的作用有如關係代名詞，故可譯作「就是那位過去存在者」。不過，本節沒有表未來的「以後永在」(ὁ ἐρχόμενος) 之詞，如十一17(只有「昔在今在」)。「聖者」

(ὁ ὄσιος) 是主格，但當呼格用，聖者阿！接着是由「ὅτι」(因為，中文聖經未譯) 引介的子句，說明祂「是公義的」，稱呼祂「聖者阿」的理由。「你這樣判斷」(ταῦτα ἔκρινας)，「判斷」(ἔκρινας) 是「κρίν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第二人稱單數，你判斷了，你已經審判了。「這樣」(ταῦτα) 是代名詞複數直接受格，當「判斷」的受詞，你已經判斷(審判)了這些事。不是指祂審判的方式是公義的，而是祂審判這些事本身，正顯出了祂的公義。本句按原文直譯可作「你是公義的，今在者也就是那位昔在者，聖者阿，因為你已經審判了這些事」。

Mounce 特別注意到，本節這位掌管衆水的天使所說的話，和十五3、4的「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有很相似之處：

你是公義的	你的道途義哉誠哉
今在昔在者	萬世之王阿
聖者阿	獨有你是聖的
因為你已經審判了這些事	因你公義的作為已經顯出來了

6 「他們曾流聖徒與先知的血」(ὅτι αἷμα ἁγίων καὶ προφητῶν ἐξέχεαν = for they poured out the blood of saints and prophets)。「因為」(ὅτι，中文聖經未譯) 開始的子句。到底本節的「ὅτι」(因為) 子句和第五節的「ὅτι」(因為) 子句有何關係，文法學者的探討迄今仍無定論。有人主張，本節是一個獨立的句子，與第五節無關，現在你給他們血喝，因為他們曾經流了聖徒與先知的血。就是說，這個「ὅτι」(因為) 子句說明了祂給他們血喝的原因。第二種主張認為，本節的「ὅτι」(因為) 子句和第五節的「ὅτι」(因為) 子句是平行的，所以應解作：你是公義的，原因有二，「因為你已經審判了這些事」，「因為你給他們血喝，以報應他們曾經流聖徒和先知的血」。第三種主張則把本節的「ὅτι」(因為) 子句當作第五節「ὅτι」(因為) 子句的補充說明，也就是：你是公義的，因為你已經審判了這些事。你審判了這些事，因為你給他們血喝以報應他們曾經流先知和聖徒的血。從文法結構上看，

這三種解釋都可被接受，而事實上，這三種解釋並沒有實質上的差別。「曾流」(ἐξέχεαν) 是動詞「ἐκχέω」(倒出，流出) 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不過其字尾是「-αν」而非正常的「-ον」，和天使把他們的碗「倒在……」用的是同一個動詞。

「現在你給他們血喝，這是他們所該受的」(καὶ αἷμα αὐτοῖς δέδωκας πειν, ἄξιοί εἰσιν = and Thou hast given them blood to drink. They deserve it)。「血」(αἷμα) 置於本句最前面，強調用，他們既然流了聖徒和先知的血，神就給他們血喝。直接受格，當作「給」(δέδωκας) 的直接受詞。「給」(δέδωκας) 是「δίδωμι」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不但表示現存的狀況，也表示永恆的事實，流入血的，就要以此回報他。「喝」(πειν) 是「πίν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有些古抄本在此用縮略式寫法「πειν」。祂給他們血，就是要他們喝。所有的江河和衆水的泉源都被污染變成血了，他們沒有水喝，只有喝凝結了的血。「這是他們所該受的」(ἄξιοί εἰσιν) 直譯可作「他們是配得的」，見三4。不過，這是一個完全相反的對比。這個詞前面並沒有連接詞，使這樣的對比更加鮮明。

7 「我又聽見祭壇中有聲音說」(καὶ ἤκουσα τοῦ θυσιαστηρίου λέγοντος = and I heard the altar saying)，直譯為「我又聽見祭壇說」。「祭壇」(τοῦ θυσιαστηρίου) 是所有格，作「我聽見」(ἤκουσα) 的受詞。祭壇發聲說明，使作者也可以聽得見，顯然是把「祭壇」擬人化。見九13，該處壇的四角也可以有聲音發出來。壇發出聲音，在六9是代表殉道者的見證，在八3~5則是衆聖徒的禱告。

「是的，主神，全能者阿，你的判斷義哉，誠哉」(ναὶ κύριε ὁ θεὸς ὁ παντοκράτωρ, ἀληθινὰ καὶ δίκαια αἱ κρίσεις σου = yes, O Lord God, the Almighty, true and righteous are Thy judgments)。本句和十五3、4的「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用詞有類似之處。「主神」和「全能者」前

面帶冠詞「ὁ」均作呼格解。十五3的「道途」在本節用「判斷」。按原文順序，本節兩個形容詞的次序是「誠哉」先於「義哉」，而十五3論到神的道途，則是「義哉」在「誠哉」之前。

8 「倒在日頭上，叫日頭能用火烤人」（ἐξέχεεν... ἐπὶ τὸν ἥλιον, 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ῷ καυματίσαι τοὺς ἀνθρώπους ἐν πυρί = poured out... upon the sun; and it was given to it to scorch men with fire）。第四位天使把他的碗倒在日頭上，「倒在」（ἐξέχεεν... ἐπὶ）的句法和前面三次（第2、3、4節）用的介詞不同，前三者都用「εἰς」（into，進入），而本節則用「ἐπὶ」（on，在上）。八12第四位天使吹號，結果是日頭、月亮、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擊打了，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可是，本節第四碗倒在日頭上，結果是日頭產生了極高的熱氣。「叫日頭」（ἐδόθη αὐτῷ）直譯應作「被賜給它」，賜與者顯然是神，「它」（αὐτῷ）顯然是指日頭。「被賜給」（ἐδόθη）是「δίδωμι」（給與）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意思是：祂賜權柄給日頭，或祂允許日頭。後面跟不定詞片語「用火烤人」，說明所賜給它的內容。「烤」（καυματίσαι）是「καυματίζ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是 Plutarch（主後46～119年）和 Epictetus（主後60～138年）等希臘文作家常用的晚期促使動詞，由「καῦμα」（熱）變化而來，意思是：使熱；進一步的意思就是本節的用法：烤。這個動詞新約中除了本節以外，只出現於本章第九節；太十三6；可四6。「烤」（καυματίσαι）這不定詞後面接一個直接受詞「人」（τοὺς ἀνθρώπους），烤人。「烤」的後面跟一個介詞片語「用火」（ἐν πυρί），憑藉用法，加強第四碗倒出後所帶來的災。

9 「人被大熱所烤，就褻瀆那有權掌管這些災的神之名」（καὶ ἐκαυματίσθησαν οἱ ἄνθρωποι καῦμα μέγα καὶ ἐβλασφήμησαν τὸ ὄνομα τοῦ θεοῦ τοῦ ἔχοντος τὴν ἐξουσίαν ἐπὶ τὰς πληγὰς ταύτας = and men were scorched

with fierce heat; and they blasphemed the name of God who has the power over these plagues）。「被烤」（ἐκαυματίσθησαν）是「καυματίζω」（見上節）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後接同源的直接受格「καῦμα」（熱）。「熱」（καῦμα）又是從動詞「καίω」（燃燒）變化而來，在新約中只出現於本節和啓七16。「褻瀆神之名」一詞請參閱啓十三6；另見雅二7；羅二24；提前六1。本節用分詞片語「那有權掌管這些災的」（τοῦ ἔχοντος τὴν ἐξουσίαν ἐπὶ τὰς πληγὰς ταύτας）來修飾「神」（τοῦ θεοῦ）。注意，這分詞片語所帶的冠詞「τοῦ」和其所修飾的「神」（τοῦ θεοῦ）都是陽性單數所有格相一致。這些人被大熱所烤，他們褻瀆的就是那位有權掌管這些災的神的名字。

「並不悔改將榮耀歸給神」（καὶ οὐ μετενόησαν δοῦναι αὐτῷ δόξαν = and they did not repent, so as to give Him glory）。「悔改」（μετενόησαν）是「μετανο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指心意上、思想上、態度上的改變，由介詞「μετά」（後面）和「νοῦς」（心志、思想）複合而成，心意和思想上的回轉。帶否定詞「οὐ」，他們並不悔改。這句話就像喪禮中的輓歌，一再重複出現（九20以下，十六11）。在十一-13大地震以後，那些沒死的人，還會恐懼，把榮耀歸給神。可是，在本節，即使有這樣的災臨到，他們的心反而更加堅硬。「將榮耀歸給神」（δοῦναι αὐτῷ δόξαν）直譯應作「給祂榮耀」。「給」（δοῦναι）是「δίδωμι」（給與）的簡單過去式不定詞，表所帶來的實際結果，關於這個不定詞片語，另見十一-13，十四7，十九7。

10 「在獸的座位上，獸的國就黑暗了」（ἐπὶ τὸν θρόνον τοῦ θηρίου, καὶ ἐγένετο ἡ βασιλεία αὐτοῦ ἐσκοτωμένη = upon the throne of the beast; and his kingdom became darkened）。「在……上」和第八節一樣，用的介詞是「ἐπὶ」（在上），而非第一至三碗倒出時所用的「εἰς」（into）。「獸的座位」即指羅馬，請見十三2。龍已經把自己的座位給了獸

(二 13, 十三 2)。「黑暗了」由「ἐγένετο」(成爲, 是「γίν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和「ἐσκοτωμένη」(黑暗, 是「σκοτώω」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 見九 2)所構成的紆說法過去完成式被動語態。這一災就好像以前埃及的黑暗之災(出十 22), 不過這裏更糟的是, 以前那些災所帶來的後果仍然繼續存在着。

「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頭」(καὶ ἐμασῶντο τὰς γλώσσας αὐτῶν ἐκ τοῦ πόνου = and they gnawed their tongues because of pain)。「咬」(ἐμασῶντο)是「μασάομαι」的過去不完成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 他們咬, 古動詞, 由「μάω」(針織, 編織)變化而來, 咀嚼, 咬。新約中只出現這一次。接直接受格「τὰς γλώσσας αὐτῶν」(他們的舌頭)。他們咬自己的舌頭。「因疼痛」(ἐκ τοῦ πόνου), 介詞「ἐκ」可譯作「出於」(out of)或「因爲」(for), 「疼痛」(πόνου)是古字, 由「πένομαι」變化而來, 原指辛苦工作以維持生活, 像本節的含義甚少見, 新約中除本節和下一節以外, 另只出現於二十一 4; 西四 13。另見太八 12。

11 「就褻瀆天上的神」(καὶ ἐβλασφήμησαν τὸν θεὸν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 and they blasphemed the God of heaven)。本句排於本節之首, 直譯可作「他們就褻瀆天上的神」。請參考第九節, 該處他們褻瀆的是「神的名」, 而本節則是「天上的神」。這樣的稱呼, 和舊約但二 44 一樣。他們就像尼布甲尼撒那樣, 驕傲地抵擋耶和華。他們的反應完全一樣。同樣的他們也「不悔改所行的」(οὐ μετενόησαν ἐκ τῶν ἔργων αὐτῶν)。不過, 第九節只說他們「並不悔改」, 而本節則說得更完全, 他們不悔改「所行的」(ἐκ τῶν ἔργων αὐτῶν)直譯應作「他們的工作」, 介詞「ἐκ」意即「out of, from」, 他們不從他們的行爲中回轉回來。接下去說明理由。

「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瘡」(ἐκ τῶν πόνων αὐτῶν καὶ ἐκ τῶν ἐλκῶν αὐτῶν = because of their pains and their sores)。介詞「ἐκ」在本節的用法和第十節一樣, 應譯爲「因

爲」。第十節說明, 他們自己咬自己的舌頭, 是因爲黑暗帶來的疼痛。本節說明, 他們褻瀆天上的神, 不但是因爲他們的疼痛, 也是因「生的瘡」(ἐκ τῶν ἐλκῶν αὐτῶν)直譯可作「因他們的瘡」。介詞「ἐκ」(因爲)重複出現。「瘡」(ἐλκῶν)第二節已經出現過, 這個字只能以複數的形態出現。

12 「在伯拉大河上, 河水就乾了」(ἐπὶ τὸν ποταμὸν τὸν μέγαν τὸν Εὐφράτην, καὶ ἐξηράνθη τὸ ὕδωρ αὐτοῦ = upon the great river, the Euphrates; and its water was dried up)。九 14 第六位天使吹號時, 也題到了「伯拉大河」。不過, 在該處的「伯拉大河」在介詞「ἐπὶ」(on)之後接位置格。而在本節, 介詞「ἐπὶ」(on)之後接直接受格。該處的伯拉大河只提供「位置」, 而本節第六位天使則把他的碗倒在伯拉大河之上。請注意, 「河」(ποταμὸν), 「大」(μέγαν), 和「Εὐφράτην」(伯拉, 中文一般音譯爲「幼發拉底」)前面各有一個冠詞「τόν」, 明確指定, 是那一條稱作「幼發拉底」(即「伯拉」)的大河。「乾了」(ἐξηράνθη)是「ξηραίν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 這是屬於先知預言性的簡單過去式, 把尚未發生的事當作已經發生的事實記錄。這個動詞已經在十四 15 出現過, 該處譯爲「熟透」, 請參考。另見舊約亞十 11, 該處也預言到, 神將擊打海浪, 使尼羅河的深處都枯乾。

「要給那從日出之地所來的衆王豫備道路」(ἵνα ἐτοιμασθῇ ἡ ὁδὸς τῶν βασιλέων τῶν ἀπὸ ἀνατολῆς ἡλίου = that the way might be prepared for the kings from the east)。由語助詞「ἵνα」(爲要, 好叫)和「ἐτοιμασθῇ」(豫備, 「ἐτοιμάζ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假設語氣)所構成的目的子句, 要叫衆王的道路預備好。「豫備」(ἐτοιμάζω)這個動詞在啓示錄中常出現, 見八 6, 九 7、15, 十二 6, 十九 7, 二十一 2。其主詞乃「ἡ ὁδός」(道路)。「衆王的道路」(ἡ ὁδὸς τῶν βασιλέων)是受詞所有格, 給王走的道路。以後又有介詞片語「τῶν ἀπὸ ἀνατολῆς ἡλίου」(從日出之地來

的)，注意，冠詞「τῶν」和「衆王」的冠詞「τῶν」相同，「從日出之地來的」乃形容「衆王」。故本句直譯可作「要叫衆王的，就是從日出之地來的，道路被預備好」。「日出之地」指東方，見太二2。從東方來的衆王，將要前進攻打羅馬。就歷史言，東方的 Parthia 在 Trajan 作王以前，一直特別反抗羅馬。本節說到伯拉大河乾了，目的是要爲東方來的衆王的道路作好預備，獸的寶座，獸的國即將受他們的攻擊。

13 「我又看見三個污穢的靈，好像青蛙，從龍口獸口並假先知的口中出來」(καὶ εἶδον ἐκ τοῦ στόματος τοῦ δράκοντος καὶ ἐκ τοῦ στόματος τοῦ θηρίου καὶ ἐκ τοῦ στόματος τοῦ ψευδοπροφήτου πνεύματα τρία ἀκάθαρτα ὡς βάτραχοι = and I saw coming out of the mouth of the dragon and out of the mouth of the beast and out of the mouth of the false prophet, three unclean spirits like frogs)。「我看見」(εἶδον)是「 βλέπω」(看見)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其直接受詞乃原文未了的「πνεύματα τρία ἀκάθαρτα」(三個污穢的靈)。「污穢」(ἀκάθαρτα)和「靈」(πνεύματα)在一起，請參考可一23以下，三11，五2以下；徒五16，八7。耶穌在世上時，曾趕出污穢的靈。但誠如 Swete 所說的，基督趕逐污穢的靈，但祂的仇敵卻從口中吐出污穢的靈。假先知也與污穢的靈相聯合，請參考亞十三2。「好像青蛙」(ὡς βάτραχοι)見出八5；利十一10以下，古字，新約只出現這一次，形狀就像青蛙那樣可憎。「出來」只用介詞「ἐκ」(out of)表達，並沒有動詞或分詞。「口」(τοῦ στόματος)一直都被視爲能產生最重大影響力的器官，見一16，九17以下，十一5，十二15，十九15、21。在帖後二8有「口中的氣」之句，指靈。「從口中出來」(ἐκ τοῦ στόματος)之句在「龍」、「獸」、和「假先知」之前均有。「龍」(δράκοντος)指撒但，見十二3、9。「獸」(θηρίου)，先是講「頭一個獸」(十三1、12)，然後就只講「那獸」或「獸」(十三14以下，十四9、11，十五2，十六2、10)。Swete 認

爲，這獸乃指羅馬帝國所代表的殘暴屬世力量。「假先知」(ψευδοπροφήτου)，請參考太七15；徒十三6；約壹二22，四3；約貳7。在十九20和二十10，假先知被認定就是十三11~14的那第二獸。若然，則第六碗所帶來的是那龍，及其兩個附從，也就是第十二和十三章的那兩個獸。

14 「他們本是鬼魔的靈，施行奇事」(εἰσὶν γὰρ πνεύματα δαιμονίων ποιούντα σημεῖα = for they are spirits of demons, performing signs)。這句話和其上下文的關係，學者有不同的意見。因爲這個「γάρ」(因爲，中文聖經未譯)，Mounce 認爲，這是一句補充的話，說明爲甚麼它們被稱爲污穢的靈。但是 Beckwith 卻主張，應把「εἰσὶν」譯作「存在」(exist)或「有」，這句話就可譯爲「因爲有鬼魔的靈存在，就是那行奇事的」(for there exist spirits of demons which work miracles)，這樣，這句話就是說明那靈的力量了。無論如何，這句話是一句補充說明，是一般所接受的想法。

「出去到普天下衆王那裏，叫他們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爭戰」(ἃ ἐκπορεύεται ἐπὶ τοὺς βασιλεῖς τῆς οἰκουμένης ὅλης συναγαγεῖν αὐτοὺς εἰς τὸν πόλεμον τῆς ἡμέρας τῆς μεγάλης τοῦ θεοῦ τοῦ παντοκράτορος = which go out to the kings of the whole world, to gather them together for the war of the great day of God, the Almighty)。由「ἃ」(which)開始的關係子句，其前置詞乃「鬼魔的靈」。「出去」(ἐκπορεύεται)是「ἐκπορεύω」的現在式直說語氣第三人稱單數，由介詞「ἐκ」(out)和「πορεύω」(來、去)複合而成。其主詞「ἃ」(which)是複數，但中性複數主詞可以帶第三人稱單數的動詞。這個動詞接介詞片語「ἐπὶ τοὺς βασιλεῖς τῆς οἰκουμένης ὅλης」(普天下的衆王)，作爲其受詞。這三個污穢的靈，到全世界去鼓動那些王興起戰爭。「叫他們聚集」(συναγαγεῖν αὐτούς)直譯可作「去聚集他們」。「聚集」(συναγαγεῖν)是「συνάγ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表示這三個污穢的靈到普天下衆王那裏的目的，

乃是要聚集他們。「爭戰」(εις τὸν πόλεμον)，注意介詞「εις」表示目的，聚集他們的目的是為「爭戰」。「爭戰」後面跟着四個所有格名詞「日子」(τῆς ἡμέρας)，「大」(τῆς μεγάλης)，「神」(τοῦ θεοῦ)，和「全能者」(τοῦ παντοκράτορος)，用來修飾「爭戰」。這爭戰是「大日子的爭戰」，是「神的大日子的爭戰」，是「全能者、神的大日子的爭戰」。有人認為，本節所題的乃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如可十三8所記；但是比較有可能的乃是世上的君王聚集起來抵擋神(詩二2)，可能也就是十七14和十九19所記的戰爭。請參考彼後三12「神的日子」，就是祂與列國算賬的日子。另見珥二11，三4。保羅稱那日為主耶穌(顯現)的日子，見帖前五2；帖後一10，二2；林前一8；林後一14；腓一6，二16；提後一12、18，四8。

15 「看哪，我來像賊一樣」(ἰδοὺ ἔρχομαι ὡς κλέπτης = behold, I am coming like a thief)。基督的聲音插進來，所用的比方和三3一樣，請參考該處有關「賊」的比方之說明。

「那做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見他羞恥的有福了」(μακάριος ὁ γρηγορῶν καὶ τηρῶν τὰ ἱμάτια αὐτοῦ, ἵνα μὴ γυμνὸς περιπατῆ καὶ βλέπωσιν τὴν ἀσχημοσύνην αὐτοῦ = blessed is the one who stays awake and keeps his garments, lest he walk about naked and men see his shame)。這是啓示錄七福之一(一3，十四13，十六15，十九9，二十6，二十二7、14)。「做醒」(γρηγορῶν)是「γρηγορ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看守」(τηρῶν)是「τηρ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兩個分詞前面共有同一個冠詞，作名詞，同一個人。「看守」(τηρῶν)後接受詞「ἱμάτια αὐτοῦ」(他的衣服)。「免得」(ἵνα μὴ)是否定的目的子句，由語助詞「ἵνα」(爲要)帶否定詞「μὴ」，帶「περιπατῆ」(行，「περιπατ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做醒和看守他的衣服，目的是免得赤身露體的行走。「赤身」(γυμνός)是述語主格。「看見」(βλέπωσιν)是

「βλέπ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和前面的「ἵνα」(爲要)在一起，構成另一個目的子句，以免人看見他的羞恥。「羞恥」(ἀσχημοσύνην)是古字，新約中只出現於本節和羅一27。

16 「那三個鬼魔便叫衆王聚集在一處，希伯來話叫作哈米吉多頓」(καὶ συνήγαγεν αὐτοὺς εἰς τὸν τόπον τὸν καλούμενον Ἑβραϊστὶ Ἀρμαγεδών = and they gathered them together to the place which in Hebrew is called Har-Magedon)。原文無「那三個鬼魔」，「聚集」(συνήγαγεν)是「συνάγ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第三人稱單數，正如第十三節的動詞「出去」，本處也是以中性複數主詞「三個鬼魔」帶單數的動詞：他們聚集。其受詞爲「αὐτούς」(他們)指衆王。「一處」(τόπον)前有冠詞「τόν」，指特定的地點。「叫作」(καλούμενον)是「καλέω」(呼叫)的現在式被動語態分詞，前帶冠詞「τόν」，形容前面的「一處」。「哈米吉多頓」真正意思如何，不確定，有可能是「米吉多之山」。米吉多位於以斯德崙(Esdraelon)山谷，以前以色列人曾在米吉多水旁，擊敗了西西拉(士五19)，這也是底波拉之歌中所唱的。另見啓二十8以下和結三十九2、4。

17 「在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上出來說，成了」(ἐπὶ τὸν ἀέρα, καὶ ἐξῆλθεν φωνὴ μεγάλη ἐκ τοῦ ναοῦ ἀπὸ τοῦ θρόνου λέγουσα, Γέγονεν = ... upon the air; and a loud voice came out of the temple from the throne, saying, "It is done")。第七碗是倒在「空中」(ἀέρα)，我們不必把空中視爲是惡魔居住的地方(見弗二2)，只當作是環繞大地週圍的大氣層，是人人所必須呼吸的空氣。所以，這一災比倒在地上(第2節)，倒在海裏(第3節)，倒在衆水的泉源(第4節)，和倒在日頭上(第8節)等更嚴重。「大聲音」(φωνὴ μεγάλη)和十六1一樣，應該解爲是神的聲音。「成了」(γέγονεν)是「γίνομαι」(成爲，存在)的現在完成式直

說語氣，和二十一6的「γένοναν」一樣。一連串的災到此已完全了。Mounce 指出，第七號和第七碗有許多類似之處。第七位天使吹號以後，有大聲音從天上出來說，世上的國成了（十一15），二十四位長老宣告，神審判的時候到了（十一18），神天上的殿開了（十一19），隨着就有閃電、聲音、雷轟、地震、大雹出現（十一19）。同樣的，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上出來說，神的旨意已經成了（十六17），審判臨到全世界（十六19~20），也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大雹子出現（十六18、20）。Mounce 又指出，約翰所見的這異象，到底應如何解釋，按個人對啓示文學的性質之瞭解而有不同。這也是爲甚麼對啓示錄的解釋，在古今歷史上，有那麼多不同學派出現的原因。

18 「又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καὶ ἐγένοντο ἀστραπαὶ καὶ φωναὶ καὶ βρονταὶ καὶ σεισμός ἐγένετο μέγας = and there were flashes of lightning and sounds and peals of thunder; and there was a great earthquake）。這些天象是隨在神宣告成了之後發生的。「有」（ἐγένοντο）和上一節的「成了」（γένονεν）都是同一個動詞「γίνομαι」變化而來，本節這動詞是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本句所列的這些天然現象，請見四5，八5，十一19。關於地震，請見六12，十一13，並參考路二十一11。在原文結構上，「地震」和前面的「閃電」、「聲音」、「雷轟」三者稍有不同。前三者都是「有」（ἐγένοντο）的補充語，是一個子句。而「大地震」，原文是「καὶ σεισμός ἐγένετο μέγας」，直譯可作「又有大地震發生」。並且接着又有其他的子句和片語來形容這大地震。

「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利害的地震」（οἷος οὐκ ἐγένετο ἀφ' οὗ ἄνθρωπος ἐγένετο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τηλικούτος σεισμός οὕτω μέγας = such as there had not been since man came to be upon the earth, so great an earthquake was it, and so mighty）。本句形容上述的「大地震」，可分三部分：「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的）」、

「這樣大」、和「這樣利害」。「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的）」（οἷος οὐκ ἐγένετο ἀφ' οὗ ἄνθρωπος ἐγένετο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關係代名詞子句，「οἷος」乃關係代名詞，譯作「像這樣的」。第一個「ἐγένετο」是「γίνομαι」（有，發生，存在）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應該譯作「發生過」，帶否定詞「οὐκ」，故「未曾發生過」。「自從」是介詞「ἀπό」後跟「οὗ」。第二個「ἐγένετο」應該譯作「有」，後跟「ἐπὶ τῆς γῆς」（在地上），本句直譯可作「像這樣的（地震）未曾發生過，自從有人在地上以來」。「這樣大」（τηλικούτος σεισμός）直譯應作「這樣大的地震」，這裏使用的「τηλικούτος」是表量的（quantitative correlative），而非表質的（qualitative）「τοιούτος」，以與前面的關係代名詞「οἷος」相一致。這是用來修飾「大地震」的第二個片語。似乎是不必要的重複，但接着有第三個片語「這樣利害的」（οὕτω μέγας，直譯只是「這樣大」）來修飾它。

19 「那大城裂爲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καὶ ἐγένετο ἡ πόλις ἡ μεγάλη εἰς τρία μέρη καὶ αἱ πόλεις τῶν ἔθνῶν ἔπεσαν = and the great city was split into three parts, and the cities of the nations fell）。「裂爲」（ἐγένετο）是「γίνομαι」（成爲）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成爲。「倒塌」（ἔπεσαν）是「πίπτ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不過字尾「-αν」取代了原來的「-ον」。這個裂爲三段的「大城」何指？學者看法不一，因爲本節稍後題到巴比倫，所以有人認爲這「大城」是指羅馬；但也有人認爲，這「大城」是指耶路撒冷。Morris 則不認爲「大城」是指任何一個特定的城市，他以為這是泛指「文明人的聚居處，反對神的中心」。但是，第十八章一再題及的「大城」（第10、16、18、19、21節）都是指羅馬，所以本節應該也是指羅馬而言。而在啓示錄中，通常以巴比倫來比方作羅馬。解經時當特別注意，不可因爲那大城只裂爲三段，列國的衆城都倒塌了，就認爲那大城所受的懲罰比列國的諸城輕，這只是作者所用的語法而已。

「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他」（καὶ Βαβυλῶν ἡ μεγάλη ἐμνήσθη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εοῦ δοῦναι αὐτῇ τὸ ποτήριον τοῦ οἴνου τοῦ θυμοῦ τῆς ὀργῆς αὐτοῦ = and Babylon the great was remembered before God, to give her the cup of the wine of His fierce wrath）。不是「神想起巴比倫大城」，直譯應作「巴比倫大城在神面前被記念」。「被記念」（ἐμνήσθη）是「μυμήσκ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先知預言性的簡單過去式。巴比倫大城並非被忽略，也沒有被遺忘，神只不過是寬容它而已（見羅二4）。「遞給」（δοῦναι）是「δίδωμι」（給與）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作補充說明用。巴比倫大城被記念，就給它「酒杯」（τὸ ποτήριον τοῦ οἴνου），這「酒杯」的後面有三個所有格來修飾它；「τοῦ θυμοῦ」，指熾烈沸騰的怒氣；「τῆς ὀργῆς」，指悶在心中的惱恨；「αὐτοῦ」（祂的）。原文無「盛」。直譯可作「給它祂惱恨烈怒的酒杯」。關於「烈怒」（θυμός）和「惱恨」（ὀργή）這兩個字同時併用，請參考耶三十24。

20 「各海島都逃避了，衆山也不見了」（καὶ πᾶσα νῆσος ἔφυγεν καὶ ὄρη οὐχ εὐρέθησαν = and every island fled away, and the mountains were not found）。「逃避」（ἔφυγεν）是「φεύγ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生動的形容或說法。大地震之後，常有海島消失的報導。「見」（εὐρέθησαν）是「εὐρίσκω」（找）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帶否定詞「οὐχ」，不被找到，被找不到。同樣的觀念請見二十11。

21 「每一個約重一他連得」（ὡς ταλαντιαία = about one hundred pounds each）。「他連得」（ταλαντιαία）是古形容詞，由名詞「τάλαντον」（他連得）變來。新約只出現這一次，但 Polybius 和約瑟夫的著作常用。埃及下雹成災事見出九24。另見書十11；賽二十八2。以雹作為神忿怒之象徵，見

結三十八22。一他連得重約一〇八至一三〇磅。

「為這雹子的災極大」（ἐκ τῆς πληγῆς τῆς χαλάζης, ὅτι μεγάλη ἐστὶν ἡ πληγὴ αὐτῆς σφόδρα = because of the plague of the hail, because its plague was extremely severe）。本句原文分為兩部分，「ἐκ τῆς πληγῆς τῆς χαλάζης」（為這雹子的災），說明人褻瀆神的原因。「ὅτι μεγάλη ἐστὶν ἡ πληγὴ αὐτῆς σφόδρα」（因為這災是大的，極其大的）說明雹災之所以造成他們褻瀆神，原因乃這災是大的，並且是極其大的。強調其嚴重性。

八

巴比倫的傾倒（十七 1～十九 5）

1. 大淫婦和朱紅色的獸（十七 1～6）

第十七章

1 「你到這裏來，我將坐在衆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δεῦρο, δείξω σοι τὸ κρίμα τῆς πόρνῆς τῆς μεγάλης τῆς καθημένης ἐπὶ ὑδάτων πολλῶν = come here, I shall show you the judgment of the great harlot who sits on many waters）。「你到這裏來」（δεῦρο），副詞，原意僅是：這裏；但常作為命令語氣用：你到這裏來，另見太十九 21；可十 21 等。「我……指給（你）看」（δείξω）是「δείκνυμι」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其間接受詞為「σοί」（你），指給你看。其直接受詞為「κρίμα」（刑罰）。在七十士譯本的耶五十一 9 已經用這個字（中文聖經作「審判」）指巴比倫最終的命運。而在啓十四 8 已經稱巴比倫為淫婦，並且已經宣告了其所將受的懲罰。「大淫婦」（τῆς πόρνῆς τῆς μεγάλης）乃受詞所有格，這「刑罰」（κρίμα）的接受者乃「大淫婦」。在舊約和先知的用詞中，「淫婦」相當於拜偶像，指在宗教上的背道者。第三個所有格「τῆς καθημένης」（坐在……的）是「大淫婦」的同位語。那位大淫婦就是那位坐在衆水之上的。請見耶五十一 13。巴比倫之富裕乃因幼發拉底河及其錯綜的運河所帶來的。羅馬並沒有巴比倫的運河灌溉系統，但啓十七 15 仍然引用這一點指羅馬。那鴻稱尼尼微為淫婦（鴻三 4），而以賽亞也曾稱推羅是淫婦（賽二十三 16 以下）。

2 「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μεθ' ἧς ἐπόρνευσαν οἱ βασιλεῖς τῆς γῆς = with whom the kings of the earth committed acts of immorality）。「地上的君王」（οἱ βασιλεῖς τῆς

γῆς) 重複一5, 六15的用詞, 另見於十七18, 十八3、9, 十九19, 二十一24。十六14則稱「普天下的衆王」。這個詞可以指一般地上的君王, 也可以特指與羅馬有關, 受羅馬冊封的君王。「行淫」(ἐπόρνευσαν) 是「πορνεύ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 和「淫婦」(πόρνη) 是同源字, 在此指作了淫亂的事。當時地上的君王, 爲了受羅馬冊封, 常常必須行羅馬所行的惡, 順從羅馬的意思, 敬拜羅馬的皇帝, 在屬靈上, 即與她行淫。

「住在地上的人, 喝醉了他淫亂的酒」(καὶ ἐμεθύσθησαν οἱ κατοικοῦντες τὴν γῆν ἐκ τοῦ οἴνου τῆς πορνείας αὐτῆς = and those who dwell on the earth were made drunk with the wine of her immorality)。「喝醉了」(ἐμεθύσθησαν) 是古動詞「μεθύσκω」(喝醉) 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 這個古動詞又是由「μέθυ」變化而來, 原指強烈的飲料, 可以使人迷醉的飲料。這個古動詞在路十二45出現過, 在啓示錄中, 則只出現這一次。請參考賽五十一17, 和啓十四8的「喝」, 該處用的是「πέποτικεν」, 意思是: 使喝 (to give to drink)。啓十八3的「傾倒」(πέπωκαν, 原意爲「喝」) 用的是指一般的「喝」, 其原型爲「πίνω」, 「πέπωκαν」爲其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住在地上的」, 「住」(κατοικοῦντες) 是「κοιπέω」(居住) 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主格複數, 帶直接受詞「τὴν γῆν」(地上), 前有冠詞「οἱ」, 指居住在地球上的人。Mounce 認爲, 此即指第八節那些「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請參考耶五十一7。

3 「我被聖靈感動, 天使帶我到曠野去」(καὶ ἀπήνεγκέν με εἰς ἔρημον ἐν πνεύματι = and he carried me away in the Spirit into a wilderness)。原文直譯爲「他帶我到一個曠野在靈裏」。「帶」(ἀπήνεγκεν) 是「ἀποφέρ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 屬於先知預言性的簡單過去式, 把未來將要發生的事當作已發生過之事實來陳述。這個動詞由介詞「ἀπό」(from) 和「φέρω」(攜帶、背負) 複合而成, 即攜帶

出去, 或背負出去。主詞是誰, 誰帶他出去, 經文並沒有指明。不過路十六22用這個動詞指天使把死人帶到亞伯拉罕懷裏; 啓二十一10用這個動詞, 表示天使把約翰帶進異象情景中。「在靈裏」(ἐν πνεύματι) 應該和這個動詞在一起解釋。誰的「靈裏」? 有可能是指約翰自己的靈, 即天使在約翰的靈裏, 把他帶到一個曠野去。也有可能指聖靈, 即天使在聖靈裏把約翰帶到一個曠野去 (見一10, 四2, 二十一10)。保羅在林後十二2述說自己類似的經驗時, 不敢肯定自己的經歷, 但約翰在此對自己的經歷一點都不懷疑。請參考結三14以下, 八3, 十一24。Mounce 認爲, 在啓示錄中, 約翰有四次「在靈裏」的經歷 (一10, 四2, 本節, 二十一10), 都應該指約翰的經歷, 不應把「在靈裏」當作憑藉格, 即藉着聖靈來作他所經歷的事。「一個曠野」(ἔρημον), 以賽亞在第二十一章論「海旁曠野」的異象中, 已經把巴比倫比作「曠野」(另見賽十四23)。在此這個「曠野」也可以有二解, 其一即指巴比倫最終的命運將像被棄的曠野; 另一解則是, 約翰親自處身於巴比倫 (曠野) 之中, 看它最後的遭遇。在啓二十一10他是從一座高山上看見新耶路撒冷的。

「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καὶ εἶδον γυναῖκα καθημένην ἐπὶ θηρίον κόκκινον = and I saw a woman sitting on a scarlet beast)。「騎」(καθημένην) 是「κάθημαι」(騎, 坐) 的現在式關身形主動意分詞陰性單數直接受格, 和「γυναῖκα」(女人, 陰性單數直接受格) 相一致。整個分詞片語「騎在朱紅色的獸上」作爲修飾「女人」用。Vincent 指出, 騎在獸上, 表示駕馭, 指引這獸。「獸」(θηρίον) 在此跟在介詞「ἐπὶ」(在上) 之後, 用直接受格, 但第一節的「坐在衆水上」, 雖也是在介詞「ἐπὶ」(在上) 之後, 但「衆水」(ὕδατων πολλῶν) 則是所有格。「朱紅色」(κόκκινον) 是古形容詞, 由名詞「κόκκος」變化而來, 這名詞是古代生長在一種叫 quercus cocciferus 或一種叫 holm oak 樹葉上的小昆蟲, 當時的人用這種昆蟲作染料, 可以染出朱紅色; 請見啓十八12、16; 太二十七28; 來九19。在羅馬時

代，朱紅色是很流行的顏色，被視為豪華、奢侈的代表。

「那獸有七頭十角，遍體有褻瀆的名號」（*γέμοντα ὀνόματα βλασφημίας, ἔχων κεφαλὰς ἑπτὰ καὶ κέρατα δέκα* = full of blasphemous names, having seven heads and ten horns）。原文「遍體有褻瀆的名號」（*γέμοντα ὀνόματα βλασφημίας*）排在前，直譯應作「滿了褻瀆的名號」。「滿了」（*γέμοντα*）是「*γέμω*」（充滿）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單數直接受格，原應和「*θηρίον*」（獸，中性單數直接受格）相一致，但在此把獸擬人化（*personified*），故變為陽性。雖然在啓示錄中「*γέμω*」（充滿）這個動詞後面大多跟所有格（四6、8，五8，十五7，十七4，二十一9），但在本節則跟直接受格「*ὀνόματα*」（名號）。「有」（*ἔχων*）是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單數主格，按文法應該和「*θηρίον*」（獸）一致為直接受格。在此為主格，顯然是按照其意義，而非按文法寫的。

4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καὶ ἡ γυνὴ ἦν 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η πορφυροῦν καὶ κόκκινον* = and the woman was clothed in purple and scarlet）。由「*ἦν*」和「*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η*」構成的紆說法過去完成式。「*ἦν*」是「*εἶμί*」（to be，是）的過去不完成式直說語氣，「*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η*」（穿着）則是「*περιβάλλω*」的現在完成式關身語態分詞陰性單數主格，和其主詞「*ἡ γυνή*」（那女人）相一致。注意「穿着」（*περιβάλλω*）這個動詞是由介詞「*περί*」（around，環繞）和「*βάλλω*」（拋擲，丟投）複合而成，即把衣服，或布披繞在身上，也就是穿着。「紫色」（*πορφυροῦν*）是古形容詞，由名詞「*πορφύρα*」變化而來，原指一種貝殼類的魚，可作紫色的染料，這種顏色當時被視為極尊重，新約中這個形容詞只有出現於本節和約十九2、5。「朱紅色」（*κόκκινον*）請見上節說明。

「用金子寶石珍珠為妝飾，手拿金杯」（*καὶ κεχρυσωμένη*

χρυσίῳ καὶ λίθῳ τιμίῳ καὶ μαργαρίταις, ἔχουσα ποτήριον χρυσοῦν ἐν τῇ χειρὶ αὐτῆς = and adorned with gold and precious stones and pearls, having in her hand a gold cup）。「妝飾」（*κεχρυσωμένη*）是「*χρυσόω*」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原意是貼金，鍍金。但在這裏應該解為裝飾，因為「寶石、珍珠」只能作裝飾，不能貼在身上。新約只出現在本節與十八16。「金子」（*χρυσίῳ*），「寶石」（*λίθῳ τιμίῳ*），和「珍珠」（*μαργαρίταις*）都是憑藉格。請注意，本節的「妝飾」（*χρυσόω*）和「金子」（*χρυσίῳ*）是同源字。「寶石」（*λίθῳ τιμίῳ*）則是集體名詞（十八12、16，二十一19）。約翰在此可能想到的是小亞西亞廟妓艷麗的裝飾。「手拿金杯」直譯應作「有一個金杯在她手中」。

「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亂的污穢」（*γέμον βδελυγμάτων καὶ τὰ ἀκάθαρτα τῆς πορνείας αὐτῆς* = full of abominations and of the unclean things of her immorality）。「盛滿」（*γέμον*）是「*γέμω*」的現在式分詞中性單數直接受格，和「*ποτήριον*」（杯子）相一致。其受詞為所有格的「可憎之物」（*βδελυγμάτων*）。「污穢」（*τὰ ἀκάθαρτα*）是直接受格，有可能是「盛滿」（*γέμον*）的受詞，如第三節，也有可能是「有」（*ἔχουσα*）的受詞，如「*ποτήριον*」（杯）。「*καί*」有可能是普通連接詞，則本句應譯為「盛滿了可憎之物，和她淫亂的污穢」；也有可能是同位格的連接詞，則本句應譯為「盛滿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亂的污穢」。

5 「在他額上有名寫着說，奧秘哉」（*ἐπὶ τὸ μέτωπον αὐτῆς ὄνομα γεγραμμένον, μυστήριον* = and upon her forehead a name was written, a mystery）。按 Seneca 的記錄，羅馬的妓女，要在額上掛一個名牌，寫着她們的名字，如同這裏所述。在十九16，基督的衣服和大腿上，也寫了祂的名號。在十四1和二十二4得蒙救贖者，額上也有神的名號。無疑的，這

裏這個婦人和第十二章那個懷孕的婦人，具有對比的作用。「奧祕哉」(μυστήριον)，按文法，有兩種可能性，第一，和「名」(ὄνομα) 是同位語，直譯是：在她額上寫着一個名，就是一個奧祕，然後才是所寫的內容；第二種可能性，就是指寫在她額上的一個字，如中文聖經的譯法。不管採用那一種解釋法，意思都一樣，本節的「巴比倫」應該用奧祕的方式，或靈意的方式，解釋作「羅馬」。

「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Βαβυλὼν ἡ μεγάλη, ἡ μήτηρ τῶν πορνῶν καὶ τῶν βδελυγμάτων τῆς γῆς = Babylon the great, the mother of harlots and of the abominations of the earth)。大巴比倫，指帝國的首邑羅馬城。「母」(ἡ μήτηρ) 是「大巴比倫」的同位語，後面跟兩個所有格來修飾它，第一，「淫婦」(τῶν πορνῶν) 之母；第二，「可憎之物」(τῶν βδελυγμάτων) 之母。而這兩個所有格又被另一個所有格「τῆς γῆς」(世上) 所修飾，大巴比倫是地上的淫婦之母，也是地上可憎之物之母。原文無「作」和「一切」。Seneca 稱當時的羅馬城是「污穢的的臭水溝」。Tacitus 描寫當時的羅馬是「全世界一切可怕又可恥之事物的滙合之處」。Seebass 則指出，羅馬人自前二百零四年前所敬拜的女神Cybele的狂歡慶典可能與本節有關。

6 「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τὴν γυναῖκα μεθύουσαν ἐκ τοῦ αἵματος τῶν ἁγίων καὶ ἐκ τοῦ αἵματος τῶν μαρτύρων Ἰησοῦ = the woman drunk with the blood of the saints, and with the blood of the witnesses of Jesus)。「喝醉了」(μεθύουσαν) 是古動詞「μεθύ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陰性單數，見太二十四49。Mounce 認為，「聖徒」就是「為耶穌作見證之人」。這個表象所表達的乃是真信徒在當時所遭受的屠殺。Tacitus 記錄說，尼祿為了把羅馬大火的罪推給基督徒，下令把基督徒「處以最嚴厲的酷刑」，他們有人身體被用野獸的皮包起來，讓狗去撕咬，有的被釘十字架，有的被當作火炬燒死，作為晚上的照

明。如此，羅馬——那女人，真是喝醉了聖徒的血。

「我看見他，就大大的希奇」(καὶ ἐθαύμασα ἰδὼν αὐτὴν θαῦμα μέγα = and when I saw her, I wondered greatly)。「大大的希奇」是動詞「ἐθαύμασα」(我希奇) 和同源直接受格「θαῦμα」(希奇) 構成。動詞「希奇」(ἐθαύμασα) 是「θαυμάζ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本句直譯可作「看見了她，我希奇了一個大希奇」。

2. 解明大淫婦和獸之奧祕 (十七 7~18)

第十七章

7 「我要將這……奧祕告訴你」(ἐγὼ ἐρῶ σοι τὸ μυστήριον = I shall tell you the mystery)。「我要告訴」(ἐρῶ) 是「εἶπον」(說) 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而「εἶπον」(說) 的現在式寫法是「λέγω」。注意，人稱代名詞「ἐγώ」(我) 是加強語氣，我，我親自將告訴你這奧祕。「奧祕」(τὸ μυστήριον) 的後面有兩個所有格，說明這奧祕的內容，第一是有關這女人的奧祕；第二是有關這獸的奧祕，即本章第八至十八節所作的說明。

8 「先前有，如今沒有，將要從無底坑裏上來，又要歸於沉淪」(ἦν καὶ οὐκ ἔστιν καὶ μέλλει ἀναβαίνειν ἐκ τῆς ἀβύσσου καὶ εἰς ἀπώλειαν ὑπάγει = ... was and is not, and is about to come up out of the abyss and to go to destruction)。「先前有」(ἦν) 和「如今沒有」(οὐκ ἔστιν) 分別是「εἶμί」(是，有，存在) 的過去不完成式和現在式直說語氣，即從前存在，現在不存在。和一4的「昔在」和「今在」是一個明顯的對比。這也是那婦人所騎的獸之寫照。不過，早先這獸是指整個羅馬帝國，但這裏所指的則是已經死去的皇帝之一，因為他先前存在，如今已不存在。「將要……上來」(μέλλει ἀναβαίνειν)，表未來的動詞「μέλλω」後面跟現在式不定詞「ἀναβαίνειν」(上來) 構成的句子。「從無底坑」(ἐκ τῆς ἀβύσσου)，介詞「ἐκ」(out of) 後跟分離格「τῆς

ἀβύσσου) (無底坑)，無底坑被視為是接受死人的地方 (見本書九1)，故這裏的「將要從無底坑裏上來」，表示即將復生。「又要歸於沉淪」(καὶ εἰς ἀπώλειαν ὑπάγει)。「歸於」(ὑπάγει)是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意思是：前往。他的目的地是「沉淪」(ἀπώλειαν)，這個字是由動詞「ἀπόλλυμι」變化而來，原意是：殺死，毀滅，破壞。本書採用「ὑπάγει」(歸於)的讀法，是古抄本 A, 1611, 2053 等的讀法。這種讀法和前面的「將要上來」的未來式不一致。有的古抄本，如 N, P, 046, 051 等則讀作「ὑπάγειν」，和前面的「ἀναβαίνειν」(上來)一致，都是現在式不定詞，共用表未來式的動詞「μέλλει」(將要)。這個皇帝過去存在，現在不存在，但將要從死裏復生，雖然最後還是要歸於沉淪。學者大多認為，這裏是指「尼祿復生」的盼望，而一般又認為，後來作皇帝的多米田乃是尼祿的復生。約翰寫啓示錄的時候，執政的皇帝正好是多米田。

「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見先前有，如今沒有，以後再有的獸，就必希奇」(καὶ θαυμασθήσονται οἱ κατοικοῦντες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ὧν οὐ γέγραπται τὸ ὄνομα ἐπὶ τὸ βιβλίον τῆς ζωῆς ἀπὸ καταβολῆς κόσμου, βλεπόντων τὸ θηρίον ὅτι ἦν καὶ οὐκ ἔστιν καὶ παρέσται = and those who dwell on the earth will wonder, whose name has not been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when they see the beast, that he was and is not and will come)。本句的主要部分是「凡住在地上的」(οἱ κατοικοῦντες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就必希奇」(θαυμασθήσονται)，和「見……獸」(βλεπόντων τὸ θηρίον，直譯應作「當他們看見那獸」)。「住」(κατοικοῦντες)是「κατοικέω」(居住)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複數主格，前有冠詞「οἱ」，故作名詞解，指居住的人，後有介詞片語「ἐπὶ τῆς γῆς」(在地上)，居住在地球上的人。跟在後面，由關係代名詞「ὧν」(of whom)所引介的子句「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進一步說明「住

在地上的人」中的那些人，就是那些名字沒有被寫在生命冊上的人。「從創世以來」(ἀπὸ καταβολῆς κόσμου)直譯可作「自世界立定根基以來」。本句的主要動詞「就必希奇」(θαυμασθήσονται)是「θαυμάζω」的未來式被動形主動意直說語氣。這些名字沒有被寫在生命冊上的人，看到了獸的時候，將要希奇。本章第六節，約翰是為見到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而震驚而希奇。本節那些人看到獸，希奇則帶有稱許、讚美，甚至被迷惑之意。本句的第三個主要部分「當他們看見那獸時」(另譯)，中文聖經作「見……獸」。「看見」(βλεπόντων)是「βλέπ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複數所有格，和前面的關係代名詞「ὧν」(of whom)在數和格方面相一致，構成一個表時間的片語，後面跟直接受詞「τὸ θηρίον」(那獸)，故直譯應作「當他們看見那獸時」。「那獸」(τὸ θηρίον)的後面緊接一個「ὅτι」子句，進一步說明那獸的身分：「先前有，如今沒有，以後再有」。這個「ὅτι」應譯為「也就是」(namely that)，當他們看見那獸，也就是那先前有，如今沒有，以後再有的獸時。「先前有，如今沒有」(ἦν καὶ οὐκ ἔστιν)重複前面的用詞。「以後再有」(παρέσται)則是「πάρεμι」(臨在)的未來式直說語氣。這裏不用「μέλλει」(將要)表示未來，而用「πάρεμι」(臨在)的未來式，可能有特別的意義，因為慣用以指基督第二次再臨的「parousia」(παρουσία)這個專用語，也是由「πάρεμι」(臨在)這個動詞變化而來的。Charles 認為這是撒但慣用的伎倆，採用基督的用詞，用以指那些敵擋基督者。

9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頭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ὧδε ὁ νοῦς ὁ ἔχων σοφίαν. αἱ ἑπτὰ κεφαλαὶ ἐπὶ ὄρη εἰσὶν. ὅπου ἡ γυνὴ κάθηται ἐπ' αὐτῶν = here is the mind which has wisdom. The seven heads are seven mountains on which the woman sits; 原文無「可以思想」)。「心」是「νοῦς」，和合本多處譯作「悟性」(林前十四14、15、19)。羅十二2「心意」更新；弗四23「心志」(原文悟性的靈)；

路二十四45「心竅」；羅一28，七23、25；林前二16；帖後二2；弗四17的「心」都是這個字。「νοῦς」與靈密聯，使人有真知。「智慧的心在此」（ὧδε ὁ νοῦς ὁ ἔχων σοφίαν），James Moffatt 譯作「現在要那有智慧的心來解釋了」（Now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scerning mind!）。約翰的意思可能是，七頭要怎麼解釋不明顯，不過運用智慧，小心去揣摩的人還是可以瞭解的。和啓十三18的「在這裏有智慧」（ὧδε ἡ σοφία ἐστίν）類似，請參考。Swete 指出，這樣的句法是要讀者特別注意，特別用心去思想，去瞭解。「七座山」（ἐπὶ ὄρη），羅馬著名之處，就是座落在七座山峯之上。直譯應作「那七頭就是七座山，在那裏這女人坐在它們之上」。「在那裏」（ὅπου）和「在它們之上」（ἐπ' αὐτῶν）是贅詞，和十二6的句法相似。在十三1那從海中上來的獸有「七頭」，而在這裏則是女人所騎的獸有七頭，兩者之間所用的表象略有差別。這裏的「七頭」，在下一節則進一步說明是「七王」。

10 「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經傾倒了，一位還在，一位還沒有來到，他來的時候，必須暫時存留」（καὶ βασιλεῖς ἐπτά εἰσιν· οἱ πέντε ἔπεσαν, ὁ εἷς ἔστιν, ὁ ἄλλος οὐπω ἦλθεν, καὶ ὅταν ἔλθῃ ὀλίγον αὐτὸν δεῖ μῆναι = and they are seven kings; five have fallen, one is, the other has not yet come; and when he comes, he must remain a little while）。「又是七位王」（καὶ βασιλεῖς ἐπτά εἰσιν）有些古抄本把本句列入第九節（聯合聖經公會版的希臘文新約聖經亦然）。若以文法和語氣看，似較適合。這七位王是指誰，一直是啓示錄中的大謎。據 Mounce 的看法，這個謎有三種不同的解釋方式，〈1〉是把這七王視作羅馬帝國的七個皇帝，雖然學者看法不一，但可能是指亞古士督，提庇留，Caligula，革老丟和尼祿為已經傾倒的五王，那位還在的則是 Vespasian，還沒來到的那位是 Titus；〈2〉是將這七王看為七個先後承繼的王國，即：埃及、尼尼微、巴比倫、波斯、和希臘為五個已經傾倒的，而那位還在的是羅馬帝國，那位還沒有來的則是康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的基督教帝國。當然，贊成七王指七個帝國的，對到底是指那七個帝國，意見也不一致；〈3〉是把這七王當作表象，代表整個羅馬帝國的權勢。約翰不會有那麼大的興趣去計算那五個是已經傾倒的。七對他而言是一個完全數，五個已傾倒，還有只剩一個要來，所表達是，最後那一個很快就到了。Mounce 認為，最後的這個解釋最能令人滿意。「傾倒」（ἔπεσαν）是「πίπτ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通常君王死，都用這個字表達，見七十士譯本結二十九5，三十6；賽二十一9；撒下三38等。「一位還在」（ὁ εἷς ἔστιν），「εἶμί」的現在式，指見這異象時存在的那一位。「還沒有來到」（οὐπω ἦλθεν），否定副詞「οὐπω」（not yet）和「ἦλθεν」構成。「ἦλθεν」（來到）乃「ἔρχομαι」的先知預告式的簡單過去式。把未來的事當作已發生的事實。「他來的時候」（ὅταν ἔλθῃ）表不定時間的副詞子句，由不定時間副詞「ὅταν」（whenever，無論何時）和簡單過去式假設語氣「ἔλθῃ」（來，也是由「ἔρχομαι」變化而來）構成。「必須暫時存留」（ὀλίγον αὐτὸν δεῖ μῆναι），由無人稱變化的動詞「δεῖ」（it is necessary）和其受詞「αὐτόν」（他）和「μῆναι」（存留，「μένω」的簡單過去式不定詞），和「ὀλίγον」（短暫的時間，副詞）構成的，意思是，這位還沒有來的，當他來到時，只能停留（執政）一段短時間而已。

11 「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的獸」（καὶ τὸ θηρίον ὃ ἦν καὶ οὐκ ἔστιν = and the beast which was and is not）。重複第八節的話。這裏「τὸ θηρίον」（那獸）是本節主要子句的主詞，「就是第八位」為其述詞。

「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καὶ αὐτὸς ὄγδοός ἐστιν καὶ ἐκ τῶν ἐπτά ἐστιν = ...is himself also an eighth, and is one of the seven）。那獸是第八位，這裏代名詞「αὐτός」（他）是強調用，那獸自己也是第八位。這是天使的解釋，看起來好像是指羅馬皇帝多米田，因為他被視為尼祿的再生，所以接下去就說，「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同列」（ἐκ

των) 是介詞「ἐκ」(out, of) 加冠詞所有格「των」, 和那七位同列, 一樣, 但不必然是那七位之一。如果明確指明, 他也是七位中之一, 則要寫作「εἰς ἐκ των」(one of)。同樣的語法請見徒二十一8。和第八節一樣, 這獸要「歸於沉淪」。對於這獸的身分, Mounce 認為, 不應看他為羅馬皇帝之一, 而應把他解作「敵基督」, 他執掌政權的時候, 就是基督再臨以前的那段大災難的時期。

12 「那十角就是十王」(καὶ τὰ δέκα κέρατα... δέκα βασιλεῖς εἰσιν = and the ten horns... are ten kings)。天使又解釋, 那十角是十個王。對這十王是指誰, 學者之中看法分歧很大。Scott 認為, 這十王乃指羅馬帝國復興後的歐洲十個王國。而啓示錄第十三章那個政治性的獸, 即從海裏上來的那個獸, 乃是他們的領袖之一。Mounce 則認為, 這十王不能被看作是羅馬帝國的十個皇帝, 因為他們還沒有取得權柄。這十王也不可能是十八9那些「地上的君王」, 因為他們為巴比倫的崩潰悲哀。所以他認為, 這十王可能是指東方 Parthian 的那些總督, 在那位所謂「尼祿復生」的皇帝執政時, 大批入侵。本章第十六至十八節所記, 這十王與那獸聯合, 毀滅了淫婦之城羅馬, 與這個看法極為符合。但是他又進一步指出, 這十王的意義是指一些末世性的人物, 表示在末世列國的君王要把權勢聯合起來, 交給敵基督, 作他的用處。「十」字是象徵性的意義, 表示完全。

「他們還沒有得國, 但他們一時之間, 要和獸同得權柄, 與王一樣」(οἵτινες βασιλείαν οὐπω ἔλαβον, ἀλλὰ ἐξουσίαν ὡς βασιλεῖς μίαν ὥραν λαμβάνουσιν μετὰ τοῦ θηρίου = who have not yet received a kingdom, but they receive authority as kings with the beast for one hour)。關係代名詞子句, 由「οἵτινες」(who) 所引介, 其前置詞為「δέκα βασιλεῖς」(十王)。第一個「得」(ἔλαβον) 是「λαμβάν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 這是先知預言性的簡單過去式, 也可以說是預期 (proleptic) 其必會發生, 故用簡單過去

式表未來。帶否定副詞「οὐπω」(尚未, 還沒有)。其直接受詞為「βασιλείαν」(國)。七頭是指皇帝 (Emperors), 而十角則是指王 (Kings), 原文都稱為「βασιλεῖς」。第二個「得」(λαμβάνουσιν) 則是「λαμβάν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 這動詞之後跟着一個介詞片語「μετὰ τοῦ θηρίου」(和獸一同), 他們和獸一同得的。表他們現在一同所得着的, 其直接受詞是「ἐξουσίαν」(權柄)。「與王一樣」(ὡς βασιλεῖς), 可以和王相比。「ὡς」這樣的用法, 請參考一10, 四6, 九7, 十三3, 十四3, 十六21。不過, 雖然他們像王, 卻不是皇帝。他們與那獸一同得了皇帝的權柄。「一時之間」(μίαν ὥραν) 是直接受格, 表時間的長短, 一個小時之久。意思是一段短暫的時間 (十八10、16、19)。試與那獸所得的相比, 即可知道 (十三2)。後面半句直譯可作「但他們現在和獸一同得的權柄好像王, 為時一小時之久」。

13 「他們同心合意, 將自己的能力權柄給那獸」(οὗτοι μίαν γνώμην ἔχουσιν καὶ τὴν δύναμιν καὶ ἐξουσίαν αὐτῶν τῷ θηρίῳ διδούσιν = these have one purpose and they give their power and authority to the beast)。「他們」(οὗτοι) 是指代名詞, 這些, 即十角所代表的十王, 其動詞為「ἔχουσιν」(有), 而這動詞的直接受詞為「μίαν γνώμην」(一個共識, 一個心意)。故「他們同心合意」按原文直譯可作「這些(王)有一個共識」。「γνώμην」(共識, 心意) 是由「γινώσκω」(知道) 變化而來的名詞, 共同的認識。請參考徒二十3 和林前一10。這十角所代表的十王之新興權柄, 乃那獸的同盟者。「給」(διδούσιν) 亦可寫作「δίδωμι」, 是「δίδωμι」(給) 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正如那龍把能力和權柄都給了那獸 (十三2), 這十個王也把他們的能力和權柄給了那獸, 專專服事那獸。

14 「他們與羔羊爭戰, 羔羊必勝過他們」(οὗτοι μετὰ τοῦ ἀρνίου πολεμήσουσιν καὶ τὸ ἀρνίον νικήσει αὐτούς =

these will wage war against the Lamb, and the Lamb will overcome them)。「他們」(οὗτοι)是指代名詞「這些」,指十角所代表的十王,見上。「爭戰」(πολεμήσουσιν)是「πολεμέω」(爭戰)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介詞片語「μετὰ τοῦ ἀρνίου」(與羔羊)補充「爭戰」的意思,與羔羊爭戰。十角所代表的這十王,既與那獸結盟,把他們的能力與權柄都給了那獸,那獸又是那龍的使者之一(十二7),那龍又與羔羊爭戰,所以這十王也必然要與羔羊爭戰。如同十六13以下的經文所記,這些王聚集爭戰。「必勝過」(νικήσει)是「νικάω」(勝過)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用未來式表未來必定會發生的事。這是榮耀的結果,像過去勝過了那獸,羔羊將來必勝過那些王聯盟聚集與祂爭戰。

「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ὅτι κύριος κυρίων ἐστὶν καὶ βασιλεὺς βασιλέων καὶ οἱ μετ' αὐτοῦ κλητοὶ καὶ ἐκλεκτοὶ καὶ πιστοί = because He is Lord of lords and King of kings, and those who are with Him are the called and chosen and faithful)。由語助詞「ὅτι」(因為)引介的子句,說明祂「必勝過」他們的原因。因為祂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同樣的稱呼,請見十九16;申十17;但七14;啓示錄中另見一5;並參考提前六15。那些頭頂王冠的地上君王,實際上都臣屬於基督。「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這句話以「καί」(and, also)開始,應該是指羔羊必勝過他們,同樣的,那些和羔羊在一起的也必勝過他們。後面用三個同位語來說明那些和羔羊在一起者的身分:「蒙召」(κλητοί)、「被選」(ἐκλεκτοί)、和「有忠心」(πιστοί)。關於這三個富有神學意義的詞彙,請另見太二十二14;羅八28以下;彼後一10;啓二10、13。從另一個角度看,那些「被選」的,必然是「蒙召」的,而且用他們實際的生活證明他們是「忠心」的。

15 「那淫婦坐的衆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國多方」(τὰ ὕδατα ... οὗ ἡ πόρνη κάθηται, λαοὶ καὶ ὄχλοι εἰσὶν καὶ ἔθνη καὶ

γλῶσσαι = the waters... where the harlot sits, are peoples and multitudes and nations and tongues)。「衆水」(τὰ ὕδατα)見第一節。「οὗ」(where)是關係副詞表地方,其前述詞即「衆水」。「那淫婦坐」見第一節。本節前半句可譯作「衆水,就是那淫婦坐的地方」。舊約中不乏以「水」或「衆水」作為人民的象徵,見賽八7;耶四十七2;詩二十九10等。Swete認為,羅馬最大的危險乃是,把那麼多的人民都納入他的統治之下。Mounce指出,這裏用「多民」、「多人」、「多國」、「多方」四重修飾,意思是指普世性。他又指出,像這樣用多重的修飾來強調表達意思的,請見五9,七9,十11,十一9,十三7,十四6,十七15。

16 「必恨這淫婦,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喫他的肉,用火將他燒盡」(οὗτοι μισήσουσιν τὴν πόρνην καὶ ἡρημωμένην ποιήσουσιν αὐτὴν καὶ γυμνήν καὶ τὰς σάρκας αὐτῆς φάγονται καὶ αὐτὴν κατακαύσουσιν ἐν πυρὶ = these will hate the harlot and will make her desolate and naked, and will eat her flesh and will burn her up with fire)。「οὗτοι」(這些,中文聖經未譯)是指代名詞陽性主格複數,其前述詞為「十角與獸」,雖然「十角」為陽性,「獸」為中性,但這個指示代名詞仍作陽性。「必恨」(μισήσουσιν)是「μισέ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羅馬的崩潰是出於內部的倒戈。舊約中也有類似的例子,神使敵人的內部發生混亂,以消滅祂的仇敵,見結三十八21;該二22;亞十四13。「使」(ποιήσουσιν)是「ποιέω」(作,製造)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其直接受詞為「αὐτήν」(她),接着用兩個述語說明他們對她所作的:「冷落」和「赤身」。「冷落」(ἡρημωμένην)是古動詞「ἐρημόω」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陰性單性直接受格,與「αὐτήν」(她)相一致。而這個古動詞又是從「ἐρημος」(荒涼之地,曠野)演變而來。這個動詞另見十八16、19。「赤身」(γυμνήν)是作述語用的形容詞。「要喫她的肉」,「要喫」(φάγονται)是「ἐσθίω」(喫)

的未來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其直接受詞爲「σάρκας」（肉）。請注意，這裏的「肉」是複數，指一塊一塊的肉（雅五3），見詩二十七2和彌三3。「用火將她燒盡」，「燒盡」（κατακαύσουσιν）是「κατακαί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由加強動詞意義的介詞「κατά」和「καίω」（燒盡）複合而成。「用火」（ἐν πυρί）是憑藉用法。這些政治力量將轉而敵擋假宗教的系統，並且完全把它毀滅。

17 「因爲神使諸王同心合意，遵行祂的旨意」（ὁ γὰρ θεὸς ἔδωκεν εἰς τὰς καρδίας αὐτῶν ποιῆσαι τὴν γνώμην αὐτοῦ = for God has put it in their hearts to execute His purpose）。由語助詞「γάρ」（因爲）引介的句子，說明上節發生的那些事之原因。「神使諸王同心合意」照字面直譯應作「神給……進入他們心中」，「給」（ἔδωκεν）是「δίδωμι」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進入」（εἰς）這個介詞也可譯作「在……中間」（in）。神給甚麼進入他們心中，則用不定詞片語「ποιῆσαι τὴν γνώμην αὐτοῦ」（去行祂的心意，另譯，中文聖經作「遵行祂的旨意」）。「去行」（ποιῆσαι）是「ποιέω」（作，行）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其直接受詞爲「祂的心意」。「心意」（γνώμην）是由動詞「γινώσκω」（知道）變化而來，請參考第十三節的「同心合意」。十角所代表之十王之所以會那麼作，原來是神將「去行祂的心意」給進他們的心中。神掌管一切的主權由此可見。

「直等到神的話都應驗了」（ἄχρι τελεσθήσονται οἱ λόγοι τοῦ θεοῦ = until the words of God should be fulfilled）。由「ἄχρι」（直到）引介的時間副詞子句，表示未來。「應驗」（τελεσθήσονται）是「τελέω」（結果，滿足）的未來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不過在十五8這個動詞用的是簡單過去式假設語氣，請參考該節的「完畢」之說明。這個動詞的意義，請參考十7；有關「神的話」，到十九9時才再加以說明。「神的話」最終都必定要完成，也就是本節所說的，都要「應驗」。

18 「那女人就是管轄地上衆王的大城」（καὶ ἡ γυνὴ... ἔστιν ἡ πόλις ἡ μεγάλη ἡ ἔχουσα βασιλείαν ἐπὶ τῶν βασιλέων τῆς γῆς = and the woman... is the great city, which reigns over the kings of the earth）。解釋完獸以後，天使現在對約翰解釋那女人的意義。其實第九節已清楚指出那女人就是代表坐在七座山峯上的那個大城，不過本節則明確叫人看到，這個大城就是羅馬。「管轄地上衆王」按原文直譯應作「那有一個國度在地上衆王之上的」。「有」（ἔχουσα）是「ἔχ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前面帶冠詞，是「ἡ πόλις」（城）的同位語，也是進一步修飾這城的子句。其直接受詞是「βασιλείαν」（一個國度），擁有一個「在地上衆王之上」的國度，即等於「管轄地上衆王」。羅馬城步巴比倫城的後塵，其他的城市也可能追隨他們。

3. 宣告巴比倫的荒廢（十八1~8）

第十八章

1 「另有一位……天使從天降下」（ἄλλον ἄγγελον καταβαίνοντα ἐκ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 another angel coming down from heaven）。「降下」（καταβαίνοντα）是「καταβαίν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作述語用，後面跟介詞片語「ἐκ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從天）。這位天使不是十七1、7、15的那一位，彼處那位天使是指引約翰，對他作解說的。而本節這位從天降下的天使，則是宣告巴比倫（羅馬）之噩耗者，如十1，二十一1。

「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καὶ ἡ γῆ ἐφωτίσθη ἐκ τῆς δόξης αὐτοῦ = and the earth was illumined with his glory）。「發光」（ἐφωτίσθη）是古使役動詞「φωτίζ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被照亮，不是地自己發光。這個動詞是由名詞「φῶς」（光）變化而來的，在新約中常出現，如本書十八1，二十一23，二十二5等。「因」（ἐκ）表理由，此用法如八13，十六10。地被照亮，理由是「他的榮耀」

(δόξης αὐτοῦ)。而正如 Swete 指出的，這位天使之所以有榮耀，能照亮地，乃因「他剛從神面前來，故其所經過之處，就在這黑暗的地上劃出了一道明亮的光輝」。

2 「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ἔπεσεν ἔπεσεν Βαβυλῶν ἡ μεγάλη = fallen, fallen is Babylon the great)。和十四8的用詞一樣，「傾倒了」(ἔπεσεν)也是「πίπτω」的先知預言性的簡單過去式。這句話譜成了巴比倫大城滅亡的輓歌。

「成了鬼魔的住處」(καὶ ἐγένετο κατοικητήριον δαιμονίων = and she has become a dwelling place of demons)。「成了」(ἐγένετο)也是動詞「γίνομαι」的先知預言性的簡單過去式，把未來將發生的事當作過去已發生的事實記述。「住處」(κατοικητήριον)是晚期的字眼，由「κατοικέω」(居住)變化而來，在新約中只出現於本節和弗二22。「鬼魔」當然是指魔鬼。本節在「成了」(ἐγένετο)之後，有四個述語，此乃第一個述語。以賽亞(十三21、22以下)和耶利米(五十39)都曾如此預言巴比倫的下場。西番雅(二14)也如此預言尼尼微。

「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καὶ φυλακὴ παντὸς πνεύματος ἀκαθάρτου = and a prison of every unclean spirit)。這是本節「ἐγένετο」(成了)之後的第二個述語。「巢穴」(φυλακὴ)在此譯作牢獄或巢穴都不甚妥當。二十七譯作「監牢」才是正確的，在此意如軍營，或哈巴谷書中所說的「望樓」(哈二1)。「污穢」(ἀκαθάρτου)直譯應為「不潔淨」，其字首乃否定詞「ἀ」，下同。

「並各樣污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καὶ φυλακὴ παντὸς ὀρνέου ἀκαθάρτου [καὶ φυλακὴ παντὸς θηρίου ἀκαθάρτου] καὶ μεμισημένου = and a prison of every unclean and hateful bird)。「雀鳥」(ὀρνέου)是用來泛指一般鳥的古字，新約中只出現於啓十八2，十九17、21。Swete 指出，「這些邪惡的靈，注視羅馬的傾倒，如同夜鳥或鷹，注視着他們的獵物。這些鳥把他們的巢穴築在這些毀壞之城的斷垣

殘壁之上。」「可憎的」(μεμισημένου)是「μισέω」(恨惡)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已經被憎恨了的。過去的巴比倫和尼尼微都成為廢墟，羅馬未來也將如此。〔 〕內的希臘文是古抄本 A, 1611, 2329 等的讀法。N, 2053, 2080 等古抄本無這段話。聯合聖經公會的第三修訂版，將這段話列入，但加括弧。Mounce 認為，因這段話和賽十三21，三十四11相關，故應該是原文所有。按此讀法，本句應譯為：「並各樣污穢之雀鳥的巢穴，和各樣污穢可憎之野獸的巢穴。」

3 「因為列國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傾倒了」(ὅτι ἐκ τοῦ οἴνου τοῦ θυμοῦ τῆς πορνείας αὐτῆς πέπωκαν πάντα τὰ ἔθνη = for all the nations have drunk of the wine of the passion of her immorality)。本節原文讀法古抄本大有出入。語助詞「ὅτι」(因為)後面跟介詞「ἐκ」(by)表結果。「她邪淫大怒的酒」(τοῦ οἴνου τοῦ θυμοῦ τῆς πορνείας αὐτῆς)是 N, 046, 94, 1006 等古抄本，也是我們所接受的讀法；另有古抄本(如 P, 051, 1, 1828 等)把「τοῦ οἴνου」(酒)和「τοῦ θυμοῦ」(大怒)次序對調，如此一來，則列國是被她邪淫之酒的大怒所傾倒(「傾倒」一詞在各古抄本中讀法也不一致，有作「喝醉了」，請參考以下的討論)；有些古抄本(如 A, 1611, 2053 等)則無「τοῦ οἴνου」(酒)，列國是被她邪淫的大怒所傾倒；還有些古抄本(如1854等)則無「大怒」，列國是被她邪淫的酒所傾倒。中文聖經和合本譯作「傾倒了」的這個動詞，原文寫法不一，古抄本 N, A, C 等寫作「πέπωκαν」，這是「πίπτω」(跌倒，落下)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中文聖經和合本即如此繙譯。但是這樣的讀法顯然不是很流暢，被她邪淫大怒的酒所傾倒，邏輯上說不太通；況且十四8同樣的句子則作「喝邪淫大怒之酒」，故現在一般經文鑑定學者，傾向於接受古抄本1828等的讀法「πέπωκαν」(喝)，這也是本書希臘文及英文譯本所用的讀法。這個動詞是「πίνω」(喝)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若然，則本節應譯作「因為列國都喝了她邪淫大怒的酒」。

這也是十七2對那些地上君王的指責。

「地上的客商，因他奢華太過就發了財」（καὶ οἱ ἔμποροι τῆς γῆς ἐκ τῆς δυνάμεως τοῦ στρήνους αὐτῆς ἐπλούτησαν = and the merchants of the earth have become rich by the wealth of her sensuality）。「客商」（ἔμποροι）是古字，由「ἐν」和「πόρος」（旅行）複合而成，指到各處遊行作買賣的人，新約中只出現於太十三45，本章3、11、15、23節。由這個字變化出來的同源字還有約二16的「ἐμπορίου」（作買賣的地方），和雅四13的「ἐμπορευσόμεθα」（作買賣）。「奢華太過」是由「δυνάμεως」（能力，強力）和「στρήνους」（驕傲，奢侈）兩個字合成，意即極端的虛華，地上的客商因為和羅馬買賣，而發了財。後者另見本章第七和第九節的「奢華」，不過該兩節是以動詞的形態出現。以名詞形態出現的，僅本節這一次，以動詞形態出現的，也只有第七和第九節這兩次。「發了財」（ἐπλούτησαν）是「πλουτέω」的表始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另見三17。在新約之中，只有從本節，我們才稍稍看到羅馬當時東西之間的商業往來之頻繁，並因此而致富有。

4 「我的民哪，你們要從那城出來」（ἐξέλθατε ὁ λαός μου ἐξ αὐτῆς = come out of her, my people）。「出來」（ἐξέλθατε）是「ἐξέρχ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表迫切性，由介詞「ἐκ」（out of，出）和「έρχομαι」（來、去）複合而成，後面接另一「ἐξ」。這個命令就如賽四十八20，五十二11；耶五十8，五十一6（關於巴比倫）。神對亞伯拉罕的呼召（創十二1）和救羅得的事件（創十九12以下）也都有同樣的命令出現。新約請見可十三14；林後六14；弗五11；提前五11。「我的民哪」（ὁ λαός μου），主格的形式當呼格用。神對自己的子民總有預先的警告。

「免得與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災殃」（ἵνα μὴ συγκοινωνήσητε ταῖς ἀμαρτίαις αὐτῆς, καὶ ἐκ τῶν πληγῶν αὐτῆς ἵνα μὴ λάβητε = that you may not

participate in her sins and that you may not receive of her plagues）。兩個由語助詞「ἵνα」（爲了，好叫）所引介的目的子句。神命令祂的民從那城出來，第一個目的，是爲了叫他們不與她一同有罪。「與她一同有罪」直譯應作「有分於她的罪」。「有分」（συγκοινωνήσητε）是古複合動詞「συγκοινων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前帶否定詞，沒有分於。由介詞「σύν」（一同）和「κοινωνός」（有分者，合夥人）複合而成，新約中只出現於本節；腓四14和弗五11。後面跟相關憑藉格「ταῖς ἀμαρτίαις αὐτῆς」（她的諸罪），直譯可作「免得你們有分於她的諸罪」。第二個目的子句也是由語助詞「ἵνα」（爲了，好叫）和否定詞「μὴ」所引介，後接「λάβητε」（受），是「λαμβάν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災殃」（πληγῶν）是擊打，傷害，或災禍。注意，「ἐκ τῶν πληγῶν αὐτῆς」（她的災殃），置於第二個目的子句之前，作強調用。本句直譯可作「免得你們受她的諸災殃」。

5 「因他的罪惡滔天，他的不義神已經想起來了」（ὅτι ἐκολλήθησαν αὐτῆς αἱ ἀμαρτίαι ἄχρι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καὶ ἐμνημόνευσεν ὁ θεὸς τὰ ἀδικήματα αὐτῆς = for her sins have piled up as high as heaven, and God has remembered her iniquities）。由「ὅτι」引介的子句，說明她之即將受災殃的原因。「她的罪惡滔天」直譯應作「她的罪惡連結在一起達於天」。「連結」（ἐκολλήθησαν）是古動詞「κολλά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動詞又是由名詞「κόλλα」（黏接劑，膠着物）變化而來。故這動詞的意思是，一個黏一個，她的衆罪一個接一個連在一起，可「達於天」（ἄχρι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請參考耶五十一9；亞十四5。「想起來」（ἐμνημόνευσεν）是「μνημονεύω」（記念，思想）的先知預告性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通常這個動詞帶所有格爲受詞（見西四18），但在本節則帶直接受格「τὰ ἀδικήματα αὐτῆς」（她的不義）。

6 「他怎樣待人，也要怎樣待他」(ἀπόδοτε αὐτῇ ὡς καὶ αὐτὴ ἀπέδωκεν = pay her back even as she has paid)。本節三個命令語氣中的第一個。「要待(她)」(ἀπόδοτε)是「ἀποδίδωμι」的有效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第二人稱複數，你們要報應，你們要還給她，「如同」(ὡς καί)「她(怎樣)待人」(ἀπέδωκεν)，同一個動詞的有效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請參考耶五十15、29，五十一24、56；詩一三七8；和太七2。此處是指羅馬如何逼迫別人，特別是逼迫聖徒(十八24，十九2)，你們要照樣回報她。

「按他所行的，加倍報應他」(καὶ διπλώσατε τὰ διπλά κατὰ τὰ ἔργα αὐτῆς = and give back to her double according to her deeds)。「加倍報應」原文無她，直譯可作「加倍那加倍」，這是動詞帶其同源的直接受詞。第一個「加倍」(διπλώσατε)是古動詞「διπλό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你們要加倍。這個動詞是由名詞「διπλός」(見太二十三15；提前五17)變化而來。作為動詞，意思是加倍奉還，加倍報應。後帶同源直接受詞「διπλά」(加倍)，是「διπλός」的中性複數直接受格，可譯作「加倍報應加倍」，今人讀這樣的句子，無法完全領會其完整的意義。「按她所行的」，介詞「κατά」(按照)帶直接受格「τὰ ἔργα αὐτῆς」(她的工作)。本節明確指出，她要按自己所行的，受到雙倍的報應(參出二十二4、7、9；賽四十2；耶十六18，十七18；亞九12)。這也是利未記中的規定。

「用他調酒的杯加倍的調給他」(ἐν τῷ ποτηρίῳ ᾧ ἐκέρασεν κέρασατε αὐτῇ διπλοῦν = in the cup which she has mixed, mix twice as much for her)。本句主要動詞乃第二個「調」(κέρασατε)，是「κεράννυμι」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你們要調酒。「用杯」(ἐν τῷ ποτηρίῳ)，用杯子調酒，也可以說在杯子裏(ἐν, in)調酒。「杯」後面跟一個關係子句「ᾧ ἐκέρασεν」(她調酒)進一步修飾「杯」，指她以前用來調酒的那杯。關係代名詞「ᾧ」(which)因為受到其前述詞「杯」(τῷ ποτηρίῳ)的影響也變作位置格(或憑

藉格)。請參考十四8、10，十七4，十八3。「加倍」(διπλοῦν)的調給她，和上一句一樣，加倍懲罰的原則。

7 「他怎樣榮耀自己，怎樣奢華，也當叫他照樣痛苦悲哀」(ὅσα ἐδόξασεν αὐτὴν καὶ ἐστρηνίασεν, τοσοῦτον δότε αὐτῇ βασανισμὸν καὶ πένθος = to the degree that she glorified herself and lived sensuously, to the same degree give her torment and mourning)。由關係代名詞「ὅσα」(to the degree that, how much soever)引介的子句，這個關係代名詞是表不定數量的關係代名詞(indefinite quantitative relative pronoun)，是中性複數直接受格，作為「她榮耀」(ἐδόξασεν)的直接受詞。「她榮耀」(ἐδόξασεν)是「δοξάζ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面另跟一個人稱代名詞「αὐτήν」(她自己)。她過去榮耀自己多少。「奢華」(ἐστρηνίασεν)是「στρηνιάω」(過奢華的生活)的表始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一個晚期動詞，雅五5的「享美福」則用另一個動詞「τρυφάω」。本節用的這個動詞是由「στρήνος」(奢華，見本章第3節)變化而來，新約中只出現於本節和第九節。她過去榮耀自己多少，她過去生活奢華多少。「叫」(δότε)是「δίδωμι」(給，回報)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後跟間接受格「αὐτῇ」(她)，你們要給她，你們要回報她，「照樣」(τοσοῦτον)是和「ὅσα」(to the degree that)相呼應的另一個關係代名詞，陽性單數直接受格，和後面的「痛苦」(βασανισμὸν，見九5，十四11)相一致，但也應該和另一個中性名詞「悲哀」(πένθος)在一起解釋。「悲哀」(πένθος)這個字和「πάθος」(感覺，感觸)相類似。她過去榮耀自己多少，生活奢華多少，你們也要同樣的以痛苦和悲哀回報她。

「因他心裏說，我坐了皇后的位，並不是寡婦，決不至於悲哀」(ὅτι ἐν τῇ καρδίᾳ αὐτῆς λέγει ὅτι κάθημαι βασίλισσα καὶ χήρα οὐκ εἰμι καὶ πένθος οὐ μὴ ἴδω = for she says in her heart, 'I sit as a queen and I am not a widow, and

will never see mourning')。第一個語助詞「ὅτι」(因)說明理由，因為她在心裏說。第二個「ὅτι」(that)引介直接引句。「我坐了皇后的位」直譯可作「我坐着作皇后」。「坐着」(κάθημαι)後接「皇后」(βασίλισσα)是主格，當述語用，如太十二42。在羅馬之前，巴比倫和推羅也曾如此誇口(賽四十七7~9; 結二十七3, 二十八2; 番二15)。「寡婦」(χήρα)，古字，是形容詞「χήρος」的陰性寫法，原意是：荒涼，不會生育，見可十二40。「決不至於悲哀」(πένθος οὐ μὴ ἴδω)，可直譯為「決不至於見悲哀」。「見」(ἴδω)是「ὄρώω」(看見)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前帶加強語氣的雙重否定詞「οὐ μὴ」(決不至於)，另外「悲哀」(πένθος，見上)也放在動詞之前，充分表示她對自己的未來有絕對的自信。

8 「所以在一天之內，他的災殃要一齊來到，就是死亡、悲哀、饑荒」(διὰ τοῦτο ἐν μιᾷ ἡμέρᾳ ἤξουσιν αἱ πληγαὶ αὐτῆς, θάνατος καὶ πένθος καὶ λιμός = for this reason in one day her plagues will come, pestilence and mourning and famine)。「所以」(διὰ τοῦτο)直譯應作「因為這事」，和第七節的「ὅτι」(因)引介的子句相呼應。因為她心裏說……所以才會有本節所記之事。「在一天之內」(ἐν μιᾷ ἡμέρᾳ)並非特指的二十四小時期間，而是象徵一個極短的時間之內，突然之間發生。就好像「μιᾷ ὥρᾳ」(一時，見本章第10、16和19節)。作者在此思想的背景顯然與賽四十七7~9有關。「要來到」(ἤξουσιν)是「ἔρχομαι」(來)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她的災殃」(αἱ πληγαὶ αὐτῆς)後面有三個同位語來修飾，即：「死亡、悲哀、饑荒」。

「他又要被火燒盡了，因為審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καὶ ἐν πυρὶ κατακαυθήσεται ὅτι ἰσχυρὸς κύριος ὁ θεὸς ὁ κρίνας αὐτήν = and she will be burned up with fire; for the Lord God who judges her is strong)。「被火」(ἐν πυρὶ)是憑藉格，用火燒盡。「燒盡」(κατακαυθήσεται)是複合動

詞「κατακαίω」的未來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由強化動詞意義的字首介詞「κατά」(向下)和「καίω」(燒，見太五15; 路十二35等)複合而成，指徹底的燒盡。後接由「ὅτι」引介的子句，說明理由，因為「主神大有能力」(ἰσχυρὸς κύριος ὁ θεός)直譯可作「主神是大能的」。「審判她的」(ὁ κρίνας αὐτήν)，「審判」(κρίνας)是「κρίν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分詞，前帶冠詞「ὁ」，作名詞解，後接直接受詞「αὐτήν」(她)，那審判她者。指前面的「主神」(κύριος ὁ θεός)，故本句可作「因為主神，就是那審判她者，是大能的」。羅馬的結局已經確定了，因為主神是她的審判者，這位審判者是大有能力的。

4. 君王、客商、和靠海為業者之哀哭(十八9~20)

第十八章

9 「……看見燒他的煙，就必為他哭泣哀號」(καὶ κλαύσουσιν καὶ κόψονται ἐπ' αὐτήν... ὅταν βλέπωσιν τὸν καπνὸν τῆς πυρώσεως αὐτῆς = ... will weep and lament over her when they see the smoke of her burning)。「哭泣」(κλαύσουσιν)是「κλαί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約十六20也用了這個動詞。這個動詞用以指在痛苦或憂傷的情形之下，任何出聲的喊叫或哭號，所以是指公開的哭泣。另有一個比較沒有那麼激烈的動詞「δακρύω」則是指默默的流淚(見約十一35)。「哀號」(κόψονται)是古動詞「κόπτω」的未來式直接關身語態直說語氣，原意是「割」、「切」，用以指在哀傷之時捶打自己的胸。這兩個動詞合在一起，表達傷心，另見路八52。「行淫」和「奢華」請見十七2，本章第三、第七節。「看見燒她的煙」原文是由不定時間副詞「ὅταν」(when)所引介的子句。「看見」(βλέπωσιν)是「βλέπ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後接直接受詞「煙」(τὸν καπνόν)。「燒她的」的「燒」(πυρώσεως)是一個古字，由動詞「πυρόω」(燒)變化而來的名詞，在新約中，除了本節和第十八節以外，只出現於彼前四12。見第八節關於羅馬的其

他災殃，看來「火」乃是最嚴重的災（十七16，十八9、17，十九3）。

10 「因怕他的痛苦，就遠遠的站着」（ἀπὸ μακρόθεν ἑστηκότες διὰ τὸν φόβον τοῦ βασανισμοῦ αὐτῆς = standing at a distance because of the fear of her torment）。「遠遠的」由分離的介詞「ἀπό」和「μακρόθεν」（遠遠的）構成之副詞片語，見可五6。「站着」（ἑστηκότες）是「ἵστημι」（站立）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分詞。「因」（διὰ）介詞片語，怕她的痛苦。焚燒城市那種火焰衝天之情景的生動描述（請參閱尼祿皇帝在主後六十四年火燒羅馬城之描述）。可是人總是怕那焚城之火接近自己，所以遠遠的站着。同時，古人對火災也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怕同樣的災禍也臨到自己。「痛苦」（βασανισμοῦ）請參考第七節。

「哀哉！哀哉！巴比倫大城，堅固的城阿，一時之間你的刑罰就來到了」（οὐαὶ οὐαὶ, ἡ πόλις ἡ μεγάλη, Βαβυλῶν ἡ πόλις ἡ ἰσχυρά, ὅτι μιᾷ ὥρᾳ ἦλθεν ἡ κρίσις σου = woe, woe, the great city, Babylon, the strong city! For in one hour your judgment has come）。用「οὐαὶ οὐαὶ」（哀哉！哀哉）的主格寫法，在啓示錄多次出現（見八13，十二12，十八10、16、19），這樣的用法在七十士譯本中很普遍（見賽五7、11等），路六25也如此寫。「一時之間」（μιᾷ ὥρᾳ）重複出現於第十六和第十九節，意義和第八節的「在一天之內」相同。

11 「地上的客商也都爲他哭泣悲哀，因爲沒有人再買他們的貨物了」（καὶ οἱ ἔμποροι τῆς γῆς κλαίουσιν καὶ πενθοῦσιν ἐπ' αὐτήν, ὅτι τὸν γόμον αὐτῶν οὐδεὶς ἀγοράζει οὐκέτι = and the merchants of the earth weep and mourn over her, because no one buys their cargoes any more）。這是爲羅馬之受刑罰而發出的哀傷輓歌的第二種人。第一種是第九和第十節所記的「地上的君王」的哀歌。自本節起至第十七節，則是

「地上的客商」（οἱ ἔμποροι τῆς γῆς）所發出的輓歌。「地上的客商」請見本章第三節，另見第十五和第二十三節。「哭泣悲哀」請參考本章第九節的「哭泣哀號」，用的都是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的動詞，差別的是，第九節的「哀號」用的動詞是「κόψονται」（捶胸），而本節的「悲哀」（πενθοῦσιν）則是指哀傷。本章第十五和第十九節的「哭泣悲哀」用的動詞和本節相同，只不過文法分析不同。「ὅτι」（因爲）引介的子句，說明這些地上客商爲她哭泣悲哀的原因。「貨物」（γόμον）是古字，由「γέμω」（裝滿）變化而來，意指裝滿在船上的貨物（見徒二十一3），後來泛指一般商人所賣的貨物（如本節）。羅馬當代歷史家記錄了，當時的羅馬乃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到處充斥各種貨物和奢侈品。接下去的第十二和第十三節，列舉了二十九種自海外運到羅馬的貨物，其中有很多樣和以西結書第二十六和二十七章所記推羅被滅時的那些貨物一樣。這些貨物的名字已足說明，不用再加描述。

12 「這貨物就是金……」（γόμον χρυσοῦ... = cargoes of gold...）。在「γόμον」（貨物）之後帶了一連串的所有格，列出這些貨物的名稱，茲擇數樣略加說明。

「細麻布」（βυσσίνου = fine linen）是古形容詞，由「βύσσοις」（細麻布，見路十六19）變化而來，這裏是指用細麻布作成的衣服，新約中只出現於啓十八12、16，十九8、14。

「紫色料」（πορφύρας = purple）。用紫色染料（πορφυροῦς）染成的布，見可十五17、20；路十六19。

「綢子」（σιρικοῦ = silk）。絲織品。這種貨物常出現在羅馬著作中，但新約只出現這一次。這種貨物的名稱可能取自印度或中國，因爲絲綢是在亞歷山大之後，由東方傳進來的。絲綢在古羅馬人當中，被視爲是很高貴的貨品，古今婦人都特別喜好，幾乎毫無例外。接下去的「朱紅色料」（κοκκίνου），請參考十七4和十八16。所有格的結構到此爲止。

「各樣香木」(*pân xúlon thúivon* = every kind of citron wood)。由此開始，改用直接受格。「香木」(*xúlon thúivon*) 是一種產於北非的橘科的樹，帶有香味，由於這種香木的色澤特別華麗，其花紋有如開屏孔雀之尾，羅馬人特別喜歡用它來作餐桌。這種木料的花紋，有些像老虎的斑紋，或豹子的花紋。「香」(*thúivon*) 字在新約中只出現這一次。

「各樣象牙的器皿」(*pân skeúos élefántinov* = every article of ivory)。「象牙的」(*élefántinov*) 是古形容詞，由名詞「*éléphas*」(象，英文 elephant 即由此名詞音譯而來) 變化而來。新約只出現這一次，請參考王上二十二39亞哈所造的「象牙宮」。

「各樣……漢白玉的器皿」(*pân skeúos ék... marmárou* = every article made from... marble)。這樣的結構，是在「*skeúos*」(器皿) 後面跟介詞「*ék*」(out of) 和所有格的名詞，故譯為：由……造成的器皿。「漢白玉」(*marmárou*) 是古字，會發亮的石料，新約只出現這一次。

13 「肉桂、荳蔻、香料、香膏、乳香」(*kaì kinnáwomon kaì áwomon kaì thumiáματα kaì múron kaì líβanon* = and cinnamon and spice and incense and perfume and frankincense)。「肉桂」(*kinnáwomon*) 是古字，英文直接由這個字音譯而成「cinnamon」，這個字源自腓尼基語，其來源地可能是中國的華南地區，新約中只有出現這一次。「荳蔻」(*áwomon*) 是產自印度的一種植物，可作香料。「香料」(*thumiáματα*) 請見五8、八3。「香膏」(*múron*) 請見太二十六7。「乳香」(*líβanon*) 請見啓十八13。

「車、馬、和奴僕人口」(*kaì íppων kaì rēdōn kaì σωμάτων, kaì ψυχὰς ἀνθρώπων* = and cargoes of horses and chariots and slaves and human lives)。這一句起又回復到第十二節開始時的「*γόμενον*」(貨物) 後接所有格的結構。「馬」(*íppων*) 排在前面。「車」(*rēdōn*) 源自 Gallic 的字，四個輪子的車，新約只有出現這一次。「奴僕」(*σωμάτων*)

被視為如動物般，像馬與車。像這樣，把「*σῶμα*」(肉體) 當作奴僕解，舊約也曾用過，見七十士譯本創三十四29。Deissmann 發現，在埃及三角洲一帶地方，也有像這樣，把「*σῶμα*」(肉體) 當作奴僕的用法。「人口」(*ψυχὰς ἀνθρώπων*，直譯作「人的魂」) 又恢復直接受格的語法。在「人口」前面的連接詞「*καί*」應譯作「就是」，如此，「人口」和「奴僕」是同位語，用「人口」進一步說明「*σῶμα*」(肉體) 是指人，而非肉體。

在人的魂裏面有潛能，這種潛能的發揮在近代有了更大的表現。F.B. Meyer 在三十年代初說過「這是一個奇異的事實，就是在基督教界外有那麼多靈學像今天那樣的。還有許多方言運動也許都是魂假冒靈的事實。……在我們人性較低的部位，魂的假冒是頂多的，……現在空氣裏充滿了各種假冒所發動的鬨動。」東方玄祕宗教的修練方法 (像瑜珈術，打坐等等)；風靡全球的新時代運動 (New Age Movement)，將神祕實踐 (即占星術，通過靈媒與靈界溝通等) 列為十四條信仰之一，他們相信並發揮人的潛能，他們說人類就是神；其他像許多關於人體特異功能的表現、氣功，也盛行於世。人魂的活動的理論和實踐，甚至南美非洲的巫醫、巫術都在大事提倡。至於通靈術、催眠術等等，亦日益發展。在基督教裏面也有一些運動是鼓動人的魂，造成狂妄混亂，假神蹟假奇事 (就是非出於神的那些奇事異能) 在各地出現。這些在宗教內或宗教外的活動，是以發揮人魂中的潛能為主。這可說是巴比倫以魂為商品的一個解釋。(Meyer 的話引自「魂的潛勢力」的序言)

14 「你所貪愛的果子離開了你」(*kaì ἡ ὀπώρα σου τῆς ἐπιθυμίας τῆς ψυχῆς ἀπῆλθεν ἀπὸ σοῦ* = and the fruit you long for has gone from you)。「果子」(*ὀπώρα*) 是秋天熟透的果子 (耶四十10、12)。新約中只出現這一次，這個字從何處而來不詳。請參考猶大書第十二節的「秋天的樹」。「果子」後面接所有格「*ἐπιθυμίας*」(貪愛) 又接「*τῆς ψυχῆς*」(心，魂)，前面有一個代名詞「*σοῦ*」(你的)。故應譯作「你的

心所貪愛的果子」。「離開」(ἀπῆλθεν)是「ἀπέρχ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這是先知預言式的簡單過去式，把未來要發生的事當作如同已發生過一般的陳述。請注意，這個複合的動詞字首是介詞「ἀπό」(away from)，後面跟同一個介詞「ἀπό」，故強調「從你離開了」。

「你一切的珍饈美味，和華美的物件，也從你中間毀滅，決不能再見了」(καὶ πάντα τὰ λιπαρὰ καὶ τὰ λαμπρὰ ἀπόλειτο ἀπὸ σοῦ καὶ οὐκέτι οὐ μὴ αὐτὰ εὐρήσουσιν = and all things that were luxurious and splendid have passed away from you and men will no longer find them)。「珍饈美味」(λιπαρά)是由「λίπος」(脂油，肥甘)變化而來，因此是指好吃的食物。「華美的物件」(λαμπρά)是形容詞，指顏色鮮艷，帶冠詞「τά」作名詞用，故指華美的衣服(見雅二2以下)。「毀滅」(ἀπόλειτο)是「ἀπόλλυμι」的簡單過去式關身語態直說語氣，這又是先知預告性的簡單過去式。「見」(εὐρήσουσιν)是「εὐρίσκω」(找到)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注意，這句話有雙重的雙重否定，「οὐκέτι」(不再)已經否定一次了，接着又有一個雙重的否定詞「οὐ μὴ」。這是希臘文慣用語中最強烈的否定句了。

15 「販賣這些貨物，藉着他發了財的客商」(οἱ ἔμποροι τούτων οἱ πλουτήσαντες ἀπ' αὐτῆς = the merchants of these things, who became rich from her)。直譯可作「這些貨物的客商，就是那些藉着她發了財的」。即將兩個冠詞「οἱ」所引介的片語當作同位語。「這些貨物」(τούτων)原文是指示代名詞所有格，含第十二至第十四節所列舉的那些貨物。「發了財」(πλουτήσαντες)是「πλουτέω」的表始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分詞(見第3、15節)，前帶冠詞「οἱ」當名詞解，後面跟介詞片語「ἀπ' αὐτῆς」(藉着她，由她)，指那些從她發了財的人，也就是販賣第十二至第十四節所列舉那些貨物的客商。本句乃本節這個句子的主詞。

「因怕他的痛苦，就遠遠的站着哭泣悲哀」(ἀπὸ

μακρόθεν στήσονται διὰ τὸν φόβον τοῦ βασανισμοῦ αὐτῆς κλαίοντες καὶ πενθοῦντες = will stand at a distance because of the fear of her torment, weeping and mourning)。「站着」(στήσονται)是「ἵστημι」的未來式關身語態直說語氣，其主詞乃上述的客商。這裏所描述的景象同第十節，第十七節又重複出現。「哭泣悲哀」請見第十一節。

16 「哀哉！哀哉」請見第十節和第十九節。

這大城的裝飾，請參考十七4，本節多了一個「細麻」(βύσσινον)，請參考本章第十二節。

17 「一時之間，這麼大的富厚就歸於無有了」(ὅτι μιᾷ ὥρᾳ ἠρημώθη ὁ τοσοῦτος πλοῦτος = for in one hour such great wealth has been laid waste)。部分古抄本將本句列入第十六節。由「ὅτι」(因為)引介的子句，說明第十六節輓歌的理由。中文聖經未譯。「一時之間」(μιᾷ ὥρᾳ)請參考本章第十節。「這麼大」(τοσοῦτος)是指示形容詞「τόσος」(這麼大)較長的寫法。「富厚」(πλοῦτος)和第十五節「發了財」這個動詞是同源字。「歸於無有了」(ἠρημώθη)是「ἐρημώ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見十七16的「冷落」和本章第十九節的「荒場」。此乃那些客商唱輓歌的原因。

「凡船主，和坐船往各處去的，並眾水手，連所有靠海為業的，都遠遠的站着」(καὶ πᾶς κυβερνήτης καὶ πᾶς ὁ ἐπὶ τόπον πλέων καὶ ναῦται καὶ ὅσοι τὴν θάλασσαν ἐργάζονται, ἀπὸ μακρόθεν ἕστησαν = and every shipmaster and every passenger and sailor, and as many as make their living by the sea, stood at a distance)。「船主」(κυβερνήτης)是古字，由「κυβερνάω」(掌舵，to steer)變化而來，指在船上掌舵的，控制船航行方向的，新約中除本節以外，另外只出現於徒二十七11(掌船的)。在當時航海的慣例中，這個人的身分僅次於「ναύκληρος」(船主)。徒二十七11的譯法是正確的，本節「船主」實應譯作「掌船的」或「掌舵的」。「坐船往各處去的」(ὁ ἐπὶ τόπον πλέων)，是

「πλέω」(坐船旅行)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前帶冠詞，作名詞解，指坐船旅行者。「往各處去」是介詞「ἐπί」和「τόπον」(地方)，即往某一地方去。坐船往某一地方去者，Swete 指出，這乃指帶着貨物坐船到各處去作買賣的客商。「衆水手」(ναῦται)是古字，由「ναῦς」(船)變化而來的，複數，故譯作衆水手，新約中除本節外，另只出現於徒二十七27、30。「靠海爲業的」(τὴν θάλασσαν ἐργάζονται)直譯可作「作海的」，「作」(ἐργάζονται)是「ἐργάζομαι」(工作，作工)的現在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其直接受詞爲「τὴν θάλασσαν」(海)，以海爲其工作的對象，泛指一切靠海爲生的漁夫，水手等人。這樣的片語在希臘文中很早即已出現。「遠遠的站着」，請參考本章第十節。

18 「看見燒他的煙，就喊着說，有何城能比這大城呢」(καὶ ἔκραζον βλέποντες τὸν καπνὸν τῆς πυρώσεως αὐτῆς λέγοντες, Τίς ὁμοία τῇ πόλει τῇ μεγάλη = and were crying out as they saw the smoke of her burning, saying, 'What city is like the great city?')。「喊着」(ἔκραζον)是「κράζω」的過去不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可能是表始的過去不完成式，他們開始喊叫。「看見」(βλέποντες)是「βλέπ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當他們看見燒她的煙時。請參考本章第九節的「ὅταν βλέπωσιν」有表不定時間副詞「ὅταν」(當)。「有何城」(τίς)原文只是一個疑問代名詞(what)，原來應該跟一個「πόλις」(城)，在此省略了。「能比」(ὁμοία)直譯應作「好像」(見太十一16)，通常後面應跟相關憑藉格如本節的「τῇ πόλει τῇ μεγάλῃ」(這大城)。原來號稱爲「永恆之城」的羅馬，如今毀於一旦，再也不永恆了。

19 「他們又把塵土撒在頭上」(καὶ ἔβαλον χοῦν ἐπὶ τὰς κεφαλὰς αὐτῶν = and they threw dust on their heads)。「撒」(ἔβαλον)是「βάλλω」(拋擲，丟投)的簡單過去式主

動語態直說語氣，其直接受詞爲「χοῦν」(塵土)。「χοῦν」(塵土)是一個古字，由「χέω」(傾倒)變化而來，指一堆土，或一堆塵。新約中除了本節以外，只出現於可六11。請參考結二十七30；路十13。以下是這些靠海爲生的人所唱的輓歌(見第10、16節)。

「因他的珍寶成了富足」(ἐν ἣ ἐπλούτησαν... ἐκ τῆς τιμιότητος αὐτῆς = in which... became rich by her wealth)。「ἐν ἣ」(in which)中文未譯，靠着她。「成了富足」(ἐπλούτησαν)是「πλουτέω」(發了財，見第3節)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珍寶」(τιμιότητος)在晚期希臘文獻中偶而出現，七十士譯本未曾出現過，新約只用了這一次。同樣含意還有另一個字「τιμή」，出現於彼前二7，譯作「寶貴」。根據 Moulton 和 Milligan 所編的字典，這個字常在蒲紙文獻中出現，其用法相當於尊稱「閣下」(your honor)的榮銜。

20 「你們都要因他歡喜，因爲神已經在他身上伸了你們的冤」(εὐφραίνου ἐπ' αὐτῇ... ὅτι ἔκρινεν ὁ θεὸς τὸ κρίμα ὑμῶν ἐξ αὐτῆς = rejoice over her... because God has pronounced judgment for you against her)。「歡喜」(εὐφραίνου)是「εὐφραίνω」的現在式關身語態命令語氣。這個動詞的意義，請見十一10，該處所描述的歡喜之原因，恰與本節相反，他們是爲兩位先知的死而歡喜快樂。這裏的「死亡之歌」可能是約翰自己所唱的。由「ὅτι」(因爲)所引介的子句，說明要他們歡喜的原因。不過，這個子句不太容易了解，學者對於本句，解法也各有不同。「神已經在她身上伸了你們的冤」直譯應作「神判定了你們的判詞對她」。「判定」(ἔκρινεν)是「κρίνω」(審判)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先知預言性的簡單過去式，把未來必定要發生的事，當作已經發生過的事實。後面跟同源直接受詞「κρίμα」(判詞)。「你們的判詞」(κρίμα ὑμῶν)到底是甚麼意思？Caird 的解釋最能被接受，他從法律的觀點來了解這個片語。

所謂「你們的判詞」是指羅馬所加諸他們身上的判詞（即，罪名）。過去羅馬怎麼判他們的罪名，如今神也把同樣的罪名加諸她身上。「對她」（ἐξ αὐτῆς）意即對她不利（against her）。

5. 巴比倫被扔毀（十八21~24）

第十八章

21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塊石頭，好像大磨石，扔在海裏」（καὶ ἤρην εἰς ἄγγελος ἰσχυρὸς λίθον ὡς μύλινον μέγαν καὶ ἔβαλεν εἰς τὴν θάλασσαν = and a strong angel took up a stone like a great millstone and threw it into the sea）。「一位」（εἰς），數字「一」當不定冠詞「a」解。「舉起」（ἤρην）是「αἶρ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磨石」（μύλινον）是晚期的形容詞，在一些碑銘中出現過，新約中只出現這一次。由「μύλος」（磨石，見太十八6；啓十八22）變化而來，和「μυλικός」不同，後者是指較小的，婦人可以用手推動的磨石（路十七2）。這裏的「磨石」是必須用驢子才能推得動的磨石，所以說是「大」（μέγαν）磨石。「扔」（ἔβαλεν）是「βάλλω」（見第19節的「撒」）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丟擲出去。

「巴比倫大城也必這樣猛力的被扔下去，決不能再見了」（οὕτως ὀρμήματι βληθήσεται Βαβυλὼν ἡ μεγάλη πόλις καὶ οὐ μὴ εὔρεθῆ ἔτι = thus will Babylon, the great city, be thrown down with violence, and will not be found any longer）。「猛力」（ὀρμήματι）是古字，由「ὀρμάω」（衝，闖下，見太八32）變化而來，是表示方式（manner）的憑藉格。新約中只出現這一次。「被扔下去」（βληθήσεται）是「βάλλω」（扔）的未來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未來式含有有效的，點的動作（effective punctiliar future）。像一塊圓石頭被扔進海中。「決不能」（οὐ μὴ），雙重否定詞，強烈的否定，故譯作「決不能」。後面跟「εὔρεθῆ」（再見）是「εὕρισκω」（找到）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假設語氣。請參九

6，該處的「決不得死」是「οὐ μὴ」後面跟「εὕρισκω」的未來式直說語氣。舊巴比倫古城已成廢墟，羅馬的命運也將如此。

22 「彈琴、作樂、吹笛、吹號的聲音，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見」（καὶ φωνὴ κιθαρῳδῶν καὶ μουσικῶν καὶ αὐλητῶν καὶ σαλπιστῶν οὐ μὴ ἀκουσθῆ ἔν σοι ἔτι = and the sound of harpists and musicians and flute-players and trumpeters will not be heard in you any longer）。「φωνή」（聲音），在林前十四8和「號」（σάλπιγξ）合用。關於這一首和審判有關的歌，請參考耶二十五10。「聲音」的後面跟着四種樂器的所有格。「彈琴」（κιθαρῳδῶν）是古字，由「κιθάρα」（豎琴）和「ῳδός」（謳歌者）複合而成，如啓十四2。「作樂」（μουσικῶν）也是古字，來自「μοῦσα」（音樂），指彈奏樂器者，新約只出現這一次。「吹笛」（αὐλητῶν）也是古字，由「αὐλέω」（吹奏笛子，見太十一17）或「αὐλός」（簫，見林前十四7）變化而來，新約只出現於本節和太九23。「吹號」（σαλπιστῶν），這是晚期的寫法，早期寫作「σαλπιγκτής」，是由「σαλπίζω」（吹號）變化而來，新約只出現這一次。「決不能再聽見」（οὐ μὴ ἀκουσθῆ）句法構造如上一節的「決不能再見了」，雙重否定詞「οὐ μὴ」跟「ἀκουσθῆ」（被聽見，是「ἀκού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假設語氣）。本節接下去的兩個子句，句法結構也和本子句相同。「各行手藝人」（πᾶς τεχνίτης πάσης τέχνης = crafts-man of any craft），第一個「τεχνίτης」是指特別手藝的人，第二個「τέχνης」是指專門的手藝，故可以譯作「各行手藝的專門人才」。今天英文的「technician」（專家，技術員）是從這個字音譯而來的。請參考徒十九24、38，和來十一10的「經營」。

23 「燈光在你中間決不能再照耀」（καὶ φῶς λύχνου οὐ μὴ φάνη ἔν σοι ἔτι = and the light of a lamp will not shine in you any longer）。「燈光」直譯應作「燈盞的光」。「燈盞」

(λύχνου) 是古字 (見太五15)，二十二5又出現。「決不能再照耀」，由雙重否定詞「οὐ μὴ」(決不能) 帶假設語氣「φάνη」(照耀) 構成，這樣的句法結構，這已經是第五次了。「照耀」(φάνη) 是「φαίνω」(光照，照亮，見八12) 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

「新郎和新婦的聲音，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見」(καὶ φωνὴ νυμφίου καὶ νύμφης οὐ μὴ ἀκουσθῆ ἐν σοὶ ἔτι = and the voice of the bridegroom and bride will not be heard in you any longer)。見約三29和耶七34，十六9。Swete 指出，本句表示，那時甚至結婚行列中火把 (太二十五1以下) 的微光也看不見了。這是由雙重否定詞「οὐ μὴ」(決不能) 和假設語氣「ἀκουσθῆ」(被聽見) 所構成的句子，這已是第六次出現了。

「你的客商原來是地上的尊貴人，萬國也被你的邪術迷惑了」(ὅτι οἱ ἔμποροὶ σου ἦσαν οἱ μεγιστάνες τῆς γῆς, ὅτι ἐν τῇ φαρμακείᾳ σου ἐπλανήθησαν πάντα τὰ ἔθνη = for your merchants were the great men of the earth, because all the nations were deceived by your sorcery)。這兩個由「ὅτι」(因為) 引介的結束句，到底應該如何解釋，學者看法不一。不過，很明顯的，這兩個子句都用來說明審判臨到羅馬的原因。「客商」(ἔμποροι) 是由「πόρος」(旅行) 變化而來，Mounce 認為，在此是指經營進出口生意的人。「尊貴人」(μεγιστάνες)，可六21譯作「大臣」，啓六15譯作「臣宰」，都是指有地位的人。那些作生意的客商，成了有地位尊貴的人。可是如今都已如雲煙消散。「邪術」(φαρμακεία) 在表憑藉的介詞「ἐν」(by) 之後，故用位置格。這是一個古字，由「φαρμακεύω」(行邪術，原意是預備藥物) 變化而來。而這個動詞又是由名詞「φάρμακον」(邪術，見啓九21) 變化而來。本節所用的「φαρμακεία」(邪術) 這個字，除了本節外，新約中另外只出現於加五20。今天英文的「Pharmacy」(藥局) 就是由這個希臘文音譯而來的。「迷惑」(ἐπλανήθησαν) 是「πλανά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

語氣，萬國都被她的邪術所迷惑了。邪術迷惑眾人，這並不新奇。人總是好奇的。見可十二24。

24 「先知和聖徒，並地上一切被殺之人的血，都在這城裏看見了」(καὶ ἐν αὐτῇ αἷμα προφητῶν καὶ ἁγίων εὐρέθη καὶ πάντων τῶν ἐσφαγμένων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 and in her was found the blood of prophets and of saints and of all who have been slain on the earth)。「在這城裏」(ἐν αὐτῇ) 直譯作「在她裏面」，指羅馬城。「看見了」(εὐρέθη) 是「εὐρίσκω」(看見，找到) 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被看見，被找到，其主詞乃「αἷμα」(血)，後面有三個所有格：「先知」(προφητῶν)，「聖徒」(ἁγίων)，和「地上一切被殺之人」(πάντων τῶν ἐσφαγμένων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說明這血的來源。「被殺」(ἐσφαγμένων) 是「σφάζω」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前帶冠詞「τῶν」當名詞用，指被殺的人。本書五9、12，十三8用這個動詞指羔羊的被殺。

6. 伸冤的頌歌 (十九1~5)

第十九章

1 「此後，我聽見好像羣衆在天上大聲說」(μετὰ ταῦτα ἤκουσα ὡς φωνὴν μεγάλην ὄχλου πολλοῦ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λεγόντων = after these things I heard, as it were, a loud voice of a great multitude in heaven, saying)。「此後」(μετὰ ταῦτα) 直譯應作「這些事以後」，在本書中，這個片語常表示一個轉折，或是一個新段落的開始。但 Mounce 指出，本章第一至第五節乃是延續第十七和第十八章，有關羅馬的毀滅的高潮。Mounce 特別指出，古抄本 051, 1, 2059 在本節第一個字是連接詞「καί」，明顯的把本段經文和前面兩章經文的記錄連起來。第一和第二節的「哈利路亞頌」是呼應十八20的命令：「你們都要因她歡喜。」這歌的聲音「好像羣衆在天上大聲」。這歌聲可能像第四和第五章的對唱。「說」

(λεγόντων) 是「λέγ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複數所有格，和「羣衆」(ὄχλου) 相一致，不過，「ὄχλου」是單數所有格，但「羣衆」(ὄχλου) 是集合名詞，雖然在形式上是單數，意義上卻是複數，故「λεγόντων」(說) 才寫成複數所有格。

「哈利路亞，救恩、榮耀、權能，都屬乎我們的神」(ἀλληλουϊά· ἡ σωτηρία καὶ ἡ δόξα καὶ ἡ δύναμις τοῦ θεοῦ ἡμῶν = Hallelujah! Salvation and glory and power belong to our God)。「哈利路亞」(ἀλληλουϊά) 在新約中只有出現於本段經文(第1、3、4、6節)。這個字是由希伯來文音譯而來，原文是由「hālal」(讚美) 和「Jah」(耶和華)，合在一起，意思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Swete 指出，這個字的希臘文，可能在基督教之前，即已由希利尼化的猶太人廣泛使用。七十士譯本中，詩篇即常出現這個字(見第一〇六，一一一至一一三，一一七，一三五，一四六至一五〇篇)。詩篇第一〇四篇至第一〇九篇甚至還被冠上「哈利路亞詩篇」，是在逾越節和住棚節期間唱的。本節讚美的內容，請參考十二10。到底這首讚美耶和華的歌是誰唱的？Mounce 指出，學者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其一是認為，這是由衆天使唱的；其二是認為，這是由那些已死的忠心聖徒所唱的。他認為，從這兩節經文特別題到「救恩」和「流血」看，比較可能是指由七9~10和13~17那得勝的教會唱的。

2 「祂的判斷是真實公義的，因祂判斷了那用淫行敗壞世界的大淫婦」(ὅτι ἀληθινὰ καὶ δίκαια αἱ κρίσεις αὐτοῦ· ὅτι ἔκρινεν τὴν πόρνην τὴν μεγάλην ἣτις ἔφθειρεν τὴν γῆν ἐν τῇ πορνείᾳ αὐτῆς = because His judgments are true and righteous; for He has judged the great harlot who was corrupting the earth with her immorality)。第一個「ὅτι」(因為) 中文聖經未譯，說明他們唱讚美主的歌的原因，因為祂的判斷是真實公義的。對於第二個「ὅτι」(因) 的意義和用法，學者看法不一，有認為是用來說明第一個「ὅτι」的子句，祂的判斷之所以是真實公義的，乃是因為祂判斷了那用淫行敗

壞世界的大淫婦。但是，Mounce 持另一種看法，他認為這兩個「ὅτι」子句是平行的子句，都是用來說明他們唱讚美主的歌的原因。神審判的原因，請見十五3，十六7；早在十四7即已論到巴比倫的毀壞，如今這事已經成就了。「祂判斷了」(ἔκρινεν) 是「κρίν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簡單過去式是高峯的，也是有效的簡單過去式，這也是先知預告性的簡單過去式，把未來將發生的事當作已發生的事實敘述。其直接受詞乃「τὴν πόρνην τὴν μεγάλην」(大淫婦)。「那」(ἣτις) 是關係代名詞陰性，由這字引介出關係子句「那用淫行敗壞世界」，修飾「大淫婦」。「敗壞」(ἔφθειρεν) 是「φθείρ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一個可怕的事實，請參考十一18，十四8，十七2，十八3。

「並且向淫婦討流僕人血的罪，給他們伸冤」(καὶ ἐξεδίκησεν τὸ αἷμα τῶν δούλων αὐτοῦ ἐκ χειρὸς αὐτῆς = and He has avenged the blood of His bond-servants on her)。直譯應作「並且向她報流祂僕人血的仇」。「報仇」(ἐξεδίκησεν) 是「ἐκδικέω」(討罪，報仇) 的先知預告性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接直接受詞「血」(τὸ αἷμα) 即祂僕人的血。介詞片語「ἐκ χειρὸς αὐτῆς」(從她)，從她討流祂僕人血的罪。

3 「又說，哈利路亞。燒淫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καὶ δεύτερον εἶρηκαν, Ἀλληλουϊά· καὶ ὁ καπνὸς αὐτῆς ἀναβαίνει εἰς τοὺς αἰῶνας τῶν αἰώνων = and a second time they said, "Hallelujah! Her smoke rises up forever and ever")。「δεύτερον」(第二次)，中文聖經未譯，又第二次說，副詞。「說」(εἶρηκαν) 是「εἶπον」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不是表示簡單過去的現在完成式(aoristic perfect)，而是如同五7的用法，生動描述的現在完成式，這裏的字尾是「-αν」，而非如同十八3，二十一6的「-αοιν」。「往上冒」(ἀναβαίνει) 是「ἀναβαίν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表線的動作，即繼續進行的往上冒。Swete 說，這是

最後着重描述自十八21起即已描述的，巴比倫的全然被毀。這裏往上冒的煙，是出自城市被毀滅的廢墟（十四11，十八8以下、18），而不是出自香爐（八4）。請參考賽三十四9以下。

4 「就俯伏敬拜坐寶座的神」（καὶ ἔπεσαν... καὶ προσεκύνησαν τῷ θεῷ τῷ καθημένῳ ἐπὶ τῷ θρόνῳ = ...fell down and worshiped God who sits on the throne）。「πίπτω」（俯伏）和「προσκυνέω」（敬拜）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和七11完全一樣，請參考。這二十四位長老和四活物，接着衆天使的讚美，也在此合唱。

「阿們，哈利路亞」（ἀμήν ἀλληλουϊά = Amen. Hallelujah!）兩個字都是音譯。這是二十四長老和四活物唱的頌讚。這兩個字回應了詩一〇六48的頌詩。

5 「有聲音從寶座出來」（καὶ φωνὴ ἀπὸ τοῦ θρόνου ἐξήλθεν = and a voice came from the throne）。不是神的聲音，也不是羔羊的聲音，而是在神面前的天使，他呼召神的衆僕人，要一起頌讚祂。這聲音也不是如同十六17，是從祭壇中出來的。

「神的衆僕人哪，凡敬畏祂的，無論大小，都要讚美我們的神」（αἰνεῖτε τῷ θεῷ ἡμῶν πάντες οἱ δούλοι αὐτοῦ καὶ οἱ φοβούμενοι αὐτόν, οἱ μικροὶ καὶ οἱ μεγάλοι = give praise to our God, all you His bond-servants, you who fear Him, the small and the great）。「要讚美」（αἰνεῖτε）是「αἰν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第二人稱複數，你們要讚美。這是一個古動詞，在新約中通常接直接受格。但是在本節則接間接受格「τῷ θεῷ」（神）。「敬畏」（φοβούμενοι）是「φοβέω」（害怕、恐懼）的現在式分詞，前帶冠詞「οἱ」當名詞用，指害怕的人，在此用於神，故指敬畏神的人。按本書採用的古抄本（如：A, 046, 051, 1, 94, 1006等）在「οἱ φοβούμενοι」（敬畏祂的）前面有連接詞「καί」，若然，則可

譯作「神的衆僕人和敬畏祂的哪」，指對「僕人」和「敬畏」兩種人說的。但另有些古抄本（如：N, C, P, 等）則無「καί」，那麼「敬畏祂的」就是用來修飾「衆僕人」，天使只對一種人說話，即「衆僕人」，而這些衆僕人則是「敬畏祂的」。但 Mounce 則認為，即使有「καί」這個連接詞，也應當譯作「even」（就是，甚至），「神的衆僕人，就是敬畏祂的」，同樣是指的一種人，即「神的衆僕人」。

九

最後的得勝（十九 6～二十 15）

1. 羔羊婚筵的宣告（十九 6～10）

第十九章

6 「好像羣衆的聲音，衆水的聲音，大雷的聲音」（ὡς φωνὴν ὄχλου πολλοῦ καὶ ὡς φωνὴν ὑδάτων πολλῶν καὶ ὡς φωνὴν βροντῶν ἰσχυρῶν = as it were, the voice of a great multitude and as the sound of many waters and as the sound of mighty peals of thunder）。「羣衆」、「衆水」、和「大雷」前面各有一個「ὡς φωνήν」（好像……聲音）。第一個「好像羣衆的聲音」和第一節一樣，不過第一節的羣衆指的是天使，而本節指的是人，可能是七 9 所述那些蒙救贖的人。「好像衆水的聲音」，請見一 15 和十四 2，誠如 Swete 所說的，「這就好像瀑布下瀉，有如千軍萬馬奔騰的聲音。」「好像大雷的聲音」，請見六 1 和十 3 以下。

「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ὅτι ἐβασίλευσεν κύριος ὁ θεὸς ἡμῶν ὁ παντοκράτωρ = for the Lord our God, the Almighty, reigns）。這裏採用的希臘文（中英文亦同）的讀法是古抄本 **N**^a, P, 046, 94, 1611 等的讀法。但另有古抄本，如 A, 1006, 2432 等，則無「我們的」（ἡμῶν），那麼就應譯為「主、神、全能者」。後者的讀法和一 8，四 8，十一 17，十五 3，十六 7、14，十九 15，二十一 22 相同。「作王了」（ἐβασίλευσεν）是「βασιλεύ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先知預告式表始的簡單過去式，神開始執掌王權了。隨着地上權勢的崩潰，神開始完全執掌王權了。但 Lenski 卻認為，這裏的簡單過去式是屬整體的簡單過去式，是把過去一直到現在神執掌王權的事實看作是一個整體。

7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祂」（χαίρωμεν καὶ ἀγαλ-

λιώμεν καὶ δώσωμεν τὴν δόξαν αὐτῷ = let us rejoice and be glad and give the glory to Him)。本書採用的希臘文（中英文亦同）讀法，是把「歡喜」、「快樂」、和「歸給」三個動詞都視作現在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這是古抄本 P, 2081, 2344 等的讀法。「歡喜」（χαίρωμεν）是「χαίρ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快樂」（ἀγαλλιῶμεν）是「ἀγαλλιῶ」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這兩個動詞合在一起使用，在新約中另外只出現於太五12，該處是勸信徒要因為「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而歡喜快樂。不過，第三個動詞「歸給」，有的古抄本，如 **N**^a, A, 2042, 2053 等，則寫作「δώσομεν」，那麼就是「δίδωμι」（給與，歸給）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整個語氣不同，譯法也應改為「讓我們歡喜快樂！我們將把榮耀歸給祂」。雖然語意略有出入，但對整個經文意義，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ὅτι ἦλθεν ὁ γάμος τοῦ ἀρνίου καὶ ἡ γυνὴ αὐτοῦ ἠτοιμάσεν ἑαυτήν = for the marriage of the Lamb has come and His bride has made herself ready）。「ὅτι」（因為）所引介的子句，說明他們要歡喜快樂並將榮耀歸給祂的原因。「婚娶」（γάμος）指結婚。Mounce 指出，在聖經時代，男女結婚要有兩次的手續，首先是訂婚，然後才是結婚。訂婚和結婚之間有一段間隔，不過在這段期間內，男女雙方仍被視為夫妻，故本節使用「新婦」（γυνή，妻子）一詞（另見太一18~20），並且男女雙方也必須對對方忠實。結婚時，由男方列隊前往女方迎親，把新婦娶回來後，即在新郎家擺設婚筵。在舊約中，神是以色列人的新郎或丈夫（何二16；賽五十四6；結十六7以下）。在新約中，基督乃是教會的新郎或丈夫（林後十一2；弗五25以下；啓三20，十九7、9，二十一2、9，二十二17）。在福音書中，基督就是新郎（可二19以下；太九15；路五34以下；約三29）。太二十二2~14則用娶親的筵席作比喻。在啓示錄中有三次用婦人來作比方：第十二章懷孕的婦人，第十七和第十九章的大淫婦，和本章一直到啓示錄結束時

的基督的新婦。Swete 指出，第一和第三個，乃代表教會歷史中兩個不同的階段，而中間的那個大淫婦，則是教會的大對頭和大仇敵。「時候到了」（ἦλθεν）是「ἔρχομαι」（來、去）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這是先知預告性的簡單過去式，把未來必定要發生的事，當作已發生過的事實加以記錄。羔羊娶親的婚筵終於來到了。「預備好了」（ἠτοιμάσεν）是「ἔτοιμάζω」的先知預告性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面跟反身代名詞「ἑαυτήν」（她自己），自己預備好了。新婦自己有些事要預備好（約壹三3；猶21；林後七1），不過，主要的工作還是要基督去預備（弗五25以下）。見二十一2的「新婦妝飾整齊」。

8 「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ῇ ἵνα περιβάληται βύσσινον λαμπρὸν καθαρὸν = and it was given to her to clothe herself in fine linen, bright and clean）。「蒙恩」（ἐδόθη）是「δίδωμι」（給與）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被賜給，被允許。後面接間接受詞「αὐτῇ」（她），被賜給她，她蒙允許。其直接受詞乃「ἵνα」所引介的半結束句，「穿」（περιβάληται）是「περιβάλλω」的簡單過去式關身語態假設語氣，這是一個複合動詞，由介詞「περί」（週圍，around）和動詞「βάλλω」（拋投，丟擲）複合而成，把衣服拋投包裹身體的四週，故即穿衣服。這裏新婦所穿的新娘服裝，乃是基督所賜給的。「ἐδόθη」（蒙恩，被賜給）這樣的寫法，在啓示錄中出現了二十多次。假設語氣「περιβάληται」（穿）後面還跟一個直接受詞「βύσσινον」（細麻衣，見十八16），而這細麻衣又有兩個形容詞「λαμπρὸν」（光明）和「καθαρὸν」（潔白）來修飾它。這樣的裝飾，另請參考本章第十四節陪伴「神之道」的天上的衆軍的衣飾。和十七4，十八16那大淫婦的穿着，恰是一個鮮明的對比。

「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τὸ γὰρ βύσσινον τὰ δικαιώματα τῶν ἁγίων ἐστίν = for the fine linen is the

righteous acts of the saints)。這是由「γάρ」(因為，中文聖經未譯)引介的子句，說明新婦的衣服，也說明，爲甚麼新婦和基督有一些工作必須先作完(見腓二12以下)。「所行的義」(τὰ δικαιώματα)即公義的作爲，後面跟所有格「τῶν ἁγίων」(衆聖徒)，故指衆聖徒公義的作爲。關於「τὰ δικαιώματα」請見十五4的「公義的作爲」，另外請見羅五18的「義行」。

9 「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καὶ λέγει μοι, Γράψον· μακάριοι οἱ εἰς τὸ δεῖπνον τοῦ γάμου τοῦ ἀρνίου κεκλημένοι = and he said to me, "Write,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invited to the marriage supper of the Lamb'")。「天使吩咐我說」(καὶ λέγει μοι)直譯應作「他對我說」。原文無「天使」。「他」是指誰，一般認定是十七1的七位天使中的那一位。從接下去這一節的經文看，約翰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顯然約翰誤認這位天使是主自己。在啓示錄全書中，約翰從未要敬拜天使。「說」(λέγει)是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極爲活潑生動。本句以下的部分是這位天使對他說的話之內容。「你要寫上」(γράψον)是「γράφω」(寫)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第二人稱單數。同樣的語法請見一11，十四13。接下去是天使要他寫下的句子：「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這是本書中所講七個「有福」中的第四個(一3，十四13，十六15，十九9，二十6，二十二7、14)。「被請」(κεκλημένοι)是「καλέω」(呼叫，召喚)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前帶冠詞「οἱ」當名詞解，指受召喚者，即被邀請的人。請參考太二十二3；路十四17；另見啓十七14。這裏所記的這個「福」，令人想起路十四15的記錄(同時參照太八11，二十六29)。

「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καὶ λέγει μοι, Οὗτοι οἱ λόγοι ἀληθινοὶ τοῦ θεοῦ εἰσιν = and he said to me, "These are true words of God")。這是那位天使對約翰所講的另一句話。這句話所證實的，不單是第四個「有福了」的這句話，

至少也包括第六至第八節頌讚的話，但更可能是包括了第十七章第一節開始以來，天使所講的一切話。

10 「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καὶ ἔπεσα ἔμπροσθεν τῶν ποδῶν αὐτοῦ προσκυνῆσαι αὐτῷ = and I fell at his feet to worship him)。「俯伏」(ἔπεσα)是「πίπτω」(跌倒，落下)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動詞表示的是敬拜動作的一部分。「ἔμπροσθεν」(在……之前)是副詞當介詞用，在他腳前。「要拜」(προσκυνῆσαι)是「προσκυνέω」(敬拜)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表目的。他俯伏在他腳前，目的是要拜他。很顯然，約翰誤認這位天使是主自己，所以才會有此舉動。有些解經者認爲，因爲當時小亞西亞一帶流行敬拜天使之事，所以約翰才特別以這段話間接表明敬拜天使的錯誤。但是這樣的看法並不可取，因爲約翰所受的教導，是絕對不可拜神以外的任何東西，包括天使(西二18)，故他不可能如此裝腔作勢。

「千萬不可，我和你並你那些爲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ὄρα μὴ· σύνδουλός σου εἰμι καὶ τῶν ἀδελφῶν σου τῶν ἐχόντων τὴν μαρτυρίαν Ἰησοῦ = do not do that; I am a fellow servant of yours and your brethen who hold the testimony of Jesus)。「千萬不可」(ὄρα μὴ)，這是當時的一個習慣用語，全文應作「ὄρα μὴ ποιήσης τοῦτο」(see that you do not do this，千萬不可作這事)。按全文的結構，「ὄρα」(看)是「ὀρά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後面跟否定詞「μὴ」和「ποιήσης」(作，ποι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表禁止。像這樣完整的結構，請參可一44和帖前五15。本節省略了「ποιήσης τοῦτο」，只寫「ὄρα μὴ」，不過意思已表達了。同樣的省略寫法，另外出現於啓二十二9。接下去這句話原文極爲生動。第一個字「σύνδουλος」直譯是「同僕」，即同作僕人的。這個字排在最前面，表示強調自己的身分。我是你的「同僕」，或我是和你一同作僕人的。「καὶ τῶν ἀδελφῶν σου」(和你的弟兄)，我是

和你和你的弟兄一同作僕人的。「你的弟兄」(τῶν ἀδελφῶν σου) 後面跟着一個修飾詞「τῶν ἐχόντων τὴν μαρτυρίαν Ἰησοῦ」，直譯可作「擁有耶穌的見證的」。「你的弟兄，就是那些擁有耶穌的見證的。」關於「耶穌的見證」或「爲耶穌作見證」，請見一2、9，六9，十二17，二十二4。Mounce 認爲，這裏「耶穌的見證」(τὴν μαρτυρίαν Ἰησοῦ) 應該當作主詞所有格，即耶穌所作的見證，就是耶穌用祂的生和祂的死所作的見證。如此，就不是指爲耶穌作見證。他又指出，按一2、9，十二17所記的用法，本節應當如此解釋較妥當。而擁有耶穌見證的人，即跟隨祂的人，如此即可知道，如何爲祂作忠心的見證人(一5，三14)。那天使不允許約翰敬拜他，理由是，他也和約翰一樣，是同作僕人的。按照基督的教導(太十八28以下，二十四49)，保羅(西一7，四7)，和約翰的教導(啓六11)，所有的基督徒都是「σύνδουλος」(同作僕人的)。天使也是作神的奴僕(來一4~14)。

「你要敬拜神，因爲豫言中的靈意，乃是爲耶穌作見證」(τῷ θεῷ προσκύνησον. ἡ γὰρ μαρτυρία Ἰησοῦ ἐστὶν τὸ πνεῦμα τῆς προφητείας = worship God. For the testimony of Jesus is the spirit of prophecy)。「你要敬拜神」這個命令句中，第一個字是「τῷ θεῷ」(神)，強調了敬拜的對象。「敬拜」(προσκύνησον) 是「προσκυν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第二人稱單數。接下去是「γάρ」(因爲) 引介的子句，像第八節一樣，說明他應當如此作的原因。「豫言中的靈意，乃是爲耶穌作見證」(ἡ μαρτυρία Ἰησοῦ ἐστὶν τὸ πνεῦμα τῆς προφητείας) 這句話的實際含意，學者看法不一。一派看法，把「ἡ μαρτυρία Ἰησοῦ」當作受詞所有格，即爲耶穌作見證。按照這樣的看法，所有的豫言之精意，都是在爲耶穌作見證的。但另一派的看法，把「ἡ μαρτυρία Ἰησοῦ」當作主詞所有格，即耶穌用祂的生和祂的死所見證的，乃是豫言的精意。其實這兩種詮釋，含意雖然不同，但在真理上並不衝突。這位天使所指的，這乃是他應當敬拜神的原因。

2. 戰士彌賽亞的出現 (十九11~16)

第十九章

11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καὶ εἶδον τὸν οὐρανὸν ἠνεωγμένον, καὶ ἰδοὺ ἵππος λευκός = and I saw heaven opened; and behold, a white horse)。直譯應作「我看見天開了，看哪，有一匹白馬」。「開了」(ἠνεωγμένον) 是「ἀνοίγω」(裂開) 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作爲「天」(τὸν οὐρανόν) 之述語，故作直接受格。以西結書以此作爲其開始(結一1)。同樣的現象也在耶穌受洗時發生(太三16；路三21；不過可一10則用了另一個字 σχιζομένους)。耶穌也曾對拿但業預言到天開的事(約一51)。啓四1記錄天上的門開了；十一19則是天上的殿開了；另外則記錄天使由天而降的事(十1，十四17，十八1)，以及有聲音從天上發出來(十九1)。「看哪」(ἰδοὺ)，故後面跟主格「ἵππος λευκός」(白馬)，關於「白馬」請另見六2。在本節及六2，白馬都是得勝的象徵，不過，兩處經文坐在馬上的騎者，卻有很大的不同。請見以下的說明。

「騎在馬上的，稱爲誠信真實，祂審判爭戰都按着公義」(καὶ ὁ καθήμενος ἐπ' αὐτὸν καλούμενος πιστός καὶ ἀληθινός, καὶ ἐν δικαιοσύνῃ κρίνει καὶ πολεμεῖ = and He who sat upon it is called Faithful and True; and in righteousness He judges and wages war)。「騎」(καθήμενος) 是「κάθημαι」(坐、騎) 的現在式關身形主動意分詞，後跟介詞片語「ἐπ' αὐτόν」(牠的上面，即馬的上面)，前面帶冠詞「ὁ」，故作名詞解，坐在馬上面的。「稱爲」(καλούμενος) 是「καλέω」(呼喚，稱呼) 的現在式被動語態分詞，被稱爲。有的古抄本(例如：046) 把這個分詞置於「誠信」之前；有的古抄本(如：N) 置於「誠信」和「真實」的中間；另有古抄本(如：2028, 2029等) 置於「誠信」和「真實」之後。不過這個分詞的位置無論放在甚麼地方，都不影響本句的意義。「誠信」(πιστός) 和「真實」(ἀληθινός) 這兩

個詞在一起，用以指基督，請參考一5，三7、14，二十二6。所以，這位騎在馬上的，顯然是彌賽亞。「祂審判」（κρίνει）、「祂爭戰」（πολεμεί），這位彌賽亞既是審判官，也是戰士（見賽十一3以下），不過，祂的審判和爭戰都是「按着公義」（ἐν δικαιοσύνη）（請見十五3，十六5、7，十九2）。祂要審判那獸（敵基督），也要和那獸爭戰。早先，撒但在試探耶穌時，曾要求祂妥協，即可給祂得勝，被祂拒絕了。如今耶穌最終得勝了。Mounce 指出，在猶太人的次經「巴錄二書」（II Baruch）第七十二章，曾經指出，當彌賽亞來到時，祂要呼召列國，擊殺其中一部分，赦免其中的另一部分。像這樣，彌賽亞以得勝的戰士出現的，在另一卷偽經「所羅門詩篇」（Psalms of Solomon）十七23~27也有記錄；其中的用詞和本段極為接近：「祂要用鐵杖打碎他們的一切物質；祂要以祂口中的話消滅不敬畏神的列國。」這樣的彌賽亞盼望，對新約並非陌生，請參閱帖後一7~10；太二十五41。

12 「祂的眼睛如火焰，祂頭上戴着許多冠冕，又有寫着的名字，除了祂自己沒有人知道」（οἱ δὲ ὀφθαλμοὶ αὐτοῦ ὡς φλόξ πυρός, καὶ ἐπὶ τὴν κεφαλὴν αὐτοῦ διαδήματα πολλά, ἔχων ὄνομα γεγραμμένον ὃ οὐδεὶς οἶδεν εἰ μὴ αὐτός = and His eyes are a flame of fire, and upon His head are many diadems; and He has a name written upon Him which no one knows except Himself）。「如火焰」本書所採用的希臘文經文，和中文聖經的譯法是根據古抄本 A, 1006, 2065, 2073, 2432 等的讀法，在「φλόξ πυρός」（火焰）之前有一個「ὡς」（如）字，這樣的讀法也和一14、二18的讀法一致。但另外有古抄本，如 N, P, 046, 051, 1, 94 等則沒有「ὡς」，直譯應作「祂的眼睛是火焰」。形容祂的目光炯炯明亮，沒有任何事物能瞞得過祂的眼睛。「許多冠冕」（διαδήματα πολλά），原文無「戴」。新約中有兩種「冠冕」，這裏用的是「διαδήματα」，指的是君王所戴的冠冕；另一種是「στέφανος」，是指競技得勝的冠冕（林前九25）。在十二3，龍的七頭上各有一個冠冕，十三1第一獸的十頭上也各有

一個冠冕。同樣的，這位得勝的彌賽亞頭上也有「冠冕」，而且是「許多」冠冕，因為祂是「萬王之王」（十九16）。「有」（ἔχων）是「ἔχω」的現在式分詞主格。這個分詞的用法，可能應當視為是獨立主格（nominative absolute），也就是把這分詞當直說語氣的動詞用，「祂有」。後面跟直接受詞「ὄνομα γεγραμμένον」（寫着的名字），直譯可作「一個寫着的名字」。「寫着」（γεγραμμένον）是「γράφω」（寫）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如同二17的用法（另見三12）。後面再跟一個關係子句「ὃ οὐδεὶς οἶδεν」（which no one knows）。關係代名詞「ὃ」（which）的前述詞乃「ὄνομα」（名字）。「除了」（εἰ μὴ）是慣用語，在語助詞「εἰ」（if）和否定詞「μὴ」之後省略了動詞。關於這個新的名字，請參考二17和三12的描寫。另見十四1，那十四萬四千人的額上都寫有基督的名，和十七5那大淫婦額上的名號。這裏的話補充了耶穌在太十一27所說的。

13 「祂穿着濺了血的衣服，祂的名稱為神之道」（καὶ 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ος ἱμάτιον βεβαμμένον αἵματι, καὶ κέκληται 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 ὁ λόγος τοῦ θεοῦ = and He is clothed with a robe dipped in blood; and His name is called The Word of God）。「穿着」（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ος）是「περιβάλλω」（穿，請見第8節）的現在完成式關身語態分詞，這個動詞在啓示錄中經常出現，後面跟直接受詞「ἱμάτιον」（衣服）。「濺了」，中文聖經的譯法乃依據古抄本 P 的讀法，應當寫作「ῥεραντισμένον」，是「ῥαντίζω」（噴、濺）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修飾衣服，這衣服上濺了血。另有古抄本也是用這個字，不過寫作「ἐρραντισμένον」（見古抄本 1006, 2065, 2432 等）。本書所採用的希臘文「βεβαμμένον」則是古抄本 A, 046, 051, 1, 94, 1854 等的讀法，這個字的意思是：浸、泡，是「βάπτω」（浸）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修飾衣服，祂身上的衣服，在血裏浸過了。後者的用法極為大膽，本書所採用的英文譯法，也是使用這個字。不過無論使用那一種

讀法都一樣，這位彌賽亞身上所穿的衣服濺滿了血（見賽六十三1~6）。這血並非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而是祂擊殺仇敵所留下來的。「血」（αἷματι）如果用「βεβαμμένον」（浸）則應解為位置格，浸在血裏；如果用「ῥεραντισμένον」（濺）則應解作憑藉格，用血濺。「神之道」（ὁ λόγος τοῦ θεοῦ），我們可以把這個名字視為那一個除了祂以外，無人知道的祕密名字之補充解釋，也可以視之為在那個祕密名字之外的另一個名字。把「λόγος」（道）當作個人的名號，並用之以指基督，在新約中只有約翰的著作如此用過；勉強一點，也許可以說來四12也曾用過。在約一1、14稱為「這道」，在約壹一1稱為「生命之道」，在此則稱為「神之道」。由這個詞的用法，可以作為分辨作者的依據之一。這裏所用的片語，路加和保羅，也曾在他們的著作中出現，以教導有關基督的事（路五1，八11等；林前十四36；林後二17等）。耶穌自己乃神對人最終，也是最完全的啓示（來一1以下）。

14 「在天上的衆軍，騎着白馬，穿着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祂」（καὶ τὰ στρατεύματα τὰ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ἠκολούθει αὐτῷ ἐφ' ἵπποις λευκοῖς, ἐνδεδυμένοι βύσσινον λευκὸν καθαρὸν = and the armies which are in heaven, clothed in fine linen, white and clean, were following Him on white horses）。「在天上的衆軍」，注意，「衆軍」（στρατεύματα）前面有一個冠詞「τά」；「在天上」（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前面也有一個同樣的冠詞「τά」，後者用以修飾前者。請參考十二7，在該處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太二十六53，耶穌一時之間可以求父為祂差遣十二營多天使；另外請參考來一6以下、14；太十三41；啓五11以下。「騎着白馬」（ἐφ' ἵπποις λευκοῖς）原文無「騎」，在白馬上，和他們的領導者一樣（見第11節）。「穿着細麻衣，又白又潔」，這裏的衣飾和新婦一樣（見第8節）。請注意，這裏的「穿」（ἐνδεδυμένοι）是「ἐνδύω」的現在完成式關身語態分詞，和第十三節和第八節的「穿」（περιβάλλω）用的動詞原文不

一樣，在此所用的動詞和一13和十五6一樣。「跟隨」（ἠκολούθει）是「ἀκολουθέω」的過去不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第三人稱單數，因為其主詞「衆軍」（τὰ στρατεύματα）是中性複數，故可以用單數的動詞。Mounce對於這些「天上的衆軍」的成員，持另外一種看法。他承認，一般認為，這「天上的衆軍」是由天使組成的。但參照與本段平行的經文十七14，該處明說，同着羔羊與仇敵爭戰的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因此，本節的這些「天上的衆軍」，應該也包括那些為主忠心至死以致殉道者。另外 Mounce 又指出一點，實際的爭戰是基督親自完成的，從第十五和二十一節看，是從基督口中出來的劍擊殺了祂的仇敵。雖然第十九節說到「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們的衆軍都聚集，要與騎白馬的並祂的軍兵爭戰」，但他們並沒有實際去爭戰。

15 「有利劍從祂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καὶ ἐκ τοῦ στόματος αὐτοῦ ἐκπορεύεται ῥομφαία ὀξεῖα, ἵνα ἐν αὐτῇ πατάξῃ τὰ ἔθνη = and from His mouth comes a sharp sword, so that with it He may smite the nations）。「出來」（ἐκπορεύεται）是「ἐκπορεύω」的現在式直說語氣，由介詞「ἐκ」（out，向外）和「πορεύω」（來、去）複合而成，跟另一個由介詞「ἐκ」所引介的片語「ἐκ τοῦ στόματος αὐτοῦ」（從祂口中），注意，動詞的字首和介詞片語重複「ἐκ」。「利劍」的「劍」（ῥομφαία）請參考一16和二2、16。後面跟由「ἵνα」（為了，好叫）所引介的子句。「ἐν αὐτῇ」（用它），中文聖經未譯，憑藉格。「擊殺」（πατάξῃ）是「πατάσσ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因與「ἵνα」合用。後面跟直接受詞「τὰ ἔθνη」（列國）。這個目的子句直譯可作「為使祂可以用它擊殺列國」。「擊殺」這個動詞已在十一6出現。和賽十一4的用法一樣，這裏擊殺一詞應該當法律上的用詞解，即相當於定罪。

「祂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醱」（καὶ αὐτὸς ποιμανεῖ αὐτοὺς ἐν ῥάβδῳ σιδηρᾷ, καὶ αὐτὸς πατεῖ

τὴν ληνὸν τοῦ οἴνου τοῦ θυμοῦ τῆς ὀργῆς τοῦ θεοῦ τοῦ παντοκράτορος = and He will rule them with a rod of iron; and He treads the wine press of fierce wrath of God, the Almighty)。注意這兩句話都各有一個加強語氣的「αὐτός」(祂)，故應譯作「祂必親自」。「轄管」(ποιμανεῖ)是「ποιμαίνω」(牧養)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請參考二27和十二5，該處也一樣說是「用鐵杖」(ἐν ῥάβδῳ σιδηρᾷ，憑藉格)轄管他們。關於視基督為牧者，請參考彼前二25和來十三20。本句可譯作「祂必親自用鐵杖牧養他們」。「踹」(πατεῖ)是「πατέω」(踐踏)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請注意，「轄管」這個動詞是未來式，而這裏的「踹」則是現在式，語意沒有改變，但動詞的時式不同。另外，「踹」的主詞也有一個強調用的「αὐτός」(祂)，後面跟直接受詞「τὴν ληνόν」(酒醱)。本句直譯可作「祂要親自踹酒醱」。「酒醱」(τὴν ληνόν)的後面跟着四個所有格來形容它：「τοῦ οἴνου」(酒)，「τοῦ θυμοῦ」(怒氣)，「τῆς ὀργῆς」(忿怒)，和「τοῦ θεοῦ τοῦ παντοκράτορος」(全能的神，本詞應該當作一個所有格解)，直譯可作「全能神忿怒怒氣之酒的酒醱」。這裏所用的這些作形容用的表象，取自十四8、10、19以下，十六19等。其實本節所述，十九13已經暗示了，這裏的舊約背景出自賽六十一1以下。

16 「在祂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着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καὶ ἔχει ἐπὶ τὸ ἱμάτιον καὶ ἐπὶ τὸν μηρὸν αὐτοῦ ὄνομα γεγραμμένον· Βασιλεὺς βασιλέων καὶ κύριος κυρίων = and on His robe and on His thigh He has a name written: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有」(ἔχει)是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祂有。其直接受詞乃「ὄνομα」(一個名字)，「寫着」(γεγραμμένον)是「γράφω」(寫)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修飾「ὄνομα」(一個名字)，祂有一個被寫着的名字。這個被寫的名字是在「衣服上」(ἐπὶ τὸ ἱμάτιον)和「大腿上」(ἐπὶ τὸν μηρὸν)，這兩個片語都是由介詞「ἐπί」

(在其上)引介的片語，表位置。「大腿」(μηρόν)是古字，新約中只出現這一次。在「τὸν μηρόν」(大腿)之前的連接詞「καί」也可解作「even」，故亦可譯作「在祂衣服上，甚至在祂大腿上」。「萬王之王，萬主之主」這個尊稱，在十七14已用於稱呼那羔羊，不過在彼處，次序倒過來「萬主之主，萬王之王」。

3. 敵基督和其追隨者被擒拿 (十九17~21)

第十九章

17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站在日頭中，向天空所飛的鳥，大聲喊着說」(καὶ εἶδον ἓνα ἄγγελον ἐστῶτα ἐν τῷ ἡλίῳ καὶ ἔκραξεν ἐν φωνῇ μεγάλῃ λέγων πᾶσιν τοῖς ὀρνέοις τοῖς πετομένοις ἐν μεσουρανήματι = and I saw an angel standing in the sun; and he cried out with a loud voice, saying to all the birds which fly in midheaven)。「一位天使」的「ἓνα」不是數詞「一」，而應該當作不定冠詞「a」解。當作「我看見」(εἶδον)的直接受詞。後接分詞片語「ἐστῶτα ἐν τῷ ἡλίῳ」(站在日頭中)是修飾「ἄγγελον」(天使)用。「站」(ἐστῶτα)是「ἵστημι」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不及物)分詞，陽性直接受格，和其所修飾的「ἄγγελον」(天使)相一致。「喊」(ἔκραξεν)是「κράζ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他喊叫。後接憑藉格的介詞片語「ἐν φωνῇ μεγάλῃ」(用一個大的聲音)。他用一個大聲音喊叫。「向天空所飛的鳥」直譯應作「向所有在半空中飛的鳥」。「飛」(πετομένοις)是「πέτομαι」的現在式關身形主動意分詞，中性複數間接受格，和「鳥」(ὀρνέοις)相一致，飛的鳥。後面接表位置的介詞片語「ἐν μεσουρανήματι」(在半空中)。「半空中」(μεσουρανήματι)是由「μέσος」(中間)和「οὐρανός」(空中，天上)複合而成。

「你們聚集來赴神的大筵席」(δεῦτε συνάχθητε εἰς τὸ δεῖπνον τὸ μέγα τοῦ θεοῦ = come, assemble for the great supper of God)。「你們聚集來」直譯應作「你們來，你們要

聚集。「你們來」(δεῦτε)是由副詞「δεῦρο」(原意爲「在此」,但用於作「你來」之助動詞,見十七1)變化而來,相當於勸勉語氣,後面跟命令語氣「συνάχθητε」(你們要聚集)是「συνάγ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命令語氣。「你們來,你們要聚集」的後面跟一個表示目的的介詞「εἰς」(爲了,中文聖經爲了語意流暢,譯作「赴」),目的是爲了「神的大筵席」。基督在太二十四28說,「屍首在那裏,鷹也必聚在那裏。」這裏用來描寫彌賽亞得勝以後戰場上的光景,極爲大膽,甚爲有力。Swete說,這就好像擺在神的桌上的獻祭之筵席,任由空中的飛鳥來啄食。這裏題到的戰場,是否就是十六16的「哈米吉多頓」,或是二十八的「歌革和瑪各」,學者之間仍無定論。不過二十八以下的經文,可能是出自結三十九17以下。當注意的是,啓示錄中的記錄,並不是按照時間的先後次序。要怎麼確定這些事件的先後次序,實在不易,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末期已近了。

18 「可以喫君王與將軍的肉」(ἵνα φάγητε σάρκας βασιλέων καὶ σάρκας χιλιάρχων = in order that you may eat the flesh of kings and the flesh of commanders)。由語助詞「ἵνα」和假設語氣「φάγητε」(吃,「ἔσθί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所構成的目的子句。他們來,他們聚集的目的是爲了神的大筵席。他們來赴這大筵席的目的是,可以吃「君王與將軍的肉」。「肉」(σάρκας)是「σάρξ」的複數,在「君王」、「將軍」這兩個名詞之前都各有一個「σάρκας」。不只一塊肉,是一塊一塊的肉。以下所題的這些名詞,是要包括戰場上死去的各階層的人物(見六15,十一13,十三16,十九15,二十12)。在戰爭之中,是沒有貧富貴賤之分的。

19 「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們的衆軍,都聚集,要與騎白馬的並祂的軍兵爭戰」(καὶ εἶδον τὸ θηρίον καὶ τοὺς βασιλεῖς τῆς γῆς καὶ τὰ στρατεύματα αὐτῶν συνηγμένα ποιῆσαι τὸν πόλεμον μετὰ τοῦ καθημένου ἐπὶ τοῦ ἵππου

καὶ μετὰ τοῦ στρατεύματος αὐτοῦ = and I saw the beast and the kings of the earth and their armies, assembled to make war against Him who sat upon the horse, and against His army)。本節主要動詞乃「我看見」(εἶδον),以下的「那獸」、「地上的君王」、「他們的衆軍」都是這個動詞的直接受詞。這獸和牠的衆軍,請見十六13以下。在十七16以下,這獸曾經領導十王和巴比倫爭戰;但他們也與羔羊爭戰(十七14)。「聚集」(συνηγμένα)是「συνάγω」(見第17節)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中性複數直接受格,這個分詞片語作爲上述那些受詞的補充語。本節的「聚集」(συνηγμένα)含有整隊列陣出戰的意思。後面跟不定詞片語「ποιῆσαι τὸν πόλεμον μετὰ」(to make war against),目的是要和「騎馬的」(原文無「白」,中文聖經是按第11節加上去的)和「祂的軍兵」爭戰。這裏的用詞,請參考十二7,十六14,二十八。

20 「那獸被擒拿,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迷感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也與獸同被擒拿」(καὶ ἐπάσθη τὸ θηρίον καὶ μετ' αὐτοῦ ὁ ψευδοπροφήτης ὁ ποιήσας τὰ σημεῖα ἐνώπιον αὐτοῦ, ἐν οἷς ἐπλάνησεν τοὺς λαβόντας τὸ χάραγμα τοῦ θηρίου καὶ τοὺς προσκυνούντας τῇ εἰκόνι αὐτοῦ = and the beast was seized, and with him the false prophet who performed the signs in his presence, by which he deceived those who had received the mark of the beast and those who worshiped his image)。「被擒拿」(ἐπάσθη)是「πιάζω」(另外一種寫法是「πέζω」)的先知預告性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動詞含有敵意的捉拿之意思,請見約七30、32;徒十二4等。請見帖後二8,那不法的人顯現以後,主必滅絕他們。「假先知」(ψευδοπροφήτης)由「ψεῦδος」(假的)和「προφήτης」(先知)複合在一起。可能是指十三11~17,十六13,二十10的那第二獸。但Charles認爲,這是指當時羅馬宮廷中,那些以法術瞞上欺下,誘人拜皇帝(獸)像的人。「在獸面前曾行

奇事」，同十三14，請參考該處的說明。「ἐν οἷς」(by which，用這些)中文聖經未譯，介詞「ἐν」應當解作憑藉介詞「用」，關係代名詞「οἷς」(which)，指前面的「奇事」。「迷惑」(ἐπλάνησεν)是「πλανά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其主詞乃前面的「假先知」(ψευδοπροφήτης)，後面跟兩個直接受詞：「τοὺς λαβόντας τὸ χάραγμα τοῦ θηρίου」(那接受了獸的印記的)和「τοὺς προσκυνούντας τῇ εἰκόνι αὐτοῦ」(那敬拜牠的像的)。「接受了」(λαβόντας)是「λαμβάν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複數直接受格，前帶冠詞「τούς」當名詞解，後帶直接受詞「τὸ χάραγμα τοῦ θηρίου」(獸的印記)。他所能迷惑的第一種人，是那些接受了獸的印記的人。「獸的印記」，請參考十三16，十四9以下，十六2，二十四4。這假先知所能迷惑的第二種人是「那敬拜牠的像的」。「敬拜」(προσκυνούντας)是「προσκυνέ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複數直接受格，前帶冠詞「τούς」當名詞解，後跟間接受詞「τῇ εἰκόνι」(像)，指那敬拜牠(獸)的像的人。請參考三15。

「他們兩個就活活的被扔在燒着硫磺的火湖裏」(ζῶντες ἐβλήθησαν οἱ δύο εἰς τὴν λίμνην τοῦ πυρός τῆς καιομένης ἐν θείῳ = these two were thrown alive into the lake of fire which burns with brimstone)。「他們兩個」，數詞「δύο」(二)前帶冠詞「οἱ」，這兩個，指獸和那假先知。「活活的」(ζῶντες)是「ζά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主格的述語。「被扔」(ἐβλήθησαν)是「βάλλ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其主詞乃「這兩個」。後面跟介詞「εἰς」(into)所引介的片語「εἰς τὴν λίμνην τοῦ πυρός」(火湖裏)作為其直接受詞。「火」(τοῦ πυρός)是所有格，形容那湖，請參考二十10，二十一8。這乃是撒但，那獸，假先知，和惡人永遠的住處。「燒着硫磺」(τῆς καιομένης ἐν θείῳ)，繼續描述這「湖」(τὴν λίμνην)的光景，原來應該用直接受格，和「λίμνην」相一致，但可能因為中間隔了一個所有格「τοῦ πυρός」(火)，所以在此也用所有格。在二十一8就沒有這

種不一致的現象了。「硫磺」(ἐν θείῳ)請見十四10，二十一10，二十一8。這裏清楚地教導了地獄存在的事實，不過我們不可把這裏對地獄的描述完全照字面解釋，就像第四、五、二十一、二十二章的「天」，也不可嚴格照字面解釋一樣。這兩者都不可用純物質的實體來解。

21 「其餘的被騎白馬者口中出來的劍殺了」(καὶ οἱ λοιποὶ ἀπεκτάνθησαν ἐν τῇ ῥομφαίᾳ τοῦ καθημένου ἐπὶ τοῦ ἵππου τῇ ἐξελεύσει ἐκ τοῦ στόματος αὐτοῦ = and the rest were killed with the sword which came from the mouth of Him who sat upon the horse)。「其餘的」(οἱ λοιποὶ)指敵人(君王和他們的衆軍，見第19節)中剩下來的。「被殺了」(ἀπεκτάνθησαν)是「ἀποκτείνω」的有效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那些拜獸像的，不是和那獸和假先知同一次就全被丟進火湖裏的。「劍」(ἐν τῇ ῥομφαίᾳ)有表憑藉的介詞「ἐν」(with)，中文聖經未譯，用劍，被用劍殺了。這「劍」(τῇ ῥομφαίᾳ)後面有兩個片語來修飾它：其一是「騎白馬者」(τοῦ καθημένου ἐπὶ τοῦ ἵππου，坐在馬上的)，這劍是屬於那坐在馬上的(見第11節)；其二是「(祂)口中出來的」(τῇ ἐξελεύσει ἐκ τοῦ στόματος αὐτοῦ，見第13節)，請注意，這裏的「τῇ ἐξελεύσει」(出來)是憑藉格，和「劍」(τῇ ῥομφαίᾳ)相一致。

「飛鳥都喫飽了他們的肉」(καὶ πάντα τὰ ὄρνεα ἐχορτάσθησαν ἐκ τῶν σαρκῶν αὐτῶν = and all the birds were filled with their flesh)。「喫飽了」(ἐχορτάσθησαν)是「χορτάζω」的有效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照第十七節的邀請，這些半空中飛的鳥都吃飽了「他們的肉」(ἐκ τῶν σαρκῶν αὐτῶν)。

4. 撒但被捆綁(二十一1~3)

第二十章

1 「手裏拿着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鍊子」(ἔχοντα τὴν

κλειν τῆς ἀβύσσου καὶ ἄλυσιν μεγάλην ἐπὶ τὴν χεῖρα αὐτοῦ = having the key of the abyss and a great chain in his hand)。這位天使是「從天降下」，如同十1和十八1。Mounce 認為，這位天使可能就是第九章那位開了無底坑，使蝗蟲出來傷人者。這位天使「有無底坑的鑰匙」(ἔχοντα τὴν κλειν τῆς ἀβύσσου)，如同九1，請參考。「一條大鍊子」(ἄλυσιν μεγάλην)，即捆鎖犯人的鍊子，由否定字首「ἀ」和「λύω」(釋放)複合而成。保羅在羅馬身上就帶着這樣的鎖鍊(提後一16)，彼得在耶路撒冷的監獄中也一樣(徒十二6)。「手裏」(ἐπὶ τὴν χεῖρα αὐτοῦ)直譯「在他的手上」，隨時都可以使用。這裏介詞「ἐπί」(在上)之後跟直接受格，在一20「我右手中」，則是介詞「ἐπί」(在上)後跟所有格「τῆς δεξιᾶς μου」(我的右手)。

2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καὶ ἐκράτησεν τὸν δράκοντα, ὁ ὄφις ὁ ἀρχαῖος, ὃς ἐστὶν Διάβολος καὶ ὁ Σατανᾶς, καὶ ἔδησεν αὐτὸν χίλια ἔτη = and he laid hold of the dragon, the serpent of old, who is the devil and Satan, and bound him for a thousand years)。「捉住」(ἐκράτησεν)是「κρατ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其主詞乃第一節的那位天使，其直接受詞乃「τὸν δράκοντα」(那龍)，直接受格。這龍自起初即在那獸和那假先知背後。現在牠被捉住了。「就是古蛇」(ὁ ὄφις ὁ ἀρχαῖος)，和十二9一樣的用詞，請參考。照文法構造，「古蛇」應該是「那龍」的同位語，不過「那龍」(τὸν δράκοντα)是直接受格，而此處的「古蛇」(ὁ ὄφις ὁ ἀρχαῖος)是主格，可能是仍保留了十二9的主格之用法(這是啓示錄中常見的破格文體，見一5等)。接着是由關係代名詞「ὃς」(who)所引介的子句，進一步說明「那龍」。「ὃς ἐστὶν Διάβολος καὶ ὁ Σατανᾶς」直譯應作「牠是魔鬼，就是撒但」。本節的文法結構不同於十二9。「捆綁」(ἔδησεν)是「δ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主詞

仍是第一節的那位天使，其直接受詞乃「αὐτόν」(牠，指那龍)。「一千年」(χίλια ἔτη)是直接受格，表時間的長短。在這裏我們面對了和「一千二百六十天」一樣的難題。啓示錄中用了許多表象，到底這裏的「一千年」實際指多長的時間？古今學者題出許許多多的說法，但仍無法取得一個共識，可能我們惟一的答案是彼得的話，「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後三8)。我們應當記住，我們是在時間和空間之下存活。神是超越時間和空間之上，祂的時間計算方法不同於我們。啓示錄這卷書，是爲了安慰當時受逼迫的信徒而寫的，不是要引起他們在教義上的糾紛，因此，我們也不應在這問題上爭論不休。

3 「扔在無底坑裏，將無底坑關閉，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國」(καὶ ἔβαλεν αὐτὸν εἰς τὴν ἄβυσσον καὶ ἔκλεισεν καὶ ἐσφράγισεν ἐπάνω αὐτοῦ, ἵνα μὴ πλανήσῃ ἔτι τὰ ἔθνη = and threw him into the abyss, and shut it and sealed it over him, so that he should not deceive the nations any longer)。「扔」(ἔβαλεν)是「βάλλω」(拋擲，丟投)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其主詞仍是第一節的那位天使，其直接受詞乃「αὐτόν」(牠，指那龍)，後面再接介詞片語「εἰς τὴν ἄβυσσον」(入無底坑裏)作受詞。Mounce 指出，當時觀念中的無底坑，乃是地面之下一個無底坑穴。請參考九1以下。路八31的那羣鬼，知道他們的去處是無底坑，那裏有無底坑的使者在管轄，這使者有可能是撒但自己，或是類似的權勢。Swete 指出，他們已經從天上被摔下來(十二9)，現在又被從地上扔出去，回到了他們原來所屬的地方。「關閉」(ἔκλεισεν)和「用印封上」(ἐσφράγισεν)分別是「κλείω」和「σφραγίζω」的有效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其主詞仍爲第一節的那位天使，沒有直接受詞，故應各補上一個「αὐτήν」(它，指無底坑，因爲無底坑的原文是陰性)，後接副詞片語「ἐπάνω αὐτοῦ」(在牠之上，指那龍，因爲龍的原文是陽性)。在那龍的上頭，把無底坑關閉，又用

印封上了。接着是由「ἵνα」(爲了)所引介的目的子句。「迷惑」(πλανήση)是「πλανά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前帶否定詞「μή」，不得，或不能迷惑，其主詞乃那龍，其直接受詞乃「τὰ ἔθνη」(列國)。在經過那麼多試煉和逼迫，現在知道那龍如今被如此嚴嚴的關閉，對讀者當是何等的釋懷，難怪一般基督徒，古今都是如此憧憬這個「一千年」的來到，不管對這「一千年」持何種解釋。

「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他」(ἄχρι τελεσθῆ τὰ χίλια ἔτη· μετὰ ταῦτα δεῖ λυθῆναι αὐτὸν μικρὸν χρόνον = until the thousand years were completed; after these things he must be released for a short time)。「等到那一千年完了」，表未來時間的副詞子句，由「ἄχρι」(until，直到)和假設語氣「τελεσθῆ」(完了，「τελέ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假設語氣)構成。這句話在第五節又重複一次。這種由「ἄχρι」帶假設語氣表示「等」或「直等到」的意思，請參考七3，十五8。「以後」(μετὰ ταῦτα)直譯應作「這些事以後」。「必須」(δεῖ)後面帶不定詞「λυθῆναι」(釋放，「λύ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不定詞)，可惜，撒但被關閉只是一千年，過了這段時間以後，他還是必須被釋放出來。不過，這次他被釋放只是「暫時」(μικρὸν χρόνον)，直譯應作「一段短時間」。是表時間長短的直接受格。

到底撒但被捉住、捆綁、扔在無底坑關閉一千年，這事要在甚麼時候發生，學者至少有兩種不同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爲，這是要在基督第一次降臨和第二次降臨之間現今的世代發生。代表這個觀點的是 W. Hendriksen。他認爲，在基督再臨之前有一段時間，撒但的影響力要受到很大的限制，以致無法阻止教會宣教工作上的增長。爲了支持這樣的理論，他引述了一些經文，顯示撒但的被捆綁，被趕逐，是和基督第一次降臨有關的：太十二29；路十九17~18；約十二31；西二15。可是，另一方面，J. F. Walvoord 卻指出，按這段經文看來，撒但的權勢不單單受限制，而是在這一千年中，他根本不能活

動。這是在基督復臨後的一千年之間才要發生的。爲了支持這個理論，他一樣引用了以下的經文：路二十二3；徒五3；林後四3~4，十一14；弗二2；帖前二18；提後二26；彼前五8。這樣的辯論終究是沒有最後的定論，我們還是以彼後三8的經文來作結論。

5. 千禧年的統治(二十四~六)

第二十章

4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καὶ εἶδον θρόνους καὶ ἐκάθισαν ἐπ' αὐτοὺς καὶ κρίμα ἐδόθη αὐτοῖς = and I saw thrones, and they sat upon them, and judgment was given to them)。直譯應作「我又看見寶座(複數)，並且他們坐在上面」。「他們」是指誰？包括了那些人？可能包括基督自己和使徒們(太十九28；路二十二30)，一些聖徒(林前六3)，和爲主殉道的。不過，聖經並沒有說，這個「他們」是指誰。聖經明白說的是「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賜給」(ἐδόθη)是「δίδωμι」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描述了天上法庭的情況。Mounce 指出，這裏所給與他們的權柄，不是判定誰可以復活和主同作王一千年。這個「審判的權柄」似乎是在爲那些殉道者伸冤，並且給他們權柄，可以承受那些被擊敗的惡者的國度。他又認爲，約翰的這個異象和但以理所見那四巨獸的異象有關，那四巨獸受審判，國度被交給至高者。在但以理的異象中，有一位像人子的，從亙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永遠的權柄，和不敗壞的國度(但七13、14)。然後，在這異象的解釋中又說，「國度權柄，和天下諸國的大權，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但七27)。由此判斷，這些坐在寶座上者，應該包括聖徒和殉道者。

「我又看見那些因爲給耶穌作見證，並爲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καὶ τὰς ψυχὰς τῶν πεπελεκισμένων διὰ τὴν μαρτυρίαν Ἰησοῦ καὶ διὰ τὸν λόγον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οἵτινες οὐ προσεκύνησαν τὸ θηρίον οὐδὲ τὴν εἰκόνα αὐτοῦ καὶ οὐκ ἔλαβον τὸ χάραγμα ἐπὶ τὸ μέτωπον καὶ ἐπὶ τὴν χεῖρα αὐτῶν = and I saw the souls of those who had been beheaded because of the testimony of Jesus and because of the word of God, and those who had not worshiped the beast or his image, and had not received the mark upon their forehead and upon their hand)。原文沒有「我又看見」，但按語意，在此應補上本節開頭的「καὶ εἶδον」(我又看見)。其直接受詞為「τὰς ψυχάς」(靈魂)，以下全部是這個「τὰς ψυχάς」的修飾詞或補充語，進一步說明這些靈魂的身分。第一個字是「πεπελεκισμένων」(被斬首)，乃「πελεκίζω」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帶冠詞當名詞用，被斬首者。這是個古字，由「πέλεκυς」(斧頭)變化而來，因為在羅馬共和時期，被斬首者皆以斧頭行刑，後來改用劍。這個字新約中只有出現這一次。這是形容的所有格，「被斬首者的靈魂」。後面接着有兩個由「διὰ」(因為)引介的介詞片語，說明他們被斬首的原因：第一個介詞片語是「διὰ τὴν μαρτυρίαν Ἰησοῦ」(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中文聖經的譯法，是把「Ἰησοῦ」(耶穌)當作受詞所有格。但這個字也可以作主詞所有格解，即「因為耶穌的見證」而被斬首。可以說，第一種譯法是指為作見證而被斬首；第二種譯法是指為相信「耶穌的見證」而被斬首。第二個介詞片語是「διὰ τὸν λόγον τοῦ θεοῦ」(為神之道)而被斬首。「神之道」，請參閱十九13。接着是關係代名詞子句，也作補充說明「τὰς ψυχάς」(靈魂)。這個子句是由關係代名詞「οἵτινες」(who)引介的，「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拜」(προσεκύνησαν)是「προσκυν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面跟兩個直接受詞：「τὸ θηρίον」(獸)和「τὴν εἰκόνα αὐτοῦ」(牠的像)。這個關係代名詞子句的另一部分是：「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牠印記之人」，「受」(ἔλαβον)是「λαμβάν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面接直接受詞「τὸ χάραγμα」(印記)，再接兩個表位置的介詞片語：「ἐπὶ τὸ μέτωπον」

(額上)和「ἐπὶ τὴν χεῖρα αὐτῶν」(他們手上)。他所看到的，不只是那些殉道被斬首的人之靈魂(有關殉道者，請見六9，十八24，十九2)，也包括那些不拜獸和獸像，不接受獸的印記(見十三15，十四9以下，十六2，十九20)之人的靈魂。

「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καὶ ἔζησαν καὶ ἐβασίλευσαν μετὰ τοῦ Χριστοῦ χίλια ἔτη = and they came to life and reigned with Christ for a thousand years)。「復活」(ἔζησαν)是「ζάω」(活，使活)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如果這是表始的簡單過去式，那麼應該譯作「復活」，如二8，並本章第5節。如果當作整體的簡單過去式，那麼應該解作更豐盛的屬靈生命。依上下文看，似以前者譯法較妥。「作王」(ἐβασίλευσαν)是「βασιλεύ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和「復活」一樣，可以是表始，也可以是整體的簡單過去式。不過，在此則以整體的簡單過去式來解較妥。

5 「這是頭一次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οἱ λοιποὶ τῶν νεκρῶν οὐκ ἔζησαν ἄχρι τελεσθῆ τὰ χίλια ἔτη. Αὕτη ἡ ἀνάστασις ἡ πρώτη = the rest of the dead did not come to life until the thousand years were completed. This is the first resurrection)。原文次序前後對調。「其餘的死人」(οἱ λοιποὶ τῶν νεκρῶν)，指甚麼人？不詳，Mounce 認為，這個「其餘」包括那些已經信的和不信的。首先復活的，只是那些殉道者。但另外有些人認為，殉道者和一般信徒，都在第一次復活了，故這裏的「其餘」，只有指那些不信者。「復活」(ἔζησαν)是「ζάω」(活，使活)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在此顯然應該譯作復活，因為本節稍後就明白說明，這些人不包括在「頭一次的復活」裏。「ἔζησαν」(復活)前面帶否定詞「οὐκ」，故譯作「不復活」或「還沒有復活」，他們要「直等那一千年完了」(ἄχρι τελεσθῆ τὰ χίλια ἔτη)才復活，用詞和第三節同，請參考。

「這是頭一次的復活」(αὕτη ἡ ἀνάστασις ἡ πρώτη)，基督再來，屬基督而睡了的人從死人中復活就稱為「頭一次復活」。在主再來的這件事上，有主的降臨在空中接聖徒同在，並有基督臺前工作的審判，這是專對聖徒的。之後，主帶一切聖徒在榮耀中「顯現」。這顯現是向世界彰顯出來的。頭一次的復活就在這個「顯現」之前。學者對這句話是原文所有，或是後人所加，看法不一致。Swete 和 Mounce 認為這是原文所有，並且是指第四節那些殉道者的復活。如果這樣的看法正確，那麼這第一次的復活是在基督復臨以前，現今這世界歷史的一個特殊案件。那麼我們就不能把這事件和帖前四16併題，因為在該處，在基督裏死了的人要先復活，然後那些活着的人才要改變。不過，也有人說，約翰在此所指的「頭一次的復活」是指耶穌在太十九28所講的「復興」(παλιγγενεσία)，和徒三21的「復興」(ἀποκαταστάσεως)。聖經用「復興」指以色列國(太十九25；徒一6)和世界以及世上的萬物(徒三21)。主再來使萬物再生，恢復伊甸園的光景，主再來使以色列國復原，也使普世得到整復，這跟復活不同。「復活」是叫死了的人又活起來，在信徒乃是穿上從天而來、永存在天上的房屋(靈性的、榮耀的、不死、不朽的身體，與主相似)(林後五1~5；林前十五42~49)。不過，必須指出的是，讀者應該參閱二十12有關一般性的審判，和約五29和徒二十四15的一般性的復活，藉此有一全面的認識。

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μακάριος καὶ ἅγιος ὁ ἔχων μέρος ἐν τῇ ἀναστάσει τῇ πρώτῃ = blessed and holy is the one who has a part in the first resurrection)。這是啓示錄的第五個「有福了」，稍後還有另兩次(一3，十四13，十六15，十九9，二十6，二十二7、14)。這裏除了「有福」以外，又加了一個「聖潔了」(ἅγιος)。「有分的」(ὁ ἔχων μέρος)是「ἔχω」(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前帶冠詞「ὁ」故當名詞解，後跟受詞「μέρος」(分)，指有分的人。有分於頭一次復活的人有福

了，聖潔了。「復活」(ἀναστήσει)更進一步說明第四節的「ἐζησαν」應該譯作「復活」，不單指更豐富的靈命。

「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ἐπὶ τούτων ὁ δεύτερος θάνατος οὐκ ἔχει ἐξουσίαν, ἀλλ' ἔσονται ἱερεῖς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τοῦ Χριστοῦ καὶ βασιλεύσουσιν μετ' αὐτοῦ τὰ χίλια ἔτη = over these the second death has no power, but they will be priests of God and of Christ and will reign with Him for a thousand years)。「在他們身上」(ἐπὶ τούτων)，介詞「ἐπί」(on, 在上)和指示代名詞「τούτων」(these, 這些人)，在這些人身上，指有分於第一次復活的人。他們「有福」和「聖潔」的原因有三：第一，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第二，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第三，他們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二次的死」(ὁ δεύτερος θάνατος)即靈性上的死，見二11，二十14，二十一8；和第一次肉體的死相對照。不過，這樣的解釋，也引起一些問題，因為把第二次的死看作靈性上的死，那麼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復活，也可以解為靈性上的復活，不一定是肉身的復活。同樣的問題，在林前十五23題到復活時，只說「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祂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再後末期到了」，根本沒有題到「那些屬基督的」以外的人復活的事。但保羅在另外一個地方，徒二十四15，卻明說「死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所以，這些神學上的論題，實在很難三言兩語可說清楚的。不過，論到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死，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復活，A. M. Farrer 的一句話真可發人深省：第一次的復活是選擇性的，第二次的復活是全面性的，無人可以逃避；第一次的死是全面性的，沒有人可以逃避，第二次的死是選擇性的。「第二次的死」是太十28主所說的「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永遠沉淪(帖後一9)，是全人靈、魂、體都歸滅亡。主說過惡人也有復活(約五29)，就是有一個受永刑的身體。這些有分於第一次復活的人「有福了，聖潔了」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ἀλλ' ἔσονται ἱερεῖς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τοῦ Χριστοῦ)。由反義

連接詞「ἀλλά」(but)開始的句子，不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還有另一個特權，「必作」(ἔσονται)是「εἶμί」(to be, 是)的未來式直說語氣，神和基督的祭司。原來，在西乃山之約，神即已應允，若以色列人聽從祂的話，遵守祂的約，就可以成爲祂的祭司的國度。現在，這些有分於第一次復活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應驗了西乃山的應許，請參考一6，五10，二十二3、5。這些人之「有福了」的第三個理由是：「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καὶ βασιλεύσουσιν μετ' αὐτοῦ τὰ χίλια ἔτη)。「作王」(βασιλεύσουσιν)是「βασιλεύ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本段聖經所應許的。神的僕人不但要與基督一同作祭司，也要與祂一同作王(太十九28)。在五10題到「在地上執掌王權」，這句話在此並沒有題到，所以 Swete 指出，這裏根本沒有題到，和基督一同作王是在甚麼地方，執掌王權之處是在何處。

這時期撒但和他的使者被捆綁一千年，地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天下萬民都歸順(啓十一15；創四十九10；詩七十二8)。在今世，地上有人的治理，但天使也在全地執行神的命令(詩一〇三20、21)，撒但和他的使者是空中掌權者，管轄幽暗世界。這段時期撒但和他的使者既被捆綁，聖徒就掌權，與天使一同執行神的命令，管理世界，而同時地上仍有地上的人的各國、各邦。雖然，間或有不順從的，也必立即受到神權柄的處理(賽六十五20)。

6. 撒但被滅(二十7~10)

第二十章

7 「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從監牢裏被釋放」(καὶ ὅταν τελεσθῇ τὰ χίλια ἔτη, λυθήσεται ὁ Σατανᾶς ἐκ τῆς φυλακῆς αὐτοῦ = and when the thousand years are completed, Satan will be released from his prison)。由表不定時間的連接詞「ὅταν」(when)和假設語氣「τελεσθῇ」(完了, τελέω 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假設語氣)所構成的未來不定時間的副詞子句，當那一千年結束之時。撒但必從監牢裏「被釋放」

(λυθήσεται)是「λύω」的未來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他將不再像二十2以下所述，被用大鍊子捆綁住，反而要被釋放。第七和第八節用的是動詞未來式，以先知的角度看未來，但在第九和第十節則用先知預告性的簡單過去式，請參考。「從監牢裏」(ἐκ τῆς φυλακῆς αὐτοῦ)直譯應作「從他的監牢」。按二十2以下的經文看，他的監牢就是那無底坑。「監牢」(φυλακῆς)請參閱二10。

8 「出來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就是歌革和瑪各」(καὶ ἐξελεύσεται πλανῆσαι τὰ ἔθνη τὰ ἐν ταῖς τέσσαρσιν γωνίαις τῆς γῆς, τὸν Γὼγ καὶ Μαγὼγ = and will come out to deceive the nations which are in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earth, Gog and Magog)。「出來」(ἐξελεύσεται)是「ἐξέρχομαι」的未來式直說語氣，他將出來。後面接表目的的 不定詞「πλανῆσαι」(迷惑,「πλανά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迷惑人，這乃是撒但主要的工作，特別請看第十二至十八章，特別是十二9，十三14，十九20，二十3、10。這不定詞的受詞乃「τὰ ἔθνη」(列國)。跟着又有「τὰ ἐν ταῖς τέσσαρσιν γωνίαις τῆς γῆς」(地上四方的)來說明這些「列國」，直譯應作「它們(列國)是在地的四個角落」，意即，在地面上各個地方。顯然，在這一千年中，基督是在地上作王，但是有一部分還是跟隨撒但，所以，他一被釋放出來，就有一大羣列國跟隨他。關於「地的四個角落」，請參考啓七1(另見賽十一12)。「歌革和瑪各」(τὸν Γὼγ καὶ Μαγὼγ)，直接受格，是「τὰ ἔθνη」(列國)的同位語，進一步說明「列國」。「瑪各」第一次是在創十2題到。這裏題到的「歌革」和「瑪各」可能取自結三十八2。不過，約瑟夫(Ant. I. 6.1)卻認爲，「瑪各」是 Scythians，而歌革則是他們的君王。在拉比著作中，歌革和瑪各被視爲是彌賽亞的仇敵。歷史上，不斷有人試圖確認歌革和瑪各之所指，但奧古斯丁的態度可能最中肯，他認爲這裏的歌革和瑪各，代表這世界對基督教會的聯合反抗，所以他不願意指出，這兩個名詞到底

指的是甚麼地方。

「叫他們聚集爭戰，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συναγαγεῖν αὐτούς εἰς τὸν πόλεμον, ὧν ὁ ἀριθμὸς αὐτῶν ὡς ἡ ἄμμος τῆς θαλάσσης = to gather them together for the war; the number of them is like the sand of the seashore）。「聚集」（συναγαγεῖν）是「συνάγ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表目的。撒但被釋放之後，所作的就是這一類性質的工作。「聚集爭戰」一詞前面已出現過，十六14，十七14，十九19，請參考。「他們的」在本句中用兩個字來表示，其一是關係代名詞「ὧν」（of whom），其二是人稱代名詞「αὐτῶν」（their），像這樣的贅詞，在啓示錄中常出現，請參考。「多如海沙」，原文無「多」字，見十二17。顯然，在這一千年中，撒但在地上並非無跟隨者，因為他一被釋放，頃刻之間，即可聚集這麼多的列國，照他的心願去爭戰。

9 「他們上來遍滿了全地，圍住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καὶ ἀνέβησαν ἐπὶ τὸ πλάτος τῆς γῆς καὶ ἐκύκλευσαν τὴν παρεμβολὴν τῶν ἁγίων καὶ τὴν πόλιν τὴν ἠγαπημένην = and they came up on the broad plain of the earth and surrounded the camp of the saints and the beloved city）。「他們上來」（ἀνέβησαν）是「ἀναβαίν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繼第七和第八節的未來式之後，又恢復第四和第五節的簡單過去式。「遍滿了全地」（ἐπὶ τὸ πλάτος τῆς γῆς），介詞片語，「ἐπί」（在上）接直接受格「τὸ πλάτος」（寬，見弗三18和啓二十一16），再接「τῆς γῆς」（地），他們上來在地的平原之上。「圍住」（ἐκύκλευσαν）是「κυκλεύ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先知預告性的簡單過去式，是一個古動詞，由「κύκλος」（圓圈）變化而來，新約中只出現這一次，有些古抄本約十24也用了這個字。其直接受詞有二，第一個乃「聖徒的營」（τὴν παρεμβολὴν τῶν ἁγίων）。「營」（παρεμβολήν）是由「παρά」，「έν」，「βάλλω」三部分複合而成，這是一個常見的晚期的字，

一般用以指軍隊的營。在七十士譯本中，也用這個字指以色列人在曠野行進中所住的營。在新約中，這個字用以指羅馬軍隊的營樓（徒二十一34、37），或如本節和來十一34指打仗的軍隊。「圍住」的第二個直接受詞是「蒙愛的城」（τὴν πόλιν τὴν ἠγαπημένην），「蒙愛」（ἠγαπημένην）是「ἀγαπάω」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帶冠詞，形容「城」（τὴν πόλιν）。蒙愛的城之稱呼，請見詩七十八68，八十七2，指耶路撒冷。Charles也認為，在此是指耶路撒冷，但Swete主張，這是指「新錫安——教會」。

「就有火從天降下，燒滅了他們」（κατέβη πῦρ ἐκ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καὶ κατέφαγεν αὐτούς = and fire came down from heaven and devoured them）。「降下」（κατέβη）是「καταβαίν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和以下的「燒滅」（κατέφαγεν）一樣，是屬於先知預告性的簡單過去式。值得注意的是，撒但的軍兵「上來」（ἀναβαίνω），但就有火從天「降下」（καταβαίνω），所用的動詞正好是相反詞，只有字首介詞的差別而已。火從天降下，請參考創十九24；結三十八22，三十九6；王下一10、12；路九54（和約翰有關）。「燒滅」（κατέφαγεν）是「κατεσθίω」的先知預告性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由介詞「κατά」（down，向下）和動詞「έσθίω」（吃）複合而成，吃下去，吞下去。就有火從天降下，把他們吞吃下去。生動的描寫了撒但在最後那一場大戰中，被完全消滅的情形。

10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καὶ ὁ διάβολος ὁ πλανῶν αὐτούς ἐβλήθη εἰς τὴν λίμνην τοῦ πυρὸς καὶ θείου ὄπου καὶ τὸ θηρίον καὶ ὁ ψευδοπροφήτης = and the devil who deceived them was thrown into the lake of fire and brimstone, where the beast and the false prophet are also）。這位迷惑列國的魔鬼，遭遇和他人不同。其他的人被從天降下的火吞吃了，他卻「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被扔」（ἐβλήθη）是「βάλλω」（見第

3節)的先知預告性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硫磺的火湖」(τὴν λίμνην τοῦ πυρὸς καὶ θείου)直譯應作「火和硫磺的湖」。獸和假先知在十九20已被扔進「硫磺和火的湖」裏，所以本節說，魔鬼所去之處，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地方。

「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καὶ βασανισθήσονται ἡμέρας καὶ νυκτὸς εἰς τοὺς αἰῶνας τῶν αἰώνων = and they will be tormented day and night forever and ever)。「受痛苦」(βασανισθήσονται)是「βασανίζω」的未來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他們將受痛苦。注意，動詞的時式又恢復到第七和第八節的先知性未來式。關於「受痛苦」這個動詞，請參考九5，十四10。「直到永永遠遠」一詞在本書中經常出現，請參考一6、18，四9、10，五13，七12，十6，十一15等。這魔鬼首先是從天上被摔下來(十二9)，後來被關閉在無底坑(二十2以下)，現在接受了他最後的命運。

7. 末日的審判(二十11~15)

第二十章

11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καὶ εἶδον θρόνον μέγαν λευκὸν καὶ τὸν καθήμενον ἐπ' αὐτόν = and I saw a great white throne and Him who sat upon it)。四4和二十四4已經題過寶座，這裏加上兩個形容詞「μέγαν」(大的)和「λευκόν」(白色的)。這裏的景象，爲在新約中常常題到的最後大審判(太二十五31~46；羅十四10；林後五10)作預備。Swete說，這個至高無上的最高法庭是絕對純潔的，這可以由這大寶座的白色之象徵看出來。請參考但七9；詩九4，九十七2。「坐在上面的」(τὸν καθήμενον ἐπ' αὐτόν)，沒有說明是誰，但從聖經中看，坐在寶座上的是全能的父神(四2以下、9，五1、7、13，六16、七10、15，十九4，二十一5)，基督也與祂一同坐在寶座上(來一3)，並且與父一同工作(約五19~21，十30；太二十五31以下；徒十七31；林後五10；提後四1)。「坐」(καθήμενον)

是「κάθημαι」的現在式分詞，前帶冠詞「τόν」當名詞用，後接介詞片語「ἐπ' αὐτόν」(on it)，故譯作「坐在上面的」。

「從祂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οὐδ' ἀπὸ τοῦ προσώπου ἔφυγεν ἡ γῆ καὶ ὁ οὐρανὸς καὶ τόπος οὐχ εὐρέθη αὐτοῖς = from whose presence earth and heaven fled away, and no place was found for them)。「逃避」(ἔφυγεν)是「φεύγ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見十六20。這是先知預告性的簡單過去式。物質的東西不能永久長存，這是舊約(詩九十七5，一〇二27；賽五十一6)和新約(可十三31；彼後三10)共同的教訓。「再無可見之處了」(τόπος οὐχ εὐρέθη αὐτοῖς)直譯可作「再也找不到它們的地方了」(英文直譯可作「a place is not found for them」)。「找到」(εὐρέθη)是「εὐρίσκω」的先知預告性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它們」(αὐτοῖς)指天和地，間接受格，爲天和地。因爲現在都變成屬靈的了。Mounce認爲，本節可以照字面解釋，但也有學者把它當作象徵式的解釋。Beasley-Murray就認爲，本節的用詞並不表示物質宇宙的毀滅，而是屬於猶太人論到天上異象時的用詞。所以，本節的重點在於表示，基督再臨就要到了，也說明彌賽亞審判的可怕。Mounce也同樣的認爲，本節所描述的，是在坐在審判寶座上的神之尊嚴宏偉面前，天和地都逃避了。而舊天舊地的消失，正爲第二十一章即將出現的新天新地作了最好，也是必要的預備。

12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καὶ εἶδον τοὺς νεκρούς, τοὺς μεγάλους καὶ τοὺς μικρούς, ἑστῶτας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ρόνου καὶ βιβλία ἠνοίχθησαν = and I saw the dead, the great and the small, standing before the throne, and books were opened)。這裏預期第十三節全面復活的事已經發生過了。第七至第十節的爭戰之後，再也沒有題到活人。不過，按提後四1和帖前四13以下，耶穌再臨時，是要審判活人和死人，顯然，當祂臨到時，有些人還是活着的。本節只說到「死了的人」(τοὺς νεκρούς)

在白色大寶座前受審判。在「死了的人」後面跟着是其形容同位格，「無論大小」（*τοὺς μεγάλους καὶ τοὺς μικρούς*），包括各種階層各種光景（十一18，十三16，十九5、18）。這一切死了的人都「站」（*ἑστῶτας*）在白色大寶座的面前。這個動詞是「ἵστημι」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分詞，跟副詞片語「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ρόνου」（在寶座前）。所有死去的人都在此受審判。「案卷展開了」（*καὶ βιβλία ἠνοίχθησαν*），神的審判不是獨斷的，而是根據「案卷」（*βιβλία*，複數）的記錄。「展開了」（*ἠνοίχθησαν*）是「ἀνοίγ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請參考但七10「案卷都展開了」。這案卷乃每個人一生行為的記錄。Mounce 指出，新舊約一致教導，人將必按自己的行為受審判。詩六十二12說「主阿……你照着各人所行的報應他」。耶十七10也是按同樣的原則：「我耶和華是鑒察人心，試驗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結果報應他。」新約的教導也秉持同樣的原則，保羅的話說：「祂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羅二6）。彼得也題醒他的讀者：神是「不偏待人，按各人行為審判人的」（彼前一17）。

「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καὶ ἄλλο βιβλίον ἠνοίχθη, ὃ ἐστὶν τῆς ζωῆς* = and another book was opened, which is the book of life）。這一「卷」（*βιβλίον*，單數）是另一卷（*ἄλλο*）。不同於記錄各人行為的「案卷」（*βιβλία*），這一卷同樣展開的書卷是「生命冊」（*τῆς ζωῆς*）。在啓示錄中，前此已數次題到這個生命冊，見三5，十三8，十七8。Swete 說，這生命冊乃新耶路撒冷城中公民的名冊，是「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來十二23）。我們是因着恩本着信而得以列名於生命冊中。但是，我們的行為才是我們這棵樹所結的果子（太七16、20，十32以下，二十五31～46；約十五6；林後五10；羅二10；啓二23，二十12，二十二12）。

13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καὶ ἔδωκεν ἡ θάλασσα τοὺς νεκροὺς τοὺς ἐν αὐτῇ καὶ ὁ*

θάνατος καὶ ὁ ᾗδης ἔδωκαν τοὺς νεκροὺς τοὺς ἐν αὐτοῖς = and the sea gave up the dead which were in it, and death and Hades gave up the dead which were in them）。第一個「交出」（*ἔδωκεν*）是「δίδωμι」（給）的有效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中譯「交出」遠比英譯「gave up」達意。其主詞是「海」（*θάλασσα*），把海擬人化了。無論死在海中、死在陸地，無論好死，歹死，都要被交出來。Swete 指出，即使是在意外中死去的，也要被交出來。Milligan 對這裏的「海」則視為「這愁煩罪惡世界的苦海」。「死亡和陰間」（*ὁ θάνατος καὶ ὁ ᾗδης*）這兩個詞經常在一起出現（一18，六8，二十14）。在太十六18題到「陰間的門」（中文聖經作「權柄」），意思是指死亡的權勢。從字源學看，「ᾗδης」（陰間）是指那看不見的世界，死去的人都要去的地方，這是和肉眼可見的這個世界相對的地方。在實際應用上，「陰間」有時被看作是不義的人死後的去處（路十六23）。Charles 也認為，這裏應該把陰間看作是不義的人死後的去處。但是，從經文本身所能看到的只是，「死亡和陰間」被擬人化，同時也被扔在火湖裏（第14節）。注意，本節再次重申「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另見太十六27；林前三13；林後五10；羅二6，十四12；彼前一17；啓二23；另見上節所引經文）。

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καὶ ὁ θάνατος καὶ ὁ ᾗδης ἐβλήθησαν εἰς τὴν λίμνην τοῦ πυρός. οὗτος ὁ θάνατος ὁ δεύτερός ἐστιν, ἡ λίμνη τοῦ πυρός* = and death and Hades were thrown into the lake of fire. This is the second death, the lake of fire）。「被扔」（*ἐβλήθησαν*）是「βάλλω」（丟擲）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魔鬼（二十10）和那兩獸（十九20）都被扔進火湖裏，現在死亡和陰間也跟着被扔進去了。死亡在此被擬人化，被扔掉了，這就是保羅所說的，基督儘末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林前十五26）。保羅爲了基督勝過死亡，高唱凱歌（林前十五54以下；引自何十三14）。陰間再也不可怕了，因爲聖徒

已經在天上。再也不用怕死亡，因為再也沒有死亡之事了（來二15；啓二十一4）。「第二次的死」，前此已出現數次，二11，二六6，二十一8；在此和二十一8一樣，被視為和火湖同義。

15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καὶ εἴ τις οὐχ εὑρέθη ἐν τῇ βίβλῳ τῆς ζωῆς γεγραμμένος, ἐβλήθη εἰς τὴν λίμνην τοῦ πυρός = and if anyone's name was not found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he was thrown into the lake of fire）。原文無「名字」。這是第一類條件句，假設條件與事實相符。由「εἴ」（if，若）和「εὑρέθη」（was found）構成，直譯應作「若有人不被發現記在生命冊上」。「發現」（εὑρέθη）是「εὐρίσκ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直說語氣，中文聖經未譯。這一節短短的經文，說明了那些在基督之外的人最後的去處，因為他們追隨魔鬼和那二獸，被扔進火湖裏。這「火湖」和太五22的「地獄的火」前後呼應。這節經文不容許有中間階段的存在，所以人死後，再沒有第二次的機會。同時，惡人也不是死了就消失了，他還要自食他行爲的惡果。但十二2說到復活的人，有的要繼續活下去，但有的仍要有第二次的死。這也是約五29和徒二十四15的教訓。

十

新天和新地（二十一1~二十二5）

1. 新的創造（二十一1~8）

第二十一章

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καὶ εἶδον οὐρανὸν καινὸν καὶ γῆν καινὴν. ὁ γὰρ πρῶτος οὐρανὸς καὶ ἡ πρώτη γῆ ἀπῆλθαν καὶ ἡ θάλασσα οὐκ ἔστιν ἔτι = and I saw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for the first heaven and the first earth passed away, and there is no longer any sea）。「我又看見」（καὶ εἶδον）開始一個新的異象，這個新的異象所描述的是聖徒蒙恩的光景。舊約以賽亞書結束之前，神曾經應許祂要造一個「新天新地」（賽六十五17），並且說「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要「在我面前長存」（賽六十六22），這個應許在約翰這個異象中，因着新耶路撒冷從天而降，已經開始應驗。這乃是啓示錄最後這個主要段落（二十一1~二十二5）的內容。到底這個新天新地是舊天舊地的更新，或是一個全新截然不同的創造，學者之間看法不一致。Beasley-Murray說，「我們不能肯定說，這個新天新地的意義是甚麼，不過從上下文整體來看，作者所關心的主要並非是物質上的地理條件，而是神的百姓，按照神的心意，在祂所豫備的宏大而榮耀的旨意中生活的情形。」G. Ladd則強調，聖經有關這個新天新地的觀念，和希臘二元論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希臘二元論，人類的救贖，乃是靈魂脫離這個短暫屬世的世界，進到永恆而屬靈的境界。聖經的觀念，「總是把人放在已蒙贖回的地，而不是把人在地上的存在，轉移到天上的境界去。」「已經過去了」（ἀπῆλθαν）是「ἀπέρχ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由「ἀπό」（away）和「ἔρχομαι」（來、去）複合而成。先前的

天地已經離開而去。二十11則用另一個動詞「逃避」，請參考。對於舊的天地如何成爲過去，猶太教拉比的觀點，也和基督教學者一樣紛歧。George F. Moore 這位知名的猶太學者指出，在猶太教拉比文獻中，這個舊的世界要被更新變化，恢復到原始創造的光景，不過一切的罪和邪惡都將被聖潔了。有些則教導，這世界要恢復到起初的混沌狀態，然後重新被創造成一個新而純潔的存在。另外則教導，這個舊的世界要完全被毀滅，從頭再創造出一個全新的世界來。「不再有」(οὐκ ἔστιν ἔτι)，不再存在。二十13說到，「海交出其中的死人。」十八17以下則暗示海所具有的危險性，但如今這一切都已不存在了。二十一1~8所描述的這榮耀的畫面，恰與二十11~15的火湖成一鮮明的對比。不過，從上述學者紛歧的看法，我們知道，不可以太過於按照字面解釋，更重要的是，要看清這異象背後所含有的嚴肅和榮耀的事實，這才對讀者有真正的價值。

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καὶ τὴν πόλιν τὴν ἁγίαν Ἰερουσαλὴμ καινὴν εἶδον καταβαίνουσαν ἐκ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ἀπὸ τοῦ θεοῦ = and I saw the holy city, new Jerusalem, coming down out of heaven from God)。這裏的「我又看見」(καὶ... εἶδον)並非是一個新的異象，而是第一節的異象的一部分。「降」(καταβαίνουσαν)是「καταβαίν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這個聖城新耶路撒冷是「由」(ἀπό, from)神那裏，「從」(ἐκ, out of)天而降。新耶路撒冷要在彌賽亞降臨時顯現出來的觀念，在猶太人的啓示文獻中相當普遍。最早題到這觀念的，可能要算主前第二世紀的一分作品，Testimony of Dan 五12題到，新耶路撒冷將是聖徒歡樂，並享受主的榮耀之處。II Baruch 三十二2~4說，這個新耶路撒冷「在榮耀裏更新，成爲完全一直到永遠」。這個新耶路撒冷不單單是舊耶路撒冷的重建，而是「現在肉眼看不見的城，到時要顯現出來」(II Esdra 七26)，而且是「按照天上的樣式建造的」(II Esdra 十49)。在新約中，這個新耶路撒冷按照傳統的稱呼，被叫作「聖城」(太四5，二十

七53)，但在事實上，這乃是盼望中屬天的耶路撒冷(來十二22)，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加四26以下)，我們的公民權所屬之處(腓三20)。

「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ἡτοιμασμένην ὡς νύμφην κεκοσμημένην τῷ ἀνδρὶ αὐτῆς = made ready as a bride adorned for her husband)。「豫備好了」(ἡτοιμασμένην)是「ἔτοιμάζω」(見十九7)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修飾「聖城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娘穿好新娘禮服，把自己打扮好了。「妝飾整齊」(κεκοσμημένην)是古動詞「κοσμέω」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修飾「新婦」(νύμφην)，見十九7。「等候丈夫」(τῷ ἀνδρὶ αὐτῆς)是表示個人關係的間接受格，直譯作「就如新婦爲她丈夫妝飾整齊」。原文無「等候」。

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καὶ ἤκουσα φωνῆς μεγάλης ἐκ τοῦ θρόνου = and I heard a loud voice from the throne)。這聲音大概是由在神面前的天使發出來的。「我聽見」(ἤκουσα)是「ἀκού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接所有格的「φωνῆς μεγάλης」(一個大聲音)爲其受詞。「從寶座出來」(ἐκ τοῦ θρόνου)有的古抄本，如P, 046, 051, 82, 1006等，作「ἐκ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從天上出來)，和第二節用詞相同。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ἰδοὺ ἡ σκηνὴ τοῦ θεοῦ μετὰ τῶν ἀνθρώπων, καὶ σκηνώσει μετ' αὐτῶν = behold, the tabernacle of God is among men, and He shall dwell among them)。「看哪」(ἰδοὺ)如同前此在本書的用法，特別要引起讀者的注意。「帳幕」(σκηνή)和舊約希伯來文「Shekinah」的發音相近，關係也極密切。在舊約中，「Shekinah」乃是充滿在帳幕中的耶和華的榮耀。而在曠野中，會幕乃神與以色列人同在的象徵。而在新約中，與「σκηνή」同源的動詞「σκηνόω」則被譯作同住，如本節；在約一14，這一個動詞則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住在我們中間」

(搭帳幕在我們中間)的用詞。「祂要與人同住」，這是祂舊約應許的一部分，請參考下句之解釋。

「他們要作祂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καὶ αὐτοὶ λαοὶ αὐτοῦ ἔσονται, καὶ αὐτὸς ὁ θεὸς μετ' αὐτῶν ἔσται αὐτῶν θεός = and they shall be His people, and God Himself shall be among them)。本書所採用的希臘文經文，與中文聖經的譯法都有「作他們的神」(αὐτῶν θεός)一詞，這也是一些古抄本的讀法，如 A, P, **N**, 051, 2042 等。不過較可靠的古抄本則無。本節還有一個經文上的問題，「子民」有些相當可靠的古抄本讀作「λαοί」(子民，複數)，如 **N**, A, 046, 1, 94 等；但另外也有一些同樣可靠的古抄本，則讀作「λαός」(子民，單數)，如 P, 051, 1006, 1611 等。不過，無論那一種讀法，意義上並無差別。Mounce 指出，本節所述，乃舊約中前後一貫的一個主題之應驗。在利二十六11、12，神曾經應許：「我要在你們中間立我的帳幕……我要在你們中間行走，我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作我的子民。」這樣的應許和盼望，在舊約中一直綿延不絕，請見耶三十一33；結三十七27；亞八8等等。現在，從寶座出來的那個大聲音宣告，這一切應許就要成就了。

4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καὶ ἔξαλείψει πᾶν δάκρυον ἐκ τῶν ὀφθαλμῶν αὐτῶν, καὶ ὁ θάνατος οὐκ ἔσται ἔτι οὔτε πένθος οὔτε κραυγὴ οὔτε πόνος οὐκ ἔσται ἔτι, ὅτι τὰ πρῶτα ἀπῆλθαν = and He shall wipe away every tear from their eyes; and there shall no longer be any death; there shall no longer be any mourning, or crying, or pain; the first things have passed away)。「擦去」(ἔξαλείψει)是「ἔξαλείφ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由介詞「ἐκ」(away)和動詞「ἀλείφω」(擦拭，膏抹)複合而成。後面再跟一個介詞，雙重介詞「ἐκ」，強調「away」，擦掉。「他們一切的眼淚」(πᾶν δάκρυον ἐκ τῶν ὀφθαλμῶν

αὐτῶν)，很小心的遣詞用字，直譯可作「出自他們眼睛的每一滴淚水」。就像慈母呵護她的子女一樣的溫柔。再沒有甚麼事可以叫人流眼淚了，因為不再有「死亡」(θάνατος)，不再有和死亡相關的「悲哀」(πένθος)，和大聲的「哭號」(κραυγὴ)，和「疼痛」(πόνος)，因為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過去了」(ἀπῆλθαν)是「ἀπέρχ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這是先知預言性的簡單過去式，把未來必要發生的事，當作已發生過的事實般的記錄。Mounce 題到以賽亞在描述錫安的恢復，那些蒙救贖的人歸回時，必「歌唱來到錫安，永樂必歸到他們的頭上，他們必得着歡喜快樂，憂愁歎息盡都逃避」(賽三十五10；參六十五19)。約翰在此的用詞，很多來自以賽亞的話。

5 「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ἰδοὺ καινὰ ποιῶ πάντα. καὶ λέγει, γράψον, ὅτι οὗτοι οἱ λόγοι πιστοὶ καὶ ἀληθινοὶ εἰσιν = “behold, I am making all things new.” And He said, “Write, for these words are faithful and true”)。本節的話是「坐寶座的」(ὁ καθήμενος ἐπὶ τῷ θρόνῳ)說的。這是從一8到現在，神直接說話的第一次，雖然，有聲音從「寶座」出來(二十一3)，和從「殿」出來(十六1、17)，有可能是神自己說話(比較有可能是在神面前的天使說的，請參考各該經文的說明)，但本節直接指明，這是那「坐寶座」的神說的。第一句話「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不是單單對約翰說的，而是對全世界公開說的(見七14，十七7，二十一6，二十二6)。這句話請參考賽四十三18以下。「又說」(καὶ λέγει)，是現在式直說語氣。前面坐寶座的「說」(εἶπεν)是簡單過去式。這裏突然有這樣的變換，可能是說話者改變了。有的古抄本(如 **N**, P, 051, 1, 1006 等)在此多了一個「μοί」(對我)，又對我說，不但說話者改了，說話的對象也改了。顯然，現在說話的是一位天使，如十四13，十九9以下。他給約翰保證，又勸約翰「要寫上」(γράψον，如一11，二1、8、12、18，

三1、7、14，十四13）。「因」（ὅτι），這裏所給的理由，和二十二6完全一樣，他用的兩個形容詞「πιστοί」（可信的）和「ἀληθινοί」（真實的），在十九11是用來形容神自己，在三14是用來形容基督。在十九9，「真實的」一詞，用來形容神的話，和本節一樣。這些話都是可靠的，又是真實的。

6 「祂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καὶ εἶπέν μοι, Γέγοναν. ἐγὼ εἰμι τὸ Ἄλφα καὶ τὸ Ὠ = and He said to me, "It is done, I am the Alpha and the Omega"）。「說」（εἶπεν）又回復簡單過去式，但後面跟着間接受格「μοί」（對我）。「都成了」（γέγοναν）是「γίνομαι」（成爲，發生）的現在完成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注意字尾「-αν」取代正常寫法「-ασι」。請見十六17。一切都已完成了。這裏明顯又是神親自在說話。像一8，祂自稱「我是阿拉法（希臘文第一個字母），我是俄梅戛（希臘文最後一個字母）」。「接着祂又加上一個宣告：「我是初，我是終」（ἡ ἀρχὴ καὶ τὸ τέλος）。在二十二13，同樣的稱呼，全部都用於基督。在賽四十四6，用詞與本節相差不多；在西一18和啓三14，「ἡ ἀρχή」（初）用於基督，而在此，神既是「初」，也是「終」，和羅十一36與弗四16一樣。但是，神一切工作都是通過基督作成的，所以在父神和基督之間，不應該有勉強的分割。

「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ἐγὼ τῷ διψῶντι δώσω ἐκ τῆς πηγῆς τοῦ ὕδατος τῆς ζωῆς δωρεάν = I will give to the one who thirsts from the spring of the water of life without cost）。神是厚賜恩典的神（雅一5、17），祂應許要把生命泉的水賜給口渴的人（另見約七37，四14）。這裏賜生命泉之水的背景，請參考舊約賽五十五1，另見啓七17，二十二1、17。「我要……賜給」（ἐγὼ... δώσω），人稱代名詞「ἐγὼ」（我）強調用，神要親自把生命泉的水賜給人。注意，「生命泉的水」前面的介詞「ἐκ」是區分用，把生命泉的水區分出來，個別的給口渴的人喝，請參考太二十五8，同樣的語法。啓二17「賜給」（δώσω）之後，「白

石」之前，並沒有介詞「ἐκ」。「白白的」（δωρεάν）是名詞「δωρεά」（禮物）的直接受格，當副詞用。而「δωρεά」（禮物）這個名詞又是與動詞「δίδωμι」（賜給）同源。關於「白白的」這個副詞，請參考太十8；羅三24；林後十一7；啓二十二17。Mounce 指出，在巴勒斯坦那樣的氣候中，清涼的泉水，可以很生動地象徵叫人得更新與得滿足。

7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爲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ὁ νικῶν κληρονομήσει ταῦτα καὶ ἔσομαι αὐτῷ θεὸς καὶ αὐτὸς ἔσται μοι υἱός = he who overcomes shall inherit these things, and I will be his God and he will be My son）。「得勝的」（ὁ νικῶν）是「νικά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前帶冠詞「ὁ」當名詞用，回應本書第二和第三章中七封信每一封結束時的應許。「必承受」（κληρονομήσει）是「κληρονομέ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個字背後有很豐富的歷史，是由「κλῆρος」（鬮，分）和「νέμω」（擁有，取得）複合而成。請參考可十17；來一4；加四30；羅八17。在此應解作那些和基督分享得勝者所可以得到的好處。「我要作」（ἔσομαι）是「εἰμί」（to be，是）的未來式直說語氣。我要作他的神，這是自對亞伯拉罕應許（創十七7以下）以來，貫穿整本舊約不絕於耳的主題。本章第三節也已出現過。「他要作」（ἔσται）是「εἰμί」（to be，是）的未來式直說語氣。這是首先對所羅門的應許（撒下七14），稍後也應用於大衛（詩八十九26以下）。

8 「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着硫磺的火湖裏，這是第二次的死」（τοῖς δὲ δειλοῖς καὶ ἀπίστοις καὶ ἐβδελυγμένοις καὶ φονεῦσιν καὶ πόρνοις καὶ φαρμάκοις καὶ εἰδωλολάτραις καὶ πᾶσιν τοῖς ψευδέσιν τὸ μέρος αὐτῶν ἐν τῇ λίμνῃ τῇ καιομένῃ πυρὶ καὶ θείῳ, ὃ ἐστὶν ὁ θάνατος ὁ δεύτερος = but for the cowardly and unbelieving and

abominable and murderers and immoral persons and sorcerers and idolaters and all liars, their part will be in the lake that burns with fire and brimstone, which is the second death)。不同於第一至第三節所描繪的蒙恩的光景，本節所記錄的，乃是那些故意偏離神的國度者的下場。他們和撒但以及那二獸，以及那些名字不在生命冊上（二十15）的人一樣，他們的結局是在硫磺火的湖裏（十九20，二十10、14以下），這也就是第二次的死（二11，二十6、14）。請見十四10。這裏題到了八種人，這八種人涵蓋了命定要永遠受罰的各層次的人。這八種人在此用的都是間接受格，表示關係到他們各人的利益問題。「膽怯的」（τοῖς δειλοῖς）是古字，由動詞「δεῖδω」（害怕，恐懼）變化而來，指那些膽小的，在逼迫一臨到時就不敢承認自己信仰的人。新約中這個字除本節以外，只出現於太八26；可四40。「不信的」（ἀπίστοις），否定字首「ἀ-」加「πιστός」（信）複合而成。指不可信的，不能被信任的。相對的，基督是「可信的」（ὁ πιστός，一5）。請參考二10、13，三14，十七14。不忠不信和膽怯是孿生兄弟。「可憎的」（ἐβδελυγμένοις）是古動詞「βδελύσσω」（憎惡）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和前面的冠詞「τοῖς」合用，故作名詞用。新約中除此之外，只出現於羅二22，但在七十士譯本中常見。亦可譯作玷污，請見出五21。指那些被皇帝敬拜的污穢所玷污的人（啓十七4以下，二十一27；羅二22；多一16）。「殺人的」（φονεῦσιν），是各世代都有的罪犯，極為普遍（可七21；羅一29；啓九21）。「淫亂的」（πόρνοις）同樣的，也是極普遍而明顯的罪，古今皆然（林前五10；提前一9以下）。殺人和淫亂這兩樣的罪經常如影相隨。「行邪術的」（φαρμάκοις），古字，在新約中只出現於此及二十二15。犯這樣罪的人，常和拜偶像與迷惑人的在一起（九21，十三13以下）。「拜偶像的」（εἰδωλολάτραις）見林前五10以下，十7；弗五5；啓二十二15。拜偶像的罪緊緊捉住人的心，其權柄之大，古今皆然。「一切說謊話的」（πᾶσιν τοῖς ψευδέσιν），二十二15又重複說一遍，這樣昭彰的罪名是常

見的（二2，三9，十四5，二十一8、27，二十二15），這並不是一個輕罪。「他們的分」（τὸ μέρος αὐτῶν）就在硫磺火的湖裏，請見十九20，二十10、14，也就是「第二次的死」。

2. 新耶路撒冷（二十一9~二十二5）

第二十一章

9 「拿着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καὶ ἦλθεν εἰς ἐκ τῶν ἑπτὰ ἀγγέλων τῶν ἔχόντων τὰς ἑπτὰ φιάλας τῶν γεμόντων τῶν ἑπτὰ πληγῶν τῶν ἔσχατων καὶ ἐλάλησεν μετ' ἐμοῦ λέγων = and one of the seven angels who had the seven bowls full of the seven last plagues, came and spoke with me, saying）。和十七1的句法一樣，惟一的差別是本節多了「盛滿末後七災」之句。這裏的這位天使也可能和十七1那位天使相同。十七1那位天使所宣告的是大淫婦巴比倫所要受的懲罰，而本節則是有關聖城新耶路撒冷的描述，「來」（ἦλθεν）是「ἔρχ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直說語氣。「對我說」（ἐλάλησεν μετ' ἐμοῦ λέγων），一個動詞「ἐλάλησεν」（說，「λαλ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一個介詞片語「μετ' ἐμοῦ」（與我），和一個分詞「λέγων」（說，「λέγω」的現在式分詞），常見的語法。「盛滿末後七災」（τῶν γεμόντων τῶν ἑπτὰ πληγῶν τῶν ἔσχατων）之「盛滿」（γεμόντων）乃「γέμω」（充滿）之現在式分詞複數所有格，可以是陽性或中性。按文法講，這個分詞片語應和「ἀγγέλων」（天使）相一致，但這樣譯起來不通順，即「拿着七個金碗的七位盛滿末後七災的天使」，另一方面，七位天使不可能「盛滿末後七災」；或與另一個分詞「τῶν ἔχόντων」（拿着）相一致，但語意也不通。從邏輯上言，這個分詞片語應與「七個金碗」（τὰς ἑπτὰ φιάλας）相一致。不過，「七個金碗」是陰性複數直接受格，和「γεμόντων」（盛滿）之陽性複數所有格不一致，在文法上不合。這是文法上的一個難題。

「你到這裏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δεῦρο, δείξω σοι τὴν νύμφην τὴν γυναῖκα τοῦ ἀρνίου = come here, I shall show you the bride, the wife of the Lamb)。又是和十七 1 一樣的語法，請參考該節的分析。這裏「τὴν νύμφην」(新婦) 和該處的「τῆς πόρνης」(淫婦) 是一個明顯的對比。用「新婦」作比方，前此已出現過(見十九 7，二十一 2)。但本節除了新婦以外，又進一步指明，這新婦乃「羔羊的妻」(τὴν γυναῖκα τοῦ ἀρνίου)，這已經在十九 7 題過，雖然在該處婚姻仍未成爲事實，文法上這種語法稱爲「預辯式」(proleptical) 的修辭法。關於新約中其他地方有關婚姻的比方，請參考十九 7。

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καὶ ἀπήνεγκέν με ἐν πνεύματι ἐπὶ ὄρος μέγα καὶ ὑψηλόν = and he carried me away in the Spirit to a great and high mountain)。和十七 3 的語法一樣，請參考。原文直譯應作「他在靈裏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原文無「天使」一詞。「帶」(ἀπήνεγκεν) 是「ἀποφέρω」的先知預言性的簡單過去式，第三人稱單數，其主詞爲「他」，應指天使。「在靈裏」(ἐν πνεύματι) 有可能指約翰自己的靈，也有可能指在聖靈裏。十七 3 的約翰是被帶到曠野，本節是被帶到「高大的山」(ἐπὶ ὄρος μέγα καὶ ὑψηλόν)。結四十 2，先知以西結也被耶和華的靈帶到至高的山上。太四 8 耶穌被魔鬼帶到高山去。顯然這不是錫安山(十四 1)，因爲約翰被帶上的這高大的山，可以從其上看到新耶路撒冷。Mounce 指出本段經文(第 10 至 14 節) 在原文只是一個句子，進一步描寫第二節所題到的「聖城新耶路撒冷」。他又指出，這「一座高大的山」不一定要照字面解作是物質上的山，也不一定要解作是在靈裏受感時的一個象徵。這乃是這個異象經歷中不可少的一部分。從這個山上的有利位置，約翰可以看到永世的事物由天而降的景象。Mounce 又指出，摩西在西乃山上與神的會面，乃是歷史性的事件，猶太人這個國家於焉產生(出十九章以下)；以西結看到聖殿和聖地的恢復，也是在山上看見的(結四十 1~2)；

現在，約翰從山上所看到的榮耀景象，乃從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

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ἔχουσιν τὴν δόξαν τοῦ θεοῦ, ὁ φωστὴρ αὐτῆς ὅμοιος λίθῳ τιμιωτάτῳ ὡς λίθῳ ἰάσπιδι κρυσταλλίζοντι = having the glory of God. Her brilliance was like a very costly stone, as a stone of crystal-clear jasper)。從文法結構上講，本節是一個分詞片語，由「ἔχουσιν」(有，ἔχω 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陰性單數直接受格) 這個分詞所引介的子句。這個分詞與第十節的「τὴν πόλιν τὴν ἁγίαν」(聖城，陰性單數) 相一致，修飾「聖城」，故中文聖經加上「城中」兩字的譯法是正確的，雖然原文並無「城中」一詞。神榮耀所發出的光輝耀眼奪目(請見賽六十 1；結四十三 5)。神親自臨在於這個聖城耶路撒冷之中。「城的光輝」(ὁ φωστὴρ αὐτῆς)，它的光輝，原文無「城」，但「αὐτῆς」(它的) 顯然是指「聖城」。「光輝」(φωστὴρ) 是晚期的字，在七十士譯本和蒲紙文獻中皆出現過，但新約中除本節以外，只出現於腓二 15(明光)。其原始意思乃是「發光的物體」，但後來指所發出的光輝。不是這城能自己發出光輝，乃因神在這城中，故才有奪目的光輝由此城發出。基督乃這世界的光(φῶς，見約八 12)，基督徒也是這世上的光(太五 14)，因爲他接受了神在基督臉上所帶出的榮耀(林後四 6)，並將這榮耀照於別人，如明光照耀(腓二 15)。請參考七十士譯本創一 3、14。「如同極貴的寶石」由「ὅμοιος」(如同) 後跟相關憑藉格「λίθῳ τιμιωτάτῳ」(極貴的寶石) 構成。「極貴的」(τιμιωτάτῳ) 乃「τίμιος」(寶貴的、貴重的) 之最高級，故應譯爲「最貴重的寶石」。請參考四 3。「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中文聖經譯法有如兩個名詞「碧玉」和「水晶」，但原文是由「ὡς」(好像) 後跟相關憑藉格「λίθῳ ἰάσπιδι」(碧玉) 構成。「碧玉」(ἰάσπιδι) 乃綠色的寶石。仿上句語法，應可譯作「好像碧玉的寶石」。「明如水晶」原文只是一個字「κρυσταλλίζοντι」，

乃動詞「κρυσταλλίζω」（清澈）的現在式分詞陽性單數相關憑藉格，用來修飾「碧玉」。這個動詞只有出現於新約，又是從一個古老的名詞「κρύσταλλος」（清澈的冰，水晶，見四6，二十二1）。故本句可譯為「好像清澈透明的碧玉的寶石」。

12 「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ἔχουσα τεῖχος μέγα καὶ ὑψηλόν, ἔχουσα πυλῶνας δώδεκα καὶ ἐπὶ τοῖς πυλῶσιν ἀγγέλους δώδεκα = it had a great and high wall, with twelve gates, and at the gates twelve angels）。「有」（ἔχουσα）是「ἔχω」的現在分詞，修飾第十節的「聖城新耶路撒冷」，其直接受詞為「τεῖχος」（一座牆），一座又大又高的牆。在舊約中城牆代表安全（賽二十六1；亞二5），但這並不是說，在永恆中信徒仍需有城牆的保護；也不是說，信徒和其他命定要滅亡的人，只是城內和城外之分。這裏的城牆，乃表示聖城新耶路撒冷是一個有安全保障之處。「有十二個門」其句法結構同「有又大又高的牆」。「門」（πυλῶνας）是一個古字，指穿越城牆的通道，必須和「城門」加以區別，城門應寫作「πύλη」。但是，這裏「πυλῶνας」是可以寫字在其上的地方，所以不應指穿越城牆的通道，而是指城門的框，或城門上的樓塔。這個字在啓示錄中出現十一次（二十一12、13、15、21、25，二十二14，在這六節共出現十一次）。關於這十二個門，請參閱舊約以西結書四十八31以下，每一個支派有一個門（參啓七1~8）。「十二位天使」（ἀγγέλους δώδεκα），Mounce 認為這是天上的守門者，其背景可能取自舊約賽六十二6 耶路撒冷城上那位「守望的」，所要強調的，也是這座城乃理想之城。

13 「東邊有三門」（ἀπὸ ἀνατολῆς πυλῶνες τρεῖς = three gates on the east）。和結四十二16以下一樣，每一個方向有三個門。和啓十六12一樣，用「日出之地」（ἀνατολῆς）表示「東」邊。本節的結構都一樣，用的介詞是「ἀπό」（from），

而不是「on」。

14 「城牆有十二根基」（καὶ τὸ τεῖχος τῆς πόλεως ἔχων θεμελίους δώδεκα = and the wall of the city had twelve foundation stones）。「有」（ἔχων）是「ἔχ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陽性單數。注意，這個分詞不是用「ἔχον」（中性）以與「τὸ τεῖχος」（牆）相一致。另外，這個分詞也是單獨存在，其功用有如主要動詞（或限定動詞），這是在啓示錄中常見的語法。「根基」（θεμελίους）是古形容詞，由「θέμα」（地基）變化而來，而「θέμα」又是由「τίθημι」（放置）變化而來。這個古形容詞後面跟「λίθους」（石頭），但如本節，通常都省略了（另見林前三11以下；提後二19），所以這裏是指有十二塊作根基的石頭。不過，這個古形容詞也常被當作中性名詞用，作「τὸ θεμέλιον」（見路六48以下；徒十六26）。關於「有根基的城」，另見賽二十八16；來十一10。這裏特別題到十二，因為十二使徒乃是根基（弗二20）。

「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καὶ ἐπ' αὐτῶν δώδεκα ὀνόματα τῶν δώδεκα ἀποστόλων τοῦ ἀρνίου = and on them were the twelve names of the twelve apostles of the Lamb）。「根基上」（ἐπ' αὐτῶν）直譯是「在它們之上」，指在作根基的那十二塊石頭之上。「有」原文無，但為語意通順，翻譯時應加上。本句原文無動詞。「十二使徒的名字」（δώδεκα ὀνόματα τῶν δώδεκα ἀποστόλων）直譯應作「十二使徒的十二個名字」，即每一個使徒的名字都寫在作根基的石頭上，而不是只有彼得的名字。有些人或以為，根據太十六18，應該只有彼得的名字，其實不然。基督也曾特別題到十二個使徒的十二個寶座（太十九28）。事實上，基督乃是「房角石」（ἀκρογωνιαῖον，見彼前二6；林前三10；弗二20），雖然祂是被公會所棄絕的（太二十一42以下）。附帶一題的，這十二個使徒的名字中，加略人猶大的名字應該已被別人所取代了。

15 「對我說話的拿着金葦子當尺」(καὶ ὁ λαλῶν μετ' ἐμοῦ εἶχεν μέτρον κάλαμον χρυσοῦν = and the one who spoke with me had a gold measuring rod)。「拿着」(εἶχεν)是「ἔχω」(有)的過去不完成式，不是用分詞，而是用正常語法的動詞。「金」(χρυσοῦν)請參考四4的「金冠冕」，五8的「金爐」，九13的「金壇」等。「葦子」(κάλαμον)見十一1。「尺」(μέτρον)是古字，和「μήτηρ」(母親，塑造者，管理者)是同源字。這個字是指用來丈量的直尺，如太七2。這裏是述語的直接受格。「金葦子當尺」(μέτρον κάλαμον χρυσοῦν)直譯應作「一根金葦子尺」。Mounce 指出，第十五至十七節描述的是聖城的丈量。第十一章是約翰受命去丈量神的殿、壇，和那些在那裏敬拜的人。但是，本章去丈量這聖城的乃是天使(見二十一9)。而因為量的對象是聖城，故用「金葦子尺」去丈量乃是合宜的。Mounce 又進一步指出，當時的「葦子尺」，長約有十呎。

「要量那城，和城門、城牆」(ἵνα μετρήσῃ τὴν πόλιν καὶ τοὺς πυλῶνας αὐτῆς καὶ τὸ τεῖχος αὐτῆς = to measure the city, and its gates and its wall)。由語助詞「ἵνα」(爲要)和「μετρήσῃ」(量，「μετρ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構成的目的子句。「量」(μετρήσῃ)乃「尺」(μέτρον)的同源動詞，後面跟三個直接受詞「τὴν πόλιν」(那城)，「τοὺς πυλῶνας αὐτῆς」(它的門，即那城的門)，和「τὸ τεῖχος αὐτῆς」(它的牆，即那城的牆)。

16 「城是四方的，長寬一樣」(καὶ ἡ πόλις τετράγωνος κεῖται καὶ τὸ μῆκος αὐτῆς ὅσον τὸ πλάτος = and the city is laid out as a square, and its length is as great as the width)。「是」(κεῖται)是「κεῖμαι」(安放、躺臥、放置，見太二十八6；路二12等)的現在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其主詞爲「ἡ πόλις」(城)；其述詞爲「τετράγωνος」(四方的)，由「τέσσαρες」(四)和「γωνία」(角，見太六5)複合而成，新約中只出現這一次。這城是四方形的(二十一12以

下)。「長寬一樣」(τὸ μῆκος αὐτῆς ὅσον τὸ πλάτος)直譯應作「它的長和寬一樣大」。「和……一樣大」(ὅσον)，意思是一樣多，在此應作一樣長解。見可七36的「越發……越發」。按照 Herodotus 的記錄，巴比倫城也是四方形的(長寬各120 Stadia)。Diodorus Siculus 說，尼尼微城也是四方形的。Beasley-Murray 指出，約翰當然知道，舊約中以西結的異象裏，對聖殿和重建的耶路撒冷的描述，也都是四方形的。他又指出，在希臘思想中，正正方形乃是完全的意思。約翰在此到底是出於甚麼動機，特別指出聖城乃是「四方」的，實在無法判斷。

「天使用葦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長寬高都是一樣」(καὶ ἐμέτρησεν τὴν πόλιν τῷ καλάμῳ ἐπὶ σταδίων δώδεκα χιλιάδων, τὸ μῆκος καὶ τὸ πλάτος καὶ τὸ ὕψος αὐτῆς ἴσα ἐστίν = and he measured the city with the rod, fifteen hundred miles; its length and width and height are equal)。原文無「天使」，但動詞「ἐμέτρησεν」是第三人稱單數，故譯作「他量」，這個「他」顯然是指天使。「用葦子」(τῷ καλάμῳ)，憑藉格。「量」(μετρέω)和「葦子」(κάλαμος)，請見第十五節。「四千里」(ἐπὶ σταδίων δώδεκα χιλιάδων)直譯應作「一萬二千 Stadia」，本節的中文和英文譯法都已換算過。按 NASB 的換算法，一個 Stadia 相當於600呎，故12000 Stadia 相當於一千五百哩，NIV則換算爲一千四百哩。這個長度是一邊的長，或是四邊長度的總和，原文語意不明。不過有些拉比認爲，以西結新耶路撒冷的牆，要抵達大馬色，其高度則有一千五百哩高。本書所採用的希臘文是古抄本 N 和 P 的讀法，即在介詞「ἐπί」之後接所有格「σταδίων」。這樣的用法比較少見。另有古抄本 A 和 Q 則在介詞「ἐπί」之後接直接受格「σταδίους」，這樣的用法比較常見，但與後面的「χιλιάδων」(千，所有格)卻不一致。「一樣」(ἴσα)即相等，長、寬、高都相等，正方形的立體。這正如所羅門聖殿建築中至聖所的比例(王上六19以下)。弗三18論到基督的愛時，除用本節的「長、闊、高」以外，還加了一

個「深」(βάθος)。約翰在此所用的是高度象徵性的語言，所以有些學者試圖減少長度的數字，或是完全按字面直解，這都是不必要的。這節的意思顯然要表明，在聖城中將有足夠的住處，就像耶穌說過的(見約十四1以下)，作者根本無意詳細描述精確的尺寸，或把聖城當作巨大的公寓，有無數的小房間。

17 「又量了城牆，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καὶ ἐμέτρησεν τὸ τεῖχος αὐτῆς ἑκατὸν τεσσαράκοντα τεσσάρων πηχῶν μέτρον ἀνθρώπου, ὃ ἐστὶν ἀγγέλου = and he measured its wall, seventy-two yards, according to human measurements, which are also angelic measurements)。這個尺寸是指城牆的高度或寬度，不詳。不過，無論如何，這樣巨大或高的城牆，比例上是很難講得清楚的。重要的是「一百四十四」這個數字是十二乘十二，如七4，十四1。「按着」原文無，中文翻譯和英文翻譯中的「according to」都是按意思加上去的。「人的尺寸」(μέτρον ἀνθρώπου)是直接受格，是動詞「量」(ἐμέτρησεν)的同源字。雖然是天使量的，但用的是「人的尺寸」，不過作者立刻補上這也是「天使的尺寸」(ὃ ἐστὶν ἀγγέλου)，注意，這是用關係代名詞「ὃ」(which)所引介的子句，其前述詞乃「μέτρον」(尺寸)。

18 「牆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淨的玻璃」(καὶ ἡ ἐνδώμησις τοῦ τείχους αὐτῆς ἴασπις καὶ ἡ πόλις χρυσίον καθαρὸν ὅμοιον ὑάλῳ καθαρῷ = and the material of the wall was jasper; and the city was pure gold, like clear glass)。「造的」(ἡ ἐνδώμησις)是名詞而非動詞，也可寫作「ἐνδόμησις」，這個字另外只出現於約瑟夫的著作(Ant. XV. 9.6, 指防波堤)，和一分古碑銘(Syll. 583³¹)，顯然是由動詞「ἐνδομέω」(造進，嵌入)變化而來。故這城的牆不是碧玉造的，而是嵌入了碧玉(見第11節)。「是」原文無，按語

意加入的。「精金」(χρυσίον καθαρὸν)，這城閃亮如精金，恰與牆上碧玉所發出的光輝相映照。「如同明淨的玻璃」，在「ὅμοιον」(如同，好像)之後，故接相關的憑藉格「ὑάλῳ καθαρῷ」(clear glass)。「玻璃」(ὑάλῳ)顯然是由動詞「ὑῶ」(下雨)變化而來，指透明的玻璃或水晶，新約中除本節外，另只出現於本章第二十一節。「明淨的」(καθαρῷ)和「精金」的「精」(καθαρὸν)是同一個形容詞，意義也相同，雖然中譯無法一致。

19、20 第十四節已說明，這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這兩節進一步描述這十二根基。不過，這十二根基是分別置於十二個門(第12節)之間，或是一層一層砌起來的，不詳。

「用各樣寶石修飾的」(παντὶ λίθῳ τιμίῳ κεκοσμημένοι = were adorned with every kind of precious stone)。「修飾」(κεκοσμημένοι)是「κοσμέω」(修飾、妝飾，見第2節)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帶憑藉格「寶石」(λίθῳ τιμίῳ)。接下去這兩節所列的這些寶石的名稱，不必然象徵甚麼祕密或神祕的意義。作者在此的用意，只不過在描述這根基的結構是何等的光輝明亮。不過，這十二樣寶石確與舊約祭司所掛胸牌上的十二寶石相對稱(出二十八17~20，三十九10以下；結二十八13；賽五十四11以下)。值得注意的是，對照本章十二寶石的名稱和舊約祭司胸牌的寶石，只有八樣相同，另四樣不同。不過，正如 Mounce 所指出的，這樣的差別可能出於譯法的不同。無論如何，從本節的描述，可見這十二根基是肉眼可見的。

「碧玉」(ἴασπις = jasper)見四3，本章第11、18節；賽五十四12。

「藍寶石」(σάπφειρος = sapphire)見出二十四10；賽五十四11。

「綠瑪瑙」(χαλκηδών = chalcedony)新約或舊約七十士譯本皆沒有這個字，可能是出產於 Chalcedon 附近一種綠色

的寶石。

「綠寶石」(σμάραγδος = emerald) 新約中也只有在此出現，可能與四3的「σμαραγδίνωφ」(綠寶石)一樣，這也是一種綠色的寶石。

「紅瑪瑙」(σαρδόνυξ = sardonyx) 新約中也只有出現這一次，由「σάρδιον」(紅寶石，見下)和「όνυξ」(白)複合而成。可能是紅白相間的一種寶石。

「紅寶石」(σάρδιον = sardius) 見四3。

「黃璧璽」(χρυσόλιθος = chrysolite) 新約中只出現於本節，舊約見出二十八20，這是一種金黃色的寶石。

「水蒼玉」(βήρυλλος = beryl) 新約中也是只出現這一次，舊約見出二十八20，到底這是甚麼樣的寶石，很難斷言，按 Pliny 的看法，這寶石同第四根基的「綠寶石」。

「紅璧璽」(τοπάζιον = topaz) 新約中只出現在本節，舊約見出二十八17，是一種金綠色的寶石。

「翡翠」(χρυσόπρασος = chrysoprase) 新約中只出現於本節，舊約七十士譯本未出現過，是一種半透明金綠色的寶石。

「紫瑪瑙」(υάκινθος = jacinth) 一種紫色或橘紅色的寶石，前此已出現於九17。

「紫晶」(ἀμέθυστος = amethyst) 新約中只出現於本節，舊約見出二十八19，是一種紫色的寶石，比上述「紫瑪瑙」顏色較鮮艷。

亞力山太的革利免認為，以上這十二樣的寶石，表示通過這十二使徒所賜下的恩賜和恩典是何等的豐富，寶貴，和多樣性，這樣的看法可能是正確的。有些解經家試圖把這十二樣寶石依其色澤加以分類，然後進一步說明各寶石的含義，這樣的作法也必徒勞無功，因為這些寶石的確實樣子和色澤，仍不能完全下定論。

21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門是一顆珍珠」(καὶ οἱ δώδεκα πυλώνες δώδεκα μαργαρίται, ἀνὰ εἷς ἕκαστος τῶν

πυλώνων ἦν ἐξ ἑνὸς μαργαρίτου = and the twelve gates were twelve pearls; each one of the gates was a single pearl)。本節繼續從兩方面來描述這聖城，即「門」和「街道」。「門」(πυλώνες) 在本章第十二節已題過，請參考。這十二個門每個門是一顆珍珠。「珍珠」(μαργαρίται) 在當時被視為一種最普遍的珠寶(太七6，十三46；提前二9)。這樣的描述背景可能出自賽五十四12，該處說到，神應許「我必……以紅玉造你的城門」。Beasley-Murray 認為，約翰和當時的猶太人一樣，把以賽亞所用的「紅玉」解作「珍珠」。「每門」(ἀνὰ εἷς ἕκαστος τῶν πυλώνων) 直譯可作「這些門的每一個」。「ἀνά」是分配詞(distributive)應該當作副詞解，不是介詞。如果是介詞，後面應跟直接受格；但這裏當作副詞用，故後面跟的「εἷς ἕκαστος」(每一個)用的是主格。這兩種語法的構造，請參考可十四19；約八9；另參考羅十二5，該處用的是另一個常見的介詞「κατά」。Charles 稱這樣的句法是「不文雅的結構」。

「城內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καὶ ἡ πλατεῖα τῆς πόλεως χρυσίον καθαρὸν ὡς ὕαλος διαυγῆς = and the street of the city was pure gold, like transparent glass)。 「街道」(ἡ πλατεῖα) 原來指寬闊之處，後用於指街道，見太六15。這裏用的是單數，但是應包括這城裏所有的街道。「精金」(χρυσίον καθαρὸν)，第十八節用同樣的詞來修飾「城」。該節說「如同明淨的玻璃」，本節則說「好像明透的玻璃」。「明透」(διαυγῆς) 是古字，由「διά」(通過，through) 和「αὐγή」(光線) 複合而成，光線可以透射而過。新約中只出現這一次。

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καὶ ναὸν οὐκ εἶδον ἐν αὐτῇ, ὁ γὰρ κύριος ὁ θεὸς ὁ παντοκράτωρ ναὸς αὐτῆς ἐστὶν καὶ τὸ ἀρνίον = and I saw no temple in it, for the Lord God, the Almighty, and the Lamb, are its temple)。這城裏沒有殿。從建築的比例看，這整座城

就是一座殿（見第16節）。但是，即使是包括聖所，至聖所，和至聖所中神臨在的榮耀，也都還不足以與此城相比。「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照字序直譯應作「因為主神全能者為城的殿，並羔羊」。那永恆者的臨在，就是神榮光的同住（見第3節）。林後六16說「我們是永生神的殿」，而這裏說，神自己是我們的殿，並且如同第四和第五章，羔羊也是我們的殿。本節對神的描述，是本書常見的描述法，特別請見一8。

23 「那城內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καὶ ἡ πόλις οὐ χρειαν ἔχει τοῦ ἡλίου οὐδὲ τῆς σελήνης ἵνα φαίνωσιν αὐτῇ, ἡ γὰρ δόξα τοῦ θεοῦ ἐφώτισεν αὐτήν, καὶ ὁ λύχνος αὐτῆς τὸ ἄρνιον = and the city has no need of the sun or of the moon to shine upon it, for the glory of God has illumined it, and its lamp is the Lamb）。「那城內又不用日月」直譯應作「並且那城不需要有日頭或月亮」。「光照」原文是由「ἵνα」（為要）所引介的目的子句，直譯作「為要光照它（這城）」。「光照」（φαίνωσιν）是「φαίν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和前面的語助詞「ἵνα」構成目的子句。這也是賽六19以下所描述的。不像今天，照明常是大城市的難題之一。「因……」（γάρ...）說明為甚麼不需要有日頭或月亮，「因為神的榮耀光照了它（這城）」。「光照」（ἐφώτισεν）是「φωτίζ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一個古動詞，由「φῶς」（光）變化而來，見路十一36。因為有神的榮耀之臨在，所以即使有日頭或月亮光輝的照耀，也不會給這城增加任何的光明。「神的榮耀」，請見第十一節。另請參考十八1和二十一3。Charles說，「和神的榮耀相較之下，日頭和月亮黯然無光。」「又有羔羊為城的燈」，按原文字序直譯應為「城的燈是羔羊」。Bousset以為，「神的榮耀」是大光，相形之下「羔羊」是「燈」，是小光（創一16）。這樣的分法是不必要的。

24 「列國要在城的光裏行走」（καὶ περιπατήσουσιν τὰ ἔθνη διὰ τοῦ φωτός αὐτῆς = and the nations shall walk by its light）。其背景是賽六十3、11、20。這城中也有列國。按照賽六十1~3，因為神的榮耀臨到耶路撒冷，列國被這城的光明吸引而來。「行走」（περιπατήσουσιν）是「περιπατέ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在約翰著作中，這個動詞常有道德上和屬靈上的含義。其實，當今社會若在道德上和靈性上有甚麼進步，也都是出於基督的緣故。「在光裏」（διὰ τοῦ φωτός）可譯為「藉着光」行走。

「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與那城」（καὶ οἱ βασιλεῖς τῆς γῆς φέρουσιν τὴν δόξαν αὐτῶν εἰς αὐτήν = and the kings of the earth shall bring their glory into it）。不但「列國」，「地上的君王」也要來就這城的光輝（賽六十3）。不過這裏是說，「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與那城」，直譯應作「地上的君王必將他們的榮耀帶進這城」。「帶」（φέρουσιν）是「φέρ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中文聖經譯作「歸與」。Swete對這節經文含義不敢肯定，是否表示神將來對人類的恩典作為，還有祂尚未啓示的部分，如同二十二2的「萬民」。這一幅美妙而恩慈的畫面，即使今日在此不能實現，只能在天上實現，那也是美妙而恩慈的一幕。

25 「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裏原沒有黑夜」（καὶ οἱ πυλῶνες αὐτῆς οὐ μὴ κλεισθῶσιν ἡμέρας, νῦξ γὰρ οὐκ ἔσται ἐκεῖ = and in the daytime (for there shall be no night there) its gates shall never be closed）。「總不關閉」，由雙重否定詞「οὐ μή」和「κλείω」的簡單過去式被動語態假設語氣「κλεισθῶσιν」（關閉）所構成，強烈的否定。「白晝」（ἡμέρας），所有格，表時間。沒有題到黑夜，「因為」（γάρ，中文聖經未譯）在那裏原沒有黑夜。

26 「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與那城」（καὶ οἴσουσιν τὴν δόξαν καὶ τὴν τιμὴν τῶν ἐθνῶν εἰς αὐτήν = and they shall

bring the glory and the honor of the nations into it)。直譯應作「他們必將列國的榮耀和尊貴帶進這城」，請參考第二十四節。「帶」(οἴσουσιν)是「φέρ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羅馬城積聚當時天下各地的貨物，但是這聖城將有列國將其最好的(榮耀和尊貴)被帶到它裏面來(見賽六十五、11)。是第二十四節的擴大引申。

27 「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καὶ οὐ μὴ εισέλθῃ εἰς αὐτὴν πᾶν κοινὸν καὶ ὁ ποιῶν βδέλυγμα καὶ ψεῦδος = and nothing unclean and no one who practices abomination and lying, shall ever come into it)。原文「總不得進那城」置於本節之始。「總不得」(οὐ μὴ)是雙重否定詞，強調用。「進」(εἰσέλθῃ)是「εἰσερχ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本字字首是介詞「εἰς」(進入)，後面又跟同一個獨立介詞「εἰς」。「凡不潔淨的」(πᾶν κοινόν)，「πᾶν」(凡)，「κοινόν」原意是：普通，凡俗，共同(見多一4的「共信之道」)，這裏是指儀式上的凡俗，即不潔淨，如可七2；徒十14；參賽五十二1和結四十四9。「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ὁ ποιῶν βδέλυγμα καὶ ψεῦδος)，和巴比倫(十七4的「可憎」)、和二十一8那些在燒着硫磺的火湖裏的(「一切說謊話的」)、和二十二15的「一切喜好說謊言、編造虛謊的」一樣。一再出現的異教徒在地上生活與在地獄之苦，和聖城之描述的對比，使人發出一個問題，不知道約翰是描述審判之後天堂和地獄的對比，或是要表達另一種意思，也就是 Charles 所說的，「那些不潔淨的，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仍然在地上。雖然，聖城的門日夜都敞開着，他們卻是不能進入。」在像啓示錄這一類的啓示文學中，我們不能過分強調字面的意義，和精確的計算時間。我們只知道，這末世的景象一幕又一幕的演出，一直到結束為止。

「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εἰ μὴ οἱ γεγραμμένοι ἐν τῷ βιβλίῳ τῆς ζωῆς τοῦ ἁρνίου = but only those whose

names are written in the Lamb's book of life)。「只有」(εἰ μὴ)或作「除了」。「寫在……的」(οἱ γεγραμμένοι)是「γράφω」(寫)的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分詞，帶冠詞當名詞用，那些被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原文無「名字」。「羔羊生命冊」，見三5，十三8，二十15；另參考但十二1。

第二十二章

1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καὶ ἔδειξέν μοι ποταμὸν ὕδατος ζωῆς = and he showed me a river of the water of life)。本章第一至第五節繼續二十一9起對聖城的描寫，不過景象轉到了城的內部。「指示」(ἔδειξεν)，見二十一9、10，另見一1，四1。原文無「天使」，但顯然指示作者的，就是那位天使。「在城內街道當中」，見第2節。「一道生命水的河」(ποταμὸν ὕδατος ζωῆς)，本節背景可能出自結四十七1~12。該處以西結在異象中看到有水從聖殿門檻下流出來，往東流，最後注入死海，所經之處帶來醫治和滋潤。創二10也記錄伊甸園中也有一條河流出來。類似的記錄，又出現於亞十四8；箴十11，十三14，十四27，十六22；詩三十六9等。

「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λαμπρὸν ὡς κρύσταλλον, ἐκπορευόμενον ἐκ τοῦ θρόνου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τοῦ ἁρνίου = clear as crystal, coming from the throne of God and of the Lamb)。形容詞「λαμπρὸν」(明亮)和形容用的分詞「ἐκπορευόμενον」(流出來，ἐκπορεύω的現在式分詞)進一步描寫這「一道河」(ποταμόν)。關於「明亮」(λαμπρὸν)，請參考十五6，十九8，二十二16；關於「水晶」(κρύσταλλον)，請見四6。描述這河的水之清澈。「流出來」(ἐκπορευόμενον)是分詞片語當形容詞用。「神和羔羊的寶座」在本書三21已經說到羔羊與神同坐寶座。「寶座」(τοῦ θρόνου)是單數，後面跟兩個所有格「τοῦ θεοῦ」(神的)和「τοῦ ἁρνίου」(羔羊的)。一個寶座，既屬於「神的」，也是屬於「羔羊的」(見來一3；啓二十二3)。請參考

舊約背景：結四十七1；亞十四8。Swete 認為，這裏「流出來」的水，是指聖靈；Ladd 主張這是象徵永生；Barclay 則解作象徵神在今世所給與祂百姓的豐盛生命。這些看法都有其道理，不過都是他們個人的詮釋。不過，本節的主旨乃在確認，那些忠心於神的人，在永恆裏，將活在生命泉的源頭，這生命泉乃從神而來的。在巴勒斯坦那炎熱乾燥的氣候中，本節對讀者具有特別的意義。

2 「在城內街道當中……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ἐν μέσῳ τῆς πλατείας αὐτῆς καὶ τοῦ ποταμοῦ ἐντεῦθεν καὶ ἐκεῖθεν ξύλον ζωῆς ποιοῦν καρπούς δώδεκα = in the middle of its street. And on either side of the river was the tree of life, bearing twelve kinds of fruit)。「在城內街道當中」(ἐν μέσῳ τῆς πλατείας αὐτῆς)，可連於第一節解釋，如中文聖經譯法，也可連於第二節解釋，即這河是在城內街道當中。可能連於第一節解釋較妥。和二十一21一樣，這裏的「街道」(τῆς πλατείας)也是單數，但意義上包括了這城內的所有街道。「這邊與那邊」(ἐντεῦθεν καὶ ἐκεῖθεν)，「這邊」(ἐντεῦθεν)在七十士譯本但十二5當介詞用，在這裏可能也是作介詞用，不過位置是置於其名詞「河」(τοῦ ποταμοῦ)之後。同樣這一個字，在約十九18則單純作副詞用。「生命樹」(ξύλον ζωῆς)請見創一11以下和啓二7，二十二14。「ξύλον」(樹)在路二十三31和結四十七12當作有綠葉之樹解。「結」(ποιοῦν)是「ποιέω」(作，產生，製造，見太七17)的現在式分詞中性；但有些古抄本寫作「ποιῶν」，即「ποιέω」的現在式分詞陽性。「樹」(ξύλον)是中性，故在文法講，應該是前者的讀法較妥。「十二樣果子」(καρπούς δώδεκα)原文是「十二」和「果子」，故可解為「十二樣果子」，也可解為「十二回果子」。

「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κατὰ μῆνα ἕκαστον ἀποδίδουν τὸν καρπὸν αὐτοῦ, καὶ τὰ φύλλα τοῦ ξύλου εἰς θεραπείαν τῶν ἐθνῶν = yielding its fruit

every month; and the leaves of the tree were for the healing of the nations)。介詞「κατὰ」當分配用，「μῆνα ἕκαστον」(每一個月)，故，按每一個月。「結」(ἀποδίδουν)是「ἀποδίδωμι」(回報，償還)的現在式分詞中性。但和上面的「結」(ποιοῦν)一樣，有的古抄本也讀作陽性「ἀποδιδούς」。介詞「εἰς」表目的，故譯作「乃為」。「萬民」(τῶν ἐθνῶν)直譯應作「列國」，與二十一26的「列國」是同一個字。「醫治」(θεραπείαν)是屬靈上的醫治。自古以來，樹葉常被用於作醫藥。本節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到底這是指在最後審判之前，或之後。Charles 在此把聖城和新耶路撒冷分開，他認為聖城是千禧年的事情之描述，而新耶路撒冷則是在最後大審判之後從天而降。為這緣故，他把本章的次序調整了。其實這是不必要的，前面已經說過，啓示錄的內容並非按時間先後次序排列的。Mounce 指出，本節實際上包括了兩個主題，其一是生命樹，源自創二9和三22等，這是聖經中常見的一個主題，在古代近東其他宗教中也常有這樣的主題。另一是醫治，源自結四十七12。

3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祂的僕人都要事奉祂」(καὶ πᾶν κατάθεμα οὐκ ἔσται ἐπὶ καὶ ὁ θρόνος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τοῦ ἀρνίου ἐν αὐτῇ ἔσται, καὶ οἱ δούλοι αὐτοῦ λατρεύσουσιν αὐτῷ = and there shall no longer be any curse; and the throne of God and of the Lamb shall be in it, and His bond-servants shall serve Him)。「咒詛」(κατάθεμα)除了Didache XVI. 5以外，從未出現過。不過這個字的動詞形式「καταθεματίζω」在太二十六74出現過，意指咒詛，可十四71也有一個動詞「ἀναθεματίζω」，意義也一樣。這個字有可能是「κατανάθεμα」的縮寫。咒詛的名詞，通常寫作「ἀνάθεμα」，聖經中出現於林前十六22；加一8；羅九3。「πᾶν」(全部)和否定詞「οὐκ」一起合用，意思相當於「οὐδέν」(沒有一個)。「有」(ἔσται)是「εἰμί」(是)的未

來式，將不再有一個咒詛。「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的「有」(ἔσται) 也是未來式，將有「神和羔羊的寶座」。「神和羔羊的寶座」請見本章第一節。「事奉」(λατρεύουσιν) 是「λατρεύ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表繼續的動作，將來在祂面前，祂的僕人要繼續的事奉祂。七15「晝夜事奉」用的也是這個動詞，不過用的是現在式。

4 「也要見祂的面，祂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καὶ ὄψονται τὸ πρόσωπον αὐτοῦ, καὶ τὸ ὄνομα αὐτοῦ ἐπὶ τῶν μετώπων αὐτῶν = and they shall see His face, and His name shall be on their foreheads)。「要見」(ὄψονται) 是「ὄραω」的未來式關身形主動意直說語氣。摩西不得見神的面(出三十三20、23)，耶穌則應許，清心的人才可以見神(太五8)，來十二14說只有聖潔的人才能見神。舊約詩十七15也有這樣的應許。今天在這世上，我們可以通過基督看見神(林後四6)，但是在這城裏，我們可以照着本像，面對面看到祂(林前十三12)，不過，那時我們已經完全像祂了(林後三18；羅八29；約壹三2)。當然，這是擬人式的說法，但是能見神的面，其實就是信心生活中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了。「祂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請參考三12，七3，十四1。

5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καὶ νύξ οὐκ ἔσται ἔτι καὶ οὐκ ἔχουσιν χρεῖαν φωτὸς λύχνου καὶ φωτὸς ἡλίου, ὅτι κύριος ὁ θεὸς φωτίσει ἐπ' αὐτούς, καὶ βασιλεύσουσιν εἰς τοὺς αἰῶνας τῶν αἰώνων = and there shall no longer be any night; and they shall not have need of the light of a lamp nor the light of the sun, because the Lord God shall illumine them; and they shall reign forever and ever)。「不再有」，由否定詞「οὐκ」加「ἔσται」(有，是，εἰμί的未來式)，將不再有黑夜。重複二十一25的話，該處也是用未來式。「不用」(οὐκ ἔχουσιν χρεῖαν) 直譯應作「沒有需要」。

「有」(ἔχουσιν) 是「ἔχ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這是一般古抄本的讀法。但是，這樣的讀法和前面「不再有黑夜」的「ἔσται」(有，未來式)不一致。故另有古抄本，如A等，將「ἔχουσιν」讀作「ἔξουσιν」，即「ἔχω」的未來式，如此在文法上就一致了。這又是部分重複了二十一23的用詞。不過該處的「日月」，在本節以「燈光日光」取代。這是說明新耶路撒冷城市的明亮令人喜悅。接着以語助詞「ὅτι」(因為)引介的子句，說明這城不再有黑夜，也不用燈光日光的原因。「要光照」(φωτίσει) 是「φωτίζω」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而二十一23的「光照」(ἐφώτισεν) 則是簡單過去式。「要作王」(βασιλεύσουσιν) 是「βασιλεύω」(作王)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他們將要作王。而且，本節的「作王」是「直到永永遠遠」(εἰς τοὺς αἰῶνας τῶν αἰώνων)。這和二十四、6的作王不同，該處只是在千禧年中作王一千年。如同路二十二30，和基督一同作王一直到永遠，這樣的詞句在本書中一再的出現(一6，三21，五10等)。基督的國度是屬靈的(約十八36以下)。Swete說，啓示錄中的異象到此結束，因為這已經到了新耶路撒冷城的最高峯。接着約翰記錄了那發言者離別前的話，不過，這段話到底是由誰說的，並不十分清楚。

十一

尾聲 (二十二 6~21)

第二十二章

6 「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καὶ εἶπέν μοι, Οὗτοι οἱ λόγοι πιστοὶ καὶ ἀληθινοί = and he said to me, “These words are faithful and true”)。「εἶπέν μοι」(他對我說)，雖然沒有指出發言者的身分，但顯然是二十一 9、15，二十二 1 的那位天使。「這些話……」(οὗτοι οἱ λόγοι...) 重複二十一 5 那位天使的話。不管「這些話」包括的範圍有多大，至少這位天使證實為「真實可信的」話，不止包括二十一 9 至二十二 5 的這個異象，而是應該包括整本啓示錄。這一點由接下去的這句話即可看出。

「主就是衆先知被感之靈的神，差遣祂的使者，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僕人」(καὶ ὁ κύριος ὁ θεὸς τῶν πνευμάτων τῶν προφητῶν ἀπέστειλεν τὸν ἄγγελον αὐτοῦ δεῖξαι τοῖς δούλοις αὐτοῦ ἃ δεῖ γενέσθαι ἐν τάχει = and the Lord, the God of the spirits of the prophets, sent His angel to show to His bond-servants the things which must shortly take place)。直接指着本書一 1 說的，該處說到基督將此書內容啓示給約翰的目的。「主就是衆先知被感之靈的神」直譯應作「衆先知之靈的主神」。請參啓十九 10 和林前十四 32。「靈」(τῶν πνευμάτων) 是複數，指衆先知的靈，所有格，「主神」(ὁ κύριος ὁ θεός) 是主格，受主神所感動的「靈」，而這些受主神感動的靈則是先知的靈(十 7，十一 8，二十二 9)。「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僕人」，見一 1、19，四 1。「祂僕人」(τοῖς δούλοις αὐτοῦ) 應作「祂的衆僕人」，不單指約翰。

7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豫言的有福了」(καὶ

ιδού ἔρχομαι ταχύ. μακάριος ὁ τηρῶν τοὺς λόγους τῆς προφητείας τοῦ βιβλίου τούτου = and behold, I am coming quickly. Blessed is he who heeds the words of the prophecy of this book)。發言者是基督，或許是通過天使說的，但看本句的語氣，更可能是祂親自對約翰說的，因為本節無12、16兩節的引言。關於基督必快再來，前此已出現數次，見二5、16，三11，十六15；更早請見一2以下。我們必須再題醒一次，這個「ταχύ」（快）到底有多快，不是照我們的時間，而是照神的計劃（見彼後三8）。「有福了」（μακάριος），這裏的這個「有福」實質上和一3的第一個「有福」是一樣的，也是和十六15一樣，是由基督親口說出來的。「預言」（προφητείας），這書被稱為預言，如第10、18、19節一樣。這是基督的啓示，從神而來的，是直接從神而來的信息。其中一部分是預告基督敵人所要面對的滅亡，大部分則是描寫那些忠信者，最後所要得着的勝利和所要享受的恩福。對於那些正處於大逼迫、大患難中的信徒，這是何等大的安慰。

8 「這些事是我約翰所聽見所看見的」（καὶ γὰρ Ἰωάννης ὁ ἀκούων καὶ βλέπων ταῦτα = and I, John, am the one who heard and saw these things）。現在說話的是那位看見這些異象的約翰了。早在第一章，約翰就已經表明自己的身分了（第1、4、9節）。這裏他自稱是「那位聽見並看見這些事者」（照原文直譯）。「聽見」（ἀκούων）和「看見」（βλέπων）分別是「ἀκούω」和「βλέπω」的現在式分詞，前面共用一個冠詞「ὁ」，指那位聽見和看見這些事的是同一個人。

「我既聽見看見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καὶ ὅτε ἤκουσα καὶ ἔβλεψα, ἔπεσα προσκυνῆσαι ἔμπροσθεν τῶν ποδῶν τοῦ ἀγγέλου τοῦ δεικνύοντός μοι ταῦτα = and when I heard and saw, I fell down to worship at the feet of the angel who showed me these things）。「聽見」（ἤκουσα）和「看見」（ἔβλεψα）和上面兩個動詞同樣，不過，這裏這兩個動詞都是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俯

伏」（ἔπεσα）是「πίπτω」（跌落，掉下）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面跟表目的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προσκυνῆσαι」（敬拜）。既聽見了基督自己的聲音，又看到了這些異象，約翰會有這樣的反應，那是很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無論如何，這麼作是不對的。「指示」（δεικνύοντος）是「δείκνυμι」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前帶冠詞「τοῦ」，表示指示者，形容天使，故用同樣的單數陽性所有格。關於這位指示約翰的天使，請見一1，四1，十七1，二十一9以下，二十二1、6。

9 「他對我說，千萬不可」（καὶ λέγει μοι, Ὅρα μὴ = and he said to me, "Do not do that"）。天使立刻阻止約翰。「說」（λέγει）是強調生動活潑的現在式。關於不可敬拜天使，只當敬拜神，以及本節的用詞，請參考十九10。在彼處，約翰在興奮之餘，也要敬拜天使，同樣也被那天使阻止。和十九10相較之下，本節多了「衆先知」（τῶν προφητῶν）和「那些守這書上言語的人」（τῶν τηρούντων τοὺς λόγους τοῦ βιβλίου τούτου）。後者重複本章第七節的話，稍稍的不同是，本節將該處的「豫言」（προφητείας）改為「言語」（λόγους）。

10 「他又對我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豫言，因為日期近了」（καὶ λέγει μοι, Μὴ σφραγίσῃς τοὺς λόγους τῆς προφητείας τοῦ βιβλίου τούτου, ὁ καιρὸς γὰρ ἐγγύς ἐστιν = and he said to me, "Do not seal up the words of the prophecy of this book, for the time is near"）。如同十九9，天使在此又繼續說話了，「說」（λέγει）又是用現在式，使行文更加生動。「封」（σφραγίσῃς）是「σφραγίζω」的表始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前帶否定詞「μὴ」，表禁止，不可封閉。關於「σφραγίζω」（封）這個動詞，請參考十4。Charles認為，這句話應該是基督說的，因為第7和第18節，基督稱這書上的「話語」為「豫言」，但這樣的理由不是很充分。在本書中，只有一次吩咐約翰「要封上，不可寫出來」（十4），其

他都未曾有這樣的吩咐。這書應該是敞開，好讓大家可以閱讀的（一3，十三18，十七9，二十二7、18）。接着說明不可封了這書上豫言的原因，「因為」（γάρ）日期近了。這書上所豫言的懲罰和安慰之事，很快就要發生了，所以不可封閉這書。約翰記下這句話，至今已近二千年了，可是「日期」並還沒有到，因此有些人認為，大概是約翰末世論的教導錯誤了。可是，篤信聖經的人卻不如此看，他們並不嚴格照字面意義來解這句話。F. F. Bruce 認為，基督徒對末世諸事的教導，所謂很快就要臨到，並不必然是指時間，而更多是指道德上的。Walvoord 則說，基督再臨隨時可能發生，故這些末後的事件發生的「日期近了」。Ladd 的看法是最可取的，他是從兩個不同層面來看「日期近了」。一方面，這是指基督和敵基督之間的爭戰，這爭戰在這個世代結束之前才要達到最高峯。另一方面，這是指第一世紀教會和政府屬世權勢之間的鬥爭，在歷史上，像第一世紀的政府，隨時都可能發生，故「日期近了」是一個事實。

11 「不義的，叫他仍舊不義」（ὁ ἀδικῶν ἀδικησάτω ἔτι = let the one who does wrong, still do wrong）。本節四個子句的句法構造都一樣。「不義的」（ἀδικῶν）是動詞「ἀδικέω」（行不義）的現在式分詞，前帶冠詞「ὁ」，當名詞用，行不義的人。「叫他不義」（ἀδικησάτω）是同一個動詞「ἀδικέω」的整體簡單過去式命令語氣。「ἔτι」在此的用法和意義並不十分清楚。可以解作「仍舊」（still），也可以解作「更是」（yet more）。「污穢」（ρυπαίνω）新約中只有出現這一次，是和「ρύπος」（污穢的，彼前三21）與「ρυπαρία」（污穢，雅一21）同源的字。這裏所用的言語，可能是諷刺性的，其舊約背景可能出自但十二10。這並不是說，約翰贊同那些「不義的」、「污穢的」繼續如此不義、污穢下去。而是說，現在結局已經定了，是這樣光景的人已經沒有機會翻身了。基督已經把門關上了，那些在門外的，現在已經毫無盼望了（太二十五10；路十三25）。不論是「為義的」，「不義的」，「聖潔的」，「污穢

的」，都已經永遠決定了，再也沒有改變的可能。在本節中，你看不到有「第二次機會」的任何可能性了。

12 「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καὶ ὁ μισθός μου μετ' ἐμοῦ ἀποδοῦναι ἐκάστω ὡς τὸ ἔργον ἐστὶν αὐτοῦ = and My reward is with Me, to render to every man according to what he has done）。本節說話者又是基督。首先，祂重複第7節的應許「我必快來」。「賞罰在我」（ὁ μισθός μου μετ' ἐμοῦ）直譯可作「我的獎賞與我同在」。現在祂是以來十一6的賞賜者的身分說話。請參考啓十一18；賽四十10，六十二11。「報應」（ἀποδοῦναι）是「ἀποδίδωμι」（回報，償還）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不定詞，表目的。祂必快來。而祂來的目的之一，是要照各人所行的回報他。每一個都要照他們自己所行的，得到基督的獎賞（啓二23；林後五10；羅二6）。

13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ἐγὼ τὸ Ἄλφα καὶ τὸ Ὠ, ὁ πρῶτος καὶ ὁ ἔσχατος, ἡ ἀρχὴ καὶ τὸ τέλος = I am the Alpha and the Omega, the first and the las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這裏的三個說法：「阿拉法和俄梅戛」，「首先的和末後的」，「初和終」，意義上並沒有甚麼差別。「阿拉法和俄梅戛」，希臘文字母中的第一個字和最後一個字。在一8和二十一6中，用以指神。這裏用來稱基督，是啓示錄中基督之神性的最佳證明。「首先的和末後的」在一17，二8用以稱基督。「初和終」，二十一6用於神，在此用以指基督。這樣嚴肅而慎重的稱呼，保證了第十二節基督作為最後審判者的地位（參考太二十五31~46）。在來十二2耶穌是「創始成終的」，基督與父神同是宇宙的創造者，而現在，祂則是在救贖的事上最後的成就者。

14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μακάριοι οἱ πλύνοντες τὰς στολὰς αὐτῶν = blessed are those who wash their robes）。「有福了」（μακάριοι）這是本書中最後一次題到

「有福」，而所論到的，則是更崇高的生活。「那些洗淨自己的衣服的」（οἱ πλύνοντες τὰς στολὰς αὐτῶν），「洗淨」（πλύνοντες）是「πλύνω」的現在式分詞，前帶冠詞「οἱ」當名詞用，指那些洗淨他們自己衣服的人，這是指道德生活見證。請參考七14「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淨了」，三4則從反面說到「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另請參考林前六11。本書採用的原文，是古抄本^N, A, 1006, 2020等的讀法。另有古抄本（如：046, 1, 94, 1611等）讀作「ποιούντες τὰς ἐντολὰς αὐτοῦ」（遵守祂誡命的），經文鑑定學者認為，這樣的讀法，顯然是後來抄寫的文士加上去的。不過，啓示錄中確實也兩次出現過「守」「誡命」的字眼（十三17，十四12）。

「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ἵνα ἔσται ἡ ἐξουσία αὐτῶν ἐπὶ τὸ ξύλον τῆς ζωῆς καὶ τοῖς πυλῶσιν εἰσεέλθωσιν εἰς τὴν πόλιν = that they may have the right to the tree of life, and may enter by the gates into the city）。本句第一部分是語助詞「ἵνα」（爲要，好叫）和「ἔσται」（是，有，εἰμί的未來式）構成的目的子句，這是啓示錄這卷書中常有的句法結構（六4、11，九5、20，十三12，十四13），他們可以有他們的權柄。「到生命樹那裏」（ἐπὶ τὸ ξύλον τῆς ζωῆς）直譯可作「對生命樹」，他們是對生命樹擁有權柄，不單單是有權柄到生命樹那裏。像「ἐξουσία αὐτῶν ἐπὶ」（power over, authority over, 對……擁有權柄）的句法結構，請參考六8，十三7，十六9；路九1。「生命樹」，請見二7，二十二2。「也能從門進城」，「進」（εἰσεέλθωσιν）是「εἰσερχομαι」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和前面的語助詞「ἵνα」（爲要，好叫）構成另一個目的子句。和前面的「ἔσται」（有，是）是平行的動詞，雖然一個是直說語氣，一個是假設語氣。第一部分的目的是，他們可以對生命樹擁有權柄；第二部分是，他們可以從門進城。「門」（τοῖς πυλῶσιν）是相關的憑藉格，見二十一12。Mounce指出，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人，得到的賜福乃是對生命樹擁有權柄，也就是說，在逼迫中忠心到底的，所得到的賞

賜就是永生。Mounce又說，「從門進城」則是用另一種方式說明同樣的事，就是他們所可得到的永恆的賞賜。這城代表了神和那些蒙救贖者的永遠居所，而生命樹則是不朽的象徵。

15 「城外有那些犬類……」（ἐξω οἱ κύνες... = outside are the dogs...）。「城外」（ἐξω）直譯是「外面」，在聖城的外面。「犬類」（οἱ κύνες）不宜照字面直解，而是指那些在道德上不潔淨的人（申二十三18；王下八13；詩二十二16、21；太七6；可七27；腓三2）。在東方城市裏，狗是在街道旁吃腐臭之物的，令人一看就覺得厭惡。在「犬類」之後，又列舉了一些不得進城者的名單。「行邪術的」（οἱ φάρμακοι）等類的人，請見二十一8，該處說到這些人的分是在燒着硫磺的火湖裏，而這裏說到他們的分是在聖城的外面。這兩個地方的主旨都是要說明，名單上所列的這些人，都不能和神有交通。耶穌也曾說到「外面黑暗裏」（太八12，二十二13，二十五30）。指在燈光明亮的房子之外面，是那些被定罪者之去處。可九48則用「蟲是不死的」來形容那地方。「一切喜好說謊言、編造虛謊的」（πᾶς φιλῶν καὶ ποιῶν ψεῦδος）直譯應作「一切喜好並行虛謊的」。這是對二十一8「一切說謊話的」（πᾶσιν τοῖς ψευδέσιν）和二十一27「行虛謊之事的」（ὁ ποιῶν... ψεῦδος）的註解。撒但是一切說謊者之父（約八44），撒但的住處也是這一切喜好並行虛謊之事者最恰當的去處（帖後二12）。關於不行真理，請見約壹一6（另見羅一25；弗四25）。

16 「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爲衆教會將這些事向你們證明」（ἐγὼ Ἰησοῦς ἔπεμψα τὸν ἄγγελόν μου μαρτυρῆσαι ὑμῖν ταῦτα ἐπὶ ταῖς ἐκκλησίαις = I, Jesus, have sent My angel to testify to you these things for the churches）。「我耶穌」（I, Jesus），本書最後一次，也是最嚴肅的一次宣告，證明這書是由耶穌而來的。這位歷史的耶穌，也是當時教會所認識的耶穌。這說法和一1以下相符合。「差遣」（ἔπεμψα）是

「πέμπ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已經差遣。這個動詞在此的含義，和一1的「ἀποστείλας」（差遣）一樣。奉差者乃是祂個人的使者。說話的是那位歷史的耶穌，而這位歷史的耶穌也就是榮耀的基督，以及神的羔羊。「為眾教會」（ἐπὶ ταῖς ἐκκλησίαις），介詞「ἐπί」當作「為」（for）解，這樣的用法，另見十11；約十二16；不單單是為一4的那七個教會，而是包括古今所有的教會。「向你們」（ὑμῖν），複數，更進一步證明，啓示錄是為所有教會寫的。

「我是大衛的根，又是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ἐγώ εἰμι ἡ ρίζα καὶ τὸ γένος Δαβὶδ, ὁ ἀστὴρ ὁ λαμπρὸς ὁ πρωῖνός = I am the root and the offspring of David, the bright morning star）。「大衛的根」請參考五5；約翰在此又加上「他的後裔」（τὸ γένος），見徒十七28以下。「後裔」不單指血統上的親族（徒四6，七13）。關於耶穌為大衛的後裔，請見太二十二42~45。先知以賽亞在他的彌賽亞預言中有「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賽十一1），意即，彌賽亞必然是大衛的後裔。這裏所記，正是這預言的應驗。「明亮的晨星」（ὁ ἀστὴρ ὁ λαμπρὸς ὁ πρωῖνός），這位坐在大衛寶座上的王，在巴蘭預言中，被稱為「星」（民二十四17；路一78）。在彼得後書中，這「晨星」被解為指着基督而言（彼後一19）。啓二28基督自己題到「晨星」，而這裏進一步說明，這晨星原來就是基督自己。基督是這世界的真光，這光已照進了世界（約一9，八12）。

17 「聖靈和新婦都說來」（καὶ τὸ πνεῦμα καὶ ἡ νύμφη λέγουσιν, Ἔρχου = and the Spirit and the bride say, “Come”）。聖靈藉着先知，或感動先知的靈（二7，十六4，十八24），和新婦（二十一2），也就是神的百姓，在一起回應他們剛剛所聽到的耶穌的話。耶穌在二十二7、12兩次說「我必快來」。特別是看到了二十二1~5的異象以後，神的百姓必然逼切的渴望，羔羊和新婦的結婚趕快成就（十九7）。所以，現在聖靈（即先知所代表）和新婦在一起，呼應主耶

穌「來」。「來」（ἔρχου）是「ἔρχομαι」的現在式命令語氣，表祈求。不但聖靈和新婦，「聽見的人也該說來」（καὶ ὁ ἀκούων εἰπάτω, Ἔρχου = and let the one who hears say, “Come”）。「聽見」（ἀκούων）是「ἀκούω」的現在式分詞，帶冠詞「ὁ」當名詞用，聽見的人，見一3。「也該說」（εἰπάτω）是「λέγ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那些聽見的人，也該說「來！」祈求耶穌快快來。

「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καὶ ὁ διψῶν ἐρχέσθω, ὁ θέλων λαβέτω ὕδωρ ζωῆς δωρεάν = and let the one who is thirsty come; let the one who wishes take the water of life without cost）。「口渴」（διψῶν）是「διψάω」的現在式主動語態分詞，前帶冠詞「ὁ」當名詞用，故作「口渴的人」。「也當來」（ἐρχέσθω）是「ἔρχομαι」的現在式命令語氣，人稱已改為第三人稱單數，是吩咐口渴的人也當來，而不是祈求耶穌「來！」。「口渴的人」，請參考啓二十一6，指靈性上的口渴；特別是約六35和七37，是指在屬靈上口渴需要生命水的人（二十一6，二十二1）。另請參考賽五十五1。本句是吩咐那些屬靈上口渴有需要的人，要趁着還有機會的時候，快快的來迎見耶穌。「願意的」（θέλων）是「θέλω」的現在式分詞，帶冠詞「ὁ」當名詞用，指願意的人。「取」（λαβέτω）是「λαμβάνω」的表始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命令語氣，讓他拿取生命的水。「白白的」（δωρεάν）符合二十一6的應許，這個字在該處和本節都出現了。這是一個廣泛和恩慈的邀請，特別是看過了那些被定罪者的可怕和淒慘下場之後，聽到了這樣的邀請，更顯珍貴。對於那龍和二獸的警告，以及對牠們可怖的下場之描述，意思是要警告人不可落入魔鬼的詭計中，成為他們的犧牲者。這樣的警告，對古代的人，對今天的人，都一樣適用。恩典的門今天仍然敞開着，因為末期還沒有到。這一系列的異象，就像一幕又一幕的景象，已經在我們眼前結束，最終的結局被描述成已經實現了的事實。現在，我們又回到原來的地位。本節我們聽到了神的靈邀請的聲音，呼請那些看到，聽到這書上異象和豫言的人，要

聽，要來白白取得生命的水去喝，這生命的水是由神的羔羊白白的供應的。

18 「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豫言的作見證」(μαρτυρῶ ἐγὼ παντὶ τῷ ἀκούοντι τοὺς λόγους τῆς προφητείας τοῦ βιβλίου τούτου = I testify to everyone who hears the words of the prophecy of this book)。「我……作見證」(μαρτυρῶ ἐγὼ)，嚴肅的警告。但是，對於第18、19節這個「我」到底是指何許人，聖經學者持有不同的看法。Charles 根本排除這兩節經文，認為這是後人所加上去的，因為這兩節經文和全書極不協調。Beckwith 認為，這是約翰自己所發出的警告，其用語則取自申四2。不過，我們以為 Swete 對這兩節經文的立場最為穩當。這兩節經文乃是耶穌所發出的嚴肅警告，任何人都不可歪曲這卷書的內容和教導。「一切聽見的」(παντὶ τῷ ἀκούοντι)，帶冠詞「τῷ」的現在式分詞，當名詞用，指一切聽到這書上豫言的話的人。間接受格，作為「作見證」(μαρτυρῶ)的間接受詞。「這書上豫言」直譯應作「這書上豫言的話」，再次肯定啓示錄乃出於神的豫言。

「若有人在這豫言上加添甚麼」(ἐάν τις ἐπιθῆ ἐπ' αὐτά = if any one adds to them)。由語助詞「ἐάν」(若)和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ἐπιθῆ」(加添)構成的第三類條件句，即假設的條件有可能成為事實。「加添」(ἐπιθῆ)是複合動詞「ἐπιτίθημι」的簡單過去式假設語氣。這個動詞又是由字首介詞「ἐπί」(在上，on)和「τίθημι」(放置)複合而成，放置其上，即加添。「ἐπ' αὐτά」直譯應作「on them」(在它們之上)。可能是指「這豫言」(按原文無)。

「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ἐπιθήσει ὁ θεὸς ἐπ' αὐτὸν τὰς πληγὰς τὰς γεγραμμένας ἐν τῷ βιβλίῳ τούτῳ = God shall add to him the plagues which are written in this book)。承接上面條件句之結束句。「必加在……上」(ἐπιθήσει)是「ἐπιτίθημι」(見上)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後面跟介詞片語「ἐπ' αὐτόν」(在他身上)為間接受

詞，其直接受詞為「寫在這書上的災禍」。雖然這個嚴厲的警告，基本上是針對啓示錄而講的，但事實上，整本聖經都是不可隨意增刪的(申四2，十二32)，也不可隨意謬解的(彼後一20)。在今天這個世代，像本節這樣嚴肅的警告，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合宜的。

19 「這書上的豫言，若有人刪去甚麼」(καὶ ἐάν τις ἀφέλη ἀπὸ τῶν λόγων τοῦ βιβλίου τῆς προφητείας ταύτης = and if anyone takes away from the words of the book of this prophecy)。和上一節一樣的第三類條件句，由語助詞「ἐάν」(若)和假設語氣「ἀφέλη」(刪去)構成的條件句，假設的條件有可能成為事實。「刪去」(ἀφέλη)是「ἀφαιρέω」的簡單過去式主動語態假設語氣，由字首介詞「ἀπό」(away)和「αἰρέω」(取，攜帶)複合而成，後面重複一個介詞「ἀπό」，後面帶分離格的片語「這書上的豫言」(τῶν λόγων τοῦ βιβλίου τῆς προφητείας ταύτης)，直譯應作「這豫言書上的話」。

「神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分」(ἀφελεῖ ὁ θεὸς τὸ μέρος αὐτοῦ ἀπὸ τοῦ ξύλου τῆς ζωῆς καὶ ἐκ τῆς πόλεως τῆς ἁγίας τῶν γεγραμμένων ἐν τῷ βιβλίῳ τούτῳ = God shall take away his part from the tree of life and from the holy city, which are written in this book)。是上述第三類條件句的結束句。「必刪去」(ἀφελεῖ)是「ἀφαιρέω」(見上)的未來式主動語態直說語氣。被刪去的是「他的分」(τὸ μέρος αὐτοῦ)。他的分包括「生命樹」(ἀπὸ τοῦ ξύλου τῆς ζωῆς)和「聖城」(ἐκ τῆς πόλεως τῆς ἁγίας)，注意，這兩個片語，在介詞之後，都是跟分離格。「這書上所寫」(τῶν γεγραμμένων ἐν τῷ βιβλίῳ τούτῳ)直譯應作「就是寫在這書上的」，是「生命樹」和「聖城」的同位語，也進一步限定是「寫在這書上的」生命樹和聖城。Ladd 指出，這並不是說，那些已經得到救恩者，有可能再失去救恩，而是說，這麼作是一件很嚴重的事。真正得着救

贖恩典的人，必然珍惜這書上的預言，不會有所增刪。

20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λέγει ὁ μαρτυρῶν ταῦτα, Ναί, ἔρχομαι ταχύ = He who testifies to these things says, “Yes, I am coming quickly”)。「這事」(ταῦτα)應作「這些事」。那位證明這些事的，就是剛剛在第十八節「作見證」(μαρτυρῶ, 同一個動詞，中文聖經譯法不同)的那位耶穌。另見一2。「是了」(ναί)，肯定的答覆，再次重述祂在二十二7、12的應許。「快」(ταχύ)這個希臘文，在新約中只有在太二十八8含有「急忙」的意思；其他都是「短期」，「不延遲」之意，在啓示錄出現的六次之中也都是這個意思(二16，三11，十一14，二十二7、12、20)。

「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來」(ἀμήν, ἔρχου κύριε Ἰησοῦ = Amen. Come, Lord Jesus)。約翰的話，表達了他對主耶穌之應許的確信。「阿們」(ἀμήν)請見一7。「我願你來」(ἔρχου)，直譯「來吧！」請見本章第17節。這裏將「主」(κύριε)和「耶穌」(Ἰησοῦ)合用，如保羅在林前十二3和腓二11的用法。保羅對耶穌的神性，和祂的再臨，也有同樣的確信，見多二13和提後四8。保羅在林前十六22引用一句直接由亞蘭文音譯過來的話「μαρανα θα」(maranatha)，意思也是「主耶穌，願你來」(中文聖經譯作「主必要來」)。

21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衆聖徒同在，阿們」(ἡ χάρις τοῦ κυρίου Ἰησοῦ μετὰ πάντων =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be with all. Amen)。像本書這一類的啓示文學，通常沒有最後的祝福，事實上，編號2329的古抄本就沒有這一節。但是按一3以下的經文看，如果本書是要公開在教會中宣讀，或被視爲是一封書信的話，那麼有這一節祝福的話也是合宜的。無論如何，本節祝福的話，是出自約翰。「恩惠」(ἡ χάρις)是保羅書信中結束祝福裏必然有的一個詞。來十三25也使用了這個詞。「主耶穌」(τοῦ κυρίου Ἰησοῦ)，這是古抄本 **N**, A, 1611, 2053 等的讀法；046, 051, 94, 1006 等古抄本讀作「主耶

穌基督」(κυρίου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205, 254, 2067 等古抄本作「我們的主耶穌基督」(κυρίου ἡμῶν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不同的讀法，只是稱呼上的差異，實質內容沒有改變。中文聖經的「衆聖徒」(πάντων τῶν ἁγίων)是古抄本 046, 051, 94 等的讀法。約翰也常用「聖徒」(ἅγιοι)來稱呼基督的信徒(八3以下，十一18，十三7、10，十四12，十六6，十七6，十八20、24，十九8，二十9)。用這個稱呼來結束本書也是合宜的，因爲本書所記，神爲祂子民，不管在天上或在地上，所預備的是何等的恩典。不過，古抄本 A 就沒有「聖徒」一詞，只作「與衆人同在」(這也是本書所採用之希臘文經文與英文的讀法)；古抄本 296 作「與你們衆人同在」(μετὰ πάντων ὑμῶν)；古抄本 2049, 2050 作「與我們衆人同在」(μετὰ πάντων ἡμῶν)；古抄本 **N** 作「與聖徒們同在」(μετὰ τῶν ἁγίων)；古抄本 2030 作「與祂的衆聖徒同在」(μετὰ πάντων τῶν ἁγίων αὐτοῦ)。不過，這些讀法上的差異，對本節的意義並無影響。中文聖經與本書英文譯本的「阿們」(ἀμήν)是古抄本 **N**, 046, 051, 94 等的讀法。現今的經文鑑定學者，大多認定這是後來文士加上去的。古抄本 A, 1006 等並沒有這個詞，本書所採用的希臘文經文亦然。

—— 全書完 ——